

『永樂北藏』整理委員會

永樂北藏

綫裝書局

御製

天清地寧
風雨調均
烽警不作
化醇俗厚
外順內安
善際光明
大正統五
年十一月
十
陰陽和順
百穀常豐
禮教興行
一人皆慈
一統熙皞
既往未
俱登正覺
七政明朗
萬類咸暢
子孝臣忠
物靡害災
九幽六道
日

永樂北藏第一三三冊目錄

○釋迦譜	十卷	蕭齊僧佑撰	(書一—十)	一
○釋迦氏譜	二卷	唐道宣撰	(壁一—二)	三四五
○釋迦方志	三卷	唐道宣撰	(壁三—五)	四〇九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	四卷	唐道宣撰	(壁六—九)	五二七
○續集古今佛道論衡	一卷	唐智升撰	(壁十)	六六五
○經律异相	五十卷	梁寶唱等撰	(本册卷第一至卷第七)	六九三

釋迦譜序

蓋聞菩提之爲極也神妙寂通圓智湛照道
絕於形識之封理畢於生滅之境形識久絕
豈實誕於王宮生滅已畢寧真謝於堅固哉
但羣萌長寢同歸大覺緣來斯化感至必應
若應而不生誰與悟俗化而無名何以導世
是以標號釋迦擅種刹利體域中之尊冠人
天之秀然後脫屣儲宮貞觀道樹捨金輪而
御大千明玉毫而制法界此其所以垂跡也
爰自降胎至于分塔瑋化千條靈瑞萬變並

義炳經典事盈記傳而羣言參差首尾散出
事緒舛駁同異莫齊散出首尾宜有貫一之
區莫齊同異必資會通之契故知博訊難該
而總集易覽也祐以不敏業謝多聞時因疾
隙頗存尋翫遂乃披經按記原始要終敬述
釋迦譜記列爲十卷若夫胤裔託生之源得
道度人之要泥洹塔像之徵遺法將滅之相
總衆經以正本綴世記以附末使聖言與俗
說分條古聞共今跡相證萬里雖邈有若躬
踐千載誠隱無隔面對今於集衆經述而不

作庶脫尋訪力半功倍敬率丹心略敷誓願

僧祐前禮最勝尊 稽首清淨無比法

次歸離垢應真僧 三寶慈護永住世

像末少信信不純 邪見迷沒陷衆苦

三藏遐曠難究尋 懈怠障礙令法沒

故集本師源緣記 經律傳證增信根

仰承大士誓願心 敢厝弘意於後世

願同見聞隨喜福 法燈延照盡來際

釋迦譜目錄

第一卷

釋迦始祖刼初刹利相承姓緣譜第一

釋迦賢劫初姓瞿曇緣譜第二

釋迦六世祖始姓釋迦氏緣譜第三

釋迦降生釋種成佛緣譜第四

第二卷

釋迦降生釋種成佛緣譜第四之二

第三卷

釋迦降生釋種成佛緣譜第四之三

第四卷

釋迦降生釋種成佛緣譜第四之四

第五卷

釋迦降生釋種成佛緣譜第四之五

第六卷

釋迦在七佛末種姓眾數同異譜第五

釋迦同三千佛緣譜第六

釋迦內外族姓名譜第七

釋迦弟子姓釋緣譜第八

釋迦四部名聞弟子譜第九

釋迦從兄調達出家緣記第十

釋迦從弟阿那律跋提出家記第十一

釋迦弟孫陀羅難陀出家緣記第十二

第七卷

釋迦子羅云出家緣記第十三

釋迦姨母大愛道出家緣記第十四

釋迦父淨飯王泥洹記第十五

釋迦母摩耶夫人記第十六

釋迦姨母大愛道泥洹記第十七

釋迦種滅宿業緣記第十八

第八卷

釋迦竹園精舍緣記第十九

釋迦祇洹精舍緣記第二十

釋迦髮爪塔緣記第二十一

釋迦天上四塔緣記第二十二

優填王造釋迦栴檀像記第二十三

波斯匿王造釋迦金像記第二十四

阿育王弟出家造釋迦石像記第二十

五

釋迦留影在石室記第二十六

第九卷

釋迦雙樹般涅槃記第二十七

釋迦八國分舍利記第二十八

釋迦天上龍宮舍利寶塔記第二十九

釋迦龍宮佛髑塔記第三十

第十卷

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塔記第三十一

釋迦獲八萬四千塔宿緣記第三十二

釋迦法滅盡緣記第三十三

釋迦法滅盡相記第三十四

釋迦譜卷第一

書一

蕭 齋 釋 僧 祐 撰

釋迦始祖劫初刹刹相承姓緣譜第一阿出長舍

劫初天地欲成大水彌滿風吹結構以成世

界此世欲成光音天福行命盡來生為人皆

悉化生歡喜為食身光自在神足飛行無有

男女尊卑眾共生故名曰眾生有自然地味

猶如醍醐色如生酥味甜如蜜其後眾生以

永樂北藏

釋迦譜

第一三三三册

神通食地味多者顏色麤悴其食少者顏色

光澤因有勝負便相是非地味消歇咸皆悞

惱咄哉為禍無復地味又生地皮狀如薄糲

色味香美後復食之轉相輕慢地皮又滅又

生地膚因食多少生諸惡法地膚復滅增一阿舍

經云自然地肥味如甜葡萄酒棗炭經云地

肥不生更生兩枝葡萄其味亦甘久久食多

共相形笑兩枝葡萄後有自然粳米無有糠糲

菊不生更生粳米後有自然粳米無有糠糲

不加調和備眾美味眾生食之生男女形增一

阿舍經云時天子欲情意欲多者互相瞻視

便成女人遂行情欲共相娛樂也遂生欲想共在屏處為不淨行餘眾生見咄

哉非法云何衆生有如是事男子見他訶責
 即自悔過自身投地其彼女人即送食與之
 扶之令起因此世間便有不善夫主之名以
 送飯與夫名之為妻其後衆生遂為姪泐為
 自障蔽遂造屋舍以此因緣世中立家其後

衆生姪泐轉增書一遂夫妻共住其餘衆生壽福

行盡從光音天來生此間在母胎中因此世

間有處胎生樓炭經云後稍有所著便將童

第使安爾時先造瞻波城乃至一切城郭自

心粳米朝刈暮熟暮刈朝熟刈後隨生中阿

長四未有莖幹時有衆生併取日糧如是相
 效乃至併取五日粳米漸生糠糲刈已不生

有枯株現樓炭經云後有懶人取四五日糧

機心一動則物離其真精靈所感連於風電

會聞兩漢之時東萊加租而海魚不出合浦

若貪珠而璣璆遠移以近代方古爾時衆生懊

惱悲泣各封田宅以分疆畔其後衆生自藏

已米盜他田穀無能決者議立一平等主善

護人民賞善罰惡各共減割以供給之時彼

衆中有一人形質長大容貌端正甚有威德
 請以為主於是始有民主之名曇無德律云

古昔有王最

初出世名大人衆之所舉樓炭經云時彼衆
 中有一人最尊端正威神巍巍衆人便白當
 為我典主作君長號之曰王以法取租隱是故
 名為刹利時閻浮利天下富樂熾盛安隱生
 青草色如孔雀尾有八萬郡國人民聚落難
 鳴相聞天下無病無大熱大寒大王以法治
 國奉行十善哀念人民如父母愛子人民敬
 王如子敬父人壽大久後有他王不如先王
 其壽遂減至壽十萬歲稍初民主有子名珍
 減至萬歲至今我壽百歲

寶曇無德律名善王樓炭
 經云大王有子名真王

珍寶有子名好味樓炭經闍此王

好味有子名靜衰律名齊王樓炭經云

靜衰有子名頂生律同名頂生王樓炭經

頂生有子名善行律云遮羅王樓炭經云

善行有子名宅行律名跋遮羅王樓炭經

宅行有子名妙味律名微王

妙味有子名味帝律名微王

味帝有子名外仙律名鞞梨摩

外仙有子名百智律名舍迦陀

百智有子名嗜欲律名樓脂王樓炭經云

嗜欲有子名善欲律名修樓脂王樓炭經

善欲有子名斷結律名波羅那王樓炭經

斷結有子名大斷結律云摩阿波羅那王樓

耶大波

大斷結有子名寶藏

律名貴舍王樓炭經云

寶藏有子名大寶藏

律名摩訶貴舍

大寶藏有子名善見

律同名善見

善見有子名大善見

律名大善見王樓炭經云

見

大善見有子名無憂

律同名無憂

無憂有子名洲渚

律名光明王樓炭經云

洲渚有子名殖生

律名梨那王樓炭經云

殖生有子名山岳

律名彌羅王樓炭經云

山岳有子名神天

律名末羅王樓炭經云

神天有子名進力

律名精進力樓炭云

進力有子名牢車

律同名牢車王樓炭云

牢車有子名十車

律同名十車王樓炭云

十車有子名百車

律同名百車王樓炭云

百車有子名牢弓

律名堅弓

牢弓有子名十弓

律同名十弓王樓炭云

十弓有子名百弓

律同名百弓王樓炭云

百弓有子名養枝

律名能師子王樓炭云

養枝有子名善思

律名真闍王樓炭云

從善思已來有十族轉輪聖王相續不絕

律云

從真開王已來有十轉輪聖王種族樓炭云
真開王有子名波延後諸王甚衆多轉輪王
種有十

一名箭律云一名伽菟支樓炭 伽菟遮王有

五轉輪聖王律云一者姓迦那車 二名多羅

業律云二名多樓毗帝樓 多羅業王有五轉

輪聖王律云多樓毗帝次 三名馬律名三名

者波阿葉摩王有七轉輪聖王律云阿濕

同炭數四名持地律云四名乾陀羅樓 持地王

有七轉輪聖王律云乾陀羅七 五名技術律云

加陵迦樓炭迦陵伽王有九轉輪聖王律云

永樂北藏

釋迦譜

如九王樓炭數同 六名瞻婆律云六名瞻婆 瞻婆

王有十四轉輪聖王律云瞻婆十四 七者拘

羅婆律云七名拘羅婆 拘羅婆王有三十

一轉輪聖王律云拘羅婆三十 八名般闍羅

樓律云八名般闍羅 般闍羅王有三十二轉

輪聖王律云般闍羅三十二 九名彌私羅律云

九名彌悉梨樓炭律云彌悉梨樓炭 彌私羅王有八萬四千轉

輪聖王律云彌悉梨樓炭 十名懿摩律云

懿摩王有百轉輪聖王律云

十者一摩彌律云 最後有王名大善生律云

第一三三三册

後有王名大善生樓炭從懿摩王有子名烏

婆羅律云大善生王有子名懿烏婆羅有子

名淚婆羅樓炭云懿師摩王有子名憂羅陀淚

婆羅有子名尼求羅律云憂羅陀有子尼求

羅有子名師子頰律云瞿羅有子名尼浮羅

生師子頰有子名淨飯王律云尼浮羅有子

泥不生有淨飯王有子名菩薩律云師子頰

擅樓炭云即子菩薩有子名羅睺羅律云悅

有子名悅頭檀私達菩薩私達菩薩有子名羅云

由此本緣名利利種樓炭云以是因緣從昔

經云地主者謂利利也

祐案劫初草昧肇建皇極發源民主迄于善

思父子繼業三十三王自善思以後云有十

族轉輪聖王第一伽菟至第十懿摩或是尼

弟支胤聖賢迹興容可異族別起應天受命

長源遙緒難以意量也總其世數凡八萬四

千二百一十聖王仰尋白淨所承出自懿摩

轉輪相慕億業重耀所以釋迦權應示現降

生託跡既顯苗裔遂彰然經舉大數似亦未

周昔羲農軒皞猶莫詳厥歲况飛行聖帝壽

踰大椿其年世遠絕豈凡識所揆哉

釋迦賢劫初姓即曇緣譜第二出十二遊經

昔阿僧祇劫時有菩薩為國王其父母早喪

讓國與弟捨行求道遙見一婆羅門姓曰瞿

曇因從學道婆羅門言當解王衣如吾所服

受瞿曇姓於是菩薩體瞿曇姓入於深山食

果飲水坐禪念道菩薩乞食遂還國界舉國

吏民無能識者謂為小瞿曇菩薩於城外甘

蔗園中以為精舍佛所行讚經云甘蔗之苗

備故名曰淨飯王宗淨飯遠祖乃是瞿曇之後身以其前世居甘蔗園故稱甘蔗之苗裔

也於中獨坐時五百大賊劫取官物路由善

薩廬邊明日捕賊蹤迹在菩薩舍下因收善

薩前後劫盜法以木貫身立為大標血流於

地是大瞿曇以天眼見之便以神足飛來問

曰子有何罪酷乃爾乎卿無子當何係嗣善

薩答言命在須臾何陳子孫王使左右弩射

殺之大瞿曇悲哀涕泣下棺斂之取土中餘

血以泥團之持著山中還其精舍左血著左

器中其右亦然大瞿曇言是道士若其至誠

天神當使血化為人却後十月左即成男右

即成女於是便姓瞿曇氏一名舍夷舍夷外國寶姓

之號仁賢劫來始為當寶如來釋迦越瞿曇小

血化為人乃是宿世之事也至賢劫中當寶

如來出世時瞿曇神識始生此世界為王耳

釋迦越此王號也竊謂當寶如來即是賢劫

七佛之一名但譯梵為寶故與七佛名異耳

壽五百萬歲長阿含云拘樓孫佛時人壽四

迦葉佛時人壽二萬歲今稱釋迦越王壽五

倍也准例而求如似為殊然一切業報未易

思議也至釋迦文佛出世間浮提人壽百歲

唯鬱單曰自下二十五王其壽二三百萬歲

文陀竭王壽百萬歲頂生王遮迦越左髀右

髀王皆壽十萬歲從歡喜王皆壽八萬四千

歲從惡念遮迦越殺一牛祠祀害命失金輪

得銀輪主三天下壽萬歲堅念王作鎧壽五

千歲得銅輪王主二天下主西南喜殺王壽

二千五百歲得鐵輪王主南天下其王有一

太子行五惡殺滅壽一千歲古人有九病寒熱

飢渴生老病死婆羅門殺生祠祀從是生四

百四病從師子念王人壽轉減壽百二十歲

從師子念王後師子意王有八十四王人命

轉減或壽八十七五十三二十十歲者

於後師子合車王師子合車王即子名白淨

是菩薩父計菩薩身終始并前後八萬四千

遮迦越王

遮迦越齊言飛行皇帝即轉輪王也長阿舍及雲無德律序輪轉世

數甚明已顯於前此記抄振難名瞿曇氏

尋若依全經宜以阿舍為正初以來嫡嫡相

作閻浮提王也

祐觀十二遊經不稱我聞復無佛言蓋是羅

漢注記之說也尋瞿曇氏族乃緣起宿世越

至賢劫還即本姓案業因深遠不可思議也

其所述轉輪略而不同世數之緒難得推校

然瞿曇姓源頗為詳悉故撰之云爾

釋迦六世祖始姓釋迦氏緣譜第三出長阿舍經

乃往過去有王名懿摩

樓炭經云一摩曇無德律云懿師摩爾沙

塞律云鬱摩一懿鬱此三音相近以音而推

竊謂懿摩是正但鼓懿字相似故傳寫誤為

也王有四子一名面光二名象食三名路指

四名莊嚴案彌沙塞四子名與此各異莊嚴是白淨王所承也其主四

子少有所犯王擯出國到雪山邊住直樹林

中其四子母及諸家屬皆追念之即共集議

詣懿摩王所白言大王當知我與四子別久

欲往看視王即告曰欲往隨意時母眷屬聞

王聽已即詣雪山至直樹林到四子所時諸

母等各為其婚後懿摩王聞其四子生子端

正王即歡喜而發此言此真釋子能自存立

因此名釋釋義齊言能瑞應本起亦云釋迦為能其解是同此四子並因能命

也氏在直樹林故名為釋梵語呼直刃云釋天也

此知懿摩王即釋種先也彌沙塞云過去有王

名曰鬱摩王有庶子四人一名照目二名聰

目三名調伏象四名尼樓聰明神武有大威

德第一夫人有子名曰長生頑薄醜陋眾人

所賤夫人念言我子雖長才不及物而彼四

子並有威德國祚所歸必鍾此等當設何計

固子基業王見愛念當設方便便自嚴飾承

敬備禮伺王喜悅意欲附近即便自言恩愛

致情本由歡對我今憂深無復世意微願若

遂或有餘歡若不見許於是盡矣王言汝欲

何願理苟可從誓不相負便白王言王四子

者聰明仁智並有威德我子雖長頑薄醜陋

承嗣大統必競陵奪若王擯斥四子我情乃

安王言四子仁孝於國無愆云何擯黜夫人

言我心劬勞憂兼家國四子神武民各懷歸

樹黨已立一旦競逐必相殄滅大國之祚翻

為他有願王圖之不私一子王言汝言是矣
 吾自知時即呼四子而告之曰汝有過於吾
 吾不忍見汝死各速出國剋已圖生勿復闕
 關自貽後悔四子奉命即便莊嚴時四子母
 及同生姊妹並知無過而被擯黜不勝枉酷
 咸索同去又諸力士一切人民多樂隨從王
 悉聽之於是便去至雪山北東西遐迤南北
 曠大多諸名果甚好居處遂便頓止數年之
 中歸德如市遂大熾盛鬱為強國數年之後
 王思見子具報召之皆辭過不還王便三歎

我子有能因名釋種甚茂威相師云此釋迦樹
出國王因移四子立國故號釋種雖非經說
聊附異聞案此律說四子事緣與阿舍經大
同小異竊謂經變華戎必譯人對酌出經之
人各有所受故往往不同也夫以史漢延書
猶分糝相反況萬里之外千歲之表哉明昔
者固宜擇善而從懸領丈外則可與言正矣
 尼樓有子名烏頭羅烏頭羅有子名瞿頭羅
 瞿頭羅有子名尸休羅尸休羅有四子一名
 淨飯大智論云昔日種王名師子頗有四子
長名淨飯長阿舍與曇無德律並同而
彌沙塞獨云尸休羅子淨飯儻或傳寫脫略
也若斷疑從多開則宜以阿舍等經為正也
 淨飯子名菩薩祐仰惟定光投記表號釋迦
 玄符冥契故託化釋種名兆於未形之前跡

乎於既生之後照灼人天聯綿曠劫其為源也遠矣乎

釋迦降生釋種成佛緣譜第四之一

出因果經

爾時善慧菩薩功德行滿足位登十地在一生補處近一切種智生兜率天名聖善白為

諸天主說於一生補處之行亦於十方國土

現種種身為諸衆生隨宜說法期運將至當

下作佛即觀五事一者觀諸衆生熟與未熟

二者觀時至與未至三者觀諸國土何國處

中四者觀諸種族何族貴盛五者觀過去因

緣誰最真正應為父母觀五事已即自思惟今諸衆生皆是我初發心已來所成熟者堪能受於清淨妙法於此三千大千世界此閻浮提迦毗羅施兜國最為處中瑞應本起云迦維衛者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處中也佛之威神至尊至重不可生邊地地為傾邪故處其中周化十方往古諸佛出興於世皆生於此諸族種姓釋迦第一甘蔗苗裔聖王之後觀白淨王過去因緣夫妻真正堪為父母又見摩耶夫人壽命脩短懷抱太子滿足

十月太子便生生七日已其母命終既作此觀又自思惟我今若便即下生者不能廣利諸天人衆仍於天宮現五種相令諸天子皆悉覺知菩薩期_應下作佛一者菩薩眼見瞬動二者頭上華萎三者衣受塵垢四者腋下汗出五者不樂本座時諸天衆忽見菩薩有此異相心大驚怖身諸毛孔血流如雨自相謂言菩薩不久捨於我等爾時菩薩又現五瑞一者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二者大地十八相動須彌海水諸天宮殿皆悉

震搖三者諸魔宮宅隱蔽不見四者日月星辰無復光明五者天下八部皆悉震動不能自禁是兜率諸天見菩薩身已有五相又復覩外五希有事皆悉聚集到菩薩所頭面禮足白言尊者我等今日見此諸相舉身震動不能自安唯願為我釋此因緣菩薩即便答諸天言善男子當知諸行皆悉無常我今不久捨此天宮生閻浮提于時諸天聞此語已悲號涕泣心大憂惱舉體血現如波羅奢華或有不復樂於本座或有棄其莊嚴之具或

有宛轉迷悶於地或有深歎無常苦者爾時
有一天子即說偈言

菩薩在於此	開我等法眼	今者遠我去
如盲離導師	又如欲渡水	忽然失橋船
亦似嬰孤兒	喪亡其慈母	我等亦如是
失所歸依處	方漂生死流	了無有出緣
我等於長夜	為癡箭所射	既失大醫王
誰當救我者	滯卧無明林	長沒愛欲海
永絕尊者訓	未見超出期	

爾時菩薩見諸天子悲泣懊惱又復聞說戀

慕之偈即以慈音而告之曰善男子凡人受
生無不死者恩愛合會必有別離上至阿迦
膩吒天下至阿鼻地獄其中一切諸衆生等
無有不為無常大火之所煎炙是故汝等不
應於我獨生戀慕我今與汝皆悉未離生死
熾火乃至一切貧富貴賤皆不免脫於是菩
薩即說偈言

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 寂滅為樂

爾時菩薩語天子言此偈乃是過去諸佛之
所宣說諸行性相法皆如是汝等今日勿生

憂惱我於生死無量劫來今者唯有此一生
在不久當得離於諸行汝等當知今是度脫
衆生之時我應下生閻浮提中迦毗羅施兜
國甘蔗苗裔釋姓種族白淨王家我生彼已
遠離父母棄捨妻子及轉輪王位出家學道
勤修苦行降伏魔怨成一切種智轉於法輪
一切世間天人魔梵所不能轉亦依過去諸
佛所行法式廣利一切諸天人衆建大法幢
傾倒魔幢竭煩惱海淨八正路以諸法印印
衆生心設大法會請諸天人汝等爾時亦當

皆同在於此會餐受法食以是因緣不應憂
惱爾時菩薩以偈頌曰

我於此不久 當下閻浮提 迦毗羅施兜

白淨王宮生 辭父母親屬 捨轉輪王位

出家行學道 成一切種智 建立正法幢

能竭煩惱海 閉塞惡趣門 永開八正路

廣利諸天人 其數不可量 以是因緣故

不應生憂惱

爾時菩薩舉身毛孔皆放光明諸天子等聞
菩薩言又復見身出大光明歡喜踊躍離諸

憂苦各心念言菩薩不久當成正覺

普耀經云一名方等本起菩薩住兜率天其諸天子

各六十六億咸共講議當使菩薩現生何種

或有說言維提種摩竭國其母真正其父不

真拘薩大國父母宗族皆不真正和沙大國

王無威神受他節度維耶離國喜諍不和無

清淨行此鑿樹國舉動虛妄志性麤獷不應

生彼有一天子名曰幢英詣菩薩所而前諮

問究竟菩薩一生補處所可降神種姓云何

菩薩報曰其國種姓有六十德一生補處乃

應降神六十德以文多不載今此釋種熾盛五穀豐熟

快樂無極人民滋茂植衆德本迦維羅衛衆

人和睦上下相承一切諸釋渴仰一乘其白

淨王性行仁賢夫人妙姿性溫貞良猶天玉

女護身口意強如金剛前五百世為菩薩母

應往降神受彼胞胎於時菩薩問諸天子以

何形貌降神母胎或言儒童形或曰釋梵形

或言日月王形或曰金翅鳥形彼有梵天名

曰強威從仙道來報諸天言象形第一六牙

白象威神巍巍梵典所載所以者何世有三

獸一兔二馬三白象兔之渡水趣自渡耳馬
雖差猛猶故不知水之深淺白象之渡盡其
源底聲聞緣覺其猶兔馬雖渡生死不達法
本菩薩大乘譬如白象解暢三界十二緣起
了之本無救護一切莫不蒙濟菩薩過冬盛
寒春末夏初樹始華茂不寒不暑適在時宜
涕宿應下菩薩從兜率天化作白象口有六
牙諸根寂定光色巍巍現從日光降神母胎
趣於右脅所以處右所行不左王右潔妙晏
寐忽覺白象王來處于胞胎身心安隱猶如

速禪瑞應本起修行本起皆云菩薩
虛初下化乘白象冠日之精爾時菩薩
觀降胎時至即乘六牙白象發兜率宮無量
諸天作諸妓樂燒衆名香散天妙華隨從菩
薩滿虛空中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以四月八
日明星出時降神母胎于時摩耶夫人於眠
寤之際見菩薩乘六牙白象騰虛而來從右
脅入身現於外如處瑠璃夫人體安快樂如
服甘露顧見自身如日月照心大歡喜踊躍
無量見此相已廓然而覺生希有心即便往
至白淨王所而白王言我於向者眠寤之際

其狀如夢見諸瑞相極為奇特王即答言我
向亦見有大光明又復覺汝顏貌異常汝可
為說所見瑞相夫人即便具說上事以偈頌
曰

見有乘白象 皎淨如日月 釋梵諸天衆

皆悉執寶幢 燒香散天華 并作衆妓樂

充滿虛空中 圍繞而來下 來入我右脅

猶如處瑠璃 今以現大王 此為何瑞相

爾時白淨王見摩耶夫人諸瑞相已歡喜踊
躍不能自勝即便遣請善相婆羅門以妙香

華種種飲食而供養之供養畢已示夫人右
脅并說瑞相白婆羅門言願為占之有何等
異時婆羅門即占之曰大王夫人所懷太子
諸善妙相不可具說今當為王略言之耳大
王當知今此夫人胎中之子必能光顯釋迦
種族降胎之時放大光明諸天釋梵執侍圍
繞此想必是正覺之瑞若不出家為轉輪聖
王王四天下七寶自至千子具足時王聞此
婆羅門言深自慶幸踊躍無量即以金銀雜
寶象馬車乘及以村邑而用供給此婆羅門

時摩耶夫人以其姝女并及珍寶亦以奉施
瑞應本起經云王即占問太卜占其所夢卦
曰道德所歸世蒙其福必懷聖子自從菩薩
處胎已來摩耶夫人日更修行六波羅蜜天
獻飲食自然而至不復樂於人間之味三千
大千世界常皆大明其界中間幽冥之處日
月威光所不能照亦皆朗然其中衆生各得
相見共相謂言此中云何忽生衆生菩薩降
胎之時三千大千世界十八相動清涼香風
起於四方諸抱病者皆悉除愈貪欲瞋癡亦

皆休息

爾時兜率天宮有一天子作是念言菩薩已
生白淨王宮我亦當復下生人間菩薩成佛
我得在先爲其眷屬供養聽法作此念已即
便下生王舍城中明月種姓旃陀羅及多王
家復有天子生舍衛國王家復有天子生偷
羅厥又國王家復有天子生犢子國王家復
有天子生跋羅國王家復有天子生盧羅國
王家復有天子生德叉尸羅國王家復有天
子生拘婆國王家復有天子生婆羅門家復

有天子生長者居士毗舍首陀羅家復有五
 百天子生釋種姓家有如是等諸天子衆其
 數凡有九十九億下生人間又從他化自在
 天乃至四天王所下生者不可稱計復有色
 界天王與其眷屬亦皆下生而作仙人菩薩
 在胎行住坐卧無所妨礙又不令母有諸苦
 患菩薩晨朝於母胎中為色界諸天說種種
 法至日中時為欲界諸天亦說諸法於日晡
 時又復為諸鬼神說法於夜三時亦復如是
 成熟利益無量衆生

普羅經云菩薩在胎十
 月開化訓練三十六載

謂大人民使立聲聞及諸大乘也菩薩在胎夫人嫁女有來
 禮拜而供養者或復有來作是願言當令得
 成轉輪聖王菩薩聞已心不喜樂或復有來
 作是願言當令得成一切種智菩薩聞已心
 大歡喜菩薩處胎垂滿十月身諸肢節及以
 相好皆悉具足亦使其母諸根寂定樂處園
 林不喜憤鬧時白淨王心自思惟夫人懷妊
 日月將滿而不見其有生產相作此念時會
 遇夫人遣信白王我今欲出園林遊觀時王
 聞此益懷歡喜即勅於外令淨掃灑藍毗尼

園更使我植諸妙華果流泉浴池悉令清潔
欄楯階陛皆以七寶而為莊嚴翡翠鴛鴦鸞
鳳鳧鷖異類衆鳥鳴集其中懸繒幡蓋散華
燒香作衆妓樂猶如帝釋歡喜之園又勅中
間所經行處皆令嚴淨種種莊飾又勅嚴辦
十萬七寶車輦書一一一車輦彫玩殊絕又復勅
外嚴辦四軍象兵馬兵車兵步兵又復選取
後宮姝女顏容端正不老不少氣性和調聰
慧明了其數凡有八萬四千以用給侍摩耶
夫人又復擇取八萬四千端正童女著妙瓔

珞嚴身之具齋持香華先往住彼藍毗尼園
王又勅諸群臣百官夫人去者皆悉侍從於
是夫人即昇寶輦與諸官屬并及姝女前後
導從往藍毗尼園爾時復有天龍八部亦皆
隨從充滿虛空

大華嚴經云菩薩從兜率陀天降神下時此
林中有十種瑞相一者忽然廣博二者土石
變為金剛三者寶樹行列四者沉水末香種
種莊嚴五者華鬘充滿六者諸寶流出七者
池出芙蓉八者天龍夜叉合掌而住九者天

女合掌恭敬十者十方一切佛齋中放光普
 照此林現佛受生爾時夫人既入園已諸根
 寂靜即遣侍女啓白淨王王聞踊躍到無憂
 樹王心念曰何所屋宅安於妙后時天帝釋
 及化自在天各上天宮香華妓樂奇異之類
 供養妙后身輕柔軟不想三毒若有諸病身
 心之疾請菩薩母手摩其頭病皆除愈十月
 滿足於四月八日日出時夫人見彼園中
 有一大樹名曰無憂華色香鮮枝葉分布極
 為茂盛普曜經云王后臨產思入園觀嚴雲
 母寶車殊女圍繞出遊憐鞞樹下王

后坐師子牀六反震動三千國土時四天王
 挽王后車梵天前導適至樹下樹即屈枝自
 歸王后諸天百即舉右手欲牽摘之菩薩漸
 漸從右脅出佛所行讚經云優留王股生早
 腋生菩薩亦如是從右脅而生大善權經云
 菩薩發意能從兜率不由胞胎一時之頃成
 最正覺防人有疑此所從來變化所為若懷
 狐疑不聽受法故現受胎衆人當謂后生菩
 薩必有惱患欲現安隱母適攀樹枝
 菩薩誕育是為菩薩善權方便也
 于時樹下亦生七寶七莖蓮華大如車輪菩
 薩即便墮蓮華上無扶侍者自行七步大善
 權經
云菩薩行地七步亦不八舉其右脅而師子
步是為正志應七覺意耶吼我於一切天人之中最尊最勝無量生死

於今盡矣此生利益一切天人

大善權經云舉手而言吾

於世尊設不現斯各當自尊外道梵志必墮惡趣是為菩薩善權方便 說是言

已時四天王即以天繒接太子身置寶几上

釋提桓因手執寶蓋大梵天王又持白拂侍

立左右難陀龍王優波難陀龍王於虛空中

吐清淨水一盥一涼灌太子身

普曜經云天帝釋梵兩難

名香九龍在上而下香水洗浴菩薩瑞應本起云梵釋下侍四天王接菩薩身置金几

上修行本起云龍王兄弟左右雨濕 身黃金色

水石雨冷泉釋梵天衣裏菩薩身

三十二相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天

龍八部亦於虛空作天妓樂歌頌讚頌燒衆

名香散諸妙華又雨天衣及以瓔珞續紛亂

墜不可稱數

爾時摩耶夫人生太子已身安快樂無所苦

患歡喜踊躍止於樹下前後自然忽生四井

其水香潔具八功德爾時摩耶夫人與其眷

屬隨所欲須自恣洗漱復有諸天夜叉皆悉

圍繞守護太子及摩耶夫人當爾之時閻浮

提人乃至阿迦膩吒天雖離喜樂皆亦於此

歡喜讚歎一切種智今出於世無量衆生皆

得利益惟願速成正覺之道轉於法輪廣度

衆生唯有魔王獨懷愁惱不安本坐當爾之時所感瑞應三十有四晉曜經云一者十方世界皆悉大明二者三千大千世界十八相動丘墟平坦三者一切枯木悉更敷榮國界自然生竒特樹四者園苑生異甘果五者陸地生寶蓮華大如車輪六者地中伏藏悉皆發出七者諸藏珍寶放大光明八者諸天妙服自然來降九者衆川萬流恬靜澄清十者風止雲降空中明淨十一者香風芬芳從四方來細雨潤澤以歛飛塵十二者國中疾病

皆悉除愈十三者國內宮舍無不明耀燈燭之光不復爲用十四者日月星辰停住不行十五者毗舍佉星下現人間漢名待太子空十六者諸梵天王執素寶蓋列覆宮上十七者八方諸仙人師奉寶來獻十八者天百味食自然在前十九者無數寶瓶廿一盛諸甘露二十者諸天妙車載寶而至二十一者無數日象子首戴蓮華列住殿前二十二者天紺寶馬自然而來二十三者五百白師子王從雪山出息其惡情心懷歡喜羅住城門二十四

者諸天妓女於虛空中作妙音樂二十五者
諸天王女執孔雀拂現宮牆上二十六者諸
天王女各持金瓶盛滿香汁列住空中二十
七者諸天歌頌讚太子德二十八者地獄休
息毒痛不行二十九者毒蟲隱伏惡鬼善心
三十者諸惡律儀一時慈悲三十一者國內
孕婦產者悉男其有百疾自然除愈三十二
者一切樹神化作人形悉來禮侍三十三者
諸餘國王各齋名寶同來臣服三十四者一
切人天無非時語爾時諸姝女衆見此瑞相

極大歡喜自相謂言太子今生有如此等吉
祥之事惟願長壽無諸病苦勿令我等生大
憂惱作此言已以天繒氎裹抱太子至夫人
所時四天王在虛空中恭敬隨從釋提桓因
執蓋來覆有二十八鬼神王在園四角守
衛奉護

爾時有一青衣聰慧明了從藍毗尼園還入
宮中到白淨王所白王言大王威德轉更增
進摩耶夫人已生太子顏貌端正有三十二
相八十種好墮蓮華上自行七步舉其右手

而師子吼我於一切天人之中最尊最勝無量生死於今盡矣此生利益一切人天有如是等諸奇特事非可具說時白淨王聞彼青衣說此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脫身瓔珞而以賜之

卷一

廿四

爾時白淨王即嚴四兵眷屬圍繞并與一億釋迦種姓前後導從入藍毗尼園見彼園中天龍八部皆悉充滿到夫人所見太子身相好殊異歡喜踊躍猶如江海諸大波浪慮其短壽又懷悚惕譬如須彌山王難可動搖大

地動時此乃一動彼白淨王素性恬靜常無歡感今見太子一喜一懼亦復如是摩耶夫人爲性調和旣生太子見諸奇瑞倍增柔輒爾時白淨王叉手合掌禮諸天神前抱太子置於七寶象舉之上與諸群臣後宮嫔女虛空諸天作天妓樂隨從入城時白淨王及諸釋子未識三寶即將太子往詣天寺太子旣入梵天形像皆從座起禮太子足而語王言大王當知今此太子天人中尊虛空天神皆悉敬禮大王豈不見如此耶云何而今來此

禮我時白淨王及諸釋子群臣內外聞見是
已歎未曾有即將太子出於天寺還入後宮
當爾之時諸釋種姓亦同一日生五百男修
行本起云國中八萬四千長者生子悉男八
萬四千廐馬生駒其一特異毛色純白鬃鬣
貫珠故名爲蹇特奴名闍特瑞應本起云奴
名車匿馬名捷陟時王廐中象生白子馬生
白駒牛羊亦生五色羔犢如是等類數各五
百王子青衣亦生五百蒼頭普耀經云五千
青衣各生力士

爾時宮中五百伏藏自然發出一伏藏有
七寶藏而圍繞之又有諸大商人從海採寶
還迦毗施兜國彼諸商人各齎奇絲諸珍寶
奉貢王慰諸人汝等入海悉皆吉利無苦惱
不及諸伴侶無遺落耶彼諸商人答言大王
所經道路極自安隱王聞此言甚大歡喜即
遣請諸婆羅門等婆羅門衆皆悉集已設諸
供養或與象馬及以七寶田宅僮僕供養畢
已抱太子出即便白諸婆羅門言當爲太子
作何等名諸婆羅門即共論議而答王言太

子生時一切寶藏皆悉發出所有諸瑞莫非
 吉祥以此義故當名太子為薩婆悉達瑞應
 本起云五百伏藏一時發出海行興利一時
 集至梵志相師普稱萬歲即名太子為悉達
 多漢言頰吉說此語時虛空天神即擊天鼓
 燒香散華唱言善哉諸天人民即便稱曰薩
 婆悉達

爾時八王亦於是日與白淨王同生太子彼
 諸國王各懷歡喜我今生子有諸奇異而不
 知是薩婆悉達之瑞相也皆集婆羅門各為

太子制好名字王舍城太子名曰頻毗婆羅
 舍衛國太子名波斯匿偷羅拘吒國太子名
 拘臍婆犢子國太子名優陀延跋羅國太子
 名曰鬱陀羅延盧羅國太子名曰疾光德叉
 尸羅國太子名弗迦羅婆羅拘羅婆國太子

書一

廿六

名拘羅婆

爾時白淨王普勅羣臣令訪聰明多聞智慧
 善知占相為諸世人所知識者羣臣聞已四
 方推覓時王即便於後園中乃起一大殿憲
 牖欄楯七寶莊飾爾時羣臣得五百婆羅門

聰明知相見諸竒瑞欲來詣王會王遣信疾
速而至諸臣白王知相婆羅門令者已到王
聞歡喜即勅令前請入殿坐設諸供養彼婆
羅門即白王言我聞大王新生太子有諸相
好竒特之瑞願令我等悉得見之時王即勅
抱太子出諸婆羅門既見太子相好嚴盛歎
未曾有王即問言今占太子其相云何婆羅
門言一切衆生皆欲好子大王今者所生太
子是大珍異勿生憂怖即又白言所生太子
大王雖言是王之子乃是世間之眼王復問

言云何得知婆羅門言我觀太子身色光爛
猶如真金有諸相好極為明淨若當出家成
一切種智若在家者為轉輪聖王領四天下
譬如江河海為第一衆山之中須彌最勝凡
諸光暉日為無上一切清涼唯有明月天人
世間太子為尊王聞此語心大歡喜善一離諸悚
惕廿七婆羅門又白王言有一梵仙名阿私陀
具足五通在於香山彼能為王斷諸疑惑諸
婆羅門說此語已辭別而去
爾時白淨王心自思惟阿私陀仙人居在香

山塗徑險絕非人能到當以何方請求至此時白淨王作此念時阿私陀仙遙知其意又復先見諸竒瑞相深解菩薩爲破生死故現受生以神通力騰虛而來到王宮門時守門者入白王言阿私陀仙人乘虛空來今在門外王聞歡喜即勅令前王至門上自奉迎之既見仙人恭敬禮拜而即問言尊者既來住門不進爲守門者不聽前耶仙人答言無見止者既來相詣宜須先白王便隨從入於後宮敬請令坐而問訊言尊者四大常安和不

仙人答言蒙大王恩幸得安樂時白淨王白仙人言尊者今日能來下降我等種族方大熾盛從今已去日就吉祥爲是經過故來此耶仙人答言我在香山見大光明諸竒特相又知大王心之所念以是因緣故來到此我以神力乘虛而至聞上諸天說王太子必當得成一切種智度脫天人又王太子從右脅生墮於七寶蓮華之上而行七步舉其右手而師子吼我於天人之中最尊最勝無量生死於今盡矣此生利益一切天人又復諸天

圍繞恭敬聞有如此大奇特事快哉大王宜
應欣慶太子今者可得見不即將仙人至太
子所王及夫人抱太子出欲禮仙人時彼仙
人尋止王曰此是天人三界中尊云何而令
禮於我耶時彼仙人即起合掌禮太子足王
及夫人白仙人言唯願尊者為相太子仙人
言善即便占相具見相已忽然悲泣不能自
勝王及夫人見彼仙人悲泣流淚舉身戰怖
生大憂惱如大波浪動於小船問仙人言我
子初生具諸瑞相有何不祥而悲泣耶爾時

仙人歔歔答言大王太子相好具足無有不
祥王又問言願更為我占視太子有長壽相
不得轉輪王位王曰天下不我年既暮欲以
國土皆悉付之當隱山林出家學道所可志
願唯在於此尊者為觀必定果耶爾時仙人
又答王言大王太子具三十二相一者足下
安平立如奩底二者足下千輻網轉輪相具
足三者手足相指長勝於餘人四者手足柔
軟勝餘身分五者足跟廣具足滿好六者足
指合縵網勝於餘人七者足跌高平好與跟

相稱八者脚脰纖好如伊泥延鹿王九者平
住兩手摩膝十者陰藏相如象王馬王十一
者身縱廣等如尼俱盧樹十二者一一孔一
毛生青色柔軟右旋十三者毛上向靡青色
柔軟右旋十四者金色相其色微妙勝閻浮
檀金十五者身光一丈十六者皮薄細滑不
受塵垢不停蚊蚋十七者七處滿兩足下兩
腋中兩肩上項中皆滿字相分明十八者兩
腋下滿如摩尼珠十九者身如師子二十者
身廣端直二十一者肩圓好二十二者口四

十齒二十三者齒白齊密而根深二十四者
四牙最白而大二十五者方頰車如師子二
十六者味中得上味咽中二處津液流出二
十七者舌大軟薄能覆面至耳髮際二十八
者梵音深遠如迦陵頻伽聲二十九者眼色
如金精三十者眼睜如牛王三十一者眉間
白毫相軟白如兜羅綿三十二者頂髻肉成
具有如此相好之身若在家者年一十九為
轉輪聖王若出家者成一切種智廣濟天人
然王太子必當學道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不久當轉清淨法輪利益天人開世間
眼我今年壽已百二十不久命終生無想天
不觀佛興不聞經法故自悲耳又問仙人尊
者向占言有二種一當作王二成正覺而今
云何言決定成一切種智時仙人言我相之
法若有衆生具三十二相或生非處文不明
顯此人必為轉輪聖王若三十二相皆得其
處文復明顯此人必成一切種智我觀大王
太子諸相皆得其所又極明顯是以決定知
成正覺仙人為王說此語已辭別而退

釋迦譜卷第一

音釋

序

緒徐呂切 舛舛舛切 駁舛舛切 充充切 錯錯亂也 隙綺戠切
也舛舛切 胤胤羊音切 嗣嗣續也 厝厝舍故切
譜胤羊音切 胤胤羊音切 嗣嗣續也 厝厝舍故切

永樂北藏

釋迦譜

第一三三册

構古候切醜度官切醜杜切醜之精切醜戶吳切酥素姑切

甜徒兼切搏度官切懊烏皎切粳古行切

糠糠切糠糠切糠糠切糠糠切糠糠切糠糠切糠糠切糠糠切糠糠切糠糠切

皦胡老切少少切欸巨癸切蔗之夜切廬居力切

舍有臂者欸有臂者斂斂也髀卸禮切鎧可切

甲存故切闕闕切闕闕切闕闕切闕闕切闕闕切闕闕切闕闕切闕闕切闕闕切

盈盈也瞬瞬切萎萎切腋羊益切鑠音活切獷獷切

阿古猛切迦乃計切臆臆切嚔嚔切鵞音符野切喞音活切獷獷切

沸方味切鼻鼻切鴛音符野切喞音活切獷獷切

續續切紛紛切文文切佉丘加切繒繒切毼音活切

音音也續續切紛紛切文文切佉丘加切繒繒切毼音活切

繒徒協切馬細布也悚悚切惕他歷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

得得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

息息也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

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

而而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

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

也也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

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

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

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

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

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

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

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

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

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特特切

釋迦譜卷第二

書二

蕭 齊 釋 僧 祐 撰

釋迦降生釋種成佛緣譜第四之二

出因果經

爾時白淨王既聞仙人決定之說心懷愁惱慮恐出家即擇五百青衣賢明多智為作嫗母養視太子其中或有乳者或有抱者或有浴者或有浣濯者如是等比供給太子皆悉具足又復別為起三時殿温温涼涼寒暑各自異處其殿皆以七寶莊嚴衣裳服飾皆悉隨時王恐太子棄家學道使其城門開閉之聲聞

四十里又復擇取五百妓女形容端正不肥不瘦不長不短不白不黑才能巧妙各兼數技皆以名寶瓔珞其身百人一番迭代宿衛於其殿前列樹甘果枝葉蔚映華實繁茂又有浴池清流澄潔池邊香草雜色蓮華猗靡芬敷不可稱計異類之鳥數百千種光麗心目趣悅太子太子既生始滿七日其母命終以懷太子功德大故上生忉利封受自然太子自知福德威重無有女人堪受禮者故因將終託之而生

昔釋經云菩薩生七日後其母命終所以者何本命應然

菩薩之臨命終因來下生懷菩薩時諸
 天供養已服天食不甘世養本福應然去來
 今佛亦如母七日終受初利天上功作
 適昇彼天五萬梵天各執寶瓶二萬魔其
 執寶德侍善薩母瑞應本起云菩薩本知母
 人之德不堪受其禮故因其將終而從之生
 長阿舍經云毗婆尸佛降神母胎專念不亂
 安樂無畏身壞命終生切利天此是常法大
 善權經云生後七日其母便覺福應昇天非
 善薩欲前處兜率觀后摩耶大命將終餘有

十月七日之期故神變
 來下是菩薩權方便

爾時太子姨母摩訶波閣波提乳養太子如
 母無異時白淨王勅作七寶天冠及以瓔珞
 而與太子太子年漸長大為辦象馬牛羊之
 車凡是童子所玩好具無不給與爾時舉國

人民皆行仁惠五穀豐熟風雨以時又無盜
 賊快樂安隱皆是太子福德力故時王又以
 青衣所生是車匿等五百蒼頭給侍太子至
 年七歲父王心念太子已大宜令學書訪覓
 國中聰明婆羅門善諸書藝請使令來以教
 太子爾時有一婆羅門名跋陀羅尼漢言與
 五百婆羅門以為眷屬來受王請即白婆羅
 門言欲屈尊者為太子師此可爾不婆羅門
 言當隨所知以授太子時白淨王更為太子
 起大學堂七寶莊嚴牀榻學具極令精麗上

擇吉日即以太子與婆羅門而令教之爾時
婆羅門以四十九書字之本教令讀之于時
太子見此事已問其師言此何等書閻浮提
中一切諸書凡有幾種師即默然不知所答
又復問言此阿一字有何等義師又默然亦
不能答內懷慚愧即從座起禮太子足而讚
歎言太子初生行七步時自言天人之中最
尊最勝此言不虛唯願為說閻浮提書凡有
幾種太子答言閻浮提中或有梵書或佉樓
書或蓮華書有如是等六十四種

普釋經云菩薩手執金筆梅檀書隸明珠書
牀問師選友今師何書而相教乎其師答曰
以梵佉留而相教耳菩薩答曰其異書者有
六十四今師何言正有二種師問皆何所名
答曰梵書佉留書護衆書疾堅書龍鬼書捷
沓和書阿須倫書鹿輪書書二天腹書轉數書轉
眼書觀空書攝取書文多不悉載也此六十四欲以
何書而相教乎時師歡悅說偈讚歎菩薩為
諸童子一一分別諸字本末勸發無上正真
道意瑞應本起云時去聖久書缺二字以問

於師師不能違反啓其志此阿字者是梵音聲又此字義是不可壞亦是無上正真道義凡如此義無量無邊爾時婆羅門深生慚愧還至王所而白王言大王太子是天人中第一之師云何而欲令我教耶爾時父王聞婆羅門言倍生歡喜歎未曾有即厚供養彼婆羅門隨意所之凡諸技藝典籍議論天文地理算數射御太子皆悉自然知之爾時太子年至十歲諸釋種中五百童子皆亦同年太子從弟提婆達多次名難陀次名

孫陀羅難陀等或有三十相三十一相者或復雖有三十二相相不分明各聞技藝有大筋力時提婆達多等五百童子既聞太子諸藝皆通名徹十方共相謂言太子雖復聰明智慧善解書論至於筋力拒勝我等欲與太子較其勇健爾時父王又訪國中善知射者而召之來令教太子即往後園欲射鐵鼓提婆達多等五百童子亦悉隨從時師即便授一小弓而與太子太子含笑而問之言以此與我欲作何事射師言欲令太子射此鐵鼓

太子又言此弓力弱更求如是七弓將來師
即授與太子便執七弓以射一箭過七鐵鼓
時彼射師往白王言大王太子自知射藝以
箭力射過七鼓闔浮提中無能等者云何合
我為作師也爾時白淨王聞此語已心大歡
喜而自念言我子聰明書論算數四遠悉知
而其射藝四方人民未有知者即勅太子及
提婆達多等五百童子又復擊鼓唱令國界
太子薩婆悉達却後七日當出後園欲試武
藝諸人民中有勇力者可悉來此到第七日

提婆達多與萬眷屬最先出城于時有一大
象當城門住此諸軍衆皆不敢前提婆達多
問諸人言何故住此而不前也諸人答言有
一大象當門而立舉衆畏之故不敢前提婆
達多聞此言已獨前象所以手搏頭即便躡
地於是軍衆次第得過爾時難陀又與眷屬
亦欲出城其諸軍衆徐步漸前難陀即問何
故行遲諸人答言提婆達多以手搏一象躡
在城門妨行者路以是故遲難陀即便前至
象所以足指挑象擲著路傍無數人衆聚共

視之爾時太子與十萬眷屬前後圍繞始出城門見於路傍人衆聚看即便問曰此諸人輩爲何所看從人答言提婆達多手搏一象躡在城門妨人行路難陀次出以足指挑擲著於此是故行人悉聚看之於是太子即自念言今者正是現力之時太子即便以手執象擲著城外還以手接不令傷損象又還甦無所苦痛時諸人民歎未曾有三聞此已深生竒特如是太子及提婆達多并與難陀四遠人民皆悉來集在彼園中爾時彼園種種

莊嚴施列金鼓銀鼓鍮石之鼓銅鐵等鼓各有七枚爾時提婆達多最先射之徹三金鼓次及難陀亦徹三鼓諸來人衆悉皆歎訝爾時羣臣白太子言提婆達多及與難陀皆已射訖今者次第正在太子唯願太子射此諸鼓如是三請太子曰善而語之言若欲使我射諸鼓者此弓力弱更覓强者諸臣答言太子祖王有一良弓今在王庫太子語言便可取來弓既至已太子即牽以放一前徹過諸鼓然後入地泉水流出又亦穿過大鐵圍山

爾時提婆達多又與難陀共相撲戲一人力
等亦無勝者太子又前手執二弟躡之於地
以慈力故不令傷痛爾時四遠諸人民衆既
見太子有如此力高聲唱言白淨王太子非
但智慧勝一切人其力勇健亦無等者莫不
歎伏益生恭敬

爾時白淨王即會諸臣而共議言太子今者
年已長大智慧勇健皆悉具足今宜應以四
大海水灌太子頂又復勅下餘小國王却後
二月八日灌太子頂皆可來集至二月八日

詣餘國王并及仙人婆羅門等皆悉雲集懸
繒幡蓋燒香散華鳴鐘擊鼓作諸妓樂以七
寶器盛四海水諸仙人衆各各頂戴授婆羅
門如是乃至徧及諸臣悉已頂戴轉授與王
時王即以灌太子頂以七寶印而用付之又
擊大鼓高聲唱言今立薩婆悉達音二以為太子六
爾時虛空天龍夜叉人非人等作天妓樂異
口同音讚言善哉當於迦毗羅雞兜國立太
子時餘八國王亦於是日同立太子
爾時太子啓王出遊王即聽許時王即與太

子并諸羣臣前後導從案行國界復次前行到王田所即便止息闍浮樹下看諸耕人爾時淨居天化作傷蟲鳥隨啄之太子見之起慈悲心衆生可愍互相吞食即便思惟離欲界愛如是乃至得四禪地日光昕赫樹爲曲枝陰蔭太子爾時白淨王四面推求問覓太子從人答曰太子今在闍浮樹下時王即便與諸羣臣往彼樹所未至之間遙見太子端坐思惟又見彼樹曲蔭其軀深生奇特時王即前執太子手問言汝今何故在於此坐太

子答言觀諸衆生更相吞食甚可傷愍王聞此語心生憂畏慮其出家宜急婚媾以悅其意即便呼之俱共還國太子答言願停於此王聞其語心即念言彼阿私陀往日所說太子今者將如其言王即流淚重喚還國太子書二既見父王如此即便隨從歸於所止王恐愁憂不樂在家更增妓女而娛樂之爾時太子年至十七王集諸臣而共議言太子今者年已長大宜應爲其訪索婚所諸臣答言有一釋種婆羅門名摩訶那摩其人

女名耶輸陀羅顏容端正聰明智慧賢才過人禮儀備舉有如是德堪太子妃王即答言若如卿語便爲納之王還宮內即勅宮中聰明有智舊宿女人汝可往至摩訶那摩長者之家瞻看其女容儀體行爲何如耶可停於彼至滿七日受王勅已即便往彼長者之家於七日中具觀此女還答王言我觀此女容貌端正威儀進止無與等者王聞其言極大歡喜即便遣人語摩訶那摩言太子年長欲爲納妃諸臣並言汝女淑令宜堪此舉今欲

相屈時摩訶那摩答王使言謹奉勅旨王即令諸臣擇吉日遣車馬乘而往迎之既至宮已具足太子婚姻之禮又復更增諸妓女衆晝夜娛樂爾時太子恒與其妃行住坐卧未曾不俱初自無有世俗之意於靜夜中但修禪觀時王日日問諸婣女太子與妃相接近不婣女答言不見太子有夫婦道王聞此語愁憂不樂更增妓女而娛樂之如是經時猶不接近時王深疑恐不能男

普耀經云時諸力士釋種長者啓白淨王若

太子作佛斷聖王種王曰何所玉女宜太子
妃菩薩心念吾不貪欲棄兜率來以權方便
今當試之使上工匠立妙金像以書文字女
人德義如吾所說能應娉耳時白淨王告右
梵志入迦夷衛周徧瞻察梵志周行覩一玉
女淨猶蓮華類玉女寶王問誰女梵志報曰
執杖釋種女王言儻不可意使自擇之召羅
衛好女會彼講堂時釋女俱夷到菩薩所諦
視菩薩目未曾瞬菩薩欣笑執持寶英以遺
俱夷俱夷報曰吾不貪寶當以功德莊嚴王

遣梵志往媒此女執杖釋言我等本姓有藝
術者乃嫁與之王問菩薩能現術乎菩薩曰
能王徧勅國中椎鐘擊鼓却後七日太子現
術諸有藝術皆來集會勝者以釋女與之於
是調達右手牽象左手撲殺難陀出城即牽
移路側菩薩出城門曰是象身大臭熏城內
即右掌接擲著城外時大臣發光箒術第一
言談箒術亦不能及樹木藥草衆水滴數一
一可知標蒲六博天文地理八萬異術一切
諸會不及菩薩調達及難陀欲手搏菩薩菩

薩愍之舉調達身在於空中三反跳旋使身
不痛王及釋種更欲試射調達豎四十里鼓
唯難陀六十里鼓菩薩百里調達射中四十
里鼓不能得過難陀六十里亦不得越菩薩
引弓弓即折破問有異弓任吾用不王曰吾
祖父所執用弓書奇異無雙無能用者著於天
寺便可持來一切諸釋無能張者菩薩以手
捺張拚弓之聲悉聞城內注箭放撥中百里
鼓箭沒地中涌泉自出中鐵圍山三千刹土
六反震動一切諸釋怪未曾有於時執杖釋

種以女俱夷為菩薩妃隨世習俗現相娛樂
修行本起云太子年至十七王為采擇名女
無可意者有小國王名須波弗漢言善覺女
名裘夷端正少雙八國皆求悉不與之白淨
王召而告之曰吾為太子娉娶卿女善覺憂
愁若不許者恐見誅伐與者諸國結怨女言
表白淨王國中勇武技術最勝者我乃為之
王勅羣臣悉出戲場太子舉象射中鐵圍山
善覺送女詣太子宮瑞應本起云太子年十
七王為納妃簡選數千最後一女名曰裘夷

端正第一禮義備舉是則宿命賣華女也太子雖納久而不接婦人情欲有附近心太子曰常得好華置我中間共視之寧不好乎褒夷即具好華又欲近之太子曰却此華汁汗於牀席又後復曰得好白氎置我中間兩人觀之不亦好乎婦即具氎又有近意太子曰却人有汗垢必汗此氎婦不敢近侍女咸疑太子不能男太子以手指妃腹曰却後六年爾當生男遂以有娠

大善權經云何故菩薩而有室娶菩薩無欲

所以示現妻息防人懷疑菩薩非男斯黃門耳故納瞿夷釋氏之女羅云於天變沒化生不由父母合會而育又是菩薩本願所致爾時太子聞諸妓女歌詠園林華果茂盛流泉清涼太子忽便欲出遊觀即遣妓女往白王言在宮日久樂欲暫出園林遊戲王聞此語心生歡喜而自念言太子當是不樂在宮行夫婦禮所以求出園林去耳即便聽之勅諸羣臣整治園觀所經道路皆令清淨太子即便往至王所頭面禮足辭出而去時王即

便勅一舊臣聰明智慧善言辯者令從太子
爾時太子與諸官屬前後導從出城東門國
中人民聞太子出男女盈路觀者如雲時淨
居天化作老人頭白背偃拄杖羸步太子即
便問從者言此為何人從者答言此老人也
太子又問何謂為老答曰此人昔日曾經嬰
兒童子少年遷謝不住遂至根熟形變色衰
飲食不消氣力虛微坐起苦極餘命無幾故
謂為老太子又問唯此一人老一切皆然從
者答言一切皆悉應當如此爾時太子聞是

語已生大苦惱而自念言日月流邁時變歲
移老至如電身安足恃我雖富貴豈獨免耶
云何世人而不怖畏太子從本已來不樂處
世又聞此事益生厭離即迴車還愁思不樂
時王聞已心懷煎憂恐其學道更增妓女以
時娛樂之

書二

十一

爾時太子復經少時啓王出遊王聞此言心
生憂慮而自念言太子前出逢見老人憂愁
不樂今者云何而復求出王愛太子不忍違
意僂俛從之即集諸臣而共議言太子前者

出城東門逢見老人還輒不樂今者已復求出遊觀吾不能免遂復許之諸臣各言當更嚴勅外諸官屬修治道路懸繒齋蓋散華燒香皆使華麗無令臭穢諸不淨潔及以老疾在道側也

爾時迦毗羅雞兜城四門之外各有一園樹木華果浴池樓觀種種莊嚴皆悉無異王問諸臣外諸園觀何者為勝諸臣答言外諸園觀皆等無異如忉利天歡喜之園王又勅言太子前出已從東門今者可令從南門出爾

時太子百官導從出城南門時淨居天化作病人身瘦腹大喘息呻吟骨消肉竭顏貌疾黃舉身戰掉不能自持兩人扶掖在於路側太子即問此為何人從者答曰此病人也太子又問何謂為病答曰夫謂病者皆由嗜欲飲食無度四大不調轉變成病百節苦痛氣力虛微飲食寡少眠卧不安雖有身手不能自運要假他力然後坐起爾時太子以慈悲心看彼病人自生憂愁又復問言此人獨爾餘皆然耶答曰一切人民無有貴賤同有此

病太子聞已心自念言如此病苦普應縈之
云何世人耽樂不畏作是念已深生恐怖身
心戰動譬如月影現波浪水語從者言如此
身者是大苦聚世人於中橫生歡樂愚癡無
識不知覺悟今者云何欲往彼園遊觀嬉戲
即便迴車還入王宮坐自思惟愁憂不樂王
問從者太子今出寧有樂不從者答言始出
南門逢見病人以此不樂即迴車還王聞此
語心大愁憂慮其出家時王即便問諸臣言
太子前者出城東門逢見老人愁憂不樂以

此事故吾勅卿等淨治道路無令老病在於
巷側云何今出於城南門而復致有疾病人
耶又令太子逢值見之諸臣答言近受王勅
嚴命外司勿使有諸臭穢老病在於前側互
相檢覆無敢懈怠不知何緣忽有病人非是
我等之罪咎也爾時王問諸從者言汝等並
見病人在路從何而至從者答曰無有蹤跡
不知何來時王深於太子生猶豫心恐其學
道更增妓女而悅其意又復欲使於五欲中
生戀著心

爾時有一婆羅門子名憂陀夷聰明智慧極有辯才時王即便請來入宮而語之言太子今者不樂在世受於五欲恐其不久出家學道汝可與之共作朋友具說世間五欲樂事令其心動不樂出家時憂陀夷便即答言太子聰明無與等者所知書論皆悉淵博並是我今所未曾聞云何見使誘說之也譬如藕絲欲懸須彌我亦如是終不能迴太子之心大王既勅令作朋友要當自竭我所知見時憂陀夷受王勅已隨從太子行住坐卧不敢

遠離時王又復選諸妓女聰明智慧顏容端正善於歌舞能惑人者種種莊飾光麗悅目皆悉遣往給侍太子
爾時太子復經少時啓王出遊王聞此語心自念言彼憂陀夷既與太子共為朋友今若出遊或勝於前無復厭俗樂出家心作是念言即便聽許時王又復集諸大臣悉語之言太子今者復求出遊我不忍違已復聽之太子前出東南二門已見老病還輒愁憂今者宜令從西門出我心慮其還又不樂憂陀夷

是其良友冀今出還不復應爾卿等好令修治道路園林臺觀比使嚴整香華幡蓋數倍於前無令復有老病臭穢在道側也臣受勅已即語外司嚴治道路并及園林光麗倍常王又先送諸妙妓女置彼園中又復勅語憂陀夷言若當路側有不詳事可以方便誘說其心并勅諸臣隨從太子皆令伺察若有不吉逐驅逐之爾時太子與憂陀夷百官導從燒香散華作衆妓樂出城西門時淨居天心自念言先現老病於三城門舉衆皆見令白

淨王瞋責從者并及外司太子今出王制嚴峻我今現死若皆見者增王忿怒必加罰戮枉及無辜我於今日所現之事唯令太子及憂陀夷二人見耳使餘官屬不受責也作此念已即便來下化為死人四人舉舉以諸香華布散屍上室家大小號哭送之爾時太子與憂陀夷二人獨見太子問言此為何人而以香華莊嚴其上復有人衆號哭相送時憂陀夷以王勅故默然不答如是三問淨居天王威神之力使憂陀夷不覺答言是死人也

太子又問何謂爲死憂陀夷言夫謂死者刀風解形神識去矣四體諸根無復所知此人在世貪著五欲愛惜錢財辛苦經營唯知積聚不識無常今者一旦捨之而死又爲父母親戚眷屬之所愛念命終之後猶如草木恩情好惡不復相關如是死者誠可哀也太子聞已心大顛怖又問憂陀夷言唯此人死餘亦當然即復答言一切世人皆應如是無有貴賤而得免脫太子素性恬靜難動既聞此語不能自安即以微聲語憂陀夷世間乃復

有此死苦云何於中而行放逸心如木石不知怖畏即勅御者可迴車還御者答言前出二門未到園所中路而返致令大王深見瞋責今者豈敢復如此也時憂陀夷與御者言如汝所說不應便歸即復前行至彼園中香十五華旛蓋作衆妓樂衆妓端正猶如諸天妹十五女無異於太子前各競歌舞冀以姿態悅動其意太子心安不可移轉即止園中蔭息樹間除其侍衛端坐思惟憶昔曾在閻浮樹下遠離欲界乃至得於第四禪定爾時憂陀夷到

太子所而作此言大王見勅令與太子共為朋友脫有得失互相開悟朋友之法其要有三一者見有過失轉相諫曉二者見有好事深生隨喜三者在於苦厄不相棄捨今獻誠言願不見責古昔諸王及今現在皆悉受於五欲之樂然後出家太子云何永絕不顧又人生世宜順人行無有棄國而學道者唯願太子受於五欲令有子息不絕王嗣爾時太子而答之言誠如所說但我不以損國故爾亦復不言五欲無樂以畏老病生死之苦故

於五欲不敢愛著汝向所言古昔諸王先經五欲然後出家此諸王等今在何許以愛欲故或在地獄或在餓鬼或在畜生或在人天以有如是輪轉苦故是以我欲離老病苦生死法耳汝今云何令我受之時憂陀夷雖竭才辯勸獎太子不能令迴即便退坐歸於所止太子仍勅嚴駕還宮諸妓女衆及憂陀夷愁憂慄慄顛顛顛顛感如人新喪所愛親屬太子到宮惻愴倍常時白淨王呼憂陀夷而問之言太子今出寧有樂不憂陀夷言出城不

遠逢見死人亦不知其從何而來太子與我
同時見之太子問言此為何人我亦不覺答
是死人時王即復問諸從者汝等皆見城西
門外有死人不從者答言我等不見王聞此
語神意豁然而自念言太子憂陀夷二人獨
見此是天力非諸臣故必定當如阿私陀言
作此念已心大苦惱復增妓女以娛樂之日
日遣人慰誘太子而語之言國是汝有何故
愁憂而不樂也王又嚴勅諸妓女衆悅太子
意勿捨晝夜時白淨王雖知天力非復人事

愛重太子不能不言心自思惟太子前已出
三城門今者唯有北門未出其必不久更求
出遊當復莊嚴彼外園林倍令光麗勿使有
諸不可意事如所思惟具勅諸臣時王又復
心自願言太子若出城北門時唯願諸天勿
復現於不吉祥事復令我子心生憂惱既心
願已遂勅御者太子若出當令乘馬使得四
望見諸人民光麗莊飾是時太子啓王出遊
王不忍違便與憂陀夷及餘官屬前後導從
出城北門到彼園所太子下馬止息樹下除

去侍衛端坐思惟念於世間老病死苦時淨
居天化作比丘法服持鉢手執錫杖視地而
行在於太子前太子見已即便問言汝是何
人比丘答言我是比丘太子又問何謂比丘
答曰能破結賊不受後身故曰比丘世間皆
悉無常危脆我所修學無漏聖道十七不著色聲
香味觸法永得無為到解脫岸作是言已於
太子前現神通力騰虛而去當爾之時諸從
官屬皆悉覩見太子既已見此比丘又聞廣
說出家功德會其宿懷厭欲之情便自唱言

善哉善哉天人之中唯此為勝我當決定修
學是道作是語已即便索馬還歸宮城於時
太子心生歡慶而自念言我先見有老病死
苦晝夜常恐為此所逼今見比丘開悟我情
示解脫路作此念已即自思惟方便求覓出
家因緣爾時白淨王問憂陀夷言太子今出
寧有樂不時憂陀夷即答王言太子向出所
經道路無諸不祥既到園中太子獨自在於
樹下遙見一人剝除鬚髮著染色衣來太子
前而共語言語言既畢騰虛而去竟亦不知

何所論說太子因是嚴駕而歸當爾之時顏
容歡悅還至宮中方生憂愁時白淨王既聞
此語心生狐疑亦復不知是何瑞相深懷懊
惱而自念言太子決定捨家學道又納其妃
久而無子我今當勅耶輸陀羅當思方便莫
絕國嗣復應警戒勿使太子去而不知既作
是念如所思惟即便勅於耶輸陀羅耶輸陀
羅聞王勅已心懷慚愧默然而住行止坐卧
不離太子時王復增諸妙妓女以娛樂之
爾時太子年至十九心自思惟我今正是出

家之時而便往至於父王所威儀詳序猶如
帝釋往詣梵天傍臣見已而白王言太子今
者來大王所王聞此言憂喜交集太子既至
頭面作禮爾時父王即便抱之而勅令坐太
子坐已白父王言恩愛集會必有別離唯願
聽我出家學道言二一切衆生愛別離十八苦皆使解
脫願必垂許不見留難時白淨王聞太子語
心大苦痛猶如金剛摧破於山舉身顛掉不
安本座執太子手不復能言啼泣流淚歔歔
哽咽如是良久微聲而言汝今宜應息出家

意所以者何年既少壯國未有嗣而便委我
曾不懷顧普耀經云太子白王欲得四願一
者不老二者無病三者不死四者不別假使
父王與此四願不復出家王聞重悲此四願
者古今無獲爾時太子既見父王流淚不許
還歸所止思惟出家愁憂不樂

爾時迦毗羅施兜國諸大相師並知太子若
不出家過七日後得轉輪王位王四天下七
寶自至各以所知徃白王言釋迦種姓於此
方興王聞是語心生歡喜即勅諸臣并釋種

子汝聞相師如此言不皆應日夜侍衛太子
可於四門門各千人周市城外一踰罽那內
羅置人衆而防護之普耀經云明日即勅五
百諸釋勇多力者宿衛菩薩令城四門關閉
之聲聞四十里復勅耶輸陀羅并諸內宮倍
加警戒過於七日勿使出家時王又來至太
子所太子遙見即徃奉迎頭面禮足問訊起
居王語太子我昔既聞阿私陀說及衆相師
并諸奇瑞必定知汝不樂處世國嗣既重孰
當相繼唯願為我生汝一子然後絕俗不復

相違爾時太子聞父王言心自思惟大王所以苦留我者正自爲國無紹嗣耳作是念已而答王言善哉如勅即以左手指其妃腹時耶輸陀羅便覺體異自知有娠王聞太子如勅之言心大歡喜當謂太子七日之內必未有兒若過此期轉輪王位自然而至不復出家爾時太子心自念言我年已至十九今又是二月復是七日宜應方便思求出家所以者何今正是時又於父王所願已滿作此念已身放光明照四天王宮乃至照於淨居天

宮不令人間見此光明爾時諸天見此光已皆知太子出家時至即便來下到太子所頭面禮足合掌白言無量劫來所修行願今者正見成熟之時於是太子答諸天言如汝等語今正是時然父王勅內外官屬嚴見防衛欲去無從諸天白言我等自當設諸方便令太子出使無知者諸天即便以其神力令諸官屬悉皆熟卧爾時耶輸陀羅眠卧之中得三大夢一者夢月墮地二者夢牙齒落三者夢失右臂得此夢已眠中驚覺心大怖懼白

太子言我於眠中得三惡夢太子問言汝夢何等耶輸陀羅即便具說所夢之事太子語言月猶在天齒又不落臂復尚在當知諸夢虛假不實汝今不應橫生怖畏耶輸陀羅又語太子如我自忖所夢之事必是太子出家之瑞太子又答汝但安眠勿生此慮二十要不令汝有不祥事耶輸陀羅聞此語已即便還眠太子即從座起徧觀妓女及耶輸陀羅皆如木人譬如芭蕉中無堅實或有倚伏於樂器上臂脚垂地更相枕卧鼻涕自淚口中流涎

又復徧觀妻及妓女見其形體髮爪髓腦骨齒觸髀皮膚肌肉筋脉肪血心肺脾胃肝膽腸胃屎鼻涕唾外為革囊中盛臭穢無一可竒強熏以香飾以華絲譬如假借當還亦不得久百年之命卧消其半又多憂惱其樂無幾世人云何恒見此事而不覺悟又於其中貪著姪欲普耀經云於時菩薩夜觀妓女百節空中譬如芭蕉鼻涕目淚樂器縱橫顧視其妻具見形體髓腦髀心肺腸胃外是革囊中有臭處猶如假借當還亦不得久三界

無怙唯道可恃欲界諸天往於空中法行天子遙白菩薩時已到矣沸星適現即勅車匿起鞍捷陟適宣此言時四天王與無數閻又龍鬼等皆被鎧甲從四方來稽首菩薩城中男女皆疲極寐孔雀衆鳥亦疲極寐修行本起云諸天皆言太子當去恐作稽留召烏蘇慢此名神適來宮國內外厭寐我今當學古昔諸佛所修之行急應遠此大火之聚爾時太子思如是已至於後夜淨居天王及欲界諸天充滿虛空即共同聲白太子言內

外眷屬皆悉昏卧今者正是出家之時爾時太子即便自往至車匿所以天力故車匿自覺而語之言汝可爲我鞍捷陟來爾時車匿聞此語已舉身戰怖心懷猶豫一者不欲違太子令二者畏王勅旨嚴峻思惟良久流淚而言大王慈勅如是之嚴且又今日非遊觀時又非降伏怨敵之日云何於此後夜之中而忽索馬欲何所之太子又復語車匿言我今欲爲一切衆生降伏煩惱結使賊故汝今不應違我此意爾時車匿舉聲號泣欲令耶

翰陀羅及諸眷屬皆悉覺知太子當去以天神力昏卧如故車匿即便牽馬而來太子徐前而語車匿及以捷陟一切恩愛會當別離世間之事易可果遂出家因緣甚難成就車匿聞已默然無言於是捷陟不復噴鳴爾時太子見明相出放身光明徹照十方師子吼言過去諸佛出家之法我今亦然於是諸天捧馬四足并接車匿釋提桓因執蓋隨從諸天即便令王北門自然而開不使有聲車匿重悲門閉下鑰誰當開者時諸鬼神阿須倫

等自然開門太子於是從門而出虛空諸天讚歎隨從爾時太子又師子吼我若不斷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終不還宮我若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復不能轉於法輪要不還與父王相見若當不盡恩愛之情終不還見摩訶波闍波提及耶輸陀羅當於太子說此誓時虛空諸天讚言善哉斯言必果至於天曉所行道路已三踰閻那時諸天衆既從太子至此處已所爲事畢忽然不現爾時太子次行至彼跋伽仙人苦行林中太

子見此園林寂靜無諸誼鬧心生歡喜諸根
悅豫即便下馬撫背而言所難為事汝作已
畢又語車匿馬行駿疾如金翅鳥王汝恒隨
從不離我側世間之人或有善心而形不隨
或運形力而心不稱汝今心形皆悉無違又
世間人處富貴者競隨奉事我既捨國來此
林中唯汝一人獨能隨我甚為希有我今既
已至閑靜處汝便可與捷陟俱還宮也爾時
車匿聞此語已悲號啼泣迷悶躄地不能自
勝於是捷陟既聞被遣屈膝舐足淚落如雨

車匿答言我云何忍聽太子如此言耶我於
宮中違大王勅輒鞍捷陟以與太子令致令
日來至於此父王及摩訶波闍提失太子
故必當憂惱宮中內外亦應騷動又復此處
多諸險難猛獸毒蟲交橫道路我今云何而
捨太子獨還宮也太子即答車匿言世間之
法獨生獨死豈復有伴又有生老病死諸苦
我當云何與此作侶吾今為欲斷諸苦故而
來至此苦若斷時然後當與一切衆生而作
伴侶我於即時諸苦未離云何而得為汝作

侶車匿又白太子生來長於深宮身體手足
皆悉柔軟眠卧牀褥無不細滑如何一旦履
藉荆棘瓦礫泥土止宿樹下太子答言誠如
汝語設我住宮乃得免此形荆棘之患老病
死苦會當見侵車匿既聞太子此語悲泣垂
淚默然而住于時太子即就車匿取七寶劍
而師子吼過去諸佛為成就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故捨棄飾好剃除鬚髮我今亦當依
諸佛法作此言已便脫寶冠髻中明珠以與
車匿而語之曰以此寶冠及以明珠致王足

下汝可為我上白大王我今不為生天樂故
亦復非不孝順父母亦無忿恨瞋恚之心但
以畏彼生老病死為除斷故來至此耳汝應
助我隨喜欣慶勿於吉祥更生悲愁父王若
謂我今出家未是時者汝以我語上啓大王
老病死至豈有定時人雖少壯焉得免此父
王若復而責我言本要有子當聽出家今未
有子云何而去及出宮時不啓聞者汝可為
我具啓父王耶輸陀羅久已有娠王自聞之
昔勅如此非為專輒往古有諸轉輪聖王厭

國位者入於山林出家求道無有中塗還受
五欲我今出家亦復如是未成菩提終不還
宮內外眷屬皆當於我有恩愛情可以汝辭
為解釋之勿使於我橫生憂惱太子又復脫
身瓔珞以投車匿而語之言汝可為我持此
瓔珞奉摩訶波闍波提道我今為斷諸苦本
故出宮城求滿大願勿復於我反更生苦又
脫身上餘莊嚴具以與耶輸陀羅亦復語言
人生於世愛別離苦我今為欲斷此諸苦出
家學道勿以我故恒生愁憂并諸親屬皆亦

如是爾時車匿聞此語已倍增悲絕不忍違
於太子勅令即便長跪受取寶冠明珠瓔珞
及嚴飾具垂淚而言我聞太子如此志願舉
身顛掉設令有人心如木石聞此語者亦當
悲感況我生來奉侍太子聞此誓言而不感
絕唯願太子捨於此志勿令父王及摩訶波
闍波提耶輸陀羅并餘親屬生大悲苦若使
決定不迴此意勿於是處而復棄我我今歸
依太子足下終不見有違離去理設當還宮
王必責我云何獨委太子而歸欲令何言上

答大王太子答言汝今不應作如是語世皆
離別豈常集聚我生七日而母命終母子尚
有死生之別而況餘人汝勿於我偏生戀慕
可與捷陟俱還宮也如是再勅猶不肯去爾
時太子便以利劍自剃鬚髮卅五即發願言今落
鬚髮願與一切斷除煩惱卅五及以習障釋提桓
因接髮而去虛空諸天燒香散華異口同音
讚言善哉善哉大善權經云菩薩自剃頭鬚
諸天龍神無能見頂況能除髮菩薩念白淨
王當起恨意誰剃子首故自剃之王乃默然

是為方便

爾時太子剃鬚髮已自見其身所著之衣猶
是七寶即心念言過去諸佛出家之法所著
衣服不當如此時淨居天於太子前化作獵
師身服袈裟太子既見心大歡喜而語之言
汝所著衣是寂靜服往昔諸佛之標式也云
何著此而為罪行獵者答言我著袈裟以誘
羣鹿鹿見袈裟皆來近我我得殺之太子又
言若如汝說著此袈裟但欲為殺諸鹿故耳
非求解脫而著之也我今持此七寶之衣與

汝貿易吾服此衣為欲攝救一切衆生斷其煩惱獵者答言善哉如告即脫寶衣而與獵者自被袈裟依過去諸佛所服之法時淨居天還復梵身上昇虛空歸其所止于時空中有異光明車匿見此心生奇特歎未曾有今此瑞應非為小緣車匿既見太子剃除鬚髮身著法服定知太子必不可迴悶絕於地倍增懊惱爾時太子而語之言汝今宜應捨此悲愁便還宮城具宣我意太子於是即徐前行率匿歛歛頭面作禮乃至遠望不見太子

然後方起舉體顛掉不能自勝顧看捷陟及莊嚴具嗚咽悲哽涕泗交流即牽捷陟執持寶冠嚴身之具車匿號咷捷陟悲鳴緣路而還爾時太子即便前至跋伽仙人所住之處時彼林中有諸鳥獸既見太子皆悉矚目端住不瞬跋伽仙人遙見太子而自念言此是何神為日月天為帝釋也便與眷屬來迎太子深生敬重而作是言善來仁者太子既見諸仙人衆心意柔輒威儀詳序太子即便前其住處諸仙人等無復威光皆悉同來請太

子坐太子坐已觀察彼諸仙人之行或有以
草而為衣者或以樹皮樹葉以為服者或有
唯食草木華果或有一日一食或二日一食
或三日一食如是行於自餓之法或事水火
或奉日月或翹一脚或卧塵土或有卧於荆
棘之上或有卧於水火之側太子既見如此
苦行即便問於跋伽仙人汝等今者行此苦
行甚為奇特皆欲求於何等果報仙人答言
修此苦行為欲生天太子又問諸天雖樂福
盡則窮輪迴六道終為苦聚汝等云何修諸

苦因以求苦報太子即便心自歎言商人為
寶故入大海王為國土與師相伐今諸仙人
為生天故修此苦行作是歎已默然而住跋
伽仙人即問太子仁者何意默然不言我等
所行非真正也太子答言汝等所行非不至
苦然求果報終不離苦太子與仙人說此議
論言語往復乃至日暮太子即便停彼一宿
既至明旦復更思惟此諸仙人雖修苦行皆
非解脫真正之道我今不應止住於此即與
仙人辭別欲去時諸仙人白太子言仁者來

此我皆歡喜令我人衆威德增盛今者何故而忽欲去爲是我等失於威儀爲此衆中相犯觸也以何因緣不住於此太子答言非是汝等有如是失賓主之儀亦無所少但汝所修增長苦因我今學道爲斷苦本以此因緣是故去耳諸仙人衆自共議言其所修道極爲廣大云何我等而得留之爾時有一仙人善知相法語衆人言今此仁者諸相具足必當得於一切種智爲天人師即便俱往詣太子所而作是言所修道異不

敢相留若欲去者可向北行彼有大仙名阿羅邏迦蘭仁者可往就其語論我觀仁者亦當不必住於彼處於是太子即便北行諸仙人衆見太子去心懷悞惱合掌隨送極望絕視然後乃還

釋迦譜卷第二

音釋

孀女蟹切 窈窕也 **浣** 託合切 洗滌也
 彼切 美也 **捐** 袂而切 素姑也 **搏** 手擊也 隅也 **躡** 益切
 地也 於 **挑** 撥取也 **甦** 而更生也 **撲** 躡也
 啄 鳥側也 **昕** 許斤切 赫生也 **婿** 呼婚
 昆切 娶婦也 **推** 傳追切 擊也 **擣** 擣丑居切
 匹正切 擣 **拚** 補耕切 薄切 **娠** 非人切
 戲也 擣 **拚** 彈也 切 **娠** 妊也 **背** 切
 也 **偃** 偃春不伸也 **嬰** 始盈也 **遺** 莫敗
 也 **僂** 僂音勉也 **喘** 昌充切 **掉** 徒弔切
 峻須閏切 **顛** 掉也 **犛** 勸使也 **慘** 慘動也

永樂北藏

釋迦譜

溫也 憂懼也 **顰** 昆賓切 蹙也 **惻** 惻切 愴也
 楚亮切 痛也 **脛** 比肉也 **踰** 闕那切 此語也
 量踰容也 **脛** 比肉也 **踰** 闕那切 此語也
 市莫切 **鞞** 鞍義也 **號** 號胡刀切 **鑰** 大切 **舐** 舌甚切 **翹** 企也

第一三三册

永樂北藏

釋迦譜

第一三三三册

釋迦譜卷第三

書三

蕭 齊 釋 僧 祐 撰

釋迦降生釋種成佛緣譜第四之三出因果經

爾時太子既出宮已至於天曉耶輸陀羅及諸妹女從眠而覺不見太子悲號啼泣即便往啓摩訶波闍波提音三今旦忽失太子莫知所在摩訶波闍波提聞是語已迷悶躡地如是展轉乃至達王王聞此言屹然無聲失其精寃若喪四體舉宮內外皆亦如是時諸大臣即入檢視太子住處案行宮城見城北門自

然已開又復不見車匿捷步即問門司誰開此者互相推檢皆云不知并問防人亦云不解此門開意于時大臣心自思惟北門既開太子必當從此而出宜速尋覓太子所在即勅千乘萬騎絡繹四出追求太子以天力故迷失道徑不知所之即便還歸白大王言推尋太子不知所在爾時車匿步牽捷步及莊嚴具悲泣嗚咽隨路而還舉邑人民見此驚愕無不懊惱悉皆競來問車匿言汝送太子置於何處今與捷步而獨還也車匿既得諸

人間此倍更悲絕不能答之此諸人民雖見
捷陟鞞帶鞍勒七寶莊嚴不見太子猶若死
人飾以華綵於是車匿前入宮城捷陟悲嘶
諸廐羣馬一時哀鳴外諸官屬白摩訶波闍
波提及耶輸陀羅言車匿唯與捷陟俱遠聞
此言已宛轉于地而自念曰今者唯聞車匿
捷陟相隨俱還而不聞道太子歸聲摩訶波
闍波提即作是言我養太子至年長大一旦
捨我不知所在譬如樹結華成實臨熟落
地又如飢人遇百味饌臨欲食之忽然翻倒

耶輸陀羅又自言曰我與太子行住坐卧不
相遠離今者捨我莫知所趣古昔諸王入山
學道皆將妻子不暫相棄世間之人一遇相
識別不相忘夫妻之情恩愛之深而乃反更
如是之薄語車匿言寧與智者而作怨讎不
共愚人以爲親厚汝癡頑人盜送太子置於
何處令此釋族不復熾盛又責捷陟汝載太
子出此王宮近去之時寂然無聲今者空返
何意悲嘶爾時車匿即便答言勿責於我及
以捷陟所以者何此是天力非人所爲當於

爾夕夫人姝女皆悉眠卧太子勅我令起鞍馬我於爾時以大高聲而諫太子欲使夫人及諸姝女聞此驚寤及鞍捷陟都無覺者城門每開聞四十里當爾之時自然而開又無一聲如此之事豈非天力出城之時天令諸神手捧馬足并接於我虛空諸天隨從無數我當云何而能止也時天既曉行三踰闍那至彼跋伽仙人住處又復有諸奇特異事願聽我說太子既至跋伽仙人苦行林中即便下馬手撫馬背并勅於我令還宮城我於此

時隨從太子永無歸意太子見遣終不聽住又復就我取七寶劍而自唱言過去諸佛爲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捨於飾好剃除鬚髮我今亦當依諸佛法唱此言已即脫寶冠及以明珠悉付我還置王足下又以瓔珞與摩訶波闍波提三餘莊嚴具以與耶輸陀羅我於爾時雖聞此誨猶侍左右無有歸情于時太子便以利劍自剃鬚髮天於空中隨接而去即便前行逢於獵者以身所著七寶妙衣而與獵人貿易袈裟於是虛空有大光

明我見太子形服既變深知其意必不可迴
我即悶絕心大懊惱太子前至跋伽仙人所
住之處我便於彼辭別而歸此諸奇特皆是
天力非復人事願勿責我及捷陟也時摩訶
波闍波提及耶輸陀羅既聞車匿說此事已
心小醒悟默然無聲

爾時白淨王悶絕始醒勅喚車匿而語之言
汝云何令諸釋種姓生大苦惱我有嚴制勅
內外官屬守護太子畏其出家汝復何意輒
送太子置於何處車匿怖懼而啓王言太子

出城實非我欲唯願大王聽我具說即以寶
冠及髻中明珠置王足下太子令我以所冠
珠置王足下七寶瓔珞與摩訶波闍波提餘
莊嚴具與耶輸陀羅王見諸物倍增悲絕雖
復木石猶尚有感況乃父子恩愛之深車匿
具以前事而啓王言太子勅我父王若謂本
要有子當聽出家今未有子云何而去臨去
之時又不啓者汝可爲我具答父王耶輸陀
羅久已有娠王宜問之昔勅如此非爲專輒
王聞此言即便遣問耶輸陀羅太子云汝久

已有娠實如此不耶輸陀羅即答信言當於
大王來此宮時太子指我即覺有娠王聞其
語生竒特心憂惱暫歇而自念言我前所以
許令有子聽出家者七日之中必無子理轉
輪王位自然而至不謂七日未滿而便有娠
深自欲悼智慧淺短所為方便不能住之輕
作此約重增悔恨太子神略出人意料今日
之事亦復兼是諸大天力我今不應責車匿
也時白淨王心自思惟太子出家必不可迴
設使更作諸餘方便亦不能留雖復棄國出

家學道然已有子不絕種嗣我今應勅耶輸
陀羅好令將護所懷之子時白淨王愛念情
深語車匿言我今當往尋求太子不知即時
定在何許其今既已捨我學道我復何忍獨
生活也便當追逐隨其所在爾時王師及與
大臣聞王欲出尋求太子二人俱共來諫王
言大王不應自生憂惱所以者何我觀太子
見其相貌過去世中久已修習出家之業設
復令為釋提桓因亦當不樂況復今者轉輪
王位而能留也大王不憶太子初生而行七

步舉手住言我生已盡是最後身諸梵天王
釋提桓因悉來下從如此奇特云何樂世又
復白王阿私陀仙人昔相太子年至十九出
家學道必當成就一切種智今時既到大王
何故而生愁苦又復大王嚴勅內外守護太
子慮恐出家而諸天來道引^三出城如是之事
非復人力唯願大王當生歡喜勿懷愁惱不
須自出若憶太子猶不已者我今當與大臣
尋求所在王聞此語心自念言我知太子雖
不可迴未忍便捨不復追之今當試令師與

大臣更一尋求也即便答師及大臣言善哉
可去舉宮內外心皆苦惱行遲速還於是王
師大臣即便辭出追尋太子爾時白淨王發
遣王師及大臣已即以太子瓔珞與摩訶波
闍波提而語之言此是太子所服瓔珞付車
匿還今以與汝摩訶波闍波提見瓔珞已倍
增悲絕而自念言四天下人極爲薄福失此
明智轉輪聖王又送餘莊嚴具以與耶輸陀
羅而語之曰太子以此嚴身之具令持與汝
耶輸陀羅既見此物悶絕躡地王又遣人勅

耶輸陀羅令自愛敬無使胎子不安隱也
爾時王師及以大臣至跋伽仙人苦行林中
除去從人及諸儀飾便前仙人所住之處仙
人請坐互相問訊於是王師語仙人言我是
白淨王師今所以來至於此者彼白淨王足
相太子厭惡生老病死之苦出家學道路由
此林大仙見不跋伽仙人答王師言我近於
此見一童子顏容端正相好具足來入此林
共我議論遂經一宿不知乃是王之太子鄙
薄我等所修之道從此北行詣彼仙人阿羅

邏迦蘭爾時王師大臣聞此言已即便疾往
彼仙人所而於中路遙見太子在於樹下端
坐思惟相好光明踰於日月即便下馬除却
侍衛脫諸儀服前太子所坐於一面互相問
訊於是王師白太子言大王見使尋求太子
欲有所說太子答曰父王勅汝欲何所道王
師答言大王久知太子深樂出家此意難迴
然王於太子恩愛情深憂愁盛火常自熾然
須太子歸以滅之耳願便迴駕還返宮城雖
有物務不令太子令棄道業靜心之處不必

山林摩訶波闍波提耶輸陀羅內外眷屬皆
悉沒於憂惱大海思太子還而拯救之

爾時太子聞王師語以深重聲答王師言我
豈不知父王於我恩情深也但畏生老病死
之苦是以來此為斷除故若今息愛終日合
會又無生老病死苦者我復何為來至於此
我今所以違遠父王欲為將來和合故耳父
王憂愁大火今雖熾然我與父母唯餘今生
有此一苦將來自當永絕斯患若如汝言今
吾處宮修道業者如七寶舍滿中燄火當有

人能止此室不如雜毒食設有飢人終不食
之我既棄國出家修道云何令我復還宮城
修學道也世間之人在大苦中為小樂故尚
復耽酒不能暫捨況我在此極寂靜處無諸
患苦而能捐棄還就於惡古昔諸王入山學
道無有中路還受欲者父王若欲必令我歸
便是違於先王之法爾時王師白太子言誠
如太子今之所說然諸仙聖一言未來定有
果報一言定無此二仙聖尚不能知未來世
中必定有無太子云何欲捨現樂而求未來

不定果報生死果報尚不可知決定有無云
何乃欲求解脫果唯願太子便還宮也太子
答言彼二仙人說未來果一者言有一者言
無皆是疑心非決定說我今終不隨順彼教
不應以此而見難詰所以者何我今不為希
慕果報而來至此以目所見生老病死必應
經之故求解脫免此苦耳令汝不久見我道
成我此志願終不可迴還啓父王說如此也
爾時太子作此言已即從座起與王師大臣
辭別北行詣阿羅邏迦蘭仙人于時王師大

臣見太子去帝泣懊惱一者念太子情深二
者奉受王使來太子所而復不能移轉其意
徘徊路側不能自返互共議言既被王使而
無力効今者空歸云何奉答我等當留所從
五人聰明智慧心意柔輒為性忠直種族強
者密令伺察看其進止作此言已顧瞻其傍
見憍陳如等五人而語之言汝等悉能留止
此不五人答言善哉如勅進止去來當密伺
察即便辭別趣太子所王師大臣還歸宮城
爾時太子往彼阿羅邏迦蘭仙人住處度於

恒河路由王舍城既入城已諸人民衆見太子顏貌相好殊特歡喜愛敬舉國皆悉奔馳瞻視如是誼譁徹頻婆娑羅王王便驚問此是何聲諸臣答言白淨王太子名薩婆悉達昔諸相師記其應得轉輪王位王四天下又復記其若出家者必當成就一切種智其人今者來入此城外諸人民馳競來看以是之故所以誼鬧時頻婆娑羅王既聞此語心大歡喜踊躍徧身即勅一人往令伺察太子所在便者受勅尋求太子見在般荼婆山於一

石上端坐思惟時使即歸具白大王王便嚴駕與諸臣民詣太子所至般荼婆山遙見太子栢好光明踰於日月即便下馬除去儀飾及諸侍衛前坐問訊太子四大悉調和不我見太子心甚歡喜然有一悲太子本是日之種姓累世相承爲轉輪王太子今者轉輪王相皆悉具足云何捨之來入深山踐藉沙土遠至此也我見是故所以悲耳太子若以父王今在故欲不取聖王位者當以我國分半治之若謂爲少我當捨國盡以相奉臣事太

子若復不取我此國者當給四兵可自攻伐
取他國也太子所欲甚不相違爾時太子聞
頻婆娑羅王說此語已深感其意即答王言
王之種族本是明月性自高涼不爲鄙事所
爲所作無不清勝今發是言未足爲奇然我
觀王中情貌至倍於前後王今便可於身命
財修三堅法亦不應以不堅之法勸獎餘人
我今旣捨轉輪王位亦復何緣應取王國王
以善心捨國與我猶尚不取何緣以兵伐取
他國我今所以辭別父母剃除鬚髮捨於國

者爲斷生老病死苦故非爲求於五欲樂也
世間五欲如大火聚燒諸衆生不能自出云
何勸我貪著之也我今所以來至此者有二
仙人阿羅邏迦蘭是求解脫最上道師欲往
彼處求解脫道不宜久停在於此也我旣違
王初始之言亦懷喜心哉勿致嫌恨王今當
以正法治國勿枉人民作此言已太子即起
而與王別時頻婆娑羅王見太子去深大惆
悵合掌流淚而作是言初見太子心大踊躍
太子旣去倍生悲苦汝今爲於大解脫故而

欲去者不敢相留唯願太子所期速果若道成者願先見度太子於是辭別而去時王奉送次於路側極目觀矚不見乃還瑞應本起云太子自去踰越名山經摩竭國界餅沙王因出遊獵遙見太子行山澤中即與諸耆宿大臣俱追見之王曰太子生多奇異形相炳著當君四天下為轉輪王四海顛顛冀神寶至何棄天位自放山藪必有異見願聞其志太子答曰以吾所見天地人物出生有死劇苦有三老病死痛不可得離計身為苦器憂

畏無量若在尊寵則有憍佚貪求快意天下被患此吾所厭故欲入山以修其志諸耆宿曰夫老病死自世之常何獨預憂乃棄美號隱遁潛居以勞其形不亦難乎太子答曰如諸君言不當預憂使吾為王老到病至若當死時寧有代吾受此厄者不如無有代乎可勿憂天下有慈父孝子愛徹骨髓至病死時不得相代若此偽身苦至之日雖居高位六親在側如為盲人設燭何益於無目者乎吾觀衆行一切無常皆化非真樂少苦多身非

已有世間虛無難得久居物生有死事成有
敗安則有危得則有亡萬物紛擾皆當歸空
精神無形躁濁不明行致死生之厄非直一
受而已但為貪愛蔽在癡網沒生死河莫之
能覺故吾欲一心思四空淨度色滅恚斷求
念空無所適莫是將返其源而歸其本始出
其根如我願得乃可大安翫沙王喜曰善哉
善哉菩薩志妙世間難有必得佛道願先度
我太子默然而逝當度尼連禪河天為止流
令水暫乾度河行數十里有二梵志各與弟

子索居溪邊過問其道自稱言吾事梵天奉
於日月日修火祠唯水是淨菩薩答曰是生
死法非真道也何以故水不常滿火不久熱
日出則移月滿則虧道在清虛水焉能令心
清淨傷之而去

書三

十一

爾時太子即便前行向彼阿羅邏仙人所住
之處于時諸天語仙人言薩婆悉達棄捨國
土辭別父母為求無上正真之道欲拔一切
衆生苦故今者已來垂至於此時彼仙人既
聞天語心大歡喜俄爾之頃遙見太子即出

奉迎讚言善來俱還所住請太子坐是時仙人既見太子顏貌端正相好具足諸根恬靜深生愛敬即問太子所行道路得無疲也太子初生及以出家又來至此我悉知之能於火聚自覺而出又如大鳥於縉索中而自免脫古昔諸王盛年之時恣受五欲至於根熟然後方捨國邑樂具出家學道此未足奇太子今者捨此壯年能棄五欲遠來至此真為殊特當勤精進速度彼岸太子聞已即答之曰我聞汝言極為歡喜汝可為我說斷生老

病死之法我今樂聞仙人答言善哉善哉即便說曰衆生之始始從於冥初從於冥初起於我慢從於我慢生於癡心從於癡心生於染愛從於染愛生五微塵氣從五微塵氣生於五大從於五大生貪欲瞋恚等諸煩惱於是流轉生老病死憂悲苦惱今為太子略言之耳爾時太子即便問曰我今已知汝之所說生死根本復何方便而能斷之仙人答言若欲斷此生死本者先當出家修持戒行謙卑忍辱住空閑處修習禪定離欲惡不善法

有覺有觀得初禪除覺觀定生入喜心得第
二禪捨喜心得正念具根樂得第三禪除苦
樂得淨念入捨根得第四禪獲無想報別有
一師說如此處名為解脫從定覺已然後方
知非解脫處離色想入空處滅有對想入識
處滅無量想識唯觀一識入無所有處離於
十二
種種相入非想非非想處斯處名為究竟解
脫是諸學者之彼岸也太子若以斷於生老
病死患者應當修學如此之行爾時太子聞
仙人言心不喜樂即自思惟其所知見非究

竟處非是永斷諸結煩惱即便語言我今於
汝所說法中有所未解今欲相問仙人答言
敬從來意即問曰非想非非想處為有我也
為無我也若言無我不應言非想非非想若
言有我我為有知我為無知我若無知則同
木石我若有知則有攀緣既有攀緣則有染
著以染著故則非解脫汝以盡於羸結而不
自知細結猶在以是之故謂為究竟細結滋
長復受下結以此故知非度彼岸若能除我
及以我想一切盡捨是則名為真解脫也仙

人默然心自思惟太子所說甚為深妙爾時太子復問仙人汝年至幾而出家也修梵行來復幾許年仙人答言我年十六而便出家修梵行來一百四年太子聞已而心念言出家已來乃至是久而所得法正如此乎于時太子為求勝法即從座起與仙人別爾時仙人語太子言我久遠來習此苦行而所得果正如此耳汝是王種云何而能修苦行也太

子答言汝所修法非為苦也別有最難行之道仙人既見太子智慧久觀志意堅固不虧知決定成一切種智白太子言汝若道成願先度我於是太子答言善哉次至迦關所住之處論議問答亦復如是太子即便前路而去時二仙人見太子去各心念言太子智慧深妙奇特乃爾難測合掌奉送絕視方還爾時太子調伏阿羅邏迦蘭二仙人已即便前進伽闍山苦行林中是憍陳如等五人所止住處即於尼連禪河側靜坐思惟觀察衆生根宜應六年苦行而以度之思惟是已便修苦行於是諸天奉獻麻米太子為求正真

道故淨心守戒日食一麻一米設有乞者亦以施之爾時憍陳如等五人既見太子端坐思惟修於苦行或日食一麻或日食一米或復二日乃至七日食一麻米時憍陳如等亦修苦行供奉太子不離其側既見此已即遣一人還白王師及以大臣具說太子所行之事爾時王師大臣俱還宮門顏貌愁悴身形萎熟猶如有人喪其所親殯送既畢抑忍而歸時守門者而白王言師與大臣今在門外王既聞已氣奔聲絕身首顛動時守門人解

王此意即呼令前王與相見悲不能言如是良久微聲而問太子既是我之性命卿等今者獨作此歸我之性命云何而存王師答言我奉王勅尋求太子便至跋伽仙人住處訪覓太子仙人語我太子所在并說太子所言十四之事我便前行而於中路遇見太子在於樹下端坐思惟相好光明踰於日月即向太子具說大王摩訶波闍波提及耶輸陀羅憂苦之情太子即以深重之聲而見答言我豈不知父王親戚恩情深也但畏生死別離之苦

爲欲斷除故來此耳如是種種言辭所說志
意堅固如須彌山不可移動捨我而去如棄
草芥爾時即便選擇五人隨從給侍伺察所
在所遣人中有一人還說言太子當至阿羅
邏迦蘭仙人之所路由恒河以天神力而得
度水至王舍城時頻婆娑羅王來詣太子方
便譬說不應出家分國共治及以全與并欲
與兵令伐他國太子亦復皆悉不受即又前
行達仙人所而爲說法降伏其心又至伽闍
山善行林中尼連禪河側靜坐思惟日食一

麻一米爾時白淨王聞師大臣說使人如此
語已心大悲惱舉體顛掉身毛皆豎即語王
師及大臣言太子遂捨轉輪王位父母親屬
恩愛之樂遠在深山修此善行我今薄福生
夫如此珍寶之子王即復以使人所言向摩
訶波闍波提十五及耶輸陀羅而爲說之時白淨
王即便嚴駕五百乘車摩訶波闍波提及耶
輸陀羅亦復相與辦五百乘一切資生皆悉
具足即喚車匿而語之言汝送太子遠放深
山今復令汝領此千乘載致資糧送與太子

隨時供養勿使之少盡更來請車匿受勅即領千乘疾速而去至太子所見形消瘦皮骨相連血脉悉現如波羅奢華頭面禮足悶絕於地良久乃起銜淚而言大王憶念太子不捨日夜今故遣我領此千乘載資生具以餉太子于時太子答車匿言我逆父母及捨國土遠來在此為求至道云何當復受此餉也爾時車匿聞此語已心自思惟太子今者既不肯受如是資供我當別覓一人領此千乘還歸王所我住於此奉事太子即差一人領

車而去於是車匿密侍太子不離昏晨

爾時太子心自念言我今日食一麻一米乃至七日食一麻米身形消瘦有若枯木修於苦行垂滿六年不得解脫故知非道不如昔在闍浮樹下所思惟法離欲寂靜是最真正今我若復以此羸身而取道者彼諸外道當言自餓是般涅槃因我今雖復節節有那羅延力亦不以此而取道果我當受食然後成道作是念已即從座起至尼連禪河入水洗浴洗浴既畢身體羸瘦不能自出天神來下

為捺樹枝得攀出池時彼林外有一牧牛女
 人名難陀波羅時淨居天來下勸言太子今
 者在於林中汝可供養女人聞已心大歡喜
 于時地中自然而生千葉蓮華上有乳糜女
 人見此生竒持心即取乳糜本百三至太子所頭面
 禮足而以奉上太子即便受彼女施而呪願
 之今所施食欲令食者得充氣力當使施家
 得瞻得喜安樂無病終保年壽智慧具足太
 子即復作如是言我為成熟一切衆生故受
 此食呪願訖已即受食之身體先悅氣力充

足堪受菩提爾時五人既見此事驚而怪之
 謂為退轉各還所住菩薩獨行趣畢波羅樹
 自發願言坐彼樹下我道不成要終不起菩
 薩德重地不能勝于時步步地為震動出大
 音聲爾時盲龍聞地動響心大歡喜兩目開
 明曾見先佛有此瑞應作是念已從地踊出
 禮菩薩足時有五百青雀飛騰虛空右繞菩
 薩雜色瑞雲及以香風而隨歎佛爾時盲龍
 以偈讚曰
 菩薩足踐處 地皆六種動 發大深遠音

我聞眼開明 又見虛空中 青雀繞菩薩
瑞雲極鮮映 香氣甚清涼 此等諸瑞相
悉同過去佛 以是知菩薩 必定成正覺
於是菩薩即自思惟過去諸佛以何為座成
無上道即便自知以草為座釋提桓因化為
凡人執淨軟草菩薩問言汝名何等答名吉
祥菩薩聞之心大歡喜我破不吉以成吉祥
菩薩又言汝手中草此可得不是吉祥即
便授草以與菩薩因發願言菩薩道成願先
度我菩薩受已敷以為座而於草上結跏趺

坐如過去佛所坐之法而自誓言不成正覺
不起此座我亦如是發此誓時天龍鬼神皆
悉歡喜清涼好風從四方來禽獸息響樹不
鳴條遊雲飛塵皆悉澄淨知是菩薩必成道
相觀佛三昧經云適施草坐地則大動諸天
化作八萬佛樹師子之座或有佛樹高八千
里或四千里一一天子各自念言菩薩坐我
座上不在餘座其下劣衆生本薄福者見於
菩薩身坐草蓐菩薩坐已計魔波旬最為豪
尊今吾當成無上正覺當感令到而降伏爾

乃發起三界衆生受胎經云坐閻浮樹下四
 十八日觀樹思惟感動天地六反震動演大
 光明覆蔽魔宮爾時波旬卧寐夢中見三十
 二變宮殿閻冥宮殿汙泥入於邪徑池水枯
 竭樂器破壞閻又厭鬼頭皆墮地諸天捨去
 不從其教凡三十二夢多不載從夢而起恐怖毛豎
 召會大臣及諸兵衆說夢所見以何方便而
 往伏之并召千子其五百子導師等信樂菩
 薩其五百子惡目等隨魔所教魔王憤亂告
 其四女一名欲妃二名悅彼三名快觀四名

見從汝往詣彼亂其淨行女詣菩薩綺語作
 姿三十有二姿上下脣口娑嫵細視現其胫
 脚露其手臂作鳧鴈鴛鴦哀鳴之聲凡三十態文
 多不載我魔女善學女幻迷惑之業而自言曰我
 等年在盛時天女端正莫踰我者願得晨起
 夜寐供事左右善三菩薩答曰汝有宿福受得天
 身形體雖好而心不端革囊盛臭而來何為
 去吾不用其魔王女化成老母不能自復即
 還魔所觀佛三昧經云魔有三女長名悅彼
 中名喜心小名多媚而白父言我能往亂願

父莫愁即自莊飾過踰魔后百千萬倍眇目
作姿現諸妖治禮敬菩薩旋繞七帔白菩薩
言太子生時萬神侍御何棄天位來此樹下
我是天女六天無雙今以微身奉上太子我
等善能調身按摩今欲親近坐樹疲極宜須
偃息服食甘露即以寶器獻天甘味太子寂
然身心不動以白毫擬令天之三女自見身
內濃囊涕唾九孔根本生熟二藏迴伏宛轉
蛹生諸蟲有八千戶走入小腸張口上向咬
食諸藏髓脉生蟲細於秋毫數甚衆多其女

見此遂便嘔吐即自見身左生蛇頭右生狐
頭中首狗頭背負老母抱死小兒諸女驚號
却行而去低頭視齋自見女形醜狀鄙穢復
有諸蟲如手釧形團藥相持而有衆口口生
五毒啖食女根諸女見已心極酸苦如箭入
心三匍匐而去吁嗟歎息至魔王所魔王大怒
徧勅六天并諸八部徃瞿曇所是時諸鬼猶
如雲起或有諸鬼首如牛頭頭四十耳耳生
鐵箭火燄上起復有諸鬼首如狐頭有十千
眼聲如霹靂曠野鬼神大將軍等一頭六頭

曾有六面膝頭兩面體毛如箭奮身射人張
眼爛赤血出流下疾走而到魔告諸鬼瞿曇
善人或能知呪當興四兵化作四兵列狀如
林甚可怖畏直從空下至道樹邊魔復更念
此衆或不能降伏瞿曇復脫寶冠擬地當閻
羅王宮上告勅諸鬼汝等獄卒及閻羅王阿
鼻地獄刀輪劔戟火車爐炭一切都舉向閻
浮提魔王震吼勅諸兵衆速害瞿曇上震大
雷雨熱鐵丸刀輪武器交橫空中然其火箭
不近菩薩是時菩薩徐舉眉間毫擬阿鼻地

獄令罪人見白毫流水注如車軸大火暫滅
自憶前世所作諸罪心得清涼稱南無佛以
是因緣受罪畢訖直生人中魔見是相憔悴
愁惱忽然還宮白毫直至六天見白毫孔諸
寶蓮華過去七佛在其華上如是白毫上至
無色徧照一切如玻瓈鏡八萬四千天女視
波旬身狀如焦木但瞻菩薩白毫相光無數
天子天女皆發無上菩提道意時魔王自前
與佛相難菩薩以智慧力伸手按地應時地
動魔與官屬顛倒而墮已降魔怨成正真覺

爾時菩薩在於樹下發大誓言時天龍八部皆悉歡喜於虛空中踊躍讚歎時第六天魔王宮殿自然動搖於是魔王心大懊惱精神躁擾聲味不御而自念言沙門瞿曇今在樹下捨於五欲端坐思惟不久當成正覺之道其道若成廣度一切超越我境及道未成往壞亂之爾時魔子薩陀見父憔悴而往白言不審父王何故憂感魔王答言沙門瞿曇今坐樹下其道將成超越於我今欲壞之魔子即便前諫父言菩薩清淨超出三界神通智

慧無不明了天龍八部咸共稱讚此非父王所能推屈不煩造惡自招禍咎

瑞應本起云魔王不聽召三玉女一名玉妃二名悅彼三名快觀壞菩薩行時三玉女皆被羅縠之衣服天名香瓔珞珠璣極為妖冶巧媚之辭欲亂其意菩薩心淨如瑠璃珠不可得汙三女復曰仁德至重諸天所敬應有供養故天獻我我等好潔年在上時天女端正莫有殊我者願得晨起夜寐供侍左右菩薩答曰汝宿有福受得天身不惟無常而作

妖媚形體雖好而心不端譬如畫餅中盛臭
毒將以自壞有何等奇福難久居姪惡不善
自亡其本死即當墮三惡道中受鳥獸身欲
脫致難汝輩亂人正意非清淨種革囊盛屎
而來何為去吾不用其三玉女化成老母不
能自復魔有三女形容儀貌極端正妖冶巧
媚善能惑人於天女中最為第一熏以名香
佩好瓔珞一名染欲二名能悅人三名可樂
三女俱前白其父言不審今者何故憂愁父
即寫心而語女言世間今有沙門瞿曇身被

法鎧執自在弓鏃智慧箭欲伏衆生壞我境
界我若不如衆生信彼皆悉歸依我土則空
是故愁耳及未成道欲往摧挫壞其橋梁於
是魔王手執強弓又持五箭男女眷屬俱時
往彼畢波羅樹下見於牟尼寂然不動欲度
生死三有之海爾時魔王左手執弓右手調
箭語菩薩言汝利利種死甚可畏何不速起
宜應修汝轉輪王業捨出家法習於施會得
生天樂此道第一先聖所行汝是刹利轉輪
王種而為乞士此非所應今若不起但好安

坐勿捨本誓我試射汝一放利箭苦行仙人
聞我箭聲莫不驚怖昏迷失性況汝瞿曇能
堪此毒汝若速起可得安全魔說此語以怖
菩薩菩薩怡然而不驚不動魔王即便挽弓
放箭并進天女菩薩爾時眼不視箭箭停空

中其鏃下向變成蓮華時三天女白菩薩言
仁者至德人天所敬應有供侍我等今者年
在盛時天女端正無踰我者天今遣我以相
供給晨昏寢卧願侍左右菩薩答言汝植小
善得為天身不念無常而作妖媚形體雖美

而心不端姪惑不善死必當墮三惡道中受
鳥獸身免之甚難汝等今者欲亂定意非清
淨心今便可去吾不相須時三天女變成老
母頭白面皺齒落垂涎肉消骨立腹大如鼓
拄杖羸步不能自復魔王既見如是堅固心
自思惟我昔曾於雪山之中射摩醯首羅即
便恐懼退其善心而今不能動於瞿曇既非
此箭及我三女所能移轉令生愛恚當復更
作他餘方便節以軟語誘菩薩言汝若不樂
人間受樂今者便可上昇天宮我捨天位及

五欲具悉持與汝菩薩答言汝於先世修少
施因今故得為自在天三此福有期要還下
生沉溺三塗出濟甚難此為罪因非我所須
魔語菩薩我之果報是汝所知汝之果報誰
復知者菩薩答言我之果報唯此地知說此
語已于時大地六種震動於是地神持七寶
餅滿中蓮華從地踊出而語魔言菩薩昔以
頭目髓腦以施於人所出之血浸潤大地國
城妻子象馬珍寶而用布施不可稱計為求
無上正真之道以是之故汝今不應惱亂菩

薩魔聞是已心生怖懼身毛皆豎時彼地神
禮菩薩足以華供養忽然不現

雜寶藏經云昔如來在菩提樹下惡魔波旬
將八十億衆欲來壞佛至如來所而作是言
瞿曇汝獨一身何能坐此急可起去若不去

書三

廿三

者我捉汝脚擲著海水佛言我觀世間無能
擲我者海水者汝於前世但曾作一寺受一
日八戒施辟支佛一鉢之食故生六天為大
魔王而我乃於三阿僧祇劫廣修功德初阿
僧祇劫我曾供養無量諸佛第二第三阿僧

祇劫亦復如是供養聲聞緣覺之人不可計數一切大地無有針許非我身骨魔言瞿曇汝道我昔一日持戒施辟支佛食信有真實我亦自知汝亦知我汝自道者誰爲證知佛以手指地言此地證我作是證時一切大地六種震動地神即從金剛際出合掌白佛言我爲作證有此地來我恒在中世尊所說真實不虛佛語波旬汝今先能動此燥餅然後可能擲我海水爾時波旬及八十億衆不能令動魔王軍衆顛倒自墮破壞星散爾時魔

王即自思惟我以強弓利箭并及三女兼以方便和言誘之不能壞亂此瞿曇心今當更設諸種方便廣集軍衆以力迫脅作是念時其諸軍衆忽然來至充滿虛空形貌各異或執戟操劍頭戴大樹手執金杵種種戰具皆悉備足或猪魚驢馬師子龍頭熊羆虎兕及諸獸頭或一身多頭或面各一目或衆多目或大腹長身或羸瘦無腹或長脚大膝或大脚肥腩或長牙利爪或頭在胷前或兩足多身或大面傍面或色如灰土或身放煙燄或

象身擔山或被髮裸形或復面色半赤半白
或唇垂至地或上褰覆面或身著虎皮或師
子蛇皮或蛇徧纏身或頭上火然或瞋目努
臂或傍行跳擲或空中宛轉或馳步吼嚇有
如是等諸惡類形不可稱數圍繞菩薩或復
有欲裂菩薩身第三或四方煙起炎燄十四衝天或狂
音奮發震動山谷風火煙塵暗無所見四大
海水一時涌沸護法人諸龍鬼等悉忿魔
衆瞋恚增盛毛孔血流淨居天衆見此惡魔
惱亂菩薩以慈悲心而愍傷之於是來下側

塞虛空見魔軍衆無量無邊圍繞菩薩發大
惡聲震動天地菩薩心定顏無異相猶如師
子處於鹿羣皆悉歎言嗚呼奇哉未曾有也
菩薩決定當成正覺是諸魔衆互相摧切各
盡威力摧破菩薩或角目切齒或橫飛亂擲
菩薩觀之如童子戲魔益忿怒更增戰力菩
薩以慈悲力故令抱石者不能勝舉其勝舉
者不能得下飛刀舞劍停於空中電雷雨火
成五色華惡龍吐毒變成香風諸惡類形欲
毀菩薩不能得動魔有姊妹一名彌伽二名

迦利各各以手執骸體器在菩薩前作諸異
狀惱亂菩薩是諸魔衆種種醜身欲怖菩薩
終不能動菩薩一毛魔益憂愁空中有神名
曰負多隱身而言我於今者見牟尼尊心意
泰然無恐怖想是諸魔衆起於毒心於無怨
處而橫生念是癡惡魔徒自疲勞永無所得
今日宜應捨恚害心汝口乃可吹須彌山令
其崩倒火可令冷水可令熱地性堅強可令
柔軟汝不能壞菩薩歷劫修習善果正思惟
之精勤方便淨智慧光此四功德無能斷截

書三

十五

爲作留難不成正覺如千日照必能除暗鑽
未得火穿地得水精勤方便無求不得世間
衆生沒於三毒無有救者菩薩慈悲求智慧
藥爲世除患汝今云何而惱亂之世間衆生
疑惑無智悉著邪見今設法眼修習正路欲
導衆生汝今云何惱亂導師是則不可譬如
在於曠野之中而欲欺誑商人導師衆生墮
大黑暗之中茫然不知所止住處菩薩爲然
大智慧燈汝今云何欲吹令滅衆生今者沒
生死海菩薩爲修智慧寶船汝今云何欲令

沉溺忍辱為芽堅固為根無上大法以為大
果汝今云何而欲攻伐貪恚癡鎖縛諸衆生
菩薩苦行欲為解之今日決定於此樹下結
跏趺坐成無上道此地乃是過去諸佛金剛
之座餘方悉轉斯處不動堪受妙定非汝所
推汝今宜應生欣慶心息憍慢意修知識想
而奉事之是時魔王聞空中聲又見菩薩恬
然不異魔心慚愧捨離憍慢即便復道還歸
本宮羣魔憂感悉皆崩散情意沮悴無復威
力諸鬪戰具縱橫林野當於惡魔退散之時

菩薩心淨湛然不動天無煙霧風不搖條落
日停光倍更明盛澄月映徹衆星燦朗幽隱
暗冥無復障礙虛空諸天雨妙華香作衆妓
樂供養菩薩瑞應本起云魔王益忿更召諸
鬼神王合一億八千萬衆皆使變為師子熊
羆兕虎象龍牛馬犬豕猴猿之形不可稱言
蟲頭人軀虻蛇之身龜龜之首而有六目或
一頭而多頭齒牙爪距擔山吐火雷電四繞
攬持戈矛菩薩慈心不驚不怖一毛不動光
顏益好鬼兵不能得近魔王自前與佛相難

詰其辭曰

比丘何求坐樹下
樂於林藪毒獸間
雲起可畏窈冥冥
天魔圍繞不以驚

菩薩答曰

古正真道佛所行
恬快為上除不明
其成寂勝法滿藏
吾求斯坐快魔王

魔王曰

汝當作王轉金輪
七寶自至典四方
所受五欲寂無比
斯處無道起入宮

菩薩曰

吾觀欲盛吞火銅
棄國如唾無所貪
得王亦有老死憂
去此無利勿妄談

魔王曰

何安坐林而大語
委國財位守空閑
不見我興四部兵
象馬步兵億八千
以現猿猴師子面
虎兇毒蛇豕鬼形
皆持刀劍獲戈矛
超躍哮呼滿空中

菩薩曰

設有億姪神武備
為魔如汝來會此
矢刃火攻如風雨
不先得佛終不起

魔有本願令我退
今汝福地何如佛
吾亦自誓不虛還
於是可知誰得勝

魔王曰

吾曾終身快布施
比丘知我宿福行
故典六天為魔王
自稱無量誰為證

菩薩曰

昔吾行願從定先
怒畏想盡故斯坐
我所奉事諸佛多
仁戒積德厚於地
受劫為佛釋迦文
意定必解壞汝軍
財寶衣食常施人
是以脫想無患難

菩薩即以智慧力
應時普地轉大動
魔王敗績悵失利
其子又曉心乃寤
吾已不復用兵器
世有兵器動人心
若調象馬雖已調
若得寂調如佛性
姦天見佛擒魔衆
諸天歡喜奉華臻
伸手按地是知我
魔與官屬顛倒墮
昏迷却踞前畫地
即時自歸前悔過
等行慈心却魔怨
而我已等汝衆生
然後故態會復生
以如佛調無不仁
忍調無想怨自降
非法王壞法王勝

永樂北藏

釋迦譜

第一三三册

釋迦譜卷第四

書四

蕭齊釋僧祐撰

釋迦降生釋種成佛緣譜第四之四

出因果經

爾時菩薩以慈心力於二月七日夜降伏魔已放大光明即便入定思惟真諦於諸法中禪定自在悉知過去所造善惡從此生彼父母眷屬貧富貴賤壽命長短及名姓字皆悉明了即於衆生起大悲心而自念言一切衆生無救濟者輪迴五道不知出津皆悉虛偽無有真實而於其中橫生苦樂作是思惟至

中夜盡瑞應本起云是日初夜得一術闇自知宿命無數劫已來精神所更展轉受身不可計數皆識知之至二夜時得二術闇悉知衆生心中所念善惡殃福生死所趣至三夜時得三術闇漏盡結解自知本昔久所習行四神足念精進定欲定意定戒定變化法所欲如意不復用思身能飛行能分一身作百作千至億萬無數復合爲一能徹入地石壁皆過從一方現俯沒仰出譬如水波能中出水履水行虛身不陷墜坐卧空中如飛鳥翔

立能及天手捫日月涌身平立至梵自在眼
能徹視耳能洞聽意預知諸天人龍鬼神蛟
行蠕動之類身行口意言心所欲念悉見聞
知諸有貪婬無貪婬者有瞋恚無瞋恚者有
愚癡無愚癡者有愛欲無愛欲者有大志行
無大志行者有內外行無內外行者有念善
不念善者有一心無一心者有解脫意無解
脫意者一切悉知菩薩觀天上人中地獄畜
生鬼神五道先世父母兄弟妻子中外姓字
一一分別一世十世百千億萬無數世事至

于之天地一劫崩壞空荒之時一劫始成人
物興時能知十劫百劫至于千萬億無數劫
中內外姓字衣食苦樂壽命長短死此生彼
展轉所趣從上頭始諸所更身生長老終形
色好醜賢愚苦樂一切三界皆分別知見人
鬼神各自隨行生五道中或墮地獄或墮畜
生或作鬼神或生天上或入人形有生豪貴
富樂家者有生卑鄙貧賤家者知衆生惑五
陰自蔽一色像二痛癢三思想四行作五鬼
識皆習五欲眼貪色耳貪聲鼻貪香舌貪味

身貪細滑爲愛欲所牽惑於財色思望安樂
從是生諸惡本從惡致苦能斷愛習不隨姪
心大如毛髮受行八道則終苦滅譬如無薪
亦復無火是謂無爲度世之道菩薩自知已
棄惡本無姪怒癡生死已除根種悉斷無餘
栽藥所作已成智慧已了明星出時霍然大
悟得無上正真之道爲寂正覺得佛十八法
有十神力四無所畏

爾時菩薩既至中夜即得天眼觀察世間皆
悉徹見如明鏡中自觀面像見諸衆生種類

無量死此生彼隨行善惡受苦樂報見地獄
中考治衆生或洋銅灌口或抱銅柱或卧鐵
牀或以鐵鏟而煎煮之或以火上而加弗爇
或爲虎狼鷹犬所食或有避火依於樹下樹
葉墮落皆成刀劔割截其身或以斧鋸解剥
肢體或擲熱沸灰河之中或復擲熱糞屎坑
中受如是等種種諸苦以業報故命終不死
菩薩既見如此事已而心思惟此等衆生本
造惡業爲世樂故而今得果極爲大苦若人
有見如此惡報無復更應作不善想爾時善

薩復觀畜生隨種種行受雜醜形或復有爲
骨肉筋角皮牙毛羽而受殺者或復爲人負
荷重擔飢渴乏極人無知者或穿其鼻或鉤
其首常以身肉而供於人還與其類更相食
噉受於如是種種之苦菩薩既見生大悲心
即自思惟斯等衆生恒以身力而供於人又
加楚撻飢渴之苦皆是本修惡行果報爾時
菩薩次觀餓鬼見其恒居黑暗之中未曾暫
覩日月之光還是其類亦不相見受形長大
腹如大山咽喉若針口中恒有大大熾然常

爲飢渴之所煎迫千億萬歲不聞食聲設值
天雨灑其上者變成火珠或時過臨江海河
池水即化爲熱銅焦炭動身舉步聲如人牽
五百乘車肢體節節皆悉火然菩薩既見受
如是等種種諸苦起大悲心而自思惟斯等
皆爲本造慳貪積財不施故令今者受斯罪
報若人見彼受此苦痛宜應惠施勿生憐惜
設使無財亦應割肉以用布施
爾時菩薩次復觀人見從中陰始欲入胎父
母和合以顛倒想起於愛心即以不淨而爲

已身既處胎已在於生熟二藏之間熏炙身體如地獄苦至滿十月然後方生初生之時而爲外人之所抱執麤澀苦痛如被刀劔如是不久復歸老死更爲嬰兒輪轉五道不能自悟菩薩見已起大悲心而自思惟衆生皆有如斯之患云何於中耽著五欲橫計爲樂而不能斷顛倒根本爾時菩薩次觀諸天見彼天子其身清淨不受塵垢如真瑠璃有大光明而目不瞬或有居在須彌山頂或復居在須彌四領或復居

在虛空之中心常歡悅無不適事奏天美樂以自娛樂不識晝夜四方諸趣無不絕妙視東耽著彌歲忘轉瞻西流酒經年不迴乃至南北皆亦如是飲食衣服應念即至雖有如此適意之事猶爲欲火之所煎焦又見彼天福盡之時五死相現一者頭上華萎二者眼瞬三者身上光滅四者腋下汗出五者自然離於本座其諸眷屬見天子身五死相現心生戀慕天子亦復自見已身有五死相又見眷屬戀慕於已當爾之時生大苦惱菩薩既

見彼諸天子有如此事起大悲心而自思惟
此諸天子本修少善得受天樂果報將盡生
大苦惱既命終已捨彼天身或有墜於三惡
道中本造善行為求樂報而今所得少樂多
苦譬如飢人噉雜毒食初雖為美終成大患
云何智者貪樂此也色無色界諸天見壽命^五
長便謂常樂既見變壞生大苦惱即起邪見
謂無因果以此事故輪迴三塗備受諸苦菩
薩以天眼力觀察五道起大悲心而自思惟
三界之中無有一樂如是思惟至中夜盡爾

時菩薩至第三夜觀衆生性以何因緣而有
老死即知老死以生為本若離於生則無老
死又復此生不從天生不從自生非無緣生
從因緣生因於欲有色有無色有業生又觀
三有業從何而生即知三有業從四取生又
觀四取從何而生即知四取從愛而生又復
觀愛從何而生即便知愛從受而生又復觀
受從何而生即便知受從觸而生又復觀觸
從何而生即便知觸從六入生又觀六入從
何而生即知六入從名色生又觀名色從何

而生即知名色從識而生又復觀識從何而生即便知識從行而生又復觀行從何而生即便知行從無明生若滅無明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如是逆順觀十二因緣第三夜分破於無明明相出時得智慧光斷於習障成一切種智爾時如來心自思惟八正聖道是三世諸佛之所履行趣般涅槃路我今

已踐智慧通達無所罣礙于時大地十八相動遊霞飛塵皆悉澄淨天鼓自然而發妙聲香風徐起柔輭清涼雜色瑞雲降甘露雨園林華果榮不待時又雨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曼殊沙華摩訶曼殊沙華金華銀華瑠璃等華七寶蓮華繞菩提樹滿三十六踰闍音四那是時諸天作天妓樂散華燒香歌唄讚歎執天寶蓋及以幢幡充塞虛空供養如來龍神八部所設供養亦復如是當爾之時一切衆生皆悉慈愛無瞋害想歡喜踊躍如見聖

跡無怖畏情其心調柔離憍慢意亦無怪嫉
諂誑之心五淨居天離喜樂根亦皆歡悅不
能自勝地獄苦痛暫得休息生大歡喜一切
畜生相食噉者無復惡心餓鬼飽滿無飢渴
想世界之中幽暝之處日月威光所不能照
而皆大明其中衆生悉得相見各作是言此
中云何忽有衆生大聖法王出興於世以大
法先破非法暗故令一切皆悉明朗甘蔗先
王棄國學道得五通仙又行十善得生天者
皆乘神通到菩提樹在虛空中歡喜合掌而

讚歎言於我甘蔗種族之中能斷諸漏成一
切智為世間眼甚為奇特一切人天莫不歡
喜踊躍無量唯有魔王心猶憂愁
爾時如來於七日中一心思惟觀於樹王而
自念言我在此處盡一切漏所作已竟本願
成滿我所得法甚深難解唯佛與佛乃能知
之一切衆生於五濁世為貪欲瞋恚愚癡邪
見憍慢諂曲之所覆障薄福鈍根無有智慧
云何能解我所得法今我若為轉法輪者彼
必迷惑不能信受而生誹謗當墮惡道受諸

苦痛我寧默然入般涅槃爾時如來以偈頌

曰

聖道甚難登 智慧果難得 我於此難中

皆悉已能辦 我所得智慧 微妙寂第一

衆生諸根鈍 著樂癡所盲 順於生死流

不能返其源 如斯之等類 云何而可度

爾時如來作是念已大梵天王見於如來聖

果已成默然而住不轉法輪心懷憂惱即自

念言世尊昔於無量億劫爲衆生故久在生

死捨國城妻子頭目髓腦備受衆苦始於今

者所願滿足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云何
默然而不說法衆生長夜沉沒生死我今當
往請轉法輪作是念已即發天宮猶如壯士
屈伸臂頃至如來所頭面禮足繞百千匝却
住一面胡跪合掌而白佛言世尊往昔爲衆
生故久住生死捨身頭目以用布施備受諸
苦廣修德本始於今者成無上道云何默然
而不說法衆生長夜沒溺生死墮無明暗出
斯甚難然有衆生過去世時親近善友植諸
德本堪任聞法受於聖道唯願世尊爲斯等

故以大悲力轉妙法輪釋提桓因乃至他化自在天亦復如是勸請如來為諸衆生轉大法輪

爾時世尊答大梵王及釋提桓因等言我亦欲為一切衆生轉於法輪但所得法微妙甚深難解難知諸衆生等不能信受生誹謗心墮於地獄我今為此故默然耳時梵天王等乃至三請爾時如來至滿七日默然受之梵天王等知佛受請頭面禮足各還所住賢愚經云佛在摩竭國善勝道場初始得佛

念諸衆生迷網邪倒難可教化若我住世於事無益不如遷逝無餘涅槃爾時梵天知佛所念即從天下前詣佛所頭面禮足長跪合掌勸請世尊轉於法輪佛答梵天衆生之類塵垢所蔽樂著世樂無有慧心若我住世唐勞其功如吾所念唯滅為快爾時梵天復更傾側而白佛言世尊今日法海已滿法幢已立潤濟開導今正是時又諸衆生應可度者亦甚衆多云何世尊欲入涅槃使此萌類永失覆護世尊先昔無數劫時恒為衆生來集

法樂乃至一偈以身妻子而用募求云何不
念便欲孤棄過去久遠於閻浮提作大國王
號脩樓婆領此世界八萬四千諸小國邑六
萬山川八十億聚落王有二萬夫人一萬大
臣時妙色王德力無比覆育民物豐樂無極
王心念曰如我今者唯以財寶資給一切無
有道教而安立之此是我咎何其苦哉今當
推求堅實法財普令得服即時宣令閻浮提
內誰能有法與我說者恣其所得不敢違逆
募出周徧無有應者時王憂愁酸切懇惻毗

沙門王見其如是欲往試之轉自變身化作
夜叉色貌青黑眼赤如血狗牙上出頭髮悉
豎火從口出來詣宮門口自宣言誰欲聞法
我當為說王聞是語喜不自勝躬自出迎前
為作禮敷施高座請令就坐即集羣僚前後
圍繞欲得聽聞爾時夜叉復告王曰學法事
難云何直爾欲得聞知王又手曰一切所須
不敢有逆夜叉報曰若以大王可愛妻子與
我食者乃可與法爾時大王以所愛夫人及
兒中勝者供養夜叉夜叉得已於高座上衆

會之中取而食之爾時諸王百官羣臣見王如是啼哭懊惱宛轉在地勸請大王令捨此事王為法故心堅不迴時夜叉鬼食妻子盡為說一偈

一切行無常 生者皆有苦 五陰空無相

無有我我所

說是偈已王大歡喜心無悔恨大如毛髮即使盡寫遣使頒示闕浮提內咸使誦習世尊往昔為於衆生不顧身命乃至如是今者世尊法海已滿法幢已立法鼓已建法炬已照

潤益成立今正得時云何欲捨一切衆生入於涅槃而不說法爾時梵王於如來前合掌讚歎說於如來先身求法為於衆生凡有千首世尊爾時受梵王請即便往詣波羅柰國鹿野苑中轉于法輪三寶因是乃現於世時諸天人諸龍鬼神八部之衆聞說是已莫不歡喜普曜經云如來具足成正覺已移坐石室自念本願欲度衆生思惟生死世間道術九十六種各信所事孰知其惑天地無常皆悉大苦誰能信者意欲默然不為說法便入

定意時天帝釋知佛不欲說法悲念三界即將般遮下到石室鼓琴歌佛本願請說不死之法佛隨俗心是法甚深非心所思非言可暢即說偈言

深奧恬怕 明耀無垢 吾以遂是 甘露無爲
今我說之 衆人不解 如吾今日 不如默然
除去言辭 無思無得 如是自然 猶如虛空
時識伽梵王與六萬八千梵來到佛所白佛
言天地無祐今欲毀壞佛不說法衆苦沉滯
沒於三界願轉法輪悉救衆生佛默可之時

有樹神名曰法明又名法樂又名法意又名持法白佛言世尊當於何處而轉法輪佛言在波羅奈仙人住處鹿苑之中人民雖少我宿命時在中建立法祠六萬億載在中供養六萬億諸佛諸仙人等遊居其中十四以佛道眼十一晉觀世間今當爲誰第一說法何人易化姪怒癡薄鬱曇藍弗三垢十四薄身故已來已經七日第二學仙今日壽終佛復念言昔父王遣五人俱侍衛我經歷勤苦我今寧可爲其先說

爾時世尊從樹下起尋時舉聲告於三千大千世界皆使知之至波羅柰詣五人所於是五人遙見佛來轉相謂言沙門瞿曇迷失無定所志不獲假使來者慎莫為起亦勿迎逆彼時五人遙見佛到不能堪任不安所坐即起歸敬

爾時地神揚聲告已即為立座頌宣廣說十二因緣拘隣者知木際也佛法聖衆即成三寶名暢天下音徹梵天俱隣五人六十億天八十億色界天八萬世人得法眼淨

爾時世尊受梵王等請已又於七日而以佛眼觀諸衆生上中下根及諸煩惱亦下中上滿二七日爾時世尊又復思惟我今當開甘露法門誰應在先而得聞者阿羅邏仙空中慧易悟又先發願道成度我作是念時即便有言阿羅邏仙人昨夜命終爾時世尊即便答彼空中聲言我亦知其昨夜命終又自思惟迦蘭仙人利根明了亦應先聞空中又言迦蘭仙人昨夜命終爾時世尊即以答言我亦知其昨夜命終

爾時世尊又自思惟彼王師大臣所遣僑陳如等五人瞻視我者皆悉聰明又過去世於我發願應先聞法我今宜當為此五人先開法門又自思惟古昔諸佛轉法輪處皆悉在於波羅奈國鹿野苑中仙人住處又此五人所止住處亦在於彼我今應往至其住處轉大法輪思惟是已即從座起詣波羅奈國爾時有五百商人二人為主一名跋陀羅斯那二名跋陀羅梨行過曠野時有天神而語之言有如來應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

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興於世寂上福田汝今宜應寂前證供時彼商人聞天語已即答之曰善哉如告又問天言世尊今者為在何許天又報言世尊不久當來至此於是如來與無量諸天前後導從到多誚娑跋利村時彼村人既見如來威相莊嚴又見諸天前後圍繞倍生歡喜即以蜜麩而奉上佛爾時世尊心自思惟過去諸佛用鉢多羅而以盛食時四天王知佛心念各持一鉢來至佛所而以奉上於是世尊而自念言我今

若受一王鉢者餘王必當生於恨心即便普
受四王之鉢累置掌上按令成一使四際相
現爾時世尊即便呪願今所布施欲令食者
得充氣力當令施者得色得力得瞻得喜安
快無病終保年壽諸善鬼神恒隨守護開示
道地得利諧偶吉無不利日月五星二十八
宿天神鬼王常隨護助四大天王賞別善人
飯食布施斷三毒根將來當獲三堅法報聰
明智慧篤信佛法在在所生正見不昧現世
之中父母妻子親戚眷屬皆悉熾盛無諸災

怪不吉祥事門族之中若有命過墮惡道者
當令以今所施之福還生人天不起邪見增
進功德常得奉近諸佛如來得聞妙說見諦
得證所願具足爾時世尊呪願訖已即便受
食食既畢竟澡漱洗鉢即授商人三歸一歸
依佛二歸依法三歸依當來僧授三歸竟因
與之別瑞應本起云佛定意七日不動不搖
樹神念佛新得道快坐已七日未有獻食者
我當求人令獻佛食時有五百賈人從山一
面過車牛皆躓礙不行中有兩大人一名提

謂二名波利怖還與衆人俱詣樹神請福神
現光像言今世有佛在此優留國界尼連禪
水邊未有獻食者汝曹幸先能有善意必獲
大福賈人聞佛名皆喜言佛必獨大尊天神
所敬非凡品也即和麩密俱詣樹下稽首上
佛佛念先古諸佛哀受人施法皆持鉢不宜
如餘道人手受食也四天王即遙知佛當用
鉢如人屈伸臂頃俱到頰那山上如意所念
石中自然出四鉢香潔無穢四天王各取一
鉢還共上佛願哀賈人令得大福方有鐵鉢

後弟子當用食佛念取一鉢不快餘王意便
悉受四鉢累置左手中右手按之合成一鉢
令四際現而便前行威儀詳序步若鵝王路
逢外道名優波伽既見如來相好莊嚴諸根
寂定歎爲奇特即說偈言

世間諸衆生 善四 皆爲三毒縛 十 諸根又輕躁
馳蕩於外境 而今見仁者 諸根極寂靜
必到解脫地 決定無有疑 仁者所學師
其姓字何等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我今已超出	一切衆生表	微妙深遠法
我今已具足	三毒五欲境	永斷無餘習
如蓮華在水	不滌濁水泥	自悟八正道
無師無等侶	如清淨智慧	降伏大力魔
今得成正覺	堪爲天人師	身口意滿足
故號爲牟尼	欲趣波羅奈	轉甘露法輪
是天人魔梵	所可不能轉	

爾時優波伽聞此偈言心生歡喜歎未曾有
合掌恭敬圍繞而去迴顧瞻矚不見乃去爾
時世尊即復前行次到阿闍婆羅水側日暮

止宿而便入定當於爾時七日風雨時彼水
中有大龍王名曰真隣陀見佛入定即以其
身圍繞七匝滿七日已時彼龍王化爲人形
頭面禮足而白佛言世尊在此七日之中不
至乃甚惠風雨也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諸天及世人十四 所歡五欲樂 比我禪定樂十五
不可爲譬類

時彼龍王聞佛此偈歡喜踊躍頭面禮足還
歸所止瑞應本起云起到文隣盲龍無提水
邊坐定七日不喘不息光照水中龍目得開

即識如來如前三佛光明目輒得視龍王歡
 喜沐浴名香梅檀蘇合出水見佛相好光影
 如樹有華前繞佛七下身離佛園四十里龍
 有七頭羅覆佛上欲以障蔽蚊虻寒暑時雨
 七日龍一心不飢不渴七日雨止佛從定寤
 龍化作年少道人著好服飾稽首問佛佛得
 無寒得無熱無為蚊蚋所繞近耶佛時答言
 久得在屏處 思道其福快 昔所願欲聞
 今已悉知快 不為彼所繞 能安衆生快
 度世三毒滅 得佛泥洹快 生世得覩佛

聞受經法快 得與辟支佛 真人會亦快
 不與愚從事 得離惡人快 有黠別真偽
 知信正道快
 佛告龍王汝當復自歸於佛自歸於法自歸
 於比丘僧即受三自歸諸畜生中是龍為先
 見佛
 爾時世尊即復前往波羅奈國至憍陳如摩
 訶那摩跋波阿捨婆闍跋陀羅闍所止住處
 時彼五人遙見佛來共相謂言沙門瞿曇棄
 捨苦行而還退受飲食之樂無復道心今既

來此我等不須起迎之也亦勿作禮敬問所
須為敷坐處若欲坐者自隨其意作此語竟
而各默然爾時世尊既來至已五人不覺各
從座起禮拜奉迎互為執事或復有為持衣
鉢者或有取水供盥漱者或復有為灑洗脚
者各違本誓十六猶故稱佛以為瞿曇爾時世尊
語憍陳如言汝等共約見我不起今者何故
違先所誓而即驚起為我執事時彼五人聞
佛此言深生慚愧即前白言瞿曇行道得無
疲倦爾時世尊語五人言汝等云何於無上

尊而以高情稱喚姓也我心如空於諸毀譽
無所分別但汝憍慢自招惡報譬如子稱
父母名於世儀中猶尚不可況我今是一切
父母時彼五人又聞此語倍生慚愧而白佛
言我等愚癡無有慧識不知今者已成正覺
所以者何往見如來日食麻米苦行六年而
今還受飲食之樂我以是故謂不得道爾時
世尊語憍陳如言汝等莫以小智輕量我道
成與不成何以故形在苦者心則惱亂身在
樂者情則樂著是以苦樂兩非道因譬如鑽

火澆之以水則必無有破暗之照鑽智慧火亦復如有苦樂水慧光不生以不生故不能滅於生死黑障今者若能棄捨苦樂行於中道心則寂定堪能修彼八正聖道離於生老病死之患我已隨順中道之行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彼五人既聞如來如此之言心大歡喜踊躍無量瞻仰尊顏目不暫捨爾時世尊觀五人根堪任受道而語之言憍陳如汝等當觀五盛陰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所求不得苦失榮

樂苦憍陳如有形無形無足一足二足四足多足一切衆生無不悉有如此苦者譬如以灰覆於火上若遇乾草還復燒然如是諸苦由我爲本若有衆生起微我想還復更受如此之苦貪欲瞋恚及以愚癡皆悉緣我根本而生又此三毒是諸苦因猶如種子能生於芽衆生以是輪迴三有若滅我想及貪瞋癡諸苦亦皆從此而斷莫不悉由彼八正道如人以水澆於盛火一切衆生不知諸苦之根本者皆悉輪迴在於生死憍陳如苦應知集

當斷滅應證道當修憍陳如我已知苦已斷
集已證滅已修道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是故汝今應當知苦斷集證滅修道若人
不知四聖諦者當知是人不得解脫四聖諦
者是真是實苦實是苦集實是集滅實是滅
道實是道憍陳如汝等解未憍陳如言解已
世尊知己世尊以於四諦得解知故故名阿
若憍陳如當三轉四諦十二行法輪時阿若
憍陳如於諸法中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時虛
空中八萬那由他諸天亦離塵垢得法眼淨

爾時地神見於如來在其境界而轉法輪心
大歡喜高聲唱言如來於此轉妙法輪虛空
天神既聞此言又生踊躍展轉唱聲乃至阿
迦膩吒天諸天聞已欣悅無量高聲唱言如
來今日於波羅奈國鹿野苑中仙人住處轉
大法輪一切世間喜曰天人魔梵沙門婆羅門所
不能轉爾時大地十八相動天龍八部於虛
空中作衆妓樂天鼓自鳴燒衆名香散諸妙
華寶幢幡蓋歌唄讚歎世界之中自然大明
阿若憍陳如於弟子中以始悟故為第一第

子時彼摩訶那摩等四人聞佛轉法輪已阿若憍陳如獨悟道跡心自念言世尊若更爲我說法我等亦當復得悟道作此念已瞻仰尊顏目不暫捨爾時世尊知四人念即便重爲廣說四諦于時四人於諸法中亦離塵垢得法眼淨時彼五人見道跡已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我等五人已見道跡已證道跡我等今者欲於佛法出家修道唯願世尊慈愍聽許於時世尊喚彼五人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爾時世尊問彼五

人汝等比丘知色受想行識爲是常爲無常也爲是苦爲非苦也爲是空爲非空也爲有我爲無我也時五比丘聞佛說是五陰法已漏盡意解成阿羅漢果即便答言世尊色受想行識實是無常苦空無我於是世間始有六阿羅漢佛阿羅漢書四是爲佛寶四諦法輪是爲法寶五阿羅漢是爲僧寶如是世間三寶具足爲諸天人第一福田爾時有長者子名曰耶舍聰明利根極大巨富閻浮提中最高第一服天冠瓔珞著無價

寶屐其於中夜與諸妓女相娛樂已各還寢
息忽從眠覺見諸妓女或有伏卧或有仰眠
頭髮擊亂涎唾流出樂器服玩顛倒縱橫既
見是已生厭離心而自念言我今在此災怪
之內於不淨中妄生淨想作是念時以天力
故空中光明門自然開尋光而去趣鹿野苑
路由恒河高聲唱言苦哉苦哉佛言耶舍汝
便可來我今此有離苦之法耶舍聞已所著
寶屐價直閻浮提即便脫之度於恒河往詣
佛所見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顏容持持威德

具足心大歡喜踊躍無量五體投地頂禮佛
足唯願世尊救濟於我佛言善哉善哉善男
子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如來即便隨順其機
而為說法耶舍色受想行識無常苦空無我
汝知之不是時耶舍聞說此語即於諸法速
塵離垢得法眼淨於是如來重說四諦漏盡
意解心得自在成阿羅漢果即答佛言世尊
色受想行識實是無常苦空無我爾時如來
猶見耶舍著嚴身具即說偈言
雖復處居家 服寶嚴身具 善攝諸情根

厭離於五欲 若能如此者 是為真出家
身雖在曠野 服食於麤澀 意猶貪五欲
是為非出家 一切造善惡 皆從心想生
是故真出家 皆以心為本
爾時耶舍既見如來說此偈已心自念言世
尊所以說此偈者正當以我猶著七寶我今
宜應脫如此服即便禮足而白佛言唯願世
尊聽我出家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
著身即成沙門爾時耶舍父既至天曉求覓
耶舍不知所在心大懊惱悲號涕泣緣路推

尋到恒河側見其子履心自思惟我子正當
從此道去即尋其跡至於佛所爾時世尊知
其為子故來至此若使即得見耶舍者必生
大苦或能命終便以神力隱耶舍身其父即
便前到佛所頭面禮足退坐一面於是如來
即隨其根而為說法善男子色受想行識無
常苦空無我汝知之不時耶舍父聞說此言
即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而答佛言世
尊色受想行識實是無常苦空無我爾時如
來既已知其見於道跡恩愛漸薄而問之言

汝何因緣而來至此其即答言我有一子名
曰耶舍昨夜之中忽失所在今且推求見其
寶屐在恒河側追尋之跡故來至此爾時世
尊攝其神力其父即便得見耶舍心大歡喜
語耶舍言善哉善哉汝為此事真實快也既
能自度又能度他汝今在此故令我來得見
道跡即於佛前受三自歸於是閻浮提中唯
此長者為優婆塞初獲得供養三寶爾時
又有耶舍朋類五十長者子聞佛出世又聞
耶舍於佛法中出家修道各自念言世間今

者有無上尊長者子耶舍聰慧辯了才藝兼
人乃能捨其豪族棄五欲樂毀形守志而為
沙門我等今者復何顧戀不出家也作是念
已共詣佛所未至之間遙見如來相好殊特
光明赫弈心大歡喜舉體清涼敬情轉至即
前佛所合掌圍繞頭面禮足諸長者子宿植
德本聰達易悟如來即便隨其所應而為說
法善男子色受想行識無常苦空無我汝知
之不說此語已諸長者子於諸法中遠塵離
垢得法眼淨即答佛言世尊色受想行識實

是無常苦空無我唯願世尊聽我出家佛言
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爾
時世尊又爲廣說四諦時五十比丘漏盡意
解得阿羅漢果爾時始有五十六阿羅漢是
時如來告諸比丘汝等所作已辦堪爲世間
作上福田宜各遊方教化以慈悲心度諸衆
生我今亦當獨往摩竭提國王舍城中度諸
人民諸比丘言善哉世尊爾時比丘頭面禮
足各持衣鉢辭別而去
爾時世尊即便思惟我今應度何等衆生而

能廣利一切人天唯有優樓頻螺迦葉兄弟
三人在摩竭提國學於仙道國王臣民皆悉
歸信又其聰明利根易悟然其我慢亦難摧
伏我今當往而度脫之思惟是已即發波羅
柰趣摩竭提國日將昏暮往優樓頻螺迦葉
住處于時迦葉忽見如來相好莊嚴心大歡
喜而作是言年少沙門從何而來佛即答言
我從波羅柰國當詣摩竭提日既晚暮欲寄
一宿迦葉又言寄宿止者甚不相違但諸房
舍悉弟子住唯有石室極爲潔淨我事火具

皆在其中此寂靜處可得相容然有惡龍居
在其內恐相害耳佛又答言雖有惡龍但以
見借迦葉又言其性兇暴必當相害非是有
惜佛又答言但以見借必無辱也迦葉又言
若能住者便自隨意佛言善哉即於其夕而
入石室結加趺坐而入三昧爾時惡龍毒心
轉盛舉體烟出世尊即入火光三昧龍見是
已久欲衝天焚燒石室迦葉弟子先見此火
而還白師彼年少沙門聰明端嚴今為龍火
之所燒害迦葉驚起見彼龍火心懷悲傷即

勅弟子以水澆之水不能滅火更熾盛石室
融盡爾時世尊身心不動容顏怡然降彼惡
龍使無復毒授三歸依置於鉢中至天明已
迦葉師徒俱往佛所年少沙門龍火猛烈將
無為此之所傷也沙門借室我昨所以不相
與者正為此耳佛言我內清淨終不為彼外
災所害彼毒龍者今在鉢中即便舉鉢以示
迦葉迦葉師徒見於沙門處火不燒降伏惡
龍置於鉢中歎未曾有語弟子言年少沙門
雖復神通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爾時世尊語迦葉言我今方欲停止此處迦葉答言善哉隨意是時如來於第二夜坐一樹下時四天王夜來佛所而共聽法各放光明照踰日月迦葉夜起遙見天光在如來側語弟子言年少沙門亦事於火至明日曉往詣佛所問言沙門汝事火也佛言不也有四天王夜來聽法是其光耳於是迦葉語弟子言年少沙門有大神德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至第三夜釋提桓因來下聽法放大光明如日初昇迦葉弟子遙見天光在如來側而白

師言年少沙門定事火也至於明旦往詣佛所問沙門言汝定事火佛言不也釋提桓因來下聽法是其光耳于時迦葉語弟子言年少沙門神德雖盛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至第四夜大梵天王來下聽法放大光明如日正中迦葉夜起見有光明在如來側沙門必定事於火也明日問佛汝定事火佛言不也大梵天王夜來聽法是其光耳於是迦葉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爾時迦葉五百弟子各事三火於晨朝時

俱欲然火不肯然皆向迦葉具說此事迦
葉聞已心自思惟此必當是沙門所為即與
弟子來至佛所而白佛言我諸弟子各事三
火旦欲然之而火不然佛即答言汝可還去
火自當然迦葉便還見火已然心自念言年
少沙門雖復神妙書四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諸弟
子衆供養火畢而欲滅之不能令滅即向迦
葉具說此事迦葉聞已心自思惟此亦當是
沙門所為即與弟子來至佛所而白佛言我
諸弟子朝欲滅火而火不滅佛即答言汝可

還去火自當滅迦葉便歸見火已滅心自念
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爾時迦葉自事三火晨朝欲然火不肯然即
自思惟此必復是沙門所為即往佛所而白
佛言我朝然火而不肯然佛即答言汝可還
去火自當然迦葉便歸見火已然心自念言
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於
時迦葉供養火畢而欲滅之不能令滅心自
思惟此必當是沙門所為即往佛所而白佛
言我朝然火今欲滅之而不肯滅佛即答言

汝可還去火自當滅迦葉便歸見火已滅心
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
真也瑞應本起云迦葉復念是大沙門神則
神矣然未得道不如我得羅漢爾時迦葉諸
弟子衆晨朝破薪斧不肯舉即向迦葉具說
此事迦葉聞已心自思惟此必復是沙門所
為即與弟子來至佛所而白佛言我諸弟子
晨朝破薪斧不肯舉佛即答言汝可還去斧
自當舉迦葉便歸見諸弟子斧皆得舉而自
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

也迦葉弟子即得舉斧復不肯下還向迦葉
具說此事迦葉聞已心自思惟此亦當是沙
門所為即與弟子往至佛所而白佛言我諸
弟子且欲破薪斧既得舉復不肯下佛即答
言汝可還去當令斧下迦葉還歸見諸弟子
斧皆得下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
故不如我道真也爾時迦葉於晨朝時自欲
破薪斧不得舉心自思惟此亦當是沙門所
為即詣佛所而白佛言我且破薪斧不肯舉
佛即答言汝可還去斧自當舉迦葉既還斧

即得舉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斧既舉已復不肯下心自思惟此亦當是沙門所為即詣佛所而白佛言我斧已舉復不肯下佛即答言汝可還去斧自當下迦葉即歸斧即得下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爾時迦葉即白佛言年少沙門夏止往此共修梵行房舍衣食我當相給于時世尊默然許之迦葉知佛許已還其所住即勅日日辦好飲食并施牀座至明食時自行請佛佛言汝

去我隨後往迦葉適去俄爾之間世尊即便至閻浮洲界取閻浮果滿鉢持來迦葉未至佛已先到迦葉後來見佛已坐即便問言年少沙門從何道來而先至此佛以鉢中取閻浮果以示迦葉而語之言汝今識此鉢中果不迦葉答言不識此果佛言從此南行數萬踰闍那彼有一洲其上有樹名曰閻浮緣有此樹故言閻浮提我此鉢中是彼果也於一念頃取此果來極為香美汝可噉之於是迦葉心自思惟彼道去此極為長遠而此沙門

乃能俄爾已得還往神通變化殊自迅疾然故不如我道真也普曜經云迦葉適去佛以神足上忉利天取晝度果神足南行數千萬里極閻浮提界上取訶梨勒果餘三天下皆亦如是文多不迦葉曰從何道來佛言卿每去後吾至四域及上忉利天中取此果來香美可食卿可食之瑞應本起云明日食時迦葉請佛佛言便去今隨後往佛南行極閻浮提界上數千萬里取訶梨勒果盛滿鉢還迦葉未歸佛已坐其牀迦葉至問何緣先到佛言卿適去我

即行此地界取訶梨勒果亦香且美便取食之佛飯已去迦葉續念是大沙門雖神不如我道真也迦葉即便下種種食佛即呪願婆羅門法中 奉事火為寂 一切眾流中 大海為其寂 於諸星宿中 月光為其寂 一切光明中 日光為其寂 於諸福田中 佛福田為寂 若欲求大果 當供佛福田 佛食已訖還歸所住洗鉢漱口坐於樹下明日食時復往請佛佛言汝去我隨後往迦葉適去俄爾之間世尊即便至弗婆提取菴摩

羅果滿鉢持來迦葉未至佛已先到迦葉後
末見佛已坐即便問言年少沙門從何道來
而先至此佛以鉢中菴摩羅果以示迦葉而
語之言汝今識此鉢中果不迦葉答言不識
此果佛言從此東行數萬踰閻那到弗婆提
取此果來名菴摩羅極為香美汝可食之迦
葉聞已心自念言彼道去此極為長遠而此
沙門乃能俄爾已得往還覩其神化所未曾
有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即便下種種食
佛即呪願

婆羅門法中 奉事火為寂 一切衆流中
大海為其寂 於諸星宿中 月光為其寂
一切光明中 日光為其寂 於諸福田中
佛福田為寂 若欲求大果 當供佛福田
佛食已畢還歸所止洗鉢漱口坐於樹下明
日食時復往請佛佛言汝去我隨後往迦葉
適去俄爾之間世尊便即至瞿陀尼取訶梨
勒果滿鉢持來迦葉未至佛已先到迦葉後
來見佛已坐即便問言年少沙門從何道來
而先至此佛以鉢中訶梨勒果以示迦葉而

語之言汝今識此鉢中果不迦葉答言不識
此果佛言從此西行數萬踰闍那到瞿陀尼
取此果來名訶梨勒極為香美汝可食之迦
葉聞已心自念言彼道去此極為長遠而此
沙門乃能俄爾已得往還觀其神通所未曾
有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即便下種種食
佛即呪曰

婆羅門法中 奉事火為最 一切眾流中
大海為其最 於諸星宿中 月光為其最
一切光明中 日光為其最 於諸福田中

佛福田為最 若欲求大果 當供佛福田
佛食已訖還歸所止洗鉢漱口坐於樹下明
日食時復往請佛佛言汝去我隨後往迦葉
適去俄爾之間世尊即便至鬱單越取自然
粳米飯滿鉢持來迦葉未至佛已先到迦葉
後來見佛已坐即便問言年少沙門從何道
來而先至此佛以鉢中粳米飯以示迦葉而
語之言汝今識此鉢中飯不迦葉答言不識
此飯佛言從此北行數萬踰闍那到鬱單越
取此自然粳米飯來極為香美汝可食之迦

葉聞已心自念言彼道去此極為長遠而此沙門乃能俄爾已得往還雖復神通難可測量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即便下種種食佛即呪曰

婆羅門法中 奉事火為寂 一切眾流中

大海為其寂 於諸星宿中 月光為其寂

一切光明中 日光為其寂 於諸福田中

佛福田為寂 若欲求大果 當供佛福田

佛食畢已還歸所止洗鉢漱口坐於樹下明

日食時復往請佛佛言善哉即共俱行既到

其舍下種種食佛即呪願

婆羅門法中 奉事火為寂 一切眾流中

大海為其寂 於諸星宿中 月光為其寂

一切光明中 日光為其寂 於諸福田中

佛福田為寂 若欲求大果 當供佛福田

爾時世尊呪願已畢即便取食獨還樹下食

竟心念須水釋提桓因即知佛意如大壯士

屈伸臂頃從天下來到於佛前頭面禮足即

便以手指地成池其水清涼具八功德如來

即便得而用之澡漱既畢為釋提桓因說種

種法釋提桓因既聞法已歡喜踊躍忽然不現還歸天宮是時迦葉於中食後林間經行心自念言年少沙門今日受食還歸樹下我當往彼而看視之即詣佛所忽見樹側有一大池泉水澄淨具八功德怪而問佛此中云何忽有此池佛即荅言且受汝供還歸此食食訖須水澡漱洗鉢釋提桓因知我此意從天上來以手指地而成此池爾時迦葉既見池水復聞佛言心自思惟年少沙門有大威德乃能如此感致天瑞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爾時世尊別於他日林間經行見糞穢中有諸弊帛即便捨取欲浣濯之心念須石釋提桓因即知佛意如大壯士屈伸臂頃往香山上取四方石安置樹間即白佛言可就石上浣濯衣也佛復心念今應須水釋提桓因又往香山取大石槽吉四盛清淨水置方石所釋提桓因所為事畢忽然不現還歸天宮三十

佛年少沙門汝此樹間有四方石及以石槽
 從何而來於是世尊即答之言我向經行見
 地弊帛取欲浣之心念須此石釋提桓因知
 我此意即往香山而取之來迦葉聞已歎未
 曾有而自念言年少沙門雖有如是大威神
 力能感諸天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釋迦譜卷第四

音釋

蚊去蚊切 蠕而究切 痛痛餘他頂切 瘡瘡餘兩切 疥疥欲
 也蟲行貌 祖才切 生殖也 葉葉 鏤胡郭弗炙
 也楚限切 魚列切 斫木餘也 楚楚捷切 楚楚捷切 楚楚捷切 楚楚捷切
 也楚之石切 炮肉也 楚楚捷切 楚楚捷切 楚楚捷切 楚楚捷切
 也目舒閏切 慕莫故切 楚楚捷切 楚楚捷切 楚楚捷切 楚楚捷切
 也糧也 躓躓如義切 躓躓如義切 躓躓如義切 躓躓如義切 躓躓如義切
 也口也 擊擊薄紅切 屐屐也 澀澀所立 澀澀所立 澀澀所立 澀澀所立 澀澀所立

釋迦譜卷第五

書五

蕭 齋 釋 僧 祐 撰

釋迦降生釋種成佛緣譜第四之五出因果經

爾時世尊又於他日入指池而自洗浴洗浴訖已心念欲出無所攀持池上有樹名迦羅迦枝葉蔚映臨於池上樹神即便按此樹枝令佛攀出還坐樹下于時迦葉來至佛所忽然見樹曲枝垂蔭怪而問佛此樹何故曲枝垂蔭佛即答言我於向者入池洗浴出無所攀樹神致感為我曲之於是迦葉見樹曲枝

又聞佛言歎未曾有而自心念年少沙門乃有如此大威德力能感樹神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爾時迦葉心自念言明日摩竭提王及諸臣民婆羅門長者居士等當來就我作七日會年少沙門若來在此國王臣民婆羅門長者居士等見其相好及以神通威德力者必當捨我而奉事之願此沙門於七日中不來我所佛知其意即便往詣北鬱單越七日七夜停彼不見過七日已集會訖畢國王辭去迦

葉心今年少沙門近於七日不來我所善哉
快哉我今既有集會餘餘欲以供之其若來
者善得時宜於是世尊即知其意從鬱單越
譬如壯士屈伸臂頃來到其前于時迦葉忽
見如來心大驚喜即問佛言汝近七日遊行
何處而不相見佛即答言摩竭提王及諸臣
民婆羅門長者居士於七日中就汝集會汝
近心念不欲見我是故我往北鬱單越以避
汝耳汝今心念欲令我來所以今者故來詣
汝迦葉聞佛說此言已心驚毛豎而作此念

年少沙門乃知我意甚為奇特然故不如我
道真也
爾時世尊又於他日心自思惟優樓頻螺迦
葉根緣漸熟今日正是調伏其時思惟是已
即趣尼連禪河既到河側是時魔王來詣佛
所而白佛言世尊第五今者宜般涅槃今者宜般
涅槃何以故所應度者皆悉解脫今者正是
般涅槃時如是三請世尊爾時答魔王言我
今未是般涅槃時所以者何我四部衆比丘
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未具足故所應度者

皆未究竟諸外道衆悉未降伏爾時如來亦復三答魔王聞已心懷愁惱即還天宮世尊即便入尼連禪河以神通力令水兩開佛所行處步步塵出使兩面水皆悉涌起迦葉遙見謂佛沒溺即與弟子乘船而來既至河側見佛行處皆悉塵起歎其希有而自念言年少沙門雖有如此神通之力然故不如我道真也是時迦葉即問佛言年少沙門欲上船不佛言甚善于時世尊即以神力從船底入結加趺坐迦葉見佛從船底入而無穿漏歎

其希有心自念言年少沙門乃有如是自在神力然故不如我得真羅漢也

瑞應本起云如是變化凡有十八迦葉復念是大沙門神則神矣然不如我以得羅漢也佛即語言迦葉汝非羅漢亦復非是阿羅漢道汝今何故起三古五大我慢瑞應本起云佛語迦葉汝非羅漢不知道證胡為強顏不知羞耻虛妄自稱我有道德於是迦葉心驚毛豎慚愧無顏自知無道即稽首言今大道人實妙神聖乃知我意迦葉聞說如此語時心懷愧

懼身毛皆豎而自念言年少沙門善知我心
即白佛言如是沙門如是大仙善知我心唯
願大仙攝受於我佛即答言汝既年老百二
十歲又復多有弟子眷屬又爲國王臣民所
敬若欲決定入我法者先與弟子熟共論詳
迦葉答言善哉善哉如大仙勅然我內心非
不決定爲當還與弟子論耳作此語已即還
本處集諸弟子而語之言年少沙門住此以
來見其種種神通變化極爲奇特智慧深遠
性又安詳我今便欲歸依其法汝等云何弟

子答言我等所知皆尊者恩年少沙門既爲
尊者之所歸信豈當有虛我等亦見有諸奇
異尊者若欲必受其法我等亦願隨從歸仰
于時迦葉聞諸弟子作是言已即便相與俱
詣佛所而白佛言我及弟子今定歸依惟願
大仙時攝我等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
裟著身即成沙門爾時世尊即隨所應廣說
四諦于時迦葉聞說法已遠塵離垢得法眼
淨乃至漸漸成阿羅漢果爾時迦葉五百弟
子既見其師已爲沙門心生願樂亦欲出家

即白佛言我等大師已爲大仙之所攝受今
成沙門我等亦樂隨大師學唯願大仙聽我
出家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
成沙門於是世尊即爲轉於四諦法輪時五
百弟子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成須陀洹果漸
漸修行乃至亦得阿羅漢果爾時迦葉及五
百弟子以其事火種種之具悉皆捐棄尼連
禪河師徒相與隨佛而去爾時迦葉二弟一
名那提迦葉二名伽闍迦葉各有二百五十
弟子在尼連禪河側居於下流忽見其兄并

及弟子所事火具悉逐流來心大驚愕而自
念言我兄今者有何不祥事火之具今隨水
流將非惡人之所害也是時二弟奔競相就
而共議言我兄今者若復不爲惡人所害諸
物何緣從水而來苦哉怪哉我等宜速共至
兄所即便相與逆流而上至兄住處空寂無
人心大悲絕不知其兄及諸弟子之所在處
四向推尋遇見舊人而問之言我仙聖兄及
諸弟子不知所在汝見之不舊人答曰汝仙
聖兄與諸弟子棄事火具皆悉往於瞿曇之

所出家學道是時二弟聞此語已心大懊惱
怪未曾有又自念言云何棄於阿羅漢道而
復更求他餘法也即便馳往至其兄所到已
見兄并及眷屬剃除鬚髮身被袈裟即便跪
拜而問兄言兄本既是大阿羅漢聰明智慧
無與等者名聞十方莫不宗仰何故於今自
捨此道還從人學此非小事爾時迦葉答其
弟言我見世尊成就大慈大悲有三事奇特
一者神通變化二者慧心清徹決定成就一
切種智三者善知人根隨順攝受以此事故

於佛法中出家修道我今雖復國王臣民所
見宗敬世論機辯無能折者然非永斷生死
之法唯有如來所可演說能盡生死既值如
是大聖之尊而不自勵師彼高勝則是無心
亦為無眼二弟白言若如兄語決定是成一
切種智我所知得皆是兄力兄今既已從佛
出家我等亦願隨順兄學即各語其諸弟子
言我今欲同大兄於佛法中出家修道汝意
云何時諸弟子即答師言我等所以得有知
見皆大師恩大師若欲於佛法中而出家者

亦願隨從於是那提迦葉伽闍迦葉各與二百五十弟子至於佛所頭面禮足而白佛言世尊唯願慈哀濟度我等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時那提迦葉伽闍迦葉又白佛言我諸弟子今皆欲於佛法出家唯願世尊垂愍聽許佛即答言善哉善哉爾時世尊便呼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爾時世尊即為那提迦葉伽闍迦葉及諸弟子現大神變又應其心而為說法語言比丘當知世間皆為貪欲瞋恚愚

癡猛火之所燒炙汝等往昔奉事三火既能絕棄除此外惑今三毒火尚猶在身宜速滅之時諸比丘聞佛此語於諸法中遠離塵垢得法眼淨世尊又為說四諦皆得阿羅漢果爾時世尊心自念言頻婆娑羅王往昔於我有約誓言若道成者願先見度五今日時至宜應往彼滿其本願作此念已即與迦葉兄弟及千比丘眷屬圍繞往王舍城諸頻婆娑羅王所爾時頻婆娑羅王昔以聚落給優樓頻螺迦葉者既見迦葉及其弟子悉為沙門即

還啓王說如此事王與諸臣既聞此語心大驚怪默然無聲時外人民聞此語已各相謂言優樓頻螺迦葉智慧深遠無與等者年又耆老已得阿羅漢云何反爲瞿曇弟子終無此理乃可說言沙門瞿曇爲弟子耳爾時世尊漸近王舍城住於杖林時優樓頻螺迦葉即便遣其常所使人白頻婆娑羅王言我今於佛法中出家修道今隨從佛來至杖林大王宜先禮拜供養王聞來信說此言已方決定知優樓頻螺迦葉爲佛弟子即勅嚴駕與

諸大臣婆羅門及人民衆往詣佛所至杖林外王即下舉除去儀飾出至佛前爾時空中有天而語王言如來今者在此林中是諸天人最上福田大王宜應恭敬供養又應宣示國中人民皆悉令其供養如來時王既聞彼天語已心大歡喜書五倍增踊躍普曜經云時餅沙王聞之欣然大悅吾本共要得佛相度勅諸大臣長者梵志國中吏民嚴治道路散華燒香持諸幢蓋王乘羽葆之車大臣百官前後導從千乘萬騎長者梵志萬二千人欲出

城迎忽大風起閉其城門王怪所以今行迎佛當有吉喜快善瑞應時城門神即謂王言快無不利王往前世與八萬四千王治寺起塔誓言於來世一時見佛諮受道教今有一人閉在刑獄違其本誓故城門閉當放大赦獄中人出同時見佛諮受訓誨城門乃開王聞乃遣速敕詔放大赦境土獄囚得出一時往迎時佛入國有大社樹名曰遮越佛與比丘坐樹下王遙見佛如星中月猶如日出天下大明靡不照耀亦如帝釋梵王聖帝處於

本宮如樹華茂晃若金色威神特顯光明巍巍超絕無侶王心踊躍下車步進五體威儀除蓋履扇冠幘刀杖前稽首佛足自稱其號我是國主翦沙王也久服聖尊飢虛積時如是至三佛告王曰實如來言是王翦沙也諸佛天神皆護王身王曰蒙祐退坐一面前者作禮中者低頭後者叉手皆却坐訖王及臣民覩優樓迦葉在山學仙耆舊來久怪之佛邊心自念言佛是優樓師優樓是佛師乎佛觀心念即告優樓為說偈言

云何優樓鄰 本可所事神 祠祀歸水火
 日月衆梵天 事來為幾何 夙夜精進學
 心中不懈廢 寧益致神仙
 於時迦葉以偈報佛

自念祠祀來 以歷八十年 奉風水火神

日月諸山川 夙夜不懈廢 心中無他念

至竟無所獲 值佛乃安寧

王及羣臣國中萬民爾乃別知優樓迦葉是
 佛弟子便進林中遙見如來相好莊嚴又見
 優樓頻螺迦葉兄弟三人并其弟子前後圍

繞如盛月滿處衆星中行步踊悅不能自勝
 既至佛所頭面禮足而白佛言我是月種摩
 竭提王名頻婆娑羅世尊知不佛即答言善
 哉大王於是頻婆娑羅王却坐一百時婆羅
 門及以大臣諸人民衆皆悉就坐爾時世尊
 既見來衆皆安坐已即以梵音慰問頻婆娑
 羅王言大王四大常安隱不統理民務無乃
 勞耶王即答言蒙世尊恩幸得安隱爾時頻
 婆娑羅王及餘大學婆羅門長者居士大臣
 人民既見迦葉為佛弟子自相謂言嗚呼如

來有大神力智慧深遠不可思議乃能伏於
如此之人以為弟子爾時復有諸餘人衆心
自念言優樓頻螺迦葉有大智慧普為世人
之所歸信云何當為沙門瞿曇而作弟子心
懷狐疑爾時世尊卷五知彼心念即語迦葉汝今
宜應現諸神變九于時迦葉即昇虛空身上出
水身下出火身上出火身下出水或現大身
滿虛空中或復現小或分一身為無量身或
現入地還復踊出於虛空中行住坐卧舉衆
見已歎未曾有悉皆稱言第一大仙爾時迦

葉現此變已即從空中到於佛前頭面禮足
而白佛言世尊實是天人之師我今實是世
尊之弟子如是三說佛即答言如是如是迦
葉汝於我法見何等利棄捨火具而出家也
於是迦葉以偈答言

我於昔日中	所事火功德	得生天人中
受於五欲樂	恒如是輪轉	沒於生死海
我見此過患	所以棄捨之	又復事火福
得生天人中	增長貪恚癡	是故我遠離
又復事火福	為求將來生	既已有生故

必有老病死	已見如此事	是故棄火法
施會修苦行	乃以事火福	雖得生梵天
此非究竟處	以是因緣故	所以棄事火
我見如來法	離生老病死	究竟解脫處
是故今出家	如來真解脫	為諸天人師
以是因緣故	歸依大聖尊	如來大慈悲
現種種方便	及諸神通力	而以引導我
云何而復應	奉事於火法	
爾時頻婆娑羅王及諸大眾聞優樓頻螺迦		
葉說此偈言心大歡喜於如來所深生敬信		

決定得知如來必成一切種智審知迦葉是佛弟子爾時諸天於虛空中雨衆天華作妙妓樂異口同音唱言善哉優樓頻螺迦葉快說此偈爾時世尊知諸大眾心意決定無復狐疑又觀其根皆以成熟即為說法大王當知此五陰身以識為本因於識故而生意根以意根故而生於色而此色法生滅不住大王若能如是觀者則能於身善知無常如此觀身不取身相即能離我及於我所若能觀色離我所即知色生便是苦生若知色滅

便是苦滅若人能作如此觀者是名為解脫
若人不能作斯觀者是名為縛法本無我及
以我所以倒想故橫計有我及以我所無有
實法若能斷此倒惑想者即是解脫爾時頻
婆娑羅王心自思惟若謂衆生言有我者而
名為縛一切衆生皆悉無我既無有我誰受
來報爾時世尊知彼心念即語之言一切衆
生所為善惡及受果報皆非我造亦非我受
而今見有造作善惡受果報者大王諦聽當
為王說大王但以情塵識合於境生染累想

滋繁以是緣故馳流生死備受苦報若於境
無染息其累想即得解脫以情塵識三事因
緣共起善惡及受果報更無別我譬如鑽火
因手轉燧得有火生然彼火性不從手生及
以燧出亦復不離手及燧鑽彼情塵識亦復
如是時頻婆娑羅王又自思惟若以情塵識
和合故而有善惡受果報者便為常合不應
離絕若不常合是即為斷爾時世尊知王心
念即便答言此情塵識不常不斷何以故合
故不斷離故不常譬如緣於地水因彼種子

而生芽葉種子既謝不得名常生芽葉故不得名斷離於斷常故名中道三事因緣亦復如是爾時頻婆娑羅王聞此法已心開意解於諸法中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八萬那由他婆羅門大臣人民亦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九十六萬那由他諸天人又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時頻婆娑羅王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合掌白佛快哉世尊能捨轉輪聖王之位出家學道成一切種智我昔愚癡欲留世尊臨治小國今觀慈顏又聞正法方懷

慚愧追悔昔過唯願世尊以大慈悲受我懺悔我於昔日白世尊言若得道時願先度我今日始蒙宿願成遂荷世尊恩得履道跡我從今日供養世尊及比丘僧當令四事不使有乏唯願世尊住於竹園今摩竭提國長夜獲安佛即答言善哉大王乃能捨於三不堅法求三堅報當令王願得滿足也時頻婆娑羅王知佛受請住竹園已頂禮佛足辭退而去普曜經云大臣賀王前時諸王悉不見佛今獨王見宿福祿厚故乃爾耳王益欣踊亦

賀諸臣卿等大德值是聖尊王還宮中勅宮
夫人姝女大小及國吏民歲三月六齋守禁
法施戒博聞王適歸官時天帝釋將八萬天
散華佛上歸命作禮而去言南無佛尋皆悉
度得法眼淨

時摩竭國有一長者名曰迦陵見佛入國天
人所奉而無精舍我有好園欲用上佛往詣
佛所稽首足下前白佛言佛愍一切如親愛
子棄轉輪王不慕世榮今無精舍有一竹園
去城不遠願以奉佛可作精舍佛受祝願佛

及聖來遊處其中是故名曰迦陵竹園王還
城已即勅諸臣今於竹園起諸堂舍種種莊
飾極令嚴麗懸繒幡蓋散華燒香悉皆辦已
即便嚴駕往至佛所頭面禮足而白佛言竹
園僧伽藍修理始畢唯願世尊與比丘僧哀
愍我故往往彼也爾時世尊與諸比丘及無
量諸天前後圍繞入王舍城當於如來蹈門
間時城中樂器不鼓自鳴門狹更廣門下更
高一切丘墟皆悉平坦臭穢塵垢自然香淨
聾者得聽瘖者能語言者得視狂者得正拘

覺疾病普皆除愈枯木發華腐草榮秀涸池
增澗香風清靡鳳雀孔雀鳧鴛鴦異類衆
鳥繽紛翔集出和雅音有如是等種種祥瑞
既入城已與頻婆娑羅王俱往竹園

爾時諸天滿虛空中時王即便手執寶珎盛

以香水於如來前而作是言我今以此竹園

奉上如來及比丘僧唯願哀愍為我納受作

此言已即便奉捨爾時世尊默然受之說偈

呪願

若人能布施 斷除於慳貪 若人能忍辱

水離於瞋恚 若人能造善 則遠於愚癡

能具此三行 速至於涅槃 若有貧窮人

無財可布施 見他修施時 而生隨喜心

隨喜之福報 與施等無異

爾時婆羅門大臣及餘人民見王奉施如來

僧伽藍皆悉踊躍生隨喜心爾時頻婆娑羅

王施僧伽藍已心大歡喜頭面禮足退還所

住間浮提中諸王見佛頻婆娑羅最為其首

諸僧伽藍竹園僧伽藍最為其始爾時世尊

與諸比丘住竹園僧伽藍于時王舍城中有

二婆羅門聰明利根有大智慧於諸書論無不通達辯才語議莫能摧伏一姓拘栗名優婆室沙母名舍利故舉世喚為舍利弗二姓目犍連名目犍羅夜那各有一百弟子普為國人之所宗仰二人互共以為親友極相愛重咸共誓言若先得聞諸妙法者要相開悟無得吝惜

爾時阿捨婆耆比丘著衣持鉢入村乞食善攝諸根威儀詳序路人見者皆生恭敬時舍利弗忽於路次逢見阿捨婆耆善攝諸根威

儀詳序彼舍利弗善根既熟見阿捨婆耆心大歡喜踊躍徧身停步瞻視不能暫捨即便問言我意觀汝似新出家而能如此攝諸情根欲有所問唯願見答汝今大師其名何等有所教誡演說何法時阿捨婆耆即便安詳而答言我之^{書五}大師得一切種智是^{十四}甘蔗種姓天人之師相好智慧及神通力無與等者我既年幼學道日淺豈能宣說如來妙法然以所知當為汝說即說偈言

一切諸法本 因緣生無主 若能解此者

則得真實道

時舍利弗聞阿捨婆耆說此偈言即於諸法
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見道跡已心大踊躍身
諸情根皆悉悅豫而自念言一切衆生悉著
於我所以輪迴在於生死若除我想即於我
所亦皆得離譬如日光能破於暗無我之想
亦復如是悉能破於我見暗障我從昔來所
可修學皆為邪見唯今所得是真正道作此
念已禮阿捨婆耆足歸還所止時阿捨婆耆
至前乞食訖還竹園時舍利弗還至住處時

目捷連夜那善根已熟見舍利弗諸根寂定
威儀詳序顏容怡悅異於常日即便問言我
今觀汝諸根顏貌與常有異必當已得甘露
妙法我昔與汝共結誓言若聞妙法要相啓
悟汝有所得願為我說時舍利弗即便答言
我今實已得甘露法目捷連夜那十五聞已歡喜
無量歎言善哉時為我說舍利弗言我今出
行逢一比丘執持衣鉢入村乞食諸根寂靜
威儀詳序我既見已深生恭敬既到其所而
問之言我意觀汝似新出家而能如此攝諸

情根欲有所問唯願見答汝今大師其名何等有所教誡演說何法時阿捨婆耆即便安詳而見答言我之大師得一切種智是甘蔗種天人之師相好智慧及神通力無與等者我既年幼學道日淺豈能宣說如來妙法然以所知當為汝說即說偈言
一切諸法本 因緣生無主 若能解此者 則得真實道
爾時目犍羅夜那聞舍利弗說此語已即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爾時舍利弗與目

犍羅夜那各於佛法得甘露已共相謂言我等已於佛法各得利益今者宜應共往佛所求索出家作此語已各喚弟子而語之言我等今者已於佛法得甘露味唯有此法是出世道我今欲往求佛出家汝等云何諸弟子等答其師言我等今者有所知見皆大師力師若出家我悉隨從於是二人即將二百弟子往詣竹園既入門已遙見如來相好莊嚴諸比丘衆前後圍繞心大歡喜踊躍徧身爾時世尊見舍利弗及目犍羅夜那與諸弟子

相隨來已告諸比丘汝等當知今此二人將諸弟子來至我所欲求出家一名舍利弗二名目犍連夜那當於我法中為上弟子舍利弗者於智慧中最高第一目犍羅夜那者於神通中復為無上至佛所已頭面禮足而白佛言我於佛法已得道跡樂欲出家願垂聽許爾時世尊即便呼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時彼二百弟子既見其師成沙門已俱白佛言我等亦欲隨師出家唯願世尊垂愍聽許於是世尊即便喚言善

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爾時世尊為舍利弗及目犍羅夜那廣說四諦二人即得阿羅漢果又復為彼二百弟子廣說四諦即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乃至亦成阿羅漢果爾時世尊即與一千二百五十比丘皆大阿羅漢於摩竭提國廣利衆生諸比丘中多有人名目犍羅夜那世尊故名此目犍羅夜那為大目犍羅夜那普曜經云佛有沙門名曰安陸遣行宣法開化未聞五濁之世人在荒迷不達至真入城分衛衣服齊

整威儀禮節不失常法行步安詳因是使人見之心悅時舍利弗本字優波替而遙見之心中欣然心自念言我學來久未曾覩此沙門衣服安詳齊整不失儀節試往問之所奉何道吾常意疑當有異聞殊妙之道未必齊此往問比丘所事何道誰為師主願聞其志

書五

十七

比丘知意即說偈曰

吾師三界尊 有三十二相 等不存有無
度衆十二門 我年既幼稚 學根近薄歎
豈能宣至真 如來無極業 一切諸法本

從緣悉本無 若能反本源 乃名曰沙門
安陸沙門答曰吾所事師從無數劫奉行六
度無極之法四等四恩行無盡哀奉無極慈
欲度一切積功累德不可稱載一生補處在
兜術天降神現存寄迦維羅衛國處夫人胎
如日現水生行七步天地大動瑞三十二稱
已聖音三界皆苦吾當度之釋梵四王咸來
啓受九龍浴身其德無量粗舉其要非吾螢
燭所歎能究悉非心口之所言思是吾大師
天人之尊於是頌曰

吾師天中天 三界無極尊 相好身丈六
神通遊虛空 化訓去五陰 拔斷十二根
不貪天世位 心淨開法門
時舍利弗欣然大悅如冥覩明口言善哉昔
來抱疑又吾好學八歲從師至年十六靡不
周宗行徧天下十六大國自謂已達今乃聞
異無上正真得吾本願今佛所在答曰在迦
陵竹園將諸弟子往詣佛所稽首足下問訊
至尊身墮愚冥迷惑歷載不得諮受今乃奉
聖無極大道願聽出家得為比丘受成就戒

佛言善哉呼比丘來頭髮自墮袈裟著身佛
為說經分別諸法十二根本亘然意達漏盡
意解得無著果前白佛言吾有同學俗字拘
律陀今名目連少小相順要有至真以相開
示今已蒙濟彼沒塵垢未得拔出承尊聖旨
往開示之佛言善哉宜知是時勿得稽留時
舍利弗稽首佛足辭出入城求目連遙見目
連與諸弟子遊行城裏街曲里巷舍利弗趣
之目連覩見體改服變不與常同問之所以
被服改變有何異見答曰學人無常唯行大

明吾學積年不值大聖今乃遇之無上大道
欣慶無量故來相求同其道味累劫無窮目
連答曰此非小事善共思惟舍利弗曰不須
重言吾厭從事不復欲聞假喻言之人有珍
妙施有勝得大寶如意明珠及獲寶瑛復欲
反求帛祠為珠非身所欲目連答曰仁智勝
我常兄事卿必不相誤便當同志將吾受訓
稽首至尊時舍利弗與目捷連俱往詣佛稽
首佛足退坐一面叉手白佛違曠侍省沉沒
塵垢今乃奉覲願為沙門啓受法律佛言善

哉即除澡餅屏鹿衣杖具佛呼比丘來頭髮
自墮袈裟著身為說正諦漏盡意解所作已
辦成無著果佛言此二人等徃古世時誓供
養我待吾道成侍衛左右今乃相值本有千
弟子得舍利弗目連有二百五十比丘一時
所度

書五

十九

爾時偷羅厥又國有一婆羅門名曰迦葉有
三十二相聰明智慧誦四毗陀經一切書論
無不通達極為巨富善能布施其婦端正舉
國無雙二人自然無有欲想乃至亦不同宿

一室久於往昔種善根故不樂在家受五欲
樂日夜思惟厭離世間精勤求訪出家之法
如是推尋不能得已即捨家事入於山林心
念口言諸佛如來出家修道我今亦當隨佛
出家即便脫去金縷織成珍寶之衣而著價
直千兩金壞色納衣自剃鬚髮爾時諸天於
虛空中既見迦葉自出家已而語之言善男
子甘蔗種族白淨王子其名薩婆悉達出家
學道成一切種智舉世號爲釋迦牟尼佛今
者與千二百五十阿羅漢在王舍城竹園中

住爾時迦葉聞天語已歡喜踊躍身毛皆豎
即便往趣竹園僧伽藍爾時世尊知其當來
而自思惟觀其善根宜往度之作此念已即
行逆之到多子兜婆而逢迦葉時彼迦葉既
見相好威儀特尊即便合掌而作此言世尊
實是一切種智實是慈悲濟衆生者實是一
切所歸依處即便五體投地頂禮佛足而白
佛言世尊今者是我大師我是弟子如是三
說佛即答言如是迦葉我是汝師汝我弟子
佛又語言迦葉當知若人實非一切種智而

欲受汝爲弟子者頭即裂壞以爲七分又復
告言善哉迦葉快哉迦葉當知五受陰身是
大苦聚于時迦葉聞此語已即便見諦乃至
得於阿羅漢果爾時世尊即與迦葉俱還竹
園以此迦葉有大威德智慧聰明是故名之
爲大迦葉

書五

二十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言普光如來出興世時
善慧仙人豈異人乎即我身是緣路所過五
百外道所共論議及隨喜者今此會中優樓
頻螺迦葉兄弟及其眷屬千比丘是時賣華

女者今耶輸陀羅是善慧仙人髮布地時傍
有二人掃佛前地及二百人隨喜助者今此
會中舍利弗大目犍連夜那并二百弟子比
丘是虛空諸天見善慧仙人以髮布地悉皆
隨喜而讚歎者我初得道鹿野苑中始轉法
輪八萬天子及頻婆娑羅王所將眷屬八萬
那由他人及九十六萬億那由他天是汝等
當知過去所種因緣無量劫終不磨滅我於
往昔精勤修習一切善業及發大願心不退
轉故於今者而已成就一切種智汝等宜應

勤修道行無得懈怠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頂戴作禮而退普曜經云王遙聞子得佛道已來六年生念久已心中悲喜飢虛欲覩有一梵志名優陀耶聰明智慧本侍菩薩常得其意王告優陀往請迎佛別闍已來十有二年夙夜愁感不捨其心思一相見如復更生優陀受教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具以王意白佛優陀見佛諸天釋梵歸化一切受命前白佛言願得出家以為沙門佛言呼比丘來頭髮自墮便成沙門得羅漢道佛時所度其

餘前後得道所度不可稱計佛自念言本與父王要得佛道爾乃還國當度父母今正應還設若還國無所感動於事不宜所化馭少先遣神足弟子比丘優陀耶往顯威神足知佛欲往乃解道尊咸共渴仰發起道心所度乃多爾時世尊告優陀耶佛本出家與父母誓若得佛道還度父母今已得佛道德已成必當還國不違本誓汝以神足經行虛空現其神變乃知吾身已成大道弟子尚爾況佛威德巍巍無量爾乃信受優陀受教神足飛

行經遊虛空往到本國迦維羅衛城上虛空
現無數變身上出水身下出火水不濕身火
無所傷七現七沒從東方沒地出於西方西
沒東出南沒北出北沒南出行空如鳥沒地
如水履水如地王及臣民莫不欣喜乃知道

尊於是頌曰

佛從本所行 生死無數度 常念蛸飛類
勤苦無量劫 時坐佛樹下 逮致本宿願
歡喜當聽說 難得數見聞 適成佛道時
輒降魔官屬 即壞生死本 消愛欲無餘

佛念本生地 意欲見親族 今聽王頭檀

所說甚可悲 比丘名優陀 姿性能悅人

佛遣使令行 乎致消息來 還入父王國

以入宣佛意 今王太子顧 意欲還至宮

優陀聞佛教 即聽受奉行 因時於佛前

變化隨地形 其身忽不見 神足來入城

乃至大王殿 父王所坐前 比丘優陀耶

進現悅頭檀 變化若干品 踊出父王殿

淨譬如蓮華 泥土塵不生 父王見恐怖

即問斯何靈 將無是神祇 出地何怪爾

此形姓為誰	太子本棄國	於今乃得成	我以壞眾惡	淚下如雨星	今從吉祥至	成道號何名	號曰天中天	為作眾寶殿
本從何得斯	求道度眾生	今王莫恐畏	為王太子使	十二年已來	思寤如更生	出國坐六年	三界尊第一	刻鏤諸妙飾
願以開吾意	慕勤無數劫	且寬意悅豫	王聞太子問	乃承悉達聲	太子捨國位	精進現成佛	本時在我尊	於今室何如

優陀所答曰	皆以錦繡成	天帝貢袈裟	在國好美食	安身何等類	况願布施家	不敢妄呼覺	如來三昧定	皆現稽首受
佛之正真微	柔輒有光澤	不以好衣喜	甘膳悉其味	執鉢行分衛	世世令安隱	鼓琴發歌音	夙夜無眠覺	在家雜香浴
常坐於樹下	龍妻奉寶牀	其心無增損	今所服食者	福眾無麤細	悉達卧寢時	爾乃令寤起	釋梵來勸助	若干種眾馨

香香徧室中	今用何所意	八解三脫門
洗浴除心垢	其心淨如空	普安無惱憂
悉達在家時	擣若干雜香	香熏其衣服
清淨無垢障	戒定慧解脫	以為道德香
熏于八難處	世世度十方	四品好牀座
以若干寶成	重疊布衆具	以卧起其上
四禪為牀座	意定無憤亂	清淨如蓮華
不著于泥水	在宮無數兵	諸臣而宿衛
左右常擁護	目不見惡穢	諸弟子衆俱
千二百五十	菩薩無央數	皆來稽首集

本在家未出	有四品好車	象馬牛羊步
遊行觀四方	五通以駮駕	徹視洞聽飛
觀本見衆心	遊觀度生死	予出行往返
幢旛羽彫飾	前後諸導從	各執諸兵仗
四等慈悲護	恩惠仁愛度	普覆衆危難
以嚴飾衆生	生時雜奴樂	椎鐘及鳴鼓
觀者悉填路	前後不相害	樹下波羅柰
椎鳴不死鼓	拘鄰等得道	八萬四千年
九十六道伏	其音聞三千	衆生莫不悅
啓受心皆明	所領何國土	人民為多少

所化有幾人	悉為歸伏不	領三千大界
化訓諸羣生	十方不可稱	莫不蒙濟度
在國思正法	助吾治萬民	動順禮節訓
莫不承教聞	佛解空本無	捨于四顛倒
靡不歸伏者	神靜天為業	佛與世無離
博無不備達	汝言何不及	一切皆自歸
正天下滿人	一人頭若干	一頭若干舌
舌解無數義	合集恒沙人	嗟歎佛功德
江沙劫不暢	況我螢燭明	
王聞益悲喜歎曰善哉善哉阿夷言不妄佛		

當來不何日當至乎優陀報曰却七日到王大踊躍即勅羣臣國中萬民吾往迎佛導從威儀法轉輪王平治道路掃除令淨香汁灑地懸繒幡綵豎其幢蓋周徧國內其所修治光飾盡宜千乘萬騎出四十里往奉迎佛稽首歸命優陀前報王曰本受佛教奉命見王宣其意故今還宣命說王意旨飢虛無量欲見至尊稽首受法并化萬民咸蒙福慶王曰宜知是時勿復稽留爾時優陀耶還來詣佛稽首足下以啓國王世尊及諸弟子自期七

日當還本國王及臣民莫不欣悅別來積年
夙夜想念飲食不甘寢不能寐飢虛日久計
日度時須世尊到已憶七日於時大聖告諸
弟子明日當發至迦維羅衛見於父王皆嚴
整衣服護持應鉢梵釋四王聞佛還國皆來
送侍天雨香汁散華燒香豎諸幢蓋四王諸
天皆在前導梵天侍右帝釋侍左諸比丘衆
皆隨佛後諸天龍神華香妓樂追於上侍佛
適進路先現瑞應三千國土六反震動百歲
枯樹皆生華實諸枯竭溪澗自然泉水王見

廿五

廿五

此瑞知佛已來勅諸釋種大臣百官皆行詣
佛散華燒香豎諸幢幡鼓衆妓樂悉出迎佛
王遙見佛在於大衆如星中月如日初出矧
於朝陽如樹華茂芬芳熾盛巨身丈六相好
嚴身晃如金山王覩悲喜前稽首足惟別彌
時今乃相見大臣百官皆稽首禮即還入城
足踏門闔地為大動天雨衆華樂器皆鳴音
者得視聾者得聽拘躄得行病者得愈瘧者
能言狂者得正僂者得伸若被毒者毒為不
行百鳥禽獸相和悲鳴婦女珠環相縹作聲

當爾之時見此變化莫不歡喜室寶藏者自然發出中滿珍琦懷異心者皆共和同等心叉手自歸命佛諸畜生類蒙其光潤皆得生天懷妊母人蒙斯光明苦痛微薄皆得在產端正妹好消姪怒癡無復塵勞展轉相視如父如母如兄如弟如子如身地獄休息餓鬼飽滿尋光來至歸命世尊皆發道意王見佛巨身丈六相好光明體紫金色諸根寂定如星中月晃如金山天帝梵王四王所奉覩諸梵志久在山中薄露身形日炙風飄身體黑

臭在佛邊侍猶如黑鳥在紫金山不能發起顯佛大德令一切悅便勅國中諸豪族釋端正妹好顏貌殊異選五百人出為沙門侍佛在左右猶如鳳凰在須彌山亦如摩尼著水精器時佛弟難陀亦作沙門未下鬚髮難有廿五典作剃頭師前白佛言人身難得佛世難值廿六明時巨遇今我大天及諸尊者識道至高不可限量不慕世榮捨世尊位行作沙門今我小節下劣靡遠何所貪樂不出為道乎唯佛哀愍濟救汙泥沒溺塵埃拔為沙門佛言善

哉佛時便呼比丘來頭髮則墮袈裟在身即成沙門禮諸沙門因隨次坐難在後作次第作禮到此沙門即住不禮心自念言是我家僕不能為禮佛知告難佛法大通舉學前後不在尊卑猶如大海悉受萬川四流不避汗塗執心如地四大俱等地水火風內外無異其神空淨所著為名宜棄自大以法自將乃應先聖無極道訓時難見佛教誨切至事不得止解了本無棄捐自大下意為禮天地大動衆會同歎善哉善哉為道等心除自高意

而下卑心感於天地為之大動從是制法先學為長後學為小法之常儀各無所恨無所諍訟佛時入宮坐於殿上王及臣民日日供養百種甘饌佛說經法所度無量瞿夷携羅云來稽首佛足瞻對問訊久違侍覲曠廢供養時王僚屬皆懷沉疑太子捐國十有二年廿七何從懷妊生子羅云佛語父王告諸羣僚瞿夷守節貞潔清淨無瑕疵也設王不信今當現證於時世尊化諸衆僧皆使如佛相好光明等無差異於時羅云厥年七歲瞿夷即以

指印信環與羅云言是汝父者以此與焉羅云應時直前詣佛以印信環而授世尊王及羣臣咸皆欣踊稱言善哉所現無量真佛子也佛語父王及諸臣曰從今已後無復懷疑此吾之子緣吾化生勿欲瞿夷也王得道證瞿夷受戒淨修梵行官人大小咸受戒法月六歲三奉齋弗懈國內清寧風雨以節時不越序五穀登賤民安其所萬邦黎庶咸來慶賀道德滋茂如月之初
若尋法身無形羣有已滅覺智不起萬動永

寂而甫現託生降神胎化者何也乘大緣以應俗本誓力以弘慈也故能運般若之權任首楞之勢迴靈兜率耀化赤澤陶鈞非我利見由物豈言像思議而能語其極哉是以攝受羣萌故地居輪皇摧制剛夸故才窮藝術斷拔愛網故去國入山顯明法尊故降魔道樹凡斯如跡固非振俗應體圓通隨方變現法身凝湛未嘗起滅然世識習滯據跡為真欲觀如來失道逾遠故涅槃經云若言菩薩在白淨王宮依因父母生育是身是魔所說

蓋謂證跡而迷本也若本跡雙照權實俱明則披經無礙法身可觀

釋迦譜卷第五

音釋

蔚映蔚於物切茂也羽葆葆補道切羽葆也饋側革切中
 蹙彼哉切足也替他計切蝟小飛也鏤郎豆切
 統統於阮切于膳時戰切駮倉舍切
 幢幢傳江切旂旂也炤與照同僕力曲切

永樂北藏

釋迦譜

第一三三册

也襟杜庚切姝春朱切巨善火切瑕疵胡切

永樂北藏

釋迦譜

第一三三册

釋迦譜卷第六

書六

蕭 齊 釋 僧 祐 撰

釋迦在七佛末種姓衆數同異譜第五出阿含經

佛告諸比丘過去九十一劫時世有佛名毗婆尸如來至真出現于世復次過去三十一劫有佛名尸棄如來至真出現於世復於彼三十一劫中有佛名毗舍婆如來至真出現於世復次此賢劫中有佛名拘樓孫又名拘那含又名迦葉我今亦於賢劫中成最正覺毗婆尸佛時人壽八萬歲尸棄佛時人壽七

萬歲毗舍婆佛時人壽六萬歲拘樓孫佛時人壽四萬歲拘那含佛時人壽三萬歲迦葉佛時人壽二萬歲我今出世人壽百歲少出多減毗婆尸佛出刹利種姓拘利若尸棄佛毗舍婆佛種姓亦爾拘樓孫佛出婆羅門種姓迦葉增一阿含云姓頗羅墮拘那含佛迦葉佛種姓亦爾我今如來至真出刹利種姓曰瞿曇毗婆尸佛坐波羅樹下成最正覺尸棄佛坐分陀利樹下成最正覺毗舍婆佛坐娑羅樹下成最正覺拘樓孫佛坐尸利沙樹

下成最正覺拘那含佛坐烏暫樹下成最正覺迦葉佛坐尼拘律樹下成最正覺我今如來至真坐鉢多樹下成最正覺

毗婆尸如來三會說法初會弟子有十六萬八千人二會弟子有十萬人三會弟子有八

萬人尸棄如來亦三會說法初會弟子有十萬人二會弟子有八萬人三會弟子有七萬人毗舍婆如來二會說法初會弟子有七萬人次會弟子有六萬人拘樓孫如來一會說法弟子四萬人拘那含如來一會說法弟子

三萬人迦葉如來一會說法弟子二萬人我今一會說法弟子千二百五十人毗婆尸佛有二弟子一名騫茶二名提舍諸弟子中最為第一尸棄佛有二弟子一名阿毗浮二名三婆婆諸弟子中最為第一毗舍婆佛有二弟子一名扶遊考六二名鬱多摩諸弟子中最為第一拘樓孫佛有二弟子一名薩尼二名毗樓諸弟子中最為第一拘那含佛有二弟子一名舒槃那二名鬱多樓諸弟子中最為第一迦葉佛有二弟子一名提舍二名婆羅婆

諸弟子中最為第一今我二弟子一名舍利
弗二名目犍連諸弟子中最為第一

毗婆尸佛有執事弟子名曰無憂尸棄佛執
事弟子名曰忍行毗舍婆佛有執事弟子名
曰寂滅拘樓孫佛有執事弟子名曰善覺拘
那舍佛有執事弟子名曰安和迦葉佛有執
事弟子名曰善友我執事弟子名曰阿難毗
婆尸佛有子名曰方友尸棄佛有子名曰無
量毗舍婆佛有子名曰妙覺拘樓孫佛有子
名曰上勝拘那舍佛有子名曰導師迦葉佛

有子名曰進軍今我有子名曰羅睺羅毗婆
尸佛父名槃頭刹利王種母名槃頭婆提王
所治城名槃頭波提尸棄佛父名明相刹利
王種母名光曜王所治城名曰光相毗舍婆
佛父名善澄刹利王種母名稱戒王所治城
名曰無喻拘樓孫佛父名禮得婆羅門種母
名善枝王名安和隨王名故城名安和拘那
舍佛父名內德婆羅門種母名善勝是時王
名清淨隨王名故城名清淨迦葉佛父名曰
梵德婆羅門種母名財主是時王名婆毗王

書六

三

所治城名波羅奈釋迦文佛父名淨飯刹利
 王種母名大清淨妙王所治城名迦毗羅衛
 觀佛三昧經云毗婆尸佛身長六十由旬圓
 光百二十由旬尸棄佛身長四十二由旬圓
 光四十五由旬通身光一百由旬毗舍婆佛
 身長三十二由旬圓光四十二由旬通身光
 六十二由旬拘留孫佛身長二十五由旬圓
 光四十二由旬通身光五十由旬拘那含牟尼
 佛身長二十五由旬圓光三十由旬通身
 光長四十由旬迦葉佛身長十六丈釋迦牟

尼佛身長丈六圓光七尺七佛身並紫金色
 祐尋七佛相次化跡各殊夫法身平等非有
 優劣衆生業異故現應不同耳是以釋迦出
 世身相紫金而一千比丘咸見赭容十六信
 士偏觀灰色自彼見異佛恒壹也類此而言
 可無惑矣

釋迦同三千佛緣譜第六 出藥工藥上觀經

釋迦牟尼佛告大衆言我昔無數劫時於妙
 光佛末法之中出家學道聞五十三佛名聞
 已合掌心生歡喜復教他人令得聞持他人

聞已展轉相教乃至三千人此三千人異口
同音稱諸佛名一心敬禮以是因緣功德力
故即得超越無數億劫生死之罪其千人者
華光佛為首下至毗舍於莊嚴劫得成佛道
過去千佛是也此中千佛者拘樓孫佛為首
下至樓至如來書六於賢劫中次第成佛後千佛
者日光如來為首下至須彌相於星宿劫中
當得成佛現在十方諸佛善德如來等亦得
聞是五十三佛名故於十方世界各得成佛
過去五十三佛名在藥王藥上觀經三千佛

名在諸佛集功德華經千佛名號國土種姓
父母弟子眷屬聚會年歲在賢劫釋迦在
賢劫中千佛第四成佛

祐仰惟大覺之緣感也至矣極矣夫聞名致
敬則勝業肇於須臾憑心相化則妙果成於
曠劫故五十三聖聲煥微塵之前三千至真
光鑠恒沙之後雖合掌之因似賒而樹王之
報漸及禮拜稱讚豈虛棄哉

釋迦內外族姓名譜第七出長阿含經
釋種尸休羅王有四子此出彌沙塞律案長阿含經曇無德律大

智論云師子
頰生淨飯王

一名淨飯大智論同十二遊經

二名白飯大智論同十二遊經

三名斛飯大智論同十二遊經

四名甘露飯大智論同十二遊經

淨飯有二子一名菩薩大智論同十二遊經

太子名悉達

二名難陀大智論同十二遊經

白飯有二子一名阿難二名調達大智論云

跋提提沙十二遊經云甘露淨王有太子長子名調達小子名阿難

斛飯有二子一名摩訶男二名阿那律大智論云

斛飯二子提婆達多阿難十二遊經云

甘露飯有二子一名婆婆二名拔提大智論

飯二子摩訶男阿泥盧豆有一女名甘露味

釋阿合云提沙比丘是佛姑子兄弟十二遊

經云設淨王有二子太子名釋迦王子名互

有同異正其然否寄之來者其淨飯白淨真

淨悅頭檀輸頭檀衆經名各不同蓋是譯出

致異即是一人耳阿泥盧豆即

調達四月七日食時生身長丈五四寸出十

菩薩四月八日夜半明星出時生身長丈六

遊經 出十二

佛弟難陀以四月九日生身長丈五四寸

二遊

阿難以四月十日生身長丈五三寸

菩薩外家去迹惟羅閱城晉言妙德八百里姓瞿

曇氏作小王主百萬戶名一億王

生王宮譜稱一億王次釋少王下又云菩薩母名摩耶難陀母名僑曇彌即大愛道也

菩薩婦家姓瞿曇氏舍夷長者名水光其婦

名月女有一城居近其邊生女之時日將欲

沒餘明照其家室內皆明因字之為瞿夷瞿夷

明晉言瞿夷是太子第一夫人

太子第二夫人生羅云者名耶惟檀其父名

移施長者祐按瑞應本起善權衆經及大智論並云羅睺羅是瞿夷所生而十

從多斷則宜以瑞應為正

第三夫人名鹿野其父名釋長者以有三婦

故父王為立三時殿殿有二萬嫫女太子

當作遮迦王晉譯飛行皇帝故三殿置六萬嫫女

祐觀大覺俯應跡均俗典所以胤裔繼哲姻

姪重明並緣發曠劫故能翼讚靈化耳

釋迦弟子姓釋緣譜第八

阿增一合經

佛告諸比丘有四大河水從阿耨達泉出云何為四所謂恒伽新頭婆叉私陀波恒伽水東流牛頭口出新頭南流師子口出私陀西流象口中出婆叉北流從馬口出是時四大河水繞阿耨達泉已恒伽入東海新頭入南海婆叉入西海私陀入北海爾時四大河入海已無復本名字同名為海此亦如是有四姓云何為四刹利婆羅門長者居士種於如來所剃除鬚髮著三法衣出家學道無復本

姓但言沙門釋迦子所以然者如來衆者其猶大海四諦其如四大河除其結使入於無畏涅槃城是故諸比丘諸有四姓剃除鬚髮以信堅固出家學道者彼當滅本名字自稱釋迦弟子所以然者我今正是釋迦子從釋

書六

七

種中出家學道比丘當知欲論生子之義者當名沙門釋種子是所以然者生皆由我生從法起從法成是故比丘當求方便得作釋種子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彌沙塞律云汝等比丘雜類出家皆捨本姓稱釋子沙門長阿合經云彌勒出世諸比丘弟子皆稱慈子如我今弟子稱

為釋子

祐尋四河入溟俱名為海四族歸道並號曰釋可謂總彼殊源同乎一味者矣

釋迦四部名聞弟子譜第九比丘一百人出增一阿含經

佛言我聲聞弟子中第一初受法味思惟四

諦寬仁博識善能勸化將養聖眾不失威儀即阿若拘隣比丘善能勸導福度人民即優陀夷比丘速成神通中不有悔即摩訶男比丘恒飛虛空足不蹈地即善肘比丘乘虛教化意無榮冀即婆破比丘居樂天上不處人

中即牛跡比丘恒觀惡露不淨之想即善勝

比丘將護聖眾四事供養即優留毗迦葉比

丘心意寂然降伏諸結即江迦葉比丘觀了

諸法都無所著即象迦葉比丘威容端正行

步詳序即馬師比丘智慧無窮決了諸疑即

舍利弗比丘神足輕舉飛到十方即大目捷

連比丘勇猛精勤堪任苦行即二十億耳比

丘十二頭陀難得之行即大迦葉比丘天眼

第一見十方域即阿那律比丘坐禪入定心

不錯亂即離越比丘能廣勸率施立齋講即

陀羅婆摩羅比丘安造房室與招提僧即小
 陀羅婆摩羅比丘是貴豪種族出家學道即
 羅吒婆羅比丘善分別義敷演道教即大迦
 梅延比丘堪任受籌不違禁法即軍頭婆歎
 比丘降伏外道履行正法即賓頭盧比丘四
 事供養衣被飯食又瞻視疾病供給醫藥即
 識比丘言論辯了而無疑滯又能造偈誦歎
 如來德即謂鵬耆舍比丘得四辯才觸難答
 對即摩訶拘締羅比丘清淨閑居不樂人中
 即堅牢比丘乞食耐辱不避寒暑即難提比

丘獨處靜坐專意念道即金毗羅比丘一坐
 一食不移于處即施羅比丘守持三衣不離
 食息即浮彌比丘樹下坐禪意不移轉即狐
 疑離越比丘苦身露坐不避風雨即婆蹉比
 丘獨樂空閑專善思惟即陀素比丘著五納
 衣不著榮飾即尼婆比丘常樂塚間不處人
 中即優多羅比丘恒坐草蓐越福度人即盧
 醯窣比丘不與人語視地而行即優鉗摩居
 江比丘坐起行步常入三昧即那提比丘好
 遊遠國教授人民即曇摩留支比丘喜集聖

衆論說法味即伽架比丘壽命極長終不中
天常樂閑居不處衆中即婆拘羅比丘能廣
說法分別義理即滿願子比丘奉持戒律無
所觸犯即優波離比丘得信解脫意無猶豫
即婆迦利比丘書六天體端正與世殊異諸根寂
靜心不變易即難陀比丘辯才卒起解人疑
滯即婆陀比丘能廣說義理不有違即斯尼
比丘喜著好衣行本清淨即天須菩提比丘
常好教授諸在後學即難陀迦比丘善誨禁
戒比丘尼僧即須摩那比丘功德盛滿所適

無短即尸婆羅比丘具足衆行道品之法即
優波先迦蘭陀子比丘所說和悅不傷人意
即婆陀先比丘修行安般思惟惡露即摩訶
迦延那比丘計我無常心無有想即優頭盤
比丘能雜種論暢悅心識即拘摩羅迦葉比
丘著弊惡衣無所羞耻即面王比丘不毀禁
戒誦讀不懈即羅云比丘以神足力能自隱
瞠即般菟比丘能化形體作若干變即周利
般菟比丘豪族富貴天性柔和即釋王比丘
乞食無厭教化無窮氣力强盛無所畏難即

婆提婆羅比丘音響清徹聲至梵天即羅婆
那婆提比丘身體香潔熏于四方即喬迦閣
比丘知時明物所至無疑所憶不忘多聞廣
遠堪任奉上即阿難比丘莊嚴服飾行步顧
影即迦持利比丘諸王敬待羣臣所宗即月
光比丘天人所奉恒朝侍省以捨人形像天
之貌即輸提比丘諸天師導指授正法即天
比丘自憶宿命無數劫事即果衣比丘體性
利根智慧深遠即喬掘魔比丘能降伏魔外
道邪業即僧迦魔比丘入水三昧不以爲難

廣有所識人所敬念即質多舍利弗比丘入
火三昧普照十方即善來比丘能降伏龍使
奉三尊即那羅陀比丘降伏鬼神改惡修善
即鬼地比丘降乾沓和勤行善行即毗盧遮
比丘恒樂空定分別空義志在空寂微妙德
業即須菩提比丘行無想定除去諸念即耆
利摩難比丘入無願定意不起亂即炎盛比
丘入慈三昧心無恚怒即梵摩達比丘入悲
三昧成就本業即須彌比丘得喜行德無若
干相即婆彌陀比丘常守護心意不捨離即

躍波迦比丘行炎盛三昧終不解脫即曇彌
比丘言語麤獷不避尊貴入金光三昧即比
利陀婆遮比丘入金剛三昧不可沮壞即無
畏比丘所說決了不懷怯弱即須泥多比丘
恒樂寂靜意不處亂即陀摩比丘義不可勝
終不可伏即須羅他比丘曉了星宿豫知吉
凶即那伽波羅比丘恒喜三昧禪悅為食即
婆私吒比丘常以法喜為食即謂須夜奢比
丘恒行忍辱對至不起即滿願盛明比丘修
習日光三昧即彌奚比丘明算術法無有差

錯即尼拘留比丘分別等智恒不忘失即鹿
頭比丘得雷電三昧不懷恐悚即地比丘觀
了身本即頭那比丘最後取證獲得漏盡即
須拔比丘

名聞比丘尼五十人

古書六

久出家學國王所敬即大愛道瞿曇彌尼智
慧聰明即識摩尼神足第一感致諸神即優
鉢華色尼行頭陀法無一限礙即機利舍瞿
曇彌尼天眼第一所照無礙即奢拘利尼坐
禪入定意不散即奢摩尼分別義趣廣演

道教即波頭蘭闍那尼奉持律教無所加犯
即波羅遮那尼得信解脫不復退還即迦梅
延尼得四辯才不懷怯弱即最勝尼自識宿
命無數劫事即拔陀迦毗離尼顏色端正人
所愛敬即醯摩闍尼降伏外道立以正教即
輸那尼分別義趣廣說分部即曇摩提那尼
著麤弊衣不以爲愧即優多羅尼諸根寂靜
恒若一心即光明尼衣服齊整常如法教即
禪頭尼能雜種論亦無疑滯即檀多尼堪任
造偈讚如來德即天與尼多聞廣博思惠接

下即瞿卑尼恒處閑靜不居人間即無畏尼
苦體乞食不擇貴賤即毗舍佉尼一處一坐
終不移易即拔陀婆羅尼徧行乞求廣度人
民即摩怒訶利尼速成道果中間不滯即陀
摩尼執持三衣終不捨離即須陀摩尼恒坐
樹下意不改易即瑠須那尼恒居露地不令
覆蓋即奢陀尼樂空閑處不在人間即優迦
羅尼長坐草蓐不著裝飾即離那尼著五納
衣以次分衛即阿奴波摩尼樂空塚間即優
伽摩尼多遊於慈愍念生類即清明尼悲泣

衆生不及道者即素摩尼喜得道者願及一切即摩陀利尼護守諸行意不遠離即迦羅伽尼守虛執空了定無有即提婆修尼心樂無想除去諸著即日光尼修習無願心恒濟物即末那婆尼諸法無疑度人無限即毗摩達尼能廣說義分別深法即普照尼心懷忍辱如地容受即曇摩提尼能教化人使立檀會辦具牀座即須夜摩尼心已永息不興亂想即因提闍尼觀了諸法而無厭足即龍尼意強勇猛無所染著即拘羅那尼入水三昧

書六

十二

普潤一切即婆須尼入火光三昧悉照萌類即降提尼觀惡露不淨分別緣起即遮波羅尼育養衆人施與所乏即守迦尼最後取證即拔陀軍陀羅拘夷國尼名聞優婆塞四十人初聞法藥成聖賢證即三果商客第一智慧即質多長者神德第一即軋提阿藍降伏外道即掘多長者能說深法即優波掘長者恒坐禪思即訶侈阿羅婆降伏魔宮即勇捷長者福德盛滿即闍利長者大檀越主即須達

長者門族成就即泯逸長者好問義趣即生
 漏婆羅門利根通明即梵摩喻諸佛信使即
 御馬摩納計身無我即喜聞琴婆羅門論不
 可勝即毗表婆羅門言語速疾能造偈頌即
 優波離長者喜施好寶不有吝心即殊提長
 者書六建立善本即優迦毗舍離能說妙法即最
 上無畏優婆塞所說無畏善察人根即頭摩
 大將領毗舍離好喜惠施即餅沙王所施狹
 少即光明王建立善本即波斯匿王得無根
 善信起歡喜心即阿闍世王至心向佛意不

變易即優填王承事正法即月光王子供奉
 聖衆意常平等即造祇洹王子常喜濟彼不
 自爲已即師子王子顏貌端正與人殊勝即
 雞頭王子善恭奉人無有高下即無畏王子
 恒行慈心即不尼長者心恒悲念一切之類
 即摩訶納釋種常行喜心即拔陀釋種恒行
 護心不失善行即毗闍先優婆塞堪任行忍
 即師子大將能雜種論即毗舍御優婆塞賢
 聖默然即難提波羅優婆塞勤修善行無有
 休息即優多羅優婆塞諸根寂靜即天優婆

塞最後受證即拘夷那竭摩羅

名聞優婆夷三十人

初受道證即難陀難陀婆羅優婆夷智慧第一
一即久壽多羅優婆夷恒喜坐禪即須毗耶
女優婆夷慧根了了即毗浮優婆夷堪能說
法即鶡鳩閣優婆夷善演經義即跋陀婆羅
須焰摩優婆夷降伏外道即婆修陀優婆夷
音響清徹即無憂優婆夷能種種論即婆羅
陀優婆夷勇猛精勤即須頭優婆夷第一供
養如來即摩利夫人承事正法即須賴婆夫

人供養聖衆即捨彌夫人瞻視當來過去賢
士即月光夫人檀越第一即雷電夫人恒行
慈三昧即摩訶先優婆夷行悲哀愍即毗提
優婆夷喜心不絕即拔陀優婆夷行守護業
即難陀母優婆夷得信解脫即照曜優婆夷
恒行忍辱即無憂優婆夷行空三昧即毗離
先優婆夷行無想三昧即優那陀優婆夷行
無願三昧即無垢優婆夷好教授彼即尸利
夫人優婆夷善能持戒即鶡鳩摩優婆夷形
貌端正即雷炎優婆夷諸根寂靜即最勝優

婆夷多聞博智即泥羅優婆夷能造頌偈修
摩迦那無所怯弱即須達女優婆夷最後取
證優婆夷者即藍優婆夷

祐歷觀學者業盛則聲流其在悠悠未足算
也故十大弟子以第一為標四部之眾以名

聞自顯所謂眾所知識出于其類者也嗟夫

後進思自勗焉比丘比丘尼優婆夷
三眾數中各長一人

釋迦從弟調達出家緣記第十出中本
起經

是時父王往詣佛所見迦葉千人形體至陋
每心不平此等比丘雖復心精無表容貌當

勸宗室樂無為者令作沙門擇取端正即令

宗族明日會殿受命即到王告宗室曰阿夷

相言佛不出家當作聖王君四方天下左右

侍從率當端正今諸弟子類無姿觀欲聘有

道儀容足者充備僧數光暉世尊咸言大善

聽令歡喜乞十六退嚴辦七日乃行調達便告行

者吾等王者子弟今棄世榮出家居道整頓

服飾極世之妙象馬車乘價直萬金其日嚴

出觀者填路調達冠幘自然墮地衢和離所

可乘象四脚布地而作鳥鳴相工占曰餘皆

得道一人不吉俱詣佛所求作沙門剛強降
伏莫不樂受調達亦名提婆達多齊言天熱
以其生時人天心皆忽驚熱故因為名增一
阿舍經云提婆達兜白佛言願聽在道次佛
言汝宜在家分檀惠施夫為沙門實為不易
復再三白復告不宜出家提婆達兜便生惡
念此沙門懷嫉妬心我今宜自剃頭善修梵
行何用是沙門為提婆達兜後犯五逆罪惡
心欲至如來所適下足在地地中有大火風
起生繞提婆達兜身為人所燒便發悔心稱

南無佛然不究竟適得稱南無便入地獄中
阿難悲泣言提婆達在地獄中為經幾時佛
言經一大劫命終生四天王上展轉至他化
自在天經六十劫不墮三惡趣最後受身成
辟支佛名曰南無由命終之時稱南無故時
大目犍連言我欲至阿鼻獄中見提婆達慰
勞慶賀佛言阿鼻罪人不解人間音響目連
白言我解六十四音當以此音往語彼人目
連如屈伸臂頃至阿鼻獄上虛空中曰提婆
達兜獄卒曰此間亦有拘樓秦佛迦葉佛時

提婆達兜今命何者目連曰吾命釋迦文佛
 叔父見提婆達兜獄卒燒炙彼身使令覺悟
 曰汝仰觀空中見大目連坐寶蓮華語目連
 曰尊者何由屈此目連曰如來記汝欲害世
 尊緣入阿鼻最後成辟支佛號名南無提婆

書六

十六

達聞已歡喜言我今日以右脅卧阿鼻獄中
 經歷一劫終無勞倦目連復問苦痛有增損
 乎提婆達報以熱鐵輪轆我身壞復以鐵杵
 呌咀我形有黑暴象踏躅我體復有火山來
 鎮我百昔日袈裟化為銅鏃極為熾然今寄

頭面禮世尊足復禮尊者阿難目連即攝神
 足還世尊所大智論稱提婆達弟子俱迦離
 謗舍利弗及目捷連命終墮蓮華地獄中即
 衢和離也祐拾檢調達之歷緣也亟為感屬
 恒結仇讎豈以標明善惡影響秘教乎是故
 經言若言提婆達多造逆罪隨阿鼻者無有
 是處斯乃諸佛境界非二乘所測也

無德律

釋迦從弟阿那律跋提出家緣記第十一出
 釋種兄弟二人一名摩訶男一名阿那律阿

那律者其母愛念常不離目前與作三時殿
姝女娛樂摩訶男言諸釋多出家而我一門
獨無兄營家業弟當出家若不能者弟營家
業兄當出家那律以家事煩碎遂欲出家往
白其母乞求出家乃至三反母不聽許種種
方便斷之以釋種有跋提其母愛重必不聽
出家便言若跋提出家者當聽汝耳那律便
求跋提跋提不許復種種方便云我今出家
一由汝耳跋提遂許還求其母其母亦不許
復作方便言若阿那律母許兒者當聽汝耳

普六

十七

遂兩彼許跋提言且當七年受五欲樂然後
出家那律言人命無常難可得保不_宜淹留
更求一年乃至七日那律許之過七日已釋
子等八人及優波離第九各好莊嚴乘寶象
馬出迦毗羅衛齊至其界脫其寶衣以象馬
付優波離令還語言汝常依我等以自存活
今者出家以此寶衣大象相遺與自資生遂
便前去優波離思惟亦欲隨出家便即以寶
衣等懸著樹上念言其有來取之者與之於
是便共至佛所求索出家言我父母已許願

聽出家乞先度優波離何以故以除我等憍慢心故爾時世尊先度優波離次度那律次度跋提次更度難提次度金毗羅次度難陀等六人優波離受大戒最為上座時有大上座名毗羅茶別度阿難陀餘次上座度跋難陀及調達時跋提獨在樹下塚間思惟夜分過已高聲稱言甚樂其邊比丘白佛佛呼跋提問何故自言甚樂耶跋提言我本在家時內外常以刀杖而自衛護猶有恐懼念念憂畏今獨塚間無有恐懼身毛不豎我念出離

之樂故稱甚樂佛言善哉

祐以為俗滯難啓而法緣易感二釋斬道尅意實深故始也互塞終然兩開矣夫苦逼不生是謂至樂林下之唱豈外適哉

釋迦從弟孫陀羅難陀出家緣記第十二

書六

十八

出

經曜

佛在迦維羅竭國尼拘類園將侍者阿難入城乞食童子難陀在高樓上遠見即下來至佛所作禮白言如來之姓轉輪聖王何為自辱持鉢乞食自取佛鉢入家內感甘美飲食

佛即還尼拘類園即語侍者難陀若出勿自
取鉢勅語難陀躬自送來難陀受教從後送
鉢婦出語言速還勿久須還乃食前進未久
重更遣信時還勿停所以鄭重恐出家故難
陀至佛所手自奉鉢唯願時受今欲還家佛
告難陀卿已至此今宜剃除鬚髮服三法衣
何為欲還是時如來以威神力逼迫難陀度
令出家閉在靜室久之之後次第當直難陀
歡喜我今當直事因此閑暇逃走還家是時
難陀隨所應作事事不闕天神侍衛難陀汲

水至滿自然翻棄淨地之中草土更滋闌閉
門戶戶自然開難陀自念我家王種多饒財
寶設有漏失即可償之今當竊隨小徑還家
行大塗者儻值如來即脫三法衣更彼餘衣
而去行未經時正值如來奔趣大樹欲自隱
身佛神力故樹神拔樹懸在虛空難陀入樹
根處隱蔽自身如來尋往問言何為至此默
然慚愧佛再三告汝欲何趣難陀言暫欲還
家與婦相見佛告難陀夫人學道貪著欲心
不顧後世燒身之禍我今將汝天上遊觀宜

書六

十九

自專心勿懷恐怖佛以神力接至天上見一
宮殿衆寶莊嚴玉女營從不可稱計唯無夫
主難陀問佛此何天宮種種娛樂快樂昔所
未見而無夫主唯願說之佛告難陀汝可自
問難陀奉教自往問之天女答曰汝不知乎
迦維羅竭國釋迦文佛並父弟難陀後當生
此爲我夫主難陀聞之密自歡喜還至佛所
具以白佛佛告難陀快修梵行如是不久當
來至此受福自然是時世尊復以神力接引
難陀將至地獄路經鐵圍山表見瞎獼猴佛

問難陀汝婦孫陀利何如瞎獼猴難陀自佛
止止勿復說此孫陀利者女中英妙百千萬
倍豈得類乎佛言以孫陀利比諸天女亦億
千萬倍不可爲比於是世尊後接難陀徧至
地獄見種種苦痛有一大鑊獄卒圍繞湯沸
火熾不見罪人難陀白佛是何人獄不見罪
人佛言汝自問之難陀往問獄卒報言閻浮
利地真淨王家兒得成佛道並父弟甘露王
兒名曰難陀爲人放逸姪欲情多自恃豪族
輕忽萬民彼命終後當來此中難陀聞已衣

毛皆豎顏色變異徃趣世尊白言唯然大師
三界大護今觀此變倍懷恐懼求離地獄願
說泥洹爾時世尊漸與難陀說微妙法安處
無為令至道場

雜寶藏經云佛在迦毗羅衛國入城乞食到

卷六

二十

難陀合會值難陀與婦作糝香塗眉間聞佛
門中欲出外看婦共要言出看如來使我額
上糝未乾頃便還入來難陀即出見佛作禮
取鉢向舍盛食奉佛佛不為取過與阿難阿
難亦不為取阿難語言汝從誰得鉢還與本

處於是持鉢詣佛至尼拘樓精舍佛即勅剃
師與難陀剃髮難陀不肯怒拳而語剃髮人
言迦毗羅衛一切人民汝今盡可剃其髮也
佛問剃髮者何以不剃答言畏故不敢為剃
佛共阿難自至其邊難陀畏故不敢不剃雖
得剃髮恒欲還家佛常將行不能得去後於
一日次守房舍而自歡喜今真得便可還家
去待佛衆僧都去之後我當還家佛入城後
作是念言當為汲水令滿澡餅然後還歸尋
時汲水一餅適滿一餅復翻如是經時不能

滿餅便作是言俱不可滿使諸比丘來還自
汲我今但著餅屋中而棄之去即閉房門適
一扇閉一扇復開適閉一戶一戶復開更作
是念俱不可閉就置而去縱使失諸比丘衣
物我饒財寶足有可償即出僧房而自思惟
佛必從此來我則從彼異道而去佛知其意
亦異道來遙見佛來大樹後藏樹神舉樹在
虛空中露地而立佛見難陀將還精舍而問
之言汝念婦也答言實爾即將難陀向阿那
波山上又問難陀汝婦端正不答言端正山

中有一老瞎獼猴又復問言汝婦孫陀利面
首端正何如此獼猴也難陀懊惱復作念言
我婦端正人中少雙佛今何故以我之婦比
瞎獼猴佛復將至忉利天上徧諸天宮而共
觀看見諸天子與諸天女共相娛樂見一宮
中有五百天女無有天子尋來問佛佛言汝
自往問難陀往問言諸宮殿中盡有天子此
中何以獨無天子諸女答言閻浮提內佛弟
難陀佛逼使出家以出家因緣命終當生於
此天宮為我天子難陀答言即我身是使欲

即住天女語言我等是天汝今是人還捨人
壽更生此間便可得住便還佛所以如上事
具白世尊佛語難陀汝婦端正何如天女難
陀答言比彼天女如瞎獼猴比於我婦佛將
難陀還閻浮提難陀為欲生天故勤加持戒
阿難爾時為說偈言

譬如羯羊闕 將前而更却 汝為欲持戒

其事亦如是

佛將難陀復至地獄見諸鑊湯悉皆煮人唯
見一鑊炊沸空停怪其所以而來問佛佛告

之言汝自往問難陀即往問獄卒言諸鑊盡

皆煮治罪人此鑊何故空無所煮答言閻浮

提內有如來弟名為難陀以出家功德當得

生天以欲罷道因緣之故天壽命終墮此地

獄是故我今炊鑊而待難陀難陀恐怖畏獄

書六

廿二

卒留即作是言南無佛陀南無佛陀唯願將

我擁護還至閻浮提內佛語難陀汝勤持戒

修汝天福難陀答言不用生天今唯願我不

墮此獄佛為說法一七日中成阿羅漢諸比

丘歎言世尊出世甚奇甚特佛言非但今日

乃往過去亦復如是諸比丘言過去亦爾其事云何請為我說佛言昔迦尸國王名曰滿百比提希國有一姪女端正殊妙爾時二國常相怨嫉傍有佞臣向迦尸王歎說彼國有姪女端正世所希少王聞是語心生惑著遣使從索彼國不與重遣使言求暫相見四五日間還當發遣時彼國王約勅姪女汝之姿態所有伎能好悉具備使迦尸王惑著於汝須臾之間不能遠離即遣令去經四五日尋復喚言欲設大祀須得此女暫還放來後當

更遣時迦尸王即遣歸還大祀已訖遣使還索答言明日當遣既至明日亦復不遣如是妄語經歷多日王心惑著單將數人欲往彼國諸臣勸諫不肯受用時仙人山中有獼猴王聰明博達多有所知其婦適死取一雌獼書六猴諸獼猴衆皆共嗔訶責此姪獼猴衆所共十三有何緣獨當時獼猴王將雌獼猴走迦尸國投於王所諸獼猴衆皆共追逐既到城內發屋壞墻不可料理迦尸國王語獼猴王言汝今何不以雌獼猴還諸獼猴獼猴王言我婦

死去更復無婦王今云何欲使我歸王語之
言今汝獼猴破亂我國那得不歸獼猴王言
此事不好耶王答言不好如是再三王故言
不好獼猴王言汝宮中有八萬四千夫人汝
不愛樂欲至敵國追逐婬女我今無婦唯取
此一汝言不好一切萬姓視汝而活為一婬
女云何捐棄大王當知婬欲之事樂少苦多
猶如逆風而執熾炬愚者不放必見燒害欲
為不淨如彼屎聚欲現外相薄皮所覆欲無
反復如屎塗毒蛇欲如怨賊詐親附人欲如

假借必當還歸欲為可惡如廁生華欲如疥
瘡而向於火把之轉刺欲如狗嚙枯骨涎唾
共合謂為有味唇齒破盡不知厭足欲如渴
人飲於鹹水逾增其渴欲如段肉衆鳥競逐
欲如魚獸貪味至死其患甚大爾時獼猴王
者我身是也爾時王者難陀是也爾時婬女
者孫陀利是也我於爾時欲淤泥中拔出難
陀今亦拔其生死之苦

釋迦譜卷第六

永樂北藏

釋迦譜

音釋

騫丘度切 赭赤野也切 識楚葉切 鵬蒲登切 尊如欲切
 也 玊計聘問也 正切 轆郎擊切 車 咀奉
 甫切 咀銅鑠銅徒紅切 鐮所踐也 車 咀奉
 在呂切 銅鑠銅徒紅切 鐮所踐也 車 咀奉
 乃定也 劇尤甚也 齒齧也 巧切
 巧詔也 劇尤甚也 齒齧也 巧切

第一三三三册

釋迦譜卷第七

書七

蕭 齊 釋 僧 祐 撰

釋迦子羅云出家緣記第十三出未曾有經

爾時世尊告目犍連汝今往彼迦毗羅城問訊我父闍頭檀王并我姨母波闍波提及三叔父斛飯王等因復慰喻羅睺羅母耶輸陀羅令割恩愛放羅睺羅令作沙彌修習聖道所以者何母子恩愛歡樂須臾死墮地獄母之與子各不相知窈窈冥冥永相離別受苦萬端後悔無及羅睺得道當還度母永絕生

老病死根本得至羅漢如我今也目連受命屈伸臂頃到迦毗羅淨飯王所而白王言世尊慇懃致問無量起居輕利氣力安不及太夫人波闍波提并三叔父斛飯王等問訊起居復如是時耶輸陀羅聞佛遣使來至王所未知意趣即遣青衣令參消息青衣還白世尊遣使取羅睺羅度為沙彌耶輸陀羅聞是消息將羅睺羅登上高樓約勅監官關閉門閤悉令堅牢時大目連既到宮門不能得入又無人通即以神力飛上高樓至耶輸陀

羅座前而立耶輸陀羅見目連來憂喜交集
迫不得已即起禮拜勅為敷座請目連坐問
目連曰世尊無恙教化衆生不勞神也遣上
人來欲何所為目連白曰太子羅睺年已九
歲應令出家修學聖道所以者何母子恩愛
少時如意一旦命終墮三惡道恩愛離別窈
窈冥冥母不知子子不知母羅睺得道當還
度母永度生老病死憂患得至涅槃如佛今
也耶輸陀羅答目連曰釋迦如來為太子時
娶我為妻奉事太子如事天神曾無一失共

為夫婦未滿三年捨五欲樂騰越宮城逃至
王田王身往迎違戾不從返遣車匿白馬令
還自要道成誓願當歸被鹿皮衣譬如狂人
隱居山澤勤苦六年得佛還國都不見親忽
忘恩舊劇於路人使我母子守孤抱窮今復
遣使欲求我子為其眷屬何酷如之太子成
道自言慈悲慈悲之道應安樂衆生今反離
別人之母子苦中之甚莫若恩愛離別之苦
以是推之今別人母子何慈之有白目連曰
還向世尊宣我所陳時大目連更以方便種

種諫喻曉耶輸陀羅而耶輸陀羅絕無聽意
辭退還到淨飯王所具宣上事王聞是已即
告夫人波闍波提我子悉達遣目連來迎取
羅云欲令入道修學聖法耶輸陀羅女人愚
癡未解法要心堅意固纏著恩愛情無縱捨
卿可往彼重陳諫之令其心悟時太夫人即
便將從五百青衣至其宮中隨宜諫喻反覆
再三耶輸陀羅故不聽白夫人曰我在家
時八國諸王競來見求父母不許所以者何
釋迦太子才藝過人是故父母以我配之太

子爾時知不住世出家學道何故慙慙苦求
我耶夫人取婦正為恩好聚集歡樂萬世相
承子孫相續紹繼宗嗣世之正禮太子既去
復求羅睺欲令出家永絕國嗣有何義哉爾
時夫人聞是語已默然無言不知所云爾時
世尊即起化人空中告言耶輸陀羅汝頗憶
念往古世時誓願事不我當爾時為菩薩道
以五百金錢從汝買得五莖蓮華上定光佛
時汝求我世所生共為夫妻我不欲受即
語汝言我為菩薩累劫行願一切布施不逆

人意汝能爾者聽為我妻汝立誓言世世所
 生國城妻子及與我身隨君施與誓無悔心
 而今何故愛惜羅睺不令出家學聖道也耶
 輸陀羅聞是語已霍然還識宿業因緣事事
 明了如昨所見愛子之情自然消歇遣喚目
 連懺悔辭謝捉羅睺手付囑目連與子離別
 涕淚交流爾時羅睺見母愁苦長跪合掌前
 白母言願母莫愁羅睺今往定省世尊尋爾
 當還與母相見時淨飯王為欲安慰耶輸陀
 羅令其喜故即集國中豪族而告之言金輪

王子今當往彼舍婆提國從佛出家學道願
 卿人人各遣一子隨從我孫咸皆奉命即時
 合集有五十人隨從羅睺往到佛所頭面作
 禮佛使阿難刺羅睺頭及其五十諸公王子
 悉令出家命舍利弗為其和尚大目犍連作
 阿闍黎授十戒法便為沙彌爾時佛子羅云
 等五十沙彌聞佛說彼扇提羅等罪報因緣
扇提羅等皆為比丘
 宿緣罪報文繁不載甚大憂懼即各頭面禮
 佛白言世尊今聞說此扇提羅等甚懷怖懼
 所以者何和尚舍利弗大智福德國中供養

最上甘珍小兒愚癡無有福德食人如是妙
好飲食後世當受苦果如扇提羅是故我等
實懷憂慮願佛垂哀賜聽我屬捨道還家冀
免罪咎爾時世尊告羅睺羅汝今畏罪還家
求離苦者是事不然何以故譬如二人乏食
飢餓忽遇主人為設種種肥濃美味其人飢
餓貪食過飽然此二人一者有智一者愚癡
有智之人自知食過身體沉重頻伸欠吐即
詣明醫請除苦患良醫即賜摩檀提藥令其
服之吐宿食已令近暖火禁節消息得免禍

書七

四

患終保年壽其無智者不知食過謂是鬼魅
殺生祠祭欲求濟命腹中宿食遂成生風絞
切心痛因是死亡生地獄中佛告羅睺羅汝
畏罪還家如彼無智愚癡人也汝先有善根
因緣遭值我時如彼明醫能濟苦患而得不
死汝今何為捨明入闇羅睺羅白言世尊諸佛
智慧猶如大海羅睺羅等心猶如毫末豈能受
持如來智慧佛告羅睺羅如天雨滴後不及前
雖不相及能滿大器修學智慧亦復如是從
小微起終成大器如是展轉滿無量器是則

自利利人名爲大士如我今也羅睺羅等聞佛說已心開意解普耀經云佛還入宮坐於殿上俱夷勢羅雲來稽首佛足瞻對問訊時王僚屬皆懷沉疑太子捐國十有二年何從生子佛語父王告諸羣僚俱夷守節貞潔清七無瑕疵設王不信今當現證於時五世尊化諸衆僧皆使如佛羅云年始七歲俱夷即以指印信環與羅睺言是汝父者以此與馬羅云應時直前詣佛以印信環而授世尊王及羣臣咸皆欣踊稱言善哉真佛子也佛語父王

及諸臣曰從今已後無復懷疑此吾之子緣吾化生勿欲俱夷王得道證俱夷持戒淨修梵行彌沙塞律云佛往到淨飯王宮時羅睺羅毋將羅睺羅在高樓上遙見佛來語言汝見彼沙門不答言見又語言彼是汝父可往索父餘財佛既入宮於中庭露地坐羅睺羅馳下趣佛頭面禮足住佛影中白言是影甚樂願佛與我父餘財佛言汝審欲得不答言欲得佛便將還告舍利弗汝可度之舍利弗即度出家爲受沙彌戒時淨飯王聞已度羅

睽羅便大懊惱出詣佛所白言佛昔出家尚有難陀不能令我如今懊惱難陀已復出家餘情所寄唯在此子今當出家家國大計永為斷絕子孫之愛徹過骨髓如何比丘輒度我子願佛從今勅諸比丘父母不聽不得為

道佛即為王說諸法竟集諸比丘立制父母不聽不得出家受戒祐尋此律所說羅睽羅出家緣與未曾有經事緣大異者由於爾時對情不同故復兩存焉祐尋釋族為盛雲布赤澤雖法俗或殊而獲遺斯同難陀棄榮欲

以從道羅云捨輪王位而襲法梅檀圍繞龍象成羣靡親靡踈隨應而度調御之美於茲可見

釋迦姨母大愛道出家緣記第十四出中本起經佛還迦維羅衛國大愛道瞿曇彌稽首作禮

書七

六

白佛言我聞女人精進可得沙門四道願得受佛法律我以居家有信欲出家為道佛言且止無樂以女人入我法律服法衣者當不盡壽清淨究暢梵行瞿曇彌則復求哀如是至三佛不聽許作禮而退佛於後時更遊迦

維羅衛瞿曇彌如前求出家佛亦不許佛又與諸比丘留止是國避雨三月竟出國而去大愛道與諸老母等俱行追佛頓止河上大愛道便前作禮復求出家佛言止止如前不許便前作禮繞佛而退住於門外被弊敗衣徒跣而立顏面垢穢衣服塵汗齷齪而啼阿難見之即問何以如是答言今我以女人故不得出家自悲傷耳阿難言止止且自寬意待我白佛阿難即入稽首白言我從佛聞女人精進可得四道今大愛道以至心欲受法

律願佛聽之佛言止止無樂欲使女人入我法律為沙門也所以者何譬如人家生子多女少男當知是家以為衰弱若聽女人出家乃令佛法清淨梵行不得久住譬如稻田莠雜禾稼則令善穀復敗若使女人入我法律必令清淨大道不久興盛阿難復言大愛道多有善念佛初生時乃自育養至于長大佛言如是大愛道信多善意於我有恩今我成佛於大愛道亦多有恩大愛道但由我故得歸依三寶不疑四諦立信五根受持五戒如

是阿難正使有人終身相給衣被飲食卧具
病困醫藥不及我此恩德也佛告阿難假使
女人欲作沙門者八敬之法不得踰越當盡
壽學行之譬如防水善治堤塘勿令漏失其
能如是可入律法阿難諦受作禮而出報大
愛道言瞿曇彌何忽憂愁即爲再說佛之言
教若能如是可得出家大愛道即歡喜而言
唯諾阿難聽我一言譬如四姓家女沐浴塗
香好衣莊嚴而人復以好華香珍寶爲步搖
持與其女豈不愛樂頭首受之今佛所教勅

八敬法者我亦歡心願以首頂受之爾時大
愛道便得出家尋受大戒爲比丘尼奉行法
律遂得應真後於異時大愛道與諸長老尼
俱詣阿難所白言諸長老尼皆久修梵行且
已見諦云何當使禮幼少比丘阿難言且停
我今當問佛阿難即往白佛佛言止止當慎
此言勿得說也且汝所知不如我知若使女
人不出家者外道異學一切賢者當以四事
種種供養解髮布地請令蹈之如事日月如
事天神我之正法當千歲興盛以度女人故

至五百歲而漸衰微所以者何女人有五處
不能得作何謂爲五一不得作如來二不得
作轉輪聖王三不得作第二忉利天王四不
得作第六天魔王五不得作第七梵天王大
愛道等聞已歡喜奉行

書七

八

彌沙塞律云大愛道出家受行八敬事事悉
同大愛道因阿難問佛大愛道受八敬即得
具足戒不知諸釋女五百人云何佛言將往
大僧中十衆大愛道作和尚羯磨與受具足
三人一受不得四人大方便經云天魔波旬

及諸長夜惡邪見人毀佛法僧是故如來不
聽女人樂入佛法佛姨母憍曇彌三請不聽
憂悲苦惱阿難爲請過去諸佛具四部衆而
如來獨不具耶佛告阿難若憍曇彌發大精
進修八敬法聽入佛法憍曇彌心大歡喜佛
言未來世中若有比丘尼及諸善女人常當
志心念阿難恩稱名供養阿難以大威神應
聲護助祐仰惟三世諸佛四部咸備而憍曇
彌祈法亟於拒塞者豈非女人障厚方爲道
盡故切磋拮擊以勵將來也

釋迦父淨飯王泥洹記第十五 出淨飯王泥洹經

舍夷國王名曰淨飯治以正法化德仁義常
行慈心時被重病身中四大同時俱作殘害
其體肢節欲解喘息不定如駛水流輔相宜
令國中明醫皆悉來會種種療治無能愈者

書七

九

時王煩惱轉側不停如少水魚夫人姝女見
王如是益更愁惱時白飯王斛飯王大稱王
等及諸羣臣同發聲言今王設崩永失覆護
國將虛弱王身戰動唇口乾燥語聲斷絕眩
冒淚下時諸王等長跪叉手同共白言大王

素性不好作惡經彈指頃種德無厭護養人

民莫不得安名聞十方大王今日何故愁惱
時淨飯王語聲趣出告諸王曰我命雖斷不
以為苦但恨不見我子悉達又恨不見次子
難陀以除貪婬世間諸欲復恨不見斛飯王
子阿難陀者持佛法藏一言不失又恨不見
孫子羅云年雖幼稚神足純備戒行無缺吾
設得見是諸子等我病雖篤未離生死不以
為苦諸在王邊聞如是語悉苦啼泣淚下如
雨時白飯王言我聞世尊在王舍城耆闍崛

山中去此懸遠五十由旬王今轉羸設遣使
者道路懸邈遲晚無益唯願大王莫大愁悵
懸念諸子時淨飯王聞是語已垂淚而言答
白飯王我子等輩雖復遼遠意望不斷所以
者何我子成佛以大慈悲恒以神通天眼徹
視天耳徹聽救接衆生應可度者如有百千
萬億衆生爲水所溺以慈悲心爲作船筏而
度脫之終不疲勞若我今日望見世尊亦復
如是所以然者世尊晝夜常以三昧恒以天
眼觀於衆生應受化者以慈悲心如母念子

爾時世尊在靈鷲山天耳遙聞迦維羅衛大
城之中父王悒遲及諸王言即以天眼遙見
父王病卧著牀羸困憔悴命欲向終知父渴
仰欲見諸子爾時世尊告難陀曰父王淨飯
勝世間王是我曹父今得重病我曹應往及
命存在得與相見書七令王願滿難陀受教長跪
作禮唯然世尊淨飯王者是我曹父能生聖
子利益世間今宜往詣報育養恩阿難合掌
前白佛言淨飯王者是我伯父聽我出家爲
佛弟子是故欲往羅云復前而白佛言世尊

雖是我父棄國求道我蒙祖王育養成就而
得出家是故欲往覲省祖王佛言善哉宜知
是時令王願滿於時世尊即以神足猶如鴈
王踊身虛空忽然而現在維羅衛放大光明
國中人民遙見佛來皆共舉聲涕淚而言設
大王崩舍夷國名必斷滅矣城中人民向佛
啼哭白世尊言大王如是命斷不久唯願如
來宜可時往及共相見國中人民宛轉自撲
哽咽啼哭中有自絕瓔珞者中有取塵土而
自塗者佛見是已諫國人曰無常離別古今

有是汝等諸人當思念之生死為苦唯道是
真於是世尊即以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
諸佛之法放大光明更復重以三十二相八
十種好放大光明以從無量阿僧祇劫所作
功德放大光明其光照曜內外通達周徧國
界光照王身患得安息王遂怪言是何光耶
為是日月之光明耶諸天光乎來觸我身如
天梅檀令我身中患苦得息脫是我子悉達
來也先現光明是其常瑞時大稱王從外入
宮白大王言世尊已來將諸弟子阿難羅云

等乘空來至王宜歡喜捨愁毒心王聞佛來
敬意踊躍不覺起坐須臾之頃佛便入宮王
見佛到遙舉兩手接足而言唯願如來手觸
我身令我得安爲病所困如屢麻油痛不可
忍我命將斷寧可還返我今最後得見世尊
痛恨即除佛知父王病重羸瘦色變難識告
難陀言觀王本時形體巍巍顏色端正各聲
遠聞今得重病乃不可識端正形容勇健之
名今何所在時淨飯王一心合掌讚歎世尊
德佛言唯願父王莫復愁悒所以然者道德

純備無有缺減佛出金色臂掌如蓮華光尋
即以手著父王額上王是清淨戒行之人心
垢已離今應歡喜不宜憂惱當諦思念諸經
法義物不牢回得堅固志以種善根是故大
王宜當歡喜命雖欲終自可寬意時大稱王
以恭敬心白淨飯王言佛是王子神力具足
無與等者次子難陀亦是王子已度生死諸
欲之海四道無礙斛飯王子阿難陀者已服
法味佛所說法猶若淵海一向不忘悉總持
之王孫羅云道德純備逮諸禪定成四道果

是四子等已壞魔網時淨飯王聞是語已歡
喜踊躍不能自勝即以自手捉於佛手著其
心上王於卧處合掌心禮世尊足下時佛手
掌故在王心上無常對至命盡氣絕忽就後
世於是諸釋號咷啼哭舉身自撲兩手拍地
書七
解髻亂髮同發聲言永失覆蓋王中尊王今
十二
以崩背國失威神時諸釋子以衆香汁洗浴
王身纏以劫貝白氎及諸繒帛而以棺斂於
師子座七寶莊校真珠羅網垂繞其傍舉棺
置於師子座上散華燒香佛共難陀在喪頭

前肅恭而立時阿難羅云佳在喪足難陀長
跪白佛父王養我願聽難陀擔父王棺阿難
陀長跪白佛言唯願聽我擔伯父棺羅云復
前而白佛言唯願聽我擔祖王棺爾時世尊
念當來世人皆兇暴不報父母育養之恩爲
是當來不孝衆生設化法故如來躬欲擔於
父王之棺即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一
切衆山巔峩涌沒如水上船爾時欲界一切
諸天與無數百千眷屬俱來赴喪北方天王
毗沙門王將諸夜叉鬼神之等億百千衆俱

來赴喪東方天王提頭賴吒將諸妓樂鬼神
之等億百千衆俱來赴喪南方天王毗樓勒
又將鳩槃荼鬼神之等億百千衆俱來赴喪
西方天王毗留博叉將諸龍神億百千衆俱
來赴喪皆共發哀舉聲啼哭時四天王竊共
思議瞻望佛爲當來世諸不孝父母者故以
大慈悲親欲自身擔父王棺時四天王俱共
長跪同時發聲俱白佛言我等是佛弟子從
佛聞法成須陀洹以是之故我曹宜擔父王
之棺佛聽四天王擔父王棺四天王各自變

書七

十三

身如人形像以手擎棺擔著肩上舉國人民
一切大小莫不啼泣爾時世尊威光益顯猶
萬日並現如來躬自手執香爐在前行出詣
於墓所靈鷲山上有千阿羅漢以神足力乘
虛而至稽首佛足復白佛言唯願佛勅使作
何事時佛便告諸羅漢等汝等疾往大海渚
上取牛頭栴檀種種香木即受教勅如彈指
頃各到大海共取香薪屈伸臂頃便已來到
佛與大衆共積香薪舉棺置上以火焚之一
切大衆見火熾然皆向佛前宛轉自撲益更

悲哭有得道者皆自慶幸未獲道者心戰惶怖毛衣為豎佛告四眾曰世間無常苦空非身無有堅固如幻如化如熱時燄如水中月命不久居汝等諸人但見此火便以為熱諸欲之火恒復過此是故汝等當自勸勉求離生死乃得大安時火燄熾燒王身已爾時諸王各各皆持五百餅乳以用滅火火滅之後競共收骨盛置金函即於其上便共起塔懸繒幡蓋供養塔廟時諸大眾同時發聲俱白佛言大淨飯王今已命終神生何所唯願世

尊分別解說於時佛告眾會曰父王淨飯是清淨人生淨居天祐觀無常之變甚矣固有形之類而莫免也夫以天尊侍疾而不能延齡金掌在心而無救理報盡數終無常對至是以聖人修長壽之呆而不養蕉沫之身也

書七

十四

釋迦母摩訶摩耶夫人記第十六

出佛昇切利天為母

經說

佛在忉利天歡喜園中波利質多羅樹下三月安居爾時如來四眾圍繞身毛孔中放千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一一光中有千葉

蓮華一一華中皆有化佛威光照耀不可譬類諸天子等不知何緣而有此事佛告文殊汝詣母所道我在此願母暫屈禮敬三寶文殊即往宣白摩耶摩耶聞已乳自流出而作此言若審我所生悉達多者當令乳汁直至於口作此語已兩乳漣出猶白蓮華而便入於如來口中時摩耶見已踊躍怡悅如華開榮大千世界普皆震動諸妙華果非時敷熟即語文殊我從與佛為母子來歡喜安樂未曾如今日也即與文殊俱趣佛所世尊遙見

母來如須彌山鼓動之相便以梵音而白母言身所經處與苦樂俱當修涅槃永離苦樂摩耶一心五體投地專精正念結使消伏佛為說法摩耶聞已即識宿命善根純熟破八十億熾然之結得須陀洹果即白佛言生死牢獄已證解脫七時會大眾聞此語已異口同音而作是言願一切眾生皆得解脫爾時世尊於忉利天為眾廣說大利益至三月盡將欲還下命鳩摩羅汝今可下至閻浮提語言如來不久當入涅槃于時眾聞是語已

極大愁惱作如是言我等頃來不知大師所
在今者乃在忉利天上又復不久欲入涅槃
何其苦哉世眼將滅我等罪身天人殊絕無
由昇天恭敬勸請唯願仁者爲宣啓請唯願
愍念閻浮提人時速還下時鳩摩羅還至佛
所具以白佛爾時世尊聞此語已放五色光
明照耀顯赫時天帝釋知佛當下即使鬼神
作三道寶塔中央閻浮檀金左用瑠璃右用
碼瑙欄楯雕鏤極爲嚴麗佛語摩耶生死之
法會必有離我今應下還閻浮提不久亦當

入於涅槃摩耶垂淚說偈爾時世尊與母辭
別下躡寶塔梵天執蓋及四天王侍立左右
四部大衆歌頌讚歎天作妓樂充塞虛空散
華燒香導從來下閻浮提王波斯匿等一切
大衆集在寶塔稽首奉迎佛還祇洹處師子
座四衆圍繞歡喜踊躍
祐敬惟佛生七日母昇忉利三世如來莫不
同然摩耶積因託化誕聖是以旣爲天師而
方味其乳已入泥洹而還起致敬欲報之德
於斯至矣

釋迦姨母大愛道泥洹記第十七 出佛母泥洹經

王園精舍大愛道比丘尼即佛姨母也將欲滅度曰吾不忍見世無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上正覺及諸應真滅度吾當先息靈神還于本無矣佛一切智具照其心即告阿難大愛道念曰吾不忍見世尊并諸應真等泥洹 書七 欲先滅度阿難聞教即稽首言今聞尊命四體萎墮心塞智索不識四方之名佛告阿難汝謂大愛道滅度將戒定慧解脫度知見種四意止乃至八品道行去耶對曰不也但惟

佛生七日太后薨沒慈母至有彌恩在佛所耳世尊歎曰如汝所言慈母於吾實有哺乳重恩此恩難報吾已報之我亦有難筭之恩在母所也由我開示歸命三寶苦集盡道眼明盡諸有結獲無所著若人能悟愚者之惑令入真正苦集盡道者恩過須彌是故阿難吾有重恩於大愛道為無量也於時大愛道與除饑女五百人 除饑女即比丘尼也秦會注法鏡經云凡夫貪染六塵猶餓夫夢飯不知厭足聖人斷貪除六情饑餓飢號出家為除饑俱到佛所皆頭面著佛足禮退又手立白佛言不忍觀

佛及諸應真滅度欲先泥洹佛默可之大愛
道以手摩佛足曰此晚觀如來最上正覺自
今已後不復覩矣五百除饑陳辭如上佛可
之為說身患滅度之安諸除饑女莫不歡喜
繞佛三匝稽首而去還于精舍布五百座皆
各就座大愛道現神足德於自座沒從東方
來在虛空中作十八變八方上下亦復如是
放大光明以照諸冥上耀諸天五百除饑變
化俱然同時泥洹佛告阿難汝明旦入城到
耶遊理家所理家即優婆塞受戒在家故曰理家告之曰佛母

及五百者年除饑皆已滅度佛勸理家作五
百舉牀麻油香華樟栴梓材事各五百真妓
正音當以供養所以者何斯諸除饑皆六通
四達獲空不願無想淨定今得泥洹為佛所
歎一時供養其福無量阿難稽首敬諾平旦
入城至理家門聞阿難來心怖毛豎今來甚
早斯事非恒將以何故阿難如教具為宣說
理家聞之即躄身于地抗哀而云自今惟耶
梨精舍都為空寂王道四街不復覩神通除
饑國道為空其痛何甚乎阿難答曰佛說乾

坤雖久始必有終三界無常如幻如夢生求不死會冀不離者終不可得也理家心解歡喜阿難復至諸梵志理家值集在講堂有異論議即告之曰佛勸諸賢者作五百祭具所以然者佛母五百除饑皆以滅度梵志理家聞阿難言靡不躋地宛轉哀號阿難又說三界如幻都為非常身為苦器惱痛所聚唯泥洹安故聖歸之理家心解稽首奉辦阿難還至佛所如事以聞梵志理家即備墓具馳詣精舍時王園門閉理家使人緣入開門欲入

講堂有女沙彌三人一人得不還道次者頻來小者溝港告理家曰吾師坐禪今得寂定慎勿擾動答曰師已滅度非為定耶沙彌聞之躋身絕息有頃乃蘇哀而言曰誰當教誨吾等聖訓絕矣理家觀之莫不哀泣告沙彌

書七

十八

曰佛本說經恩愛雖會終必有離但當達志力取應真理家闍維畢捧舍利詣佛所佛告阿難汝東向叉手下右膝曰有直信直業三神六智道靈已足者來趣斯所以然者佛母及諸除饑女五百人今皆善逝宜當法會四

方俱然於是四方各二百五十應真神足飛
來稽首佛足佛起至大愛道舍利所千比丘
從皆就座佛告阿難取舍利盛之以鉢著吾
手中阿難如命以鉢盛舍利長跪授佛佛以
兩手受之告諸比丘斯聚舍利本是穢身克
愚怒暴嫉妬陰謀取道壞德今母能拔女人
克愚之穢身與丈夫行獲應真道遷靈本無
何其健哉告比丘衆及諸理家宜共興廟應
修供養僉曰唯然於是四衆天人鬼龍造廟
立刹種種供養

摩訶波闍提齊言大雜阿
愛道也亦名瞿曇彌

舍經云是難陀親母又增一阿舍經云佛告
阿難難陀羅云汝等舉大愛道身我當親自
供養爾時釋提桓因毗沙門王等前白佛言
唯願勿自勞神我等自當供養佛言止止所
以然者父母生子多有所益長養恩重乳哺
懷抱要當報恩書七不得不報過去未來諸佛母
先取滅度諸佛皆自供養耶維舍利也時毗
沙門天王使諸鬼神往梅檀林取梅檀薪至
曠野之間佛躬自舉林一脚羅云舉一脚阿
難舉一脚難陀舉一脚飛在虛空往至塚間

其中四部衆舉五百比丘尼舍利俱至塚間
爾時佛自取梅檀木著大愛道身上佛言有
四人應起塔供養一者佛二者辟支佛三者
漏盡羅漢四者轉輪聖王皆以十善化物故
爾時人民即取舍利各起塔供養祐尋姨母
爲德恩均所生是以持舉之重爰酬鞠育所
以勸報復勵無恩人也

釋迦種滅宿業緣記第十八

出長阿含經

爾時波斯匿王新紹王位便作是念我今新
紹王位先應取釋種家女即告一臣曰往迦

毗羅衛至釋種家持我名字告彼釋種云波
斯匿王問訊與居輕利致問無量又語彼釋
吾欲取釋種女設與我者抱德無已若見違
者當以力相逼大臣受教往告迦毗羅衛國
爾時釋種五百人集在一處是時大臣至釋
種所具宣王言釋種聞已極生瞋恚吾等大
姓何緣當與婢子結親其衆中或言當與或
言不可與爾時摩訶男語衆人言諸賢勿共
瞋恚所以然者波斯匿王爲人暴惡或壞我
國界我今躬自當往與共相見說此事情時

摩訶男家中婢生一女面貌端正世之希有
沐浴此女與著好衣載羽葆車送與波斯匿
王又白王言此是我女可共成親時波斯匿
王得此女已極懷歡喜即立此女爲第一夫
人未經數日而身懷妊後生一男兒端正無
雙世之殊特時波斯匿王集諸相師與子立
字時相師言大王當知求夫人時諸釋共諍
或言不與使彼此流離今當立字名曰流離
時彼斯匿王愛此流離太子未曾去前年向
八歲王告之曰汝今已大可詣迦毗羅衛學

書高七

二十

諸射術是時波斯匿王給使諸人乘大白象
往詣釋種至摩訶男家而白言曰波斯匿王
使我至此學諸射術唯願祖父母事事教授
時摩訶男報言欲學術者善可習之是時摩
訶男釋種集五百童子使共學術時流離太
子共學射術爾時迦毗羅衛城中新起一講
堂自相謂言今此講堂成來未久畫彩已竟
猶如天宮我等先應往請如來於中供養及
比丘僧當令我等受福無窮然後我等當入
此堂時諸釋種即於堂上敷種種坐具懸繪

齋蓋香汁灑地燒衆名香復儲好水然諸明
燈是時流離太子往至講堂即昇師子之座
時諸釋種見之極懷瞋恚即前捉臂逐出門
外各共罵之此婢生物敢入中坐撲之著地
是時流離太子即從地起長歎息而視於後
是時有梵志子名曰好苦流離太子語好苦
梵志子曰此諸釋種捉我毀辱乃至於斯我
後紹王位時汝當告我此事是時好苦梵志
子報曰如教是時波斯匿王命終便立流離
太子爲王時好苦梵志往至王所而作是說

王當憶本諸釋所毀辱不時流離王報曰我
憶本事時流離王興起瞋恚勅諸羣臣汝等
速嚴駕集四部兵吾欲往征釋種諸臣即受
王教令即雲集四種之兵往至迦毗羅越爾
時衆多比丘聞流離王往征釋種具白世尊
是時世尊聞此語已即往逆流離王便在一
枯樹下無有枝葉於中結加趺坐時流離王
遙見世尊即下車禮足在一面立爾時流離
王白世尊言更有好樹枝葉繁茂何故在此
枯樹下坐世尊告曰親族之蔭故勝外人是

時流離王便作是念今日世尊故為親族吾不應往征宜可齊此還歸本土是時好苦梵志復白王曰王當憶本釋種所辱王聞此語已復更集兵復詣迦毗羅越大目犍連聞流離王往征釋種白世尊言今日流離王往攻釋種我今堪任使流離王及四部兵擲著他方世界世尊告曰汝豈能取釋種宿緣著他方世界乎時目連白佛言實不堪任使宿因緣著他方世界爾時世尊語目連曰汝還就坐目連復白佛言我今堪任移此迦毗羅越

著虛空中世尊告曰汝今堪能移釋種宿緣著虛空中乎目連報言世尊我不堪任佛告目連汝今還就本位目連復白佛言唯願聽許能以鐵籠覆迦毗羅越城上世尊告曰云何目連能以鐵籠覆釋種宿緣乎目連白佛不也世尊佛告目連釋種今日宿緣已熟今當受報是時流離王往詣迦毗羅越時諸釋種集四部之衆一由旬中往逆流離王是時諸釋一由旬內遙射流離王或射耳孔不傷其耳或射頭髻不傷其頭或射弓絃不害其

人或射鎧器不傷其人或射牀座不害其人
或射車壞輪不害其人或壞幢麾不害其人
是時流離王見此事已便懷恐怖告羣臣曰
汝等觀此箭爲從何來羣臣報曰此諸釋種
去此一由旬中射箭使來流離王報言彼設
發心欲害我者並當死盡宜可於中還歸舍
衛是時好苦梵志前白王言大王勿懼此諸
釋種皆共持戒蟲尚不害況害人乎今宜前
進必壞釋種是時流離王漸漸前進向彼釋
種是時諸釋退入城中時流離王在城外住

而告之曰汝等速開城門若不爾者盡當殺
汝時迦毗羅越城有釋童子年向十五名曰
奢摩聞流離王今在城外即著鎧持仗往至
城上獨與流離王共鬪是時奢摩童子多殺
害人衆各各馳散並作是說此是何人爲是
天耶言七爲是鬼神耶遙見如似小兒十三是時流離
王便懷恐怖即入地孔避之時釋種等聞壞
流離王衆是時諸釋即呼奢摩童子而告之
曰汝年幼小何故辱我等門戶豈不知諸釋
修行善法乎我等尚不能害一蟲蟻命況復

人耶我等亦能壞此軍衆一人敵萬人然我等復作是念殺害人命死入地獄若生人中壽命極短汝速出去不須住此是時奢摩童子即出國去是時流離王復至門中速開城門不須稽留是時諸釋自相謂言可與開門爲不可乎爾時弊魔波旬作一釋形告諸釋言汝等速開城門勿共受困是時諸釋即開城門時流離王告羣臣曰今此釋衆人民極多非刀劍所能害盡悉取埋脚地中然後使暴象踏殺爾時羣臣受王教勅即以象踏殺

之時流離王勅羣臣曰汝等速選面手釋女取五百人時諸臣等受王教令即選五百端正女人將詣王所是時摩訶男釋至流離王所而作是說當從我願流離王言欲何等願摩訶男曰我今沒在水底隨我遲疾使諸釋種並得逃走若我出水隨意殺之流離王曰此事大佳是時摩訶男釋即入水底以頭髮繫樹根而取命終是時城中諸釋從東門出復從南門入或從南門出還北門入是時流離王告羣臣曰摩訶男父何故隱在水中如

今不出爾時諸臣聞王教令即入水中出之
摩訶男已取命終爾時流離王以見摩訶男
命終王方生悔心我今祖父已取命終皆由
愛親族故設當知者終不來攻伐此釋種是
時流離王殺九千九百九十萬人流血成河
繞迦毗羅衛城往詣尼拘留園中是時流離
本百七
王語五百釋女言汝等慎莫愁憂我是汝夫
汝是我婦要當相接時流離王捉一釋女而
欲弄之時女曰大王欲何所為時王報言欲
與汝情通女曰我今何故與婢生種情通是

時流離王甚懷瞋恚勅羣臣曰速取此女則
其手足著深坑中諸臣受教刖其手足擲著
坑中及五百女人皆罵王言誰持此身與婢
生種共交通耶時王瞋恚盡取五百釋女刖
其手足著深坑中是流離王壞迦毗羅越已
還詣舍衛城爾時祇陀太子在深宮中與諸
妓女共相娛樂王聞作妓聲即勅御者汝迴
此象詣太子所是時守門人遙見王來而白
王言王小徐行祇陀太子今在宮中自娛勿
相觸繞是時流離王即時拔劔取守門人殺

之祇陀王子聞流離王在門外便出與王相見善來大王可入小停駕時流離王報言豈不知吾與諸釋共闢乎祇陀對曰聞之流離王報言汝今何故與妓女遊戲而不佐我耶祇陀報言我不堪任殺害衆生是時流離王極懷瞋恚即復拔劍斫殺祇陀爾時世尊以天眼觀祇陀王子以取命終生三十三天是時五百釋女自歸稱喚如來名號如來於此生亦從此間出家學道而後成佛今受此毒痛極苦世尊何故而不見憶爾時世尊以天

書七

廿五

耳清徹聞諸釋女稱怨向佛將諸比丘往至迦毗羅越時五百釋女遙見世尊將諸比丘來到其邊皆懷慚愧爾時世尊語釋提桓因言此諸釋女皆懷慚愧釋提桓因即以天衣覆諸女上爾時世尊而語毗沙門王言此諸女人飢渴日久毗沙門王即辦自然天食與諸釋女皆自充足世尊漸與諸女說微妙法苦集盡道盡與說之爾時諸女塵垢即盡得法眼淨各於其所而取命終皆生天上爾時世尊詣城東門見城中烟火洞然爾時世尊

往詣尼拘留園中坐告諸比丘我昔在中與諸比丘說法如今空虛無有人民自今已後如來皆更不復至此從座起去往舍衛祇樹給孤獨園告諸比丘今流離王及此兵衆却後七日盡當磨滅是時流離王聞世尊記聞已恐怖告羣臣曰如來今記却後七日我及兵衆盡當滅沒汝等可觀外境無有盜賊水火災變來侵國者何以故知佛如來語言無有二爾時好苦梵志尋白王言大王勿生恐懼今外境無難亦無災變今日大王快自娛

樂流離王言梵志當知佛言無異時流離王使人數日至七日頭王大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將諸兵衆及諸姝女往阿脂羅河側而自娛樂即於彼處卒大雷震非時雲起暴風疾雨時流離王及諸兵衆爲水所漂皆悉消滅身壞命終入阿鼻地獄復有天火燒城內官殿爾時世尊以天眼觀見流離王及四兵衆悉皆命終入地獄中爾時比丘白世尊言流離王及四部兵今已命終爲生何處世尊告曰流離王者今入阿鼻獄中諸比丘白言今

書七

廿六

此諸釋音日作何因緣今為流離王所害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昔日之時此羅閱城中有捕魚村時世飢儉人食草根一升金買一升米彼村中有大池水又復饒魚時羅閱城中人民之類往至池中捕魚食之當於爾時水中有二種魚一名拘瓊二名多舌是時二魚各相謂言我等於此眾中先無過失我是水性之蟲不處乾地此人民之類皆來食噉我等設前世時少有福德者其當報怨爾時村中有一小兒年向八歲亦不捕魚復非害命

然復收魚在於岸上小兒見已極懷歡喜比丘當知爾時羅閱城中人民之類豈異人乎今釋種是也時拘瓊魚者今流離王是兩舌魚者今好苦梵志是小兒見魚笑者今我身是爾時釋種坐取魚食無數劫中受地獄苦今受此對非四七我爾時坐見而笑之今患頭痛如似石壓猶如以頭戴須彌山所以然者如來更不受形已捨衆行度諸厄難是諸比丘由此因緣今受此報

釋迦畢罪經與此大同小異云流離王滅諸

釋種旋師罷軍遣使者致敬於佛佛視使者
答言王自受矣阿難整法服稽首白言佛不
虛視其必有緣衆祐曰釋罪畢矣却後七日
太山鬼神以火逼王及其臣民王罪難救如
釋禍難禳也王行湖邊軍衆入水浴神化爲
毒蟲螫其王衆毒行身腫或於水中死者或
百步一里死者垂半入國兇鬼雲集宮中夜
魅鳴聚居宮相待日月薄蝕星宿失度怪異
首尾王聞佛戒災變之異內如湯灼會臣議
論或言投山者或言投川者王遂乘船入海

強富者得從貧羸者留國王內宮人解衣脫
陽燧珠著船服上其日雲興竿絕舟漂臣民
僉曰弊王行兇乃致斯禍向中之時日出炎
陽燧出火始燒王舟投水即沒雷震霹靂即
入太山地獄留在岸上者微怖而全法句譬
經云佛弟子名曰目連見流離王伐舍夷國
以報宿怨當殺四輩弟子念甚可憐便到佛
所白言流離王征舍夷國我欲以四方便救
舍夷國人一者舉舍夷國人著虛空中二者
舉舍夷國中人著海中三者舉舍夷國人著

兩鐵圍山間四者舉舍夷國人著他方大國
中央令流離王不知其處佛告目連雖知汝
有是智德能安處舍夷國人衆生有七不可
避何謂爲七一者生二者老三病四者死
五者罪六者福七者因緣此七事意雖欲避
不得自在如汝威神可得作此四宿對罪負
不可得離於是目連禮佛便去猶意不已即
取舍夷國人知識檀越四五百人盛著鉢中
舉著虛空星宿之際流離王伐舍夷國殺三
億人已引軍還國於是目連往到佛所爲佛

善七

廿八

作禮自貢高曰流離王伐舍夷國弟子承佛
威神救舍夷國四五百人今在虛空皆盡得
脫佛告目連汝爲往看鉢中人不答曰未往
視之佛言卿先往視鉢中人還目連以道力
下鉢見鉢中人皆死於是目連悵然悲泣還
白佛言鉢中人者今皆死盡佛告目連有業
定也座上無央數人聞佛說無常法欣然得
道逮須陀洹果
祐竊惟大聖垂經抑揚懲勸夫以正覺之尊
萬累久絕經累塵劫而甫示餘報明知釋種

之滅非力能免斯實止殺之深戒慎業之明規也

釋迦譜卷第七

書七

并九

音釋

窈窕 伊鳥切 深遠也 恙 餘亮切 憂也 呿 丘伽切 張貌 絞 古急切
 也 徒跣 足親地也 踴 似以九者草 亟 訖力切 疾 當故切 木中 掎擊 拮彼口切 駛 疎吏切 也 蠹 蟲此謂敗也 悒 悒音邑 不安也 巖 疾也 眩 葵縮切 眩實亂也 悒 悒音直利切 待也 巖 疾也

巖 滂禾切 側也 何切 蕉 沫 也 沫 莫局切 芭 蕉 沫 貢切 躡 足也 切 夔 呼肱切 諸 樟 梓 梓 梓之楊切 梓 梓音南 梓 膝 息七切 脛 齊 才詣 麾 旗屬切 螯 施隻切 蟲 薄 蝕 薄伯各切 陽 燧 燧徐取火珠也 懲 戒也 陵切

釋迦譜卷第八

書八

蕭 齊 釋 僧 祐 撰

釋迦竹園精舍緣記第十九出曇無德律

摩竭王餅沙作如是念世尊若初來所入處

便當布施作僧伽藍時王舍城有迦蘭陀竹

園最為第一時佛知王心之所念即往竹園

王遙見世尊來即自下象取象上褥繫為四

重敷已白佛言願坐此座世尊即就座而坐

時餅沙王捉金澡餅投水與佛白言此王舍

城迦蘭陀竹園最為第一今以奉施願慈納

受佛告王言汝以此園施佛及四方僧何以故若佛所有若園若房若衣鉢等物一切天人魔梵沙門婆羅門無能用者悉應恭敬如塔寺法即如佛言我今以此竹園施佛及四方僧願慈愍故為我納受時世尊說偈勸諭餅沙王即勅巧匠即日營立堂房樓閣雕文刻鏤寶物莊嚴通水造橋泉井給施願常受用使福無盡迦蘭陀竹園冬夏常茂亦名為寒林也中本起經云羅閱祇國長者迦蘭陀心中念言可惜我園施與尼捷佛若先至奉

佛及僧悔恨前施永為棄捐長者至心卧不安席先福追逮福德應令大鬼將軍名曰半帥承佛神旨知其心念即召閱又推逐尼犍裸形無恥不應止此鬼帥奉勅搥打尼犍拖拽器物尼犍驚怖馳走而言此何惡人暴害乃爾鬼帥答曰長者迦蘭陀當持竹園作佛精舍大鬼將軍半帥見勅逐汝輩耳明日尼犍共詣長者深責所以何故改施令吾等類被打委頓不謂長者見困如此時迦蘭陀心中喜悅吾願遂矣佛聖廣覆照我至心答尼

犍曰此諸鬼帥強暴合瞋懼必作害不如委去更求其安尼犍對曰心恨深矣即悉捨去長者歡喜修立精舍僧房牀座嚴備都畢行詣樹下請佛及僧眾祐受施止頓一時大化晉濟靡不喜樂又菩薩藏經云阿難我今於此竹園中轉此菩薩藏經不退轉輪斷一切眾生疑阿難過去諸佛亦皆於此虛空地分說是菩薩藏經阿難所有貪欲瞋恚愚癡眾生入此竹園不發貪欲瞋恚愚癡阿難如來雖住諸餘精舍而皆無有如是功德何以故

書八

二

阿難今此迦蘭陀竹林畜生入者不發姪欲
衆鳥入者非時不鳴摩竭餅沙灌頂大王者
初登於位與諸婣女入此園中共相娛樂入
以自覺心無戲事諸婣女衆亦皆自覺心無
有欲不樂戲樂時王欣歡每作是念願世有
佛出於我國當以是園奉上於佛佛於中住
我當聞法何以故可供養者應住此園非五
欲人所應得住是園無有虺蛇蜈蚣蚊虻毒
螫若住其中無復毒心亦是竹園不共功德
釋迦祇洹精舍緣記第二十 出賢
思經

舍衛國王波斯匿有一大臣名曰須達居家
巨富財寶無限好喜布施賑濟貧乏及諸孤
老時人因行爲其立號名給孤獨爾時長者
生七男兒年各長大爲其納娶次第至六其
第七兒端正殊異偏心愛念當爲妻娶欲得
書八
極妙容姿端正有相之女爲兒求之即語諸
婆羅門言誰有好女相貌備足當爲我兒往
求索之諸婆羅門便爲推覓展轉行乞到王
舍城王舍城中有一大臣名曰護彌財富無
量信敬三寶時婆羅門到家從乞國法施人

要令童女持物布施護彌長者時有一女威容端正顏色殊妙即持食出施婆羅門婆羅門見已心大歡欣我所覓者今日見之即問女言巨有人來求索汝未答言未也問言女子汝父在不其女言在婆羅門言語令出外我欲見之與共談語時女入內白其父言外有客人欲得相見父便出外時婆羅門問訊起居安和善吉舍衛國有一大臣字曰須達輔相識不答言未見但聞其名報言知不是人於彼舍衛國中第一富貴如汝於此富貴

第一須達有兒端正殊妙卓略多奇欲求君女為婦可爾以不答言可爾值有估客欲至舍衛時婆羅門作書因之送與須達具陳其事須達歡喜詣王求假為兒娶婦王即聽之大載珍寶趣王舍城於其道次賑濟貧乏到王舍城至護彌家為兒求妻護彌長者歡喜迎逆安置敷具暮宿其舍家內騷騷辦具飲食須達念言今此長者大設供具欲作何等將請國王太子大臣長者居士婚姻親戚設大會耶思惟所以不能了知而問之言長者

今暮躬自執勞經理事務施設供具為欲請
王太子大臣答曰不也欲設婚姻親戚會耶
答言不也將何所作答言請佛及比丘僧於
時須達聞佛僧名歡然毛豎如有所得心情
悅豫重問之言云何名佛願解其義長者答
言汝不聞乎淨飯王子厥名悉達其生之日
天降瑞應三十有二萬神侍衛即行七步舉
手而言天上天下唯我為尊身黃金色三十
二相八十種好應王金輪典四天下見老病
死苦不樂在家出家修道六年苦行得一切

智盡結成佛降諸魔眾十八億萬號曰能仁
十力無畏十八不共光明照曜三達遐鑒故
號曰佛須達問言云何名僧護彌答言佛成
道已梵天勸請轉妙法輪至波羅柰鹿野苑
中為拘隣五人轉四真諦漏盡結解便成沙
門六通具足四意七覺八道悉練上虛空中
八萬諸天得須陀洹無量天人發無上正真
道意次度鬱單羅迦葉兄弟千人漏盡意解
如是五人次第得度舍利弗目連徒眾五百
人亦得應真如是之等神足自在能為眾生

作良祐福田故名僧也須達聞說如此妙事
歡喜踊躍感念信敬企望至曉當往見佛誠
款神應見曉尋明即往羅閱城門夜三時開
初夜中夜後夜是謂三時中夜出門見有天
祠即為禮拜忽忘念佛心目還闇便自念言

善言八

五

今夜故闇若我往者儻為惡鬼猛獸見害且
還入城待曉當往時有親友終生四天見其
欲悔便下語之居士莫退悔也我是汝昔日
善知識密肩婆羅門因聞法得生天今為大
勢神故相勸耳汝往見佛得利無量正使今

得百車珍寶不如轉足一步至趣世尊所得
利深過踰於彼居士汝去莫悔正使今得百
象珍寶不如舉足一步往趣世尊利過於彼
居士汝去莫悔正使今得一閻浮提滿中珍
寶不如轉足一步趣世尊所得利甚多居士
汝去莫悔正使今得一四天下滿中珍寶不
如舉足一步至世尊所所得利益贏踰於彼
百千萬倍須達聞天說如此語益增歡喜敬
念世尊闇即得曉尋路往至到世尊所爾時
世尊知須達來出外經行是時須達遙見世

尊猶如金山相好威容儼然矚著過踰護彌
所說萬倍觀之心悅不知禮法直問世尊不
審瞿曇起居何如世尊即時命令就坐時首
陀會天遙見須達雖觀世尊不知禮拜供養
之法化爲四人行列而來到世尊所接足作
禮胡跪問訊起居輕利右繞三匝却住一面
是時須達見其如是乃爲愕然而自念言恭
敬之法事應如是即起離座如彼禮敬問訊
起居右繞三匝却住一面爾時世尊即爲說
法四諦微妙苦空無常聞法歡喜便染聖法

成須陀洹譬如淨潔白氈易染爲色長跪合
掌問世尊言舍衛城中如我等輩聞法易染
更有如我比不佛告須達更無有二如卿之
者舍衛城中人多信邪難染聖教須達白佛
唯願如來垂神降屈臨覆舍衛使中衆生除
邪就正世尊告曰出家之法與俗有別止住
處所應當有異彼無精舍云何得去須達白
佛言弟子能起願見聽許世尊默然須達辭
往爲兒娶婦竟辭佛還家因白佛言還到本
國當立精舍不知模法唯願世尊使一弟子

書八

六

共往勅示世尊思惟舍衛城內婆羅門衆信
邪倒見餘人往者必不能辦唯舍利弗是婆
羅門種少小聰明神足兼備去必有益即便
命之共須達往須達問言世尊足行日能幾
里舍利弗言日半由旬如轉輪王足行之法
世尊亦爾是時須達即於道次二十里作一
亭舍計校功作出錢雇人安止使人飲食敷
具悉皆令足從王舍城至舍衛國還來到舍
共舍利弗案行諸地何處平博中起精舍案
行周徧無可意處唯王太子祇陀有園其地

平正其樹鬱茂不遠不近正得處所時舍利
弗告須達言今此園中宜起精舍若遠佳之
乞食則難近處情鬧妨廢行道須達歡喜到
太子所白太子言我今欲為如來起立精舍
太子園好今欲買之太子笑言我無所乏此
園茂盛當用遊戲書八逍遙散志須達慙懃乃至
再三太子貪惜增倍求價謂呼價貴當不能
買語須達言汝若能以黃金布地令闕無空
者便當相與須達曰諾聽隨其價太子祇陀
言我戲語耳須達自言為太子法不應妄語

妄語欺詐云何紹繼撫恤人民即共太子欲
往訟了時首陀會天以當爲佛起精舍故恐
諸大臣偏爲太子即化作一人下爲評詳語
太子言夫太子法不應妄語已許價決不宜
中悔遂斷與之須達歡喜便勅使人象負金
出八十頃中須臾欲滿殘有少地須達思惟
何藏金足不多不少當取滿之祇陀問言嫌
貴置之答言不也自念金藏何者可足當補
滿之祇陀念言佛必大德能使斯人輕寶乃
爾教齊是止勿更出金園地屬卿樹木屬我

自起門屋上佛共立精舍須達歡欣即然可
之即便歸家當施功作六師聞之往白國王
長者須達買祇陀園欲爲瞿曇沙門興立精
舍聽我徒衆與共脩術沙門得勝便聽起立
若其不如不得起也瞿曇徒衆住王舍城我
等徒衆當住於此王召須達而問之言今此
六師云卿買祇陀園欲爲瞿曇沙門起立精
舍求共沙門弟子脩其技術若得勝者得立
精舍苟其不如便不得起須達歸家著垢膩
衣愁惱不樂時舍利弗明日時到著衣持鉢

至須達家見其不樂即問之曰何故不樂須
達答言所立精舍但恐不成是故愁耳舍利
弗言有何事故畏不成就答言今諸六師詣
王求捕尊人得勝聽立精舍若其不如遮不
聽起此六師輩出家來久精誠有素所學技
術無能及者我今不知尊人技藝能與捕不
舍利弗言正使此輩六師之衆滿閻浮提數
如竹林不能動吾足上一毛欲捕何等自恣
聽之須達歡欣更著新衣沐浴香湯即往白
王我已問之六師欲捕恣隨其意國王是時

告諸六師今聽汝等共沙門捕時諸六師宣
語國人却後七日當於城外寬博之處與沙
門捕舍衛國中十八億人時彼國法擊鼓會
衆若擊銅鼓十二億人集若打銀鼓十四億
人集若震金鼓一切皆集七日期滿至平博
處椎擊金鼓一切都集六師徒衆有三億萬
人是時人民悉爲國王及其六師敷施高座
爾時須達爲舍利弗而施高座時舍利弗在
一樹下寂然入定諸根寂默遊諸禪定通達
無礙而作是念此會大衆習邪來久憍慢自

高草芥羣生當以何德而降伏之思惟是已
當以二德即立誓言若我無數却中慈孝父
母敬尚沙門婆羅門者我初入會一切大衆
當爲我禮爾時六師見衆已集而舍利弗獨
未來到便白王言瞿曇弟子自知無術僞求
猶能衆會既集怖畏不來王告須達汝師弟
子搗時已至宜來談論時須達至舍利弗所
長跪白言大德大衆已集願來詣會時舍利
弗從禪定起更整衣服以尼師壇著左肩上
徐詳而步如師子王徃詣大衆是時衆人見

其形容法服有異及諸六師忽然起立如風
靡草不覺爲禮時舍利弗便昇須達所敷之
座六師衆中有一弟子名勞度差善知幻術
於大衆前呪作一樹自然長大蔭覆衆會枝
葉鬱茂華果各異衆人咸言此變乃是勞度
差作時舍利弗便以神力作旋嵐風吹拔樹
根倒著於地碎爲微塵衆人皆言舍利弗勝
今勞度差便爲不如又復呪作一池其池四
面皆以七寶池水之中生種種華衆人咸言
是勞度差之所作也時舍利弗化作一大六

牙白象其一牙上有七蓮華一一華上有七
至女其象徐詳往詣池邊并吸其水池即時
滅衆人悉言舍利弗勝勞度差不如復作一
山七寶莊嚴泉池樹木華果茂盛衆人咸言
此是勞度差作時舍利弗即便化作金剛力
士以金剛杵遙用指之山即破壞無有遺餘
衆會皆言舍利弗勝勞度差不如復作一龍
身有十頭於虛空中兩種寶雷電震地驚
動大衆衆人咸言此亦勞度差作時舍利弗
便化作一金翅鳥王擘裂噉之衆人皆言舍

利弗勝勞度差不如復作一牛身體高大肥
壯多力麤脚利角跑地大吼奔隊來前時舍
利弗化作一師子分裂食之衆人皆言舍利
弗勝勞度差不如復變其身作夜叉鬼形體
長大頭上火然目赤如血四牙長利口目出
火驚躍奔走時舍利弗自化身作毗沙門王
夜叉恐怖即欲退走四面火起無有去處唯
舍利弗邊涼冷無火即時屈伏五體投地求
哀脫命辱心已生火即還滅衆咸唱言舍利
弗勝勞度差不如時舍利弗身昇虛空現四

威儀行住坐卧身上出水身下出火東沒西
涌西沒東涌北沒南涌南沒北涌或現大身
滿虛空中而復現小或分一身作百千萬億
身還合為一於虛空中忽然在地履地如水
履水如地現是變已還攝神足坐其本座時
會大眾見其神力咸懷歡喜時舍利弗即為
說法隨其本行宿福因緣各得道迹或得須
陀洹斯陀舍阿那舍阿羅漢者六師徒眾三
億弟子於舍利弗所出家學道捕技已訖四
眾便罷各還所止長者須達共舍利弗往圖

精舍須達手自捉繩一頭時舍利弗自捉一
頭共經精舍時舍利弗欣然含笑須達問曰
專人何笑答言汝始於此經地六欲天中宮
殿已成即借道眼須達悉見六欲天中嚴淨
宮殿問舍利弗是六欲天何處最樂舍利弗
言下三天中色欲深厚上二天中憍逸自恣
第四天中少欲知足恒有一生補處菩薩來
生其中法訓不絕須達言曰我正當生第四
天中出言已竟餘宮悉滅唯第四天宮殿湛
然復更徒繩時舍利弗慘然憂色即問尊者

何故憂色答言汝今見此地中蟻子不耶對
曰已見時舍利弗語須達言汝於過去毗婆
尸佛亦於此地爲彼世尊起立精舍而此蟻
子在此中生尸棄佛時汝爲彼佛亦於是中
造立精舍而此蟻子亦在中生毗舍浮佛時
汝爲世尊於此地中起立精舍而此蟻子亦
在中生拘留秦佛時汝爲世尊在此地中起
立精舍而是蟻子亦於此生迦那舍牟尼佛
時汝爲世尊於此地中起立精舍而是蟻子
亦在中生迦葉佛時汝亦爲佛於此地中起

立精舍而此蟻子亦在中生乃至今日九十
一劫受一種身不得解脫生死長遠唯福爲
要不可不種是時須達悲心憐傷經地已竟
起立精舍爲佛作窟以妙栴檀用爲香泥別
房住止千二百處凡百二十處別打捷椎施
設已竟欲往請佛復自思惟上有國王應當
今知若不啓白儻有瞋恨即往白王我爲世
尊已起精舍唯願大王遣使請佛時王聞已
即遣使者詣王舍城請佛及僧唯願世尊臨
覆舍衛爾時世尊與諸四衆前後圍繞放大

光明震動天地至舍衛國所經亭舍悉於中
止道次度人無有限量漸漸來近舍衛城邊
一切大集持諸供具迎待世尊世尊到國至
廣博處放大光明徧照三千大千世界足指
案地地皆震動城中妓樂不鼓自鳴盲視聵
聽瘖語僂伸癱殘拘躄皆得具足一切人民
男女大小覩斯瑞應歡喜踊躍來詣佛所十
八億人都悉集聚爾時世尊隨病投藥為說
妙法宿緣所應各得道迹有得須陀洹斯陀
舍阿那舍阿羅漢者有種辟支佛因緣者有

善八

十二

發無上正真道意者各各歡喜奉行佛告阿
難今此園地須達所買林樹華果祇陀所有
二人同心共立精舍應當與號太子祇樹給
孤獨園名字流布傳示後世須達齊
言善溫
雜阿含經云給孤獨長者疾病佛往看疾記
其得阿那含果乃至命終生兜率天為兜率
天子作天子已念我不應久住於此當往見
世尊作是念已如力士屈伸臂頃於兜率天
沒現於佛前稽首佛足退坐一面時給孤獨
天子身放光明徧照祇樹給孤獨園而說偈

言即沒不現增一阿含經云阿那邠邸天子
白世尊言我是須達又名阿那邠邸祐按息
心所棲是曰精舍竹林祇樹爰始基構遺風
餘製扇被于今至於須達妙果可謂顯徵者
焉

釋迦髮爪塔緣記第二十一 書八
出十三
誦律

佛遊行諸國經久不還須達思戀渴仰奉見
白佛言願與我少物得常供養佛即與髮爪
甲白佛言願聽起塔佛言聽又白言聽我作
窟及出杖頭作藥拱安欄植雜彩色畫種種

莊嚴佛悉聽之

釋迦天上四塔緣記第二十二 出集
經抄

忉利天城東照明園中有佛髮塔忉利城南
麤澀園中有佛衣塔忉利城西歡喜園中有
佛鉢塔忉利城北駕御園中有佛牙塔大智
度論云天帝釋取菩薩髮於天上城東門外
立髮塔又持菩薩寶衣於城東門外立衣塔
祐按經律人中有四大塔生處塔在迦維羅
衛國處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中成道塔
在摩竭提國善勝道場元吉樹下轉法輪塔

在波羅奈國故仙人住處鹿野苑中涅槃塔
在拘夷那竭國力士生地秀林雙樹間祐仰
惟至人處世利益弘大髮爪衣鉢咸為法事
故能寶刹霞起廣被人天造塔之源非唯散
身而已也

優填王造釋迦梅檀像記第二十三

出增一阿含經

釋提桓因請佛至三十三天為母說法世尊
念四部之衆多有懈怠皆不聽法我今使四
衆渴仰於法不告四衆不將侍者如屈伸臂
頃至三十三天是時人間不見如來久優填

王等至阿難所曰如來今者為何所在阿難
報曰大王我亦不知如來所在優填王波斯
匿王思覩如來遂得苦患是時王勅國界之
內諸奇巧師匠而告之曰我今欲作如來形
像是時優填王即以牛頭梅檀作如來形像
書八
高五尺觀佛三昧經云佛昇忉利天時優填
王戀慕世尊鑄金為像聞佛當下象載金像
來迎世尊爾時鑄金像合掌叉手為佛作禮
爾時世尊亦復長跪合掌時虛空中百千化
佛亦皆合掌長跪向像爾時世尊而語像言

汝於來世大作佛事我滅度後我諸弟子以
付囑汝空中化佛異口同音咸作是言若有
衆生於佛滅後造立形像種種供養是人來
世必得念佛清淨三昧

波斯匿王造釋迦金像記第二十四出增一阿含經

爾時波斯匿王聞優填王作如來像而供養
之復召國中巧匠波斯匿王而生此念當用
何寶作如來像耶如來形體煌如天金是時
波斯匿王純以紫磨金作如來像高五尺爾
時閻浮里內始有此二如來形像

阿育王弟出家造釋迦石像記第二十五出

離牢獄經

阿育王弟名善容亦名達陀首祇入山遊獵見諸梵

志裸形暴露以求神仙或食樹葉或吸風服

氣或卧夾阜或卧荆棘種種苦行以求梵福

書八

十五

勞形苦體而無所得王弟見而問曰在此行

道有何患累而無成辦梵志報曰坐有羣鹿

數共合會我見心動不能自制王子聞已尋

生惡念此等梵志服風食氣氣力羸瘦猶有

婬欲過患不除釋子沙門飲食甘美在好牀

座衣服隨時香華自熏豈得無欲阿育聞弟
有此議論即懷憂惑吾唯有一弟忽坐邪見
恐求迷沒我當方宜除其惡念即還宮內勅
諸妓女各自嚴莊至善容所共相娛樂預勅
大臣吾有所圖若我勅卿殺善容者卿等便
諫須待七日隨王殺之時諸妓女即往娛樂
未經時頃王躬自往語弟王子何爲將吾妓
女妻妾恣意自娛奮其威怒以輪擲空召諸
大臣即告之曰卿等知不吾未衰老亦無外
寇強敵來侵境者吾亦曾聞古昔諸賢有此

謗言夫人有福四海歸伏福盡德薄肘腋叛
離如我自察未有斯變然我弟善容誘吾妓
女妻妾縱情自恣事露如是豈有我乎汝等
將去詣市殺之諸臣諫曰唯願大王聽臣微
言王今唯有此一弟又少息胤無繼嗣者願
聽七日爲王依奉天命時王默然聽臣所諫
王復寬恩勅語諸臣命聽王子著吾服飾天
冠威容如吾不異內吾宮裏作倡妓樂共娛
樂之復勅一臣自今日始著鎧持仗拔好利
劍往語善容王子曰知期七日終正爾當到

努力開割五樂自娛今不自適死後有恨用
悔無益一日過已臣復往語餘有六日如是
次第乃至一日臣往自言王子當知六日已
過唯明日在當就於死努力恣情五欲自娛
至七日到王遣使問云何王子七日之中意
志自由快樂不乎弟報王曰大王當知不見
不聞有何快樂王問弟曰著吾服飾入吾宮
殿衆妓自娛食以甘美何以面欺不見不聞
不快樂耶弟曰王言應死之人雖未命絕與
死何異當有何情著於五欲王告弟曰咄愚

所啓汝今一身憂慮百端一身斷滅在欲不
樂豈況沙門釋子憂念三世一身死壞復受
一身億百千世身身受苦無量患惱雖出爲
人與他走使或生貧家衣食窮乏念此辛酸
故出家爲道求於無爲度世之要設不精勤
當復更歷劫數之苦是時王子心開意解前
白王言今聞王教力得惺悟生老病死實可
厭患愁憂苦惱流轉不息唯願大王見聽爲
道謹慎修行王告弟曰宜知是時弟即辭王
出爲沙門奉持禁戒晝夜精勤遂得阿羅漢

果六通清徹無所罣礙

阿育王傳云阿育王聞弟得道深心歡喜稽
首禮敬請長供養既厭世苦不樂人間誓依
林野以養餘命阿育王即使鬼神於自城內
為造山水山高數十丈斷絕人物不得往來
乃應王命率捨衣資造石像一軀書八身高丈六
即於山龕石室供養此山及像今並存焉十七祐
按畫像源始出自覺製於是金石香彩鑄刻
遂滋皆所以摹慕形影相好髣髴尊儀及優
填所造其神力所化乎

永樂北藏

釋迦譜

釋迦留影在石室記第二十六出觀佛三昧經

爾時國王請佛入城龍王怒曰汝奪我利吾
滅汝國佛告大王王先歸國佛自知時於是
佛即為龍王及羅刹女說三歸五戒心大歡
喜龍王眷屬百千諸龍更從池出佛令目連
與受戒法爾時龍王白佛言唯願如來常住
此間佛若不在我發惡心無由成道唯願留
神愍憫三請常住於此時梵天至及百千諸
梵復來勸請願為一切諸衆生故莫獨偏為
一龍住此佛即微笑口出光明無量化佛及

第一三三册

菩薩以爲侍從龍王於其池中出七寶臺奉上如來唯願天尊受我此臺佛言不須此臺汝但以羅刹石窟施我諸天聞已各脫寶衣以掃佛窟佛攝神足獨入石窟自敷坐具令此石窟暫爲七寶時羅刹女及以龍王爲四大弟子及阿難等造五石窟爾時世尊坐龍王窟不移坐處亦受王請入那乾訶城及以諸國處處皆見有佛虛空華座滿中化佛龍王歡喜發大誓願我於來世得佛如此佛受王請經七日已王遣一人乘八千里象持諸

供具徧一切國供養衆僧處處見佛使返白王釋迦如來不但此國餘國亦有皆說苦空無常六波羅蜜王聞廓然意解得無生法忘爾時世尊還攝神足從石窟出與諸比丘徧遊諸處龍皆隨從是時龍王聞佛還國啼哭雨淚白言願佛常住云何捨我我不見佛當作惡事墜墮惡道爾時世尊安慰龍王我受汝請當坐汝窟中經千五百歲時諸龍王合掌勸請還入窟中佛即坐已窟中作十八變踊身入石猶如明鏡在於石內映現於外遠

世只

十八

望則見近則不現諸天百千供養佛影亦
 說法石窟高一丈八尺深二十四步石清白
 色窟在那乾訶那國古仙瞻蔔華林毒龍池
 側青蓮泉北羅刹穴中阿那斯山巖南面祐
 尋法身無形隨應而現雖虛影霧暖即是如
 來故撫柔龍鬼宣法天衆是以經言是諸化
 佛皆是真實斯之謂歟

釋迦譜卷第八

永樂北藏

釋迦譜

音釋

藜音拖拽托託何切歛然歛所力切企望企詰
利切企望舉贏餘輕切駟著駟補永切企望企詰
踴而望也嵐盧舍跑蒲交切猷柔六切拱古勇切
也嵐盧切諺魚變切叛薄半切內奴立切
也諺俗言也叛背類也內受也
 暖烏蓋切
暗貌

第一二二加

永樂北藏

釋迦譜

第一三三三册

釋迦譜卷第九

書九

蕭 齊 釋 僧 祐 撰

釋迦雙樹般涅槃記第二十七 出大般涅槃經

佛在拘尸那城力士生地阿夷羅跋提河邊
娑羅雙樹間與大比丘眾八十億百千人俱

竟九

前後圍繞二月十五日臨涅槃時以佛神力
出大音聲乃至有頂隨其類音普告眾生今
日如來應供正徧知憐愍眾生如羅睺羅為
作歸依大覺世尊將欲涅槃一切眾生若有
所疑今悉可問為最後問長阿含經云佛於

毗耶離與阿難獨留於後夏安居中佛身疾
生舉體皆痛佛告阿難諸有修四神足多修
習行常念不忘在意所欲可得不死一劫有
餘阿難佛四神足已多如來可止一劫有餘
為世除冥天人獲安爾時阿難默然不對如
是再三阿難為魔之所蔽朦朦不悟佛告阿
難宜知是時阿難承旨禮佛而去其間未久
時魔波旬來白佛意無欲可般涅槃佛告波
旬且止且止我自知時如來今者未取涅槃
波旬復白佛言佛昔初成正覺我時勸請如

來可般涅槃爾時如來報言須我諸弟子集
化今正是時何不滅度佛言止止波旬佛自
知時不久住也是後三月於本生處拘尸那
竭娑羅園雙樹間當取滅度時魔即念佛不
虛言歡喜踊躍忽然不現佛即於遮波羅塔
定意三昧捨命住壽當此之時地大震動人
民驚怖衣手為豎佛放大光幽冥之處莫不
蒙明各得相見賢者阿難心驚毛豎疾行詣
佛頭面禮足白言恠哉地動是何因緣佛告
阿難凡世地動有八因緣夫地在水上水止

於風風止於空空中大風有時自起則大水
撓普地皆動是為一復次有時得道比丘比
丘尼及大神尊天觀水性多觀地性少欲自
試力故則普地動是為二菩薩降神母胎地
為大動是為三菩薩從右脇生則普地動是
為四菩薩初成正覺則普地動是為五初轉
無上法輪則普地動是為六佛教將畢欲捨
性命則普地動是為七如來欲入無餘涅槃
界而般涅槃時地大震動是為八也爾時世
尊告阿難俱詣香塔現在比丘普勅令集如

來不久是後三月當般泥洹諸比丘聞已皆
悉愕然殞絕迷荒自投於地舉聲大呼一何
駛哉佛取滅度宛轉號咷不能自勝佛告諸
比丘汝等且止勿懷憂悲天地人物無生不
終欲使有為不變易者無有是處天魔波旬
向來請我言是後三月當般涅槃爾時賢
者阿難右膝著地叉手白佛言惟願世尊留
住一劫勿取滅度爾時世尊默然不對如是
三請佛告阿難汝親從佛聞佛四神足已多
習行不忘可止不死一劫有餘多所饒益天

人獲安汝爾時何不勸請如來使不滅度今
汝方言豈不過耶吾已捨性命已棄已吐欲
使如來自違言者無有是處爾時世尊於晨
朝時從其面門放種種光徧照三千大千佛
之世界乃至十方六趣衆生遇斯光者罪垢
煩惱一切消除是諸衆生見聞是已心大憂
惱同時舉聲悲號啼哭爾時大地諸山大海
皆悉震動時諸衆生共相謂言當共疾往詣
拘尸城勸請如來莫般涅槃住世一劫若滅
一劫諸大弟子尊者摩訶迦拏延等遇佛光

書九

三

者其身戰掉不能自持發聲大叫生種種苦
惱復有八十百千諸比丘皆阿羅漢如大龍
王復有六十億比丘尼亦是大阿羅漢各於
晨朝日初出時舉身毛豎徧體血現如波羅
奢華涕泣盈目生大苦惱疾至佛所稽首佛
足繞百千帀却坐一面復有一恒河沙菩薩
摩訶薩位階十地日初出時遇佛光明徧體
血現涕泣盈目疾至佛所稽首佛足繞百千
帀却坐一面復有二恒河沙諸優婆塞三恒
河沙諸優婆夷四恒河沙毗舍離城諸離車

等五恒河沙大臣長者復有閻浮提內所有
諸王復有七恒河沙諸王夫人唯除阿闍世
王夫人所設供養七倍於前復有八恒河沙
諸天女等九恒河沙諸龍王等十恒河沙諸
鬼神王所設供具倍於諸龍復有二十恒河
沙金翅鳥王三十恒河沙乾闥婆王四十恒
河沙緊那羅王五十恒河沙摩睺羅伽王六
十恒河沙阿脩羅王七十恒河沙陀那婆王
八十恒河沙羅刹王更不食人其形醜陋以
佛神力皆悉端正復有九十恒河沙樹林神

五千恒河沙持呪王一億恒河沙貪色鬼魅
百億恒河沙天諸姪女千億恒河沙地諸鬼
王十萬億恒河沙諸天王及四天王等復有
十萬億恒河沙四方風神吹諸樹上時非時
華散書九雙樹間十萬億恒河沙主雲雨神皆作
是念如來涅槃焚身之時我當注雨令火時
滅復有二十恒河沙大香象王拔取諸妙蓮
華來至佛所二十恒河沙師子獸王持諸華
果來至佛所二十恒河沙諸飛鳥王鳧鴈鴛
鴦孔雀迦陵頻伽鳥耆婆鳥持諸華果稽首

佛足二十恒河沙水牛牛王往到佛所出妙
香乳其乳流滿拘尸那城所有溝坑色香美
味悉皆具足二十恒河沙四天下中諸神仙
人持諸香華甘果稽首佛足閻浮提中一切
蜂王持種種華來詣佛所復有無量世界中
間及閻浮提所有諸山神四大海神及諸河
神有大威德所設供養倍勝於前以蒼婆華
散尼連河稽首佛足却住一面爾時拘尸那
城娑羅雙樹林其林變白猶如白鶴於虛空
中自然而有七寶堂閻雕文刻鏤流泉浴池

上妙蓮華亦如忉利歡喜之園是諸天人阿
 脩羅等咸覩如來涅槃之相皆悉悲感時四
 天王及三十三天乃至第六天所設供養展
 轉勝前大梵天王及餘梵眾放身光明徧四
 天下欲界人天日月光明悉不復現持諸寶

言九

五

幢幡極短者懸於梵宮至娑羅樹間稽首佛
 足自言唯願如來哀受我等最後供養如來
 知時默然不受爾時毗摩質多阿脩羅王與
 無量大眷屬俱身諸光明勝於梵天持諸寶
 幢其蓋小者覆千世界上妙甘饍來詣佛所

欲界魔王波旬與其眷屬諸天婁女阿僧祇
 眾開地獄門施清淨水因而告曰汝等今者
 無所能為唯當專念如來功德當令汝等長
 夜獲安時魔波旬於地獄中悉除刀劍無量
 苦毒熾然欲火注雨滅之以佛神力令諸眷
 屬皆捨刀劍弓弩矛稍長鉤鬪輪繡索所持
 供養倍勝一切人天所設其蓋小者覆中千
 界來至佛所稽首佛足唯願如來哀受我等
 最後供養如是三請皆亦不受時魔波旬不
 果所願心懷愁惱却住一面爾時大自在天

王與其眷屬無量無邊及諸天衆所設供具
悉覆梵釋入天八部所有供具梵釋所設猶
如聚墨在珂貝邊悉不復現寶蓋小者能覆
三千大千世界來詣佛所稽首佛足繞無數
而爾時東方去此無數阿僧祇恒河沙微塵
世界彼有佛土名意樂美音佛號虛空等如
來十號具足爾時彼佛告第一大弟子言汝
今宜往西方娑婆世界釋迦牟尼如來彼佛
不久當般涅槃汝可持此世界香飯奉獻彼
佛世尊食已入般涅槃爾時無邊身菩薩即

受佛教稽首佛足發彼國來應時此間三千
大千世界大地六種震動梵釋四王魔王波
旬摩醯首羅見是地動舉身毛豎喉舌枯燥
驚怖戰慄各欲四散自見其身無復光明是
時文殊師利即從座起告諸大衆汝等勿懼
東方去此無量阿僧祇恒河沙微塵等世界
有佛號虛空等如來十號具足彼有菩薩名
無邊身與無量菩薩欲來至此供養如來以
彼菩薩威德力故令汝身光悉不復現爾時
大衆悉皆遙見彼佛如明鏡中自觀己身見

無邊身菩薩一一毛孔各各出生一大蓮華各有七萬八千城邑七寶雜廁是中衆生不聞餘名純聞無上大乘之聲書持讀誦大乘經典一切大衆悉皆得見無邊身菩薩身大無邊量同虛空唯除諸佛更無能見是菩薩身身量邊際時無邊身菩薩稽首佛足合掌自言世尊唯願哀愍受我等食如來知時默然不受南西北方諸佛世界亦有無量無邊身菩薩所持供養倍勝於前時娑羅雙樹吉祥福地縱廣三十二由旬大衆充滿間無空

缺爾時四方無邊身菩薩及其眷屬所坐之處或如錐頭鍼鋒十方如微塵世界諸大菩薩悉來集會唯除尊者摩訶迦葉阿難二衆阿闍世王及其眷屬乃至毒蛇視能殺人蝮蠅蝮蝎及十六種行惡業者一切來集陀那

善吉九

七

婆神阿脩羅等悉捨惡念皆生慈心除一闍提爾時三千大千世界以佛神力地皆柔軟衆寶莊嚴猶如西方無量壽佛極樂世界是時大衆悉見十方微塵等諸佛世界如於明鏡自觀己身爾時如來面門所出五色光明

其光明耀覆諸大會令彼身光悉不復現所
應作已還從口入時諸天人阿脩羅等見佛
光明還從口入皆大恐怖身毛為豎復作是
言如來光明出已還入必於十方所作已辦
將是最後涅槃之相嗚呼痛哉世間大苦悲
號啼哭不能自持爾時會中有優婆塞是拘
尸城工巧之子名曰純陀與其同類十五人
俱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
悲感流淚頂禮佛足白佛言唯願世尊及比
丘僧哀受我等最後供養我等從今無主無

親無救無護貧窮飢困欲從如來求將來食
唯願哀受我等微供然後涅槃爾時世尊一
切種智告純陀曰善哉善哉我今為汝除斷
貧窮無上法雨兩汝身田令生法芽乃令汝
具足檀波羅蜜爾時大眾歡喜踊躍同聲讚
言善哉善哉希有純陀佛已受汝最後供養
汝今純陀真是佛子佛告純陀汝所奉施佛
及大眾今正是時如來正爾當般涅槃第二
第三亦復如是爾時純陀聞佛語已舉聲號
哭復白大眾我等今者一切當共五體投地

同聲勸佛莫般涅槃佛告純陀莫大啼哭自亂其心我以哀愍汝及一切是故今日欲入涅槃何以故諸佛法爾有為亦然速辦所施不宜久停爾時世尊從其面門放種種色青黃赤白紅紫光明照純陀身純陀遇已與諸春屬持諸餽饌疾往佛所憂悲悵快重白佛言唯願如來猶見哀愍住壽一劫佛告純陀汝欲令我久住世者宜當速奉最後具足檀波羅蜜爾時一切菩薩天人雜類異口同音唱言奇哉純陀成大福德我等無福所設供

具則為唐捐爾時世尊欲令一切眾望滿足於自身上一一毛孔有無量佛一一諸佛各有無量諸比丘僧悉皆示現受其供養釋迦如來自受純陀所奉設者爾時純陀所持粳糧成熟之食摩伽陀國滿足八斛以佛神力皆悉充足一切大會長阿舍經云世尊與諸大眾至波婆城闍頭園中時有工師子名曰周那即自嚴服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即請世尊明日舍食時佛默然受請明日時到爾時世尊法服持鉢大眾圍繞往詣其舍周那尋

設飯食供佛及僧別煮梅檀樹耳世所奇珍
獨奉世尊佛漸為說法示教利喜已大衆圍
繞侍從而還中路止一樹下告阿難言吾患
背痛汝可敷座阿難白佛言周那設供無有
福利所以者何如來最後於其舍食便取涅
槃佛告阿難勿作是言周那為獲大利得壽
命得色得力所以者何佛初成道能施食者
佛臨滅度能施食者此二功德正等無異雙
卷大般泥洹經云佛語賢者阿難俱之波旬
國弟子皆行到止城外禪頭園中波旬豪姓

九

九

有諸華氏聞佛來到皆出作禮稽首畢一面
坐有華氏子溥獨留長跪白佛欲設微食願
與聖衆俱屈威神佛默然如可之溥喜為禮
而歸而調作膳美晨施牀座佛與衆弟子俱
到其舍就高座溥手自斟酌奉鉢致漿供養
行澡水畢佛說法已溥歡喜佛語阿難俱之
拘夷邑行半道所佛疾生身背痛止樹下坐
於是佛語賢者阿難至熙連河自澡浴已告
阿難朝從華子溥飯夜當滅度天下有二難
一為若施飯食成無上真道為至聖佛二為

若施飯食棄所受餘無為之情而滅度今溥
飯佛當得長壽得受無欲得大福德極貴得
官屬終生天上獲此五福語溥勿憂宜用歡
喜祐尋此二經與大般涅槃所說純陀最後
供養多有不同此大小乘經現化之各見殊
也爾時樹林其地陝小以佛神力如針鋒處
皆有無量諸佛世尊所食之物亦無差別是
時天人阿脩羅等啼泣悲歎如來今日已受
我等最後供養當般涅槃我等當復更供養
誰爾時世尊為欲安慰一切大眾而說偈言

若有不能如是觀了三寶常者是旃陀羅若
有能知三法常住實法因緣離苦安樂時諸
人天大眾阿脩羅等聞是法已心生歡喜踊
躍無量知佛常住散種種華鼓天妓樂爾時
世尊與文殊師利迦葉菩薩及與純陀受記
勅已作如是言諸善男子自修其心慎莫放
逸我今背疾舉體皆痛我今欲卧如彼小兒
及常患者文殊汝等當為四部廣說大法今
以此法付囑於汝乃至迦葉阿難等來當復
付囑爾時如來說是語已為欲調伏諸眾生

故現身有疾右脇而卧如彼病人長阿舍經云爾時世尊入拘尸城向本生處未羅雙樹間告阿難曰汝為如來於雙樹間敷置牀座使臥北首面向西方所以然者吾法流布當先往北方爾時世尊自四繫僧伽梨偃右脇

者此國土有王名大善見七寶具足王有四德主四天下善見命終生第七梵天其王死七日後輪寶珠寶自然不現象寶馬寶居士寶主兵寶同日命終城池法殿金多羅園變為土水有法無常要歸摩滅唯得聖道爾乃知之我自憶念曾於此處六反作轉輪聖王終屑骨於此今我成無上正覺復捨性命屑身於此自今已後生死永終無有方土屑吾身處此最後邊更不受有爾時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已免一切

諸病苦患悉除無復怖畏世尊一切衆生有四毒箭則爲病因何等爲四貪欲嗔恚愚癡憍慢若有病因則有病生所謂愛熱肺病上氣吐逆膚體瘡瘡其心悶亂下痢噦噎小便淋瀝眼耳疼痛背滿腹脹顛狂乾癆鬼魅所著如是種種身心諸病諸佛世尊悉無復有今日如來何緣顧命文殊師利而作是言我今背痛汝等當爲大衆說法有二因緣則無病苦何等爲二一者憐愍一切衆生二者給施病者醫藥如來往昔已於無量萬億劫中

修菩薩道常行愛語利益衆生不令苦惱施疾病者種種醫藥何緣於今自言有病世尊世有病人或坐或起不安其所或索飲食戒勅家屬修治產業何故如來默然而卧不教弟子聲聞人等尸波羅蜜諸禪解脫三摩跋提脩諸正勤何緣不說如是甚深大乘經典如來何故不以無量方便教大迦葉人中象王諸天人等令不退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故不治諸惡比丘受畜一切不淨物者世尊實無有病云何默然右脇而卧一切愚

人生滅盡想當為外道九十五種之所輕慢
沙門瞿曇無常所遷如來世尊無上仙人已
拔毒箭得無所畏今者何故右脇而卧令諸
人天悲愁苦惱爾時世尊大悲熏心知諸衆
生各各所念將欲隨順畢竟利益即從卧起
結加趺坐顏貌熙怡如融金聚放大光明充
徧虛空其光大盛過百千日照于東方南西
北方四維上下諸佛世界於其身上一一毛
孔出一蓮華各具千葉純真金色各出種種
雜色光明皆悉徧至阿鼻地獄想地獄黑繩

書九

十二

地獄衆合地獄叫喚地獄大叫喚地獄焦熱
地獄大焦熱地獄是八地獄其中衆生常為
諸苦之所逼切所謂燒煮火炙斫刺刺乃
至八種寒冰地獄所謂擘裂身體碎壞逼斯
光已如是等苦悉滅無餘是光明中言諸衆
生皆有佛性衆生聞已即便命終生入天中
此閻浮提及餘世界所有地獄皆悉虛空無
受罪者除一闍提餓鬼衆生飢渴所逼以髮
纏身於百千歲未曾得聞漿水之名暹斯光
已飢渴即除是光明中亦說衆生皆有佛性

聞已命終生天人中令諸餓鬼亦悉空虛除
 謗大乘畜生衆生共相殘食遇斯光已恚心
 悉滅是光明中亦說衆生皆有佛性聞已命
 終生人中當爾之時畜生亦盡除謗正法
 是一一華各有一佛圓光一尋端嚴最上

廿四九

十三

諸世尊或震雷音或注洪雨或扇大風或出
 烟燄或有示現初生出家轉妙法輪入于涅
 槃此閻浮提中所有衆生遇斯光已盲者見
 色聾者聽聲瘖言瘖行貧者得財慳者能施
 恚者慈心不信者信無一衆生修行惡法除

一闍提爾時一切天龍鬼神乾闥婆阿脩羅
 及人非人等悉共同聲唱如是言善哉善哉
 無上天尊多所利益踊躍歡喜或歌或舞或
 身動轉以種種華散佛及僧諸天妓樂供養
 於佛爾時佛告迦葉菩薩是諸衆生不知大
 乘方等密語便謂如來真實有疾如來今於
 娑羅樹間示現倚卧師子之牀欲入涅槃令
 諸未得阿羅漢果衆弟子等及諸力士生大
 憂苦令諸天人阿脩羅等大設供養欲使諸
 人以千端氎纏裹其身七寶為棺盛滿香油

積諸香木以火焚之唯除二端不可得燒一者觀身二最在外為諸衆生分散舍利以為八分一切聲聞弟子咸言如來入於涅槃當知如來亦不畢定入於涅槃何以故如來常住不變易故長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即記別千二百弟子所得道果世尊披鬱多羅僧出金色臂告諸比丘汝等當觀如來時時出現於世如優曇華時一現耳

進受思惟道行是為最後佛之遺令必共慎之汝諸比丘觀佛之儀容難可得觀却後一億四千餘歲乃當復有彌勒佛耳難常遇也天下有優曇鉢華不華而實若其生華則世有佛為世間日恒除衆暝自我為聖師至七十九所應作者亦已究暢汝其勉之夜已半矣是故比丘無為放逸我以不放逸故自致正覺無量衆善亦由不放逸得一切萬物無常存者此是如來末後所說於是世尊即入初禪從初禪起入第二禪從第二禪起入第

三禪從第三禪起入第四禪從四禪起入空
 處定從空處起入識處定從識處起入
 不用定從不用定起入有想無想定從有想
 無想定起入滅想定是時阿難問阿那律世
 尊已般涅槃耶那律言未也阿難世尊今者
 在滅想定我昔親從佛聞從四禪起乃般涅
 槃於時世尊從滅想定起入有想無想定從
 有想無想定起入不用定從不用定起入識
 處定從識處起入空處定從空處起起入
 第四禪從第四禪起入第三禪從第三禪起

入第二禪從第二禪起入第一禪從第一禪
 起入第二禪從第二禪起入第三禪從第三
 禪起入第四禪從第四禪起佛般涅槃當於
 爾時地大震動諸天世人皆大驚怖諸有幽
 冥日月光明所不照處皆蒙大明各得相見
 迭相謂言彼人生此其光普徧過諸天光明
 時忉利天於虛空中以文陀羅華優鉢羅波
 頭摩華等散如來上及散眾會又以天末栴
 檀雨散佛上及散大眾佛滅度已時梵天王
 釋提桓因金毗羅神密迹力士佛母摩耶雙

佛九

十五

樹神娑羅園林神四天王忉利天王旃摩天
王兜率陀天王化自在天王他化自在天王
各作偈頌諸比丘悲慟殞絕自投於地譬如
斬蛇宛轉迴遑莫知所湊歔歔而言如來滅
度何共駛哉大法淪翳何其速哉羣生長衰
世間眼滅爾時阿那律告諸比丘止止勿悲
諸天在上儻有恠責時諸比丘問阿那律上
有幾天阿那律言充滿虛空豈可計量皆於
空中徘徊搔擾悲號躡踊垂淚而言如來滅
度何其駛哉羣生長衰世間眼滅

雙卷大般
泥洹經說

與長阿含
說略同

時諸比丘竟夜達曉講法語已阿那律告阿
難言汝可入城語諸末羅佛已滅度所欲施
作耳及時為是時阿難起禮佛足已將一比
丘涕泣入城遙見五百末羅集在一處諸末
羅奉迎禮足自言今來何早阿難答言汝等
當知如來昨夜已取滅度汝欲施作耳及時
為諸末羅聞是語已莫不悲慟捫淚而言一
何駛哉佛般涅槃一何疾哉世間眼滅時諸
末羅各自還家辦諸香華及衆妓樂詣雙樹

間供養舍利竟一日已以佛舍利置於牀上
諸末羅童子等來舉牀皆不能勝時阿那
律語末羅汝等且止勿空疲勞今者諸天欲
來舉牀汝等欲使末羅童子舉牀四角入東
城門徧諸里巷使國人民皆得供養然後出
西城門詣高顯處而闍維之而諸天意欲留
舍利七日之中使國人民皆得供養然後出
城北門渡熙連禪河於天冠寺中而闍維之
是上天意使牀不動末羅曰諾快哉斯言隨
諸天意時諸末羅即共入城平治道路掃灑

燒香已出雙樹間以香華妓樂供養舍利訖
七日已時日向暮舉佛舍利置於牀上末羅
童子捧舉四角擎持幡蓋燒香散華作衆妓
樂前後導從安詳而行時忉利諸天雨文陀
羅華優鉢羅華等天末栴檀散舍利上充滿
街路諸天作樂鬼神歌詠供養舍利於是末
羅捧牀漸進入東城門止諸街巷設供養已
出城北門渡熙連禪河到天冠寺告阿難曰
我等復應以何供養阿難報曰我親從佛聞
欲塋舍利當如轉輪聖王塋法生獲福利死

得上天時諸末羅即共入城供辦葬具已還
到天冠寺以淨香湯洗浴佛身以新劫貝周
巾纏身五百張氎次如纏之內身金棺灌以
香油置於第二大鐵槨中梅檀木槨重衣其
外以衆名香而積其上末羅大臣名曰路幾
親執炬火欲然佛積而火不然又諸末羅次
前然積火又不然時阿那律語末羅言止止
諸賢非汝所能火滅不然是諸天意以大迦
葉將五百弟子從波波國來欲見佛身天知
其意使火不然爾時大迦葉從波波國遇一

考九

十七

尼乾子手執文陀羅華問言汝知我師在乎
答曰滅度已來已經七日迦葉聞之悵然不
悅五百比丘宛轉號咷不能自勝迦葉詣拘
尸城渡尼連禪河到天冠寺至阿難所語阿
難言我等欲一而觀舍利及未闍維寧可見
不阿難答言雖未闍維以劫貝五百張氎次
如纏之藏於金棺置鐵槨中以為佛身難復
可觀迦葉三請阿難答之如初時大迦葉適
向香積於時佛身從重棺內雙出兩足足有
異色迦葉見已怪問阿難佛身金色是何故

異阿難報曰向有一老母悲哀而前淚隨其上故色異耳迦葉即向香積禮佛舍利時四部衆及上諸天同時俱禮於是佛足忽然不現時大迦葉繞積三市而作偈頌時彼佛藉不燒自然諸末羅等各相謂言今火獨熾燄盛難止闍維舍利或能燒盡當於何所求水滅之時有娑羅樹神尋以神力滅佛積火時諸末羅詣拘尸城側取諸香華以用供養

大般泥洹經說與長阿含說略同

雙卷

夜佛積燒盡自然生四樹蘇尼禪樹迦維屠樹阿世鞮樹尼拘類樹菩薩處胎經云佛在雙樹欲捨身壽入般涅槃二月八日夜半躬自製僧伽梨鬱多羅僧安陀羅跋薩各三條敷金棺裏襯身卧上脚脚相累以鉢錫杖手付阿難八大國王皆持五百張白氎梅檀木檜盡內金棺裏大梵天王將諸梵衆在右面立釋提桓因將忉利諸天在左面立彌勒菩薩十方菩薩當前立爾時世尊欲入金剛三昧碎身舍利從金棺裏出金色臂即問阿難

卷四九

十八

迦葉比丘今來至不對曰未至即復斂巖入金棺裏寂然不語世尊將欲示現識所趣向道識俗識有為識無為識世尊即於胎中現鈎鏤胎骨徧滿三千大千世界佛告彌勒汝觀鈎鏤骸骨令一切衆所知識所趣分別決了彌勒菩薩即從座起手執金剛七寶神杖撓鈎鏤骨聽彼骨聲即白佛言此人命終曠恚結多識墮龍中此人前身十跡行具得生天上有一全身舍利無有缺減彌勒以杖撓之推尋此識了不知處如是三撓前白佛言

此人神識了不可知將非如來入涅槃耶佛告彌勒諸佛舍利流布非汝等境界所能分別何以故此舍利者即是吾舍利何能尋究如來神識又世尊還攝威神在金棺裏寂然無聲諸天燒香散華供養時大迦葉將五百弟子至世尊以天耳聞即從金棺雙出兩足卷十九摩耶經云佛般涅槃摩耶夫人天上五衰相現一者頭上華萎二者腋下汗出三者項中光滅四者兩目數瞬五者不樂本座又於其夜得五大惡夢一須彌山崩四海水竭二羅

刹奔走挑人眼目三天失寶冠身無光明四
寶珠幢倒失如意珠五師子嚙身痛如刀割
得此夢已即便驚寤此非吉祥我昔在於白
淨王宮因晝寢中得希有夢見一天子身黃
金色乘白象王從諸天子作妙妓樂貫日之
精入我右脇心身安樂即便懷妊悉達太子
爲世照明今此五夢甚可怖畏必是我子涅
槃之相爾時阿那律棺殯如來身已即昇忉
利天偈告摩耶摩耶聞已悶絕躡地良久乃
甦自拔頭髮悲泣而言昨夜得夢知有怪異

佛果滅度不久便當即就闍維何其苦哉世
間眼滅即與諸眷屬從空來下趣雙樹間遙
見佛棺便即悶絕不能自勝以水灑面然後
方甦前至棺所頂禮悲泣而作是言共於過
去無量劫來長爲母子未曾捨離一旦於今
相見無期嗚呼苦哉衆生福盡即以種種天
華布散棺上摩耶夫人顧見如來僧伽黎衣
及鉢錫杖右手執之舉身投地如大山崩悲
號慟絕而作是言我子執者福度天人今此
諸物空無有主嗚呼痛哉四衆悲感淚下如

兩帝釋力故變成河流爾時世尊以神力故
令諸棺蓋皆自開發便從棺中合掌而起如
師子王初出窟已奮迅之勢身毛孔中放千
光明一一光明有千化佛悉皆合掌向於摩
耶以梵輒音問訊母言遠屈來下此閻浮提
諸行法爾願勿啼泣爾時阿難見佛起已又
聞說偈垂淚嗚咽強自抑忍即便白佛後世
衆生必當問我佛臨滅度復何所說云何答
之佛告阿難汝當答言世尊已入涅槃摩耶
夫人來下如來為後不孝諸衆生故從金棺

出合掌問訊并說上諸偈故此經名為佛臨
涅槃母子相見經如是受持說此語已與母
辭別即便闔棺三千世界普皆震動八部大
衆悲號懊惱聲動天地摩耶夫人問阿難言
我子悉達臨滅度時有何教勅阿難白言世
尊中夜為諸比丘略說教誡又以所說十二
部經付囑尊者摩訶迦葉末後勅我令助宣
布時摩訶摩耶聞此語已又增感絕即問阿
難汝於往昔侍佛已來聞世尊說如來正法
幾時當滅阿難垂淚而便答言我於往昔曾

聞世尊說於當來法滅之事云佛涅槃後摩訶迦葉共阿難結集法藏事悉畢已摩訶迦葉於狼跡山入滅盡定我亦當得果證次第隨後入般涅槃當以正法付優波掘多善說法要如富樓那廣度人衆又復勸化阿輸迦王令於佛法得固正信以佛舍利廣起八萬四千諸塔二百歲已尸羅難陀比丘善說法要於閻浮提度十二億人三百歲已青蓮華眼比丘善說法要度半億人四百歲已牛口比丘善說法要度一萬人五百歲已寶天比

丘善說法要度二萬人八萬衆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正法於此便就盡滅六百歲已九十六種諸外道等邪見競興破滅佛法有一比丘名曰馬鳴善說法要降伏一切諸外道輩七百歲已有一比丘名曰龍樹善說法要滅邪見幢然正法炬八百歲後諸比丘等樂好衣服縱逸嬉戲百千人中或有一兩得道果者九百歲已奴爲沙門婢爲比丘尼一千歲已諸比丘等聞不淨觀阿那波那瞋恚不欲無量比丘若一若兩思惟正受千

一百歲已諸比丘等如世俗人嫁娶行媒於大衆中毀謗毗尼千二百歲已諸比丘及比丘尼作非梵行若有子息男爲比丘女爲比丘尼千三百歲已袈裟變白不受染色千四百歲已時諸四衆猶如獵師好樂殺生賣三寶物千五百歲俱睽彌國有三藏比丘善說法要徒衆五百人有一羅漢比丘善持戒行徒衆五百於十五日布薩之時羅漢比丘昇於高座說清淨法云此所應作此不應作彼三藏比丘弟子答羅漢云汝今身口自不清

淨云何而反說是鹿麤言羅漢答言我久清淨身口意業無諸過患三藏弟子聞此語已倍更恚忿即於座上殺彼羅漢時羅漢弟子而作此言我師所說會於法理云何汝等害我和尚即以利刀殺彼三藏天龍八部莫不憂惱惡魔波旬及外道衆踴躍歡喜競破塔寺殺害比丘一切經藏皆悉流移至鳩尸那竭國阿耨達龍王悉持入海於是佛法而滅盡也時摩訶摩耶聞此語已號哭懊惱語阿難言如來遺勅旣以正法付囑尊者及摩訶迦

葉宜應精勤護持誦讀我今不忍見於如來
 闍維之時即禮佛棺右繞十匝涕淚號咷還
 歸天上祐敬惟涅槃義總八味古今講論精
 理已備妄率愚管略言其跡夫常住至寂畢
 竟無為但機感所誘隨方應俗既曰現生焉
 得無滅斯則羣萌觀於始終而法身無出沒
 也是以假言背痛而方轉甘露託卧右脇而
 還放光明此無病之跡也及千巒既纏而示
 雙足於迦葉金棺將闔而起合掌於摩耶此
 無滅之徵也無病而示病不滅而現滅故知

灰身顯權常住真實月喻妙旨不其明乎
 釋迦八國分舍利記第二十八出雙卷泥洹經
 時波波國末羅氏眾聞佛於雙樹滅度皆自
 念言今我宜往求舍利分起塔供養時波波
 國諸末羅等即下國中嚴四種兵象兵馬兵
 車兵步兵到拘尸城遣使者言聞佛眾祐止
 此滅度彼亦我師敬慕之心來請骨分當於
 本國起塔供養拘尸王答如是如是誠如君
 言但世尊垂降此土於茲滅度國內士民當
 自供養遠勞諸君分舍利分恐不可得時遮

羅頗國諸跋離民衆及羅摩伽國拘利民衆
毗留提國婆羅門衆迦維衛國釋種民衆毗
舍離國離車民衆及摩竭國阿闍世王聞於
如來在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而取滅度皆
自念言今我宜往取舍利分時諸國王阿闍
世等即下國中嚴四種兵進度恒水即勅婆
羅門香姪汝持我名入拘尸城致問諸末羅
等起居輕利遊步強耶吾於諸賢每相宗敬
隣國義和曾無諍訟我聞如來於君國內而
取滅度唯無上尊實我所天故從遠來求請

骨分欲還本土起塔供養設與我者舉國重
寶與君共之時香姪婆羅門受王教已即詣
彼城語諸末羅時諸末羅報香姪曰誠如君
言但為世尊垂降此土於茲滅度國內士民
自當供養遠勞諸君分舍利分定不可得時
諸國王即集羣臣衆共立議作頌告曰吾等
和議遠來拜首遜言求分如不見與四兵在
此不惜身命義而弗獲當以力取時拘尸國
即集臣衆共立議以偈答曰遠勞諸君屈辱
拜首如來遺形不敢相許彼欲舉兵吾斯亦

有畢命相抵未云有畏時香姓婆羅門曉衆人曰諸賢長夜受佛教戒口誦法言一切衆生常念欲安寧可諍佛舍利共相殘害如來遺形欲以廣益舍利現在但當分耳衆咸稱善尋復議言誰堪分者皆曰香姓婆羅門仁智平均可使分也時諸國王即命香姓汝爲我等分佛舍利均作八分於時香姓即詣舍利所頭面禮畢徐前取佛上牙別置一函尋遣使者齋佛上牙詣阿闍世所語使者言汝以我聲上白大王起居輕利遊步強耶舍利

未至傾遲無量耶今付使者如來上牙並可供養以慰企望明皇出時分舍利訖當自奉送爾時香姓以一餅受一石許即分舍利均爲八分已告衆人言願以此餅衆議見與自欲於舍起塔供養皆言智哉是爲知時即共聽與時有畢鉢村人白衆人言乞地焦炭起塔供養皆言與之爾時拘尸國人得舍利分即於其土起塔供養彼波國遮羅國羅摩伽國毗留提國迦維衛國毗舍離國摩竭國阿闍世王等得舍利分各歸其國起塔供養香

姓婆羅門持餅歸起塔畢鉢村人持地焦炭
歸起塔當於爾時如來舍利起於八塔第九
餅塔第十炭塔第十一生時髮塔何等時佛
生沸星出時生沸星出出家沸星出成道沸
星出滅度八日如來生八日佛出家八日成
菩提八日取滅度二月如來生二月佛出家
二月成菩提二月取涅槃
雙卷大般涅槃經云時波旬國諸華氏可樂
國諸拘鄰有行國諸滿離神州國諸梵志維
耶國諸離昌聞佛止雙樹般泥洹各嚴四兵

到拘夷止城外赤澤國諸釋氏亦嚴四兵來
到報言釋聖大雄出自我親實我諸父敬慕
之心來請骨分摩竭王阿闍世又嚴四兵度
河津來使梵志屯蹙入問消息今佛衆祐止
此滅度實我所天敬慕之心來請骨分王答
佛自來此我當供養謝汝大王分舍利不可
得於是屯蹙衆人作頌告曰今各遠來四
兵在此義言不用畢命相抵拘夷國人亦答
頌曰如欲舉衆吾斯亦有俱命相抵則未爲
恐梵志屯蹙曉衆人言諸君皆宿夜承佛嚴

教佛大慈故燒形遺骨欲廣祐天下何宜當
 為毀本慧意舍利現在但當分耳衆咸稱善
 皆詣舍利稽首畢乃使屯燈分之於是屯燈
 持一甕受一石許蜜塗其裏分為八分已白
 衆言吾既敬佛願得著甕舍利歸起塔廟皆
 言智哉即共聽與梵志温達乞地焦炭歸起
 塔寺皆言與之後有衡國異道士求得地灰
 於是八國得佛八分舍利各還起塔有八塔
 第九甕塔第十灰塔第十一炭塔既分舍利
 又為遠方諸四輩弟子未悉聞故留九十日

乃去城四十里於衛致鄉四衢道中作塔寺
 拘夷豪姓共作甕石甕縱廣三尺集用作
 塔及高縱廣皆丈五尺藏黃金甕舍利於其
 中置立長表法輪盤蓋懸繒然燈華香妓樂
 禮事供養祐以為雙樹八枝義各有明舍利
 八分緣亦有會故蛻化之體廿六或全或散用能
 留瑞羣刹降福於人天夫不生而假胎無形
 而委骨其示跡垂教即不思議之事也
 釋迦天上龍宮舍利寶塔記第二十九

出菩薩處

經胎

有一大臣名優波吉諫言諸王莫諍佛舍利
應當分之普共供養何為興兵共相征伐爾
時釋提桓因即現為人語諸王言我等諸天
亦當有分若共諍力則有勝負幸可見與勿
足為難爾時阿耨達龍王文隣龍王伊那鉢
龍王語八王言我等亦應有舍利分若不見
與力足相伏時優波吉言諸君且止舍利宜
共分之二即分為三分一分與諸天一分與龍
王一分與八王一分窳受石餘此臣察以密
塗窳裏以窳量分舍利諸天得舍利還於天

上即起七寶塔龍得舍利還於龍宮亦起七
寶塔八王得舍利各還本國亦起七寶塔臣
優波吉得著窳舍利并窳亦起七寶塔及
土四十九斛起四十九寶塔當耶維處亦起
寶塔高四十九仞

釋迦龍宮佛毘塔記第三十

出阿育
王經

八國王競諍取舍利各各起兵天帝釋見之
即遣天邊自下曉諭諸王言佛在世時諸王
皆如兄弟佛適泥洹云何相伐橫殺萬民當
共分之各還起塔普皆得福諸王皆言快哉

持知作言為我分之得無諍也邊自以金甕分之阿闍世王共數各得八萬四千舍利餘有佛口一髀無敢取者以阿闍世王初來求舍利時直中投身著地氣欲不報故共持與阿闍世王阿闍世王得舍利及髀還大歡喜作倡妓樂鼓角動天難頭和龍王聞佛般泥洹亦從諸龍化作人身到泥洹所道逢阿闍世王還語言佛留舍利非但唯使人間供養可持一分見與不阿闍世言不可得也龍王言我是難頭和龍能舉卿國土著八萬里外

摩碎成屑阿闍世王怖懼故即舉佛髀與之更復欲取舍利龍王便言我得此髀足供養也旋別各去龍王即還須彌山下起水高八萬四千里起水精瑠璃塔阿闍世王命終後阿育王得其國土時有大臣白阿育王言難頭和龍王先輕阿闍世王奪佛髀去阿育王聞便大瞋恚即勅諸鬼神王作鐵網鐵藉縱置須彌山水中欲縛取龍王龍王大怖共設計言阿育事佛當伺其卧取其宮殿移著須彌山水精塔中自與相見具說本末道意

降伏其瞋必息即便遣龍捧取阿育王宮殿
阿育王卧覺不知是何處所見水精塔高八
萬四千里喜怖交心難頭和龍自出謝言阿
闍世王自與我佛髭我不奪也釋迦文佛在
世與我要言般泥洹後劫盡時所有經戒及
袈裟應器我皆當取藏者是塔中彌勒來下
當復出著阿育王聞此言大謝實不知此難
頭和龍王便使諸龍還復阿育王宮殿置於
本處祐以為能供三寶本在天人故切利闍
浮塔廟森列至於難頭龍王乃大士應化所

廿八

緊法滅之時收藏尊經其能達刹不亦宜乎

釋迦譜卷第九

永樂北藏

釋迦譜

第一三三三册

釋迦譜卷第十

書十

蕭 齊 釋 僧 祐 撰

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塔記第三十一

出雜阿含經

爾時世尊與諸比丘循邑而行時有二童子
一名闍耶二名毗闍耶雙子共在沙中嬉戲遙見

世尊三十二相莊嚴其體時闍耶童子心念
言我當以麥麩上佛仍手捧細沙著世尊鉢
中時毗闍耶合掌隨喜時彼童子而發願言
以惠施善根功德令得一天下一繖蓋王即
於此處生得供養諸佛爾時世尊發容微笑

永樂北藏

釋迦譜

阿難合掌白言世尊何緣微笑爾時世尊告
阿難當知我滅度百年之後此童子於巴連
弗邑統領一天下轉輪王姓孔雀名阿育正
法治化又復廣布我舍利當造八萬四千塔
阿難取此鉢中所施之沙捨著如來經行處
當行彼處阿難受教即取鉢沙泥著經行處
阿難當知於巴連弗邑有王名日月護彼王
當生子名曰頻頭婆羅當治彼國彼復有子
名曰修師摩時瞻婆國有一婆羅門女極為
端正令人樂見為國所珍諸相師輩見彼女

第一三三册

相即記彼女當為王妃必生二子一當領天
下一當出家學道得成聖跡時婆羅門聞相
師所說歡喜無量即持其女詣巴連弗邑種
種莊嚴欲嫁與修師摩王子相師云應嫁與
頻頭婆羅王王見此女端正有德即立為第
一夫人恒相娛樂仍便懷體月滿生子生時
安隱毋無憂惱過七日後立字名無憂又復
生子名曰離憂無憂者身體麤澀父不喜見
王欲試諸子呼婆羅門言觀我諸子於我滅
後誰當作王婆羅門言將此諸子出城金殿

園館中當觀其相時阿育王母語阿育言令
王出金殿園館中觀諸王子於我滅後誰當
作王汝何不去阿育啓言既不蒙念亦復不
樂見我母言但往即便往去願母賜送食母
言如是王先勅大臣若阿育來者當使其乘
老鈍象來又復老人以為眷屬時阿育王即
乘老象至園館中地坐時諸王子各下飲食
阿育毋以瓦器盛酪飯送與阿育王問師言
此中誰有王相當紹我位時彼相師視諸王
子見阿育具有王相當得紹位又作是念此

阿育大王所不愛我若語言當作王者王必不樂即語言我今總記此中若有好乘者是人當作王時諸王子聞彼所說各自念言我乘好乘時阿育言我乘老宿象我得作王時王又復語師言願更爲觀之師復答言此中有第一座者彼當作王諸王子等各相謂言我座第一阿育言我今坐地是堅勝座我當作王王復語師更爲重觀師又報言此中上器上食此當得王阿育念言我有勝食我必作王坐散還官時阿育母問阿育婆羅門定

記誰耶阿育啓言兒當作王者象爲乘以地爲座素器盛食粳米雜酪是最勝也時婆羅門知阿育當王數修敬其母即便問言誰當作王師言汝生太子阿育是其人也時頻頭羅王邊國恒又尸羅反王即語阿育汝將四三兵平伐彼國及至發引與少兵甲時從者白王子言今往伐彼國無有軍仗云何得平阿育言我若應王者兵甲自然來應發是語時尋聲地開兵甲從地而出即將四兵往伐彼國時彼諸國民人聞阿育來即平治道路種

種供養奉迎王子諸天宣令阿育王子當王
此天下汝等勿與逆意彼國即便降伏如是
乃至平此天下至於海際時父王得重疾諸
臣即便莊嚴阿育將至王所今且立此子爲
王我等後徐徐當立修師摩爲王時王聞此
語憂愁不樂默然不對即便命終時阿育心
念口言我應正得王位者諸天自然來以水
灌我頂素縉繫首尋聲諸天即以水灌阿育
頂素縉繫首受王極位人神欣慶又引傳云
阿育拜王自鐵輪飛降王閻浮提虛空地下

各四十里鬼神咸皆讚善
阿育王如禮法殯葬父王已即立阿菟樓陀
爲大臣時修師摩王子聞父崩背立阿育爲
王心生不忍即集諸兵來伐阿育時阿菟樓
陀大臣機關木象又作阿育王像以像騎象
安置東門外又作無烟火坑以物覆之阿菟
樓陀大臣語修師摩王子言欲作王者阿育
在東門可往伐之能得之者自然得作王子
即趣東門墮火坑便即死亡阿育王正法治
化時諸臣輩云我等共立阿育爲王故輕慢

於王不行君臣之禮王亦自知諸臣輕慢時
王語諸臣曰汝等可伐華果之樹植於荆棘
諸臣答曰未曾見聞却除華果而植刺樹乃
至王三勅令伐彼亦不從爾時王即持利劍
殺五百大臣王將姝女出外園遊戲見一無
憂樹華極敷盛壁十王見已此華樹與我同名心
懷歡喜王形體醜陋皮膚麤澀諸姝女輩憎
惡王故以手毀折無憂華樹王從眠覺見無
憂樹華狼藉在地心生忿怒繫諸姝女以火
燒殺王行暴惡故曰暴惡阿育王時阿菟樓

陀大臣白王言王云何以手自殺諸臣姝女
王今當立屠殺之人即宣教立屠殺者彼有
一山名曰耆黎中有一織師子亦名耆黎兇
惡搗打繫縛男女及捕水陸之生乃至拒逆
父母是故世人傳云兇惡者黎子時王使語
之言汝能爲王斬諸兇人不彼答曰一切閻
浮提有罪者我能淨除況此一方王即爲作
屋舍極爲端嚴唯開一門於其中間作治罪
之法狀如地獄時彼兇人啓王言今從王乞
願若人來入此中者不復得出答言如汝所

願爾時商主之子狀世間苦出家學道遊行
諸國次第乞食誤入屠殺舍中時彼比丘遙
見舍裏有火車鑪炭等治諸衆生恐怖毛豎
便欲出門兇惡即往執比丘言入此中者無
有得出於此而死比丘心生悲悔泣淚滿目

壁十

五

乞我少時生命可至一月彼兇不聽如是日
數漸減止於七日彼即聽許時此比丘知將
死不久勇猛精進坐禪息心不能得道至於
七日時王宮內人有事送付兇主將是女人
著曰中以杵擣之令成碎末時比丘見是事

極狀惡此身嗚呼苦哉我身不久亦當如是
斷一切結成阿羅漢時彼兇惡人語此比丘
期限已盡比丘以偈答曰我心得解脫斷除
諸有盡今此身骸無復悵惜爾時彼兇主執
彼比丘著鐵鑊油中足與薪火火終不然或
復不熱兇主見火不然打拍使者而自然火
火即猛盛久久開鐵鑊蓋見彼比丘鐵鑊中
蓮華上坐生希有心即以啓王王便嚴駕將
無量衆來看比丘時彼比丘調伏時至即身
昇虛空猶如鴈王示種種變化向王說偈我

是佛弟子逮諸漏已盡生死大恐怖我今悉得脫時阿育王聞彼比丘所說於佛法所生大敬信傳云王訪諸臣民臣有及見佛者不唯有波斯匿王妹作比丘尼年百三十餘見佛在世王即往問佛何功德耶尼答曰世尊

威神備於經說我時年十歲佛來入宮殿內地皆作金色我即作禮金釵墮地面與光合去後光歇尋之方得又云佛有八種音聲今海邊有鳥名曰羯隨其音哀亮頗似萬一王求得此鳥旬日不鳴時青衣映鏡嚴莊鳥見

其像驚翥欲鳴青衣轉鏡還便輟響王曰若能使鳥鳴者以爲夫人青衣即取諸鏡懸於四壁鳥見影顧眙迴惶悲鳴震迅清暢和雅王聞之乃悟起正真道即拜青衣爲第二夫人嫫女七千人咸皆歡喜

壁十

六

又白比丘言佛未滅度時何所記說比丘答言佛記大王於我滅後過百歲時於巴連弗邑有三億家彼國有王名曰阿育當王此閻浮提爲轉輪王正法治化又復宣布我舍利於閻浮提立八萬四千塔佛如是記然大王

今造此大地獄殺害無量王今宜應慈念一切衆生佛之所記大王者王當如法修行阿育王於佛所極生敬信合掌向比丘作禮我得大罪今向比丘懺悔我之所作甚爲不善唯願佛子受我懺悔捨心勿復責我愚人譬喻經云時王宮內常以四事供養二萬沙門有外道梵志門徒甚盛忌害沙門欲加凌毀乃選其衆中能幻化者變爲異道所奉神名夷摩亘羅一頭四面八目八臂強猛兇壯多從醜類先巡邑里次到城門國中男女亡走

失魄王下舉却蓋迎之於城門問所欲得鬼曰吾欲取人若惜民者諸沙門悉不耕而食費耗滋甚幸可見付以充厨膳王大恐懼遣使報僧時有一沙彌名端正年十三白諸比丘我能降化之即到鬼所而告之曰諸大比丘尋次當來汝欲顯奇可待食竟時從鬼梵志二萬餘人王大設供沙彌斂肴吸饌搖牙而盡尚未充飽因取從鬼以次吞之並隨神足時在祇洹作幻梵志稽首謝過求欲出家悉成沙門後多得羅漢王因此倍加信伏時

壁十

七

彼比丘度阿育王已乘空而化時王從彼地獄欲出兇主白王言王不復得去王曰汝今欲殺我耶彼曰如是王曰誰先入此中答曰我是王曰若然者汝先應取死王即勅人將此兇主著作膠舍裏以火燒之又勅壞此地

獄施衆生無畏

傳云王得信心問道人曰我從來殺害不必以理今修何善得免斯殃答曰唯有起塔供養衆僧赦諸徒囚賑濟貧乏王曰何處可起塔道人即以神力左手掩日日光作八萬四

千道散照閻浮提所照之處皆可起塔今諸塔處是也

時王欲建舍利塔將四兵衆至王舍城取阿闍世王佛塔中舍利還復修治此塔與本無異如是取七佛塔中舍利至羅摩村中時中諸龍王將王入龍宮中王從龍索舍利供養龍即分與之時王作八萬四千金銀瑠璃瓊瑯盛佛舍利又作八萬四千四寶餅以盛此餅又作無量百千幡幢繖蓋使諸鬼神各持舍利供養之具勅諸鬼神言於閻浮提至

於海際城邑聚落滿一億家者爲世尊立塔
時有國名著又尸羅三十六億家彼國人語
鬼神言三十六億家彼國人語鬼神言三十
六億篋舍利與我等起立佛塔王作方便國
中人少者令分與彼令滿家數而立爲塔時
巴連弗邑有上座名曰耶舍王詣彼所白上
座曰我欲一日之中立八萬四千佛塔徧此
閻浮提意願如是時彼上座白言善哉大王
尅後十五日月蝕時令此閻浮提起諸佛塔
如是乃至一日之中立八萬四千塔世間民

人與慶無量共號曰法阿育王
大阿育王經云八國共分舍利阿闍世王分
數得八萬四千又別得佛口二髻還國道中
逢難頭禾龍王從其求舍利分阿闍世王不
與便語言我是龍王力能壞汝國土阿闍世
王怖異即以佛髻與之龍王還於須彌山下
起水高八萬四千里於下起水精塔阿闍世
還國以紫金函盛舍利作千歲燈火於五恒
河沙水中塔葬埋之後阿育王得其國土王
娶夫人身長八尺髮亦同等衆相具足王令

相師觀之師言當為王生金色之子王即拜
為第二夫人後遂有身足滿十月王有緣事
宜出外行王后妬嫉便作方便共欲除之募
覓猪母即應產者語第二夫人言卿是年少
甫爾始產不可露面視天以被覆面即生金
子壁十光照宮中盜持見去殺之即以猪子著其
邊便罵言汝云當為王生金色之子何故生
猪便取輪頭拍因內後園中伏菜王還聞之
不悅久久之後王出後園見之憶念迎取歸
宮第二夫人漸得親近具說情狀王聞驚怪

即殺八萬四千夫人阿育王後於城外造立
地獄治諸罪人佛知王殺諸夫人應墮地獄
即遣消散比丘化王王發信悟問比丘言殺
八萬四千夫人罪可得贖不道人言各為人
造一塔塔下著一舍利當得脫罪耳王即尋
覓阿闍世王舍利有國相父年百二十將五
萬人取本舍利王得大喜即分與鬼神各還
所部令一日一時同戴八萬四千刹諸鬼神
言多隔山障不得相知王言汝曹但還治槃
護刹安鈴我當使阿修輪以手摸日月四天

下亦同時震鼓便舉戴之二經不同故復兩
存及迦葉語阿難經云塔成造千二百織成
旛及雜華未得懸旛王身有疾牀枕慷慨曰
若威靈有感願察我至誠諸塔並列于坐隅
俯臨王前王手自繫旛以次而去各還其所
王體羸弊取旛不瞻有諸比丘行助王取之
故今上旛先令比丘將之也由是病愈增算
十二故因名爲續命旛

王已建八萬四千塔歡喜踊躍將諸羣臣往
詣雞雀精舍白耶舍上座曰更有比丘佛所

受記當作佛事不我當往詣彼所供養恭敬
上座答曰佛般涅槃時詣摩偷羅國告阿難
曰於我般涅槃後百歲之後當有長者子名
優婆崛多當出家學道號無相佛王問上座
曰優婆崛多今已出世不上座答曰已出世
出家學道是阿羅漢住在優留蔓茶山中王
聞已歡喜踊躍即勅羣臣速辦嚴駕將無量
眷屬往詣彼所尊者思惟若王來者無量將
從受諸大苦殺害微蟲答使者曰我當自往
詣王所時王聞尊者自來歡喜踊躍從摩偷

羅至巴連弗邑於其中間開安舟桁於桁懸
諸旛蓋時尊者優婆崛多將一萬八千阿羅
漢眾徑至王國王歡喜踊躍即脫瓔珞價
直十萬而授與之王將諸大臣眷屬即出往
尊者所即為下食五體投地向彼作禮長跪
合掌而作是言我今領此閻浮提受於王位
不以為喜今觀尊者踊躍無量如來弟子乃
能如是如觀於佛時王請尊者優婆崛多入
城設種種座請尊者就坐眾僧令往雞雀精
舍白尊者曰尊者顏貌端正身體柔輒而我

形體醜陋肌膚麤澀尊者而說偈曰

我行布施時 淨心好財物 不如王布施
以沙施於佛

時阿育王告諸大臣我以沙布施於佛獲其
果報如是云何而不修敬於世尊王復白優

壁十

十一

婆崛多言尊者示我佛所說法遊行處所當
往供養禮拜時王將四兵軍眾及持種種供
養香華旛幢及諸妓樂便將尊者發去尊者
至隆頻林此是如來生處時王五體投地供
養禮拜即立佛塔此處菩薩六年苦行此處

二女奉菩薩乳糜時尊者將王至道場樹下語王曰此樹菩薩以慈悲三昧力破魔兵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處時王捨無量珍寶種種供養及起大塔廟尊者將王至鳩尸那竭國言此處如來具足作佛事畢於無餘般涅槃而般涅槃時王聞是語憂惱迷悶躡地啼泣涕零如是乃至興種種供養立大塔廟時王復白尊者曰我意願欲得見佛諸大弟子佛之所記者欲供養彼舍利願爲示之時尊者白王言善哉善哉大王能發如是妙

心時尊者將王至舍衛國入祇洹精舍以手指塔此是尊者舍利弗塔王當供養王曰彼有何功德尊者答曰第二法王隨轉法輪時王生大歡喜捨十萬兩珍寶供養其塔次復示大目犍連塔王應供養此塔王復問曰彼有何功德尊者答曰是神足第一以足指踐地地即震動至於天宮降伏難陀跋難陀龍王時王捨十萬兩珍寶供養此塔次復示摩訶迦葉塔語王言此是摩訶迦葉禪窟應當供養王問曰彼有何功德答曰彼少欲知足

頭陀第一如來施以半座及僧伽梨衣愍念
衆生興立正法時王捨十萬兩珍寶供養是
塔次復示尊者薄拘羅塔應當供養王問曰
彼有何功德尊者答曰彼無病第一乃至不
爲人說一句法寂默無言王曰以一錢供養

壁十

十二

諸臣白王言功德既等何故於此供養一錢

王告之曰聽吾所說

雖除無明癡 智慧能鑒察 雖有薄拘旬
於世何所益

時彼一錢還來至王所時大臣輩見是希有

事異口同音讚彼嗚呼尊者少欲知足乃至
不須一錢

復示阿難塔語王言此是阿難塔應當供養
王曰彼有何功德答曰此人是佛侍者多聞
第一撰集佛經王即捨百億兩珍寶而供養
其塔時臣白王言何故於此布施供養皆悉
勝前王白諸臣聽吾所說
如來之體身 法身性清淨 彼悉能奉持
是故供養勝 法燈常存世 滅此愚癡冥
皆由從彼來 是故供養勝

爾時王供養上種種事恒徧至菩提道場樹
此樹下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世間
希有珍寶供養之事供養菩提樹時王夫人
名曰低舍羅締多夫人作是念王極愛念於
我我亦念王王今捨我諸珍寶至菩提樹間

第十一

十三

我今當作方便殺菩提樹樹既枯死葉便彫
落王當不復徃彼可得與我常相娛樂夫人
即遣人以熱乳澆之樹即枯燥時諸使人輩
白王言菩提樹忽然枯死葉葉變落時王聞
是語即迷悶躡地時彼夫人見王憂愁不樂

而白王言王勿憂惱我當喜悅王心王曰若
無彼樹我命亦無如來於彼樹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彼樹既無我何用活耶夫人聞
王決定語還復令以冷乳灌之彼樹尋更生
王聞歡喜詣菩提樹下覩於菩提樹目不暫
捨時王各辦四寶瓦金銀瑠璃玻璃盛諸香
乳及諸香湯持種種飲食幡幢寶蓋各有千
種及種種華香妓樂受持八支齋布薩著白
淨衣服執持香壚在於殿上向四方作禮心
念口言如來賢聖弟子在諸方者憐愍我故

受我供養時王如是語時三十萬比丘悉來
集彼大衆中十萬是阿羅漢二十萬是學人
及凡夫比丘上座之座無人坐時王問諸比
丘上座云何而無人坐時彼大衆中有一比
丘名曰耶舍是大阿羅漢具足六通白王言
此座上座之座餘者豈敢於中而坐王復問
曰於尊者所更有上座耶尊者答曰大王佛
之所說名曰賓頭盧是上座應坐此處王大
歡喜而作是言於中有比丘見佛者不尊者
答曰有也大王賓頭盧者猶故存世王復白

曰可得見彼比丘不尊者曰大王不久當見
尋當來至王大歡喜時尊者賓頭盧將無量
阿羅漢次第相隨譬如鴈王乘虛而來在於
上座諸比丘僧各修禮敬次第而坐時王見
尊者賓頭盧頭鬚皓白辟支佛體頭面禮足
長跪合掌歷十白尊者言見世尊耶時尊者賓頭
盧以手舉眉毛視王而言昔如來將五百阿
羅漢俱初在王舍城安居我爾時亦復在中
又復世尊住舍衛國時給孤獨長者女請佛
及比丘僧時諸比丘各誠空而性彼我於爾

時以神力合大山往彼受請時世尊責我汝
那得現神足如是我今罰汝常在於世不得
取涅槃護持我正法勿令滅也又復如來將
諸比丘僧入城乞食時王共二童子沙土中
戲遙見佛來捧於塵沙奉上於佛時世尊記
彼童子於我滅度百歲之後此童子於巴連
弗邑當受王位領閻浮提名曰阿育當廣布
我舍利一日之中當造八萬四千塔今王身
是也我爾時亦在於中時王白尊者曰尊者
今住在何處尊者答王曰在於北山山名健

陀摩羅共諸同梵行僧俱王復問曰有幾眷
屬尊者答曰六萬阿羅漢尊者曰王何須多
問今當施設供養於僧食竟使王歡喜王言
如是尊者然我今先當供養佛念所覺菩提
之樹然後香美飲食施設於僧勅諸羣臣唱
令國界王今捨十萬兩金布施眾僧千瓮香
湯漑灌菩提樹集諸兵眾時王子名曰拘那
羅在王右邊舉二指而不言說意欲二倍供
養大眾見之皆盡發笑王亦發笑而語言嗚
呼王子乃有增益功德王復言我復以三十

壁十

十五

萬兩金供養衆僧復加千甕香湯洗浴菩提樹時王子復舉四指意在四倍時王瞋恚語臣曰誰教王子作是事與我興競臣啓王言誰敢與王興競然王子聰慧利根增益功德故作是事耳時王右顧視王子白上座曰除我庫藏之物餘一切物及閻浮提夫人姝女諸臣眷屬及我拘那羅子皆悉布施賢聖衆僧唱令國界時王上座及比丘僧以千甕香湯洗浴菩提樹時菩提樹倍復嚴好增長茂盛時王及諸羣臣生大歡喜時王洗浴菩提

樹已次復供養衆僧時彼上座耶舍語王言大王今大有比丘僧集當發淳信心供養時王從上至下自手供養彼有二沙彌得食已各以麩團麩歡喜丸更互相分王見即笑而言此沙彌作小兒戲供養訖已王還上座前立上座語王言王莫生不信敬心王答上座無有不信敬心王答上座見二沙彌作小兒戲如世間小兒戲如世間小兒以土團更互相擲如是二沙彌以麩團以麩歡喜丸更互相擲上座白王言彼二沙彌是俱解脫阿羅

漢更相奉食王聞是已增其信心而作是念
此二沙彌能展轉相施我今亦當於一切僧
人施絹劫貝時二沙彌知王心所念二沙彌
共相謂言令王倍增敬信一沙彌持鑊授與
王一沙彌授以染草王問彼沙彌用作何等

壁十

十六

二沙彌白王言王因我故施與衆僧絹及劫
貝我欲令大王染成其色施與衆僧時王作
是念我雖心念口未發言此二達士得他心
智而知我心王即稽首敬禮衆僧語沙彌言
我因汝等施僧衣施僧衣已復以三衣并四

億萬兩珍寶觀五部衆願已復以四十億
萬兩珍寶贖取閻浮提官人姝女及太子羣
臣阿育王所作功德無量如是

雜阿含經云阿育王得大敬信問諸比丘言
誰於佛法中能行大布施諸比丘言給孤獨
長者最行大施王復問曰彼施幾許比丘答
曰以億千金王闍已如是思惟彼長者尚能
捨億千金我今爲王何緣復以億千金施當
以億百千金施時王起八萬四千佛塔於彼
二塔中復施百千金復作五歲大會會有三

百千比丘用三百億金供養於彼彼衆中第一分是阿羅漢第二分是學人第三分是實實凡夫除私庫藏此閻浮提夫人姪女太子大臣施與聖僧四十億金還復贖取如是計校用九十六億千金乃至王得重病自知命

卷十

十七

盡王言我常所願欲以滿億百千金作功德今願不得滿足便就後世時計校前後所施金寶唯減四億未滿王即辦諸珍寶送與雞雀寺中法益之子名三波提爲太子諸臣等啓太子言大王將終不久今復以此珍寶送

與寺中國藏財寶已竭諸國法以物爲尊太子今宜斷之勿使用盡時太子即勅典藏者勿復出與時王自知索物不復能得所食金器送與寺中太子令斷金器以銀器與王食食已復送與寺中太子又斷銀器給以銅器王亦送與寺中又斷銅器給以瓦器時王手中有半阿摩勒果悲淚問諸大臣今誰爲地主時諸臣啓王王爲地主時阿育王呼侍者言汝今憶我恩養汝持此半阿摩勒果送雞雀寺中作我意禮拜諸僧足白言阿育王問

訊諸大聖衆我領此閻浮提閻浮提是我所有今者頓盡不得自在唯此半阿摩勒果我得自由此是最後檀波羅蜜哀愍我故納受此施令我得福時彼上座告諸大衆誰聞是語而不厭世如佛經說見他衰事應生厭離時彼上座作是念言云何令此半阿摩勒果一切衆僧得其分食即教令研磨著石榴羹中行之一切皆得周徧時王復問傍臣曰誰是閻浮提主臣啓王言大王是也時王從卧起而坐顧望四方合掌作禮念諸佛德心念

口言我今復以此閻浮提施與三寶時王盡書紙上而封緘之以齒印印之作如是事畢即便無常爾時太子及諸人民興種種供養送如王之法而闍維之

法益經云王有太子名達摩跋檀那齊言法

第十

十八

益是起八萬四千塔日所生也眼可愛如似鳩那羅鳥眼即以爲名焉風姿明雅有文武稱善彈一絃琴王有一別房夫人見而愛之欲與私通太子固辭不從夫人懷恨既深又恐事泄密欲棄之因白王曰當今華裔一化

四海同風太子年德俱美文武備通宜可鎮
撫邊要以取百姓之心王從其志即分部兵
衆以送太子在鎮甚有治能歲餘王忽徧身
患臭天下師藥皆不能治夫人密使人訊訪
國內與王病同者破腹看之得一黑蟲長數
寸臭不可近即取衆藥灌之其臭彌甚又以
大蒜熏之蟲死而臭歇於是白王曰妾能治
王必使得差願聽我七日爲王王喜而許之
曰何有哉夫人即以大蒜與王令服之便愈
於是宮中媵女上酒稱慶令王醉卧無所覺

知夫人既嫌恨太子即矯勅挑其兩眼令餘
人代之國法以王齒爲印乃以蠟模王齒而
印之太子奉勅歡喜無怨先挑一眼置掌中
有之良久乃悟及苦空無我得須陀洹道然
後以一眼與之於是與其妃相携步行出城
行人爲之流涕壁十悉仰頭呼天太子有何罪乃
致此耶辭拜嗚咽並不能復起亦有感激致
死者乞食流迸過還本國猶持一絃琴在所
而彈之時有大臣識是太子亦知夫人所爲
不敢以聞乃因餘人啓王外有一盲人能彈

琴備六十四技變弄殊絕不可不聞王即召之乃見其子子父悶絕墜地良久乃甦即問其故方悟是夫人所爲王先受五戒不復殺生唯突刑之棄於深林太子聞夫人被刑結氣發病而死王年耆憊耄病卧牀褥無復威力半年之中諸臣行事王卒後立位法益之子名三波提紹位也

爾時諸臣欲立太子以紹王位中有一大臣名曰阿菟羅陀語諸臣曰不得即立太子所以者何大王阿育在時本誓願滿十萬億金

作諸功德猶減四億不滿十萬億以是故今捨閻浮提施與三寶欲令滿足今是大地屬於三寶云何而立太子爲王諸臣聞已議出四億金送與寺中即便立法益之子爲王名三波提

阿育王息法益壞目因緣經云夫人善容及大臣耶奢盜取王印詐爲王勅挑王子兩目王後發誓使得眼根神感之應更生淨眼王見瑞應不可稱記脫已寶冠授與法益紹轉輪王治化六年法益治化已經六年白父王

曰乞聽出家王即聽許令出家學祐按阿舍所說不言法益紹位蓋略之耳然則法益出家之後其子三波提乃爲太子阿育還領王位者也

復次太子名毗黎訶西那以紹王位毗黎訶

聖十

二十

西那太子名曰沸沙須摩次紹王位沸沙須摩太子名曰沸沙蜜多羅次紹王位時沸沙蜜多羅次紹王位時沸沙蜜多羅問諸臣我當作何等令我名德久存於世時賢善諸臣信三寶者啓王言阿育祖王在世造八萬四

千塔復興種種供養此之名德相傳至今王欲求此名者當造立八萬四千塔及諸供養王言大王阿育有重威德能辦此事我不能作更思餘事中有惡臣不信向者啓王言世間有二種法傳世不滅一者作善二者作惡

大王阿育作諸善行今王當作惡行打壞八萬四千塔此名不滅時王用佞臣語欲壞諸塔寺先往雞雀寺中門前有石師子即吼王聞之驚怖即還入城如是再三欲壞彼寺時王問諸比丘使我壞塔寧壞僧坊比丘答曰

二、應行王其欲壞者寧壞僧房殺害比丘如是漸漸至婆伽羅國又復唱令若有人能得沙門頭者賞之百金爾時彼國中有一阿羅漢化作衆多比丘頭與諸百姓令送與王令王庫藏財寶竭盡時彼王聞羅漢作如是

壁十

三十一

神名曰爲蟲兇暴勇健求索我女我不與之今爲護法當嫁與彼令其守護佛法時彼蟲神排攔大山推竿王上及四兵衆無不死盡彼王終亡孔雀苗裔於此永終

祐尋八萬塔緣乃懸記後事廣長所說其驗

已徵撰譜之始本述釋種但塔與阿育故備

記孔雀雖於文爲繁而塔事備矣

釋迦獲八萬四千塔宿緣記第三十二

出賢愚經

爾時佛與阿難入舍衛城乞食見羣小兒於道中戲各聚地土用作舍宅倉庫財寶五穀

有一小兒遙見佛來敬心內發歡喜踊躍即
取倉中土爲穀者褰以手探欲用施佛身小
不及語一小兒我登汝上以穀布施小兒歡
喜報言可爾即躡肩上以土奉佛佛下鉢低
頭受土受已授與阿難持此土以塗我房阿
難食後以土塗佛房地齊得一徧其土便盡
佛告阿難向小兒緣施此土我般涅槃百歲
之後當作國王字阿輸迦阿育之別名也其次小兒
當作大臣共領閻浮提一切國土興顯三寶
廣設供養分布舍利徧閻浮提起八萬四千

塔阿難歡喜重白佛言如來先昔造何功德
而乃有此多塔之報佛言過去有國王名波
塞竒典閻浮提八萬四千國時世有佛名曰
沸沙波塞竒王與諸臣民供養於佛及比丘
僧四事供養時王心念邊小諸國皆悉偏僻
人民之類無由修福今當圖畫佛之形像分
布諸國咸得供養作是念已即召畫師勅使
圖畫時諸畫師來至佛所看佛相好欲得畫
之適畫一處忘失餘處重復觀看復次下手
畫一忘一不能使成時波塞竒調和衆彩手

自爲畫一像以爲模法於是畫師乃依圖畫
八萬四千像布與諸國諸小國王皆得供養
時波塞奇我今身是以此緣故常得三十二
相殊特之身般涅槃後得此八萬四千諸塔
祐觀波塞畫像克果法身塔廟之數有若符
契法華所謂刻畫作像皆成佛道斯其驗矣
釋迦法滅盡緣記第三十三 出雜阿
含經
佛言此摩偷羅國將來世當有商人子名曰
掘多掘多有子名優波掘多我滅度百歲後
當作佛事於教授師最爲第一百歲之後優

留曼茶山有那吒跋置迦阿蘭若處最爲第
一佛作是念我以正法付囑人及天者我之
教法則千歲不動即告帝釋及四天大王我
涅槃後各於方土護持正法過千歲後有非
法出閻浮提中惡風暴雨多諸災患人民飢
饑觸物磨滅飲食失味珍寶沉沒西方有王
名鉢羅婆北方有王名耶婆那南方有王名
釋迦東方有王名兜沙羅此四王皆多眷屬
殺害比丘破壞塔寺四方盡亂時諸比丘來
集中國拘睢彌國王名摩因陀羅西那生子

壁十

二三

手似血塗身似甲冑有大勇力又五百大臣
同日生子皆血手冑身時拘睒彌國一日雨
血王見惡相即大恐怖請問相師相師答言
王今生子當王閻浮提多殺害人即因爲名
難當年漸長大時四惡王從四方來王大憂
怖有天神告言大王且立難當爲王足能降
伏彼四惡王便依神言捨位與子以髻中明
珠冠其子首集五百大臣香水灌頂令徃征
伐諸臣之子身被甲冑從王俱征與四惡王
共戰殺之都盡王閻浮提治在拘睒彌國

佛告四大天王巴連弗國當有婆羅門名曰
阿耆尼達多通達比陀經論彼婆羅門當納
妻其事有娠便欲與人論議即問諸相師答
云是胎中兒當了達一切經論故令母如是
月滿生子了達一切經論及醫方教授五百
弟子有衆多弟子故名弟子於我法中出家
學道達三藏善能說法辯才巧妙攝多眷屬
又復世尊告四大天王即此巴連弗邑當有
大商主名曰須陀那其妻有娠便質直柔和
無諸邪想諸根寂靜時彼商主即問相師相

師答曰胎中見極爲良善故令母如是月滿
生童子名曰修羅陀年紀漸長於我法中出
家學道勤行精進便得漏盡證羅漢果然其
寡聞少欲知足及少知舊居在犍陀摩羅山
恒來爲難當王說法難當見父王過世兩手

雙十

三四

把父屍悲號啼哭憂惱傷心時彼三藏將多
眷屬爲王說法王聞法已憂惱即止於佛法
中生大敬信而發聲唱言自今已後我施諸
比丘無恐懼適意爲樂而問比丘前四惡王
毀滅佛法有幾年歲諸比丘答云經十二年

王心念言作師子吼我當十二年中供養五
衆種種豐足供施之日天當降雨香澤之雨
徧閻浮提一切實種皆得增長諸方人衆皆
持供具來詣拘睺彌國供養衆僧時諸比丘
大得供養諸比丘輩不修三業戲論過日貪
著利養好自嚴飾身著妙服離出家法形類
比丘是法中大賊壞正法幢達惡魔摧滅正
法炬然煩惱火消正法海壞正法山破正法
船拔正法樹時天龍鬼神等於諸比丘皆生
惡意厭惡遠離不復衛護而同聲唱言却後

七日佛法滅盡號咷悲泣共相謂言至說戒
日比丘闍諍如來正法於此而滅諸優婆塞
聞諸天言共詣衆中諫諸比丘闍諍至十五
日說戒時犍陀摩羅山阿羅漢修羅他觀闍
浮提今日何處有衆僧欲往說戒即詣拘睨
彌時彼僧衆乃有百千人二十五唯有此阿羅漢修
羅他來又復有一三藏名曰弟子此是如來
最後大衆聚集爾時維那行舍羅籌白三藏
言衆僧已集今爲說波羅提木叉時彼上座
答言闍浮提如來弟子皆來集此數有百千

如是衆中我爲上首了達三藏尚不學戒律
況復餘者而有所學今當爲誰而說戒律爾
時彼阿羅漢修羅他立上座前合掌白上座
言上座但說波羅提木叉如佛在世時舍利
弗目犍連等大比丘衆所學法我今已悉學
如來雖滅度今已出千歲彼所制律威儀我
悉已備足上座弟子聞修羅他比丘自言如
來所制戒律我悉備持起不忍心有一弟子
名曰安伽陀極生忿恨從坐起罵辱彼聖汝
是下座比丘愚癡無智而毀辱我師即持利

刀殺彼聖人爾時有一鬼名曰大提木佉作
 是念言世間唯有此一羅漢而為惡比丘弟
 子所害執持金剛杵以打破彼頭即便命終
 爾時阿羅漢弟子見殺其師忿恨不忍即殺
 三藏爾時諸天世人悲哀啼泣嗚呼苦哉如
 來正法今便都盡即此大地六種震動無量
 衆生號咷啼泣各各離散爾時拘睺彌王聞
 諸比丘殺阿羅漢及三藏法師心生惋惱諸
 邪見輩競破塔廟及害比丘從是佛法索然
 頓滅爾時人天闍佛所說莫不揮淚

釋迦法滅盡相記第三十四 出法滅
盡經
 佛告阿難吾般泥洹法欲滅時五逆濁世魔
 道興盛諸魔沙門壞亂吾道著俗衣裳樂好
 袈裟五色之服飲酒炙肉殺生貪味無有慈
 心更相憎嫉時有菩薩精進修德一切敬侍
 人所宗向教化平等憐貧念老教育窮厄恒
 以經像令人奉事作諸福德志性溫善不侵
 害人損身濟物不自惜已忍辱仁和設有是
 人衆魔比丘咸共嫉之誹謗揚惡擯黜驅遣
 不令得住自共於後不修道德寺廟空荒不

復修理轉就毀壞但貪財物積聚不散不作
福德販買奴婢耕田種植焚燒山林傷害衆
生無有慈心奴爲比丘婢爲比丘尼無有道
德姪洩濁亂男女不別令道薄淡皆由斯輩
或避縣官依倚吾道求作比丘不修戒律月

半月盡結名講戒狀倦懈急不欲聽聞抄略
前後不肯盡說經不誦讀設有讀者不識字
句爲強言是不咨明者貢高求名噓天推步
以爲榮貴望人供養諸魔比丘命終之後精
神當墮無擇地獄五逆罪中餓鬼畜生應不

更歷無邊恒沙劫罪竟乃出生在邊國無三
寶處法欲滅時女人精勤恒作功德男子懈
慢不用法語眼見沙門如視糞土無有信心
法輪殄沒當爾之時諸天泣淚水旱不調五
穀不熟災疫流行死亡者衆人民勤苦縣官

壁十

二十七

侵剋不循道理皆思樂亂惡人轉多善者甚
少日月轉促人命轉短四十頭白裁壽六十
男子壽短女人命長七八九十或至百歲大
水忽起卒至無期世人不信故謂有常衆生
雜類無有豪賤沒溺浮漂魚鼈噉食菩薩比

丘衆魔驅逐不豫衆會菩薩入山福德之處
 憐怕自守以為忻快壽命延長諸天衛護月
 光出世得相遭值共興吾道五十二歲首楞
 嚴經般舟三昧先滅化去十二部經尋復化
 滅盡不復現不見文字沙門袈裟自然變白
 聖王去後吾法滅盡譬如油燈臨欲滅時光
 更猛盛於是便滅吾法盡時亦如燈滅自此
 之後難可縷記如是人後彌勒下世間作佛
 天下太平毒氣消除雨潤和適五穀滋茂樹
 木長大人長八丈皆壽八萬四千歲衆生得

度不可稱計

祐定以方等固知三寶常住常住之法理無
 興滅與滅之來乃世綠業耳晨離夕隱不害
 千光之恒明也

釋迦譜卷第十

音釋

蘇蘇早切 蘇蘇早切 蘇蘇早切 蘇蘇早切 蘇蘇早切
 蓋蓋也 蓋蓋也 蓋蓋也 蓋蓋也 蓋蓋也
 蕪蕪章切 蕪蕪章切 蕪蕪章切 蕪蕪章切 蕪蕪章切
 茶茶同都切 茶茶同都切 茶茶同都切 茶茶同都切 茶茶同都切
 泄泄先結切 泄泄先結切 泄泄先結切 泄泄先結切 泄泄先結切
 擯擯必及切 擯擯必及切 擯擯必及切 擯擯必及切 擯擯必及切
 黜黜敎律切 黜黜敎律切 黜黜敎律切 黜黜敎律切 黜黜敎律切
 戾戾必及切 戾戾必及切 戾戾必及切 戾戾必及切 戾戾必及切
 穴穴音 穴穴音 穴穴音 穴穴音 穴穴音
 攬攬他朗切 攬攬他朗切 攬攬他朗切 攬攬他朗切 攬攬他朗切
 竿竿側 竿竿側 竿竿側 竿竿側 竿竿側
 草草側 草草側 草草側 草草側 草草側

釋迦氏譜卷上

壁一

唐 釋 道 宣 撰

古德流言祖佛為師羞觀佛之本系紹釋為
 姓恥尋釋氏之根源以今據量頗為實錄既
 云革俗義匪憑虛昔南齊僧祐律師者學通
 內外行總維持撰釋迦譜一帙十卷援引事
 類繁縟神襟自可前修博觀非為後進標領
 余年迫秋方命臨悲谷屢獲勸勉力復陳之
 試舉五科用開三返想同族法種詳斯意焉

一序所依賢劫謂今時運名所以建立

永樂北藏

釋迦氏譜

二序氏族根源

謂得姓又近根條離合

三序所託方土

謂居止洲中何義而知

四序法王化相

謂族興法王處世化相

五序聖凡後胤

謂法俗兩裔流遠不絕

初序所依賢劫者夫以天地開闢習俗常談
 太素太易陰陽覆載考校終古無的可尋委
 以百家不無虛構或云天傾西北地缺東南
 練五石而上補斷鼇足而下接乃至天地人
 皇蛇軀牛首九紀四姓作牧君人斯途紛糅
 無足陳叙今依正教備舉劫緣劫是何名此

第一三三三册

云時也若依西梵名曰劫波此土譯之名大時也此一大時其年無數假以喻顯方可委知經云如一大城方四十里滿中芥子有長壽天三年取一芥城雖空劫猶未盡方四千里石一拂三年石雖磨盡劫時未盡如是劫劫相接展轉無窮有命四生常沉不出今北劫者名之曰賢以劫初時大水彌滿生青蓮華其數一千第四禪天曾見往事便相告曰今此世界有千佛現可目此時以為賢劫故經說云即賢劫中千佛是也從拘留孫為首

最後成佛號曰樓至是知第一拘留孫如來第二拘那含牟尼第三迦葉波第四釋迦牟尼我等所師則賢劫中第四佛也如小乘經賢劫之前劫空無佛九十一劫獨毘婆尸三十四劫二佛出世接賢劫中四佛成七如常所說如大乘經^{四一}三世三劫劫有千佛過去莊嚴劫現在名賢未來星宿三千王子次第成佛斯由心解明昧感見殊途垂機數化不可較定至如鷲山一會尚退五千般若大空證舍小果淨土不減在於登住之夫大火燒盡

誠歸起沒之士用斯比量不足有疑此劫名
賢表千佛現須知也

二序氏族根源

天姓氏之興本欲召其質也故隨物類而命
其形名焉至如東夏姓源本唯有九故云或
因謚號唐虞文武等是也或因爵封王侯宋
衛等是也或因官字司馬司徒伯仲叔季等
是也或因居處則城郭園池或因事有則陶
丘筮卜或因任職則三烏五鹿末裔隨務流
廣滋彰即目自形不勞繁述

大夏種姓有四不同謂刹帝利婆羅門毘舍
首陀羅也刹利王種最為高貴劫初以來相
承不絕餘之三姓非此所論但明佛姓自分
五別一曰瞿曇二曰甘蔗三曰釋迦四曰舍
夷五曰日種言瞿曇者如十二遊經云昔者
菩薩阿僧祇劫初為國王父母早喪讓位求
道師姓瞿曇因從氏焉唐言瞿曇者星名也
如此張氏因星立姓故涅槃經云禰瞿曇姓
自古相傳言瞿曇者此云泥土也但是譯人
取語輕重今問梵僧言瞿荼者泥土也求曇

者星名也故知因星得姓定非泥土

言甘蔗者即如彼經菩薩往於甘蔗園中遊
止修道因園命氏又名甘蔗故佛所行讚云
甘蔗之苗裔者是也于時菩薩於園念道以
宿業故為賊所得貫在木上流血于地大仙
瞿曇天眼清淨菩薩絕嗣後佛無由從山飛
來哀斂死屍取土中血以泥團之著兩器中
還返所止以神呪力滿足十月左變為男右
變為女瞿曇仙氏遂復興焉
言舍夷者如四分律云佛舍夷種亦云舍夷

國未審此名

言釋迦者長阿含云過去有王名曰懿摩即

十輪王去菩薩身一百世擯斥四子第四子名莊嚴今遠

出國奉王命已到北雪山住直材中彌沙塞

律云居雪山北四方遐曠菓果滋茂頓駕數

年歸德如市鬱為強國父思往召辭過不還

父王三歎我子有能因名釋種本起云定光

佛曰汝於來世當成為佛號釋迦文佛釋迦

為能文為仁也準今唐譯與本起同故此四

子因能命氏然釋迦姓經文單複有類此方

方朔馬卿等也彌沙塞云住直樹林又名爲釋今據梵音呼直爲釋天竺諸事一物多名此又因林而命氏矣若準別傳彼土有樹名曰釋迦根幹茂盛善相者云必出國主因移四子立國命氏未詳雖非經教即附異聞也言曰種者曇無德律云父姓名爲日也未詳其緣統明五異同宗一氏隨事流變故有斯分然釋一姓羣籍多明自餘出沒任緣而舉故祐律師云仰惟定先受記表號釋迦玄符冥契故託釋種名出於未形之前跡孚於既生之後炤灼天人

聯綿曠劫其爲源也遠矣乎

余尋瞿曇一氏父也釋迦一氏母也故五人隨菩薩者名佛爲瞿曇也斯即子承父姓理路顯然四分律云父姓名爲日生處名釋迦明知母姓也瞿曇古仙取血藏器後化男女遂有釋門覈源一血後分二體姻媾胎變支流遂廣據本而談誠滔禮數約緣徵事大義天乖何者按釋氏婚媾並絕族親冥符此土周孔立教以世紹輪王望高天下分宗納媿不交卑族計其二姓同祖古仙胎血不殊理

例難絕至如東夏姓氏多本五帝三王今則
交媾姻婭取別判無從矣

上明姓氏所由今明族源所起長阿含云大
劫初成未有日月光音諸天福盡下生皆化
為人歡喜為食身光遠照飛行自在無有男
女尊卑親眷自然地味狀如酥蜜五有試嘗者
遂生搏食光滅通亡呼嗟在地食多貌悴食
少形澤便興勝負地味便沒又生地皮又生
地膚因食多少諸惡湊集又生秬米眾味備
美有貪食者具男女根如是展轉便為夫婦

遂始胎生樓炭云自然秬米朝刈暮熟中舍
云米長四寸人競預取如此相教預取之處
後更不生祐律師云澆風既動則淳源斯謝
精靈通感則霆擊為遲竊承兩漢之日東萊
加租而海魚潛泳合浦增賦而璣蚌遠移以
近方古有逾符契不生秬米未足異疑長阿
含云爾時眾生既見秬米不重生故各懷憂
惱互封田宅以為疆畔遂有自藏已米盜他
田穀由是事起無能決者議立一人號平等
主賞善罰惡仍供給之時有一人容質瓌偉

威嚴肅物衆所信伏便共請知彼既受已遂
 有民主名焉樓炭云衆人自言為我作長號
 之曰王以取租故名刹利此譯刹利名爲田
 地主以初分地日
 各有爭訟
 乃立此主時閻浮天下富樂安隱地生青草
 如孔雀毛八萬郡國聚落相聞無有寒熱病
 惱之者王以正治奉行十善互相崇敬猶如
 父子人壽極久不可量計後有餘王不行正
 法其壽遂減至十萬歲如是漸減至今百年
 上明釋氏所先本於劫初創始為王展轉相
 列轉輪粟散紹續之相

永樂北藏

釋迦氏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初民主王號曰大人 <small>出四分律餘
出長阿含</small> | 第二王名珍寶 <small>大人
子也</small> | 第三王名好味 <small>珍寶
子</small> | 第四王名靜齋 <small>好味
子</small> | 第五王名頂生 | 第六王名善行 | 第七王名宅行 | 第八王名妙味 | 第九王名味帝 | 第十王名外仙 <small>妙味
子</small> | 第十一王名百智 | 第十二王名嗜欲 | 第十三王名善欲 | 第十四王名斷結 | 第十五王名大斷結 | 第十六王名寶藏 | 第十七王名大寶藏 | 第十八王名善見 | 第十九王名大善見 |
|--|---------------------------------|--------------------------------|--------------------------------|--------|--------|--------|--------|--------|--------------------------------|---------|---------|---------|---------|----------|---------|----------|---------|----------|

第一三三三册

第二十五名無憂 第二十一王名洲渚

第二十二王名殖生 第二十三王名山嶽

第二十四王名神天 第二十五王名造力

第二十六王名牢車 第二十七王名十車

第二十八王名百車 第二十九王名牢弓

第三十王名十弓

牢弓手

第三十一王名百弓

十弓手

第三十二王名養收

百弓手

第三十三王名善思

養收子律名真闍

自善思王後有十族轉輪聖王相續

律中亦附名或

同不

第一輪王樓炭云真闍王子名波延迦有

五轉輪聖王

第二輪王樓炭云多羅葉王有五轉輪聖

王

第三輪王樓炭云阿波葉王有七轉輪聖

王

第四輪王樓炭云捷陀利王有八轉輪聖

王

第五輪王樓炭云迦陵伽王有九轉輪聖

王

第六輪王樓炭云遮波瞻婆王有十四轉

輪聖王

第七輪王樓炭云拘獵羅婆王有三十一

轉輪聖王

第八輪王樓炭云般闍羅王有三十二轉

輪聖王

第九輪王樓炭云彌尸利王有八萬四千

轉輪聖王

第十輪王樓炭云壹摩彌王有百轉輪聖

王
律云
師摩
誌

此十輪王經律互出名數大同但恐凡聖有
濫今以事徵無容八萬純是聖帝止可十輪
是正餘胤是凡如律所明但云次第相承有
王約經並云聖帝定是從本為聖從流並是
凡攝又如第十輪云百轉輪王則佛之父祖
是聖也今但菩薩現感有文是聖自餘父族
皆是凡王可以例知
序佛七世緣
第七世祖名大善生四分律云懿師摩次第

百王後有王名大善生有人云此即摩之子也今以為摩後第九十四世王也故經云最後王名大善生斯為良證

第六世祖名懿師摩經云烏婆羅第五世祖名曼

羅陀次婆羅第四世高祖名瞿羅尼求第三世

冒祖名尼浮羅世一二世祖名師子頰世一第一世

菩薩父名淨飯樓炭及律並云師子頰子名悅頭檀

金輪王名菩薩悉達 鐵輪王名羅睺羅

已前依檢爰初宇宙造化裁成肇建皇極絃維羣品發源民主迄于善思系嫡相承三十

三世公斯已後十代教興並是聖王俱稱帝種同胤則可從正嫡異緒或是支離莫不受天明命君臨寰寓長源遠嗣難以測知至若兩漢諸帝非嫡者多魏晉宋齊瓜葛承襲以斯例彼理固然乎

今從初舉數凡八萬四千三百五十三王後

至於菩薩初三十三王粟散而已次十輪種族八萬四千三百一十又加宗主

十輪數則同矣

菩薩祖師子頰王有四子

一名淨飯本起云白淨有經但號淨者 二名白飯十二遊經無飯

字四王 三名斛飯 四名甘露飯 經中亦爾

淨飯王有二子長名悉達 即善達也 次名難陀

白飯王有二子長名調達次名阿難

斛飯王有二子長名摩訶男次名阿那律

甘露飯王有二子一女長名娑婆次名跋提

女名甘露味

十二遊經云

調達四月七日食時生身長一丈五尺四

寸 佛從兄弟二叔子

菩薩四月八日明星出時生身長一丈六

尺

佛弟難陀四月九日生身長一丈五尺四

寸

阿難四月十日生身長一丈五尺三寸 是佛

從弟兄是調達

三序所託方土

今以六義定方區中

徵名 約量 辨時 從勢 藉勝 考文

余聞佛稱大聖機教匪凡義豈邊鄙方為匡

化所以閭浮一域面周四海環海之州理居

中正故因果經云菩薩昔在兜率天說補處

行期運將至當下作佛觀諸國土何者處中
 即知迦毘羅國最是地之中也又本起云佛
 之威神至尊至重不可生邊地為傾斜此迦
 毘羅城三千日月天地之中央也往古佛興
 皆出於此又俱舍論云剌浮洲之中

此洲或名閻浮

剌浮勝部皆有有金剛座上與地齊下至金剛

取音不同輪際以有此座古陸坐之入金剛定得成覺
 道除此座外地則不勝唯此洲有三方則無
 以佛不往彼成道故所以然者良由人稱至
 聖道德尊高人天羣有莫不迴向故託茲勝

座表化物良緣至於震旦一洲緣居海右軒
 轅五嶽曲指嵩山以為中也然則周旦揆日
 圭程景分未盡漢傲自高諸夏張掖有年局
 號中原偏稱中國以事考定中義自亡原夫
 立中之名待邊為稱神州東則拒海三方茂
 聞此則邊義自彰不俟分析雖云四海貢職
 萬國歡心乃夸飾於一朝終負實於千代今
 以剌浮一域中分葱嶺西號大夏五竺統焉
 東曰赤縣五嶽統焉雖兩方皆五事必偏中
 此方在東彼土居正何以明耶按閻浮圖云

葱嶺西據香山東南綿亘至於蜀部

此山相狀西北

東南角雄而列冬夏積雪

故此山東名為赤縣雖云中國

局對四嶽而立名焉

約例陰陽宅經凡宅中主勿犯亦是一家之忌

至於山西南面號曰天竺山海經云身毒之

國軒轅氏居之

即天竺也

彼土自分為五

國中天竺國天地之中名既非邊四陲斯絕

據名以定中義存焉二以里數約量明之刻

浮洲者須彌山南一域之都名也按聖論云

水時所經東西二十四萬里南北二十八萬

里若依人物所居東西十一萬六千里南北

畧同今以中天為正四方相拒各五萬八千

里此方東拒海隅三方彌遠即事已求安得

比乎又刻浮洲者是樹名也須彌山王大海

正中四方四洲一洲即一天下也此樹生於

南洲之北枝臨大海海底有金十一名閻浮光

浮水上故此洲名從金受稱若據唐譯閻浮

者上勝金也提者洲也此上勝洲大夏天竺

居其心矣

三以時序明之夫以陰陽寒暑隨方起用此

土神州炎涼不等南則瘴癘炎盛北則方暑

凝冰雖有少華終非大舉中天竺國冬夏常
調弗苦寒熱卉木恒茂無悴流霜蓋由處非
邊鄙風雨無差陰陽交泰庶物停毒故西域
圖經云五天竺國北洎雪山南洎大海六萬
餘里川澤坦然更無山阜但有河水分注林
木森列餘之三方面帶山隴迤相連屬有類
東川良由世界初構羣生業力結茲勝壤以
待佛興即事求諸非中何謂按高僧傳云昔
晉何承天善明緯候元二畧景與智嚴法師
共詳偏正嚴云余曾遊天竺備謁聖儀至於

畧冠頗懷通覽中天竺國夏至之日方中無
影良是地中故也此方雖南測影臺者至夏
至日終有餘分故非大夏但名東夏也承天
聞此無以抗言

四以水源徵之竊以四海為壑水趣所極也
閻浮洲中有大香山即崑崙之別名也此山
獨高洲中最極山南有池名阿耨達此名無
熱惱也具八功德大龍所居名為水府方出
一河以注四海所以水隨高勢以赴下流彼
高此下中邊定矣此土黃河源出於彼故爾

雅云河出崑崙墟色白郭璞圖讚云崑崙三
層號曰天柱寔維河源水之靈府禹貢道河
自積石者據其伏流涌出為言也故知水隨
高來高為中矣又河圖云崑崙山東南方五
千里號曰神州亦稱赤縣崑崙名為天柱理
非偏隅號此東南明知非正又李叟西奔崑
崙抑亦朝宗有據黃帝夢遊華胥於事從中
又顯如王劭解云華胥
國者即天竺國
五以祭勝微之天下大寶君人之尊者輪王
是也舍靈大聖四生之尊者法王是也洲中

央座此二王昇居中制遠理義然也自餘小
聖小王隨機匡牧任土作化未論偏正何以
然者土地山川並是人之依報人之勝劣報
必精麤令中天竺國處既高華明知二王福
報之所感也此土聖帝亦有所尊五帝三王
不及雞田之地秦漢已後方聞西域之方遂
使甘英博望相從雪嶺霍公定遠前後登踐
多歷葱河之北少出香雪之南所以鐵門西
屏實唯大宛月支本是獫狁之鄉無文之國
也何得濫稱中土有教之方乎是以河西四
郡休居所居

漢武所開方為今者六以文字徵之此土方言討尋無
 本文字開俗肇自古皇或鳥跡垂文或科斗
 程字或史籀制篆或程邈造隸六文紛其昭
 晰八體煥手斯彰勘諸史冊難得定指詳於
 顧氏之論亦附寶公之篇所以三蒼三雅總
 會說文字本九十字源極矣字林字統字宛
 桂宛世增二萬澆流漸繁抑惟人情無可憑
 據天竺音字一唯上天天分二十八部並尊
 梵王為主所以世界初立人物俱空梵天來
 下遂有情品故梵天有生之元始音字亦隨

彼而族之今則梵音梵文五天同軌若凡若
 聖今古一同故一音所演唯指梵言羣生各
 解乃隨方類此方有述胡書胡語者此曲指
 嶺北三十六蕃實唯戎胡不參大夏故大宛
 月支書語各別不干天竺佛生之地相去數
 萬無得混同大雪山南五天之國書語承天
 萬代恒定所遵既勝明知非邊震旦文言下
 方蟲鳥或出凡情曾無典據義非中矣
 四明法王下降迹
 原夫釋譜所興止存法王下降所以大仙分

血辟合成形由斯紹嗣方延釋種自法王降
 迹照臨忍方羣生何幸仰茲陶誘使夫二十
 五有絕生死之因九十八使斷牽連之業並
 超三界俱戴一乘含有蒙大造之恩至人引
 勤勞之慮故有垂茲聖迹布此靈儀令重昏
 動其玄機浪識靜其漂怒方為入道弘轍亦
 乃出有初門而事總冥緣義符神運抑非天
 授諒寔人謀但禎瑞氤氳嘉祥雜沓輝煥天
 地引耀幽明然則文物光乎萬古聲明高於
 視聽所以薄列鴻猷用觀弘範至於經傳八

相迹示五生自結教門今存蓋闕此但約緣
 通舉以顯譜源

初處兜率天迹

二降閻浮洲迹

三現生靈誕迹

四集藝歷試迹

五出家尋教迹

六乘時成佛迹

七說法開化迹

八遷神化掩迹

處兜率天迹第一

因果經云釋迦如來未成佛時為大菩薩名
 曰善慧功行滿已位登補處生兜率天名曰
 聖善為諸天主說補處行亦於十方現身說

法期運將至當下作佛

降闍浮洲迹第二

初與念相

普曜經云菩薩住兜率天有六十六億諸天共議言今菩薩將降當生何國父母真正宗族和穆威德雄猛志性弘雅各言諸國皆有便問菩薩何國降神菩薩答言其國種姓有六十種德一生補處爾乃降神文多不載今此釋種熾盛五穀豐熟人民滋茂相承德本父性仁賢母懷貞良前五百世為菩薩母應往降

神處彼胞胎因果經云又觀五事一觀衆生受道熟未即知皆是初發心來所成熟者二觀時者即知堪受清淨妙法三觀何國處在地心即知此三千世界閻浮提中迦毘羅國最在地中四觀何族貴盛即知釋迦第一甘蔗苗裔聖王之後五觀往緣即知白淨王過去有緣王真可為父母又知其母壽命滿足十月生已七日便即命終菩薩爾時為欲廣利諸天故現五衰相文如諸天退相又現五瑞一光照大千二地十八相動三魔宮隱蔽四三光

輪王若出家者必成正覺疑入胎月太早爾時諸天皆見菩薩已生王宮當成佛道我等當為眷屬及受法化于時凡有九十九億諸天下生人間又有從他化以下生於人中其數無量又有色界諸天為受道故下生人間而作仙人

三明處胎相

本起經云菩薩處胎夫人修行六度天食自然三千世界常光明朗病者除滅三毒停息菩薩自身肢節相好皆悉具足行住坐卧無

有妨礙又於晨朝為色界諸天說法日中欲界日晡鬼神夜亦三時說正法要利益眾生普曜云在胎十月開化三十六載天人使立三乘聖道

現生靈誕迹第三

初往林 啟飾相

普曜云時王思惟懷娠將滿作此念時夫人白王欲往園觀即勅莊嚴藍毘尼園華果泉池欄楯階陛七寶莊飾鸞鳳眾鳥翔集其中幡蓋妓樂香華備滿十萬寶輦四兵外備采

女姿妙八萬四千給侍夫人又擇童女八萬四千齋持香華先往彼園又勅臣婦皆令侍從夫人爾時即昇寶輿導從往林滿空八部亦同隨往

大華嚴云林中現瑞凡有十種乃至十方諸

佛臍中放光普照此林現佛方來^{十七}

二正誕靈儀相

普曜云王后臨產乘雲母車遊憐鞞樹坐師子牀六反震動三千國土四天挽車梵王前尊樹為屈枝經云十月滿足於四月八日日

永樂北藏

釋迦氏譜

初出時於無憂樹下華葉茂盛便舉右手欲

牽摘之菩薩漸漸從右脇出佛所行讚云古

昔王生或從股生手生頂生腋生我從右脇

而生大善權經菩薩欲不由胞胎一頃成佛

為防人疑恐是變化不受法故現受胎生經

中前後所現皆滅疑生信文多不載^{今以四}

^{入胎亦以此月八日}
^{生則十二月在胎也}

三發號顯德相

經云于時樹下生七莖七寶蓮華大如車輪

菩薩墮蓮華上無扶侍者自行七步大善權

第一三三三册

云爲應七覺故行七步涅槃經於十方各
行七步經云便舉右手言我於一切天人中
最尊最勝無量生死盡矣利益一切天人大
權云舉手現相者爲除外道自尊必墮惡道
故本起云天上天下唯我爲尊三界皆苦何
可樂者

四諸天奉侍相

經云時四天王以天繒接待置寶几上帝釋
執蓋梵王執白拂左右侍立難陀龍王兄弟
於空吐水溫涼沐浴身普曜云釋梵雨香九

龍下香水浴身修行云水左溫右冷釋衣裘
身

五現大瑞應相

經云太子身黃金色三十二相光照大千天
龍八部空中作樂歌頌佛德燒香散華雨衣
瓔珞繽紛亂墜爾時夫人安止樹下忽生四
井具八功德水隨次洗漱諸夜叉王圍繞守
護一切天人讚歎種智速成佛道早轉法輪
度脫衆生唯有魔王不安本座爾時瑞應又
降三十有四文多不述于時采女以天繒毼

裹抱太子至夫人所又二十八大神四角奉
護青衣還宮白王說奇特相王嚴四兵與億
釋姓導從入園見相殊異喜懼交懷諸釋一
日生五百男修行云國中長者八萬四千各
誕是男廐馬生駒八萬四千其一特異毛白
髦朱本起云奴名車匿馬名健陟象馬生白
子牛羊生五色羔犢各有五百頭青衣五百
各生蒼頭普曜云生五千力士五百伏藏自
然發現又八國王同日生男時為嘉祐
六入天寺相

經云時白淨王將禮天神前抱太子置象輿
上羣臣采女諸天作樂隨從入城往諸天祠
梵釋天像皆從座起禮太子足言此太子者
天人中尊如何今欲禮於我耶羣臣內外見
此事已歎未曾有將太子出還入本宮

七立名建號相

十九

經云王欲立名廣請婆羅門集已抱太子出
諸為作名即共通論云太子生時寶藏皆現
諸瑞吉祥可立名為薩婆悉達此言空中天
神擊大天鼓燒香散華唱言善哉因立此名

八召仙占覩相

經云王召善相者五百人於大寶殿令占太子咸言出家成佛在家輪王又曰香山大仙阿私陀者具五神通能斷王疑彼仙應念騰空到宮將太子出欲令致敬便止之曰此乃三界中尊即起合掌禮太子足便具相已忽然悲泣便言至年十九為轉輪王若出家者成一切智然必成佛說法度人以相明顯皆得其處我今已年百二十矣不久生無想天不覩佛與故自悲耳

九保傅隨侍相

經云王時聞仙決定說已慮恐出家選五百青衣為依乳母種種供奉起三時殿七寶莊嚴城門開閉聞四十里五百采女宿衛殿宇華果池鳥不可稱計爾時姨母乳養太子年漸長大王作寶冠瓔珞玩好之具無不給與舉國仁惠安樂難言

十母氏昇遐相

太子本起云菩薩本知母人之德不堪受禮因其將終而從生馬普曜云太子生七日後

母便命終生忉利天五萬梵天各執寶瓶三萬魔妻手執寶縷而共侍衛三世佛母皆同此相大權經云福盡生天非菩薩各前處兜率觀后餘命十月七日故託神來

業藝歷試迹第四

經云太子七歲王召選友為太子師起學堂以書教之普曜云手執金筆檀隸珠牀問師曰書有六十四文多不具如何但二種而相教耶即為分別本末師不能達反啓其志凡諸伎藝典籍射御天文算術自然知之至年十歲

從弟調達與五百釋童相謂曰太子聰慧善明書論至於筋力詎勝我等請共摘之聲鼓唱令欲講武藝有象當門調達擗頭躡地難陀足挑路側太子手擲城外還接著地不令苦痛又入園中施列金銀銅鐵等各有七鼓調達先射徹三難陀亦爾太子取先祖輪王弓放箭徹過諸鼓入地泉出過大鐵圍調達難陀相撲力等太子徐執二弟躡之初立為儲后相

經云時王會議應立太子以二月八日具物

盛四大海水諸仙諸人各各項戴已授與父
王便灌太子頂以寶印付之擊鼓宣令言今
立薩婆悉達以爲太子空天八部同聲讚言
善哉諸八國王所生太子亦同時立

二觀耕生厭相

經云太子出遊前至王田息閻浮樹日光輝
赫樹爲曲枝蔭太子身看諸耕人淨居天化
爲死蟲烏隨啄吞見已起慈逮得四禪王尋
後至慰引將還慮其出家更增妓女娛樂衆
具令其心止

三示納妃孕相

經云太子十七王乃訪婚釋種婆羅門有女
禮儀備舉便迎至宮行卧同俱無世俗意靜
夜禪觀妓女疑之修行瑞應云諸人咸疑太
子不男便指妃腹曰却後六年爾當生男遂
以有娠大權經云菩薩無欲爲斷非男疑故
納瞿夷羅雲於天没化生不由合會又是本
願所致

四出遊四門相

經云太子聞妓歌詠園林便欲遊觀導從出

城東門觀者如雲淨居天化爲老人御者答曰云云又聞一切皆老便念我身老至如電身安足恃迴車還宮厭心益增迦毘四面各有一園林池樓觀莊嚴無異太子出遊南城門外淨居諸天化爲病人見便愁思即迴車遂有婆羅門子名優陀夷聰辨絕倫王令爲太子友解喻憂憤不得輒離又經少時出城西門路見死人四人舉之室家共送淨居所化唯太子及友見便問答已益懷戰怖一切皆死吾豈久存即迴在宮更入餘園思言禪

觀久懷厭離又遊北門下馬息樹除侍思禪淨居化爲比丘法服持鉢執錫視地徐行而過太子前問答云我是比丘能破結賊不滌六塵便現通力騰虛而去官屬皆覩深會本懷太子曰善哉唯此爲快決心修道即迴車馬大生欣慶

釋迦氏譜卷上

音釋

糶如也又切 媿居候切 姻因音因 姪日音

謂兩婿相 湊千候切 環環姑回切 偉奇大也 鬼鬼

刻以舟 晷居景也 獫狁獫處儼切 即即 兇兇余也

籀直又切 史籀也 髦音毛 掬音角 輦羊諸切

也舉事

釋迦氏譜卷

唐 釋 道 宣 撰

壁二

出家尋教迹第五

初啓出家相

經云至年十九思出家時特已至矣到父王
所頭面作禮王抱令坐白言思欲出家必願
聽許學於聖道王執其手流淚言曰宜息此
懷國未有嗣普曜云欲不老等四願故出家
耳王言古今難免汝何預憂
二天神接舉相

普曜經云相師白王今不出家過七日已轉
輪王位自然來應王聞益喜即嚴四兵一由
旬內以防守之內外警嚴因果云我年十九
今二月七日出家時至又留國嗣滿父王願
便放身光照四天王乃至淨居不令人見諸
天即下禮足白言無量劫來修行今熟答曰
如汝等言然內外防衛欲去無從天以神力
悉令淳昏而卧普曜云諸天遙白沸星適現
即令車匿鞞健陟來四天王與夜叉龍等皆
被鎧甲從四方來于時馬鳴奴泣總安撫已

見明相出光照十方太子即師子吼言過去諸佛出家亦然於是諸天捧馬四足并接車匿釋天執蓋從北門出太子又云不斷八苦不轉法輪不成菩提要不還此天讚善哉至晚便止已行三由旬諸天便沒不見

三剃髮捨俗相

經云太子至閑靜林以寶冠明珠瓔珞嚴飾具與車匿已以劍自剃鬚髮作是普言願共一切除斷煩惱于時天帝接髮而去讚言善哉大權云菩薩之頂無能見者況能除髮故

自剃髮又除王恨故又念過去諸佛法衣不以七寶淨居天知己化作獵師身服袈裟善薩即以寶衣而用貿之智論云所貨得衣麤布僧伽梨也經云車匿見已知志不迴馬嘶同返

四尋仙非奪相

經云太子至跋伽仙林中鳥獸矚目仙人謂是天神與徒眾迎請坐太子見諸仙人草樹皮葉以為衣者或食華果草木或日止一食三日一食者或事水火日月翹脚卧灰棘水

火上者問其所由答欲生天便告仙曰汝諸所求終不離苦言論反覆乃至日暮明旦辭去諸仙答曰所修道異不敢相留可往北行彼有大仙可就語論不必往彼極視乃還

五王師尋迹相

經云時王見車匿還愛念情深自欲隨逐王師大臣諫曰王不當往太子生日百神呈瑞諸天悉奉云何樂世仙人定占不居王位我等自尋遂至仙所並云已過中路遙見樹下思惟臣便具告太子曰豈不知恩但為四患

苦耳終無返步便起尋仙王臣即留五人伺察所在便度恒河路遊王舍舉國王民命駕追之捨位相邀全不降志為說世患遂至迦蘭仙所交論非奪亦如上說

六同邪苦行相

太子調伏二仙人已進伽闍山苦行林三憍陳如五人住處尼連河側靜慮六年度苦行者天獻麻米淨心守戒日食一麻米或七日食一麻米者陳如五人亦學苦行遣人白王具述苦相王聞大悲即嚴五百乘車姨母耶輸

各嚴五百資生之車令車匿領送既達不受
還令返宮

七浴身受食相

經云菩薩自念我今苦行形如枯木垂滿六
年不得解脫憶昔禪定是最真正為滅外邪
自餓非道我當受食然後成佛即從座起入
河洗浴身體羸瘦天為按樹得攀出池有牧
牛女淨居天勸令施乳糜即取奉上咒願受
食身力充足堪受菩提五人見驚謂為退轉
各還所止菩薩獨詣畢鉢羅樹以德重故地

動作聲音龍得眼見瑞讚頌五百青雀右繞
飛空瑞雲香風交相映拂同過去佛以草為
座帝釋化人執淨軟草受已敷坐如過去佛
結跏趺坐不成正覺不起此座天龍歡喜諸
相難言觀佛三昧云大化作樹乃至高八千
里者下劣薄福見坐草蓐

乘時成佛迹第六

初降魔顯德相

處胎經云菩薩坐閻浮樹四十八日觀樹思
惟感動天地光蔽魔宮波旬卧夢見三十二

變不具從覺恐怖召會臣兵并召千子五百

菩薩五百又告四女先令往壞現三十二姿

媚相不具變成老母觀佛三昧云三女莊飾

眇目妖冶禮敬菩薩以身奉侍寶器天味以

上菩薩爾時身心寂然不動白毫擬之女身

九孔根本二藏望二自見厭惡八萬戶蟲啖食諸

藏見便嘔吐身左蛇頭右狐頭中首狗頭背

負老母抱死小兒諸女驚號匍匐而去魔王

大怒遍勅六天并諸八部各興四兵盡其變

態又勅閻羅阿鼻苦具一切都舉向菩薩所

波旬震吼勅諸兵眾武器交橫滿虛空中互

相迫憚不能得近菩薩徐舉眉毫擬獄罪人

白毫出水注火滅已自憶作罪心得清涼稱

南無佛因生人中魔王前近與佛相難文如

菩薩以智慧力伸手按地應時地動魔與兵

眾顛倒而墮

二斷惑成覺相

經云爾時菩薩以慈善力二月七日夜降魔

放光入定觀法即得三明六通具足遍觀三

界三世諸事皆知名色是諸惡因受行八正

眾苦便滅菩薩自知已除三毒生死根本所作已成智慧明了明星出時霍然大悟得成正覺得十八法十種神力四無所畏于時大地十八相動天清風輕瑞雲雨甘又雨天華天鼓自鳴繞菩薩樹滿三十六由旬八部充五溢諸天具樂幢幡無量一切眾五生皆相慈愛五淨居天并五通仙及餘苦趣咸大歡喜說法開化迹第七初興念愍物相經云如來於七日中觀樹思惟我以盡漏本

願成滿得甚深法唯佛能知然諸眾處五濁世三毒所覆薄福無智不解深法若轉法輪迷生誹謗當墮惡道受無量苦今者寧可入般涅槃普曜云正覺成道移坐石室念九十六師各信所奉我今如何將救拔之二梵王來請相經云時大梵王見成聖果默然而住心懷憂惱眾生長夜沉沒生死今當往請轉大法輪即來佛所白言世尊往昔為眾故久住生死廣修德本今成佛道云何默然欲界六天

亦同勸請如是者三至滿七日默然受已各還所止

三懷土念機相

經云佛告樹神此波羅柰仙人住處鹿苑之中人民雖少宿緣有在得法眼淨即以道眼念彼二仙並已壽終又念五人歷侍苦辛可為說法

四受供商者納鉢相

本起經云樹神念佛得道七日未有獻者有五百賈人經山邊過車牛皆躡有兩大人提

謂波利與眾見相詣神請福彼神現身具告

前意即和麩蜜詣樹上佛爾時如來便念往

佛以鉢受食時四天王即往頗那山上自然

石中出四大鉢四王各取以上於佛乃總受

累左手中右手按之四際分明呪願已受麩

食之澡漱洗鉢即受三歸因與之別律加髮

爪與之起塔塔今現在

五道逢非機相

經云如來前行威儀詳序路逢外道名優波伽見相歎伏以偈問答心生希有合掌圍遶

而去迴顧望沒乃止

六遇兩龍供相

本起經云行至文鱗盲龍水邊坐定七日風
雨大至佛不喘息光照水中龍目得開即識
如來如前三佛具香水出前遶七帀身離佛

所圍四十里龍有七頭羅覆佛上而以障蔽
七日一心不患飢渴雨止化為年少道人衣

服鮮好稽首問訊便受三歸

七乘機授法相

經云即復往波羅柰五人所遙見佛來謂未

成道各相約言不須起敬佛既至止不覺起
禮互為執事既違本誓深自生愧以昔徵難
佛具為解說五陰輪迴三有諸苦陳如最初
悟解四諦得法眼生八萬那由空天亦法眼
淨

八聲告化境相

經云地神見陳如得道已高聲唱言如來出
世轉妙法輪空天又唱乃至阿迦膩吒天地
十八相動天龍八部作樂讚歎世界大明次
為四人重說四諦亦離塵垢得法眼淨

九出家表僧相

經云時彼五人既見道跡欲求出家世尊喚
言善來比丘鬚髮自墮即成沙門重說五陰
解成羅漢世間有六佛是佛寶四諦法寶五
人僧寶是世間三寶具足天人第一福田

十次第度人相

經云次度長者子耶舍得初果父來覓子佛
為說法得法眼淨為說三歸優婆塞初又度
耶舍同友五十人皆得初果不久皆得羅漢
十二分頭化人相

永樂北藏

釋迦氏譜

經云佛告諸比丘汝所作已辦堪為福田宜
各遊方以慈度物我獨往摩竭提度諸人民
便頭面禮足持衣鉢分道而去經云佛往摩
竭提國有優樓迦葉兄弟三人學古仙道王
臣歸信利根我慢難可摧伏便往投宿乃止
龍窟當夕降龍明以示之雖伏神力猶言我
真後四天王下帝釋下梵王下各放光明內
心私仰後事火具佛力制之雖強不可師徒
詣佛受降許已方遂其志又請共住四事供
給日辦好食自行請佛往此洲北取閻浮果

第一三三三冊

等普曜云往忉利天取晝度樹果餘三天下
取果早至皆歎訝神竒帝釋指地成池八德
具足供佛澡漱迦葉具問欣感天瑞猶不伏
從佛見弊帛拾取浣之心念須石帝釋化方
石樹間又往香山取大石槽盛水供浣迦葉
具問私懷歎仰又以他日佛入池浴樹神按
枝佛仍樹坐迦葉設會七日國王臣民大集
恐佛來至見相感動願不來會便往北洲七
夜不還餘有殘饌念佛當至應念便到即問
不來之意佛具以答心驚毛豎雖謂竒特終

謂自真又於他日知彼根熟往趣河側魔王
白佛宜可涅槃佛言我四部未具外道未降
便還天宮時佛入水令水兩開行處塵出迦
葉遙見謂被沒溺即與弟子乘船來救既見
歎仰請佛上船如來貫船底而出加坐於中
師徒歎美然口不伏本起云汝非羅漢不知
道證胡為強顏不識羞耻自稱道德迦葉心
愧稽首白言大仙善知我心唯佛攝受佛言
汝年百二十多有弟子衆所恭敬必入我法
當告令知遂與同謀俱從正化先度迦葉證

第四果又度門人五百下流二弟各有二百五十弟子見事火具從流而下俱到兄所亦受佛化皆為說法並成四果

十二赴瓶沙本願相

佛度三仙三已念言王舍本願便詣頻婆娑羅

王所佛在杖林三中普曜云王聞佛至大悅導

從八萬四千來至佛所咸疑師弟乃令迦葉

現通除疑說偈告眾為王說法得法眼淨八

萬那由他人九十六那由他天同得法眼王

以竹園施佛諸王見佛瓶沙為初僧伽藍者

竹園為初

十三度舍利弗目連相

經云佛在竹園王城二婆羅門有大智慧舉

世所稱各有一百弟子共為親友有阿耨比

丘入城乞食舍利弗見心異遍身具問所學

畧說一偈便得初果還為目連再說得道即

將弟子往詣竹園佛遙授記彼來二人為吾

上足便呼善來出家悟聖爾時摩竭提國有

一千二百五十比丘皆大阿羅漢經中多述

重其初故也

十四度金色大迦葉緣

有偷羅國婆羅門名曰迦葉三十二相通諸書論巨富能施妻亦相具俱無世欲捨家入山念言諸佛出家修道我亦當然便著千兩金壞色納衣自剃鬚髮山中靜念空天告言今有佛出便趣竹園佛往逆之與其承受說法悟阿羅漢有大威德天人所重故名大也乃至佛滅住持法化被於來世六萬歲者此人之力

十五佛還本生緣

晉曜經云王聞得道已經六年悲喜欲見有梵志名優陀夷是菩薩侍王令往請別闍已來經十二年思一相見受命往請佛告善來得悟四果即遣還報現通本國却後七日佛當來降王出四十里迎佛廣列侍衛動大千界王見大喜釋三選豪族五百人為沙門令侍于時難陀亦作沙門前禮使人天地大動佛入宮中羅雲前來佛變多身一而不異羅雲徑來趣真佛所為表無瑕舉國同慶安樂無事歲三月六奉戒無絕

遷神化掩迹第八

初魔王重請入滅相

長阿含云佛在毘舍離與阿難獨居後夏舉體皆痛告阿難諸有修四神足在意所欲可得不死一劫有餘佛多於是天人獲安如是再三阿難為魔所蔽不悟佛意魔請佛言願入涅槃乃至三請告言是後三月於本生處拘尸那竭娑羅園雙樹間當取滅度即天地大動人物驚怖佛言八動八相便集大眾普告令知涅槃云二月十五日晨朝放光照大

永樂北藏

釋迦氏譜

千界乃至十方六趣眾生遇光罪滅同聲哀戀五十四眾一時雲集各設供具乃至十方無量佛國皆來同赴唯除迦葉阿難二眾所應現已先從口入會中有優婆塞純陀等一十五人俱設供度成熟粳飯滿足八斛以佛神力充足大會

卷二
二囑累終事相

經云佛爾時安慰大眾廣為說法明三寶常住既聞法已不生滅想又云諸善男子自修其心慎莫放逸我今背痛欲卧如常患者汝

第一三三三册

等文殊爲衆說法今以大法付囑於汝乃至迦葉阿難等來亦當付囑

三標處現滅相

長阿含云佛入城向雙樹間令阿難敷座使足南首北面向西方以法久流北方故佛自四褻僧伽梨偃右脅如師子王累足而卧眾矜以華散地佛廣說往昔六返作輪王於此也厝骨我今成正覺已於此處復捨身命涅槃有菩薩名迦葉廣問病因并決諸疑佛從卧起放大光明照無量土八熱八寒諸地獄

若皆悉消滅光中說言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廣說法要度人無數故現倚卧令未得道者爲得道因又爲八部大設供養以千端氎纏身七寶棺盛香油灌香木焚二氎不然一在外一在內爲諸衆生分散舍利故長阿含云佛記千二百弟子所得道果披鬱多羅僧伽金色臂說佛出世如優曇華

四正滅度相

雙卷泥洹經云告諸比丘佛之遺令必共慎之却後一億四千餘歲乃復有佛我爲聖師

至七十九所應作者並已究暢汝其勉之夜
已半矣無宜放逸善法由生萬物無常此是
後說於是世尊即入初禪二三四禪空識不
用至非想定入滅盡定從定起已入非想定
乃至四三二初禪又從初禪入二三四禪從
定起已入般涅槃三十三于時大地震動幽冥大明
天雨香華散大會上梵釋神天各作偈頌諸
比丘等悲慟殞絕阿那律告止諸天滿空諸
比丘等悲號搔擾恐有怪責既聞此喻互相
裁抑

五終後殞殮相

經曰諸比丘竟夜講法達于天曉那律告阿
難入城告知如來已滅度宜知所作聞已悲
慟各齋香華樂具詣樹供養竟一日已以舍
利置牀上諸天舉角入城鬼門遍諸里巷國
人皆出詣城西門在高顯處天意留至七日
令得供養又出北門度尼連河天冠寺中各
嚴眾具以輪王法供辦葬具香水浴已劫貝
周纏內金棺中外鐵槨盛沉檀名香積上將
欲加火而天滅之待迦葉故

六母來重起相

摩耶經云佛涅槃時夫人天上五衰相現五大惡夢時阿那律殞如來已昇天告之聞心悶絕甦已與眷屬下遙見佛棺不能自勝前至頂禮天華布散顧見大衣鉢杖執之悲感

十二

兩下成河佛以神力棺蓋歛開合掌舉慰從內起坐放千光明時佛合掌問訊摩耶屈遠來下諸行法爾願勿啼哭廣說諸偈佛言如來為後不孝諸人故行上事此名母子相見經便與辭別棺便忽闔三千界動八部悲感

七現雙足相

經云大迦葉在波波國見尼乾執天華知佛滅度詣天冠寺欲見佛身三請不許遠積合掌佛重棺出雙足有異色具問知女人淚汗四部諸天俱禮佛足須臾自隱迦葉遠積三帀說偈不燒自然樹神滅火香華供養

長阿舍云終夜燒盡忽生四樹

八天上人中分骨相

雙卷泥洹經云諸王嚴四兵至請以義和不者力爭有婆羅門曰如來遺身廣利一切當

分供養前以上牙送阿闍世以副傾遲以石
瓶塗蜜用分八國了已請著瓶者議以賞之
又乞地炭四十九斛依起四十九塔諸王得
分便起八塔瓶炭及髮為十一髮生初未分
前天帝與諸龍王來索舍利若不見與力足
相伏即共三分一分諸天一分龍王一分八
國當維耶處起寶塔高四十九仞阿育王經
云諸王分已各自數得八萬四千粒舍利佛
一口髭無敢取者以阿闍世初來之時聞佛
滅度車中投地氣將欲絕心重故持與之將

還在道難陀龍來道逢力諍以髭與之於須
彌山下起水高八萬四千里起水精塔及阿
育收舍利勅鬼作鐵網縱海欲縛龍王龍怖
伺阿育睡捧入海宮見塔高大故以言謝曰
佛與我要乃至劫盡所有經戒袈裟應器皆
藏此塔彌勒來下當復出著故不壞也阿育
聞此謝而上出
五序聖凡後胤
夫法王出世開俗為先俗則祖習曾高族氏
之緣紹續故隨俗命氏如前所列法門所制

無擁爲初四姓入者同皆沒滅但依法種而爲後嗣故增一云四河入海無復本名同名大海四姓出家無復本姓但言沙門釋迦子所以然者生由我生成從法成當求方便得作釋子當如是學彌沙塞長阿含云乃至彌勒佛時諸比丘等姓慈皆言慈子

從兄調達生滅相一

中本起經云父王見迦葉千人心精形陋外無容貌即選宗族有儀充僧光暉佛相各莊極華觀者盈路欲來佛所調達冠墮和離象

伏占者不祥俱請出家佛言夫爲沙門實爲不易汝宜在家分檀惠施如是者三調達惡念佛妬我耶即自剃髮修行梵行後犯五逆生入地獄口稱南無乃至佛記後出作辟支佛名曰南無目連解六十四音往地獄慰之

答言我卧阿鼻苦而無倦大論伽離謗舍利

弗故終入蓮華地獄

從弟那律跋提出家相二

四分阿那律母爲作三時殿采女娛樂兄摩訶男以家事累欲自出家釋種八人同時出

家先度優波離心除慢故時跋提獨坐樹間
夜中高聲言甚樂以事白佛我念在家內外
自衛猶有恐怖今獨在塚間無恐懼患我念
出離之樂佛言善哉釋子斯道甚快

弟孫陀羅難陀出家緣三

普曜經云佛在迦維國將阿難入城乞食難
陀樓上遙見下至佛所取鉢盛食令送至園
逼令出家閉七靜室後私逃還路值佛來樹
下自隱欲見婦故佛將上天便圖天女路經
地獄恐迫專到佛以瞎獼猴譏之事見雜藏

阿難以偈譏之

如羝羊相觸 將前而更却 汝為欲持戒

其事亦如是 云云

羅雲出家緣 四

未曾有經云佛令目連往本城問父母三叔
并耶輸令割愛放子得聖道已當還度母絕
生死本並隨佛語父母又勅豪族五十各捨
一子隨羅睺往時年九歲佛令阿難剃髮并
五十人一時出家舍利佛為和尚目連作闍
梨授十戒因說扇提羅等無行食施後受罪

報便欲捨道重為說法心開意解普曜云佛
還入宮瞿夷携羅雲來稽首時王臣懷疑佛
出家十二年何從出子佛言此吾之子緣吾
化生勿咎瞿夷彌沙塞云佛自將羅睺還令
舍利弗度王聞懊惱國嗣永絕請勅比丘勿
輒度人祐尋律與經事緣碩反良以對情不
同故兩存其說又觀釋族為盛雲布赤澤雖
法俗誠異而獲道斯同難陀棄榮欲以從道
羅雲捨輪奐為襲法梅檀圍遶龍象成羣靡
親靡踈隨應而度調御之美於茲可見

釋迦姨母出家緣^五
中本起經云佛還本國大愛道白言我聞女
人出家得四道果願得出家佛言且止女人
入法非究暢梵行如是三返而退後重伸請
如前不許便與女人追佛頓止河上如前復
求又亦不許退在門外徒跣立啼阿難見問
具答即為上請佛言止止如男少女多家則
衰弱女人出家法不久住廣說譬類重請養
育長大佛言信有是恩然我成佛其恩亦多
得歸三寶不疑四諦立信五根受持五戒皆

由我故假使女人作沙門者八敬之法不得
踰越盡受行之可入法律阿難出告便頂受
佛教又言以度女人滅我正法後五百年異
學奉敬並漸衰微大方便云天魔惡邪毀佛
法僧故不聽度阿難請言如來豈不同過去
佛耶具四部眾佛言發大精進修八敬法未
來世中諸善女人念阿難恩稱名供養阿難
以大威神應聲護助僧祐律師云仰惟三世
諸佛四部咸備而憍曇彌析法亟於拒塞者
豈非女人障厚方為道蠹故切磋掎擊以勵

將來者乎

釋迦父王泥洹記六

經云父王重病告諸臣曰命斷無慮恨諸子
等在王舍去此五十由旬佛為大慈神通徹
視願垂救接佛聞悒遲垂命即告難陀阿難
羅雲各速往及命在即以神力忽然而至放
大光明照觸患損以金色臂著王額上為說
經法王大歡喜引佛手心上心禮於佛忽然
後世諸釋香汁浴身纏殮棺盛佛難陀喪前
肅立阿難羅雲住在喪足佛念世人不孝兇

暴設法化故躬欲擔棺大千世界巔峩踊沒
欲界諸天龍神請擔棺佛令四王擔棺肩上
自執香爐在前而行百千羅漢飛來勅往海
渚取香木大積焚之佛說離生死法火滅收
骨金函起塔佛言父王淨行生淨居天

祐律師云余觀無常之變甚矣固有形而莫
免也夫以天尊衛疾而不能延齡金掌在心
而無救對至是以聖人修長壽之果而不卷
蕉沫之身也

釋迦母氏登天佛性相_七

佛在忉利天歡喜園質多樹下三月安居光
照大千光中千華皆有化佛佛告文殊令來
禮敬母聞乳流入如來口便與文殊來至佛
所如來出梵音曰身所經處與苦樂俱當修
涅槃永離苦樂摩耶聞法得須陀洹果三月
將盡令鳩摩羅_{望二}告閻浮提如來將下欲入涅
槃帝釋作三道階佛與母別下躡寶階梵天
執蓋四天王侍衛四部大衆導從滿空諸王
大集奉迎祇洹祐云敬惟佛生七日母昇忉
利三世佛法莫不自然摩耶積因記化誕聖

是以既為天師而方味其乳已入涅槃而還起致敬欲報之德於斯至矣

釋迦姨母大愛道泥洹緣八

摩訶波闍波提此言大愛道也亦名瞿曇彌姨母大愛道告眾曰吾不忍見佛滅度與五

百除饑女即比丘尼座僧會往法鏡云俱到

佛所禮已白言欲先滅度佛默然以手摩佛足曰此最後見如來也佛為說身患滅度為安諸尼禮還於精舍布五百座各現神足上動諸天俱時泥洹佛告阿難入城遍告令與

供養乃闍維之捧舍利詣佛所四方比丘千人飛來就座佛令阿難取舍利鉢盛佛兩手受已告諸比丘斯聚舍利本是穢身敗道壞德陰謀嫉妬今母能拔愚穢與丈夫行遷神本無四眾八部興塔供養僉曰唯然

雜阿含云難陀聖二親所生母也增一云佛令阿

難難陀羅雲輦大愛道佛親供養帝釋四王欲供養之佛言止止父母生子多有恩德要當報恩不得不報三世諸佛母先滅度皆自供養闍維舍利佛自舉牀一脚阿難又舉飛

至塚間佛取栴檀著其身上便說四人應起塔供養以皆十善化物故祐尋姨母為德恩均所生是以持舉之重爰酬鞠育所以勸報復勵無恩人也

釋迦族流滅相九

長阿含云波斯匿王娉於釋氏乃以婢女妻之立為太后生子流離經云以初娶時諸釋紛爭故也至年八歲往詣外家學諸射術時作新堂欲請佛僧初供養故流離輒上昇師子座諸釋捉臂逐出流離恨歎語左右待我紹位當告此事

後嗣王位嚴兵將往佛聞往枯樹下王見禮問答親族之廢故勝外人聞此迴軍佞臣重讒更集兵往目連白佛欲擲兵眾他方世界佛言汝取釋種宿業擲之又欲鐵網覆城又欲舉城空中佛皆如上止云業熟受報不可奪也是時諸釋一由旬內遙射王軍皆中丘器不傷身肉流離大怖佞臣諫之諸釋受戒必不害人兵至圍城無敢出者有釋童子獨據城上多射軍眾死者無數因此又散釋種呼下汝年幼小何辱我門殺人罪重可速出

國於是童子四人拜辭出城諸國聞之舉以爲王今烏長國王即其後也流離又集令使開門兵入取諸釋埋脚象踏令死取五百女將自執之諸女罵辱便斬手足摩訶男入水請放釋出從語放出業迷還入王怪入水太久求之已死王悔便止凡殺九千九百九十萬人血流成河迴軍舍衛又殺太子祇陀佛記生天釋女被害在坑念佛佛即至彼天給衣食便爲說法皆得生天佛至迦毘東門見烟火洞然至尼拘律樹下

坐告諸比丘此城空虛更無主矣使至舍衛曰王及衆軍七日皆滅聞皆大怖慮有外寇七日既滿平安自慶將兵詣河卒大震雷暴風疾雨一時漂沒死入阿鼻天火燒宮佛便爲說往古諸釋捕魚本事

釋氏罪畢經云王迴軍已遣使敬佛佛曰王自愛矣釋罪畢矣却後七日太山鬼以火逼王支多不載

法句譬云目連聞佛說法意猶不已往舍夷國取知識四五百人內鉢舉上空中王殺三

億人已目連貢高白佛弟子承佛教得諸人
 今在空存佛令視之皆已死盡因為說法速
 得法眼祐律師云竊惟大聖垂經押揚懲誠
 夫以正覺之尊萬累久絕絕累塵劫而甫示
 餘報明知釋種之滅非力能免斯實止煞之
 深誠慎業之明規也 世二
 遺迹遠近緣元缺文 +
 釋迦竹園精舍緣 十一
 律云摩竭王念佛初至園即以施住佛知此
 念便往竹園王以金瓶授水於佛以園奉佛

佛言當施佛僧若是佛物無能用者以敬如
 塔故王便從教便施佛僧種種莊嚴眾具受
 用 以冬夏常茂亦曰寒林也 中本起云本施外道國王追
 悔欲以奉佛大鬼將軍勅閱又搥打外道怖
 而捨去後請佛受之菩薩藏云過去諸佛皆
 遊此園若有入者自然無欲又無毒心
 釋迦祇洹精舍緣 十二
 賢愚經云舍衛大臣名須達多財寶無限極
 濟貧乏故號為給孤獨七男異才欲娉小者
 自往王舍初聞佛名心大歡喜後見佛得初

果請佛還國先營精舍共舍利弗買太子祇陀園以金布地遍八十頃地園樹及門太子作之時有外道三億萬人共舍利弗較術諍取金園大衆通集十八億人舍利弗現通說法各得道跡六師弟子三億人出家從道共須達引繩起基六天空現爲佛作梅檀窟別房住止千二百處百二十處別打犍椎寺成白王請佛俱來受施二人共作故寺立二名雜阿含云須達病佛看病困終記得三果生兜率天以本願故生天後來至佛所說偈不

載余據那舍果人不生欲界本願曲聞故爾祐案息心所栖是曰精舍竹林祇樹爰始基構遺風餘製扇被于今至於須達妙果所謂顯徵者矣

釋迦髮爪塔緣 十三

十誦云佛遊經久須達思見佛與髮甲起塔作欄栱樂栴種種莊嚴常令供養

釋迦天上四塔記 十四

忉利城東照明園佛髮塔城南麤澁園佛衣塔城西歡喜園佛鉢塔城北駕御園佛牙塔

大論云天帝取菩薩髮天上城東立塔取寶
 衣立衣塔此未成佛前者案經律人中有四
 大塔生處塔在迦維羅衛國林微園中成道
 塔在摩竭提國善勝道場元吉樹下
 轉法輪塔在波羅柰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
 涅槃塔在拘夷那竭國力士生地秀林雙樹
 間又按聖迹記有四大塔
 祐云案至人處世利益弘大髮爪衣鉢咸為
 法事故能寶塔覆起廣被天人造塔之源非
 唯散身而已

優填造釋迦栴檀像緣十五
 增一云帝釋請佛在天為母說法佛念四眾
 懈怠不將侍者獨在天宮時優填王等咸思
 如來即勅巧工以栴檀作佛形高五尺
 觀佛三昧云優填鑄金像佛從天下載像來
 迎為佛作禮佛言汝於來世大作佛事我諸
 弟子咸付囑汝空中化佛言若有造佛形像
 供養必得念佛清淨三昧
 波斯匿王造金像記十六
 增一云王思佛久遂得病苦聞優填作佛便

召匠工以金作之煌若天金高五尺爾時閻
浮始有二像

育王弟出家造石像緣十七

求離獄經云王弟善容入山見梵志苦行求
仙以欲心動不能成辦又自念言沙門樂行
豈得無欲王聞弟語即增樂具七日當煞以
念死故都無愛情自說無常深生信樂求欲
出家便成四果育王傳云以弟不樂世間即
使鬼神於城內爲造山水高十丈斷絕人物
自捨衣資造石像高一丈六在窟供養

祐云案畫像原始出自覺製於是金石香紵
鑄刻遂滋皆所以摹影相好髣髴尊儀及優
填所造殆其神力所化乎

釋迦留影在石室記十八

觀佛三昧云龍王請佛常住池側恐發惡心
無由成道神天又請願爲一切佛便索羅刹
石窟於中止住分身諸國普爲說法佛受龍
請千五百歲石內現外諸人天衆供養佛影
影亦說法窟高一丈八尺深二十四步石青
白色在那乾訶那國古仙瞻蔔華林毒龍池

側青蓮泉北羅刹窟中阿那斯山巖南祐尋
法身無形隨應而現雖虛影霧曖即是如來
故捨身龍鬼宣法天衆是以經云是諸化佛
皆是真實斯之謂乎

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塔記

廢典相示十九

佛與四衆循邑而行有二童子沙中嬉戲見
佛相好大者以沙麩上佛鉢中小者隨喜因
發願得一天下一繖蓋王仍供諸佛佛令阿
難以沙安佛經行處因授記之後果生爲王
子名曰無憂身大羸溢父不喜見仍有大志

專行征伐地出兵甲所向皆伏至于海際王
崩嗣位諸天灌頂神人欣慶

傳云初拜王日鐵輪飛降王閻浮提虛空地
下各四十里神鬼臣屬後示威嚴煞五百臣
燒煞諸女人號惡育王也立兜陀爲大臣即
隨喜王者白王立獄城煞人入無免者商主
比丘爲王說法王生信敬懺前獄業受佛遙
記譬喻經云宮中四事常供二萬沙門有沙
彌名端正年十三現通噉梵志二萬人令受
佛化傳云王問道入煞害非理如何得滅答

曰唯有起塔供僧救獄濟乏又以神力手掩日光作八萬四千道所照處起塔即壞七大塔取舍利從龍取寶篋莊嚴具勅鬼神於此洲滿一億家可立一塔即以月十五日月蝕時同時立八萬四千塔人衆咸慶阿育王既立塔已往雞雀寺優波囉多將眷屬從摩偷羅國飛來王所次遍示佛遊行處皆立表塔大弟子塔亦同供養返上正殿燒香大請即有三十萬比丘來集又感賓頭盧手舉眉毛為王說法我住捷陀摩羅山同行萬羅漢王

普供養滿億百千金乃至衰老太子制約送半菴羅果研破羹內僧中行之便訖後世至第四世王佞臣告王欲令名德久存於世者當壞諸塔先往雞雀寺石師子吼王怖入城遂壞僧坊殺害比丘得沙門頭者賞之百金時得道人化為多頭募賞藏空牙齒塔神恨之乃有女天神排山笮王及以兵衆無不死者孔雀之裔於此云殂祐尋八萬塔緣乃懸記後事廣長所說其驗已徵撰譜之始本論釋種但塔與阿育備記佛氏雖於文為繁而

塔事備矣

釋迦遺法終限相二十一

雜阿含云我滅度後百年有優波崛多大作
佛事我以正法付囑人天教法在世千歲不
動又告天帝四王護持正法過千歲後非法
出現惡風暴雨多諸災患四方諸王殺害比
丘破壞塔寺餘十二年諸比丘衆來集中國
拘睢彌王生子難當手以血塗身如甲冑有
天勇力五百臣子形相並同一日兩血得結
王位伐四惡王並戰殺盡王閻浮提三藏比

丘爲王說法生大信敬施僧無畏種種供養
滿十二年以得利養不修三業自嚴飾身離
出家法天龍惡念不復護衛高唱是言却後
七日佛法當滅至說戒日僧中鬪諍雖百千
人唯一羅漢三藏比丘不忍聞戒羅漢欲聞
弟子交諍遂相殺害於是畧盡諸天世人悲
哀號哭大地六動各各離散拘睢彌王聞生
懊惱諸邪見人競破塔廟及害比丘佛法索
然一時頓滅法既滅盡經具說滅相謂樂俗
衣及好服飾飲酒炙肉畜八不淨等

僧祐定以方等深密因知三寶常住常住之法理無興滅興滅之來乃隨世緣業耳晨離西隱不害千光之恒明也余以感通之道殆非人謀神交理會妙有恒准前約終相斯乃一期至於大歸不無出沒如摩耶等經千五百歲不淨觀法無聞於時今雖後世學者未顯或以爲滅自有行用何妨常存又云佛度女人正法滅半修行八敬還復千年此亦據行有顯晦耳如來存世尚有不見聞者何況滅後根鈍障厚誠爲滅相故經云我淨土不

毀而衆見燒盡斯豈不據信解明昧故有興亡異途耶又依善見論佛法住世一萬年五百年修道得三達智後五千年修道不獲然有剃髮袈裟相續以斯通望經論互說增減不同豈不隨人情所見也又依入大乘論佛以正法付賓頭盧羅睺羅等十六大阿羅漢卷二令住持佛法又有九十九億諸阿羅漢親於佛前受籌住壽護法不絕諸大羅漢各有眷屬在閻浮提及餘三方天上爲作福田護法住故不明時候也又依別傳佛滅度後八百年中

師子國有大阿羅漢名為慶友將欲滅度廣
召四衆佛以正法付囑迦葉乃至十六大阿
羅漢在於四洲天上住壽護法乃至人壽滅
十歲時刀兵劫起諸聖人等于時暫隱乃至
人壽增一百歲時聖人總出如前化導還復
興顯至人壽增六萬歲已諸聖並集於閻浮
提收聚如來所有舍利起一大塔七寶莊嚴
踊在空中諸阿羅漢各禮佛塔作如是言敬
禮釋迦牟尼佛所有舍利我等受佛遺囑護
持正法今時緣已盡所作已辦我等今日奉

辭涅槃於是以願力故空中化火滅無遺骸
如來舍利沒金剛際爾時世界三寶名滅至
人壽七萬歲時有七萬億數辟支佛出現但
現通化爲世福田如是乃至八萬歲時彌勒
下生據此佛化時時相接也余以佛譜所修
則異於恒准俗中譜列始姓起於三五中流
從派不一佛則始於無始表開元求道之晨
末則終於無終明化道之緣莫竭由斯言故
釋尊流化訖於六萬之修齡獨覺接統極千
尺之嘉運也然經律明相千年萬年舉別情

之所指亦有符於滯結者則祇洹去舍衛尺
尺佛住二十五年城戶九億聞見三分之一
以斯例准豈不大通

又釋氏之姓法俗兩緣俗則猶居王位北天
烏場王等是也道則橫滿大千遠通六萬綿
綿萬萬連綴與法俱存故道被東川三被誅
剪雖云此滅餘國仍存然十六大聖億千無
學冥中弘護尋復興之斯則滅不可滅殆非
人謀弘實可弘真歸聖力止當憑准成教觀
用相循摧抑妄倒祛除業染為功不已覆簣

可期背此悠悠終為虛往故於譜末誠而序
焉

釋迦氏譜卷下

音釋

鞞	切	車	切	捷	陟	梵語也	馬名	捷	巨	躡	知義切
憎	力	虛	切	以	威	尺	沼	切	製	徒	切
殞	力	必	切	積	子	智	切	瞎	許	鎔	切
培	力	必	切	摺	目	許	切	拱	居	棟	切
擊	亦	摺	切	擊	目	許	切	拱	居	棟	切

永樂北藏

釋迦氏譜

第一三三三册

釋迦方誌序

壁三

唐終南太一山釋道宣撰

惟夫大唐之有天下也將四十載淳風洽而澆俗改文德修而武功暢故使青丘丹穴之候並入提封龍砂鳥塞之區聿遵聲教膜拜稽首顯朝宗之羽儀輸縣奉贄表懷柔之盛德然則八荒內外前史具書五竺方維由來罕述豈非時也雖復周穆西狩止屆崑丘舜禹南巡不踰滄海秦皇畫野近表臨洮漢武封疆關開鐵路厥斯以降遐討未詳所以控

峒問道局在酒泉之地崑崙謁聖實往玉門之側至於弱水洞庭三危九隴燕然龍勒沙障黎河具曆夏書咸圖雍部及博望之尋河也創聞大夏之名軒皇之遊夢也初述華胥之國貳師之伐大宛定遠之開鐵門由余入秦日碑仕漢聲榮覆於葱嶺帝德亘於耆山赫奕皇華其徒繁矣而方土所記人物所宜風俗之沿革山川之卓詭雖陳之油素畧無可紀豈不以經途遼遠遊詣之者希乎以事討論縱有傳說皆祖行人信非躬親相從奔

競虛為實錄何以知其然耶故積石河源西
 瞻赤縣崑崙天柱東顧神州鳴砂以外咸稱
 胡國安用遠籌空傳緬簡是知身毒之說重
 譯臻焉神異等傳斷可知矣自佛教東傳榮
 光燭漢政流十代年將六百輜軒繼接備盡
 觀方百有餘國咸歸風化莫不梯山貢職望
 日來王而前後傳錄差互不同事迹罕迷稱
 謂多惑覆尋斯致宗歸譯人昔隋代東都上
 林園翻經館沙門彥琮著西域傳一部十篇
 廣布風俗畧於佛事得在洽聞失於信本余

以為八相顯道三乘陶化四儀所設莫不逗
 機二嚴攸被皆宗慧解今聖迹靈相雜沓於
 華胥神光瑞影氤氳於宇內義須昌明形量
 動發心靈洎貞觀譯經嘗參位席傍出西記
 具如別詳但以紙墨易繁閱鏡難盡佛之遺
 緒釋門共歸故撮綱猷畧為二卷貽諸後學
 序之云爾

釋迦方志一部八篇

封疆篇第一

統攝篇第二

中邊篇第三

遺跡篇第四

分上下

遊履篇第五

通局篇第六

時住篇第七

教相篇第八

仰尋諸佛之降靈也不可以形相求之隨機顯晦故得以言章述矣然學教者統舉為先傍窮枝葉終非遠致故於篇首標其致焉

釋迦方誌卷上

唐終南太一山釋道宣撰

封疆

統攝

中邊

遺跡

封疆篇第一

佛之所王土也號曰常訶世界即古翻經為

娑婆矣經中所謂忍土者也謂此土人強識力念能忍苦樂堪任道器故佛王之案此封疆周輪鐵山山外是空空不可測山下是地地下是金金下是水水下是風其風堅實逾於金剛眾生心力同業所感能持世界不令傾墜自風以外即是虛空約此周輪從下而上至無色窮名為有頂論其盡界縱廣所經卒非里數之所度也且如智度論從色界天下一大石經一萬八千三百八十二年方始至地約此上下方維名為一佛所王土也

以即

大千鐵圍而為封疆之域

統攝篇第二

按索訶世界鐵輪山內所攝國土則萬億也何以知之如今所住即是一國國別一蘇迷盧山即經所謂須彌山也在大海中據金輪表半出海上八萬由旬日月迴薄於其腰也外有金山七重圍之中各海水具八功德其外鹹海廣於無際海外有山是鐵所成四周繞之海中可居者大畧有四即約蘇迷山用分方面東洲名毘提訶南洲名瞻部西洲名

瞿陀尼北洲名拘盧也此之四洲亦名四有人之所居佛之所王准此傍及鐵圍海內唯有四洲蘇迷山已上二十八天并一日月為一國土即此為量數至一千鐵圍都繞名小千世界即此小千數至一千鐵圍都繞名中千世界即此中千數至一千鐵圍都繞名為大千世界按此三千大千世界其中四洲山王日月乃至有頂則有萬億之所皆為佛之統攝俱遵聲教

中邊篇第三

惟夫法王所部則大千之內攝焉若據成都則此洲常爲所住故此一洲則在蘇迷山南之海中也水陸所經東西二十四萬里南北二十八萬里又依論說三邊等量二千由旬南邊三由旬半是則北闊而南狹人面象之又依凡記人物所居則東西一十一萬六千里南北遠近畧亦同之所都定所則以佛所生國迦毘羅城應是其中謂居四重鐵圍之內故經云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中央也佛之威神不生邊地地爲傾斜故中天竺國

如來成道樹下有金剛座用承佛焉據此爲論約餘天下以定其中若當此洲義約五事以明中也所謂名里時水人爲五矣所言名者咸謂西域以爲中國又亦名爲中天竺國此土名賢談邦之次復指西宇而爲中國若非中者凡聖兩說不應名中昔宋朝東海何承天者博物著名羣英之最問沙門惠嚴曰佛國用何曆術而號中乎嚴云天竺之國夏至之日方宇無影所謂天地之中平也此國中原影圭測之故有餘分致曆有三代大小

二餘增損積筭時輒差候明非中也承天無以抗言又帝聞之乃勅任豫受焉夫以八難所標邊地非攝出凡入聖必先中國故大夏親奉音形東華晚開教迹理數然矣二言里者夫此一洲大分三量二分以北土曠人稀性三獯狁所居無任道務一分以南盡于三海人多精爽堪受聖化故約道勝大聖都焉故成光子云中天竺國東至震旦國五萬八千里震旦即神州之號也彼人目之南至金地國五萬八千里西至阿拘遮國五萬八千里北至小香山阿耨

達池五萬八千里觀此通攝取其遐邇齊致以定厥中其理易顯三言時者謂雪山以南名爲中國坦然平正冬夏和調卉木常榮流霜不降自餘邊鄙安足語哉四言水者此洲中心有一大池名阿那陀答多此言無熱惱也即經所謂阿耨達池在香山南大雪山北居山頂上非凡所至池周八百里四岸寶飾正南當於平地地獄所居故金剛座東僻五千里又池正南當洲尖處其北當謎羅川即北又當葱嶺北千泉也上空定約當北辰星

今望第五似如西歌且天上一寸地下一千
千泉去京八千餘里焉約天無一尺矣其池
北去鉢露羅國減千里東南屈露多國西南
屬賓國各千餘里然四海爲壑水趣所極故
此一池分出四河各隨地勢而注一海故葱
嶺以東水注東海達觀以南水注南海雪山
以西水注西海大秦以北水注北海故地高
水本注下是其中此居海濱邊名難奪又佛
經宏大通舉事周博見聖賢義非妄委於上
所列咸符地圖然此神州所著書史寓言臆

度浮濫極多時約佛經更廣其類都皆蕪穢
試爲舉之水經云無熱丘者即崑崙山又扶
南傳云阿耨達山即崑崙山又山海經云南
流沙濱赤水後黑水前有大山名崑崙丘又
云鍾山西六百里有崑崙山出五水按穆天
子傳云春山鍾音三又云海內崑崙丘在西北帝
之下方八百高萬仞又十洲記云崑崙陵即
崑崙山也在北海亥地去岸十三萬里此約指
佛經蘇迷山也又東海中山名方丈亦名崑
崙又云西王母告周穆云山去咸陽三十六

萬里高平地三萬六千里又周穆傳述西王母云去宗周瀍澗一萬一千一百里神異經崑崙山有銅柱其高入天圍三千里榮氏注云柱洲崑崙山東南萬二千里有無外山中記云崑崙山去嵩高五萬里高萬一千里郭璞云高二千五百餘里淮南云高萬一千一百里十四步二尺六寸道經造立天地記云崑崙山高四千八百里又轉形濟苦經云直萬九千里又云此山飛浮又云崑崙山南三十里次第有千崑崙山名小千世界又道經云

崑崙山高九重相去各九千里又云高萬萬五千里已前儒道兩說雖形量差異莫越崑崙崑崙山近山則西涼酒泉之地穆后見西王母之所具彼圖經若崑崙遠山則香山雪山之中也河源出焉故爾雅云河出崑崙墟郭璞圖讚云崑崙^三層號曰天柱^七實惟河源水之靈府按禹貢云導河自積石者但據伏流所出處而名之若討本源誠有由矣故佛經云此無熱池東有銀牛口出殄伽河即古所謂恒河也右繞池而流入東南海南有金

象口出信度河即古辛頭河也右繞池而流入西南海西有瑠璃馬口出縛芻河即古博叉河也如上繞池入西北海北有頗胝師子口出徙多河即古私陀河也如上繞池入東北海按河圖云崑崙山東方五千里名曰神州亦名赤縣又依書云河源東北流出葱嶺岐沙谷分爲兩水東北支流經于闐南山於國西北出又東流大河經竭盤陀城東南又經踈勒國西又東北至城下又迴流國南五百餘里至烏鐔國南又東北至踈勒國北六

百一十里至烏孫界赤谷城又東二百七十里經姑墨國南又東六百七十里經龜茲國南又東三百五十里經烏疊國南此即漢時都護所治也西南去踈勒二千一百一十里東南去鄯善國千七百八十五里東北去烏耆國四百里河又東南三百四十里經渠梨國南又東二百四十里經黑山國南此東去玉門關二千六百六十里河又東經連城注賓城南沮沫國北合支水河又東經婁蘭地又東經鄯善國城南過東北數百里入蒲昌

海其海東面少北去玉門一千三百里又東北去陽關三百里此河於蒲昌伏流南而少西數千里入積石山在羌燒党中書云積石去崑崙丘千七百四十里或云伏流萬三千里斯諸臆說難以究詳河出積石西南流九屈東北合流經析支地是為河西又東北入塞過燉煌張掖南是為河源矣按此實錄以尋河源窮至無熱惱池所方為討極然此池神居非人所及又是北天雪山之域南接中土佛生之地以處高勝故非邊矣五謂人者

不出凡聖凡人極位名曰輪王聖人極位名曰法王蓋此二王不生則已生必居中又山川國邑人之依報人勝則依勝故此二王居焉又輪王有四王約統四洲金輪王者則通四有銀輪三方除北一洲銅輪二方除西北方鐵輪在南除於三方言瞻部者中梵天音此言譯為輪王居處言四輪王通局乃殊住必南方也古翻此洲云好金地謂閻浮檀金在洲北岸海中金光浮出海上其傍有閻浮樹林其果極大得神通者方至於彼今言元

洲輪王得名兩設其致耳又此一洲四主所
統雪山已南至于南海名象主也地唯暑濕
偏宜象住故王以象兵而安其國俗風躁烈
篤學異術是為印度國然印度之名或云賢
豆或云天竺或云身毒天篤等皆傳之訛僻
耳然以印度為正唐無以翻雪山之西至于
西海名寶主也地接西海偏饒異珍而輕禮
重貨是為胡國雪山以北至于北海地寒宜
馬名馬主也其俗兇暴忍殺衣毛是突厥國
雪山以東至于東海名人主也地唯和暢俗

行仁義安土重遷是至那國即古所謂震旦
國也上列四主且據一洲分界而王以洲定
中輪王為正居中王邊古今不改此土諸儒
滯於孔教以此為中餘為邊攝別指雒陽以
為中國乃約軒轅五岳以言未是通方之巨
觀也又指西蕃例為胡國然佛生遊履雪山
以南名婆羅門國與胡隔絕書語不同故五
天竺諸婆羅門書為天書語為天語謂劫初
成梵天來下因味地脂便有人焉從本語書
天法不斷故彼風俗事天者多以生有所因

故也胡本西戎無聞道術書語國別傳譯方
通神州書語所出無本且論書契可以事求
伏羲八卦文王重爻蒼頡鳥迹其文不行漢
時許慎方出說文字止九千以類而序今漸
被世文言三萬此則隨人隨代會意出生不
比五天書語一定上以五義以定中邊可以
鏡諸餘如隋初魏郡沙門靈裕聖迹記述
遺跡篇第四之上
自漢至唐往印度者其道衆多未可言盡如
後所紀且依大唐往年使者則有三道依道

所經且覩遺跡即而序之其東道者從河州
西北度大河上漫天嶺減四百里至鄯州又
西減百里至鄯城鎮古州地也又西南減百
里至故承風戍是隨互市地也又西減二百
里至清海海中有小山海周七百餘里海西
南至吐谷渾衙帳又西南至國界名白蘭羌
北界至積魚城西北至多彌國又西南至蘇
毘國又西南至敢國又南少東至吐蕃國又
西南至小羊同國又西南度咄倉法關吐蕃南
界也又東少南度末上加三鼻關東南入谷

經十二飛梯十九棧道又東南或西南緣葛
攀藤野行四十餘日至北印度尼波羅國此國此
去吐蕃約其中道者從鄯州東川行百餘里
又北出六百餘里至涼州東去京師二千里
從涼州西而少北四百七十里至甘州又西
四百里至肅州又西少北七十五里至故玉
門關關在南北山間又西減四百里至瓜州
西南入磧三百餘里至沙州又西南入磧七
百餘里至納縛波故國即婁蘭地亦名鄯善
又西南千餘里至折摩陀那故國即沮洳地

又西六百餘里至都羅故國皆荒城耳又西
入大流沙行四百餘里至瞿薩旦那國東境
即漢史所謂于闐國也都護所居漢
之所守東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其關名
尼壤城彼土自謂于遁國也周四千餘里沙
磧大半寺有百餘僧出五千大乘學者從關
至媿摩川二百餘里有媿摩城中有梅檀立
像高二丈餘極多靈異光明疾者隨痛以金
薄帖像上便愈其像本在憍賞彌國是鄔陀
衍那王所造陵空至此國北曷勞落迦城有
異羅漢每往禮之王初不信以沙土塗羅漢

乃告敬信者曰却後七日沙土滿城於後二日乃雨寶滿街至七日夜果雨土填城畧無遺人其先告者預作地穴從孔而出東趣媿摩像亦同至有記云法滅之時像入龍宮也其曷勞城今爲大阜王欲掘寶必遭風變又於媿摩城西行三百三十里方至國城王都南十里有大寺先王所立西南十餘里寺有絛紵立像從屈支國來昔此有臣於彼禮敬臣還本國遙念無已像遂夜至乃捨宅爲寺都城西三百餘里勃伽夷城有坐像高七尺

相好無比首有寶冠光明時現都城西百六十里路中大磧唯有鼠壤形大如蝟毛金銀色昔匈奴來寇王祈鼠靈乃夜齧人時兵器斷壞自然走退都城西五里許寺有浮圖高百餘尺多現光相王感舍利數百粒羅漢以右手舉浮圖安之函內乃下之無傾動也都城西南十餘里有瞿室餒伽山此云牛角有寺像現光明佛曾遊此爲天人說法記其建國崇學大乘山巖石室有一羅漢入滅心定待慈氏佛數百年前崖崩塞戶其國南界接東女

國從國城西越山谷行八百餘里至斫句迦
國即沮梁也南境其國周千餘里佛寺十餘僧徒
出百學大乘者國南有山立多羅塔松泉流
茂石室深淨有三羅漢現入滅定鬚髮恒長
僧常剃之五印度僧有證果者多止此室又
北減三百里方至都城周十餘里山阜連屬
臨帶兩河又於國西北上大沙嶺度徙多河
五百餘里至佉沙國即踈勒地周五千餘里寺數
百僧數萬習小乘有部地多石磧其俗生子
壓頭區匿從此南行山野石磧五百餘里至

烏鐵國周千餘里都城周十餘里南臨徙多
河信佛法寺十餘所僧減千人習小乘學城
西二百餘里至大山嶺上有塔數百年前山
崖自崩中有比丘冥目而坐形甚偉大頭髮
下垂覆于肩面國王以魚油灌之擊犍槌比
丘高視曰我師迦葉波也今始乃聞已涅槃
耶又問釋迦佛出世耶告云已滅度矣即昇
空化火焚身其土出白瑩青玉等從國城西
度河登葱嶺東崗八百餘里至福舍其地在
四山之中方百餘頃無樹木有細草緣如別

說又西南踰大嶺至揭盤陀國周二千餘里
 都城周五十餘里北皆徙多河敬佛法寺十
 餘僧五百餘人小乘有部其國東南大石室
 二口各一羅漢入滅心定經七百餘歲其鬚
 髮生年別為剃又西北行三百餘里方至王
 都東南臨徙多河山嶺連屬又西少南登山
 冰雪五百餘里至波謎羅川東西千餘里南
 北百餘里或無十里據南北大雪山間地鹹
 鹵多石草木希少絕無人住川南越山有鉢
 露羅國此川在大葱嶺上瞻部一洲地最高

十三

十三

也中有大龍池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十餘
 里大卵出焉其水西流至達摩悉帝國東界
 與縛芻河合故此已西水並西流東出一流
 東北至佉沙國西界與徙多河合自此諸水
 皆東流也龍池正南當無熱池北當千泉川
 南當池大嶺名婆羅摩羅南北三四百里山
 地極高池北即大蔥嶺也水經云高可千餘
 里兩邊漸下南北豎嶺行數極多百餘條矣
 多有山蔥崖峽葱翠因以名馬嶺南接大雪
 山北至千泉應有二千五百許里東極烏鍛

西達活國應三千餘里又從川西南入山險
七百餘里至商彌國周二千六百里土出雌
黃國人信佛寺有二所僧亦少耳北越達摩
悉帝大石山至尸棄尼國周二千餘里山磧
連野又南越山河至達摩鐵悉帝國一名護
侃國一
名護即覩貨羅之故地也在兩山間東西千
五百里南北減百里或狹不踰十里東臨縛
芻河寺有十餘僧數蓋少城寺石像上懸金
銅圓蓋眾寶飾之人有旋繞蓋亦隨轉人止
便止四周石壁莫測其然有說聖力使之或

謂機關之秘又西南登山入谷五百餘里至
屈浪拏國亦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少有信向
又西北踰嶺三百餘里至淫薄健國亦故地
也周千餘里都城十餘里又西北山谷行二
百餘里至鉢鐸創那國亦故地也周二千餘
里都城山崖上壁三周六十里寺有四所僧亦少
耳山谷西行二百餘里至啞摩咀羅國亦故
地也周三千餘里山川相半堅城數十西越
山谷三百餘里至紇栗瑟摩國亦故地也東
西千餘里南北三百里都城周十五里北至

鉢利曷國亦是故地廣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都城二十餘里又從訖栗國越峻入洞經川城三百餘里至耆健國亦是故地周四百餘里都城周十六里北渡河至阿利尼國亦故地也周三百餘里帶縛芻河兩岸大城周十五里東渡河至遏羅胡國亦故地也北臨前河周二百餘里大城周十五里又從耆健國西行百餘里出葱嶺西頭尋山而下至活國亦是故地周二千餘里王城周二十餘里其王突厥也鐵門已南諸小國多屬突厥地

安平俗多信佛寺十餘僧數百大小兼學西至縛曷國四五百里東南越山谷諸城三百餘里至闊悉多國亦是故地國周減千里都城十餘里山多川峽極甚風寒僧寺三所衆亦少耳東南入谷越嶺度諸小城四百餘里至安坦羅縛國亦是故地周三千餘里王城周十五里屬突厥寺有三所僧有數十有育王一塔山阜連屬極寒厲也從此西南上大雪山婆羅犀羅嶺東頭經三日行又至極頂通望瞻部一洲諸山並皆四下又尋嶺下行

健三

十五

亦三日極峻曲谷鑿氷而度西經迦畢式國
邊城小邑數十又西南數百里方至王都又
西少南一千三百里越山川至弗栗恃薩償
那國廣二千餘里南北千餘里王城周二十
餘里信佛法從此南行五百餘里至漕矩吒
國亦曰利周七千餘里王城周三十餘里山川
相半寺有百數僧徒數萬皆學大乘育王塔
下所天祠數十計多外道也土宜鬱金香草
出興瞿草生羅摩印度川南境搃那四羅山
王城東南二千餘里至西印度伐刺拏國方

合北道南趣佛國

其北道入印度者從京師西北行三千三百
餘里至瓜州又西北三百餘里至莫賀延磧
口又西北八百餘里出磧至柔遠縣又西南
百六十里至伊州又西七百餘里至蒲昌縣
又西百餘里至西州即高昌故地漢時宜禾
都尉所治處也後沮渠涼王避地於彼今爲
塞內又西七百餘里至阿耆尼國即烏東
六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都城周六七里僧
寺十餘二千餘人並學小乘說一切有戒行

精勤食三淨肉從此黑嶺胡類羣分重財輕
 義無禮無敬婦尊夫卑良賤一等吉素凶皂
 以為服制又西南行二百餘里踰一小山越
 二大河川行七百餘里至屈支國即丘
 慈也東西
 千餘里南北六百里城周十七八里寺有百
 餘僧五十餘並學聖三
 十六小乘說一切有如上三淨
 俗大信佛王城民宅多樹像塔不可勝記東
 境大城中有天祠池龍時出與牝馬合而生
 龍駒初生慵悞子方馴駕故國多善馬近王
 名金華者感龍馭乘王欲終時鞭觸其耳因

即潛隱與人婦通生子驍勇王搆突厥殺此
 城人故令空荒城北四十餘里東昭怛釐寺
 佛堂中有玉石方二尺上有佛足迹長尺八
 寸廣六寸齋日放光王城西門外路左右有
 立佛各高九十餘尺於此建場五年一會西
 有阿奢理貳寺此言奇特也昔王外遊觀禮
 聖迹母弟留守因自割勢為防讒搆王深異
 之弟後遇人犍五百牛遂懲贖之慈善根力
 男形欵生遂不入宮王訝奇特故因置寺又
 凶經小磧六百餘里至跋祿迦國古名姑墨
 又名亟墨

東西六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王城周五十
里寺數十所僧千餘人並小乘學西北行三
百餘里度石磧至凌山即葱嶺北原也水多
東流此路不得赭衣持瓠及聲叫有犯者龍
能飛風雨沙遇必皆沒山行自西四百餘里
至大清池又名熱海
亦名鹹海周千餘里東西長四面
有山行人祈福又西北五百餘里至素葉水
城周六七里商胡雜居已西數十孤城亦爾
又西四百餘里至千泉泉涌多出方二百餘
里南面雪山三垂平陸又西百五十里至坦

邏私城又西南二百餘里至恭御城又南五
十里至笈赤建國周千餘里又西二百餘里
至赭時國此言石國周千餘里西臨素葉河又東
南千餘里至怛捍國周四千餘里山周四境
又西行千餘里至窳覩利瑟那國周千四百
里東臨葉河葉河出葱嶺北西北流又西北
入大磧應五百餘里至
颯末建國此言康國周千六百餘里南北狹都城
周二十餘里處極險固自此東南至罽末賀
國米國也周繞四五百里東西狹又西北至劫

布旦那國也曹國周千四五百里東西長又西

三百餘里至屈霜你迦國何國也周同曹國而

東西狹又西二百餘里至喝捍國東安國也周千

餘里又西四百餘里至捕捍國中安國也周千七

百餘里東西長又西四百餘里至伐地國西安國也

習彌佉國順縛芻河兩岸東西可三十里南

北五百餘里又從颯秣建國西南行三百餘

里至羯霜那國史國也周可千五百里又西南

二百餘里入大山山路絕險又少人物東南

山行三百餘里至鐵門關左右石壁其色如

鐵鐵固門扉懸鈴尚在即漢塞之西門也出

鐵門關便至覩貨邏國古云吐火羅也之故地南北

千餘東西三千餘東拒葱嶺西接波斯南大

雪山北據鐵門縛芻大河中境西流其中自

分二十七國僧以十二月十六日安居由温

熱多雨故也順河北下至坦密國東西六百

餘南北四百餘王城周二十餘里寺十數所

僧出千人大有窳覩波即古塔之別名如偷婆等佛像靈

異又東至赤鄂衍那國東西四百里南北五

百餘王城周十餘里寺五所僧少又東至葱
露摩國東西百餘南北三百餘王城周十六
七里寺有二所僧百餘耳東至愉漫國廣四
百餘里縱百餘里王城周十餘里寺二所僧
亦不多西南臨縛芻河便至鞠和衍那國廣
二百餘里縱三百餘里王城十餘里寺三所
僧百餘又東至鑊沙國廣三百餘里縱五百
餘里王城周十六七里又東至珂咄羅國廣
縱千餘里王城周二十餘里東接葱嶺至拘
謎陀國廣二千餘里縱二百餘里據大蔥嶺

之中王城周二十餘里西南臨縛芻河國南
接尸棄尼國南度此河至達摩悉帝等國如
前中道所引也又從鐵門南而少東五百餘
里至縛喝國一道拘謎西南至縛伽浪國廣
五十餘里長二百餘里都城十餘里又南至
紇露悉泯健國周千餘里都城周十五里許
又西北至拂林國周八百餘里都城周十五
里餘寺十餘僧五百又西至縛喝國廣八百
餘里縱四百餘里北臨縛芻河王城周二十
餘里俗美其國詔為小王舍城寺有百餘僧

卷三

十九

三千餘人並小乘學城外西南有納縛此云新也寺在雪山北作論諸師讚重此寺基業不替像鑿名珍毘沙門像衛之突厥葉護欲襲寺取寶屯軍寺側夜夢天王長戟貫脅可汗心痛因爾便死堂中有佛澡罐受可斗餘雜色煜燿金石難名又有佛牙長寸餘廣八九分色黃白而光淨佛掃帚者用迦奢草長二尺餘圍可七寸雜寶飾柄三物齋日法俗所感放大光明有大浮圖高二百餘尺金剛泥塗以寶莊之有佛舍利時放神光又諸羅漢入

涅槃者示通立塔雖有證果不現通者則不封樹王城西北五十餘里有提謂城王城正北四十餘里有波利城各有浮圖高三丈許即釋迦開元獻髮長者髮爪之所建也又有佛僧伽胝鬱多羅僧僧却崎又覆鉢豎錫杖次第安布立塔儀式王令依崇建城西七十里迦葉波佛時所建浮圖高二丈餘又從大城西南入雪山河三十餘里至銳末陀國廣五六里縱百餘里王城周十餘里又西南行三百里至胡寔健國廣五百餘里縱千餘里

王城周二十餘里多山川又西北至旦刺健國廣同前縱五十餘里王城十餘里西接波刺斯國界又縛喝國東至拂林國於此東南至紇露悉泯健國千餘里於此北近縛伽浪國東西五十餘里此國東北接活國又從縛喝國南百餘里至揭職國廣五百餘里縱三百餘都城周五里許寺十餘僧三百餘人並小乘學陵阜相連東南入大雪山六百餘里出覩貨羅故地又至梵衍那國廣二千餘里縱三百餘里在雪山中城依巖險寺有數十

壁三

二十

僧數千人學小乘出世部王城東北山河有大石佛高一百五十尺金寶莊飾又東寺左有鑰石釋迦立像高百餘尺分身別鑄合成立之城東三里寺有涅槃卧塑佛長千餘尺亦金寶莊之東南二百餘里度大雪山東寺有佛齒及劫初獨覺齒長五寸餘廣減四寸又有金輪王齒長三寸廣二寸又有商諾迦縛娑即商那和脩傳法第三師大阿羅漢鐵鉢受九升許并九條僧伽胝絳赤色設諾草皮之所績成以其先世於解夏日持此草施僧福力所被

五百中陰身生恒服之從胎俱出逐身而長
阿難度時變為法服受具已後又變為九條
其齒鉢等並金緘之羅漢證滅入邊際定智
願力故留袈裟待遺法盡方乃變壞今已少
損信有徵矣大雪山東至小川澤東入雪山
踰黑嶺至迦畢試國周四千餘里北背雪山
三垂黑嶺都城周十餘里寺有百餘僧六千
餘人多學大乘其王信佛歲造文八銀像自
修供之天祠數十異道千餘人王城東三里
北山下有大寺佛院東門南大神王像右足

下有大寶藏近有外王逐僧欲掘神冠中鸚
鵡鳥像奮羽鳴呼地動王軍皆仆起謝而歸
寺北嶺上有數石室亦多藏寶欲私開者藥
又變為師子蛇蟲來震怒之室西三里大嶺
上有觀自在像誠願者像示妙身安言行者
城東南三十餘里曷邏怛羅寺大臣所造以
名目之浮圖高百餘尺昔臣夜夢令造浮圖
從王請舍利也及旦至宮有人持舍利瓶臣
留舍利令人先入乃持瓶登塔覆鉢自開安
舍利訖王使追之石已合矣齋日放光流出

黑油夜聞音樂城西北二百餘里大雪山頂有龍池山下為龍立寺塔中有佛骨肉舍利升餘有時煙起或如火猛焰漸滅之時方見舍利狀如白珠繞柱入雲還下塔中城西北大河南岸古王寺中有佛弱齡亂齒長一寸餘又此東南往古王寺有佛頂骨一片廣寸餘色黃白髮孔分明佛髮青色螺旋右縈引長尺餘卷可寸許又西南古王妃寺金銅浮圖高百餘尺佛舍利升餘每十五日夜放光繞盤曉入塔中城西南比羅婆絡山云象頂堅也

永樂北藏

釋迦方志

盤石上起塔高百餘尺舍利升餘山北崑泉是佛受山神飯已漱口嚼楊枝因生今為茂林寺號楊枝也又從龍池東行六百餘里越雪山度黑嶺至北印度界已前諸邑並名胡國至此方合中間道也其地名曰濫波國北印度所攝也入云其五印度之境周币九萬餘里三垂大海北背雪山北廣南狹如半月也七十餘國同一王命濫波國者在無熱池西倚北胡活國東南三垂黑嶺北約雪山都城周十餘里寺十

第一三三册

餘所僧數亦少多學大乘天祠數十異道特
 多東南百餘里踰大嶺大河至那伽羅曷國
屬北甲度古華氏城廣六百餘里長二百餘里山周四
 境都城周二十餘里寺多僧少天祠五所異
 道百人城東二里有石塔高三百尺編石特
 起雕鏤非常此即昔時值然燈佛敷鹿皮衣
 髮布掩泥之地也經劫猶存無憂王重法建
 此石塔以誌之每於齋日天輒雨華大眾集
 觀西有佛寺次南小塔是掩泥處王避大路
 遂僻建立城內大塔故基舊有佛齒別塔高

三丈餘云從空來既非人工寔多靈異城西
 南十餘里有塔是佛自中印度陵空來降迹
 處次東有塔是昔值然燈佛買華處城東南
 二十餘里小石嶺上塔高三百餘尺西南深
 澗瀑布飛流懸崖東岸石壁大洞穴是龍王
 所居門徑狹闇昔佛於此化龍留影煥若真
壁三
 形至誠請者乃暫明現窻外方石有佛足跡
 輪相發光窻西北隅塔者佛經行處又側髮
 爪塔又說蘊界塔窻西大盤石上有濯袈裟
 紋城東南三十餘里有醯羅城四周險固中

有重閣上安佛頂骨周尺二寸其色黃白髮孔分明欲知善惡香泥印之隨心而現有佛髑髏狀如荷葉色同頂骨有佛眼睛大如柰許清白映徹並七寶小塔盛前三迹又以寶函盛而緘封有佛大衣細氎黃色置寶函中微有壞相有佛錫杖白鐵作環梅檀為筭寶筒盛之近王恃力將入宮中尋復故處斯五聖迹王令五淨行者執侍掌護有須見者稅一金錢請印稅五科寶乃重觀禮彌繁閣西北塔小而多靈人以手觸其上鈴震動自此

東南山谷中行五百餘里至健陀邏國北印度也廣千餘里長八百里東臨信度河都城周四十餘里少空荒寺有千餘所天祠百所異道雜居城內東北故基是佛鉢寶臺經數百年今在波斯王宮供養城東

南八九里畢鉢羅樹高百餘尺枝葉蒙密昔四佛坐下見有坐像傳云賢劫諸佛皆坐其下昔釋迦如來於此坐已告阿難曰後迦膩色迦王集吾骨肉在此王後在南建塔基周里半金銅相輪二十五重或云四十層者舉

高五百五十尺有舍利一斛初有化牧牛人
林間造三尺小塔王擲棄之乃於大塔第二
級下石基之側半現小塔疾者歸愈其大塔
東面石陛上昔有金色蟻大如指小如麥相
從齧石壁紋如鏤厠以金沙作二加跌佛像
高四尺六寸又於南面石陛畫佛丈六之形
昔有二貧人各施一金錢共畫一像請現神
變像即現曾以上分爲兩身合下爲一次南
百餘步白石佛像高一丈六尺面北放光夜
出繞塔賊欲盜物像出迎之賊退像還大塔

左右小塔數百莊工極巧香音雨異仙聖旋
繞佛記此大塔七燒七立佛法方滅已燒至
三今現營構西有故寺並前王所立諸大論
師世親菩薩如意論師脇尊者等造毘婆沙
處寺東北五十餘里渡大河至布羯邏伐底
城周十四五里東有四佛說法塔無憂王建
之高數百尺雕鏤希世城北五里故寺東塔
高數百尺即菩薩捨千眼處東有石塔高百
餘尺梵釋初作妙珍瑩飾佛滅寶變今爲石
也又西北行五十餘里塔者是佛化鬼子母

處又北五十餘里塔者是商莫迦菩薩

此云
勝也

被王射處又東南約二百里跋魯沙城北東

二千餘里彈多落迦

即檀
特也

山嶺上塔是蘇達

擎

云若
牙也

棲隱之所婆羅門捶男女處流血塗

地今諸草木皆同絳色巖間石室妃習定處

世三

廿五

又西北行百餘里越小山至大山南有一寺

塔僧學大乘昔獨角大仙為女亂處

沙城東北五十里大山有大天祠祠東南行

百五十里至烏鐸迦漢荼城周二十餘里南

臨信渡河從此城北越山行六百里至烏仗

那國

北印度之正國
也古謂為長

山谷相連周五千里昔

輪王苑也土宜鬱金香夾蘇婆窣堵河王城

周十四五里寺有一千四百所僧有一萬八

千並大乘學今多荒少其習大乘統文畧義

經律傳訓有五部焉一法密部二化地部三

飲光部四說一切有部五大眾部天祠十餘

異道雜居

王都魯揭釐城其東五里大塔多瑞是佛昔

作忍仙為羯利

此云
闕詳

王支解之處城東北二

百六十里入大山至阿波邏龍泉即前河源

也派流西南春夏合凍晨夕飛雪佛昔化暴
 龍金剛以杵擊崖龍怖歸依請佛放雨乃許
 之令人收糧十二年一雨水灾又泉西南三
 十餘里水北岸大石上佛伏龍已留迹示之
 隨心長短順流三十餘里有佛濯衣石袈裟
 紋如鏤城南四百餘里醯羅山谷尋水逆流
 東上華果緣崖或聞誼話音樂聲方石相接
 是佛昔聞半偈捨身處城南二百餘里大山
 側有摩訶伐那寺此云大林佛昔為薩縛達羅王
即一切施也 失國避地為貧人故令縛送處寺西

北下山四十餘里有寺塔高百餘尺側方石
 上佛足迹相放光照寺為天說本生處塔下
 有石黃白津膩是佛昔為聞法析骨寫經處
 又西七十里塔是佛昔為尸毘迦王此云與也割
 身代鴿處又西二百餘里珊尼羅闍川薩裊
 殺地言蛇藥也寺塔高八十尺佛昔為帝釋身作
 大蟒僵死以施貧疫處側有蘇摩塔是佛變
 為蘇摩蛇斃者病愈處川北崖塔病求多愈
 又側有涌泉佛昔為孔雀王喙啄而出用救
 疾處城西南七十里大河東塔高六十尺是

盟坦羅犀那言上王所造佛令以舍利與王
 分在河濱立塔王以白象負歸象變為石城
 西五十餘里度大河有盧醯坦迦塔言赤高
 五十餘尺佛昔為慈力王刺血飲五藥又處
 城東北三十里遏部多言奇特也石塔高四十尺
 佛為人天說法塔從地出現即存焉又西度
 大河四十里寺精舍有阿縛盧枳抵云觀伊
 濕伐羅云自菩薩像即觀世音者感靈遠照此西
 百五十里山嶺龍池周三十餘里王城東北
 踰山谷逆上信度河途路極險乘絙棧梁鎖

杖躡墜千有餘里至達麗羅川烏仗那舊所
 都也大寺中有刻木梅坦麗耶古云彌勒菩
 薩像金色晃朗高百餘尺末田底迦即末阿
 羅漢所造以通力引匠升觀史多即兜天三
 返觀相乃成其好自有此像法方東流也東
 行越嶺逆信度河履險飛梁五百餘里度河
 又東度縛芻河登危至鉢露羅國周四千里
 大雪山中東西長寺數百僧數千學師戒行
 多濫其國非印度所統多冰雪其土出金如
 火色北對婆羅犀羅大嶺還從健馱邏國烏

鐸迦城南度信度河廣四里許西南流清澄如鏡毒龍惡獸窟穴其中有持舍利寶華者船多沉沒度河至坦又始羅國北印度也周二千餘里都城周十餘里寺多僧少並大乘學城西北七十餘里有伊羅鉢龍池周百餘步池東南三十里兩山間塔高百餘尺佛昔記慈氏興世四大藏者此地出一故有振動斯周百步曾無一搖有欲發者地震人仆城北十二里塔於齋日常放神光仙華天樂近有癩者於塔禮懺除穢塗香不久便愈身又香潔

昔佛為戰造羅鉢刺婆王云月光也以頭施處凡經千施即塔名月光也城東南山塔二十丈許扶目王所治育王為造又東南越山谷七百餘里至僧伽補羅國北印度也周三千五百里西臨信度河大城周十四五里城東五十里有石塔高二十餘丈佛所遊處池沼十餘四巴蓮華彌覆其內從此南返至坦又始羅國北界度信度河東行二百餘里度大石門是摩訶薩埵王子捨身飼虎處東有寺僧百餘又南百五十里石塔者薩埵以竹自刺血啗

獸處地及草木今猶絳色次北石塔高二十
餘丈放光開信病歸多愈又東五十餘里孤
山有寺塔高二百餘尺僧徒二百人並大乘
學佛昔化藥又不食肉處又東南山行五百
餘里至烏刺尸國北印度也周二千餘里山阜相
屬都城周十八里不信佛法屬迦濕彌羅有
佛塔高二十餘丈育王所造有寺僧少學大
乘教又東南登山乘鐵橋千餘里至迦濕彌
羅國北印度也古曰罽賓周七千里四面負山雖有門
徑狹而劣通城西臨大河長十三里廣四里

許寺百餘僧五千餘人土出龍種馬鬱金火
珠有四浮圖各有舍利一升餘佛滅後第四
百年脇尊者年八十方出家證無學將五百
羅漢來此造十萬頌鄔波弟鑠釋素坦纜藏
即優婆提舍論帶多羅藏異名也次造十萬頌毘奈耶毘婆
沙論次造十萬頌阿毘達磨論凡六百六十
萬言備釋三藏新城東南十餘里故城北大
山陽寺塔僧徒三百人佛牙長寸半色黃白
齋日便放光又南十五里有觀自在菩薩立
像有願見者斷食便觀

王城西北二百餘里至商林寺城西百五十里大河北接山有寺僧百餘人從此西南越山行七百餘里至半鼓蹉國北印度屬野賓周二千餘里寺有五所多山川東南行四百餘里至遏邏闍補羅國非正北印度乃荒服國也周四千餘里都城周十餘里寺十所僧甚少天祠一所外道甚多自濫波達此形體鄙薄非印度之正境也從此下山東南而行並是大川達遠無畔唯以河國而分界部雖有小山並是孤住自此以北通連雪山連達神州涼部以南諸雪

山也案此山亦即瞻部之巨鎮地者也於此城東南下平度水行七百餘里至磔迦國北印度也周萬餘里東據毘播奢河西臨信度河都城周二十餘里俗少信佛多事天神寺有十餘天祠數百城西南十五里奢羯羅故城寺塔高二十餘丈昔四佛說法經行處又西北六里許塔高二十餘丈亦四佛說法處又新都城東北十餘里石塔高二十餘丈多有舍利齋日放光東行五百餘里至那僕底國北印度也周二千餘里都城周十四五里寺十天祠

八城東南五百餘里至闍林寺周二十餘里
佛舍利塔數百千區并石室等僧有三百人
小乘說有部也德行清高小學之博賢劫千
佛並此說法釋迦滅後第三百年迦多衍那
迦旃延也於此造發智論寺塔高二十餘丈有四

佛行坐迹處從此東行百五十里至闍爛達
那國北印度也東西千餘里南北六百里都城周
十餘里寺有五十僧二千餘人大小專門天
祠三所外道五百人東北越山七百餘里至
屈露多羅國北印度也山周四境都城周十四五

里寺二十餘僧千餘人多大乘學天祠十五
異道雜居出火珠兩石俗癯且瘴城內有塔
記佛曾遊於此說法自斯北行近二千里山
路危險至洛護羅國北印度也又北山行二千餘
里雪寒更甚達秣邏娑國又名三波訶非印度又從

窟露羅南行七百餘里越山濟河至設多圖
盧國北印度也周二千餘里西臨大河都城十七
八里佛法大盛城內外寺十所僧亦少耳城
東三里塔高二十餘丈育王所造傍有四佛
行坐迹自此西南行八百餘里至波狸夜旦

羅國入中印度也周三千里都城周十五里寺有

八所僧亦少耳俗信外道天祠十所異道千

餘土有稻種六十日收東行五百餘里至秣

菟羅國中印度也古云摩偷羅周五十餘里都城二十

餘里寺二十餘僧二千餘人大小兼學天祠

五所異道雜居土植菴沒羅果小者生青熟

黃大者始終青色城中三塔四佛遺迹甚多

及舍利子沒特伽羅子謂日提連也滿慈子富樓那也

優婆釐優波離也阿難陀羅怛羅曼殊室利等諸

塔每三長月六時諸僧尼集阿毘達磨衆供

養舍利弗塔習定衆供目健連塔誦經衆供

滿慈塔毘奈耶衆供優波釐塔尼衆供阿難

塔未具衆供羅怛塔大乘衆供諸菩薩塔尋

斯諸塔不必遺身但立像設供用呈心造如

羅怛文殊未取滅度則可知矣城東六里有

山崖寺是尊者烏波趨多云近護也之所造也有

佛指爪塔寺北石巖室高二丈廣三丈細籌

四寸填之近護導夫妻俱證羅漢者送一籌

乖此不在室記又室東南二十餘里大涸池

側有塔佛曾遊此有獼猴持蜜施佛佛令水

和遍眾同飲猴喜墮坑而死便生天中池北
 林中四佛經行處大有遺迹又東北五百餘
 里至陸陀泥濕伐羅國度中印周七千餘里都
 城周二十餘里寺有三所僧七百人皆小乘
 者天祠百餘異道甚多城西北四里塔高二
 十餘丈舍利一升時放大光城南百餘里至
 佛寺又東北四百餘里至罕祿勒那國

釋迦方誌卷上

永樂北藏

釋迦方志

音釋

日磧日音審磧切日磧人名丁泥
 獠獠也並句 鏹鏹山夏 媿媿匹請 狹狹胡 蕙蕙初 磧磧石 齋齋七
 拂林拂林排發勿切 燿燿余六切 亂亂初 齋齋也 鑿鑿書
 切切盧 瘿瘿於 疔疔切 疔疔切 疔疔切 疔疔切 疔疔切 疔疔切 疔疔切 疔疔切
 疔疔切 疔疔切 疔疔切 疔疔切 疔疔切 疔疔切 疔疔切 疔疔切 疔疔切 疔疔切
 疔疔切 疔疔切 疔疔切 疔疔切 疔疔切 疔疔切 疔疔切 疔疔切 疔疔切 疔疔切

第一三三册

永樂北藏

釋迦方志

第一三三册

釋迦方誌卷中

壁四

唐終南太一山釋道宣撰

遺跡篇第四之中

宰祿勒那國中印度也周六千餘里少荒東境臨

苑伽河即古恒河北接大山城東南閻牟那河從

國西北山中出中境而流都城周二十餘里

東臨閻牟河寺有五所僧千餘人多小乘學

天祠百餘異道甚多河西大寺東門外塔佛

曾於此說法度人其側有佛髮爪塔閻牟河

東八百餘里至苑伽源廣三四里東南入海

廣十餘里水色滄浪味甘砂細隨水而流俗

謂福水有沐除罪或有輕命自沉云生天受

樂有僧伽羅國提婆菩薩化外道受正法處

度河東至秣底補羅國中印度周六千餘里都

城周二十餘里不信佛而敬天寺有十餘僧

八百人多小乘者天祠五十餘異道雜住國

西北境苑伽東岸摩裕羅城周二十餘里出

鑰石水精城側臨大河有大天祠多有威靈

有池編石為岸引河為浦五印度以為苑伽

河門生福滅罪處常有百千人澡濯從摩裕

北行三百里至婆羅吸摩補羅國北印周四千餘里山周四境都城周二十餘里寺五僧少天祠有十異道雜住國北大雪山有蘇伐刺拏瞿咄羅國言金氏也出上黃金東西地長即東女國非印度攝又即名大羊同國東接土蕃西接三波訶北接于闐其國世以女為王夫亦為王不知國政男夫征伐種田而已又從末底補羅國東南行四百餘里至瞿毘霜那國中印周二千餘里都城十四五里寺二所僧百餘人而習小乘天祠三十餘異道雜

住城固險峻其側古寺塔高二十餘丈佛曾於此一月說法有髮爪二塔各高丈餘旁有四佛坐迹又東南行四百餘里至一聖醯掣咄邏國中印周三千餘里都城周十七八里寺十餘所僧有千餘習小乘正量部天祠有九外道三百餘人城依險固其外池側佛為龍說法七日處立塔側有四佛行坐迹立塔表之又南二百七十里度旃伽河西南至毘羅刪拏國中印周二千餘里都城周十餘里信外道少敬佛法寺三所僧徒三百人皆大

乘學天祠五所城中寺塔高十餘丈佛曾於
此七日說蘊界法四佛行坐遺迹尚存於此
東南行二百餘里至劫比他國中印度古
僧伽舍也周
二千餘里都城周二十餘里寺有四所僧千
餘人天祠十所同事大自在天皆作天像其
狀人根形甚長偉俗人不以為惡謂諸衆生
從天根生也城東二十餘里大寺中僧數百
人淨人數萬頭皆宅寺側大垣內有天帝造
三寶階中階黃金左以水精右用白銀南北
而列東面下地是佛從逝多林即祇
陀林昇天善

法堂為母三月說法下降處百年前階尚在
今並沒盡後王傲之猶高七十餘尺上起精
舍側有石柱光潤映現隨其罪福影出柱中
育王所造階側浮圖四佛行坐迹也佛澡浴
處立塔其所有佛入室精舍又其側佛經行
石基長五十步高七尺足所履處皆蓮華文
基左右小塔梵王所造次前是蓮華尼化為
輪王先見佛處佛告尼曰非汝先也有蘇部
底須菩
提也宴坐石室知諸法空見吾法身次東
南池有龍居焉恒護聖迹不可輕犯從此西

北滅二百里至羯若鞠闍國

中印度曲女城也

周四

千餘里都城西近菟伽河長二十餘里廣四

五里邪正相半寺百餘僧徒盈萬大小兼學

天祠二百餘所異道數千人即統五印度之

都三也號尸羅迭多

言戒日也

吠奢姓初欲登位

菟伽岸有觀自在像乃請之告曰汝本此林

蘭若比丘金耳月王既滅佛法王當重興愍

物在懷方王五境慎勿昇師子座及稱大王

號也王乃共童子王平殄外道月王徒眾又

約嚴令有噉肉者當截舌殺生當斬手乃與

寡妹共知國事於菟伽側建千浮圖各高百

餘尺城邑鄉聚達巷交衢立精舍儲食止醫

藥惠羈貧聖迹之所皆為立寺二十年來五

年一會傾及府藏拯濟羣有唯留兵器用備

不虞初作會日集諸國僧三七日中四事供

養令相論議若戒行貞固道德優洽者昇師

子座王便受戒清淨無學示有崇仰穢行彰

露者驅出國界諸有王巨植福無怠者携手

同坐異此不顧王巡省方俗不常其居行必

四兵導引嚴設汎舟乘象擊鼓吹螺象軍八

四兵導引嚴設汎舟乘象擊鼓吹螺象軍八

萬以威四遠唯兩三月不外遊行宮中每日
飯諸沙門僧有千人婆羅門五百日分三時
一時理務兩時營福又絕血食日例一頓於
河西寺東起寶臺高百餘尺中有等身金像
次南起寶壇浴佛像處於此東北十五里許
別築行宮從寺至宮夾道爲閣窮諸彫飾樂
妓不移迺奏而已又以三尺隱起金像載以
大象寶幔其上王爲帝釋像執寶蓋左侍有
迦摩縷波國拘摩羅王言童子也作梵王像執拂
右侍各五百象軍被鎧同衛前後各百大象

樂人於上鼓奏音聲戒日王又以真珠雜寶
金銀諸華隨出四散供養三寶其五印度尼
寺希少縱有尼者與僧同門食亦同處無虧
戒約然童子王刹帝利姓語使人李義表曰
上世相承四千年先人神聖從漢地飛來王
於此土城西北塔育王所造昔佛於此七日
說法其側有髮爪塔四佛行坐迹又南臨苑
伽河三寺同垣異門佛像嚴麗佛牙長寸半
光色變改寶函盛之遠近瞻者日有百千守
者煩撓重稅金寶而樂禮者不辭重貨齋日

便出置高坐上散華雖積牙函不沒寺僧清
 齋淨人數千戶寺前左右精舍高百餘尺石
 基甃室中象寶莊或純金銀次東南大精舍
 石基甃室高二十餘丈是佛六月說身無常
 苦空不淨處又有四佛行坐迹在城東南六
 七里苑伽南岸上城東南百餘里有納縛提
 娑城據苑伽河東岸三寺同垣異門周二十
 餘里次前二百餘步塔高二十餘丈佛曾七
 日說法處中有舍利時放光明其側四佛行
 坐迹寺北四里臨苑伽岸塔高二十餘丈佛

壁四

五

曾七日說法五百餓鬼解悟生天其側又有
 髮爪塔次側又有四佛行坐迹又東南行六
 百餘里度苑伽河南至阿輸陀國中印周五
 千餘里都城周二十餘里寺有百餘僧三千
 餘人大小兼學天祠有十異道少耳城中故
 寺是伐蘇畔度菩薩言世親也數十年中作大小
 乘論處城北五里苑伽岸大寺中塔高二十
 餘丈佛為天人三月於此說法側有佛塔四
 佛行坐迹寺西五里有佛髮爪塔
 城西南五里大菴沒羅林中故寺是阿僧伽

菩薩

云無著也

夜昇天宮於慈氏所受瑜伽莊嚴

大乘經論及中邊等書為衆說林西北百餘

步佛髮爪塔自此東行三百餘里度疏伽河

北至阿耶穆佉國

中印度

周二千五百里都城

臨河周二十里寺五所僧千餘人習學小乘

天祠十所異道雜居

城東南臨疏伽塔高二十餘丈佛曾三月說

法處有髮爪青石塔有四佛行坐迹又東南

行七百餘里度疏伽河南閻牟那北至鉢羅

伽耶國

中印度

周五千餘里都城據兩河交周

二十餘里寺二所僧少天祠數百異道特多

城西南臨閻牟河曲二三千東北流合間

有瞻博迦華林中塔高十餘丈佛曾於此降

外道處有髮爪塔經行迹又有提波菩薩作

廣百論處城中天祠堂前大樹枝葉蒙密食

室四

六

人鬼依之左右遺骸為積人至祠中無不輕

命上樹投下為鬼所誘城東兩河間交廣十

餘里土地平塹細沙彌布古今王豪諸有捨

施莫不止焉號大施場戒日大王亦修此業

場東合流口日數百人自溺而死彼俗名為

生天所也有欲行法七日於此絕粒自沉中
 流遠近相趣乃至山獫野鹿羣遊水濱絕食
 沉水當戒日王行施之時有二獼猴雌為狗
 殺雄者負屍擲此河中其又自餓累日而死
 自此西南大林野行五百餘里至憍償彌國
 中甲 周六千里都城周三十餘里寺十餘僧
 三百餘人天祠五十外道衆多城內故宮大
 精舍高六十餘尺刻檀佛像上懸石蓋即鄔
 陀衍那王古優陀延也此云出愛之所造也靈光間起
 諸王以力欲舉終莫之移昔佛為母上天說

法王請目連神力接工就天模相及佛下天
 像便起迎佛慰喻曰方為佛事舍東百餘步
 四佛行坐迹佛浴室井今猶充汲城內東南
 隅具史羅長者宅有佛精舍髮爪塔其大塔
 側又有四佛行坐迹城西九里石窟佛曾遊
 此伏毒龍也側有大塔高二十餘丈旁有佛
 經行迹及髮爪塔病求多愈釋迦遺法滅在
 此國貴賤入境自然感傷窟東北大林中行
 七百餘里度菟伽北岸至迦奢布羅城周十
 里許是護法菩薩伏外道處塔高二十餘丈

佛曾於此六月說法有經行迹及髮爪塔自
北行一百八十里至鞞索迦國中印周四千
餘里都城周十七里寺二十僧三千人天祠
五十外道居多城南道左右寺塔高二十餘
丈佛曾於此六年說法側有奇樹高七十尺
春冬不改是佛齒木棄而茂生諸邪見者競
來殘伐尋生如故側有四佛行坐迹并髮爪
塔基角相連林池交影自此東北五百餘里
至室羅伐悉底國中印度即舍衛也周六千餘里都
城荒毀故基周二十餘里寺數百所僧徒少

天祠百餘外道甚衆荒城故殿東基上小塔
是鉢羅犀那恃多王古云波斯也為佛造堂
處次側故基上塔是王為佛姨母鉢羅闍鉢
底古云波闍波提此云生主比丘尼造精舍處次東塔是
蘇達多云善施也之故宅也側有大塔是鶻窣利
摩羅言指髮也捨邪處也城南六里許逝多林是
給孤園太子所造寺也今荒廢尚有石柱高
七十餘尺育王造之輓室一存餘並湮沒室
中有為母說法金像東北有佛洗病僧塔西
北有目連舉身子衣塔不遠并塔佛所汲用

又舍利弗與佛經行道說法處並有表塔靈
 樂異香常降其所又外道殺女以謗佛處立
 塔表之寺東百步大坑是調達欲毒害佛生
 陷處南有大坑是瞿伽離比丘毀佛生陷處
 又南八百步大深坑是戰遮婆羅門女毀謗
 佛生陷處此三坑皆洞達無底洪雨大注終
 無停偃寺東七十步精舍名曰影覆高六十
 尺中有東面坐像與外道論處次東天祠量
 同精舍初日影西不蔽佛舍晚日蔭東遂覆
 天祠又東四里大涸池是毘盧釋迦王舊云留維

也陷入地處後人立塔記之又有身子初造
 寺時與外道較處亦立塔記寺西北四里有
 得眼林中有佛經行迹塔其緣勝軍王扶五
 百賊眼聞佛慈力一時平復捨杖遂生眼根
 城西北六十里故城是人壽二萬歲時迦葉
 波佛本生處其北有塔即此佛全身舍利之
 所育王造表之又東南行五百餘里至劫比
 羅伐窣堵國中印度古云迦毘羅也周四千餘里空城
 十數並無人住宮城周十五里許以甄成之
 故寺千餘宮城一寺僧三十餘天祠二所外

道雜住城內正殿基上精舍中作王像其側
是摩訶摩耶言大術也夫人寢殿基上精舍作夫
人像其側精舍中作菩薩像神降之相彼執
不同上座部云當唐國五月十五日諸部又
云當此五月八日此蓋聞見之異耳其側有
仙相塔城南有塔是太子搆力擲象越城墮
地爲大坑處側有精舍作太子像及受業像
其傍精舍是妃寢處作耶輸陀羅并羅怙羅
像別本云太子初夜開城北門出去又城東
南隅精舍中作太子乘白馬乘空踰城處四

城門各有精舍作老病死沙門像城南四里
尼拘盧林塔佛得道與天人說法之所城南
五十里故城中塔是人壽六萬歲時迦羅迦
村馱佛本生城城東南塔即此佛遺身也無
憂王於前建石柱高三丈餘又東北三十餘
里故城中塔是人壽四萬歲時迦諾迦牟尼
佛本生城城東北塔即此佛遺身也無憂王
爲建石柱銘記之高二丈餘城東北四十餘
里有太子坐樹下塔大城西北數百千塔是
誅釋子塔有四釋子拒軍城人不受被放出

境一爲烏仗王二爲梵衍等王至今不絕城南尼拘律樹塔是佛初來見父王處城南門外塔是搆射處東南三十餘里是太子射矢沒地因涌泉流俗傳箭泉病飲多愈或持泥傳額隨苦皆愈又東北九十里臘伐尼林釋種浴池華水相映其北二十五步無憂華樹今已枯悴佛誕處也有說云當此三月八日者上座部云當此三月十五日者次東有塔二龍浴太子處是日生已不扶而行四方各七步所蹈之處出大蓮華旣右脇生天帝衣

接四王捧之置金几上凡施四塔并立石柱表之旁有小河東南而流俗號油河是太子產已天化此地光潤令沐以除風虛令變水河尚膩如油從此東行二百餘里荒林中至藍摩國中印多空城東南佛塔減百尺昔初登四八分之一舍利也靈光時起側有清池龍變爲蛇出繞其塔野象採華以散之無憂王欲開龍護不許又東大林百餘里大塔是太子至此解寶衣中末尼珠付闍鐸迦還父王處又東有瞻部樹枯株尚存有小塔是太子以

餘衣易鹿皮處其側塔者剃髮處年目不定
或云十儿二十九者又東南野行百九十里
尼拖陀林塔高三丈餘昔人於佛焚地收餘
灰炭於此起塔病者祈愈有四佛行坐迹塔
高百餘尺左右數百小塔又東北大林路險
五百里至拘尸那揭羅國度中印城頽荒人物
少也內東北角塔是純陀故宅其井猶美營
供所穿城西北四里度阿恃多伐底河此云
有金也近西岸娑羅林兩林間相去數十步
中有四樹特高大甍精舍中作佛涅槃像北

首而卧旁塔高二百餘尺前有石柱記佛滅
相有云當此土三月十五日者說有部云當
此九月八日諸部異議云至今貞觀二十年
則經一千二百一十二年矣此依菩提寺石
狂記也或云千三百年或千五百餘年或云
始過九百未千年者精舍側有佛昔為雉王
救火及鹿救生各立一塔次西塔者是蘇跋
陀羅此言善賢滅證處次有一塔是執金剛神躡
地處次側一塔是停棺七日處次側一塔是
阿泥樓陀上天告母降來哭佛處城北度尼

連禪那河三百步塔者是佛涅疊般那此言焚燒處也地今黃黑土雜炭有祈感者咸獲舍利次側一塔佛為大迦葉波現雙足處次又一塔前立石柱刻記八國分舍利事此西南行二百餘里至大邑又大林行五百餘里至婆羅痾斯國中印度古波羅奈也周四千餘里都城西臨苑伽河長減二十里廣六里許人居盛滿多信外道寺三十餘僧三千餘並小乘正量部天祠百餘外道萬餘多事大自在天根也大城中天祠二十所天根高百餘尺城東北婆

羅痾斯河西塔育王造高十餘丈前立石柱碧蘚現佛河東北十餘里鹿野寺也區界八分連垣同堵層軒重閣僧徒一千五百人並小乘正量部有佛圖高二十餘丈甕龕四合節級百數皆隱起金像鍮石佛等次西南塔高百餘尺前有石柱高七十餘尺洞澈清淨誠感像現隨其善惡即成道已初轉法輪處其側三塔即昔三佛行坐處傍有諸塔五百獨覺入滅處又側一塔慈氏菩薩受記處又西一塔是佛過去為護明菩薩迦葉波佛授

今成佛處次南四佛經行處長五十步高七
天青石積成上作釋迦經行像像形特異肉
髻上髻髮頭抽出神而有徵寺迹極多精舍
浮圖乃數百事不可具也寺西清池周二百
步佛嘗盥浴次西小池佛嘗滌器次北小池
佛嘗浣衣三池龍止味甘且淨有慢觸者金
毘羅獸即而害之側有方石上有佛袈裟文
迹外道兇人有輕蹈者池龍輒興風雨側有
浮圖佛曾作六牙象王見獵者法衣故拔牙
與處側又一塔佛昔為烏與獼猴象相問誰

聖四

十二

大處又大林中塔佛與調達昔為鹿王佛代
孕鹿命處鹿野之號因而生焉寺西南三里
大塔高三十餘丈基峙壯麗側又一塔是五
人迎佛處大林東三里塔者佛昔為兔與諸
獸聚自知形小燒身饋之因感天帝下讚故
便月輪有兔像現寺東順苑伽河三百餘里
東至戰主國中印度周二千餘里都城臨苑伽
河周十餘里人盛滿寺十所僧減千人並小
乘天祠二十所異道雜居城西北寺塔佛舍
利一升昔佛於此七日說法并四佛行坐迹

有慈氏菩薩像形小而威德大城東北二百餘里至阿避陀羯刺拏寺

云不穿耳

因緣北方僧

也寺東南度疏伽河百餘里至大邑河北岸那羅延天祠重閣甚麗又東南三十餘里有降鬼塔半已陷地前建石柱高二丈餘即佛

壁門

十三

為噉人鬼說法處鬼置石坐千數茂林清池不遠數寺皆有僧住學大乘者又東南度河百餘里塔者即分舍利瓶及餘舍利也每齋日放光又東北度疏伽河百五十里至吠舍釐國

中印度古云
毘舍離也

周五千餘里邪正兼半寺

數百現存五三僧少耳天祠數十露形多矣城已頽毀故基周七十許里宮城周五里許少人居住宮城西北六里寺塔是說淨名處又東身子證果塔又東大塔是王得一分舍利一斛許無憂王取九升均造餘塔後更有土欲開地震遂止西北有塔石柱高六丈次南彌猴為佛穿池池西羣猴持佛鉢上樹取蜜處池南猴奉蜜處各有塔記寺東北四里許塔是淨名故宅基尚多靈神其舍壘甄傳云積石即說法現疾處也近使者王玄策以

笏量之止有一丈故方丈之名因而生焉并
長者寶積宅菴羅女宅佛姨母入滅處皆立
表記寺北四里塔佛將往拘尸城天人送泣
處次復一塔是佛最後觀城邑處次南是菴
羅女以園施佛處其側一塔是佛三告阿難
住壽涅槃處又側一塔是千子見父母處即
賢劫千佛也東故重閣講堂基塔時放光明
是佛說普門經處城西北六十里大塔是佛
別乘咄婆子處大城西北減二百里故城塔
佛說本生曾於此為大天輪王事國城東南

十五里大塔是七百賢聖重結集處又南減
百里大寺層臺重起僧學大乘四佛行坐迹
側又一塔是佛南趣摩揭陀北顧吠舍釐城
中息迹處寺東三十里旃伽河南北岸各一
塔是阿難陀分身與二國處從北岸東北行
五百餘里至弗栗恃國北印度也十四周四千
餘里東西長寺十餘僧減千人大小通學天
祠數十外道衆矣故宮城中有三千家旃伽
東北岸塔高二丈餘南望長流佛度五百漁
人處由捕得大魚十八頭頭各兩眼也又東

北百餘里故城西塔高百餘尺佛嘗六月說法度人又北百五十里佛髮爪塔又西北千五百里入山谷至尼波羅國北印度周四千餘里在雪山中都城二十餘里雜信寺及天寺極多僧三千餘人大小兼學王純信佛城內有閣高二百餘尺周八十步上容萬人面別三疊疊別七層徘徊四廈刻以奇異珍寶飾之城東南不遠有水火村東一里許有阿耨波沱水周二十步旱澇湛然不流常沸家火投之遍池火起煙焰數尺以水洒火火更增

熾碎土以投亦即然盡無問投者並成灰燼架釜水上煮食立熟云此水中先有金匱前有國王將人取之匱已出泥人象挽之不動夜神告曰此是慈氏佛冠下生擬著不可得也火龍所護城南十餘里孤山特秀寺居重疊狀若雲霞松竹魚龍隨人馴附就人取食犯者滅門比者國命並從此國而往還矣今屬吐蕃又從吠舍南百五十里度苑伽河至摩揭陀國即常所謂摩竭提王舍城也

中印度也古者訛耳周五千餘里城少人居

邑落極多寺五十餘所僧徒出萬多大乘學
天祠數十異道甚多故城在王舍城北倚
東二百四十里北臨菟伽河周七十餘里人
壽萬歲時號拘蘇摩補羅城言香茅華宮也
人壽數千歲時更因波吒釐樹名波吒釐子
城古名巴連弗者訛也故宮北石柱高數丈
無憂王作地獄處佛涅槃後第一百有阿
輸迦王此言無憂即頻毘婆羅王之曾孫自王舍
城遷都此城重築外郭出異種稻粒大而美
光色奇異名供大人米也宮北臨菟伽河小

城千餘家現存獄石柱南大塔寶飾覆鉢石
作欄檻即八萬四千之一也安佛舍利一升
時有光瑞即見憂遇近護羅漢役使鬼神所
營其側精舍中有大石是佛欲涅槃北趣拘
尸南顧摩揭故蹈石上之雙跡也長尺八廣
六寸輪相華文十指各異近為羯羅拏蘇伐
刺那言金耳國設償迦王言月也毀壞佛跡
鑿已還平紋彩如故乃捐菟伽河中尋復本
處次側有四佛行坐塔故宮北大石室即育
王為弟所造次有大水槽育王飯僧者宮西

南小石山周巖澗谷數十石室育王為近護
 羅漢役鬼所為其傍有石池俗名聖水飲者
 病愈山西南五塔面各數百步育王建八萬
 四千塔已尚餘五升舍利更造此塔靈異間
 起有王將此作難陀王五藏興軍掘之地震

山傾塔中大呼士卒僵仆故城東南屈屈^{壁四}吒

陀濫摩寺^{此言}昔有論議屈於外道十二年

來不擊捷椎有南印度那伽刺樹那菩薩

^{此言龍猛}來至伏諸外道始擊捷椎故塔名

^{或云龍樹}擊捷椎也次北有鬼辯塔馬鳴事城西南隅

二百餘里古寺塔中四佛行坐跡又寺西南
 百餘里大寺僧徒千數並學大乘合有四院
 觀閣三層崇基重戶中門三精舍金銅隱起
 中有立像高三丈左多羅菩薩右觀自在並
 鑄石鑄成三所各有舍利一升光相時起寺
 西南百里大山上石塔高一丈餘佛於大磐
 石上入定經宿諸天雨華以感慕故起寶塔
 高一丈許今變為石唯遙望見煙霞止居靈
 聖龍蛇窟穴鷲鳥猛獸古今無人達者山東
 崗塔佛於此立觀摩揭國處山西北三十餘

里山寺負嶺踈崖置閣大乘學瞿摩末底菩薩此言德慧伏外道處今有僧五十餘人又西南二有餘里孤山寺有論師尸羅跋陀羅此言戒賢今見在初伏外道得邑捨而造之其處竦一危峯如浮圖形置佛舍利又西南五十許里度尼連禪河有伽耶城少人物婆羅門千餘家住仙人之胤也王所不臣衆咸加敬城北三十餘里清泉俗傳聖水飲濯之者罪消也城西南六里許伽耶山也谿谷杳冥世謂靈嶽自古君王登封告成也頂有石

壁四

十七

塔高百餘尺時放奇光佛於此說寶雲等經山東南尼連河減二里許至鉢羅笈菩提山言前正覺也佛將證先登因名也

佛自東北崗上頂欲入金剛定震地投山神懼告佛又至西南半崖中面澗坐石地山又震淨居天告曰此西南十五里近苦行處畢鉢羅樹下金剛座處是菩提座三世諸佛咸此成覺佛方就之仍為石室龍留影也今或有見者及無憂與世於諸靈跡皆表浮圖兩諸天華每竟安居法俗同往登山供菩提樹

其菩提樹周垣甃壘以崇固之東西閣周可
五百四十步奇樹名華連陰列植正門東開
對尼連禪那河南門接大華池西阨險固北
門通大寺其壩院內聖迹諸塔精舍星張相
布樹垣正中金剛座者賢劫初成與大地俱
大千界中下極金輪上至地際金剛所成周
百餘步千佛同坐入金剛定故因號焉即證
道之所也又曰道場大地震時獨無搖也佛
證覺後自入末法沙土彌覆不見本質傳佛
說耳遂以兩軀觀自在菩薩南北標界面南

而坐記云此像身沒佛法當滅南隅像者今
沒曾臆

佛在世時菩提樹高數百尺枝黃葉青冬夏
不改佛涅槃至葉凋尋復後為無憂王伐截
於西數十步聚而燒之用以祠天煙焰未止

卷四

十八

忽生兩樹猛火之中茂葉同榮因謂灰菩提
樹王親信生以香乳澆餘根者至旦樹生如
本王妃忿之又夜重伐王重祈請以乳灌之
不日還生壘石周垣基高丈餘近為金耳國
月王又伐此樹掘至泉水不盡根底乃縱火

焚之又以甘蔗澆之令焦爛絕其本也數月之後為補刺拏伐摩王此言滿曹即無憂王之玄孫也聞樹被誅舉身投地請僧七日經行繞樹大坑以數千牛乳灌之經六日夜樹生丈餘恐後翦伐周峙石垣高二丈四尺樹今出於石壁上二丈餘圍可三尺樹東青甌精舍高百六十餘尺基廣二十餘步上有石鉤欄繞之高一丈層龕皆有金像四壁鑲諸天仙上頂金銅阿摩勒迦果即此所謂寶瓶及寶臺也東南接為重閣三層簷宇特異並

金銀飾鑲三重門外龕中左觀自在右慈氏像並鑄銀成高一丈許無憂王造也精舍初小後因廣之內置慈氏像有婆羅門應募造之唯須香泥及一燈內精舍中六月閉戶作之乃成尚餘四日僧咸恠之因開觀覓見像儼然東面加坐右足加上左手壁四斂右手垂不見作者坐高四尺二寸廣一丈二尺五寸像高一丈一尺五寸兩膝相去八尺八寸兩眉六尺二寸相好具足唯右乳上圖飾未周更填眾寶遙看其相終似不滿有僧夢匠者云

我是慈氏恐工拙思故自寫之言垂手者像佛語魔指地爲證近被月王伐樹令臣毀像王自東返臣本信心乃於像前橫施軀障心愧闇故置燈於內外畫自在天像功成報命月王聞懼舉身生炮肌膚皆裂尋即喪没大臣馳返即除壁障往還多日燈猶不滅今在深室晨持鏡照乃覩其相見者悲戀敬仰忘返

佛以唐國三月八日成道上座部云當此三月十五日成道時年三十者或云三十五者

斯之差互彼自不同由用曆前後故有此異猶神州曆元各各不同三代定正延縮不等何足怪也且據一相取悟便止佛成覺已七日寂定至於樹北七日經行南北往來十餘步許異華隨跡有十八丈後人甄疊爲基高三尺餘俗云聖跡基也表人命之脩短者先發誠願以繩度之隨壽短長增減有驗此北道左磐石上大精舍作佛上望仰觀樹相爲報恩像當時七日目不暫捨樹西大精舍鑰石像東面立飾奇珍前有青石奇文異彩初

成道日梵王起七寶堂帝釋起七寶座佛據
上七日思惟放光照樹今寶為石樹南浮圖
高百餘尺初佛於河沐已將坐念草帝釋化
人以姑尸草此言吉祥以奉佛處育王造塔表之
次東北塔是證果時青雀來繞羣鹿呈祥處

雙四

二十

樹東大路左右各一塔是魔王媯佛衰退處
樹西北精舍中迦葉波佛時放光明俗云至
誠七繞生得宿命智又垣西北塔鬱金香泥
高四丈餘樹垣東南隅尼拘盧樹側有塔精
舍中有坐佛初證果時大梵王請轉法輪處

垣內四隅皆有塔初佛受草趣樹先至西南
地動又向西北又東北又東南並地為震即
西北至樹下東面坐金剛座上地方安靜故
立塔記垣外西南二牧牛女宅處其側煮糜
處又側佛受糜處皆立表塔樹南門外大池
周七百餘步清澄魚龍所宅次南池者帝釋
所造為佛濯衣池西大石天帝雪山將來為
佛曬衣側塔是佛納故衣處次南林中一塔
佛受貧母施故衣處
化池東林龍池清黑味甘岸西小精舍中像

佛初成道此坐七日入定龍王繞佛七帀化
多頭蓋佛處龍池東林精舍作佛羸瘦像側
有經行跡七十餘步南北各有畢鉢羅樹往
來攀而後起即苦行六年日食一麻麥處今
有疾者香油塗像多愈又有五人住處塔又
東南塔佛入尼連河浴處次近河佛食乳糜
處於道樹下受解脫也其側二塔長者獻蜜
麩處樹東南塔是四天王四方來各持金鉢
及諸寶鉢佛皆不受乃各持石鉢紺青映徹
方總受之按爲一鉢外現四際其側有塔成

壁四

十

道後爲母說法處現神變處
度優婁迦葉千人處又西北伏火龍處又五
百獨覺入滅處目真龍池南迦葉謂佛瀾水
處魔怖佛處皆立表塔記之樹垣北門外即
摩訶菩提寺庭宇六院觀閣三重周垣高五
丈許佛像鑄金銀莊嚴工巧極世華美塔又
高廣有佛舍利大如指節光潤鮮白迥徹內
外肉舍利者大如青珠形帶紅色每年至佛
大神變月出以示人
即印度十二月三十日
於唐正月十五日也
於此時也放光雨華大起深信其寺常僧減

一千人習大乘上座部法儀清肅是南海僧伽羅國王請中印度大吉祥王立之經今四百年矣故寺多師子國人又菩提樹面十餘里聖跡相隣差難備舉每年比丘解安居訖四方諸俗自千萬眾七日七夜香華妓樂遍林供養禮拜奉慶印度諸僧以唐五月十六日入雨安居以唐八月十五日解夏斯亦隨終一變不可約之如雪山北有國坐春坐秋者意以一年之內多濕熱處制三月住就中前後一月延促不定若據修道何時不安故

三時遊行通制有罪必有緣務亦開兼濟不執也菩提樹院東度在連河大林中塔北池者佛昔為香象子侍盲象母處前建石柱昔迦葉波佛於此宴坐側有四佛行坐跡林中小石柱是鬱頭藍發惡願處又東度莫訶河東林野行百餘里至屈屈吒播陀山此言亦謂窶盧播陀山此言直上三峯狀如雞足峭絕孤起迥然空表半下茂林半上蔓草尊者大迦葉波於中寂定故因名焉初佛以姨母織成金縷袈裟傳付慈氏佛令度遺法四部

弟第迦葉承旨佛涅槃後第二十年捧衣入山以待慈氏上有一塔靜夜望之明炬自照雞足山東北百餘里至佛陀伐那山北崖大石室佛止數年旁有磐石帝釋摩檀塗佛今猶芳烈從空谷東出三十餘里申瑟知林言杖也林竹滿山谷昔有人以丈六竹杖量佛而恒出杖表因投杖而去遂生根而被山焉中有一塔佛曾七日說法處林中有勝軍居士以香末爲泥作五六寸塔上書經文名法舍利也三十年間晝夜無怠凡作七億每一億小

塔作一大塔盛之請僧法會稱慶其事皆放光明杖林西南十餘里大山陽二溫泉甚熱佛化浴焉遠近沐者沉痾皆愈側有佛經行像塔林東南七里許大山嶺上石塔佛於此兩三月爲天人說法頻毘娑羅王疊石爲道世三廣二十餘步長四里許大山東北四里許至孤山仙人室也又東北五里小孤山壁石室可坐千人佛於此三月說法室上磐石梵釋於此磨檀塗佛今猶郁烈室西南隅巖岫即阿素洛宮石室側頻毘王徃佛所棧道斷石

通路長五里許作階也又東行六十餘里至
矩奢揭羅補羅城此云茅城上茅宮城即摩揭陀
之正中也多出香茅國中最勝古來諸王都
其山城門闕存焉因香為名崇山四周以為
外郭西通狹徑北開山門東西長周迴一百
五十里樹華舍茂皆作金色內城周三十餘
里城內荒涼都絕人物北門外塔佛舒手現
五師子伏提婆醉象處又東北塔是舍利子
闍馬勝比丘說法證道處塔北大深坑旁塔
是室利鞞多言勝密也設火坑以害佛處坑東北

山城之曲有塔是縛迦醫王宅為佛建說法
堂周垣華果藥株尚存佛多止中宮城東北
十五里許至姑栗阿羅矩吒山即鷲峯亦鷲
臺古云耆闍
山接北山陽孤起頂上東西長臨崖西陲甃
室廣高竒製其戶東開佛在世五十年多居
斯室說法今作等佛身像昔影堅王為聽法
故自山至峯跨谷陵巖編石為道階凡六里
廣十餘步從杖林石室至此三階跡猶存焉
階側二小塔一令王下一簡凡人其上精舍
東長石佛曾經行履之傍有大石高丈四五

廣三十餘步是提婆所擲佛者處其南崖下塔佛此說法華經處

精舍南山崖大石室佛於此入定阿難別室魔怖之佛以手通石摩頂見有通穴精舍東北大石澗大磐石佛曬衣處廿四今明徹旁有

佛跡輪文入石北山頂塔佛望摩揭城七日說法處山城北門西有毘布羅山西南崖陰昔有五百溫泉今猶數十尚兼冷暖源發雪山無熱惱池潛流出此猶清且美味同本池並彫石象師子之首石以同流下乃編石爲

池浴者病瘥諸有僧寺多取飲之以水沐髮終身常淨使人王玄策曾以沐首經今五載髮常潤淨不可思議泉左右塔及精舍故基羅列並四佛行坐跡此中山林相叢隱者見處泉西卑鉢羅石室佛昔恒居後壁洞穴是阿素洛宮此毘布羅山上塔是佛說法處今露形外道居之山城北門左南崖陰東行三里許大石室調達入定處室東有班血磐石上昔有比丘修定不證自刺頸便證羅漢升空化火自焚處崖上石塔習定者投崖證果

處北門外一里餘至迦蘭竹園精舍石基甄
室東開佛多止中室尚存矣今有等佛身像
竹園東大塔是阿闍多設咄路云未即闍王
也得舍利分所建後無憂王開之別建諸塔
餘在者時放光焉側有佛經行處東有阿難
半身塔竹園西南六里許南山陰大竹林中
大石室是大迦葉波與千羅漢於此集三藏
處僧中上座即號上座部焉室西北塔是阿
難受責證果處名證果塔也西行二十餘里
塔者是諸學無學大眾法集五藏處因謂大

衆部焉竹園北二百餘步迦蘭池佛多說法
今枯涸也池西北三里許塔育王立高六十
尺石柱五十餘尺上刻立塔事柱東北不遠
至曷羅闍姑利呷城即新王舍城本寒林地
關王移都所築當茅城
東北外郭已壞內城周二十餘里有一門
無憂王更都香華城將此施婆羅門今住者
減千家宮城西南二小寺佛昔說法處諸國
客僧多來投止次西北塔殊底迦長者故里
即樹提伽也
此言星曆王城南門外道左塔者佛說法
度羅怛羅處又北三十餘里至那爛陀寺施言

無本南菴設羅園也昔有五百商人買以施
 佛於中三月說法前後五王之所合造一鏤
 迦羅阿迭多王此言帝日創造此寺二佛陀
 穆多王此云覺護次南造寺三但陀揭多王
 此言如來次東造寺四婆羅阿迭多王此言
 幻日次東造寺五伐闍羅王此言金剛次北
 造寺周垣峻峙高五丈許總有七院院別三
 層同為一門歷代興建窮壯極麗寺立嚴制
 立寺已來女人不至知事十人每夕巡檢未
 具受者齒序為次僧徒數千遊學名僧通數

將萬多是俊才通學聲馳異域者其人數百
 故印度諸僧皆仰則焉其有不談藏旨者形
 骸自愧故殊方來詣守門者詰問多屈而返
 或客遊後進詳論藝能其退飛者固十有七
 八矣所以高才博達強識多能明德利人聯
 暉接物至如護法聖四護月振續芳塵德惠德堅
 流譽物表光友清論勝友高談智月風鑒戒
 賢志業皆純粹於當時並昭彰於遠古既學
 冠舊儀述作論釋各數十部盛世流布故寺
 聖跡畧而可叙寺西精舍佛曾三月說法次

南百步小塔遠方僧見佛處又南有觀自在菩薩立像或見執香爐繞精舍右旋者次南一塔佛曾三月住剃剪處疾繞多愈西垣外池側塔是外道執雀問佛處東南垣內五十餘步有奇樹高八九尺其幹兩披佛昔嚼棄而生如故次東大精舍高二十餘丈佛曾四月說法處次北百餘步精舍觀自在像見感不同或立門側或出簷前故國法俗咸別供養次北大精舍高二十餘丈戒日王造莊嚴度量及中佛像同菩提樹下精舍也次東北

捨佛曾七日說法處西北即四佛坐處次南鍤石精舍高八十尺戒日王造今猶未了又東二百餘步垣外有銅立像高八十餘尺六層閣盛滿胄王所造此北三里甄精舍中多羅菩薩像量高靈異歲之元日盛興供養諸國王臣寶樂俱奏七日乃止寺垣門內大井佛為商侶熱渴指地曰此可得水因以車軸築之泉涌飲之悟聖也寺西南九里許沒特伽羅故里有王造塔記目連也又東四里許是頻毘王此云影堅迎佛處又東南二十餘

里舍利子故里育王建塔旁有尊者遺身塔及并存矣又東南五里塔迦葉波佛時有三億大羅漢同此入滅處又東三十餘里帝釋窟也巖谷危險華林竦茂兩峯特起西巖南面石室佛曾止住釋以四十二疑畫石請問其跡向存今像擬昔入禮肅然嶺上四佛行坐跡東峯有寺僧夜西望見石室前有燈炬照帝釋峯寺前有鴈塔其緣如經帝山東北百六十里許至迦布德寺云鳩也僧有二百人寺東有塔佛爲大衆一宿說法往昔佛作鳩

夜火與羅者食處東有育王塔塔南三里孤山甚高峻多塔廟上觀自在像軀小威大手執蓮華頂戴佛像斷食七日乃至一月便見真儀從像中出即僧伽羅王所造精舍也又東南行四十里寺僧五十人小乘學大塔多靈佛爲梵王等七日說法處側有四佛行坐跡寺東北七十餘里旃伽河南天祠東大塔佛曾一宿說法處又東入山林百餘里大寺育王塔佛曾三月說法處北三里大池周三十餘里四色蓮華四時開發又東入山林二

百里至伊爛拏鉢伐多國中印度周三千餘里
都城北臨菟伽河周二十里寺十所僧四千
餘人多小乘正量部天祠二十餘異道雜住
城中二寺各減千僧並小乘學城北河側伊
爛拏山古來五通仙常居今有天祠佛於此
三月說法城南塔佛曾三月說法旁有三佛
行坐跡國西界菟伽河南岸孤山長一里餘
佛曾三月安居降薄句羅鬼藥又處山東南
崖下大石上佛坐跡入石寸餘長五尺二寸
廣二尺一寸上有塔蓋次南石上佛拈稚迦

永樂北藏

釋迦方志

即源底深寸餘八出華又坐跡東南藥叉跡
長尺六寸廣八寸深二寸山頂有藥叉故室
北有立佛跡長尺八闊六寸餘深半寸上塔
覆西有溫泉六七極熱國南大林多野象極
大從此順菟伽河南岸東行三百里至瞻波
國中印度也周四千餘里都城北臨菟伽河周四
十餘里寺數十僧二百餘人小乘學也天祠
二十餘所異道雜居城以甃壘高數丈却敵
崇峻劫初人物伊始野居穴處後有天女降
人中遊菟伽河濯流自媚感靈有娠生四子

分贍部洲分疆建邑此則一子之都城即贍部之始主也地温熱宜象耳城東南百五十里菟伽河南水環孤洲中山崖上天祠多靈其國界野象羣遊又東四百餘里至羯朱喞祇羅國中印度周二千餘里寺七所僧三百餘人天祠十所異學雜居地多卑濕城北菟伽河岸有大高臺以輓為之四面鏤佛天等像南境多野象耳戒日王遊巡東天於此築行宮又東度菟伽河六百餘里至奔那伐彈那國中印度周四千餘里都城周四十餘里人盛

滿寺二十餘僧三千餘人大小兼學天祠百所異道雜居露形偏多城西二十餘大寺僧七百餘人並大乘學東印度境名僧出此有育王塔佛曾三月於此說法齋日放光側有四佛行坐跡次精舍中作觀自在像神降非一人多絕粒祈者必感土地卑濕出般耶婆果既多且貴大如鶴卵或在樹枝及根中如茯苓也又東九百餘里度大河至伽摩縷波國東印度周萬餘里都城周三十餘里至今未有佛法自事天祠數百異道數萬人有

拘摩羅王子言童據之相承千餘世矣土泉温
燠人物昌盛其國東境接唐西南有諸蠻獠
於彼朝貢云可兩月行便入蜀之西界其國
東南又饒野象其王聞沙門玄奘名畧遠來
中天迎請東達既見傾仰奄若舊交生信釋
門先開佛教奘又論議伏諸外道授以歸戒
更廣揚化是則東天佛教由奘弘之聲唱遐
塞戒日王知又延西返重加禮敬事在別傳
從此南行千三百里至三摩呬吒國東印周
三千餘里近海卑濕都城周二十餘里寺三

十餘所僧二千餘人上座部也天祠百餘異
道露形甚盛城側育王塔佛曾七日說法處
旁有四佛行坐跡側寺中青玉像高八尺相
具威嚴自此東北大海濱山谷中有室利差
呬羅國次東海隅有迦摩浪迦國次東有墮
羅鉢底國三上次東有賞那補羅國次東有摩訶
瞻波國即林邑也次西南有閻摩那洲國凡
此六國道阻不行又從三摩呬吒國西行九
百里至耽摩栗底國東印周千五百里都城
周十餘里濱海卑濕寺十所僧千餘人天祠

五十異道雜居育王三塔四佛行坐跡又西北行七百餘里至羯羅拏蘇伐刺那國

釋迦方誌卷中

音釋

掣雷切 塏可亥切 窠其拒切 痲痲女八切

鬚所交切 帖他叶切 滂積水到切 驚支義切

孺而宣切 咆皮教切 媯亂而詔切 麩齒酒切

姑渠乙切 獠盧皓切 麩乾糧也 葉也

無列切

所切

所切

所切

所切

所切

所切

所切

所切

所切

所切

所切

所切

所切

所切

所切

所切

所切

所切

所切

所切

所切

所切

所切

所切

所切

所切

所切

所切

所切

所切

所切

所切

所切

釋迦方誌卷下

壁五

唐終南太一山釋道宣撰

遺跡篇第四之下

羯羅拏蘇伐刺那國

東印度金耳國也

周四千五百

里都城周二十餘里人物殷盛邪正兼半寺

壁五

十餘所僧二千餘人小乘正量部天祠五十

餘異道甚多別有三寺不食乳酪調達部也

城外寺塔育王所造佛嘗七日於此說法側

有精舍四佛行坐跡西南七百餘里至烏荼

國東印度也周七千餘里都城周二十餘里信佛

法寺百餘所僧萬餘人並大乘學天祠五十

異道雜居塔有十餘並佛曾說法處西南境

大山中大寺石塔多瑞齋日放光承露盤下

覆鉢勢上以華蓋荷置之便住如磁石吸針

也自此西北山寺塔異者同前二塔神鬼所

造東境臨大海折利坦囉城

言教行者

周二十餘

里入海商人止路次也城外五寺臺閣崇高

尊儀巧異南去海中僧伽羅國二萬餘里靜

夜望彼佛牙精舍數百尺表上鉢曇摩羅伽

寶

寶大如升即琥珀也

珠光挺照懸燭此城又西南大

林千二百餘里至恭御陀國東印度周千餘里

城都周二十餘里濱海土熱濕多有奇寶螺

貝真珠大青象等其俗信外道天祠百所異

道萬餘人境內小城數十據山海住又西南

大荒林行千五百里許至羯餒伽國南印度周

五千餘里都城周二十餘里少信佛法寺十

餘所僧徒五百餘人大乘上座部天祠百餘

異道甚多城南育王塔高百餘尺四佛坐處

境北垂大山嶺上塔高百餘尺劫初人壽無

量時獨覺入滅處國中深林數百里出香象

隣國所重昔五通仙巖栖人觸通退便以惡

呪殺此國人今猶少也又此西北山林中行

一千八百餘里至橋薩羅國中印度周六千餘

里山嶺周境林藪連接城周四十餘里邑里

相望大信佛法寺百餘所僧減萬數並學大

乘天祠七十異道雜居城南故寺塔佛曾現

通伏外道處後龍猛菩薩止此寺中又西南

三百餘里有跋邏末羅者鰲山云黑峯也岌然特

上峯峭升絕既無崖谷宛如金石其國昔有

引正王為菩薩鑿山造寺去山數十里鑿開

孔道當山下仰穿踈石長廊步檐崇臺重閣閣有五層層有四院並有精舍妙窮工巧從山頂上飛泉流注重疊交通踈窻引明其內通朗人力既竭府藏又盡其功未半王甚憂之龍猛密以神藥滴諸大石並變為金王見喜勇遂營得就於五層中各鑄四大金像量等佛身餘尚積庫因僧有諍工人用費並散傾久今唯淨人守護其數極多彌密其穴不可輒見又結法藏後一切諸經並此山中不許持出近有引醫方者入中療病後蒙面而

出故罕有達者從南林行九百餘里至案達羅國南印度周三千餘里都城二十餘里寺二十所僧三千餘人天祠三千餘外道極多城側大寺重閣竒巧佛像亦異前有石塔高數百尺並阿折羅言所行也阿羅漢所造近寺西南二十餘里孤山嶺上石塔即陳那菩薩造因明論處又西南一塔佛曾於此說法從此林野南行千餘里至馱那羯磤迦國南印度周六千餘里都城四十餘里寺多毀壞存者二十餘所僧千餘人大衆部也天祠百餘異道

甚多城東西據山間各有大寺昔王為佛造
 真山踈石制極華博賢聖遊息佛滅未久有
 千凡僧安居罷日皆證無學陵虛飛去今寂
 無人有婆毘吠伽論師此云明辨即波若燈論主
 也於觀自在前絕粒而飲水三年待見慈氏
 觀自在乃為現色身今在此城南大山巖執
 金剛神所誦金剛呪三年神授方云此巖石
 內有阿素洛宮如法行請石壁當開可即入
 中待慈氏出我當相報又經三年然呪芥子
 擊於石壁豁即洞開時百千眾觀覩驚歎論

師跨門再三顧命唯有六人從入餘者謂毒
 蛇窟也當即石門還合如壁自此西南千餘
 里至珠利耶國南印度周二千五百里都城周
 十餘里人物少僧寺粗有天祠數十多露形
 外道城東育王塔佛於此度人伏外道處城
 西故寺提婆菩薩詰問温咄羅羅漢此云上也七
 轉已羅漢杜口不答私運通力往慈氏所告
 曰提婆者賢劫之佛非爾能酬如彈指頃還
 復談對菩薩知之謂曰此慈氏大聖之所釋
 也南林野行千六百里至達羅毘荼國南印度

周六千餘里都城周三十餘里寺百餘僧萬餘人皆上坐部天祠八十餘多露形外道有育王塔佛數遊此說法度人城南大寺塔高百餘尺佛曾說法伏外道處又有四佛行坐跡自此南行三千餘里至秣羅矩吒國南印度周五千餘里都城周四十里許僧少天祠數百外道甚多露形者其土濕溲不滋茂也城東有育王弟寺又育王立塔佛曾說法祈願皆遂國南近海有秣刺耶山有白檀香樹又羯布羅香樹松身異葉香如冰雪即龍腦香

望五

印

南印度

也山東有布怛洛迦山頂有池流下出大河繞山二十市而入南海側池天宮即觀自在遊舍處也祈者見為自在天像山東北海岸城古僧伽羅國今入海三千餘里至僧伽羅國非印度攝即執師子也周七千餘里都城周四十餘里人戶大盛寺有數百所僧二萬餘人上座部也宮側有佛牙精舍高廣如前宮中日建萬八千僧食十數年來國亂方廢佛牙側小精舍中金銅坐像肉髻上安竒寶昔人因禮見寶起貪夜盜不及像首乃曰佛昔輕命為

生今何恠寶乃爾像乃俯首與之後王知而不罪王贖其寶還安像頂至今低首國東南隅數千里那羅稽羅洲人長三尺鳥喙唯食椰子國洲東南隅有駿迦山鬼神所遊佛於此說此經洲西浮海數千里孤島東崖石佛高百餘尺東面坐以月愛珠為肉髻月將迴照水即懸注人食之矣洲西浮海又數千里有大寶洲無人居住往無達者又於達羅毘國北林行二千餘里至恭達那補羅國南印度周五千餘里都城周三十餘里寺百餘所

萬餘人兼學大小天祠數百異道雜居宮城側大寺精舍高十餘丈僧三百餘人中有一切義成太子寶冠減二尺許齋日放光即菩薩時也大城側大寺中精舍高五丈餘二百億羅漢是一人名造檀慈氏像高一丈餘齋日放光城北近多羅林周三十餘里葉廣長色光潤諸國同採以供書也林中塔四佛行坐迹二百億舍利塔亦此林中城東塔高三丈有舍利齋日放光佛曾遊此說法又西北林中猛獸所居二千五百里許至摩訶剌佉國南印度

度周六千餘里都城臨大河周三十餘里其俗有恩必報有怨必復強梁跋扈不臣戒日王也寺有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大小兼學天祠百數異道衆矣大城內外五塔四佛行坐迹育王表之城南故寺有觀自在石像願求多果東境大山寺羅漢造也大精舍高百餘尺石像高七十餘尺上有石蓋七重虛懸空中相去各三尺傳云羅漢願力所持或威神力或藥術力諸說不一精舍四面彫作佛因地及證果入寂相具矣寺門外南北各一

石像傳云象吼地則震矣

自此西行千餘里度耐末陀河至跋祿羯咭婆國南印周二千五百里都城周二十餘里邪正兼信寺十餘僧三百餘人習大乘上座部天祠十所異道雜居土地鹵惡草木希薄壁五從此西北二千餘里至摩臘婆國南印周六千餘里都城周三十餘里據莫訶河東南即五印度之重學土也人性善順諸國所無同摩揭陀南洲敬教其二國而已邪正兩信寺數百所僧二萬餘小乘正量部天祠數百異

道塗灰其侶衆矣城西北二十里有大婆羅門邑側大陷坑水流無滿昔大慢婆羅門誦大乘生陷入地獄處自此西南入海道矣又西北行二千五百餘里至阿吒釐國南印度周六千餘里都城周二十餘里人盛滿家事天神祠十餘所異道雜居土地沙鹵出胡椒樹如蜀椒樹又出熏陸香樹葉如棠也又從摩臘國西北三日行彼百里為一日行至契吒國南印度周三十餘里都城周二十餘里人滿住寺十餘僧千餘人大小通學天祠數十外道特多

又北千餘里至伐臘毘國南印度即北羅羅之別也周六千餘里都城周三十餘里人住盛多財百億者有數百家寺百餘所僧六千餘人多小乘正量部天祠數百外道亦多佛數遊此國育玉多樹塔有三佛行坐迹又此西北行七百餘里至阿難陀憐王補羅國西印度周二千餘里都城周二十餘里人戶滿寺十餘所僧減千小乘正量部天祠數十外道雜居從伐臘西五百餘里至蘇刺吒國西印度周四千餘里都城周三十餘里西據莫醯河人住滿屬伐臘兼信

邪正寺五十餘所僧三千餘人上座部也天
祠百餘外道雜住地鹵斥華果少國當西海
路口不遠城西山頂有寺大宏敞華美仙賢
遊止又伐臘北千八百餘里至瞿折羅國西印
度周五千餘里都城周三十餘里人咸少信
佛寺一所僧百人小乘學天祠數十異道多
矣又東南二千八百餘里至鄔閣衍那國南印
度周六千餘里都城周三十餘里人盛滿寺
在者五所僧三百人大小兼學天祠數十異
道雜居地鹹果少城側塔者無憂造生地獄

處又東千餘里至擲枳陀國南印周四千餘
里都城十五里許寺數十僧少耳天祠十所
外道千餘人又北九百餘里至摩醯濕伐羅
補羅國中印周三千里都城周二十餘里不
信佛法天祠數十塗灰外道也從瞿折羅北
野磧行二千里許渡信度河至信度國西印
周七千餘里都城三十餘里土出金銀鍮石
一峯駝駝極卑小出赤白黑蓋信佛法寺數
百所僧萬餘人並小乘正量部而多怠行天
祠三十異道雜居佛屢遊此育王建塔數十

焉有烏河側千餘里陂澤間數百千戶牧牛
 為業唯殺是務無貴賤男女道俗之別而剃
 頭髮服袈裟形同比丘樂行鄙俗又懷小見
 誹斥大乘昔有羅漢乘空往化授三歸已剃
 染行法後還復本風俗故爾自東九百餘里
 越信度東岸至茂羅^{壁五}三部盧國^{西印}度^度周四千
 里都城周三十餘里人盛屬磔迦國寺十餘
 所僧極少特信天神其祠八所外道甚多城
 側有日天祠莊嚴甚麗鑄金為天形飾以奇
 珍文樂迭奏四周華池林木茂美五竺諸王

於此立福舍捨物給貧病者又正東七百餘
 里至鉢伐多國^{北印}度^度屬磔迦也周五千餘里
 都城周二十餘里人咸雜信寺十餘僧千餘
 人小大乘學有育王塔天祠二十城側大寺
 僧百餘人並大乘學近天火燒之土多旱稻
 從信度西南千六百里至阿點婆翅羅國^{西印}度^度
 周五千里都城周三十餘里僻在西境地
 卑下臨信度河濱大海重佛法寺八十餘所
 僧五千餘人多小乘正量部天祠十所塗灰
 外道也佛曾遊此育王立六塔又城西減二

千里至狼揭羅國度西印廣縱各數千里都城

周三十餘里人盛滿近西海入西女國路口

屬波斯寺有百餘所僧六千餘人大小兼學

天祠數百塗灰外道盛土潤洽滋茂百卉自

此西北即至波刺斯國度非印周數萬里都城

周四十餘里人物甚盛寺有三所僧數百人

天祠甚多土出金銀鑰石頗肱水精死多棄

尸

佛鉢在王宮中東境有鶴秣城郭周六十餘

里人衆盛西北接拂林國度非印出伯狗子本

赤頭鴨生於穴中案梁貢職圖云去波斯北

一萬里西南海島有西女國度非印拂林年別

送男夫配焉彼圖又云波羅斯西一萬里極

婆羅門國南一萬里又是婆羅門以今往度

疑太遠遠從阿點北七百餘里至辟支勢羅

國度西印周三千餘里都城周二十餘里人盛

屬信度國寺五十餘所僧三千餘人小乘正

量部天祠二十餘塗灰外道也城北十六里

大林四佛行坐處育王建塔高數百尺中有

舍利放光佛曾作忍仙被此王害處東有故

寺又東北三百餘里至鞞荼國西印周二千五百里都城周二十餘國無君長屬信度寺二十所僧二千餘人小乘正量部天祠五所塗灰外道也地多華果城東大竹林古寺是佛開諸比丘著互縛屣此言靴處也旁塔高百餘尺側有精舍青石立佛齋日放光此南八百步林中浮圖育王所立佛止於此以寒故三衣重覆又開復納衣林中有佛經行處又四佛坐處別塔表之又髮爪塔齋日放光又累北九百餘里至伐刺拏國西印周四千餘

里都城周二十餘里人住滿屬迦畢試寺數十所僧三百人大小兼學天祠五所塗灰外道也地多山林城南故寺佛曾遊此側塔是四佛行坐跡俗云此國西接稽曁那國居大山中復此西北又踰大山二千餘里山西印度境入胡俗境漕矩吒國又東北千六百里入迦畢試界方合北道及中道也畧舉突厥已南三海所內大合一百五十國非印度所攝者七十一國突厥以北至于北海而遊履無間故無可紀也

遊履篇第五

自文字之興庖羲為始暨至唐運歷代可紀而聞矣秦周已前人尚純素情不逮遠故使通嫖止約神州漢魏已後文字廣行能事鬱興博見彌遠故象胥載庇葦衛斯立踰空桑而歷昆丘度雞田而跨鳥穴龍文汗血之驥雖絕域而可追明珠翠羽之珍乃天崖而必舉窮兵黷武誠大宛之勞師擁節泥海信王命之遐弊及顯宗之感瑞也創開仁化之源奉信懷道自斯漸盛或慨生邊壤投命西天或通法揚化振崇東宇或躬開教跡不遠尋

經或靈相舊規親往詳閱斯之多舉並歸釋宗故總別之用開神畧始於前漢至我大唐前後通數使之往返將二十許且張騫尋河本唯凡俗然創聞佛名則釋化之漸也故亦通叙求法之例今搜括傳記條序使途列其前後顯然有據

聖五

十一

怪理絕人區感驗明顯事出天外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

二謂後漢顯宗孝明皇帝永平三年夜夢金人身長丈餘項佩日月光飛行殿前帝問羣臣道人傅毅曰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乃遣郎中蔡愔博士秦景等從雪山南頭懸度道入到天竺圖其形像尋訪佛法將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等還尋舊路而屆雒陽

三謂後漢獻帝建元十年秦州刺史遣成光

子從鳥鼠山度鐵橋而入窮於達觀旋歸之日還踐前途自出別傳

四謂晉武世燉煌沙門竺法護西遊三十六國大齋佛經沿路譯出至長安青門外立寺結衆千餘教相廣流東夏者法護深有殊功故釋道安云若親得此公筆自綱領必正斯至言也

五謂東晉隆安初涼州沙門釋寶雲與釋法顯釋智嚴等前後相從俱入天竺而雲通歷大夏諸國解諸音義後還長安及以江表詳

譯諸經即當今盛行莫非雲出而樂栖幽靜
終於六合山遊西有傳

六謂東晉後秦姚興弘始年京兆沙門釋智
猛與同志十五人西自涼州鄯善諸國至罽
賓見五百羅漢問顯方俗經二十年至甲子

第五

十二

歲與伴一人還東達涼入蜀宋元嘉末卒成
都遊西有傳大有明據題云沙門智猛遊行
外國傳曾於蜀部見之

七謂後燕建興末沙門曇猛者從大秦路入
達王舍城及返之日從陀歷道而還東夏

永樂北藏

釋迦方志

八謂後秦弘始二年沙門法顯與同學慧景
等發自長安歷于填道凡經三十餘國獨身
達南海師子國乃汎海將經像還至青州牢
山登晉地往楊荆等州出經所行出傳

九謂宋初涼州沙門智嚴遊西域至罽賓受
禪法還長安南至楊州宋都廣譯諸經然以
受戒有疑重往天竺羅漢不決為上天諮彌
勒告之得戒於是返至罽賓而卒遣弟子智
羽等報徵西返

十謂宋永初六年黃龍沙門釋法勇操志雄

第一三三册

遠思慕聖跡招集同志沙門僧猛曇朗等二
 十五人發跡雍部西入雪山乘索橋并傳杖
 度石壁及至平地已喪十二人餘伴相携進
 達罽賓南歷天竺後汎海東還廣州所行有
 傳

壁五

十三

十一謂宋元嘉中涼州沙門道泰西遊諸國
 獲大毘婆沙還於涼都沮渠氏集衆譯出
 十二謂宋元嘉中冀州沙門惠叡遊蜀之西
 界至南天竺曉方俗音義還廬山又入關又
 返江南

十三謂後魏太武末年沙門道藥從踈勒道
 入經懸度到僧伽施國及返還尋故道著傳
 一卷

十四謂宋世高昌沙門道普經遊大夏四塔
 道樹靈跡通謁別有大傳又高昌法盛者亦

經往佛國著傳四卷

十五謂後魏神龜元年燉煌人宋雲及沙門
 道生等從赤嶺山傍鐵橋至乾陀衛國雀離
 浮圖所及返尋於本路

十六謂大唐京師大莊嚴寺沙門玄奘以貞

觀三年自弔形影西尋教跡從初京邑西達
沙州獨陟險塞伊吾高昌備經危險時高昌
王麴氏為給貸賂傳送突厥葉護牙所又彼
將送雪山以北諸蕃胡國具觀佛化又東南
出大雪山達諸印度經由十年後返從葱嶺
南雪山北歷諸山國東歸經于闐婁蘭等凡
一百五十國貞觀十九年安達京師奉詔譯
經乃著西域傳一十二卷余歷尋僧傳并博
聽聞所遊佛國備之前矣然記傳所見時互
出沒取其光顯者方為叙之至如法維法表

之徒標名無記者其計難緝又隋代往還唐
運來往咸績履歷具程油素諸如此例何可
具焉

通局篇第六

法王利見未隔中邊適化無方豈專形教致

卷五

十四

使聞同解異說一悟殊登位地而上征結封
迷而下降全身碎身之相聚塔散塔之儀神
光燭而邪計摧靈跡挺而深信結斯徒眾矣
具列前篇自法水東流道光西照聲榮之盛
騰實東川育王表塔創啓隆周釋父景形鬱

與炎漢自斯歷代世積彌繁景匪西天獨揚
神化故經云正法後被先於北方次及東南
至中方滅此之震旦南望華胥滅度之儀迴
身北首即其事矣所以依錄編次以為通局
篇云

按周書異記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甲寅歲
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泛漲井水溢出山
川震動有五色光入貫太微遍於西方盡作
青紅色太史蘇由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一
千年外聲教及此昭王即勅鐫石記之埋於

南郊天祠前此即佛生之時也

周穆王即位三十二年數見西方光氣蘇由
先說聖人處世即與相國呂侯乘驂騮八駿
西行求佛因以禳之

周穆王五十三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平旦

望五

十五

暴風忽起損舍折木地動天陰西方白虹十
二道太史扈多曰西方聖人滅矣此即涅槃
之相也有諺云佛生周莊魯莊之世者今取
多文為錄

史錄曰商大宰詔問孔子曰孰為聖人孔子

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

前漢孝武帝元獸中霍去病討匈奴至臯蘭過居延山獲昆耶休屠王等又獲金人率長丈餘列之於甘泉宮帝以為大神燒香禮拜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云有身毒國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浮圖之教此即佛之形教相顯之漸也

哀帝元壽年使景憲往大月氏國因誦浮圖

經還漢當時稍行浮圖齋戒

成帝時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傳云向博觀史籍往往見有佛經及著列仙傳云吾搜檢藏書太史創撰列仙圖黃帝以下迄至于今定檢實錄一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據此而明秦周已前早有佛法流行震旦何以取知今案所列

故佛傳云佛滅度後一百一十六年東天竺國有鐵輪王統閻浮提收佛靈骨役使鬼神一億人處為起一塔四海之內合起八萬四

千故此九州之地並有遺塔云是育王所造當此周厲王之時故塔興周世經二十餘王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焚燒典籍育王諸塔由此淪亡佛經流世莫知所在又釋道安朱士行等經錄曰云始皇之時有外國沙門釋利防等一十八賢者齋持佛經來化始皇始皇五弗從遂囚禁之夜有金剛丈六人來破獄出之始皇驚怖稽首謝焉唯此而言則知秦漢以前已有佛法尋道安所載十二賢者亦在七十之數今列仙傳見有七十二人案文殊

泥洹經佛滅度後四百五十年文殊至雪山中為五百仙人說法又案地理志西域傳云雪山者即葱嶺也其下三十六國先來奉漢其葱嶺連亘東至終南文殊來化仙人即斯地也詳而驗之劉向所論可為證矣

後漢郊祀志曰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統其教以修善慈心為主不殺生類專務清淨其精者為沙門漢言息心剃髮毀容去家出俗絕情洗欲而歸於無為也又以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所行善惡後生皆有

報應所貴行善修道以練其精神練而不已
以至無生而得為佛也身長丈六尺黃金色
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常無所不入故能化
通萬物而大濟羣生也有經書數千卷以虛
無為宗包羅精麤無所不統善為宏闊勝大
之言所求在於一體之內所明在於視聽之
表歸於玄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觀
生死報應之際莫不悚然自失也餘如漢法
本內傳
魏書云蔡愔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
明帝令畫工圖寫置於清涼臺及顯節陵上

壁五

十七

經文緘於蘭臺石室愔之還也以白馬負經
而至漢因立白馬寺於洛陽雍門西其經旨
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
今未來三世也其修道階次心行等級非一
皆緣淺以至深藉微以為著率在於積仁順
蠲嗜欲習虛靜而成通照也其始修心則依
佛法僧受三歸也三歸如君子之三畏又有
五戒斷殺盜婬妄語飲酒大意與仁義禮信
智同云奉持之則生人天勝處離鬼畜諸苦
言善惡之處凡有六道在於防心正身口總

謂十善也能具此者近獲天報遂得菩提
佛以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脅而生起相異者
三十有二既去世後弟子等以香木焚身靈
骨分碎大小如粒其色紅白擊之不壞焚之
不焦每有光明神驗及後阿育王者以神力
分佛舍利使諸鬼神造八萬四千寶塔今洛
陽彭城扶風蜀郡姑臧臨淄等皆有塔焉並
神異矣吳書曰赤烏四年有康居國沙門康
僧會者行化道也初達吳地營立茅茨設像
行道吳人初見謂為妖異有司奏聞吳主孫

權問曰佛有何靈驗耶會曰佛晦靈跡出餘
千載遺骨舍利應現無方權曰若得舍利當
為起塔經三七日遂獲舍利五色曜天剖之
逾堅燒之不然光明出火作大蓮華照曜宮
殿吳主歎異信心乃發為造建初寺度人出
家權問尚書令都鄉侯闕澤曰漢明已來凡
有幾年佛教入漢既久何緣始至江東澤曰
從永平十年至今赤烏四年合一百七十年
然以永平十四年五嶽道士與摩騰較試之
時道士不如南嶽褚善信費叔才等在會自

壁五

十八

感而死門徒子弟歸葬南嶽不預出家無人
流布後遭漢政陵遲兵戈不息經今多載始
得興行吳主曰孔丘老子得與佛比對不澤
曰臣尋魯孔丘者英才誕秀聖德不羣世號
素王制作經典訓獎周道教化來葉師儒之
風澤潤今古亦有逸民如許成子原陽子莊
子老子等百家子書皆修身自翫放暢山谷
縱大其心學歸澹泊事乖人倫長幼之節亦
非安世化民之風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
體尤深改子為經始立道學勅令朝野悉諷

誦焉若將孔老二家遠方佛法遠則遠矣所
以然者孔老設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
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
對明矣吳主大悅以澤為太子太傅
魏書明帝曾欲壞宮西浮圖外國沙門乃金
盤盛水置於殿前以舍利投水仍有五色光
起帝加歎異乃於道東作周閣百間以為精
舍吳後主孫皓虐政廢棄淫祀佛寺相從亦
同廢限諸臣僉曰康會感瑞太皇創寺若遂
除毀恐貽後悔後宮內掘地得金像皓乃穢

之陰處尤痛聲叫難忍太卜曰祀大神所爲於是廣祈名山大川固不畢至而痛苦彌甚有請祈佛者皓曰佛爲大神耶試可求之一請便愈乃以馬車迎會爲陳報應皓見本業百二十願皆爲衆生深加敬重仍於會所從受五戒准此掘地獲像明知秦周有佛教驗矣

西晉愍帝建興元年有二石像浮于吳松江源者疑爲海神延巫祝以迎之風濤更盛奉黃老者謂是天師復往迎接風浪如初奉佛

居士朱膺者吳縣人素有誠信共東靈寺帛尼并信者數人至滬瀆口迎之風潮忽靜遙見二人至乃石像立高七尺波中捧上置通玄寺銘其背一名惟衛二名迦葉莫測帝代而字迹分明

東晉孝武帝寧康三年二月八日沙門釋道安威德昭彰擅名宇內於襄陽郭西鑄丈六無量壽像明年季冬嚴飾成就像乃西行上於萬山于時鄉邑驚嗟迎歸本寺仍以其夕出住寺門刺史郗恢乃改名金像寺梁武普

三年帝於建興苑鑄大金銅像華趺高六尺廣一丈許勅劉孝儀為文立碑讚德及周武之滅法也建德三年有太原公王康為荊州刺史副將長孫哲不信佛法先欲壞之遣百餘人以繩繫項挽全不動哲謂不用力杖之令牽如故不動又加三百乃至五百牽之乃倒聲震地動即令毀之揚聲自快乃馳馬欲報刺史裁可百步塌然落地失瘖直視尋爾而卒道俗唱快當毀像時於腋下倒垂衣內著銘云

壁五

二十

晉太元十九年歲次甲午比丘道安於襄陽西郭造丈八金像一軀此像更三周甲午百八十年當滅計勘年月悉符同焉信知印手聖人誠不虛矣然以事推安以太元三年戊寅之歲則符堅建元十五年也與朱序習郁被俘秦土太元十年在關便化化後十年歲方甲午一往橫望年紀參差預覩未然三經甲午取其大運之極數又顯印手之通聖云晉太元中沙門曇翼者於荊州造長沙寺寺成而未有佛像翼曰大聖遺跡遍閭浮提豈

我無感而不降耶乃潔齋祈仰以二月八日夜見于城北形儀嚴肅高于七尺光相衝天諸處迎接初不能起翼曰將非通感所致降我長沙乎乃與三人捧之颯然輕舉迎入寺中昔經夜行人謂怪異以刀擊之鎗然作聲視乃金像刀所擊曾文現於外後屬賓僧云是育王像也光上有字時大重之梁武聞之屢迎東下雖加事力終無以致後竭丹款鄭重殷勤方乃下船去都十八里帝自出迎尋路放光相續不絕道俗稱慶後在太極殿重

興供養晚出大通門入同泰寺又加供養及寺火燒堂刹並盡唯像居殿巋然獨存晚還荊州本寺夜出遠塔降靈非一及元帝崩諸有凶事輒流汗在地近太宗晏駕亦如前流汗其瑞極多

晉咸和中丹陽尹高悝見張侯橋浦有異光使人尋之得一金像無有光趺載至長干巷口牛住不行乃任所之徑趣長干寺後數年臨海漁人張係世於海口見銅蓮華趺浮水上乃以表聞勅送像足宛然符合後有天竺

五僧詣惺云昔於本國得阿育王像至鄴遭亂藏于河岸近感夢云吾已出江南為高惺所得乃引至寺僧見流涕像為放光照于內外僧曰此像乃育王第四女所造文在華跣上因檢同焉又云本有圓光計應尋至後晉咸安元年交州合浦採珠人董宗之見海底光浮出水上尋得佛光以事奏聞簡文勅施像背孔穴懸同光色無改四十餘年江海隔絕一朝方具八百懷嗟自晉及陳五代君王莫不親敬每有亢旱請像乘輦入宮祈請無

不畢兩陳氏禎明中其像自然轉身面西雖正還爾具以奏聞帝延處太極設齋行道像乃脫七寶冠挂手帝燒香誓曰若國不祥願重現相仍以冠首至明還脫君臣失色及隋滅陳朝佐露首面縛入京文帝知之延至宮內常侍供養後下勅曰朕老不能久立可作坐育王像進內其本像於興善供養寺見形小置于北面及明乃見在南相從內愧今現在殿圖寫殿矣及仁壽立塔一百餘州皆有光瑞如感應傳元魏太武大延元年有沙門劉薩何者家于

離石南高平原今慈州也昔行至涼州西番
禾郡東北望御谷而遙禮曰此山嘗有像現
靈相備者世樂時平如其有關世亂民苦後
經八十七歲至魏正光元年因大風雷雨震
山巖挺出像身一丈八尺形好端嚴唯無其
首登即選石命工安訖還落魏道凌遲其言
驗矣

至周元年始治涼州城南七里澗忽見佛首
石采光明乃往安之恰然符合神儀彫缺四
十餘年身首異處二百餘里一朝圓具眾咸

嗟歎時有燈光流照鐘聲飛響莫知來處建
德初年像首頰落大冢宰及齊王躬往看之
乃令安處夜落如故經于數十更換餘頭終
墮如故後滅佛法僅得四年國喪滅嗣斯言
又驗故模寫其狀畢量有差今為感通寺焉
壁石
何遂死于酒泉城西七里澗中骨如蔡子人
拾穿之如彼寺碑余以貞觀初年歷遊關表
故謁何之本廟在慈州寺中形影端峙日有
隆敬自石隰慈嵐延丹綏銀等州並圖形崇
養號為劉師佛焉

元魏天平年中定州募士孫敬德造觀音像
自加禮敬後爲劫賊所引不勝拷楚安承其
死將加斬決夢一沙門令誦救生觀世音經
千徧得脫有司執縛向市且行且誦臨刑滿
千刀斫自折以爲三段皮肉不傷三換其刀
終折如故視像項上有刀三跡以狀奏聞承
相高歡表請免死勅寫其經廣布於世今謂
高王觀世音焉自晉宋梁陳魏燕秦趙國分
十六時經四百觀音地藏彌勒彌陀稱名念
誦獲其將救者不可勝紀其諸傳錄故不備

載梁高天鑒年於本第造光宅寺鑄金銅丈
八像將就冶鑄疑銅不足始欲上請便有薄
詔領銅十五車至云奉勅送寺即就融寫一
鑄便成惟覺高大試量乃二丈二尺以狀奏
聞勅云初不送銅斯爲通感遂鑄于華趺以
爲靈誌于今存焉

陳武帝崩兄子簡嗣業造輜輳車乃取梁武
重雲殿中珠珎以飾送終人力旣豐四面齊
至但見雲氣擁結流繞佛殿自餘方左開朗
日耀須臾大雨洪注雷電震吼煙張殿表火

烈雲中流光布焰高下相屬並見重雲殿影
金銀二像八部神王并及帳座一時騰舉煙
火挾之欻然遠滅觀者傾國及晴之後覆着
故所唯礎存焉至月餘日有從東州來者云
於是日見殿影像乘空飛於海上有望海者

有時見之

壁五

廿四

魏氏洛京明帝胡后造永寧浮圖去地千尺
閻浮一洲無勝斯塔後為天震緣畧同前有
人東海亦見其相又魏氏北臺恒安石窟三
十里內連次而列高二十餘丈內受千人終

劫不朽震旦海曲神州諸山往往聖寺感見
非一旦述三兩用為實錄昔晉太元初有燉
煌沙門竺曇猷乞食坐禪強志勤業遊會稽
剡縣石城山羣虎來前猷為說法一虎獨睡
乃以如意打頭有十圍蛇繞之初無怖色又
山神捨宅與之又往赤城山冥坐此山與天
台瀑布四明連屬父老云天台山有聖寺猷
往尋之石橋跨谷青滑難度橫石斷路無由
得達夕宿橋首聞彼行道唱薩聲便潔齋自
勵忽見橫石洞開猷使前度具覩精舍神僧

燒香中食異謂曰却後十年自當來此又有
齊鄴下大莊嚴寺沙門圓通者感一神僧夏
日聽講自恣訖辭云在竹林寺邀道過寺通
具問道徑明年尋至在鼓山東鄴之西北神
僧迎接具見門闕房宇華敞林竹切天經宿
周流意言道合便有終焉之思神僧為諮大
和尚乃不許之及還返路三里之外返望莫
覩後之往者不知其處
近鄧州沙門道勤者於州北倚立山追訪仙
寺如言具見周循歷覽實為佳寺眾具皆備

壁五

廿五

但不見人却下重尋便失歸路乃於道次築
室擬尋又汾州東介山抱福巖者山居之僧
數見沙門乘空來往又益州東三學山常有
神燈空中照耀齋日倍多又涼州南洪崖窟
沮渠蒙遜所造碑寺現存有塑聖僧常自行
道人來便止人去尋行故其旁側足跡納納
爾斯徒眾矣不可具云余聞入大乘論尊者
賓頭盧羅睺羅等十六大阿羅漢住世通法
又有九億無學亦此洲中未入涅槃准此而
詳今諸山居多聞磬聲或尋遇寺豈非諸聖

之所處乎今約通局諸門以分一約徃世二約賢劫三約釋迦一佛爲候初約徃劫用辨通塞者如上所列徃劫行事薩埵捨身流血尚在達拏捨子杖捶遺血布髮掩泥之所捨身求偈之地月光斬首尸毘飼鷹斯等遺蹤並惟古劫計數災蕩如何尚存印度名僧亦決斯致理如所問無宜獨留而徃事徃生彌綸於五印者有人云此乃如來神力菩薩至行雖有三災不可除滅後成世界依而集之有人言三災之化無徃不除但欲使後代可

師仰故世界初成依古遺蹤相似而現並佛之化跡神感所爲故五不思議中一爲佛力也所以徃劫生事依列之二約同劫以明且如一鉢千佛共同故傳云釋迦受食四王奉鉢滅後流行至毘舍離若干百年又至乾陀衛又至月支于闐龜茲當達震旦返師子國還來天竺上昇兜率天彌勒見曰釋迦佛鉢今來至此七日供養還下龍宮彌勒道成四王還獻二者龍宮佛影千佛同留三者方石說法千佛同坐即健陀卑鉢樹下者四者

壁五

廿六

石塔盛衰千佛同候上傳之中多明四佛行
坐之跡准此未來抑亦可見三明釋迦一代
通局不等如天道寶階滅無遺緒吒王大塔
七化已三道樹滅而更生佛跡毀而還現揚
技推而重出舍利試而逾靈諸如此例故應
不通後佛至如雞足迦葉留化慈尊小宮明
辨持身待聖沮渠滅定之侶摩支應供之徒
事局未來神遊絕域皆為明道開顯塵蒙慈
導有情澄神諸有故也

時住篇第七

永樂北藏

釋迦方志

案索訶世界一大劫中千佛出世尋夫劫波
之號不可以時數推之假以方石芥城准為
一期之候中含四大中劫謂成住壞空也如
從十歲增至八萬復從八萬至於十歲經二
十反為一小劫二十小劫為一成劫以年筭
之則經八千萬萬億百千八百萬八萬歲也
止為一小劫耳今成劫已過入住劫來經七
小劫釋迦如來住劫第四尚餘九百九十六
佛次續興焉

依摩耶經如來滅後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

第一三三三册

年又依善見毘婆沙云如來滅年正法千年
 像法亦爾以度女人故正法滅五百年若諸
 女人能遵八敬如法行道正法住世還得千
 年又云佛法住世一萬年初五千年修道出
 家得三達靈智後五千年出家修道不得三
 達靈智過此已後經歸龍宮像自頽壞諸比
 丘等同於俗流唯有剃髮袈裟而已佛法之
垂震旦

三波誅焚初劫連劫號為夏國初破長安
 邈僧皆殺二魏太武用崔皓言夷滅三寶後
 悔皓加五刑三周武帝但令還
 俗皆不得其死如傳所詳也

教相篇第八

自釋教之來震旦開濟極焉發悟踈通廓清
 塵滓其中瑞應具編前聞且述數條用程無
 惑昔士行尋教意在大衆將發西域乃有留
 難遂將經投火經身不灰火為之滅東達此
 土即放光經是也又曇無讖獲涅槃經至於
 涼土盜者夜竊舉而不起稽首謝焉周武之
 峻法也像毀經焚咸見藏經相從騰上奄入
 空際如斯眾矣不可具書然弘教在人有人
 為本度人立寺圖像譯經世約相求故叙由
 來昌明佛教而漢魏已往固無得而稱聞哥

宋迄今輒畧銓序

晉世祖武皇帝大弘佛事
廣樹伽藍

晉惠帝洛下造興聖
寺供常百僧

晉敏帝於長安造通
靈白馬二寺

右西晉二京合寺一百八十所譯經一

壁五

廿八

十三人七十三部

僧尼三千七百人

晉中宗元帝江左造瓦官龍宮
二寺度丹陽千僧

晉肅宗明帝造明興道場二
寺集義學百僧

晉顯宗成帝造中興鹿野二
寺集義學千僧

晉太宗簡文帝造像度僧立寺
長干起木塔

晉烈宗武帝造皇泰寺本
第立本起寺

晉安帝於育王塔
立大石寺

右東晉一百四載立寺一千七百六十

八譯經二十七人二百六十三部

僧尼二萬四千人

宋高祖武帝口誦梵本手寫戒經造
靈根法王四寺供千僧

宋太宗明帝造丈六金像齋感舍利
造弘善中寺召諸名僧

宋太祖文帝奉齋不殺造禪
靈寺常供千僧

右宋世合寺一千九百一十三譯經二

百一十部

僧尼三萬六千人

齊太祖高帝

手寫法華口誦般若四月八日
常傳金像七月半日晉寺造益

此正觀二寺
供僧三百造涉

齊世祖武帝

造招玄遊賢二寺三百名
僧三教格量四年考定

齊高宗明帝

寫一切經造千金像口誦般若
常轉法華造歸依寺召集僧

常持六齋

右齊世合寺二千一十五所譯經七十

一部

僧尼三萬二千五百人

梁高祖武帝

制五時論轉四方等造先宅同
泰五寺常供千僧國內晉持六

成齋八

梁太宗簡文帝

建資敬報息二寺刺血自書
般若十部太后忌日不食肉

齊撰法集記二百餘卷
法寶聯壁亦二百餘卷

梁中宗元帝

造天居天官二寺供有
千僧自請法華成寶

右梁世合寺二千八百四十六譯經二

百四十八部

僧尼八萬二千七百人

梁宣帝

梁明帝

右二主中興社稷於荊州造天皇陟祀
大明等諸寺治在江陵一州佛寺一百
八所

僧尼三千二百人

陳高祖武帝 楊州造東安興聖天居四寺寫
一初徑一十二歲造金銅像一

陳世祖文帝 百萬人治故寺三十二所
寫五十歲經度僧尼二

陳高宗宣帝 又造崇皇寺利高十五丈下安
佛八造金像二萬餘軀治故寺
五十二所故像一百三十萬軀寫
度十二萬人

右陳世五主三十四年寺有一千二百

三十二國家新寺一千七百官造者六

十八郭內大寺三百餘僧尼三萬二千

人譯經十一部輿地圖云梁氏都下舊

有七百餘寺屬侯景作亂焚燒蕩盡有

壁五

三十

陳既統國及下民備皆修葺表塔相望

星羅揭輦經像之富不可殫言

魏太祖道武帝 於虞地造十五級塔又
造開泰定國二寺寫一

魏高宗文成帝 切經造千全像三
百名僧每日法集
凡重復佛教更開釋門
度僧尼三萬許人

魏顯祖獻文帝

造招隱寺

魏高祖孝文帝

於鄴造安養寺召四月六日齋

基造者放今出家手不釋卷須

便為講為先皇再治大覺大行

魏世宗宣武帝

於式乾殿自講摩經造

魏肅宗孝明帝

於鄴下造

魏敬宗孝莊帝

造五精舍

西魏武帝

長安造陟圮

魏文帝

造般若寺用給貧孝

右元魏君臨一十七帝一百七十年國

家大寺四十七所北臺恒安鑄石置龕

連三十里王公等寺八百三十九所百

姓所造寺者三萬餘所總度僧尼二百

餘萬譯經四十九部佛教東流此焉為

盛唯太武世信用司徒崔浩佞說凌廢

正教潛隱七年後知詐妄戮誅崔氏還

興佛教光闡於前

齊高祖文宣皇帝

登於僧制禪師受

網又斷天下屠年三月六日勸

千人

齊肅宗孝昭帝 為先皇寫經一十二藏合三萬八千四十七卷度三十僧

齊世祖武成帝 造寶塔轉大品經

右高齊六君二十八載皇家立寺四十

三所譯經一十四部度人與魏相接

周孝明帝 為先皇造織成像高二丈六尺等身檀一十二軀并諸侍衛

周太祖文帝 於長安立追遠陟圯大乘等六寺變一千人又造五寺供養寶

周高祖武帝 為文皇造錦像高一丈六尺寶塔二十軀入京下造亭園會

昌永平三寺凡度僧一千八百人寫經一千七百部後遇張賓所依方為不善之音廢僧尼三百萬人

周孝宣帝 重隆佛日造塑像四龕一萬餘經寫般若經三千卷六齋八戒常弘

絕不

右周世宇文氏五帝二十五年合寺九

百三十一所譯經一十六部

隋高祖文皇帝 開皇三年周朝廢寺成為立之名山之下名為立寺一百

隋煬帝 為文木塔

餘州立舍利塔度僧尼二十三萬人立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寫經四十六藏一十三萬二千八十六卷治故經三千八百五十三部道像十萬六千五百六十軀自餘列造不可具已

千經造新像三一八百
六十經度六一百人

右隋代二君三十七年寺有三千九百

八十五所僧尼二十三萬六千二百譯

經八十二部

皇唐啓運弘敞釋門功業崇繁未可勝紀故

壁五

廿二

難叙出

釋迦方誌卷下

大唐永徽元年歲維庚戌終南太一山
豐德寺沙門吳興釋道宣往叅譯經旁
觀別傳文廣難尋故畧舉其要并潤其
色同成其類庶將來好事用裨精爽云

音釋

符古旱切礫陟格切渴渴思積切澆地也五

呼惠切椰余遮切復方六切眷飯音沮子余切喜音

切惜切湍音福由過切俘符切軍音歸音

山苦貌切悝枯切輶音輶音礎音

石柱下峿去已切輶音輶音礎音

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序

壁六

唐 釋 道 宣 述

若夫無上佛覺迴出籠樊超三界而獨高截
四流而稱聖故使隄封所漸區寓統於大千
聲教所覃沐道霑於八部所以金剛御座峙
閻浮之地心至覺據焉布英聖之良術遂有
天人受道龍鬼歸心挹酌不相之方散釋無
明之患然夫聖人所作起必因時時有邪倒
之夫故即因而陶化天竺盛於六諦神州重
於二篇遂使儒道互先真偽交正自非入證

登位何由分析殊途致令九十六道競飾澆
詞六十二見各陳名理在緣或異大約斯歸
莫不謂無想為泥洹指梵主為生本故二十
五諦開計度之街衢六大論師立神我之真
宰居然設教億載斯年攝統塵蒙九土崇敬
考其術也輕生而會其源論其行也封固而
登其信故有四韋陀論推理極於冥初二有
天根尋生窮於劫始臆度懸遠冒罔生靈致
有赴水投巖坐熱卧棘吸風露而曰仙袒形
骸而號聖守死長迷莫知迴覺如來哀彼黔

黎降靈赤澤曜形丈六金色駭於人天敷揚
四辯慧解暢於幽顯能使魔王列陣千軍碎
於一言梵主來儀三輪摧於萬惑於是鑠腹
戴爐之輩結舌伏於道場敬日重火之徒洗
心仰於覺教舍衛城側大偃邪鋒堅固林中
傾倒巢穴能事既顯將務弘通玉闕揚正道
之秋金相表乘機之瑞清涼臺上圖以靈儀
顯節陵中陳茲聖景度人立寺創廣仁風抑
邪通正於斯啓轍于斯時也喋喋黔首無敢
抗言瑣瑣黃巾時褰異議然其化被不及於

龍勒名位無踐於槐庭王何達其上賢班馬
隆其褒貶安得與夫釋門相抗雷同混迹者
哉斯何故耶良以博識既寡信保常迷今則
通觀具瞻義必爽開前惑且夫其流易曉闕
澤之對天分其理難通孫盛之談海截然猶
學未經遠情弊踈通邪辯通真能無猜貳孔
丘之在東魯尚啓虛盈卜商之據西河猶叅
疑聖自餘恒俗無足討論今以天竺胥徒聲
華久隔震旦張葛交論寔繁故齋摧由來銓
衡叙列筆削無濫披圖藻鏡總會聚之號曰

壁六

二

佛道論衡分為上中下三卷如有隱括覽者詳焉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卷第一

唐 釋 道 宣 撰

後漢隆法道士表請角試事一

魏時吳主立寺造塔問三教優劣事二

魏陳思王曹子建辯道論事三

晉孫盛聖賢同軌老聃非大賢論事四

晉孫盛老子疑問反詰事五

元魏釋李雙信致有廢興感應之事六

宋太宗文皇帝朝會與羣臣論佛事七

魏明帝登極召佛道對論叙先後事八

梁武帝捨事道法事九

北齊高祖文宣帝廢道事十

後漢隆法道士表請角試事第一

漢顯宗孝明皇帝感夢金人乃遣使尋佛法

還洛陽與道士角神力僧護信為立寺度人

漢法本內傳云明帝永平三年上夢神人金身丈六項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羣臣此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曰佛飛行虛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乎於是上悟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王遵一十八人於大月支中天竺國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又於洛陽城西雍門外爲起佛寺於是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市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開陽城門上圖佛儀像時造壽陵名曰顯節亦於其上

作佛圖像廣如牟子所顯時有沙門稱摩騰竺法蘭位行難論志在開化承蔡愔達天竺請騰東行不守區域隨至洛陽曉喻物情崇明信本帝問騰曰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騰曰迦毘羅衛者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之中心三世諸佛皆在彼生乃至天龍鬼神有願行者皆生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衆生無緣感佛佛不往也佛雖不往光明及處或五百年或一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化導也廣說教義帝信重之永平十

四年正月一日五嶽諸山道士朝正之次自相命曰天子棄我道法遠求胡教今因朝集可以表抗之其表曰五嶽十八山觀太上三洞弟子褚善信等死罪上言臣聞太上無形無名無極無上靈寶自然大道出於造化之前上士同遵百王不易今陛下道邁羲皇德過堯舜竊承陛下棄本逐末求教西域所事乃是胡神所說不叅華夏願陛下恕臣等罪聽與試驗臣等諸山道士多有微視遠聽博通經典從元皇已來太上羣錄太虛符咒無

聖六

四

不綜練達其涯極或策使鬼神或吞霞飲氣或入火不燒或履水不溺或白日昇天或隱形不測至於方術藥餌無所不能願得與其比較一則聖上意安二則得辯真偽三則大道有歸四則不亂華俗臣等若比對不如任聽重決如其有勝乞除虛妄勅遣尚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勅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馬寺道士等便置三壇壇別開二十四門南嶽道士褚善信華嶽道士劉正念恒嶽道士桓文度岱嶽道士焦德心嵩嶽道士呂惠通霍

山天目山五臺山白鹿等八山道士邗文信等都合六百九十人各持靈寶真文太上玉訣三元符籙等五百九卷置於西壇茅成子許成子黃子老子等二十七家子書有三百三十五卷置於中壇饌食奠祀百神置於東壇帝時御行殿在寺南門以佛舍利經像置於道西十五日齋訖道士等以柴荻和檀沉香爲炬遶于經而泣曰臣等上啓太極大道元始天尊衆仙百靈今胡神亂夏人主信邪正教失蹤玄風墜緒臣等敢置經壇上以火

取驗欲使開示羣心得辯真僞便縱火焚經經從火化悉成灰燼道士等相顧失色大生怖懼將欲昇天隱形者無力可能禁効鬼神者呼策不應各懷赧愧南嶽道士費叔才自感而死太傅張衍語褚善信曰卿等所試無驗即是虛妄宜就西來真法褚信曰茅成子云太上者靈寶天尊是也造化之初謂之太素斯豈妄乎衍曰太素有貴德之名無言教之稱今子說有言教即爲妄也信便默然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遍覆

大衆映蔽日光摩騰法師踊身高飛坐卧在空廣現神變于時天雨寶華在佛僧上又聞天樂感動人情大衆咸悅歎未曾有皆達法蘭請說法要蘭乃出大梵音歎佛功德亦令大衆稱三寶說善惡諸業皆有果報六道三乘諸相不一以說出家功德其福最高初立佛寺同梵福量時有司空陽城侯劉峻與諸官人士庶等千餘人出家及四嶽諸山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二十人出家徐夫人王婕妤等與諸宮人婦女等二百三十人出家至月

末以來日日供設種種行施法衣瓶器並出所司便立十寺七寺安僧在城邑外三寺安尼在雒城內漢立佛法自此興焉摩騰西來將畫釋迦立像帝乃令圖出之於陵園及洛城供養

壁六

魏時吳主立寺造塔問三教優劣事第二吳書云孫權赤烏四年有沙門康僧會者是康居國大丞相之長子神儀剛正遊化為任于時三國鼎峙各擅威衡佛法北通未達南國會欲道被未聞開教江表初達建業營立

茅茨設像行道吳人初見謂之妖異有司奏聞吳主問曰佛有何神驗也會曰佛晦靈跡出餘千載遺形舍利應現無方吳主曰若得舍利當為立塔經三七日遂獲舍利五色曜天剖之逾堅燒之不然光明出火作大蓮華照曜宮殿臣主驚嗟信情發越因為造塔度人立寺以其所住為佛陀里教法創興故遂名建初寺焉下勅問尚書令闕澤曰漢明已來凡有幾年佛教入漢既久何緣始至江東澤曰自永平十年佛法初來至今赤烏四年

則一百七十年矣初永平十四年五嶽道士與摩騰角力之時道士不如南嶽道士褚善信費叔才等在會自感而死門徒弟子歸葬南嶽不預出家無人流布後遭漢政陵遲兵戎不息經今多載始得興行又問曰孔丘老壁六子得與佛比對不澤曰臣聞魯孔丘者英才七誕秀聖德不羣世號素王制述經典訓獎周道教化來葉師儒之風澤潤今古亦有逸民如許成子原陽子莊子老子等百家子書皆修身自翫放暢山谷縱汰其心學歸憺怕事

非人倫長幼之節亦非安俗化物之風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允深改子爲經始立道學勅令朝野悉諷誦焉若將孔老二教比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老二教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吳主大悅以澤爲太子太傅餘如晉宋炳明佛論廣之魏陳思王曹子建辯道論章第三夫神仙之書道家之言乃云傳說上爲辰尾宿歲星降爲東方朔淮南王安誅於淮南而

謂之獲道輕舉鉤弋死於雲陽而謂之尸逝柩空其爲虛妄甚矣中興篤論之士有桓君山者其所著述多善劉子駿嘗問言人誠能抑嗜欲闔耳目可不衰竭乎時庭中有一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無情欲可忍無目可闔然猶枯槁腐朽而子駿乃言不可衰竭非談也君山援榆喻之未是也何者余前爲王莽典樂大夫樂記言文帝得魏文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兩目盲帝竒而問之何所施行對曰臣年十三而失明父母哀其不及事教

臣鼓琴臣不能導引不知壽得何力君山論
之曰頗得少盲專一內視精不外鑒之助也
先難子駿以內視無益退論竇公便以不鑒
證之吾未見其定論也君山又曰方士有董
仲君者有罪繫獄佯死數日日陷蟲出死而
復生然後竟死生之必死君子所達夫何喻
乎夫至神不過天地不能使蟄蟲夏潛震雷
冬發時變則物動氣移而事應彼仲君者乃
能藏其氣尸其體爛其膚出其蟲無乃大怪
乎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

壁六

八

江有左慈陽城有郝儉始得行氣導引慈曉
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本所以集
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佞姦詭以欺衆
行妖慝以惑人故聚而禁之甘始者老而有
少容自餘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詞繁寡實頗
竊有怪之言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福
樂大之徒矣桀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
等僞乃如此耶又世虛然有仙人說仙人者
黨搆援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爲仙人乎夫雉
入海爲蛤鸞入海爲蜃當其徘徊其翼差池

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與
鼃鼈爲羣豈復自識翔林薄巢垣屋之娛手
而顧爲匹夫所罔納虛妄之詞信眩惑之說
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
之清閑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効或歿
於沙丘或崩於五柞壁六臨時雖復誅其身滅其
族紛紜足爲天下笑矣然壽命長短骨體強
劣各有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擾者半之虛用
者歿之其斯之謂歟

陳思王曹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也初

封東阿郡王終後謚爲陳思王也幼含珪
璋十歲能屬文下筆便成初不改定世間
術藝無不畢善邯鄲淳見而駭服稱爲天
人植每讀佛經輒流連嗟翫以爲至道之
宗極也遂製轉讀七聲升降曲折之響世
之諷誦咸憲章焉嘗遊漁山忽聞空中梵
天之響清颺哀婉其聲動心獨聽良久而
侍御莫聞植深感神理彌悟法應乃摹其
聲節寫爲梵唄撰文制音傳爲後式梵聲
光顯始於此焉其所傳唄凡六契見梁釋

僧祐法苑集然統括道源精據仙錄姦妄
竒妖終歸飾詐故前論所委辯當明矣

晉孫盛撰聖賢同軌老聃非大賢論事第四
頃獲閑居復伸所詠仰先哲之玄微考大賢
於靈術詳觀風流究覽行止高下之辯殆可
鬚鬚夫大聖知時故迹浪於所因大賢次微
故與聖而舒卷所因不同故有揖讓與干戈
迹乖次微道亞故行藏之軌莫異亦猶龍虎
之從風雲形聲之會影響理固自然非召之
也是故箕文同兆元吉於虎兕之吻顏孔俱

否道遙於匡陳之間唐堯則天覆契翼其化
湯武革命伊呂讚其功由斯以言用舍影響
之論惟我與爾之談豈不信哉何者大賢庶
幾觀象知器觀象知器豫籠吉凶預籠吉凶
是運形同御治因應對接羣方終保元吉窮
通滯礙其揆一也但欣聖樂易有待而亨欽
冥而不能冥悅寂而不能寂以此為優劣耳
至於中賢第三之人去聖有間故冥體之道
未盡自然運用自不得玄同然希古為勝高
想頓足仰慕淳風專詠至靈故有栖峙林壑

壁六

十

若巢許之倫者言行抗繼如老彭之徒者亦非故然理自然也夫形躁好靜質柔愛剛讀所常習惕所希聞世俗之常也是以見編抗之詞不復尋因應之適覩矯狂之論不復悟過直之失耳案老書之作與聖教同者是代

大匠斲駢拇指之喻其詭乎聖教者是遠救世之宜違明道若昧之義也六經何常闕虛靜之訓謙沖之誨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尋斯指也則老彭之道以籠罩乎聖教之內矣且旨說二事而不非

實言也何以明之聖人淵寂何不好哉又三皇五帝已下靡不制作是故易象經墳爛然炳著棟宇衣裳與時安在述而不作乎故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言之發蓋指說老彭之德有以髣髴類已形迹之處所耳亦猶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豈若於吾言無所不說相體之至也且顏孔不以導養爲事而老彭養之孔顏同乎斯人而老彭異之凡斯數者非不亞聖之迹而又其書往往矛盾粗列如左大雅摛伸幸祛其弊盛又

壁六

十一

不達老聃輕舉之指爲欲著訓戎狄宣導殊域類乎若欲宣導殊類則左社非玄化之所孤逝非嘉遁之舉諸夏陵遲敦訓所先聖人之教自近及遠未有譎張遐險如此之遊也若懼禍避地則聖門可隱商朝魯邦有無如者矣苟得其道則遊刃有餘觸地元吉何違天心於戎貊如不能然者得無庶於朝隱而祈仙之徒乎昔裴逸民作崇有貴無二論時談者或以爲不虛達勝之道者或以爲矯時流遁者余以爲尚無旣失之矣崇有亦未爲

得也道之爲物惟恍惟惚因應無方惟變所適值澄淳之時則司契垂拱過萬動之化則形體勃興是以洞鑒雖同有無之教異陳聖致雖一而稱爲之名殊目唐虞不希結繩湯武不擬揖讓夫豈異哉時運故也伯陽以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逸民欲執今之有以絕古之風吾故以爲彼二子者不達圓化之道各矜其一方者耳

晉孫盛老子疑問反詰事第五

道經云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

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
衆妙之門舊說及王弼解妙謂始徼謂終也
夫觀始要終觀妙知著達人之鑒也既以欲
澄神照其妙始則自斯以已宜悉鎮之何以
復須有欲得其終乎且有欲俱出妙門同謂
之玄若然以往復何獨貴於無欲乎天下皆
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
已盛以爲大美惡之名生于美惡之實道德
淳美則有善名頑嚚聾昧則有惡聲故易曰
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又曰美在身中暢於四

壁六

十二

支而發於事業又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然
則大美大善天下皆知之何得云斯惡乎若
虛美非美爲善非善所美過美所善違中若
此皆世教所疾聖王奮誠天下亦自知之於
斯談也不尚賢使民不諍不貴難得之貨民
不爲盜常使民無知無欲使知者不敢爲又
曰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
相去何若又下章云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
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
盛以爲民苟無欲亦何所師於師哉既相師

資非學如何不善師善非尚賢如何貴愛既存則善惡不得不彰非相去何若之謂下章云人之所教我亦以教人吾言甚易知而天下莫能知又曰吾將以爲教父原斯談也未爲絕學所云絕者孔之學耶堯孔之學隨時設教老氏之言一其所尚隨時設教所以通百代一其所尚不得不滯於適變此又闡弊所未能通也道沖而用之又不盈和其光同其塵盛以爲老聃可謂知道非體道也昔陶唐之莅天下也無日解哉則維昭任衆師錫

聖六

十三

足夫則駁然禪授豈非沖而用之光塵同彼哉伯陽則不然既處濁位復遠導西戎行止則猖狂其迹著書則矯誑其言和光同塵固若是乎余固以爲知道體道則未也三者不可致詰混然爲一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無物之像是謂惚恍下章云道之爲物惟恍與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此二章或言無物或言有物先有所不宜者也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上章云執者失之爲者敗之而復云執古之道以御今之

有或執或否得無陷矛盾之論乎絕聖棄智
民利百倍盛曰夫有仁聖必有仁聖之迹此
而不崇則陶訓焉融仁義不尚則孝慈道喪
老氏既云絕聖而每章輒稱聖人既稱聖人
則迹焉能得絕若所欲絕者堯舜周孔之迹
則所稱聖者爲是迹乎即如其言聖人有
宜滅其迹者有宜稱其迹者稱滅不同吾誰
適從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若如此談仁義不
絕則不孝不慈矣復云居善地與善仁不審
與善人之仁是向所云欲絕者非耶如其是

也則不宜復稱述矣如其非也則未詳二仁
之義一仁宜絕一仁宜明此又所未達也若
謂不聖之聖不仁之仁則教所未詳不假高
唱矣退至莊周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又曰
田常竊仁義以取齊國夫天地陶鑄善惡兼
育各稟自然理不相關梟鳩縱毒不假學於
鸞鳳豺虎肆害不借術於麒麟此皆天資自
然不須外物者也何至凶頑之人獨當假仁
義以濟其姦乎若乃冒頓殺父鄭伯盜郈豈
復先假李道獲其終害乎而莊李掎擊殺根

陸六

十四

毀駁正訓何異疾盜賊而銷鑄干戈覩食噎而絕棄嘉穀乎後之談者雖曲爲其義辯而釋之莫不艱屯於殺聖困躓於忘親也知我者希則我貴矣上章云聖人之在天下百姓皆注其耳目師資貴愛必彰萬物如斯則知之者安得希哉知希者何必貴哉即己之身貴九服何得背實抗言云貴由知希哉斯蓋欲抑動恒俗故發此過言耳聖教則不然中和其詞以理訓導故曰在家必聞在邦必聞也是聞必達也不見善而無悶潛龍之德人

不知而不愠君子之道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既不以知多爲顯亦不以知少爲貴誨誘綽綽理中自然何與老聃之言同日而語其優劣哉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也壁六盛曰老聃足知聖人禮樂非玄勝之具不獲已而制作耳而故毀之何哉是故屏撥禮學以全其自然之論豈不知菽麥不復得返自然之道直欲申已好之懷然則不免情於所悅非浪心救

物者也非惟不救乃獎其弊矣或問老莊所以故發此唱蓋與聖教相為表裏其於陶物明訓其歸一也盛以為不然夫聖人之道廣大悉備猶日月懸天有何不照哉老氏之言皆駁於六經矣寧復有所憊之俟佐助於聃周乎即莊周所謂日月出矣而燿火不息者也至於虛詠譎怪徼詭之言尚滯於一方於而構稱不經之奇詞也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真正也下章云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為奇善復為妖尋此二章或云為天下正或

云無正既云善人不善人師而復云為妖天下之善一也而或師或妖天下之正道一也而云正復為奇斯反鄙見所未能通也集論者曰盛字安國師東晉名士綽之子也祖則魏名臣之子荆也綽有顯論才學所推聞之前史盛以為名父之子仕晉為給事中祕書監散騎常侍吳昌男少好墳典遊心史籍常以為歎雖賢聖玄邈得諸言表而仁愛自我陶染庶物漸漬之功莫過乎經史是以仲尼因魯史記以著春秋使百代之後仰高風以

式瞻孟軻孫卿並讚揚大化暨乎史遷亦記
一代之成敗明鑒誠將來今遂厝心博綜撰
考諸事疏著春秋庶擬前賢以美道訓傳本
并音合三十二卷又命掌國史竭意經綸一
時名作是稱良史未奏遂卒子潛以晉太元
十五年上之詔曰得上故祕書監所著書省
以慨然遠模前典憲章在昔與一代之事軌
勅納之祕閣以貽于後潛襲父爵位叅驃騎
將軍諮議叅軍見于晉紀盛凡著述備如別
集品評老氏中賢之流故知為尹喜述書乃

聖六

十六

祖承有據嵇子云老子就洎子學九仙之術
尋乎練餌斯或有之至於聖也則不云學故
語云生知者上學知者次王何所謂典建鴻
猷故班固叙人九等之例孔丘等為上上類
例皆是聖李耳等為中上類例皆是賢聖有
極聖亞聖賢有大賢小賢並以神機有利鈍
故智用有漸頓盛叙老非大賢取其開放自
牧不能兼濟於萬物坐觀周衰陽適於西裔
行及秦壤而實死扶風塋槐里非遁天之仙
信矣

元魏君臨釋李雙信致有廢興感應之事第

六

魏太祖道武皇帝託跋珪天興元年下詔曰
夫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拯濟之功冥及存沒
神蹤遺跡信可依憑可於京邑建飾容範修

整宮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歲始作五

級佛圖者闍崛山及須彌殿加以飾繪別構
講堂禪室沙門坐處莫不具焉魏世祖太武
託跋燾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業雖有黃老
不味其術每引高德沙門與談玄理於四月

八日與諸佛像行於廣衢帝親御門樓散華

禮敬篤敬兼至晚據有平城與敬李術為立
道壇司徒崔皓少習左道猜忌釋門既位居
佐輔尤不信有佛謂是虛誕見讀佛經奪而
投井中密欲加滅燾所仗信道士寇謙之與
皓款狎遂奏拜謙位稱天師皓有才畧太武
信用國人以為楷模時有沙門玄高道王河
西名高海右神用莫測貴賤咸重燾乃軍逼
掠境徵高東還暨達平城大弘禪化太子晃
事高為師形心盡禮晃時被讒為父所疑乃

告高曰空羅枉苦何由可脫高令作金光明齋懺七日懇誠燾乃夢見其祖及父執劍列威曰何故信讒枉疑太子燾驚覺大集羣臣說所先夢諸臣咸言太子無過實如皇靈降誥燾於太子無復疑焉蓋高誠感之力也因下書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鴻基恢降萬代武功雖昭而文教未暢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域內安逸百姓富昌宜定制度爲萬代之法夫陰陽有徃復四時有代序授子任賢安全相付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古

今不易之令典也可今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更舉賢良以備列職擇人授任而黜陟之其朝士庶民皆稱臣於太子于時崔寇先得寵於燾恐晃篡政有奪威權又譖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此物論事跡難明若不早除必爲巨害燾納之即勅收高於太平五年九月十五日縊於平城之隅太子又幽殺之即宋元嘉二十一年也爾夜門人莫知其死忽有光明燒塔入房其光聲曰吾其已逝弟子等崩赴

屍所請告遺累言畢高眼稍開汗通俄起更坐謂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在迹理恒湛然但念汝等不久復當如我耳汝等死後法當更興善自修心無令中悔言已便卧而絕崔氏於此縱以姦心每與帝言恒加非毀以佛無益於政有傷民利勸令廢之從太武至長安入僧寺見有矛盾帝怒誅寺僧皓因進說盡殺沙門焚經毀像勅留臺下四方僧寺有者依長安法除之道士寇謙不從其毀苦與皓爭皓拒之謙謂皓曰卿從今年受戮滅門

矣熹感其言以太平七年遂普滅佛法分軍四出燒掠寺舍統內僧尼罷令還俗其竄逃者捕獲梟斬有沙門惠始甚有神異昔赫連昌破長安始被白刃而體不傷五十餘年未嘗寢卧跣行泥塗初不汚足而色鮮白世號白足和尚死十餘年身相如在初入深山習行蘭若太平之末方知滅法始聞之乃於元會之日杖錫宮門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云欲入見屢依軍法斬而不傷遂至殿庭熹大怒自以所佩劍斬之體無餘異時北

園養虎勅以始飴之虎皆潛伏終不敢視試以天師近檻虎輒鳴吼燾方知佛化高尊黃老之所不及即迎上殿頂禮足下悔其憊咎始爲說法明辯因果燾於是大生愧懼遂感癘通身發瘡痛苦難忍羣臣議曰崔皓邪佞毀害佛僧陛下所患必由於此于時崔寇二人次發惡疾燾懼過由於彼以太平十一年乃載皓於露卓官使十人推於車上便尿其口行數里不堪困苦又生理出口而尿之自古三公戮辱未足過於此之甚遂誅諸姻親

門族都盡宣下國中興復正法俄而燾崩孫濬襲位大弘佛事即高宗文武皇帝是也見後魏書及十六國春秋僧傳等
宋太宗文皇帝朝會與羣臣論佛事第七
文帝即宋武第三子也聰睿英博雅稱令達在位三十年嘗以暇日從容而顧侍中何尚之吏部羊玄保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日彌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辨厝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也范泰謝靈運皆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爲正必求性靈真

奧豈得不以佛理爲指南耶近見顏延之析
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明佛法汪汪無爲名
理並足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賓皆溥此化
則朕坐致太平矣夫復何事尚之對曰悠悠
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弊更荷褒拂非所敢
當至如前代英賢則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
難復具知度江已來則王導周顛庾亮王濛
謝尚郗超王坦王恭王謚郭文謝敷戴逵許
詢及亡高祖兄弟及王元琳昆季范汪孫綽
張玄殷顛等或宰輔之冠蓋或人倫之羽儀

壁六

二十

或置情天人之際或抗跡煙霞之表並稟志
歸依厝心歸信其間比對則蘭護開潛深道
崇邃皆亞迹黃巾或不測之人也惠遠法師
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原濟
俗亦爲要務竊尋此說有契理奧若使家家
奉戒則罪息刑清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誠如
聖旨羊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
宜預竊恐秦楚論強兵之事孫吳盡吞併之
術將無取於此也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
卿言尚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德則

兵氣衰若以孫吳爲志苟在吞噬亦無取堯舜之道豈惟佛教而已哉帝曰釋門有卿亦猶孔門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也自是文帝致意佛經及見嚴觀諸僧輒論道義屢延僧殿會帝躬御地筵同僧列飯時有竺道生法師學出羣品英義獨拔帝重之曾述望六生頓悟義沙門僧衛等皆設巨難帝曰若使逝者可興豈爲諸君所屈時顏延之著離識論帝命嚴法師辯其同異往返終日帝笑曰公等今日無愧支許之談也云云見僧史傳

魏明帝登極召佛道對論叙先後事第八元魏君臨凡一十七帝一百七十九年興顯佛法教不可勝言惟太武在位五六年中屏除佛法自餘光顯具彰魏史畧陳相狀以成信重獻文即位興皇元年於五級大寺太祖已下五帝鑄像五軀各長一文六尺用金二十五萬斤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天下請僧尼道士女冠前殿齋訖侍中劉騰宣勅法師等與道士論議以釋弟子疑網時清通觀道士姜斌與融覺寺法師曇模最對論帝

曰佛與老子同時以不姜斌曰老子西入化胡佛時以充侍者明是同時法師曰何以知之斌曰案老子開天經是以得知法師曰老子當周何王幾年而生周何王幾年西入斌曰當周定王即位三年乙卯之歲於楚國陳郡苦縣厲鄉曲仁里九月十四日夜子時生周簡王四年丁丑歲事周爲守藏吏簡王十三年遷爲太史至敬王元年庚辰之歲年八十五見周德陵遲遂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胡斯足明矣法師曰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

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入涅槃後經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巳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凡經四百二十五年始與尹喜西遁據此則知年代懸殊無乃謬乎斌曰若佛生周昭之時聖六出何史記廿二法師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即是制法聖人當時於佛迴無文記何耶法師曰仁者識同管窺暨不弘遠案孔子有三備卜經謂天地人也佛之文言出於中備仁者幸自披究不有此迷

斌曰孔子聖人不言而識何假卜乎法師曰
惟佛是衆聖之玉四生之首達一切舍靈前
後二際吉凶終始不假卜觀自餘小聖雖曉
未然之理必籍著龜以通靈卦也侍中尚書
令元又宣勅語道士姜斌論無宗旨宜下席
又問開天經何處得來是誰所說即遣中書
侍郎魏收尚書郎祖瑩等就觀取經帝令議
之太尉丹陽王蕭綜太傅李寔衛尉許伯桃
吏部尚書邢瓘散騎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
十人讀訖奏曰老子只著五千文更無言說

臣等所議姜斌罪當惑衆帝加斌極刑三藏
法師善提流支極諫乃止配徙馬邑

梁武帝捨事道法事第九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四登位在政四十九
年雖億兆務殷而卷不釋手內經外典罔不
厝懷皆爲訓解卷六數千餘卷而儉約自節羅綺
不緣寢處虛閑晝夜無怠致有布被莞席草
屨葛中初臨大寶即備斯事日惟一食永絕
辛羶自古帝王罕能及此舊事老子宗尚符
圖窮討根源有同妄作帝乃躬運神筆下詔

捨道又曰維天鑒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
蘭陵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
方聖僧伏見經云發菩提心者即是佛心其
餘散善不得爲喻能使衆生出三界之苦門
入無爲之勝路故如來漏盡智疑成覺至道
通機德圓最聖發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澄
垢啓瑞迹於天中爍靈儀於像外度羣迷於
欲海引合識於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
之深際言乖四句語絕百非應迹娑婆玉宮
誕相步三界而爲尊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機

心淺薄好生厭息遂乃湛說圓常亦復潛輝
鵠樹闍王滅罪婆數除殃若不逢值大聖法
王誰能救接在迹雖隱其道無虧弟子比經
迷荒耽事老子曆葉相承滌此邪法習因善
散棄迷知返今捨舊翳歸憑正覺願使未來
生世童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合識同共成
佛寧在正法中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教暫
得生天涉大乘心離二乘念正願諸佛證明
菩薩攝受弟子蕭衍和南
于時帝與道俗二萬人於重雲殿重閣上手

書此文發菩提心至四月十一日勅門下七
經中說道有九十六種唯佛一道是於正道
其餘九十五種名爲邪道朕捨邪外以事正
內諸佛如來若有公卿能入此捨者各可發
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雖是如來弟子而
化迹既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隔凡成聖其
公卿百官侯王宗族宜返僞就真捨邪入正
故經教成實論云若事外道心重佛法心輕
即是邪見若心一等是無記性不當善惡若
事佛心強老子心弱者乃是清信言清信者

清是表裏俱淨垢穢惑累皆盡信是信正不
信邪故言清信佛弟子其餘諸信皆是邪見
不得稱清信也門下速施行至四月十四日
侍中安前將軍丹陽尹邵陵王上啓云臣綸
聞如來嚴相巍巍架于有頂微妙色身蕩蕩
顯于無際假金輪而啓物託銀粟以應凡揮
般若之利刀收涅槃之妙果況生死之苦海
濟常樂於彼岸故能降慈悲雲垂甘露雨七
處八會教化之義不窮四諦五時利益之方
無盡並況冰清日盛霧豁雲除爍火翳光塵

熱自靜可謂入俗化於蒙底出冥道此真如
使稠林邪逕之人景法門而無倦渴愛龔瞽
之士慕探蹟而知迴道樹始於迦維德音盛
于京洛恒星不見周鑿娠微滿月圓安漢感
宵夢五法用傳萬德方兆華俗潛改競扇高
風資此三明照迷途之失憑茲七覺拔長夜
之苦屬值皇帝菩薩應天御物負宸臨民舍
光宇宙照清海表垂無礙辯以接黎庶以本
願力攝受衆生故能隨方逗藥開示權因顯
崇一乘之旨用廣十地之基是以萬邦迴向

卷六

七五

俱稟正識幽顯靈祇皆蒙誘濟人與等覺之
願物起菩提之心莫不翹勤歸宗之境悅懌
還源之趣共保慈悲俱修忍辱所謂覆護饒
益橋梁津濟者矣道既光被民亦化之於是
應真飛錫騰虛接影破邪外道堅持正法伽
藍精舍寶刹相望講會傳經德音盈耳臣昔
未達理源稟承外道如欲植甘果翻種苦栽
欲除渴乏返趣鹹水今啓迷方粗知歸向受
菩薩大戒戒節身心捨老子之邪風入法流
之真教伏惟天慈曲垂矜許謹啓至四月十

八日中書舍人臣任孝恭宣勅云能改迷入正可謂是宿植勝因宜加勇猛也

北齊高祖文宣皇帝廢道事第十

昔金陵道士陸修靜者道門之望在宋齊兩代祖述三張弘衍二葛郝張之士封門受錄遂妄加穿鑿廣制齋儀糜費極繁意在王者遵奉會梁祖啓運下詔捨道修靜不勝其憤遂與門人及邊境亡命叛入北齊又傾散金玉贈諸貴遊託以襟期冀興道法帝惑之也於天保六年九月乃下勅召諸沙門與道士

學達者十人親自對校于時道士呪諸沙門衣鉢或飛或轉呪諸梁木或橫或豎沙門曾不學方術默無一對士女擁鬧貴賤移心並以靜徒為勝也諸道士等雀躍騰倚魚睨雲漢高自矜誇銜其道術仍又唱言神通權設抑挫強禦沙門現一我當現二今薄示小術廿六並辭退屈事亦可見帝命上統法師與靜角試上曰方術小伎俗儒恥之況出家人也雖然天命今拒豈得無言可令最下坐僧對之即尋往覓有僧曇顯者不知何許人遊行無

定飲噉同俗時有放言標悟宏遠上統知其深量私與之交于時名僧盛集顯居行末酣酒大醉昂兀而坐有司不敢召之以事告於上統上統曰道士祭酒常道所行止是飲酒道人可共言耳扶輦將來於是合衆皆憚而怯上統威權不敢有諫乃兩人扶顯令上高座便立而含笑曰我飲酒大醉耳中有所聞云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此言虛實道士曰有實顯即翹足而立我以現一卿可現二各無對之顯曰向呪諸衣物飛颺者我故開門試

卿術耳命取綢禪師衣鉢呪之諸道士一時奮發共呪一無動搖帝勅取衣乃至十人牽舉不動顯乃令以衣置諸梁木又令呪之卒無一驗道士等相顧無賴猶以言辯自高乃曰佛家自號爲內內則小也詔我道家爲外望六外則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天子處內定小廿七百官矣靜與其屬緘口無言帝目驗臧否便下詔曰法門不二真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爲本祭酒道者世中假妄俗人未悟仍有祇崇麴糴是味清虛焉在胸脯斯甘慈悲永隔

上異仁祠下乖祭典皆宜禁絕不復遵事頒
勅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歸伏者並付昭玄
大統上法師度聽出家不發心者可令深剝
爾日斬首者非一自謂神仙者可上三爵臺
令其投身飛逝皆碎屍墮地偽妄斯絕致使
齊境國無兩信迄于隋初漸開其術至今東
川此宗微末無足抗言帝諱洋即魏承相王
歡之第二子也嫡兄澄怠慢爲奴所害洋襲
其位爲相國魏將屠窮洋築壇於南郊筮遇
大橫大吉漢文之卦也乃鑄金像一寫而成

魏收爲禪文魏帝署之即受其禪爲大齊也
凡所行履不測其愚智委政僕射楊導彥帝
大起佛寺僧尼滿諸州縣冬夏供施行道不
絕時稠禪師箴帝曰檀越羅刹可臨水自見
帝從之觀羣羅刹在後於是遂不食肉禁鷹
鷄去宰漁屠辛葷悉除不得入市帝恒坐禪
竟日不出禮佛行繞其疾如風受戒於昭玄
大統法上面掩地令上履髮而授焉先是帝
在晉陽使人騎駝勅曰向寺取經由使問所
在帝曰任駝出城及出奄如夢至一山山半

有佛寺羣沙彌遙曰高洋駝駝來便引見一
老僧拜之曰高洋作天子何如曰聖明曰爾
來何爲曰取經函僧曰洋在寺嬾讀經今北
行東頭與之使者反命初帝至谷口木井佛
寺有捨身癡人不解語忽謂帝曰我去爾後
來是夜癡人死十六帝尋崩於晉陽著作王邵曰
釋氏非管窺所及率爾妄言之引列子述商
太宰問孔子聖人事又云黃帝夢遊華胥氏
之國在佛神遊而已佛之所言蓋欲柔伏人
心故多寓言以方便不知是何神變浩蕩之

甚乎說人身善惡世事因緣以慈悲喜捨當
樂我淨盡辯至精明如日月非正覺孰能證
之凡在順首莫不歸命達人則慎其身口修
其慧定平等解脫究竟菩提及僻者爲之不
能通理徒務費竭財力功利煩濁猶六經皆
有所失未之深也已矣其事如此依齋書錄
之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卷第一

音釋

辰

於豈切

胸

勛音

婕

好

上切

即

涉

好

下

羊

諸

愒

鄒

光會切

柞

音

胖

木

名

息

斗

也

五

駮

悉

合

切

行

疾

也

鄒

國名

在於

鄭地

也

後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卷第二

壁七

唐 釋 道 宣 撰

周武將滅佛法安法師上論事十一

周武平齊大焦僧徒問以興廢遠法師

抗詔事十二

周武巡鄴除殄佛法有前僧任道琳上

表請開法事十三

周天元皇帝納王明廣表開佛法事十

四

隋文帝下詔為絳州天火燒焚老君像

事十五

隋兩帝重佛宗俱受歸戒事十六

周高祖武皇帝將滅佛法有安法師上論事

第十一

周武初信佛後以讖緯云黑衣當王遂重於

壁七

道法躬受符籙玄冠黃褐內常服御心忌釋

門志欲誅殄而患信佛者多未敢專制有道

士張賓譎詐罔上私達其策潛進李宗排棄

釋氏又與衛元嵩唇齒相副共相蒞醢帝納

其言欲親覘視經過貶量佛失召僧入內七

宵行道時既密知各加懇到帝亦同僧七夕不寐為僧讚唄并諸法事既無過犯無何而止天和四年歲在己丑三月十三日勅召有德眾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餘人昇正殿帝御坐量述三教優劣廢立眾議紛紜情見乖角不定而散至其月二十日依前集論是非更廣莫簡帝心索然又散至四月初又依前集令極言陳理又勅司隸大夫甄鸞詳佛道二教定其深淺鸞乃上笑道論三卷用笑三洞之名及笑經稱三十六部文極據明

事多商榷至五月十五日帝大集羣臣詳鸞上論以為傷蠹道士即於殿庭焚之有道安法師慧解洞達內外淹通時號釋宗眾標僧傑帝所信重常侍對揚僉議攸同三教齊立惟安抗辯教止二焉言出難尋著文易顯乃撰二教論一十二篇初歸宗顯本篇畧云夫萬化本於無生三才兆於無始然則無生無始物之性也有化有生人之聚也聚雖一體而形神兩異散雖質別而心數不忘故救形之教教稱為外濟神之教教稱為內是以智

論有內外兩經仁王辯內外兩論方等明內外兩律百論言內外二道若道論內外則該被華戎若局命此方則可云儒釋釋教為內儒教為外道無別教宗結儒流備彰前典非為誕謬詳覽載籍尋討根源教惟有二何得有三何者昔玄古朴素墳典之誥未弘淳風稍離丘索之文乃著故包論七典統括九流咸為軍國之謨並是修身之術若派而別之則應為九教今總而合之則同屬儒宗論其官也各王朝之一職談其籍也並皇家之一

書何欲於一化之內今九流爭川大道之世使小成競辯豈不上傷皇極莫二之風下開拘放鄙蕩之弊真所謂巨蠹鴻猷眩曜朝野矣言佛教者窮理盡性之格言出世入真正轍論其文則部分十二語其旨則四種悉檀理妙域中固非名號所及化檀象表又非情智所尋至於遣累落筌陶神盡照近超生死遠證泥洹播闡五乘接羣機之深淺該明六道辯善惡之昇沉復期出世而理無不周邇及王化而事無不盡能博能要不質不文

自非天下之至慮孰能與斯教哉雖復儒道
千家農墨百氏取捨驅馳未及其度者也夫
厚生情篤身患之誠遂與不悟遷流逝川之
歎乃作並是域內之至談非踰方之巨唱也
何者推色盡於極微老氏之所未辯究心窮
於生滅宣尼又所未言可謂瞻之似盡而察
之未極者也經曰分別色心有無量相非諸
聲聞緣覺所知況凡夫識想安得齊於佛聖
乎經云無以日光等彼螢火斯喻極也若夫
以齊而齊不齊者未曰齊也余聞善齊天下

者以不齊而齊天下者也何須夷嶽塞淵然
後方平續鳧截鶴於焉始等此蓋狷夫之野
議豈達士之貞觀乎故諺曰紫實昧朱狂斯
濫哲請廣其類上至天子下至庶人莫不資
色心以成軀稟陰陽而作體不可以色心是
等而便混以智愚陰陽義齊則使同之貴賤
此之不可至理皎然雖強齊之其義安在餘
文多不載又史記云李老西邁止及流沙化
胡西昇等經不足窮究漢末三張方行其道
惑亂天下備見史書故李膺蜀記云張陵避

瘡病於丘社中得呪鬼術書遂解鬼法後爲
大蛇所噙弟子尋妄述昇天其子衡衡子魯
還習其道自號三師陵爲天師衡爲係師魯
爲嗣師咸以鬼道以化愚俗後漢書云張魯
初爲督義司馬遂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
斜谷殺漢使者專據漢中三十餘載戴黃巾
服黃布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出米
五斗世號米賊初來學者名爲鬼卒後云祭
酒各領部衆夷俗信向朝廷不能討遂就拜
魯爲鎮夷中郎將通其貢獻至獻帝二十年

曹操征而破之初漢末鬼言黃衣當王於是
張角張魯等始服黃衣曹氏受命以黃代赤
故年號黃初黃中之賊至是始平元魏寇謙
稍稍還服令大道之世風化宜同小巫巾色
宜改復古且老子大賢絕棄貴尚又是朝臣
服色寧異古有專經之學而無服像之殊黃
巾布衣出自張氏夫聖賢作訓弘裕溫柔鬼
神嚴厲動爲寒暑老子誠味祭酒咸飲張制
鬼服黃衣則齊真僞皎然急緩可見故畧引
張氏數條妄作用懲未聞

一初言禁經止價者玄光論云道家諸經制雜凡意教迹邪險是故不經但得金帛便與其經貧者造之至死不覩貪利無慈逆莫過此又其方術穢濁不清乃有扣齒為天鼓咽唾為醴泉馬屎為靈薪老鼠為芝藥資此求道焉能得乎

第七

五

二或妄稱真道者蜀記云張陵入鶴鳴山自稱天師漢嘉平末為蟒所噬子衡奔出假設權方用表靈化生糜鶴足置石崖頂到光和平元年遣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米民

山獠遂因妄傳敗死利生逆莫過此之甚矣
三或合氣釋罪者妄造黃書呪禳無端乃云開命門抱真人三五七九天羅地網士女溷亂不異禽獸用銷災禍其可然乎

四或挾道作亂者黃巾鬼道毒流漢室孫恩求仙禍延皇晉破國害俗惑亂天下五千道德全不許之

五或章善書代德者遷達七祖乞免擔沙橫費紙筆奏章太上又云戊辰之日上必不達不達太上則生民枉死嗚呼哀哉

六或畏鬼帶符者符云左佩太極章右佩昆吾鐵指日則停暉擬鬼千里血若受黃書赤章即是靈仙

七或制約輸課者蜀記云受其道者輸米肉布絹器物紙筆薦蓆五綵後生邪濁增立米

民

八或解除墓門者左道餘氣也墓門解除者秋二分祭竈祀社冬夏兩至祠祀同俗先受治錄兵符社契皆言軍將吏兵都無教誡之義

九或妄度苦厄者立塗炭齋事起張魯驢馱

泥中黃土塗面摘頭懸櫛埏埴使熟至義熙初道士王公旗省去打拍吳陸修靜猶泥額

反縛懸頭而已資此度厄何癡之甚

十或夢中作罪者夢見先亡輒云變怪召鬼

神兵吏奏章斷之

十一或輕作凶佞者造黃神越章用持殺鬼

又造赤章用持殺人趣悅世情不計殃罪陰謀懷嫉凶邪之甚

斯並三張之鬼法非老子之本懷傾世濫行

罕有覺者論成上之帝覽安論以問臣下僚
罕尋校莫敢排斥當時廢立遂寢誠所推焉
乃經六載至建德三年歲在甲午五月十七
日遂普滅佛道二宗別置通道觀簡釋李有
名者百二十員並著衣冠名爲通道觀學士
時有蜀地新州願果寺僧猛法師不遠千里
躬詣魏闕雖面陳至理邪正未分而帝滅毀
之情已決乃著論十有八條難道本宗又以
三科釋其前執其詞畧云猛以世之濫述老
子尹喜西度化胡出家老子爲說經誠令尹

喜作佛教化胡人又稱鬼谷先生撰南山四
皓注未善尋者莫不信從以爲口實異哉此
傳君子尚不可罔況貶大聖者乎今具陳此
說非直人世差錯假託名字亦乃言不及義
翻辱老子者乎勝人達士不出此言將是無
識異道誇競佛法假託鬼谷四皓之名附尹
喜傳後作此異論用迷惑俗竊聞傳而不習
夫子不許妄作者凶老君所誠此之過患增
長三塗宜應糾正救其此失然教有内外用
生疑假人有賢聖多遠本迹故班固漢書品

人九等孔丘之徒爲上上類例皆是聖季耳
之儔爲中上類例皆是賢何晏王弼云老未
及聖此則賢聖自分優劣路顯故魏文之博
識也

黃初三年下勅告豫州刺史老聃賢人未宜
先孔子不知魯郡爲孔子立廟成未漢桓帝
不師聖法正以嬖臣而事老子欲求以福良
是笑也此祠之興由桓武皇帝以老子賢人
不毀其屋朕亦以此亭當路行來者輒往瞻
視而樓屋傾頽儻能壓人故令修整昨過視

之殊未整頓恐小人謂此爲神妄作禱祀犯
常禁宜宣告吏民咸使知聞據斯以言呈露
久矣愚惑者多致有前弊故著論焉雖復上
聞終不見納有猛法師者氣調橫挺抗言帝
旨詞頗激切衆恐禍及其身帝通容之情無
愧恧次有謁法師者年德榮盛道俗所歸開
之歎曰朱紫雜糅狂哲交侵至矣可使五衆
流離四生倒惑哉又曰餐周之粟飲周之水
食樞懷音寧無酬德又爲佛之弟子豈可見
此淪潛坐此形骸晏然自靜徑來上表引見

登殿舉手而言曰來意有二所謂報三寶慈恩酬檀越厚德援引卓明從旦至午交言支任抗對如流梗詞厲色鏗然無撓帝雖納其言情決已定遲疑不言藹又進曰釋李邪正即事可求不煩聖慮索鑊煮兩宗門人不害者立可見矣帝怯其言乃令引出時宜州沙門道積者次又出諫不用其言遂與同志七人於彌勒像前不食禮懺經於七日一時同逝藹入南山錫谷自割身肉布於石上引腸掛樹捧心而卒有人尋之於崖上見捨身偈

三十餘行其後偈云願捨此身已早令身自在法身自在已在在諸趣中隨有利益處護法救衆生又復業應盡有爲法皆然三界皆無常時來不自在他殺及自死終歸如是處智者所不樂業盡於今日

周武平齊大集僧徒問以興廢慧遠法師抗詔事第十二

周武帝以齊承光二年春東平高氏召前修大德並赴殿集帝昇御座序廢立事義云朕受天命寧一區宇世弘三教其風逾遠考定

至理多憊陶化，今並廢之。然其六經儒教，典文久弘，政術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存立。且自真佛無像，遙敬表心，佛經廣陳，崇建圖塔，壯麗修造，致福極多。此實無情，何能恩惠。愚人響信，傾竭珍財，徒為引費，故須除蕩。故四七凡是經像，皆毀滅之。父母恩重，沙門不敬，勃逆之甚。國法不容，並退還家用。崇孝始朕意，如此諸大德，謂理何如。于時沙門大統等五百餘人，咸以王威震赫，決諫難從。關內以除義非孤，立衆各默然。下勅催答，並相顧無色。

俛首垂淚，有慧遠法師聲名，光價乃自。惟曰佛法之寄，四衆是依。豈以杜言謂能通理，遂出對曰：陛下統臨大域，得一居尊，隨俗致詞，憲章三教，詔云真佛無像，誠如天旨。但耳目生靈，賴經聞佛，藉像表真。今若廢之，無以興敬。帝曰：虛空真佛，咸自知之。未假經像，遠曰：漢明已前，經像未至此土。舍生何故不知虛空真佛？帝時無答。遠曰：若不藉經教，自知有法者，三皇已前，未有文字。人應自知。五常等法，當時諸人何為？但識其母，不識其父。同於

禽獸帝又無答遠曰若以形像無情事之無福故須廢者國家七廟之像豈是有情而妄相尊事帝不答此難乃云佛經外國之法此土不須廢而不用七廟上代所立朕亦不以爲是將同廢之遠曰若以外國諸經非此用者仲尼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廢而不行又以七廟爲非將欲廢者則是不尊祖考祖考不尊則昭穆失序昭穆失序則五經無用前存儒教其義安在若爾則三教同廢將何治國帝曰魯邦之與秦晉封域乃殊莫

非王者一化故不類佛經七廟之難帝無以通遠曰若以秦魯同遵一化經教通行者震旦之與天竺國界雖殊莫不同在閭浮四海之內輪王一化何不同遵佛經而今獨廢帝又無答遠曰詔云並退僧還家崇孝養者孔經亦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即是孝行何必還家帝曰父母恩重交資色養棄親向踈未成至孝遠曰若如來旨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之乃使長役五年不見父母帝曰朕亦依番上下得歸侍奉遠曰佛亦聽僧冬夏

隨緣修道春秋歸家侍養故目連乞飯餉母
如來擔棺臨墓此理大通未可獨廢帝又無
答遠抗聲曰陛下令恃王力自在破滅三寶
是邪見人阿鼻地獄不簡貴賤陛下何得不
怖帝勃然作色大怒直視於遠曰但令百姓
得樂朕亦不辭地獄之苦遠曰陛下以邪法
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同趣阿鼻何處有
樂可得帝理屈言前所圖意盛更無所答但
云僧等且還有司錄取論僧姓字帝已行虐
三年關隴佛法誅除畧盡既克齊境還唯毀

之爾時魏齊東川佛法崇盛見成寺廟出四
十千並賜王公充為第宅五眾釋門減三百
萬皆復軍民還歸編戶融刮佛像焚燒經教
三寶福財簿錄入官登即賞賜分散蕩盡帝
以為得志於天下也未盈一年癘氣內蒸身
瘡外發業相已顯無悔可銷遂隱於雲陽宮
纔經七日尋爾傾崩天元嗣曆於東西二京
立陟岵寺每寺置菩薩僧用開佛化不久帝
崩國運移革至隋高祖方始大通如後所顯
注近見大唐吏部尚書唐臨冥報記云外祖

隋文僕射齊公親見文帝問死者還活人云
初死見周武帝云爲我相聞大隋天子昔與
我共食倉庫玉帛亦我之儲我今爲滅佛法
極受大苦可爲我作功德也文帝出勅普及
天下人出一錢爲之追福焉

周武巡鄴除殄佛法有前僧任道琳上表請

開法事第十三

周建德六年十一月四日上臨鄴宮新殿內
史宇文昂上士李德林收上書人表于時任
道琳以表上之上士覽表曰君二教也聖主

機辯特難酬答可思審之對曰主上鋒辯名
流十方琳亦早聞正以聞辯故來得辯無爽
云云乃引入上階御座西立詔曰卿旣上事
助匡治政朕甚嘉尚可條別自申勿廣詞費
琳乃上撫安齊餘省減賦役事帝備納之又
曰琳願誓弘佛道向且專論俗政似欲諂附
君人其實無心護法自釋氏弘訓權應無方
智力高竒廣宣正法救茲五濁特拔三有人
中天上六道四生莫不歸依迴向受其開悟
自漢至今踰五百載王公卿士遵奉傳通及

至大周頌令廢絕陛下治襲前王化承後帝
何容偏於佛教獨不師古如其非善先賢久
滅如言有益陛下可行廢佛之義臣所未曉
詔曰佛生西域寄傳東夏原其風教殊乖中
國漢魏晉世似有若無五胡亂治風化方盛
朕非五胡心無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廢之十一秦
曰佛教東傳時過七代劉淵篡晉元非中夏
以非正朔稱為五胡其漢魏晉世佛化已弘
宋趙苻燕久習崇盛陛下恥同五胡盛修佛
法請如漢魏不絕其宗詔曰佛義雖廣朕亦

嘗覽言多虛大語好浮奢罪則喜推過去無
福則指未來事者無徵行之多惑論其勸善
未殊古禮研其斷惡何異俗律昔嘗為廢所
以暫學決知非益所以除之奏曰理深語大
非近情所測義遠事高寧小機欲辯豈以一
世之局見而拒久遠之通議封迷勿悟不亦
過乎是以佛理極於法界教體通於內外談
行自他俱益辯果常樂無為樹德恩隆天地
授道廣利無邊見奇則神通自在布化則萬
國同歸救度則怨親等濟慈愛則有識無傷

戒除外惡定止心非慧照古今智窮萬物若
家家行此則民無不治國國修之則兵戈無
用今離不行何處求益因重奏曰臣聞孝者
至天之道順者極地之養所以通神明光四
海百行之本孰先此孝昔世道將傾魏室崩
壞太祖奮威位七補天夷難創啓王業陛下因斯
鴻緒遂登皇極君臨四海德加天下追惟莫
大終身無報何有信已心智執固自解倚恃
爪牙任縱王力殘壞太祖所立寺廟毀破太
祖所事靈像休廢太祖所奉法教退落太祖

所敬師尊且父母床几尚不敢損虧況父之
親事輒能輕壞國祚延促弗由於佛政治興
毀何關於法豈信一時之慮招萬世之譏愚
臣冒死特爲不可詔曰孝道之義寧非至極
若專守執惟利一身是使大智權方反常合
道湯武伐主仁智不非尾生守信禍至身滅
事若有益假違要行儻非合理雖順必剪不
可護已一名令四海懷惑內乖太祖外潤黔
元令沙門還俗省侍父母成天下之孝各各
自活不擾他人使率土獲利捨戎從夏六合

同一即是揚名萬代以顯太祖即孝之終也
何得言非奏曰若言壞佛有益毀僧益民昔
太祖康日高鑒萬理智括千途必佛法損他
即尋除蕩寧肯積年奉敬與遍天下又佛法
存日損處是何自破已來成何利潤若實無
益寧非不孝詔曰法非不孝廢興有時道亦
難准制由上行王者作則縱有小利尚須休
廢況佛無益理不可容何者敬事無徵招感
無効自救無聊何能益國自廢已來民役稍
希租調年增兵師日盛東平齊國西定妖戎

國安民樂豈非有益若事有益太祖存日屢
嘗討齊何不見獲朕壞佛法若是違害亦可
亡身既平東夏明知有益廢之合理義無更
興奏曰自國立政惟貴於道制化養民寧高
於德止見道消國喪未有兵強祚久是以虐
紂恃眾禍傾帝業周武修德福集皇基夫著
驕戰遂至滅身勾踐以道危而更安以此論
之何關壞佛退僧方平東夏直是毀佛當此
託定之時偶然斯會妄謂壞佛有益若爾湯
伐有夏文王滅宋武王誅紂秦并天下亦漢

滅項此等諸君豈由壞佛自後交論譏毀人法或以抗禮君親或謂妄稱佛性或譏辯析色心或重見作非業或指身本陰陽琳皆隨難消解帝終構難重疊三番五番窮理盡性琳則無疑不遣有難斯通帝曰卿言業不乖理凡有入聖之期性非業外道有通凡之趣此則道無不在凡聖該通是則教無孔釋虛崇如是之言形通通俗徒加剔剪之飾是知帝王即是如來宜停丈六王公即是菩薩省事文殊者年可為上座不用賓頭仁惠為

檀度豈假棄國和平第一精僧寧勞布薩貞謹即成木又何必受戒儉約真是少欲無假頭陀蔬食至好長齋豈煩斷穀放任妙同無我何藉解空忘功全通大乘寧希般若文武直是二諦不觀空有權謀徑成巧便豈待變化望七加官真為受記無謝證果爵祿交獲天堂十五何待上界罰戮見感地獄不指泥犁以民為子可謂大慈四海為家即同法界治政以理何異救物安樂百姓寧殊拔苦剪罰殘害理是降魔君臨天下真成得道汪汪何殊淨土

濟濟豈謝迦維卿懷異見妄生偏執即事而言何處非道奏曰伏承聖旨義博言深融道混俗移專散執乃令觸處乘真有情俱道物我咸通千徒齊一美則美矣愚臣尚疑若使至道惟一則無二可融若理恒外內則自可常別若一而非一則半是半非二而無二則乍道乍俗是則緇素錯亂儒釋失序外內交雜上下叅倫何直遠沉清化亦是近惑氓俗是以陰陽同氣生殺恒殊天地齊形高卑常異不可以其俱形而使地動天靜惑者見其

並氣而令陰生陽殺即事永無此理虛言難可成用所以形齊氣一可得言同生殺高卑義無不別故使同而不同一而不一道俗之理有齊無齊與無爲自別又若王名雖一凡聖無殊形事微同寬狹全異是故儒釋與無始俱興道俗共天地同化若欲泯之爲一止可以道廢俗興如其俱益於世則兩理幽顯齊明令則惟一廢一興真成不可詔曰卿言道俗天殊全乖內外亦可道應自道無預於俗釋應自釋莫依儒王道若惟道道何所利

佛若獨佛化有何功故道俗相資儒釋更顯
卿不因朕言卿欲何論是以內外抑揚廢興
彼此今國法不行王力所斷廢興在數常理
無違義無常興廢復何咎奏曰仰承聖旨如
披雲觀日伏聽勅訓實如聖說道不自道非
聖七
俗不顯佛不自佛惟王能興是以釋教東傳
十六
載經五百弘通法化要依王力方知道藉人
弘神由物感佛之盛毀功歸聖旨道有興廢
義無恒久法有隱顯理難常存比來已廢義
無即行休斷既久興期次及興廢更遞理自

應機並從世運不亦宜乎詔曰帝王之法善
決取捨明斷去就審鑒同異妙察非常朕於
釋教以潛思於府內校量於今古驗之以行
事筭之以得失理非常而不要文高竒而無
用非無端而棄廢何愛憎於儒釋奏曰弘法
之本必留心於達人通化之首要存志於正
道勿見忤己以惡者懷之以踈隔容己以美
者歡心以親近是則自惑於所見自亂於所
聞不可數聞有謗正之言遂便信納從唱而
和乘生是非尋討憊短日懷憎薄是則以偽

侈真衆聲惑志故令當踈者更進之當親者更遠之遂使談論偏駁取捨專非斯乃害真之禍患喪德之妖累於是帝不答乃更開異途以發論端問曰朕聞君子舉措必合於禮明哲動止要應於機比頻賜卿食言不飲酒

位七

十七

食肉且酒是和神之藥肉爲充肌之膳古今同味卿何獨鄙若身居喪服禮制不食即如今賜自可得食可食不食豈非過耶奏曰貪財喜色貞夫所鄙好膳嗜味廉士所惡割情從道前賢所歎抑欲崇德徃哲同嗟況肉由

殺命酒能亂神不食是理寧得爲非詔曰肉由害命斷之宜然酒不損生何爲頓制若使無損計罪無過言非飲漿食飯亦應得罪而實不爾酒何偏斷奏曰結戒隨事得罪據心肉體因害食之即罪酒性非損過由弊神餘處生過過生由酒斷酒即除所以遮制不同非謂酒體是罪詔曰罪有遮性酒體生罪今有耐酒之人能飲不醉又不弊神亦不生罪此人飲酒應不得罪斯則能飲無過不能招咎何關斷酒以成戒善可謂能飲耐酒常名

持戒少飲即醉是大罪人奏曰制過防非本
爲生善戒是止惡身口無違緣中止息遮性
兩斷乃名戒善今耐酒之人既不亂神未破
餘戒實理非罪正以飲生罪酒外違遮教緣
中生犯仍名有罪以乖不飲猶非持戒詔曰
大士懷道要由妙解至人高達貴其不執融
心與法性齊寬肆意共虛空同量萬物無不
是善善惡何有非道是則居酒卧肉之中寧
能有罪帶婦懷兒而遊豈言生過故使太子
取婦得道周陀以捨妻沉淪淨名以處俗高

達身子以出家愚執是故善者未可成善惡
者何足言惡禁酒斷肉之奇殊乖大道奏曰
龍虎以鱗牙爲能後鳥以超翔爲才君子以
解行爲道賢哲以真實成德故使內外稱奇
縑素高尚若惟解而無行同沙井而非潤專
虛而不實似空雲而無雨是以匠萬物者以
繩墨爲正御天下者以法理爲本故能善行
防邪前察姦宄故使一行之失痛於割肉一
言之善重於千金若使心根妙解則居惡爲
善神智靈明處罪成福亦可移臣賤質居天

陸七

十八

重任迴聖極尊處臣卑下是則君臣雜亂上下倒錯即事不可古今未有何異詞談忠孝身恒叛逆語論慈捨形常殺盜口闕百伎觸事無能言通萬里足不出戶斯皆情切事奢言高無用是以前有大而無用理有小而必適執此爲道誠難取信詔曰執情未可論道小智者難與談真是以井坎之魚寧知東海深廣鸞雀籬翔詎羨鵬鳳之遊斯皆固小以違大趣守文害於通途若以我我於物無物而非我以物物於我無我而非物我既不異

於物物復焉異於我我物兩忘自他齊一虛心者是物無不同遺功者無事而不可奏曰仰承聖旨名義深博宗原浩瀚究察莫由事等窺天誰測其廣又同測海寧識其深若以小小於大無大而不小以大大於小無小而十七非大大無不大則秋毫非小小無不小則太山非大故使大大非大小小非小是則小大異於同大小同於異無大小之異同何小大之同異方知非異可異同寧有同可同異無同可異同非異同無異可異異無同可同是

故無同而同非同無異而異非異何同異而可異同非異同而可同異帝遂不答於是君臣寂然不言良久詔乃問曰卿何寂寞乃欲散有歸無勿以談不適懷遂息清辯奏曰古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是以古有不言之君世傳忘功之士所以息言表知非為不適詔曰至人無為未曾不為知者不言未曾不言亦有鸚鵡言而無用鳳凰不言而成軌木有無任得存鴈有不鳴致死鄉今取捨若為自適又曰士有一言而知人有目擊而道存亦

有觀色審情復有聽言辯德朕與卿言為日既久其間旨趣寧不畧委卿可為朕記錄在所申陳令諸世人知朕意焉是則助朕何愧信誠琳以佛法淪陷冒死申請帝情較執不遂所論辯論雖明終非本意承長安廢教後別立通道觀其所學者惟是老莊好設虛談通申三教冀因義勢發明釋部乃表鄴城義學沙門十人並聰敏高明者請預通道觀上覽表即曰卿入通道觀大好學無不有至論補已大為利益仍設食訖曰卿可裝束入關

衆人前却至五月一日至長安延壽殿奉見
二十四日帝往雲陽宮至六月一日帝崩天
元登祚在同州至九月十三日長宗伯岐公
奏訖帝允許之曰佛理弘大道極幽微與施
有則法須研究如此累奏恐有稽違奏曰臣
奉申事止為興法數啓懇懃惟願早行今聖
上允可議曹奏決上下合和定無異趣一日
頒行天下稱慶臣何敢言至大成元年正月
十五日詔曰弘建玄風三寶尊重特宜修敬
佛化弘廣理可歸崇其舊沙門中德行清高

者七人在正武殿西安置行道二月二十六
日改元大象又勅佛法弘大千古共崇豈有
沉隱捨而不行自今已後王公已下并及黎
庶並宜修事知朕意焉即於其日殿嚴尊像
具修虔敬于時佛道二衆各詮一大德令昇
法座敷揚妙典遂人懷無畏互吐微言佛理
汪汪沖深莫測道宗漂泊清淺可知挫銳席
中王公嗟賞至四月二十八日下詔曰佛義
幽深神奇弘大必廣開化儀通其修行崇奉
之徒依經自檢遵道之人勿須剪髮毀形以

乖大道宜可存鬚髮嚴服以進高趣令選舊
 沙門中懿德貞潔學業冲博名實灼然聲望
 可嘉者一百二十人在陟岵寺為國行道擬
 欲供養資須四事無乏其民間禪誦一無有
 礙惟京師及洛陽各立一寺自餘州郡猶未
 通許周大象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任道琳廿一法
 師在同州衛道虎宅修述其事呈上內史沛
 公宇文譚視覽小內史臨涇公宇文弘披讀
 常禮上事托跋行恭委尋都上士吐寇臣審
 覈

高祖諱邕即西魏丞相宇文黑泰之第三子
 也泰以魏氏廢帝三年崩世子洛陽公覺嗣
 位受魏禪號大周其年被廢立弟寧都公敏
 三年崩謚明帝立弟魯國公即高祖是也改
 號保定盡五年改元天和盡六年改元建德
 至三年滅佛法六年平齊江淮巴蜀中原一
 統帝以為得政於天下也改號宣政五月便
 崩初帝深信佛宗曾無有二流俗識緯黑衣
 當王以僧縑服彌所經壞所以太祖入關便
 改衣幡悉為皂色用厭不祥乃至高齊竊忌

釋種將戮稠師以通覺故所以免害遂使周祖相從嫉之危身事迫信用讒佞終是信非徹到故受斯言不思禍國滅身勇意而行誅剪三寶摧碎寶命銷亡所以統御既窮當年便殞子贊襲位改元大成二十六月禪位子衍改元大象贊號天元明年五月天元又崩後年正月改元大定於二月內國禪有隋改號開皇率改皂衣普同黃色是知識緯虛誕光武已著前規卜射維期虞氏加其潤色漢末謠言黃衣當王張角張魯並變服以應之

黃初黃武又改元以附之斯術不亡又見周隋交禪以事徵驗終歸於空若夫興廢之道曆數有期因亡故昌亡亦為貴故經云難遭想滅大聖為之碎身隨機得度淨土由來不毀周武行事不亦宜乎道琳法師俗姓任氏高齊之時在相州鄴下有名大德周氏東平廿二誅除釋種當時高祖召僧共評廢立上統等五百餘人無敢陳抗慧遠法師崛起抗詔帝無以答遂以威滅道琳法師初以他行後乃甲表武帝舍弘召至御座對坐交論二十餘

日前後七十餘番帝極覈微竟不能屈既理有所歸乃付議曹量其可否會帝昇遐天元嗣位至大象元年八月二十九日議表九月內申奏時深加面許明年正月遂詔頒行於是佛法如前廣通

周天元皇帝納王明廣表開佛法事第十四又大象元年二月內鄴城故趙武帝白馬寺佛圖澄孫弟子王明廣上衛元嵩佛法事表達天元皇帝至四月八日內史上大夫宇文譯宣勅旨佛教興來多歷年代論其至理實

自難明但以世代澆淳不依佛教致使清淨之法變成濁穢太祖武皇帝所以廢而不存正為如此朕今情存至道思弘善法方欲簡擇練行恭修此理令形服不改德行仍存敬設道場欲行善法王公已下並宜知委餘如

聖七

廿三

前說

隋文帝詔為絳州天火焚老君像事第十五門下夫妙覺垂慈等羣生於一子玄門亭毒總萬物而為母故泥洹大教化被耆城無為真道被斯神國豈徒足相淨土不容真人之

勝哉曲沃東南土名烏谷有靈宮一所道佛
同座碑記湮滅莫識修起所由年代叅差不
知營造遠近忽有異風揚礫如飛長者之蓋
頽雲掩地似狎司空之兵驟雨闌干翻伊倒
洛電女掣鞭天帶流金之色雷童挽軸地有
崩山之響霹靂老君身首各去而佛靈相儼
然無損黃鶴已高青牛遂遠未識金丹安能
不惑者焉主者施行
集論者云夫邪正糾紛在智猶惑幽明路絕
顯驗斯形自皇覺照臨滿於空有之域靈瑞

感應充於凡聖之心自赤澤降神青丘化及
威德之清昏識神光之燭幽都無不喪膽求
師疑懷請道所以掃六師於舍衛梵主傾誠
偃十陣於伽耶魔天誓首安得與夫區區老
叟黃巾奉而抗衡瑄瑣尹生黔首則而齊化
故使周昭降生已後唐文教迹以前未聞釋
尊儀相靈祇之所輕毀至於李老形像頗被
欺陵曲沃同座而別焚彭門僧拜而道偃斯
徒衆矣畧舉知之頃俗多迷疑腸自結終非
果敢故抱遲惟余以近歲通訪古蹤行至鄆

西地名樓觀古樹摧拚院宇層重中有宗聖
觀觀南有尹先生別廟周訪道士云此是老
君之本地也尹喜聞道故置廟以處之其觀
地通南山近坡有一土臺叢樹森聳云是老
君之墓也訪問周歷暮宿觀西尹村尹長樂
家因問氏族長樂年雖遲暮慧解清明言晤
徵擊諸道怯其過往自云是尹令之餘胤也
東邊樓觀此乃先君尹令之故宅也先君志
重丘園情敦稼穡地廣苗厚通觀莫因遂結
草爲樓以用觀望故云樓觀也本非老君之

宅先君承老君西遁將往流沙道左邀携逆
旅相待老君遂之此宅周眺久之東南高崗
即先君之古臺也當時亦與李老共登此臺
祖宗相承墳墓峙列不聞先君與李老西邁
此乃出自道書非關古史又云昔聞李老生
陳苦縣長亦東川老方入秦死於槐里未聞
正說西化流沙雖史遷浪言非爲定指莊蒙
所及斯途有歸自餘云云不可尋檢余又往
始平之西二十餘里渭水之北槐里古城基
址尚存中有一家訊問耆舊斯冢是誰皆莫

知其由紫縣圖經但述古城亦不測其年代
冢跡今在訪問流沙即燉煌鳴沙之地是也
彼有流沙之地而無伯陽之風檢道化胡西
昇經等聃往化胡胡人不受乃令尹喜為佛
化胡胡人方服今窮其浮辯較其宗匠自天

卷七

廿五

竺已北諸外國者乃稱胡國人皆奉佛未承
喜化還祖天竺釋迦如來若此搜求聃行不
遠槐里死矣秦佚弔之頗為實錄自餘虛引
未足稱之故隋尚書令楚國公楊素行經樓
觀見壁畫尹喜化胡之像素告諸道士曰承

聞老君化胡胡人不受令喜變身作佛胡人
方受是知佛能化胡胡人奉佛道不能化云
何言老子化胡深思此言也故列時緣露布
惟速後進未廣聞安能博詣想有識者顧此
懷諸

隋兩帝重佛宗俱受歸戒事第十六

案隋著作郎王邵述隋祖起居注云帝以後
魏大統七年六月十三日生于同州般若尼
寺于時赤光照室流溢戶外紫氣滿庭狀如
樓閣色滌人衣內外驚異帝母以時炎熱就

而扇之寒甚幾絕困不能啼有神尼者名曰智仙河東劉氏女也少出家有戒行和尚失之恐墮井乃在佛屋儼然坐定時年七歲遂以禪觀為業及帝誕日無因而至語太祖曰兒天佛所祐勿憂也尼遂名帝為那羅延言如金剛不可壞也又曰兒來處異倫俗家穢雜自為養之太祖乃割宅為寺以兒委尼不敢召聞後皇妣來抱忽化為龍驚惶墮地尼曰何因妄觸我兒遂令晚得天下及年七歲告帝曰兒當大貴從東國來佛法當滅由兒

興之尼沉靜寡言時道吉凶莫不符驗初在寺養帝年至十三方始還家及周滅二教尼隱皇家帝後果自山東入為天子重興佛法皆如尼言及登位後每顧羣臣追念阿闍梨以為口實又云我與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似從道人中來由小時在寺至今樂聞鐘聲乃命史官為尼作傳帝昔龍潛所經四十五州及登極後皆悉同時起大興國寺仁壽元年帝及後宮同感舍利並放光明砧槌試之宛然無損遂前後置塔諸州百有餘所皆

置銘勒隱于地府感發神瑞充物耳目具如
王邵所撰感應傳所以周祖竊忌黑衣當王
便摧滅佛法莫識隋祖元養佛家王者不死
何由可識事過方委知聖作狂自古皆爾備
諸聞見然帝信重佛宗情注無已每日登殿
坐列僧轉經問法乃至大漸至於道觀羈
縻而已崇建功德佛門隆盛時旣非逸故畧
其叙于時曇延法師是稱僧傑昇於正殿而
授帝菩薩戒焉事如別顯及大業嗣曆彌隆
前政昔居晉府盛集英髦慧日法雲道場興

號玉清金洞玄壇著名四海搜揚總歸晉府
四事供給三業依憑禮以家僧不屬州省迄
于終曆徵訪莫窮而情慕佛宗崇奉誠約天
台智顛定門幽祕神用罕加請為國師尊稱
智者言令所及無不允從及其即世廢朝追
感就山造寺廣度眾僧下書優問慇懃委曲
遣錫糧粒并諸法衣欲使徒眾行道如師存
日故每至忌晨必預先設供門人歲至面叙
昔緣情欸莫二自有帝王於師珍重無以加
也至於李老符籙曾無預懷致使交論興言

絕於徵召故無編次云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卷第二

音釋

覘丑應切

狷具犬切

獠音老

慝尼六切

拮吾割切

頽落蓋切

視視說切

楸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卷第三

壁八

唐 釋 道 宣 撰

唐高祖問僧形服有何利益琳法師奏

對事十七

高祖幸國學統集三教問僧道是佛師

事十八

道士李仲卿等造論毀佛沙門法琳著

辯正論以抗事十九

太宗下勅道先佛後僧等上諫事二十

皇太子集三教學者詳論事二十一

辛中舍著齊物論并淨琳二師抗拒事

兩首二十二

太宗文皇帝問沙門法琳交報顯應事

二十三

太宗幸弘福寺立願重施叙佛道先後

壁八

二十四

太宗勅道士三皇經不足傳授令焚除

事二十五

太宗詔令裝法師翻道經為梵文與道

士辯覆事二十六

高祖問僧形服有何利益琳法師奉對事第十七

皇唐啓運諸教並興然於佛法彌隆信重捨
京舊第置興聖寺自餘會昌勝業慈悲證果
集仙等寺架築相尋至於道觀無聞於俗武
德四年有太史令傅奕者先是黃巾深忌繼
服既見國家別敬彌用疚心乃上廢佛法事
十有一條云佛經誕妄言妖事隱損國破家
未聞益世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
放歸桑梓則家國昌大李孔之教行焉武皇

容其小辯朝輔任其放言乃下詔問僧曰棄
父母之鬚髮去君臣之華服利在何間之中
益在何情之外損益二宜請動妙釋有濟法
寺沙門襄陽釋法琳憤激傳詞側聽機候承
有斯問即陳對曰琳聞至道絕言豈九流能
辯壁六法身無像非十翼所詮但四趣茫茫飄淪
慾海三界蠢蠢顛墜邪山諸子迷以自焚凡
夫溺而不出大聖爲之興世至人所以降靈
遂開解脫之門示以安隱之路於是天竺王
種辭恩愛而出家東夏貴遊厭榮華而入道

摺出二種生死志求一妙涅槃弘善以報四
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利益也毀形以成其
志故棄鬚髮美容變俗以會其道故去君臣
華服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禮乖事主而
心戢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順福霑幽顯豈
拘小違上智之人依佛語故為益下凡之類
虧聖教故為損懲惡則濫者自新進善則通
人感化此其大畧也而傅氏所奏在司既不
施行乃多寫表狀公然遠近流布京室閭里
咸傳禿丁之誚劇談席上昌言胡鬼之謠佛

日翳而不明僧威阻而無力于時達量道俗
動毫成論者非一各踈佛理曲陳邪正皆是
奕之所廢豈得引廢成興雖曰破邪終歸邪
破琳情出玄機獨覺千載器局天授博悟生
知睹作者之小功信乘權之有據乃著破邪

論其詞曰

聖八

三

莊周云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外
聖人存而不論老子云域中有四大而道居
其一案前漢藝文志所紀衆書一萬三千二
百六十九卷莫不功在近益意在敬事君父

俱未暢於遠途止在移風易俗遂使三世因果理涉旦而猶昏業報吉凶義經丘而未曉斯乃六合之寰塊三才之俗暮詎免四流浩瀚爲煩惱之波六趣誼譁造塵勞之路者也原夫實相杳冥逾要道之道法身凝寂出玄之又玄所以現生忍土誕聖王宮示金色之身吐玉毫之相行則蓮華捧足住則百寶承軀出則天主導前入則梵王從後聲聞菩薩儼若朝儀八部萬神森然輔衛演涅槃則地現六動說般若則天雨四華百福莊嚴狀滿

月之臨滄海千光照曜如聚日之映寶山師子一吼則外道摧鋒法鼓暫鳴則天魔稽首是故號佛爲法王也豈與衰周李耳比德爭衡末代孔丘輒相聯類非所言也文有三十餘紙自琳論出冠絕羣篇家藏一本心口常誦並流畧之菁華史書之藻鏡茂譽於是乎沸騰蒙俗由之而開悟琳有功矣琳以論卷初出意在榮達所知上之化下風靡之言則易乃上啓儲貳親王及公卿侯伯並文理弘被庶績咸嘉其博詣焉故奕奏狀因之遂寢

得使釋門重啟琳有其功東宮庶子虞世南
詳所上論爲之序胤光價之顧又重由來琳
姓陳氏穎川太丘之後遠祖移於襄陽故爲
縣人焉少出家住荊州青溪山玉泉寺博通
內外以文學見知大業初元入關視聽以槐
里老宗張葛承繼言多誕謬有阻素風不勝
其妄親事觀閔吏云老氏西之流沙莊云老
氏死於槐里二說糾紛名實乖競故西窮砂
塞絕李氏之蹤中至槐城有古墳之驗追訪
者舊莫識其源然樓觀道宮乃尹喜之宅延

老君過之非柱下居處今觀西尹村尹長樂
者村中魁岸即尹令之後事佛不事道也余
往問焉昌言我祖結草爲樓於觀望故曰樓
觀本非老君之所宅也今東觀中廟者即尹
先君之宗廟也自古至今子孫承紹不往流
沙昭穆斯在但以時逢寬政不事糾徵任彼
黃巾高仰尹李致有符圖章醮代代繁廣道
德宏旨豈有然乎莫不後生存利非老厥宗
琳慨其謬妄方欲討其根源若非共住久處
無由得成探蹟則戴冠服褐從其靜館爲述

道德通說莊黃昔在荆楚曾經陶練義在玄微蘊括情抱秦川道學麟角罕逢自餘章句梗槩而已致使九仙九府之錄三元三洞之儀黃庭黃書之祕天文步剛之術服氣練尸飛丹瀟液莫不說如指掌寫送無遺於是高會館宇把臂朋從藏篋並開奇方畢吐琳本期既暢窮力搜求乃見乾竺古皇老君之師奉僧位高顯道士之所推敬佛之目如雲重法之科霧結並具抄畧用擬不虞後乃返迹舊徒如常綜業及皇運初興傳令陳表仲卿

進喜踏駮佛僧著論形於見聞興言在於貶退琳遠依而抗拒引道教我佛乘劉李違師背教妄作罔冒凡聖及太宗覽論試以顯驗之刑琳對以正理極言上帝一無所問移於益部僧寺行至百牢關因疾而卒時年六十有九凡所著論集三十餘卷然於釋李交論偏意敷弘固使文據卓明終始包富後賢引用不假傍求斯即季代護法之開士也當時同代相侮逝後惜之自餘玼瑣未足言議其對晤重沓如後廣之此但叙其風素耳

高祖幸國學統集三教問僧道是佛師事第
十八

武德八年歲居協洽駕幸國學禮陳釋奠堂
列三座擬叙三宗時勝光寺慧乘法師隋煬
所珍道俗敦敬衆所樂推以爲導首于時五
都才學三教通人榮貴宰伯臺省咸集天子
下詔曰老教孔教此土元基釋教後興宜崇
客禮今可老先次孔末後釋宗當時相顧莫
敢酬抗乘雖登座情慮不安太宗時爲秦王
躬臨位席直視乘面目未曾迴頻降中使云

無所慮師但廣述佛宗光敷帝德旣最末陳
唱冠徹前通乃命衆曰上天下地其貴在人
榮位緣業必宗佛聖今將叙大致須具禮儀
並合掌虔跪表師資有據聲告纔止皇儲以
下爰逮羣僚各下席互跪竚聆清辯乘前開
帝德云陛下壁八巍巍堂堂衆聖中王如星中之
月言多不載次述釋宗後以二難雙徵兩教
先問道云先生廣位道宗高邁宇宙向釋道
德云上卷明道下卷明德未知此道更有大
此道者爲更無大於道者答曰天上天下惟

道至極最大更無大於道者難曰道是至極最大更無大於道者亦可道是至極之法更無法於道者答曰道是至極之法亦更無法於道者難曰老經自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何意自違本宗乃至更無法於道者若道是至極之法遂更有法於道者何意道法最大不得更有大於道者答曰道只是自然自然即是道所以更不別有法能法於道者難曰道法是自然自然即是道道亦得自然自然法道不答曰道法是自然自然

不法道難曰道法是自然自然不法道亦可道即法自然自然不即道答曰道法是自然自然即是道所以不相法難曰道法是自然自然即是道亦可地既法於天天應即是地法然於天天不即地故知道法自然自然不即道若自然即是道天應即是地於是仲卿雙八在座周惲神府抽解無地十忸赦無答當時榮貴昌言道士遭難不通遂使玄梯廣布義網高張可謂躡響風飛應機河寫于時天子迴光驚美其辯舒顏解頤而笑皇儲懿戚左右

重臣並同歎重黃巾之黨結舌無報博士祭酒張喉愕視東體轅門慧日所以更明法雲於茲還布尋於座中下詔問乘道士潘誕奏云悉達太子不能得佛六年求道方得成佛是則道能生佛佛由道成道是佛之父師佛乃道之子弟故佛經云求於無上正真道又

去二十許王論年所經三百餘載豈有昭王世佛而退求敬王時道乎勾虛驗實足可知也仲卿向叙道者謂太上大道先天地生鬱勃洞虛之中煒燁玉清之上是佛之師不言周時之老聃也且五帝之前未聞有道三王之季始有聃名漢景以來方興道學窮今討古道者爲誰案七籍九流經國之典宗師周易五運相生既闕兩儀陰陽是判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天地於事可明陰陽在生有驗此理數然也不云有道先

天地生道既莫從何能生佛故卓胤云在已
為德及物為道殷仲文云德者得也道者由
也言得孝在心由之而成者也王充論衡云
立身之謂德成名之謂道道德者為若此矣
卿所言道寧異是乎若異斯者不足論評豈
有頭戴金冠身披黃褐鬢垂素髮手把玉璋
別號天尊居大羅之上獨名大道治玉京之
中山海之所未詳經史之所不載大羅同鳥
有之說王京本亡是之談言畢下座乘爾時
獨據詞鋒舉朝矚目致使異宗無何而退可

謂一席之揚扇足為萬代之舟航可尚可師
立功立事是知近假叨幸之力遠庇護念之
恩道籍人弘惟乘有矣乘姓劉氏彭城人也
有陳之時早經師訓聽成實論大涅槃經聲
論之美光華江表及隋降陳國望逸朝廷煬
帝昔在晉蕃南鎮淮海立四道場追徵四遠
有名釋李率來府供乘以學優見舉召入王
庭言論酬對殊有風采然其儀相魁岸眉目
高朗貌體時事不在思量鋪詞摛藻俊逸終
古自寓內推舉聲辯之最無越南朝良以吳

楚之文騷經陳其翹楚典午南擄才學涌於
波瀾故得遊談玄路天下稱焉乘於斯伍聲
價尤甚所以慧日道場義門法將躬衡而對
雄伯電舌而卷羣英乘於僧位灼灼高出煬
帝初在春坊因從京邑談講徒侶互顯英雄
論難之華道俗同許及成雄邑雙八召往東都厚
供重賜月望相接及往西平旦末遼海衰平
無不預從戎麾對晤詞旨京師西南建兩禪
室內獲舍利擬瘞寺塔終憂所重特詔此行
粵自東都西至京室威儀福瑞聽逸郊闈及

帝往江都留乘洛邑常事恒業不擁素風皇
泰初元彌崇敬重內置道場晨宵覲接開明
建始鄭重相仍齋講繼軫法輪不絕及武德
四年蕩定東夏入偽諸州例留一寺洛陽舊
都僧徒極盛簡取名勝配住同華兩州仍舉
勝達者五人天策別供乘以德高衆望又處
其負在京住勝光寺以勝光寺主僧珍法師
即隋煬國師智顛禪師之弟子也以行解有
聲追住慧日舊曾同寺同氣相求珍亦文帝
素交特隆恒准所以秦國福供並入勝光寺

乘達帝城弘通無倦福智二嚴與時俱積勝
光北院寶塔高華堂宇綺飾像設嚴麗乃至
畫繪瓌竒冠絕區域皆乘目准心計巧類神
功不可思也每有盛集必事先驅湧注若河
傾名貌如搗錦能使智人傾心清耳竚聆逸
辯不覺畧度形疲自餘昏漠得聞寫送輕快
莫知筌緒然爲人慈育以濟度爲心言問所
流惟存贊悅不及其過斯亦季代之辯士也
年將八十終於勝光寺帝深悼惜賻贈榮顯
道士李仲卿等造論毀佛沙門法琳著辯正

論以抗事第十九

武德二年清虛觀道士李仲卿劉進喜猜忌
佛法恒加訕謗與傳奕唇齒結構誅剪釋宗
卿著十異九迷論喜著顯正論仍託傳氏上
聞天聽孟春下勅京立三寺僧限千人餘並
放還桑梓有才用者八品處分嚴勅行下無
敢抗言五衆哀號四俗驚歎不久震方出帝
氛侵廓清太宗素襲啓聞薄究宗領登即大
赦一切休寧僧還本寺佛日還朗法琳前造
破邪論道俗具瞻道士斯論猶未筆削乃因

壁八

十

劉李二論造辯正論以擬之一乘八卷綸綜終古立信當今絕後光前布露惟遠穎川陳子良才術縱橫聲振寰宇為之注解并序由來文多不載

太宗下勅道先佛後僧等上諫事第二十

貞觀十一年駕巡洛邑僧中先有與黃巾論者聞之於上乃下詔云老君垂範義在清虛釋迦貽神則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求其宗也弘益之風齊致然大道之興肇於遂古源出無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邁

兩儀而運行包萬物而亭育故能經邦致治反樸還淳至如佛教之興基於西域逮於後漢方被中土神變之理多方報應之緣匪一洎於近世崇信滋深人冀當年之福家懼來生之禍由是滯俗者聞玄宗而大笑好異者望真諦而爭歸始波涌於閭里終風靡於朝廷遂使殊俗之典鬱為衆妙之先諸華之教翻居一乘之後流遯忘返于茲累代今鼎祚克昌既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而賴無為之功宜有改張闡茲玄化自今已後齋供行立

第八

十一

至於稱謂道士女道士可在僧尼之前庶敦反本暢於九有貽諸萬葉時京邑僧徒各陳極諫有司不納沙門智實後生俊穎內外兼明攜諸宿老隨駕陳表乃至關口上其表畧云僧某等言某等年迫桑榆始逢太平之世貌同蒲柳方值聖明之君竊聞父有諍子君有諍臣某等雖預出家仍在臣子之例有犯無隱敢不陳之伏見詔書國家本系出自柱下尊祖之風形于前典頒告天下無得而稱令道士等在僧之上奉以周旋豈敢拒詔尋

老君垂範治國治家所佩服章亦無改異不立館宇不領門人處柱下以全真隱龍德而養性智者見之謂之智愚者見之謂之愚非曾司寇莫之能識今之道士不遵其法所著衣服並是黃巾之餘本非老君之裳行三張之穢術棄五千之妙門反同張禹漫行章句從漢魏以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妄託老君之教實是左道之苗若位在僧尼之上誠恐真偽同流有損國化如不陳奏何表臣子之情謹錄道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如

別所陳伏願天慈曲垂聽覽中書侍郎岑文
本宣勅語僧等此事久以行訖不伏者與杖
諸大德等咸是暮年形疲道路飲氣而旋智
實勇身先出云不伏此理萬刃之下甘心伏
罪遂杖之放還實少出家住京師總持寺沙

壁八

十二

彌時殊有高烈有精神善談論有聲遠近通
攝論俱舍自受具已後嚴策形心衣鉢自隨
淨瓶常執不入市不乘騎每有勝集無不論
難鏗鉉高調聲氣堅正屬武德初薛舉東逼
乃選翹勇僧千人入於戎幕有僧法雅躬為

幕頭京師鼎沸僧徒無計實於衆中大哭云
雅是魔賊撮而毆之以事達太上乃令還俗
因周行講肆不滌俗風貞觀初元雅有事故
下勅令實出家住於本寺及尊黃老令在僧
前實薦京邑大德法常慧淨法琳等十餘人
隨頌上表以死上請不許之實曰深知明詔
不可轉也萬載之後知僧中之有人焉後滌
疾清齋如初有勸非時食者實曰余見死者
多矣臨終之時多陷戒律豈重身輕聖何名
師資乎乃閉口不食有問後事答曰彎弓箭

下可選地邪住須量處省事為要言已卒寺春秋三十餘矣

皇太子集三教學者詳論事第二十一

貞觀十二年皇太子集諸宮臣及三教學士於弘文殿開明佛法紀國寺慧淨法師預斯

雙八

十三

嘉會有令召淨開法華經奉旨登座如常序胤道士蔡晃講道論好獨秀時英下令遣與抗論晃即整容問曰經稱序品第一未審序第何分淨曰如來入定徵瑞放光現竒動地兩華假近開遠為破二之洪基作明一之由

漸故為序也第者為居一者為始序最居先故稱第一晃曰第者弟也為弟則不得稱一言一則不得稱第兩字銜盾何以會通淨曰向不云乎第者為居一者為始先生既不領前宗而謬陳後難便是自難何成難人晃曰言不領者請為重釋淨啓令曰昔有二人一名蛇奴道帚忘掃一名身子一聞千解然則蛇奴再聞不悟身子一唱千領此非授道不明但是納法非俊晃曰法師言不出唇何以可領淨曰菩薩說法聲振十方道士在座如

迷如醉豈直形骸聾聵其智抑亦有之是曰
野干說法何由可聞淨曰天宮嚴衛理絕獸
蹤道士魂迷謂人爲畜有國子祭酒孔穎達
者心在道黨潛扇斯玷曰承聞佛教無諍法
師何以構斯諍淨啓令曰如來在日已有斯
事佛破外道外道不通反謂佛曰汝常自言
平等今旣以難破我即是不平等佛爲通曰
以我不平破汝不平汝若得平即我平也而
今亦爾以淨之諍破彼之諍彼得無諍即淨
無諍也于時皇儲誥祭酒曰君旣謙說真爲

道黨淨曰嘗聞君子不黨其知祭酒亦黨乎
皇儲怡然大笑合座歡躍今日不圖法樂以
至於斯淨頻入宮闈抗論無擬殿下目矚斯
神銳也尋下令曰紀國寺慧淨法師名稱高
遠行業著聞綱紀伽藍必有弘益請爲普光
寺主仍知本寺上座事復下書與普光及以
淨所廣述寺綱住持惟人在寄等淨本趙郡
房氏即隋國子博士微遠之猶子也家代儒
宗流畧固其常習而精爽清舉卓朗文雄機
論標放乘時構采少出家遊學二河不專師

傳於大小乘探賾沉隱開皇末曆觀化帝京
優柔教義亟發光問大業之紀聲唱轉高預
有才人無不臨造或決疑豫或示新文讎校
古今商榷儒墨問之不已乃為敘述古來詩
人雅什雖多罕登百二羣髦重其慧悟服其
品藻遂勸續詩英華自梁高齊宋以下逮于
皇運編為十卷吳王文學劉孝孫序之并俱
舍毘曇大莊嚴咸為著疏合三十一卷法華
已下行用諸要亦續疏今成誦之注經集論
不能委述貞觀嗣寶宰伯咸欽僕射玄齡尤

所敬重每有勝集引諸僚宋預聽法筵日下
當時以為榮觀之極也然能事匪一學罕兼
迪淨之陳迹可謂玄儒並鶩所以吹蕪易發
光華莫不由此年逾縱心風疾交集然猶憑
几談寫叙對時賢余曾問其疾苦答云淨嘗
疾甚無計可投承間病是著因因當捨著遂
召五眾一切都捨夜覺有間曉又重發依前
都捨疾間亦然今則七十有餘生事極矣安
有為命而捨財乎念念死計無情財事昔人
年至百歲猶不體命行無常今淨悟之任時

雙八

十五

而已然其恕已謙光接誘道俗迎送禮遇不
爽恒倫至於同法論難知窮引通不咎前人
共代即目聞見自多故不曲盡其宗轄其道
化履歷具見續高僧傳

辛中舍著齊物論并淨琳二師抗拒事兩首

第二十二

太子中舍辛誥學該文史誕傲自矜心存道
術輕弄佛法滌翰著論詳畧釋宗時有對者
誥必碎之于地謂僧中之無人也慧淨法師
不勝其侮乃裁論以擬之曰披覽高論博究

精微旨贍文華驚心眩目辯超炙輶理跨聯
環幽難勃以縱橫揆藻紛其駱驛非夫哲士
誰其溢心瞻彼上人固難與對輕持不敏寧
酬客難來論云一音演說各隨類解蠕動衆
生皆有佛性然則佛陀之與先覺語從俗異
智慧之與般若義本玄同習知覺若非勝因
念佛慧豈登妙果答曰大哉斯舉也深固幽
遠理涉嫌疑今當爲子畧陳梗槩若乃問同
答異文郁郁於孔書名一義乖理明明於釋
典若名同不許義異問一則不得答殊此例

既昇彼並自沒如有未喻更爲提撕夫以往無所住萬善所以兼修爲無不爲一音所以齊應豈止絕聖棄智抱一守雌泠然獨善義無兼濟較言優劣其可倫乎二宗既辯百難斯滯論云彼此名言遂可分別一音各解乃

壁八

十六

翫空談答曰誠如來旨亦須分別竊以逍遙一也鵬鷄不可齊乎九萬榮枯同也椿菌不可齊乎八千而沉燭火之作日月浸灌之方時雨寧有分同潤而遂均其曜澤哉至若山豪一其大小彭殤均其壽夭筵楹亂其橫豎

施厲混其妍媸斯由相待不定相奪可忘莊生所以絕其有封非於未始無物斯則以余分別攻子分別子亡分別即余亡分別矣君子劇談幸無謔論一言易失駟馬難追斯文誠矣深可慎哉

論云諸行無常觸類緣起復心有待資氣涉求然則我淨爰於熏修慧定成於繕尅答曰無常者故吾去也緣起者新吾來也故吾去矣吾豈常乎新吾來矣吾豈斷乎新故相待假熏修以成淨美惡更代非繕尅而難功是

則生滅破彼斷常因果顯其中觀斯寔莊釋
玄同東西理會而吾子去彼取此得無謬乎
論云續鳧截鶴庸詎真如蟲化蜂飛何居弱
喪答曰夫自然者報分也熏修者業理也報
分已定二鳥不羨於短長業理資緣兩蟲有
待而飛化然則事象易疑沉冥難曉幽求之
士淪惑固息乃道圓四果尚昧衣珠位隆十
地猶昏羅縠聖賢固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
自非鑒鏡三明雄飛七辯安能妙契玄極敷
究幽微貧道藉以受業家門朋徒是寄希能

擇善敢進蕪莠如或鑑然願詳金牒於是辛
氏項受斯文頓裂邪網有遠問舍人者曾讀
斯論意所未詳便以示沙門法琳請更廣其
義類琳乃答曰蒙示辛氏與淨法師齊物論
大約兩問詞旨宏贍理致幽絕既開義府特
曜文鋒舉佛性平等之談引羣生各解之說
陳彼此之兩難辯玄同之一門非夫契彼寰
中孰能振斯高論美則美矣疑頗疑焉何者
尋上皇朝徹始流先覺之名法王應物爰標
佛陀之號智慧者蓋分別之小術般若者乃

無知之大宗分別緣起所以強稱先覺無知性寂於是假謂佛陀分別即於外有數無知則於內無心於外有數分別之見不忘於內無心誘引之功莫匱甚秋毫之方巨嶽喻尺鷃之比大鵬不可同年而語矣莊生云吾亡是非不亡彼此庸詎然乎所以小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唯彭祖之特聞非衆人之所逮也況三世之理不差二諦之門可驗是以聖立因果凡夫有得聖之期道稱自然學者無成道之望從微至著憑繕尅而方研乘

因趣果藉熏修而始見彼既知而故問余亦述而畧答詳夫一音普被弱喪由是同歸四智廣覃真如以之自顯自顯也者唯微唯彰同歸也者孰來孰去蓋知隨業受報二鳥不嫌其短長因濕致生兩蟲無擇於飛化不存待與無待明即待之非待矣請試論之昔闕澤有言孔老法天諸佛法佛洪範九疇承天制用上方十善奉佛慈風若將孔老以匹聖尊可謂子貢賢於仲尼跛鼈陵於駿驥欲觀渤澥更翫滄流何異蔽目而視毛端却行以

雙八

十八

求前路非所應也非所應也且王導周顛宰
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儀次則王謐
郝超劉璆謝容等並江左英彥七十餘人皆
學綜九流才映千古咸言性靈真要可以持
身濟俗者莫過于釋氏之教及宋文帝與何
尚之王玄保等亦有此談如其宇內並遵斯
要吾當坐致太平矣尚之又云十善暢則人
天興五戒行則鬼畜絕其實濟世之玄範豈
造次而可論乎中含學富才高文華理切秦
懸一字蜀掛千金何以當茲奇麗也不量管

見輕陳鄙俚敢此有酬以麻績組耳李舍人
得琳重釋渙然神解重疑頓消仍以斯論廣
干視聽故得二文雙顯各其志乎

太宗文皇帝問沙門法琳交報顯應事第二
十三

雙八

十九

貞觀十四年先有黃巾西華觀秦世英者挾
方術以自媚因程器於儲貳素嫉釋宗陰上
法琳所造之論云此辯正但欲謗訕皇宗罪
當罔上太宗聞之便下勅沙汰僧尼貌減年
齒使御史韋悰將軍于伯億并寺省州縣官

人日別鴻臚檢閱情狀見在衆僧宜依遺教仍追訪琳身據法推勘琳扼腕奮發追徵未及即詣公庭輕生受對不懼性命乃繫之縲繼下詔問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尊祖重親寔由先古何爲追逐其短首鼠兩端廣引形似之言備陳不遜之喻已毀我祖禰謗譴我先人如此要君罪有不恕琳答曰文王大聖周公大賢追遠慎終昊天靡答孝悌之至通於神明雖有宗廟義不爭長何者皇天無親竟由輔德古人黨理而不黨親不自我後雖

親有罪必罰雖踈有功必賞賞罰理當故天下和平老子習訓道宗德教加於百姓怨已謙光仁風形于四海又吾師名佛佛者覺一切人也乾竺古皇西昇逝矣討尋老教始末可追日授中經示誨弟子言吾師者善入泥洹綿綿常存吾今逝矣今劉季所述謗滅老氏之師世莫能知所以著茲辯正論有八卷畧對道士六十餘條並陳史籍前言實非謗毀家國自後辯對三十餘例具狀奏聞勅云所著辯正論信毀交報篇曰有念觀音者臨

刃不傷且放七日令爾念之試及刑期能無
傷不琳外纏桎梏內迫刑期水火交懷惟祈
顯應恰至限滿忽神思影勇橫逸曾懷頓亡
死畏立待追對須臾勅至云今赦期已滿即
事加刑有何所念念有靈不琳答曰自隋季
擾攘四海沸騰毒疫流行干戈競起興師相
伐各擅兵威臣佞君荒不為正治遏絕王路
固執一隅自皇王弔伐載清海陸斯寔觀音
之力咸資勢至之功比德連衡道齊上聖救
橫死於帝庭免淫刑於都市琳於七日已來

不念觀音惟念陛下又勅詔書侍御韋宗問
琳有詔令念觀音何因不念乃云惟念陛下
琳答伏聞觀音鑒鑒陳形六道上天下地皆
為師範然大唐光宅四海九夷奉職八表刑
清君聖臣賢不為枉濫今陛下子育恒品如
經即是觀音既其靈鑒相符所以惟念陛下
且琳著辯正論爰與書史符同一句參差任
從斧鉞陛下若順忠順正琳則不損一毛陛
下若刑濫無辜琳則有伏屍之痛以狀奏聞
遂不加罪下勅徙于益部僧寺于時朝廷上

下知英搆扇御史韋悰審英飾詐疑陽陳俗
乃奏彈曰竊以大道鬱興沖虛之迹斯闡玄
風既播無爲之教寔隆未有身預黃冠志同
凡素者也道士秦英頗解醫方薄閑祝禁親
戚寄命羸疾投身姦媿其妻禽獸不若情違
正教心類豺狼逞貪競之懷恣邪穢之行家
藏妻子門有姬童乘肥衣輕出入衢路揚眉
奮袂無憚憲章健羨未忘觀傲在慮斯原不
殄至教或虧請置嚴科以懲姦侈有勅追入
大理竟以狂狷被誅公私同知賊惡怪其死

晚可謂賊夫人之子於斯見矣

太宗幸弘福寺立願重施叙佛道先後第二
十四

貞觀十五年五月十四日太宗文帝躬幸弘
福寺于時僧衆並出虞候遠闕勅召大德五
人在寺內堂中坐訖具叙立寺所由意存太
穆皇后哀淚橫流僧並垂淚乃手製願文曰
皇帝菩薩戒弟子稽首和南十方諸佛菩薩
聖僧天龍大衆若夫至理凝寂道絕名言大
慈方便隨機攝誘濟苦海以智舟朗重昏以

慧日開曉度脫不可思議弟子夙罹誓疊早
嬰偏罰追惟撫育之恩每念慈顏之遠泣血
崩心永無逮及號天躡地何所厝身歲月不
居炎涼亟改荼毒之痛在乎粉骨敬養已絕
方恨不追冤酷之深百身何贖惟以丹誠歸
依三寶謹於弘福道場奉施齋供并施淨財
以充檀捨用斯功德奉爲先靈願心悟無爲
神遷妙喜策紺馬以入香城躡金階而昇寶
殿遊玩法樂逍遙淨土永蔭法雲嘗飡甘露
疾證菩提早登正覺六道四生並同斯願帝

永樂北藏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

第一三三册

謂僧曰此以老君是明先宗尊祖重親有生
之本故令在前師等應悵悵寺主道懿奉對
陛下尊重祖宗使天下成式僧等荷國恩重
安心行道詔旨行下咸大歡喜豈敢悵悵帝
曰朕以先宗在前可即大於佛也自有國已
來何處別造道觀壁八凡有功德並歸寺家國內
戰場之始無不一心歸命於佛今天下大定
戰場之地並置佛宇乃至本宅先妣惟置佛
寺朕敬有處所以盡命歸依師等宜悉朕懷
彼道士者止是師習先宗故位在前今李家

據國李老在前若釋家治化則釋門居上可不平也僧等起謝帝曰坐此是弟子意耳不述不知天時大熱房宇迮狹若為居住今有施物可造後房使僧等寬展行道餘言多不載事訖還宮

太宗勅以道士三皇經不足傳授令焚除事
第二十五

貞觀二十二年十月有吉州上表云有事天尊者行三皇齋法依檢其經乃云欲為天子欲為皇后者可讀此經據此言及國家檢田

令云道士通三皇者給地三十畝檢公式今諸有令式不便者奏聞此三皇經文言有異具錄以聞有勅令百官議定依追道士張慧元問有此言不慧元答云此處三皇經並無此言不知遠州何因有此然為之一字聲有雙六平去若平聲讀之誠如所奏若去聲讀之此乃為國於理不妨臣等以為慧元所說不乖勸善然聞經中天文大字符圖等不入家籍請除餘者請留吏部楊纂等議云依讀三皇經全與老子道德經義類不同並不可留以

惑於後勅旨其三皇經並收取焚之其道士
通道德經者給地三十畝仍著令于時省司
下諸州收三皇經並聚於尚書禮部廳前于
尚書試以火焚爇一時灰燼昔宋時鮑靜初
造三皇被誅今仍宗尚改三皇爲三洞妄立
天文大字惑誤昏俗其詐顯然迷者不覺今
遇大唐聖帝體其僞妄故此焚除近如大業
末年京師五通觀道士輔慧詳三年不言改
涅槃爲長樂經將欲入山巖中于時條制不
許出城門候見其內著黃衣又獲新經執送

留守及至勘校改經事實尚書衛文昇以狀
奏聞於金光門外戮之耳目生靈之所同委
其覺者如此不覺者有之然彼輒爾制經寫
于藏篋無人檢勘誰辯僞真且所造者文義
淺俗濫引佛經讀者無味未足觀採至如南
華幽求固是命家之作不可及之

太宗詔令焚法師翻道經爲梵文與道士辯
覆事第二十六

貞觀二十一年西域使李義表還奏稱東天
竺童子王所未有佛法外道宗盛臣已告云

脂那大國未有佛教已前舊有得道人說經
在俗流布此文不來若得文者必當信奉
彼王言卿還本國譯為梵言我欲見之必道
越此從傳通不曉登即下勅令獎法師與諸
道士對共譯出于時道士蔡晃成英二人李
宗之望自餘鋒穎三十餘人並集五通觀日
別參議詳覈道德裝乃句句披析窮其義類
得其旨理方為譯之諸道士等並引用佛經
中百等論以通玄極裝曰佛教道教理致大
乖安用佛理通明道義如是言議往還累日

窮勘出語濶落的據無從或誦四諦四果或
誦無得無待名聲雲誦寶聖俱靈裝曰諸先
生何事遊言無可尋究向說四諦四果道經
不明何因喪本虛談老子且據四諦一門門
有多義義理難曉作論辯之佛教如是不可
陷淪向問四諦但答其名諦別廣義尋問莫
識如何以此欲相抗乎道經明道但是一義
又無別論用以通辯不得引佛義宗用解老
子斯理定也晃遂歸情曰自昔相傳祖承佛
義所以維摩三論晃素學宗致令吐言命旨

無非斯理且道義玄通洗情爲本在文雖異
厥趣攸同故引解之理例無爽如僧肇著論
盛引老莊成誦在心由來不怪佛言似道如
何不思熒曰佛教初開深經尚壅老談玄理
微附虛懷盡照落筌滯而未解故肇論序致
聯類喻之非謂比擬便同涯極今經正論繁
富人謀各有司南兩不諧會然老之道德文
只止五千無論解之但有羣注自餘千卷事
雜符圖蓋張葛之昇附非老君之氣叶又道
德兩卷詞旨沉深漢景重之誠不虛及至如

卷八

廿五

何晏王弼嚴道鍾會顧歡蕭繹盧景裕韋處
玄之流數十餘家注解老經指歸非一皆堆
涉俗理莫引佛言如何棄置舊蹤越津釋府
將非探賾過度失混沌之竅耶於是諸徒無
言以對遂即添翰綴文厥初云道此乃人言
梵云末伽可以翻度道士等一時舉袂曰道
翻末伽失於古譯古稱菩提此謂爲道末聞
末伽以爲道也熒曰今翻道德奉勅不輕須
覈方言乃名傳旨菩提言云覺末伽言道唐
梵音義確爾難乖豈得浪翻冒罔天聽道士

成英曰佛陀言覺菩提言道由來盛談道俗同委今翻末伽何得非妄熒曰傳聞濫真良該匪惑未達梵言故存恒習佛陀西天音此言覺者菩提天語人言為覺此則人法兩異聲采全乖末伽為道通國齊解如不見信謂是妄談請以此語問彼西人足所行道彼名何物非末伽者余是罪人非惟罔上當時乃取笑天下自此衆鋒一時潛退便譯盡文河上序胤闕而不出成英曰老經幽祕聞必具儀非夫序胤何以開悟請為翻度惠彼邊戎

熒曰觀老存身存國之文文詞具矣叩齒咽液之序序實驚人同巫覡之淫哇等禽獸之淺術將恐西關異國有愧卿邦英等不愜其情以事陳諸朝宰中書馬周曰西域有道如李莊不答曰彼土尚九十六家並獸形骸為廿六桎梏指神我為聖本莫不淪滯情有致使不拔我根故其陶練精靈不能出俗上極非想終墜無間至如順俗四大之術冥初六諦之宗東夏老莊所未言也若翻老序彼必以為笑林熒告忠誠如何不相體悉當時中書門

下同僚咸然此述遂不翻之裝姓陳氏潁川人也後葉居于兩河以慧解馳名周行獄瀆承西梵學富擅欲博求以貞觀初入關住莊巖寺學梵書語不久並通上表西行有司不許因間行遠詣天竺三年方達所在王臣高勝無不重之經十餘年備獲經論旋于京邑天子降禮賜以優言貝觀末年敬重尤甚常處內禁行往畢隨永徽已來不來前敬常以翻譯而為命家今在北山玉華宮寺領徒翻經勤注不絕然其高行不可具陳別有大傳

廣文如彼自永徽嗣曆屢發深衷降意佛宗徵延論道覽前王之逸軌追賢達之行事宋魏兩朝咸興談述周隋接運俱暢論衡然則晉代南遷以釋宗為命族魏朝北有齊縉黃而等駕由是江表談玄規猷自隔關河語極淄澠一亂所以屢有揚激教義殊途雖事拒輪終歸陷網雲泥路絕聲采罕追人代致混論辯韜隱顧斯陳迹不逸懷悼致黃巾被責緘默當時彼出論場唱言我勝未登席者隨言信之輒以所聞叙斯實錄事連宸極故絕

浮詞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卷第三

音釋

疚救音躋尺切尹丑切尼六切赦女板切擣丑知切圍音

環古回切專音附侵音浸輶音果現音賢覓音譟楚代切人言切

也讀怨而謗也恨音量調恨也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卷第四 壁九

唐 釋 道 宣 撰

帝召佛道二宗入內詳述名理事二十

七

帝以西明寺成召僧道士入內論義事

壁九

二十八

帝以冬早內立齋祀召佛道二宗論義

事二十九

帝幸東都召西京僧道士等於彼論義

事三十

帝在東都令洛邑僧靜泰與道士李榮

對論三十一

帝在西京蓬萊宮令僧靈辯與道士對

論三十二

茅齋中與國學博士范贊談論三十三

帝召佛道二宗入內詳述名理事第二十七

顯慶三年四月下勅追僧道士各七人入內

論義時會隱法師暨五蘊義神泰法師立九

斷知義道士黃曠李榮黃壽等次第論義並

以莫識名體茫如夢海雖事往返牢落無歸
次下勅遣道士豎義李榮立道生萬物義大
慈恩寺僧慧立登論座先叙云皇帝皇后神
功聖德遠夷順化宇內肅清豈直掩映軒義
亦乃牢籠周漢云云又歎仰佛化戡濟黎民文
多不載便問榮云先生立道生萬物未知此
道爲是有知爲是無知答曰道經云人法地
地法天天法道既爲天地之法豈曰無知難
曰向叙道爲萬物之母今度萬物不由道生
何者若使道是有知則唯生於善何故亦生

於惡據此善惡昇沉叢雜總生則無知矣如
不通悟請廣其類至於人君未開闢之時何
不早生今日聖主子育黔黎與之榮樂乃先
誕共工蚩尤桀紂幽厲之徒而殘酷羣生授
以塗炭人臣之中何不唯生稷契夔龍之輩
而復生飛廉惡來靳尚新王之侶諛諂其君
令邦國危亂哉羽族之中何不唯生鸞鳳善
鳥而復生梟獍惡禽乎毛羣之中何不唯生
騏驥驪騮而復生豺狼豪蝟乎草木之中何
不唯生松柏梓桂蕙蓀蘭菊而復生橐欒檮

棘葶艾蒺茨乎既而混生萬物不蠲善惡則道是無知不能生物何得云天地取法而爲萬物之宗始乎據我如來大聖窮理盡性之教也天地萬物皆是衆生業力所感善業多者則瑠璃爲地黃金界道瓊枝蔭陌玉葉垂空甘露充粮綺衣爲座惡業多者則沙壤爲土瓦礫爲衢稗飯充虛麻衣被體泥行兩宿霜穫暑耘日夜驅馳以供公府皆自業自作無人使之吾子心愚不識橫言道生道實不生一何可愍李榮得此一微愕然不知何對

立時乘機拂弄榮亦杜口默然於是披然下座次道士黃壽登座豎老子名義會隱法師將事整容與其抗論夫唯論難之體衰貶爲先恐難道名有所觸忤即奏云黃壽身預黃冠不知忌諱城狐杜鼠徒事依憑國家遠承龍德之後陛下聖九即老君子孫三豈有對人子孫公談祖禰之名字至如五千文內大有好義不能標列而說聖人之名計罪論刑黃壽死有餘及於時蒙勅云是更豎別義壽因此挫銳流汗失色雖事言對次序乖越遞相擊論

遂至逼暝僧等見將燭來便起辭退勅曰向來觀師等兩家論義宗旨未甚分明立遂奏云向來兩家議論宗旨不明誠如聖旨何者衆僧豎義道士不識其源既恥無言遂謚譎漫語至如僧會隱豎五蘊義黃疇以陰名來難且蔭以覆蓋爲宗蘊以積聚爲義如色有二十一聚在色名之下識有八種聚在一名之下舉統以收稱爲蘊義若以蔭名來難義理全乖又神泰豎九斷知義道士生來未聞此名雖上論座不知發問之處無以遮羞遂

浪作餘語真可謂欲適南越而總轡北冥馬足雖行朔方終非趣越之步李榮浪語亦復如是由是宗旨不明塵蹟聖聽過在道士然佛法大宗因緣爲義故論云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且如眼觀殿柱須具五緣一識心不亂二眼根不壞三藉以光明四有境現前五中間無障必具此緣方得見柱若使曦光已沒龍燭未明徒有朱楹何由可見又如穀子陽和之月遇水土人功則能生芽夏盛甕裏冬委地中緣不具故畢竟不生人亦如是

內則業惑爲因外則父母爲緣身方得生父母乖各終不能生如是禽魚鳥獸萬物皆爾從因緣生故經云深入緣起斷諸邪見有無二邊無復餘習以佛智慧窮法實相是故號佛爲無等覺爲天人師外道之輩則不如是皆悉邪網覆心倒針刺眼或言諸法自然而壁九生即是此方莊老之義或言諸法從自在天生韋紐天生冥性生或言無因或言宿作此四至西方異道之計也皆不知法本不識因緣信意放言註誤蒙俗致使天人惑其飾詐又

對聖上說三性義一遍計性二依他起性三圓成實性外道所立遍計性收事等空華由來非有廣解三性言多不具自上起來經過食頃僧及道士陪侍臣僚佐兩行立聽時旣夜久息言奉辭勅云好去各還宿所經停少時勅使告云語師等因緣義大好何不早論于時三藏已下莫不欣慶斯則無勞廣畧碎蕩高旗不藉軍威堅城屠陷見之今日矣于時以道士不識蘊蔭斷知等義莫允帝情散席之後承內給事王君德云勅語道士等何

不學佛經因斯以言釋李宗人學業優劣辯
給通塞實錄如前貧富之懷亦具瞻矣

帝以西明寺成功德圓滿佛僧創入榮泰所
期又召僧道士入內殿躬御論場觀其義理
事第二十八

壁九

五

顯慶三年六月十二日西明寺城郭道俗雲
合幢蓋嚴華明辰良日將欲入寺簫鼓振地
香華亂空自北城之達南寺十餘里中街衢
闐闐至十三日清旦帝御安福門上郡公僚
佐備列于下內出繡像長旛高廣驚於視聽

從於大街汭路南往並皆御覽事訖方還尋
即下勅追僧道士各七人入上幸百福殿內
官引僧在東道士在西俱時上殿帝曰佛道
二教同歸一善然則梵境虛宗爲於無爲玄
門深奧德於不德師等栖誠碧落學照古今
志契寶坊業光空有可共談名理以相啓沃
慧立奉對陛下睿性自天欽明纂曆九功包
於虞夏七德冠於羸劉遂使天平地成遐安
邇肅旣而寓內無事垂慮玄門爰詔緇黃考
覈名理但僧道士等輕生多幸濫沐恩光遂

得屢入金門頻昇玉砌所恐聞見寡狹詞韻庸踈虛煩聽覽不足觀采伏增悚汗降勅云好師等依位坐又勅云師可一人登座開題時清都觀道士張慧元奏云周之宗盟異姓爲後陛下宗承柱下今日豎義道士不得不先又夷夏不同客主位別望請道士於先上座帝沉默久之立遂奏曰竊尋諸佛如來德高衆聖道冠人天爲三千大千之獨尊作百億四洲之慈父引迷拯溺唯佛一人此地未出娑婆即是釋迦之兆域慧元何得濫言客

主妄定華夷伏惟陛下屈初地之尊光臨瞻部受佛付囑顯揚聖化爇慈燈於闇室淨慧舸於苦流書云皇天無親唯德是輔蓋此之謂歟慧元邪說未可爲依勅云好更遮上仍僧爲先爾時會隱法師昇座豎四無畏義道士七人各陳論難無足叙之事在別傳。次道士李榮開六洞義擬佛法六通爲言立昇論席問榮六洞名數答訖徵云夫言洞者豈不於物通達無擁義耶答云是難曰若使於物通達無擁名洞未委老君於物得洞以不

壁九

六

答云老君上聖何得非洞立徵曰若使老君於物通洞者何故道經云天下大患莫若有所使我無身吾何患也據此則老君於身尚礙何能洞於萬物榮云師緩莫過相凌轢榮在蜀日已聞師名不謂今在天津得相談論共師俱是出家人莫苦事非駁立報曰觀先生此語似索姑息古人云黃塵下不許借稍乍可出外別叙暄涼此席終須定其邪正向云與立同是出家檢形討事焉可同耶先生鬢髮不剪禪袴未除手把桃符腰懸赤袋巡

門獸鬼歷巷摩兒本不異淫祀邪巫豈得同我清虛釋子李榮大怒云汝若以翦髮為好何不剔眉立曰何為剔眉榮曰一種毛故立曰一種是毛剔髭亦剔眉卿亦一種是毛何為角髮不角髭榮遂杜默無對立調曰昔平津困於十難李榮死於一言論德立謝古人論功無慚往哲於是即避席主上解頤大笑次後諸僧與論時熱坐久恐勞主上且辭勅云好遂散還寺觀三藏玄奘在西明寺度僧不在論席十四日平旦勅使報奘云七僧入

壁九

七

內與道士論議五人論道大勝幽州最好兩人雖未論議亦應例是勝色立姓趙氏其先伯益之後益孫造父有功於周穆王封於趙城遂因氏焉趙襄趙盾即其遠祖隨宦東西故為北地之新平人也祖禮周太中大夫平東將軍上柱國龍門侯父毅隋祕書郎司隸刺史崇儒好道撰文帝起居注二十五卷大業畧記三卷並藏祕閣董狐直筆公有之矣立即司隸第三子也幼鍾茶毒有叔照法師携接慈育年十五貞觀三年出家住幽州照

仁寺權以公貫無由遠學生知特達不染俗流志仰前良謀猷慧解迺假借經史內外披尋自強不息通鏡今古一坐北荒二十餘載聲榮籍甚曜逸京臯慈恩譯經通訪巖穴以文辯騰譽致北徵延永徽元年舉以申省依追叅譯既淙芝蘭芬郁逾美自到帝京頻登闈輦潔齋行道率先總至所以導達功業咸立之能光輝論道咸立之力前後重錫備顯僧倫既非教元畧而不述然其聲辯包富寫道雲行事逾宿構蓋難與競遂使挫持強禦

傾倒帝前顧問此何人斯答曰其本幽州僧也所以帝偏眄睐允副遺頻告獎云幽州師大好斯言有旨至七日内勅鴻臚卿韋慶儉補充西明寺都維那性不習誼詣闕辭退所司抑之不爲通表因理僧務不墜彛倫矣

壁九

帝以冬旱内立齋祀召佛道二宗論議事第二十九

顯慶三年冬十一月上以冬雪未零憂勞在慮思弘法雨雪祈雪降爰構福場故能靜處中禁廣嚴法座下勅召大慈恩寺沙門義襄

東明觀道士張慧元等入内於別中殿講道論好于斯時也内外宮禁咸集法筵釋李搜揚選窮翹楚即斯榮觀終古無之天子親問襄所來邑於座具答時道士李榮先昇高座立本際義勅襄云承師能論義請昇高座共談名理便即登座問云既義標本際爲道本於際名爲本際爲際本於道名爲本際答云互得進難云道本於際際爲道本亦可際本於道道爲際元答云何往不通竝曰若使道將本際互得相返亦可自然與道互得相法

答曰道但法自然自然不法道又竝曰若使
道法於自然自然不法道亦可道本於本際
本際不本道於是道士著難恐墜厥宗但存
緘默不能加報褻即覆詰難云汝道本於本
際遂得道際互相本亦可道法於自然何爲
道自不得互相望九法榮得重竝既不領難又不
解詰便浪嘲云法師喚我爲先生汝則便成
我弟子褻應聲挫云今對聖言論申明邪正
用簡帝心芻蕘之嘲塵蹟蹟天聽義須棄置誠
不可也雖然無言不酬古有遺詰聊以相答

我以事佛爲師我爲佛之弟子汝旣稱爲先
生汝應先道而生我爲弟子佛是我師汝若
先道而生汝則應爲道祖道士當時忸怩無
對塵尾垂頓聲氣俱下褻因調曰塵尾已萎
鹿中將折語聲旣惡義鋒亦摧李榮無對遂
巡下席尋即有勅令褻依法登座便辭讓曰
義褻江表庸僧山中朽樺天光遠被漏影林
泉輕枉絲綸親臨御覽然則佛法僧寶無上
福田梯墜樂山津梁苦海法身常住迹示興
亡像教住持取資帝力伏惟陛下道邁軒義

德隆堯舜遊刃萬機弘顯三寶皇后懋績宮
 闡皇太子聲高啟顯今為膏雨不降瑞雪未
 零憂勞黎庶設齋祈福紫庭之內建立勝幢
 黃屋之中安施法座欲使道風常扇佛日連
 輝爰詔緇黃各陳名理玉階闡玉京之教金
 闕揚金口之言以斯景福莊嚴聖御伏願皇
 帝金輪永轉玉鏡恒明等敬北辰慶隆南嶽
 皇后心明七耀體固二儀垂訓六宮母儀萬
 國皇太子凝神望苑作睿春坊布采前星被
 圖下武義寰海隅遺隱忽厠高華以有怯之

心登無畏之座用木訥之口釋解頤之談云
 然則聖旨斯臨課虛立義今標義目厥號摩
 訶般若波羅蜜義此乃大乘之象駕方等之
 龍津菩薩大師如來智母摩訶大也般若慧
 也波羅蜜者到彼岸也夫玄府不足盡其深
 華故寄大以目之水鏡未可喻其澄明假慧
 以明之造盡不可得其崖極借度以稱之云云
 道士張慧元問曰音是胡音字是唐字翻胡
 為唐此有何益答曰字是唐字音是梵音譯
 梵為唐彼此俱益又難曰胡音何能益人答

曰佛生天竺梵音爲正教流中夏利見甚多云何無益彼進無難返唱不通褒調之曰道士年老今復發狂答義若此頓不思量張曰我那忽狂褒調曰子心不狂那出狂語退亦佳矣佇軸何爲張遂復座姚道士次論曰般若非愚智何以翻爲智答曰爲欲破愚癡歎美稱爲智姚責云何者是愚癡而將智來破答曰愚人是道士將智以破之姚曰我那忽是愚答曰般若非愚智破愚稱爲智道士若亡愚我智藥亦遣如是覆却數番姚遂飲氣

吞聲周樟失守無難坐默褒因總調云張生則逃狂無所姚道又避愚無地狂愚旣退李可進關榮因問曰義標般若波羅蜜斯乃非彼非此何以言到彼岸答曰般若非彼此歎美爲度彼李曰非彼非此歎度彼岸亦應非彼非此歎到此岸答曰雖彼此兩亡歎彼令離此李曰歎彼不歎此亦應非此不非彼答曰歎彼令離此此離彼亦亡李榮更無難乃嘲曰僧頭似彈丸解義亦團圓褒接聲曰今彈彈黃雀已射兩鴉鴉彈彈黃雀足射射鴉

鶚腰于時李既發機被彈張元乃拔箭助之
襄又調曰李不自拔張強助言姚生一愚那
不見救姚即發言云云襄合調曰兩人助一人
三愚成一智昔聞今已見斯言有從記于時
天子欣然內官誼合李榮俛首不已便云作
如此解義何須遠從吳地來襄云三吳勝地
本出英賢橫目苟身舊無人物云云言訖下座
當斯時也獨御黃老無敢抗言可謂振論鼓
於王庭不異提婆之日灑法音於帝掖何殊
身子之秋事罷相從還栖公館襄謂諸道士

曰駟不及舌明言非易天下清論何有窮涯
等星曜之在天類河山之鎮地須便引用未
待鄙言何有面對天顏輕為謔論脫付法推
罪當不敬賴聖上慈弘恕其不逮不敬之罪
終難可逃道士等大慚張元曰不須述也襄
曰徃不可咎來猶可追請廣義方統詳名理
豈非釋李高軌不墜風流勝負兩亡情理雙
遣者也筆者詳畧襄之義道可曰勝穎當時
准的萬代碎黃巾於黃屋不藉漢師列帝網
於帝前無勞秦陣是以雲梯嬰帶徒聞姚主

之談吞併合從成祖宗君之美信矣

帝幸東都又召西京僧道士等於彼論事第
三十

顯慶五年上幸駕東都歸心佛道崇尚義理
匪因談叙無由釋會下勅追大慈恩寺僧義

壁九

十二

襄西明寺僧慧立等各侍者二人東赴洛邑
登即郵傳依往至合璧宮奉見叙論義旨不
爽經通下勅傳東都淨土寺襄即於彼講大
品三論聲華崇盛光價逾隆襄姓薛氏常州
晉陵人蓋齊相孟嘗君之後大吳名臣綜瑩

之胤也而天體高邈履性清明少滌緇衣長
遊聽採初在蘇州明法師所服勤教義具美
清涼大品華嚴開明巖穴又往晉雲山婺州
曠法師所經于多載備閱幽求會體素誠爽
拔玄致於是周流禹穴三十餘年傳經述論
學侶奔從每惟大乘至教元在渭陰播蕩淳
源乃流楊越嗟乎高軌中原失蹤後往東陽
金華山法幢寺弘道不倦終日坐忘思契伊
心長懷卒歲會慈恩申請寓內搜揚京邑髦
彥承風仰德以名聞奏下勅徵延既達京師

幽憂頓蕩三藏玄奘不以形隔致猜共叙大
綱護法為務請所學經論通講十遍顧諸門
徒並往聽之時在慈恩創開宏理有空雙遣
藥病齊亡于時執有毘雲存空成實分河飲
水之客別部說戒之徒我見鏗然欬然驚視
皆謂空見外道壁九或曰空華道人十三遂即負氣衝
天莫不承風摧轍喪魂破膽失路迷歸襄乃
誨以謗法之憊示以信首之路責以三關則
周樟無計導以五過則負罪彌天辯給之口
引用飛流能使答對無前翔集雲雨自戾止

日下光問德音宰輔傾誠道勝嗟賞中興大
法斯人在斯纔有一月即蒙勅召中禁明道
躬閱清言如前畧述不爽華望晚巡洛下重
復徵延聲榮籍甚彌隆令古不意法幢忽崩
仁舟淪沒因疾卒於洛邑幽明結慘道俗悲
涼下詔流問并給賻贈令葬鄉邑自餘道勝
未獲其文隨得編之恐有遺逸故耳
帝在東都令洛邑僧靜泰與道士李榮對論
第三十一
顯慶五年八月十八日勅召僧靜泰道士李

榮在洛宮中帝問僧曰老子化胡經述化胡
事其事如何可備詳其由緒靜泰奏言詳夫
皇王盛事其跡不同或闢明堂以待賢或臨
衢室而問下或賦清文於栢殿或延雅論於
蓬山並驅名教之場未踐真玄之肆豈若我
皇德靜兩儀道清八表巖廊多暇二教融襟
控方外之輪高昇慧日理域中之躅暢引玄
風爰詔緇黃對揚賓主但靜泰編學說聞雕
冰鑄木肅承旒宁斧鉞交襟聖旨問道士化
胡經云老子化胡為佛此事如何靜泰奏言

老子二篇莊生內外或以虛無為主或以自
然為宗固與佛教有殊然是一家恬素降茲
已外制自下愚靈寶創起張陵吳時始盛上
清肇端葛氏齊代方行亦有鮑靜謬作三皇
被誅具明晉史大唐貞觀之際下詔普焚此
化胡經者泰據晉代雜錄及裴子野高僧傳
皆云道士王浮與沙門帛祖對論每屈浮遂
取漢書西域傳擬為化胡經搜神記幽明錄
等亦云王浮造偽之過道士李榮云靜泰無
知浪為援引榮據化胡經云老子化胡為佛

壁九

十四

又老子序云西邁流沙此即化胡之事顯矣
靜泰奏言李榮重引化胡靜泰前已指偽縱
令此經實錄由須歸佛大師化胡經中老子
云我師釋迦文善入於泥洹又榮引老子經
序似無西邁流沙之論但云尹喜謂老子曰
將隱乎據榮對詔不實請付嚴科又莊子云
老聃死秦佚弔之又西京雜記云老子葬於
槐里此並典誥良證又道士諸經唯有莊老
餘皆偽誑偷竊佛教安置縱橫首尾蹈機進
退惟咎假令榮經改無歸佛之語陛下祕閣

亦有道經請對三觀學士以定是非即原真
謬李榮云道人亦浪譯經據白馬將經唯有
四十二章餘者並是道人偽作近亦有玄奘
浪翻經論靜泰奏言李榮苟事往來莫知史
籍據騰蘭初至此地大譯諸經其後支迦婁
之徒康僧會之輩曇摩提之屬鳩摩羅之流
翻譯皆有年月詳諸國史亦有俗士聶承遠
謝靈運等皆翻譯備詳羣錄豈比汝之偽經
或云朱鳥喙銜或道青鳥吻噬終散天於龍
漢卒改易於赤明足涉憑虛未聞崇有又榮

所云近有玄奘亦浪翻經竊謂不可據玄奘
久遊五印妙盡梵言考之風雅理無倫奪又
玄奘所譯契我聖朝藻二帝之天文煥兩皇
之宸照無知祭酒輒事毀譽索榮之罪已合
萬死李榮奏云老釋二教並是聖言非榮靜
泰即能陳述靜泰奏言榮自不能泰即能矣
李榮重云榮據道劫經云道上於佛佛還小
道化胡之事斯亦不虛靜泰奏言道士語稱
檀越已竊僧言經引劫文還偷梵語擷角受
化尚戴黃巾既漸佛風不披緇服食我桑椹

不見好音人之無良胡不遄死劫是梵語豈
是道言邊境有人其名竊矣李榮云大道空
同何佛何道靜泰奏言李榮體中無物固是
空同李榮目云可無糞屎耶靜泰奏言聖人
之側帝者之前用鄙俚為樞機將委巷為雅
論古人請尚方馬劔今時可拂彼驢頭戒於
可刑仁因仁矣李榮云我莊子曰道在糞屎
靜泰曰汝道在糞屎此據縱下而言汝道本
清虛何不據極上而說又責榮云汝面對宸
極而云我莊子耶李榮曰汝經中亦云如是

我聞阿難亦復稱我我亦何妨靜泰曰經云
如是我聞結集之語又阿難無我假言我我
汝我未除不得我我又阿難稱我以對後人
爾今稱我親承嚴扈此而不類何以逃辜李
榮辭窮遂嘲云靜泰語莫憶憶我未發汝刺
揚靜泰云李榮烏黠何異蝓蛸十六先師米賊汝
亦不良李榮遂云汝頭似瓠蘆等語云靜泰
奏言此對旒冕宜應雅論幸許劇談敢欲問
作亦請嘲李榮頭勝負聖旨便曰可令連脚
嘲泰曰李榮道士額前垂髮已比羊頭口上

生鬚還同鹿尾纔堪按酒未足論文更事相
嘲一何孟浪泰又奏言向承聖旨令連脚嘲
可曰李榮腰長即貌而述屢申駝項亟感蛇
腰舉手乍奮驢蹄動脚時搖鶴膝李榮頓波
嘲急不覺云靜泰不長不短靜泰奏云靜泰
加之一分則太長李榮云向共相嘲便誦洛
神之賦靜泰云此關宋王之語未涉陳王之
詞義屈言窮周憶迷妄李榮是蜀郡詞人泰
云泰是洛陽才子榮云賈生已死才子何關
靜泰奏云嚴揚不嗣江漢虛衰榮為蜀郡詞

人一何自枉李榮無詞又轉語云箇是虛衰
那得靈輝靜泰云夷歌耀曲自謂成章鳥韻
怪言用閑音賞李榮又轉語云何意喚我為
李王因言大唐天子故是李王靜泰云汝此
語為自屬爾耶為屬帝耶如其自屬爾是何
人如其屬帝言王非帝李榮云我經云域中
有四大王居一焉言王何過靜泰云管子曰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汝言域中有
四大者汝教自淺汝復不閑以帝為王汝過
之極李榮既急不覺直云靜泰言是靜泰奏

壁九

十七

言李榮既稱泰是伏乞宸鑒李榮又轉語云
大道老君皇帝所尚何物綠睛胡子剃髮小
兒起自西戎而亂東夏靜泰云如來出現彼
處為天中我皇御寓此間為地正佛法有囑
委以皇王有感必通何論彼此若限以華裔
恐子自弊於杜郵老是楚人未知何地又榮
向云綠睛胡子自是葱嶺已東李仲卿之鄙
辭亦無關於佛事雖然無言不酬請商畧汝
家之穢法無知鬼卒可笑顛狂或夾刺圍身
或牛糞塗體或背擎水器或脊負楊枝或解

髮却拘交繩反繫以廁溷而爲神主將并竈而作靈師自臣奴僕之辭又引頑愚之稱醜祭多陳酒脯求恩唯索金銀禮天曹而請福拜北斗而祈壽淫祀之黨充斥未亡銜惑之徒冒罔網紀加又扣頭搏頰銜枚繚緋三點九闕之方丹門玉柱之術旣無慙於父子寧有愧於弟兄並是汝天師之法豈非汝之教耶李榮不覺云是靜泰云李榮旣屢云泰是如何不伏重乞宸鑒李榮又奏云靜泰所言榮疑宿構請共嘲燭卽是臨機之能靜泰奏

言泰雖無德言若成誦又語李榮云汝欲嘲燭汝宿構耶燭與李榮無情是同燭明勝汝李榮奏言道之與佛非榮泰等之所言委時久請休靜泰奏言李榮知難而退重乞天鑒夜久更闌恐疲聖旨帝休榮遂走下堦云去也于時靜泰脚痺未行少選停立泰自奏言靜泰先患風痺帝令人扶之榮於堦下云靜泰已死兩人扶持泰云帝者之前理須戰慄辭而復語一何失敬也明日帝令給事王君德責李榮曰汝比共長安僧等論激連環不

聖九

十八

絕何意共僧靜泰論義四度無答李榮事急
報云若不如此恐陛下不樂由是失厝令還
梓州形色摧惡聲譽頓折道士之望唯指於
榮既其對論失言舉宗落彩泰本洛陽人素
有遠識之量雖畧通玄理而以才辯見知上
幸東都多營法祀晝覽萬機夜通論道禮誦
餘暇偏重義宗道士李榮老宗魁首恃其管
見親預微近屢遭剝敵仍叅勝席故泰為衆
樂推登鋒奮擊挫拉若摧枯潛聲如舌結面
陳泰是斯即心伏魂飛況對天顏褒貶足稱

畫一此則千載之龜鏡也初以言辯見知具
問才術東臺侍郎上官儀云又能賦詩上令
作之應命便上帝重之欲令觀國登庸問欲
還俗不須何等官泰答夙昔素心常懷出俗
遠同法王之棄俗近喻巢禽之解網俗榮非
其所慕伏願不虧發趾之心上大幸之便勅
所司東都敬愛寺大德未臨可以泰居之其
所須侍者任取多少諸餘大德例止一人泰
別勅垂顧便將五人入寺爾後頻登榮觀事
多不錄

帝在西京蓬萊宮令僧靈辯與道士對論第三十二

龍朔二年十二月八日於蓬萊宮碧宇殿靈辯奉詔開淨名經題目問曰難思之道唯凡不測聖亦不知答凡聖俱不思。難至理玄微凡流容可不測聖心懸鑒妙智寧得不知答法性虛融道無不遍物理平等何法可思。難山芥無容入之義於凡故是難思大小有苞含之理在聖寧非不測答難思之道物無不遍何必山芥有納不納凡聖分思不思

難凡智聖智不分思不思凡力聖力不分納不納答凡聖跡殊容有納不納凡聖本一分思不思。難凡聖本無二分思不思凡聖跡有殊應有議不議答本跡雖殊不思議一也難此是聖者本跡殊何預凡夫事答一切衆生即涅槃相難忘之道詎簡聖凡。難難思無有二可使凡聖本無別難思既不殊凡聖跡寧兩答不二處說二二亦何所二。難亦可不思處說思何得聖人亦不思答不二處說二不二若存二可使不思處說思不

思得有思不二處說二無二不立二無思處
說思不立思不思 難此乃何止不立思亦
不存不思何得經首稱不思答絕思慮故言
不思非謂有不思故華嚴經云如是不思議
不可得深入不思議思非思寂滅勅留僧靈
辯壁九及道士二人至十五日乃放還二十初十四日
道士方忌長闍老經題靈辯問曰向陳道德
唯止老教亦在儒宗答道經獨有儒教所無
○難孝經曰有至德要道易云一陰一陽謂
之道此則已顯於儒家豈獨明於老氏答自

然之道為本餘者為末難自然道不攝在陰
陽老氏可為本陰陽亦苞於自然周易豈為
末答元氣已來大道為本萬物皆從道生道
為萬法祖 難曰道為物祖不異前言老易
同歸若為遣難惠長不能答因嘲之曰昔列
子纔遇季咸悅然心醉黃冠暫逢緇服不覺
魂迷上大笑令更難靈辯奏曰向者纔申短
畧黃巾以成瓦解今若更憑神算赤舌將必
冰消上又笑重問曰向云道為物祖能生萬
象以何為體答大道無形難有形可有道無

形應無道答雖復無形何妨有道。難無形
得有法亦可有形是無法有形不是無無形
不有道答大道生萬物萬法即是道何得言
無道。難象若非是道可使象外別有道道
能生於象既指象為道象外即無道無道說
誰生答大道雖無形無形之道能生於萬法
。難子外見有母知母能生子象外不見道
誰知汝道生又前言道能生萬法萬法即是
道亦可如母能生子子應即是母又前言道
為萬法祖自違彼經教老子云無名天地始

有名萬物母母祖語雖殊根本是一義道既
是無名寧得為物祖惠長總領前語不得因
朝之曰既非得意何為杜默已倒穀皮答吞
米賊。又難曰道無有形指象為道形亦可
道無有祖指象為物祖答道為物祖象非物
祖。難道別有形不得象即道形答大道無
形。難大道非祖答道本無名強為立名為
物之祖那得非祖難道本無名強為立名亦
可道本非祖強為物祖答然難道本非是祖
非祖強說祖亦可大道無有形無形強說形

○又難離象無別道象未生時有道生亦可
離眼無別目未有目時有眼見答道是玄微
眼為羸法二義不同安得為類。難象是質
礙道本虛無有無性乖若為同體惠長又無
答靈辯奏曰靈辯忝預玄門實懷慈忍雖逢
死雀不願重彈上大笑稱善五月十六日於
蓬萊宮又與道士論難其道士對答不相領
當無可記錄至六月十二日於蓬萊宮蓬萊
殿論義靈辯與道士李榮同奉見上謂榮曰
襄陽道人精神好交言無令墮其圍中榮

奏曰孔子尚畏後生況榮不如前哲辯奏曰
靈辯誠為後生李榮故當是老以榮住在蜀中故有此譏
上大笑曰榮已被逼榮開昇玄經題目道玄
不可以言象詮辯問曰玄理本寂思慮情智
不可度量妙道既絕言詞若為得啓題目答
玄雖不可說亦可以言說雖復有言說此說
無所說難玄若可言詮即當云可詮如實不
可詮當云不可詮何得向云不可詮今復言
可詮榮領難不得辯謂榮曰求魚兔者必藉
於筌蹄尋玄旨者要資於言象在言既其審

棘於理信亦迷矇又更為述前難答曰玄道
實絕言假言以詮玄道或有說玄道或無說
微妙至道中無說無不說辯曰此是中論龍
樹菩薩偈偈云諸佛或說我或說於無我諸
法實相中無我無非我安得影茲正偈為彼
邪言竊菩薩之詞作監齋之語榮曰佛道何
殊西域名為涅槃正是此處死滅辯曰瑩光
日光不可一邪法正法安得齊西域名涅槃
唐翻為滅者此乃玄寂之妙境恬憺之虛宗
絕患累於後身證無為於極地詎得以生死

變謝而相擬乎子聞涅槃亦是滅生死亦是
滅兩滅即是齊鳥鵲亦有聲鸞鳳亦有聲二
聲應可一二鳥俱出聲清雅猶來別二法雖
同滅冥寂本不均因呵曰足下若不情昏菽
麥目闇玄黃何為以至人涅槃同庶類生死
上大笑曰向者道士標章今乃翻是道人豎
義令難問玄理是可詮可使以言詮玄理體
是不可詮如何得詮答曉悟物情假以言詮
玄亦可詮。難玄體不可詮假言以詮玄玄
遂可詮者空刺不可拔強以手來拔空刺應

壁九

廿三

可拔反問空是玄不反答非是玄反難是玄
可竝玄非玄若爲得竝玄正難空既不竝玄
空體非是玄言既可詮玄可竝玄非玄若爲
得竝玄正難空既不竝玄空體非是玄言既
可詮玄言應得是玄言雖不是玄言亦可詮
玄空雖不是玄何妨空並玄答玄是微妙妙
何以空來並。難玄是微妙如何以言來詮
又汝玄理不可詮玄理亦可詮空雖不可並
空亦應可並空體不可竝非竝不得並玄體
不可詮非詮不得詮榮不能答直抗聲曰明

王有道致使番僧入貢辯曰日磾生於塞外
爲忠臣於漢朝道陵長自蜀中作米賊於魏
日榮嘿然不答又謂之曰得朝急解何事踞
嚙榮曰既得玄旨所以杜嘿辯曰魚目不類
明珠結舌何關杜口上大笑令更難。難曰
玄理幽深至人可測道士庸昧若爲得知答
玄雖幽奧至人深知凡則淺知難道士學玄
理至人能深知道士得淺知道士學仙法仙
人能高飛道士應下飛仙飛有高下道士高
下俱不飛玄理有淺深道士淺深俱不測榮

不能答辯朝之曰老子兩卷本未研尋莊生
 七篇何曾披讀頭戴死穀皮欲似鈍啄木榮
 未及對又嘲曰聞君來蜀道蜀道信為難何
 不乘鳧遊帝里翻被枷項入長安勅追榮入京日著枷
 榮曰死灰其慮槁木其形行忘坐忘著枷何

壁九

廿四

妨辯曰行忘坐忘終身是忘亦可行枷坐枷
 終身著枷仍嘲之曰槁木猶應重死灰方未
 然既逢田甲尿仍遭酷吏懸榮未答又嘲曰
 柱枷異支榮擎枷非據梧閉口臨枷柄真似
 濫吹等榮志曰天子知有榮乃與榮枷著如

汝道人之流主上何曾記錄辯曰天子今年
 知有榮來年亦應知有榮今年既與榮枷著
 來年亦與榮枷著聖恩方復未已著枷豈有
 了時又謂曰詳刑抵罪天子未必皆知道士
 著枷聖人何曾記識又謂曰李榮著枷聖人
 必不承意儻若因枷被識亦猶以醜見知榮
 慙怒厲聲曰道門英秀蜀郡李榮何物小僧
 敢欲相輕辯曰李李榮榮先之雄情爽氣何
 勞瞋目厲聲仍嘲曰區區蜀地老竊號道門
 英已摧頭上角何用口中鳴榮不能酬但曰

道人何所知怒乃加飡飯辯曰衆僧本來齋
潔故當飡飯進蔬道士唯重醮祭應須酌醴
焚魚榮曰天宮清淨何意論魚辯曰向已同
齋何爲語飯當論時在中後榮曰蠢爾荆蠻詎堪爲
敵辯曰周德未被往日暫有荆蠻皇澤遠覃
今時猶見蜀獠榮曰心裏若無烏泥袈裟何
爲得黑辯曰心中既有柴棘頭上遂裹木皮
末席辯朝榮曰道士當諦聽沙門贈子言鴻
鶴已高逝鸞雀徒自喧已前雜朝甚多不能
盡記每朝上皆垂恩欣笑

茅齋中與國學博士范贊談論第三十三

昔毘城長者遊談里巷之中今皇邑先生迂
駕蓬門之內以今況古夫何異哉范先生洞
曉儒宗兼精李釋未嘗不覈玄微於道肆談
空理於法筵小僧往遊江左遐想風流適至
關中彌欽道德尚未披叙邂逅相逢深適鄙
懷是所願也旣而光陰易失嘉會難留豈可
使慧遠仲堪獨論象繫道林玄度自解逍遙
請各據宗塗標榜題目以申考擊共叙幽微
云爾范曰莊子之書頗曾披攬其間旨趣待

問當酬問曰七篇繁廣一問無由得窮請更別舉章門以申往復范曰齊物之理今古以爲難法師可依此義以開宗轍問曰今古共難誠如所論命開宗轍未敢輒當聊復竭愚試陳短句秋毫大山儒墨咸稱大小莊生以爲不爾豈非孟浪之談范曰俗滯情於是非莊生遂忘於大小。難曰但忘俗見之情應不齊彼山毫之質范曰意在忘情難曰不須齊質范曰不論齊質情詎得忘。難曰秋毫既無陵霄之峯太山未有入塵之細逼令均

等其可得乎范曰毫有入塵之細不羨陵霄之峯山有陵霄之峯不鄙入塵之細各冥自性故說爲齊。難曰物雖各冥其極大小之體不無莊周雖貴捐情不覺翻迷物理至如空虛本無質象不可論有差殊山毫既有形容安得談其均等范曰談其齊等本貴忘情若欲均形豈非爲蛇畫足。難曰前言形均始可情喪未是悟他今持畫足過人翻爲自欲更竝曰山大毫小莊書遂可齊其大小天尊地卑周易應可混其尊卑莊生安得齊其

壁九

廿六

大小范曰二教所詮由來是別均齊之理本
自不同難易本是別不得同山毫本不齊不
齊應說異異物既不異不異得說異別物應
可同何得說不同

靈辯姓安氏襄陽人也其先西域胡族晉中
朝時徙居長安白鹿原永嘉末又南遷因家
于襄陽宿植德本累修淨業家述士農門傳
貞素靈辯載江漢之英靈胤荆衡之秀氣幼
而聰慧早能言理年十五出家聽習三論大
乘諸經究極幽微充長白黑天骨峻爽風韻

凄清眉目口鼻之間自然虛肅常若秋崖含
霽霜松引飈每至辯波騰迅詞芒灑落又如
河箭飛流月弦揚彩永徽中暫遊東都聲馳
天闕尋奉勅住大慈恩寺仍被追入內論義
前後與道士李榮等亟經往復靈辯肅對宸
嚴縱敷雄辯神氣高邁精彩抑揚望敵摧鋒
前無強陣朝戲間發滑稽有餘頻解聖頤每
延優獎然素懷謙悒加復謹慎溫雅絕訪時
莫能知同侶所傳百不存一昔次卿宏論唯
聞重席之賞充宗小辯纔傳折角之謠尚想

聖九

廿七

連環沉吟千紀畧題梗槩為之記云但恨言
唯應物理非獨詣尋微之延猶有餘功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卷第四

音釋

變具惟切 謚古合切 調徒塔切 闔於結切 拉力合切

續集古今佛道論衡

西域天竺國事出壁十後漢列傳七十八

唐沙門釋昇撰

案漢法本內傳云明帝永平年中夜夢見丈六金人光明特異色相無比明帝寤不自安至旦大集羣臣以占所夢通人傅毅奉答曰四十臣聞西域有神號之為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之國子博士王遵謹對曰臣案周書異記云周昭王時有聖人出在西方太史蘇由對曰所記一千年外聲教被及此土陛下所夢必惜是之明帝信以為然即遣中郎蔡愔與中

郎將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尋訪佛法至天竺國遇見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二人秦景等乃求請之摩騰二人誓志弘通不辭疲苦即共景等乃冒涉流沙至於洛陽明帝大悅甚尊重之即於洛陽西立精舍即今白馬寺是也本白馬負經來因以為名摩騰二人既至翻譯眾經二人為漢地僧之始經是漢地法之初又釋迦像是優填王像師第四作之明帝即令圖畫模寫如法供養即是漢地三寶之初

永平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明帝在白馬寺設齋行道帝問法師摩騰曰佛處生化世滅度日月可知不法師對曰佛癸丑之年七月十五日夜託陰摩耶夫人甲寅之年四月八日在迦毘羅衛國藍毘尼園從母右脇而生案周書異記云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汎漲井水並皆溢出宮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動其夜五色光氣入貫太微遍於四方盡作青紅色周昭王問太史蘇由曰是何祥也蘇由對曰有

聖人生在西方故現此瑞昭王曰於天下何如蘇由曰即時無他一千年外聲教被及此土昭王即遣鶴石記之埋在南郊天祠前當此之時佛生王宮壬申之年十九出家漢統師云佛十九出家當周昭王四十二年壬申之歲三十成道嗟十漢統師云佛三十成道周穆王二年癸未之歲當陽化世四十九年漢統師云佛出世化物四十九歲案周書異記云周穆王即位三十二年見西方所有光氣先問蘇由所記知西方有聖人處化穆王

不達其理恐非周道所宜令相國呂侯西入會諸侯於塗山以禳光變當此之時佛法久已處世壬申之年二月十五日臨般涅槃漢統師云佛入涅槃當周穆王五十二年壬申之歲案周書異記云周穆王即位五十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平旦暴風忽起廢損人舍傷折樹木山川大地皆悉震動午後天陰雲黑西方有白虹作十二道南北通過連夜不滅穆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也扈多對曰西方有聖人滅度衰相現也穆王大悅曰

朕常懼於彼今將滅度朕何憂也當此之時佛入涅槃計佛入涅槃至今合有一千二十二年明帝大悅曰弟子此土周書異記法師所說恰然與同帝復問法師曰佛是大慈法王當時出世何不化及此土法師對曰迦毘羅衛國者是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之中三世諸佛皆從彼生乃至天龍鬼神有願行力者並生於彼受佛正法咸得悟道餘處眾生無緣感佛佛不往也當時佛不往處光明皆悉及之光明及者佛涅槃後或五百年或

一千年之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教化之
明帝曰法師言一千年外有聲教者亦與周
書異記同案齊國大統法師達摩鬱多羅答
高黎國諸法師云佛當周昭王二十四年四
月八日生當周孝王五年二月十五日入般
涅槃案帝王世記云周昭王即位五十一年
崩周穆王即位五十五年崩周恭王即位十
二年崩懿王二十五年崩從昭王二十四年
計至孝王五年合一百二十四年從佛初生
計入涅槃合七十九年今言孝王五年者何

太謬乎未知統師出何書典
案世傳記云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
一萬年經云息用名滅非死滅也一本無像
法有正末二法記從佛入涅槃計漢明帝永
平十年凡一千二十年從漢明帝永平十年
計至大業十年甲戌歲凡五百四十八年合
一千五百六十八年從大業十年至貞觀十
年歲次丙申二十二年通前一千五百九十
年
漢法本內傳第三

道士度脫品

明帝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嶽諸山觀道士朝正之次先承京師向西域天竺國取得佛本言是修多羅教復請梵師迦葉摩騰竺法蘭二人等翻譯佛本一從漢言又立白馬

壁十

四

興聖二寺勅度公子女令作沙門承事梵師遵用其法京師貴賤奉敬者眾諸道士怪焉遞互相命曰至尊棄我道法遠求梵教我等今日朝次各將太上天尊所制經書各盡已之所能共上一表乞與梵師比校令至尊意

悟使有所歸爾時南嶽道士褚善信等七十人將靈寶真文一部太上靈寶玉訣一部空洞靈章一部中玄步虛章一部太上左仙公請問一部自然五稱一部諸天內音一部合一百三卷

華嶽道士劉正念等七十人將智慧定志一部智慧上品戒一部仙人請問本行因緣一部明真科一部合六十二卷

恒嶽道士桓文度等七十人將本業上品一部法科罪福一部明真科齋儀一部太上說

洞玄真文一部合八十卷

岱嶽道士焦德心等七十人將諸天靈書度

命一部太上說太極太虛自然一部滅度五

練生屍一部度自然處儀一部合八十五卷

嵩嶽道士呂惠通等一百四十人將太上安

志上品一部三元誠品一部太極左仙公神

仙本起內傳一部服御五芝立成一部朝夕

朝儀一部合九十五卷

霍山天目山五臺山白鹿山官山合八山諸

山觀道士祁文信等二百七十人將太極真

人敷靈寶文一部太上洞玄靈寶天文五符

經一部步虛文一部神仙藥法一部尸解品

一部上天符錄勅禁一部合八十四卷并茅

成子一部許成子一部列子一部惠子一部

合二十七家諸子經書總二百四十五卷

正月九日揚州界豫章郡吳丘縣南嶽道士

褚善信以為表頭五嶽十八山觀太上三洞

弟子道士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死罪上言

臣聞太上無形無名無極無上虛無自然大

道元首自從造化道教從生無上無為之尊

自然之父上古同遵百王不易今陛下道邁
義皇德過堯舜光澤四海八表歸仁臣等竊
承陛下棄本追末求教西域臣觀西域所事
者既是梵師所說者不參華夏復請得梵道
人令翻其語託同似漢臣等思忖陛下雖翻
得此語恐非大道如不依信願陛下恕臣等
罪聽與驗試臣等五嶽諸山道士多有聰明
智慧博通經典從元皇已來太上經術悉能
曉了太虛符呪並皆明達或有吞符餌氣或
有策使鬼神或有入火不燒或有履水不溺

或有白日昇天或有隱形於地至於方藥法
術無有不能者願陛下許臣等得與比較一
則聖上意安二則得辨真偽三則大道有歸
四則不亂華俗臣若比對不如任上重決若
臣等比對有勝乞除虛詐臣等誠惶誠恐死
罪死罪以聞明帝十一又得沙門迦葉摩騰六竺法
蘭等二人說法善明法相心大信敬既得道
士表聞即遣尚書令宋庠引諸道士至長樂
宮前帝謂道士曰諸大德莫自誤也大德所
言太上無形無上為尊自然之父者今日西

域所將來是修多羅之教其教難遇今始東傳大德比來所學者影響耳非其真法大德今既見真法仍不捨本從末何異古人葉公之龍也褚信奉問曰若佛道是真應無形色云何圖畫其像以此驗之定非虛無自然之宗帝曰摩騰法師曾為朕說法言佛有四種法身所謂法報應化一者法身無為無相無主無宗蕩寂空無自然憺怕二者報身獨立無侶朗然無匹光耀世界自在隱顯三者應身備諸形色言行無端任物千圖神應萬變

四者化身開演正法導以三乘利潤蒼生隨機化悟諸大德須知佛有四種法身出沒自在不可思議其用也則萬像俱應其息也則託入幽玄此是智慧之大山涅槃之巨海必須敬信得福無量褚信問曰不審帝說涅槃聖十是何句義帝曰涅槃無為憺怕自然此四者一味耳如似眼目異名焉褚信問曰涅槃之義有幾種帝曰摩騰法師曾與朕說法云涅槃義乃有多種言入聖位中者涅槃有五種一者隨分涅槃二者有餘涅槃三者覺滅涅

槃四者方便涅槃五者究竟涅槃楮信問曰
未審五者其義云何帝曰一者小乘初果須
陀洹果斯陀舍果阿那舍果各受人天報盡
得生初禪或生二禪或生三禪是名隨分涅
槃二者小乘極果阿羅漢善蔽六根證七識
空智得生四禪或生空處是名有餘涅槃三
者中乘辟支佛果觀十二因緣證滅盡樂得
生識處乃至非想非非想處是名覺滅涅槃
四者大乘初地已上菩薩常居六道出入生
死不捨眾生隨類受形而教化之清淨願行

不退菩提是名方便涅槃五者菩薩於無量
劫世常在生死海中歷諸勤苦修行善本成
就萬行得證無上正真正道是名究竟涅槃
楮信奉答曰若佛是究竟涅槃願聽與試帝
曰卿若為比試楮信對曰臣以太上天尊所
說經典設壇置經壇上以火焚之其法若真
願火不燒其法若虛妄願從火化西域之教
願與臣同於此試帝曰卿無自辱焉朕恐卿
等螢火之光明濫同日月之顯彈丸之土竊
價隋國之珠寶非其類如欲相比卿既不相

信可此月十五日平旦總集白馬寺與卿比校道士既得勅許歡忻而去諸道士在京師聚衆或在洛水上履水而行水不能溺或在園苑積薪自燒火不能損或在京師市巷作種種呪禁呼策鬼神京師觀者咸言大聖正

壁十

月十一日帝詣白馬寺至佛殿前燒香行道禮拜訖問二法師稽首具說諸山道士功能欲來與師比校弟子輒不自量口以許之尅此月十五日大集白馬寺願師垂恩開示法藥摩騰法師對曰如來滅度一千餘年正教

東流法不虛設道士欲來比校今正是時貧道雖處經服戒行無取今仰憑正法諸佛威力得與開悟帝聞此言心大歡喜摩騰法師復語曰陛下往修福業得為天下主既遇正法復能信心奉敬方欲引道群生指於歸處此是開基之功恩加萬葉菩薩之行功德難量帝即整容禮摩騰法師足啓法師曰弟子往蒙法師光相喜滿交懷又屈法師持法宣化弟子一生再幸不勝慈澤法師大悅令帝復坐問三法蘭法師曰西域有道士以不法

師對曰西域梵志者同此間道士帝曰道有
幾種以何為宗法師對曰道有九十五種並
宗正法其行有差欲可觀者八種梵行一者
常修梵行博通外典事摩醯首羅天王以為
天尊求生空處識處非想非非想處二者常
修梵行博通外典事大梵天王以為天尊求
生初禪二禪三禪四禪三者常修梵行博通
外典以為天尊求生欲摩天兜率天化樂天
他化自在天四者常修梵行博通外典辯於
論答事六師弟子等以為師尊求憑空滅絕

有離無五者常修梵行志在仙學善禁呪事
阿私陀仙以為仙尊求五神丹服之若得仙
道會假風鳥力得昇霄漢六者常修梵行志
在醫學善於符術事阿私陀仙以為仙尊求
五芝草服之若得仙道會假商劣得匿形影
七者常修梵行事波頭大仙以為仙尊求入
火聚火不能損八者常修梵行事夷制叔羅
水仙以為仙尊求入江海水不能溺此八種
道以梵行力得生天上以不發正信迴向心
故天上壽盡還墮三惡道中帝曰此八種道

常修梵行博通外典即是世間聰慧上人當時值佛應得悟正法云何不捨諸見仍有此執法蘭法師對曰佛生難遇百一小劫一佛出世佛未出已前造化之始或有大力諸天或有自在聖人恐世無訓降生此俗或作帝王或作師儒各舉已一或教梵行或可教禮敬行或教事佛或教事日月神或教事江海神或教事諸山神或教事水火神或教事社稷神或教事先師神如是等種種神明悉教事之衆生從劫初已來學習久遠雖值佛出

世有鈍根者咸言我之所事從元皇已來世世尊仰佛雖神異其教近耳何能捨本從今爾時執見者在其道不滅帝曰佛道之中亦有仙號尔不法師對曰仙者並傳梵行多諸技術是以爲世所尚佛初成道時坐於菩提樹下世人未識是佛光明顯照咸言摩訶大仙生未曾有也舍利弗目連等坐卧空中神化自在各相謂言此是大仙弟子天仙也佛以隨機應顯仙號生焉帝曰弟子蒙法師說法心想朗然未審法師預設何法欲調伏道

士法師對曰龍吟雲起非蚯蚓之所能虎嘯
風生非跛驢之所及雷門無施布鼓電曜豈
懼螢光敵對即施何用預搔待痒帝乃大笑
弟子知師有證達之理無畏懼焉法師對曰
貧道未得過人法又不敢增上慢譬如帝子
爵位封王帝令即命將勅巡省革易風俗其
王見州郡縣官人豈有不懼以不帝曰使者
既是朕子又行朕命至於州郡縣令長敢不懼
法師又問曰王巡省之次郡縣令長敢在王
前行自在以不帝曰承朕威命所在官人懲

永樂北藏

續集古今佛道論衡

第一三三册

肅畏法寧敢自在法師曰如是如是誠如帝
說貧道出家人亦名法王子所持正法亦是
法王金口所說所在教化亦無畏懼若法行
處一切諸天魔鬼莫不恭敬道士小慧何足
消伏帝聞法師一言轉加意大即辭法師入
城勅有司令辦供設齋并勅五品已上文武
內外官人仰十五日平旦悉集白馬寺十三
日道士在白馬寺南門外道東裏東西置三
壇壇別開二十四門西壇置太上靈寶天尊
經合三百六十九卷中壇置諸子黃老等二

十七家書合有二百四十五卷東壇置饌食
奠祀百靈十四日帝設七寶行殿在白馬寺
南門道西百步置佛舍利及佛經像十五日
平旦大衆普集巳時齋訖帝謂道士曰諸大
德欲試今正是時先顯卿等所能以示大衆
道士等奉勅即以柴荻和梅檀沉水等香木
積遶西壇經教上復作啓告啼哭流涕曰太
上天尊經典與造化俱開往哲今賢遵行不
捨今爲西域別教入亂華俗臣等五嶽諸山
觀褚善信等合有六百九十人敢以置經壇

上以火取驗欲用曉示衆生以辯真偽伏願
上慈顯出神効即便放火燒經經隨火化悉
作灰燼道士等見火焚經心大驚愕先時昇
天者不復能昇先時隱形者不復能隱先時
入火者不敢更入先善禁呪者呼策不應先
有種種功能者施用無一可驗道士等大生
慙愧帝謂道士曰卿等不聞益州部內有鍾
山亡命賊在於山澤放縱自由謂無過者及
其臺軍討罰形勢不立卿等今者亦復如是
爾時太傅張衍語褚信曰卿今角試無一効

驗即是虛妄宜就西域真法稽信對曰茅成子云太上者靈寶天尊是也造化之始謂之太素豈妄乎張衍曰太素有貴德之名更無言教之稱今說有言教者即是虛妄也吾究尋典籍靈寶迥無氏族可依推尋古今靈寶

壁十

十二

亦無成道處所若靈寶自然者經典從何而生若說靈寶出世者古帝前王與誰說法虛受太上之名妄假天尊之號此是仙學法王說也濟於六道普潤含靈卿亦可歸真棄妄必須尊學若不奉敬可謂虛度百年無功而

逝卿若慢心不信亦可專心黃老黃老雖無法王之量亦是前世聖人撰集雖同諸子言行甚奧託性無為道德之府也昔孝景皇帝常修行不倦道學從此生焉處百家之長得擬佛法為次至於茅子成子列子莊子等書

並學自然逍遙塵外亦是黃老之次卿可慕焉何獨專於靈寶也褚信對曰靈寶有昇天隱地之功符禁鬼神之力履於水火無有不効今者以火焚經不蒙哀愍吾大生恥辱衍曰大之制小使共然也譬如州郡令長各處

一境判決自由若對帝王威德不立卿等比
校亦復如是今日卿等所學法者欲使山無
猛獸之文世絕謬學之侶一則就真辯偽二
則不誤將來褚信默然不答與南嶽道士費
叔才自感而死爾時佛舍利光明五色出直
上空中旋環如蓋徧覆大衆映蔽日輪摩騰
法師先得阿羅漢果以慈善根力踊身高飛
行於虛空中神化自在還坐本處怡然而住
其時天雨寶華在於佛殿前及衆僧上又聞
天中音樂之聲感動人情大衆歡喜歎未曾

有也爾時法師即於大衆中而說
狐非師子類 燈非日月明 池
丘無嵩嶽嶠 法雲垂世界 善
顯通希有法 處處化羣生
法師說偈訖白道士曰諸大德欲
前出共論爾時嵩嶽道士呂惠通
諸人不量德力輒欲比較向見神
世難知又逢大士神變竒特無比
以開我等迷路天華表瑞始知大
等未解聖法焉敢諮問明帝即從

師足白法師曰弟子常處生死淪沒愛河今
值正教東傳之初願法師大慈開蹤曉示法
師受請默然而許帝勅大衆欲求法者前近
法師座大衆圍遶數百餘重各各靜然爾時
法師即出大梵音聲微妙第一歎佛功德不
可思議亦令大衆稱揚三寶歎述善法即爲
大衆說人天地獄因緣法或說小乘阿毘曇
法或說大乘摩訶衍法或說懺悔滅罪法或
說出家功德法大衆既聞法已各生希有心
爾時司空楊城侯劉善峻白法師曰大德向

者仰觀智慧與海同量非我凡流所能度也
我等欲憑大士出家充奉給侍願垂聽許不
法師曰諸大衆發心出家是解脫業緣仁者
各有王難所繫非我所許帝即前出白法師
弟子比來常爲真假相亂無慧能辯得蒙法
鏡垂照始知實相有歸今此會中有道士官
人民庶及婦女等若能出家者弟子自與剃
頭三衣瓶鉢並悉施與別立精舍奉之使學
道法法師歎曰善哉善哉帝之功德不可思
議爾時大衆聞帝聽許皆大歡喜四嶽諸山

觀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二十人出家南嶽觀
 道士褚善信費叔才在會身死南嶽觀道士
 六十八人殯埋信等不預說法不得出家五
 品已上揚城侯劉善峻等九十三人出家時
 帝侍衛九品已上鎮遠將軍姜苟兒等一百
 七十五人出家京都治民及婦女阿潘等一
 百二十一人出家十六日帝共大臣并文武
 官數百人與出家者剃頭日日設供夜夜然
 燈作種種技樂比至正月三十日法服瓶鉢
 悉皆施訖即立十寺城外七寺城内三寺七

寺安僧三寺安尼漢之佛法從此興焉

漢法本內傳凡有五卷

第一卷明帝求法品

第二卷請法師立寺品

第三卷與諸道士比較度脫品

壁十

第四卷明帝大臣等稱揚品

十五

第五卷廣通流布品

傳法記一卷

案玄通記云漢桓帝建和三年己丑之歲有
 沙門安清是安息國王太子捨國出家存意

遊化至洛陽譯出衆經漢靈帝嘉平五年丙辰之歲有一沙門支樓迦識出家是月支國人至洛陽譯出衆經漢靈帝光和二年己未之歲有沙門竺佛朔是月支國丞相棄相位願弘佛道開化衆生至洛陽譯出衆經

案魏書文帝黃初三年壬寅之歲有沙門曇摩迦羅中天竺國人至許都譯出經戒律漢明帝永平十年至魏文帝黃初三年合一百五十年
案吳書吳主孫權赤烏四年辛酉之歲有沙

門康僧會是康居國人大丞相之長子志弘大道遊化諸國初達吳地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人初見謂是妖異有司奏聞吳主曰漢明帝夢神號名爲佛是其遺風乎即召僧會問之曰佛有何神驗也僧會對曰佛胸靈迹出餘千載唯有舍利至心求者應現無方吳主曰若得舍利當爲起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僧會對曰舍利慈愍求即顯降若無感者當以死期何假王憲乃請至七日至三七日遂獲舍利五色光曜於天吳主即置舍利鐵

礎上令大力者以鐵鎚擊而試之當即礎鎚俱陷於地舍利無損吳主復置舍利剛炭火中舍利光明從火而出作大蓮華照曜宮殿吳主敬信僧會一遵其法即造建初寺爲舍利起七寶塔其地名佛陀里江東佛法自是興焉起黃初三年至吳赤烏四年凡二十年壁下從赤平十年至吳赤烏四年合一百七十年十六康會是吳地僧之始教是吳地法之初吳主孫權問尚書令都卿侯闕澤曰漢明帝夢神遣中郎蔡愔等向西域尋訪佛教至今可有

幾年闕澤對曰從漢永平十年至赤烏四年合一百七十年吳主曰佛教入漢已久何緣今始傳至江東闕澤對曰漢明帝永平十四年南嶽道士褚善信朝正之次與諸山觀道士褚信同上一表乞與西域法師迦葉摩騰竺法蘭等比較爾時佛教初到洛陽漢明帝始立白馬寺興聖寺法師迦葉摩騰竺法蘭翻譯衆經始從漢讀道士未達正法深淺不知上表乞與對驗明帝許之至正月十五日在白馬寺門南嶽諸道士設壇將所學法名

靈寶經置壇上放火焚之當時以正法力故
道士書典悉從火化無有遺者復作種種技
術施用無効諸道士等皆大慙恥南嶽褚善
信費以才等在會中自感而死自餘道士明
帝勅放還嶽其時不預蘭法師說法者不得
出家爾時無人流布後遭漢政陵遲兵戎不
息是以佛法一百七十年中滯而不通今遇
法師僧會入來教化江東始得興行吳主曰
孔丘老子二家得與佛道比對以不闕澤對
曰臣建安年中在洛陽遊學曾入法舉寺禮

拜得遇法師惠鏡垂照講大乘經臣聞法愛
樂當時遂憑法師在寺得聽法旨首尾向三
年臣審知佛是無上法王衆聖所歸教加一
切哀含萬像深同巨海不簡細流明竝日月
不嫌星燭合觸即化遇物斯乘天上人中自
然尊大縱使天有普覆之功德有能載之力
皆是諸佛建立使之然臣又尋魯孔丘者英
才誕秀聖德不羣世號素王制作經典訓獎
周世教加來葉師儒之風澤潤今古亦有逸
民如許成子廣成子原陽子列子老子莊子

等百家諸子書皆修身自翫放暢山谷縱汰其心學歸憺怕事乖人倫長幼之節亦非安世化民之風是以古人將為滯陷蓋此之謂至漢景帝考諸百家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內外明遠敗子為經始立道學勅訓朝野令諷誦焉若將老孔二家比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老設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明矣吳主曰仙有靈寶之法何如闢澤對曰靈寶者一無氏族可憑二無成道處所

教出山谷無所知也直是幽居濫說非聖人所制吳主答之曰公學博精通覽無不悉宜加太子太傅領侍中尚書令如故案後涼書秦主苻堅建元十九年遣征西將軍醴泉公呂光西討龜茲國得沙門鳩摩羅什是龜茲國大丞相之長子呂光至涼州聞秦主姚萇所害光遂稱帝於涼治姑臧羅什在涼州譯出大華嚴經以自翫適至秦主姚興弘始三年至長安譯出眾經佛法爾時大盛當晉大興三年

案北涼州沮渠蒙遜永和二年有沙門曇摩
識是天竺國人至涼州譯出衆經至持地六
度不譯戒品謂漢地人不能持戒隱而不譯
時有比丘披讀經文怪無其戒品遂即行道
心專求夜夢見一道人授戒本與比丘得戒
誦持至明告識曰昨夜夢中見有法師授我
戒品恐有所忘願與正之識即令比丘誦之
與本無異識曰善哉善哉大德吾恐漢地人
不能持戒不復譯之今大德求而得者漢地
必有持者戒品從此流行當晉隆安四年自

此已後年年西國沙門傳法來者衆非記可
盡

論營記元魏正光元年歲次庚子七月明帝
加元服大赦二十三日請僧尼道士在佛殿
前設齋齋訖帝語侍中劉騰宣勅請法師等

與道士論議以釋弟子疑網爾時諸觀道士

壁十

十

姜斌與融覺寺法師曇謨最對論帝問曰佛
與老子同時以不姜斌對曰老子西入化胡
以佛充侍者明是同時法師問曰何以知之
姜斌對曰案老子開天經是以得知法師問

曰老子當周何王幾年始生周何王幾年西
入姜斌曰當周定王即位三年乙卯之歲在
於楚國陳郡苦縣厲鄉曲仁里九月十四日
夜子時生周簡王即位四年丁丑之歲事周
爲守藏史當周簡王即位十三年丙戌之歲
遷爲太史當周敬王即位元年庚辰之歲年
八十五見周德凌遲遂與散關令尹喜西入
化胡此足明矣法師對曰佛當周昭王二十
四年歲次甲寅四月八日生當周昭王四十
二年歲次壬申十九出家當周穆王二年歲

次癸未三十成道當陽化世四十九載當周
穆王五十二年歲次壬申二月十五日入般
涅槃今計佛入涅槃後經三百四十五年至
周定王三年老子始生生巳年八十五至周
敬王元年經四百二十五年始與尹喜西道
此則年代懸殊不同鄙夫一何闇說輒言佛
爲侍者豈不高拒爲答此乃謬乎姜斌曰案
開天之文李柱史西入化胡佛爲侍者亦應
不謬法師輒拒此事恐理未安法師對曰夫
佛者法王也故能降靈兜率生出王宮萬福

圓備億善臻集普化三千均濟六道行即金
華捧足坐即百寶蓮臺出則帝釋前驅入則
梵王侍後左輔密跡以斷邪偽爲効右弼金
剛以滅邪魔爲功無央菩薩以充法子無量
聲聞以爲聖衆護世四王朝省天龍八部曉
夜承接天樂懸空如雲天華散落如雨師子
一吼外道歸真法鼓自鳴邪魔從正何得與
周藏史以爲侍者若周柱下史有法王子之
量應在周世如現神通行有避世西逃方能
化物若也柱史能化其時周德雖曰衰微仍

壁十

二十

承文武成康之風柱史旣乃周世五王何不
加之以神變顯之以法藥授之若能此者如
風在草危正自由何用潛逃於西遠化戎俗
況法王柱史相去四百二十餘年今言作周
時爲侍者此亦誤之太甚深可興悼焉仁者
旣有開天之說此狂簡斐然文章何足依信
姜斌曰若生當昭王滅當周穆王時出何文
記法師對曰出周書異記并出漢書法本內
傳並有明文當今君子故應覽見不能爲君
一人對衆更談姜斌曰孔子旣是制法聖人

當時於佛何得迴無一言記法師對曰直是
仁者識同管闕覽不弘廣何得輒謗孔子於
佛迴無一言記仁者若不相信孔子自有三
備卜經佛之出世在中備仁者善自披究足
得開曉空十姜斌曰孔子聖人不言而識何假卜
手法師曰唯佛是聖人諸法中廿一王四生良導
遠視一切衆生前後二際吉凶終始不假卜
觀視如掌中自餘聖人雖曉未然之理必藉
筮龜以通靈卦也爾時明帝即遣中書侍郎
魏收又宣勅道士姜斌論無宗旨復云開天

經言老子說者問姜斌此開天經何處得來
是誰持與姜斌對曰臣亡師道士張祥邊得
帝曰經在何處姜斌對曰在觀遣中書侍郎
魏收尚書祖瑩等就觀取經得經將來帝遣
文武官尚書郎已上議當太尉公蕭琮太傅
李寔衛尉卿許百桃吏部尚書邢巒散騎常
侍溫子昇等一百七人讀訖奏云老子止著
五千文西隱流沙更無言說此書虛妄專言
老子化胡說十二部經臣等所議姜斌罪當
惑衆帝謂道士曰卿等比來專學此法何名

求道諸道士對曰臣等並無此書今日始聞
姜斌所說帝即遣中書侍郎邢子才黃門侍
郎楊寬等向觀重搜諸房搜訖盡無比書帝
曰姜斌一人罪合極刑付獄斬決爾時廷尉
卿元超領斌將出三藏法師菩提流支諫曰
卷十
陛下新赦恩宥天下今復建齋以啓多福勅
令論議開暢風猷姜斌雖可語無宗旨得沾
案會今陛下縱天怒之威就案法之中如欲
戮人恐不當天意帝曰弟子謹案經云佛在
因中作國王時殺五百婆羅門不犯戒律今

姜斌開天之說此即妖書惑亂朝廷今不斬
決誤後不少法師極諫姜斌免死配徒馬邑

續集古今佛道論衡

永樂北藏

續集古今佛道論衡

第一三三三册

經律異相序

經一

梁 沙 門 寶 唱 撰

如來應跡投緣隨機闡教兼被龍鬼匪直天人化啓憍陳道終須跋文積巨萬簡累大千自西徂東羌難得而究也若乃劉向校書玄言久蘊漢明感夢靈證彌彰自茲厥後翻譯相繼三藏奧典雖已畧周九部雜言通未區集皇帝同契等覺比德徧知大弘經教並利法俗廣延博古旁採遺文於是散偈流章往往復出今之所獲蓋亦多矣聖旨以為像正

浸末信樂彌衰文句浩漫豈能該治以天監七年勅釋僧旻等備鈔衆典顯證深文控會神宗辭畧意曉於鑽求者已有大半之益但希有異相猶散衆篇難聞秘說未加標顯又以十五年勅寶唱鈔經律要事皆使以類相從令覽者易了又勅新安寺釋僧豪與皇寺釋法生等相助檢讀於是博綜經籍搜採秘要上詢宸慮取則成規凡為五十卷又目錄五卷分為五袞名為經律異相將來學者可不勞而博矣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漢

經律異相目錄

天部第一

欲色天人部第二

地部第三

應始終佛部第四

應身益物佛部第五

現涅槃後事佛部第六

外緣佛部第七

自行菩薩部第八

外化菩薩部第九

隨機現身菩薩部第十

出家菩薩僧部第十一

聲聞無學僧部第十二

聲聞不測淺深僧部第十三

聲聞學人僧部第十四

聲聞行惡行僧部第十五
聲聞無學沙彌僧部第十六
聲聞無學尼僧部第十七
轉輪聖王諸國王部第十八
行菩薩道諸國王部第十九
行聲聞道諸國王部第二十
諸國王夫人部第二十一
行菩薩道諸國王子部第二十二
行聲聞道諸國王子部第二十三
諸國王女部第二十四

得道長者部第二十五
雜行長者部第二十六
優婆塞部第二十七
優婆夷部第二十八
外道仙人部第二十九
梵志部第三十
婆羅門部第三十一
居士部第三十二
賈客部第三十三
男庶人部第三十四

女庶人部第三十五

鬼神部第三十六

雜獸畜生部第三十七

禽畜生部第三十八

蟲畜生部第三十九

地獄部第四十

經律異相卷第一

梁沙門僧旻寶唱等奉勅撰

天部第一

三界諸天一

二界成壞二

劫之脩短三

日四

月五

星六

雷七

電八

雲九

風十

雨十一

三界諸天第一

一欲界
二無色界

二色界

一欲界六天

附魔天

一四天王
四兜率天
七魔天

二忉利天
五化樂天

三欲界天
六他化天

四天王第一

四天王居須彌四埵皆高四萬二千由旬大智

論云須彌四邊有四山悉名游陀各
高四萬二千由旬四天王治化其上東方

天王名提頭賴吒城號上賢南方天王名毗

婁勒叉城號善見西方天王名毗婁博叉城

號周羅或作周羅
未詳得失北方天王名毗沙門凡住

三城一號可畏二名天敬三名眾歸四王身

永樂北藏

經律異相

第一三三三册

長皆半由旬衣長一由旬廣半由旬其重二

分天壽五百歲少出多減以人間五十歲為

天一日一夜亦以三十日為一月十二月為

一歲也五百歲即人間
九百萬歲也食淨揣食洗浴衣服

為細滑食男娶女嫁身行陰陽一同人間以

昔三業善今生為天自然化現在天膝上形

之大小如人間兩歲別記云男坐父膝
上女生坐母膝上兒生

未久便自知飢七寶妙器盛百味食若福多

者飯色自白若福中者飯色自青若福少者

飯色自赤兒食消化化後若渴寶器甘露如

食之色飲不留停如酥投火身體長大便與
 天等入池沐浴詣香樹下枝條垂曲取香塗
 身衣具莊嚴華鬘寶器果實樂器各有樹出
 徧往詣之隨意所取樓炭經說大同小異文多不載入諸園
 林無數天女鼓樂絃歌戲笑相向深生染著
 視西忘東當其戲樂忘其初生所念識知承
 先世善得生天上樓炭經畧同池沼清澄華果榮
 蔭其城七重皆廣六千由旬欄楯羅網宮牆
 行樹皆悉七重毗沙門王常有五大鬼神一
 名那闍婁二名檀陀羅三名醯摩跋陀四名

提偈羅五名修逸跋摩常侍王側半月三齋
 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四天王常以八日勅諸
 使者汝等業行世間觀察人民孝父母敬沙
 門及婆羅門長老受持齋戒布施者不使者
 奉教具啓善惡聞惡不悅言善則喜十四日
 四王常遣太子案行天下十五日四王躬自
 履歷然後詣善法殿具啓帝釋帝釋聞惡則
 愁言善則樂說偈讚歎受持齋受戒人與我
 同行出長阿含經第二十卷又出大智論樓炭經
 初利天第二

忉利天居須彌山頂有三十三天宮王名釋

提桓因此言能作天王身長一由旬衣長二由旬廣

一由旬衣重六銖壽夭千歲少出多減若欲

終時有五相現一者衣裳垢膩二者頭上華

萎三者身體臭穢四者腋下汗流五者不樂

本座見五事時心大苦惱如地獄苦飲食嫁

娶猶如四天身體相近以氣成陰陽三法度經云行

欲如人以身口意善生忉利天自然化現在天

膝上如三歲兒天即誌言是我男我女自識

前世布施持戒欲得飲食隨滿金器福有深

淺食有優降如四天王天城縱廣八萬由旬

樓炭經云廣長各三百二十萬里其城七重九百九十九門

門有六十青衣夜叉守之長阿含經云高六

由有一門門有五百鬼神守衛三十三天金城銀門銀城金

門如是七寶互為城門樓閣臺觀周市圍繞

園林浴池寶華間雜寶樹行列華果繁茂香

風四起悅可人心異類奇鳥無數和鳴其四

園中各有二石墮各縱廣五十由旬七寶所

成輦若天衣樓炭經說相似文多不載麤澁園畫樂園中

間有難陀池縱廣百由旬其水清澄七重寶

墜生四種華青黃赤白紅縹雜色香氣普熏
 聞一由旬根如車轂汁白如乳味甘如蜜復
 有雜園大歡喜園中間有樹名晝度園七由
 旬高百由旬枝葉四布五十由旬其香逆風
 百由旬内初利殿南又有一樹名彼質拘耆
 羅高四千里枝葉分布二千里風吹華香逆
 風行聞二千里當樹華時諸天共坐樹下以
 為歡樂經遊天一百二十日帝釋三十二大
 臣故言三十三天也各有宮室皆在城内遊
 戲園中必經七日麤澁者入此園時身體麤

澁者入此園時身體自然種種畫色以相
 悅樂雜者常以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放諸
 姝女與諸天子雜遊獨與舍脂共在一處名
 為雜大喜者入此園時心大歡喜出長阿含
經第二十
卷八出樓炭大
智論華嚴涅槃
 餒摩天第三
此言天宮殿為風輪所持在虛空中王
善時名善時大智論
云妙善身長二由旬衣長四由旬廣
 二由旬衣重三銖從樹而出明淨光曜有種
 種色身體光明不須日月身口意善或以燈

燭明珠等施持戒禪定等業生餒摩天天壽

二千歲少出多減食飲婚娶愛欲猶如初利

天三法彙經云以染著意相抱成欲若一不染著不成但歡樂耳初生之形

如人間四歲初利光明所不能及出長阿含經第二十

卷又出樓炭大智論華嚴

兜率天第四

兜率此言知足天宮風輪所持在虛空中王名善

喜後邊身菩薩多生此天下天放誕上天閻

鈍故生此天大智論云下地結使厚獨上地結使數利唯兜率天不厚不利

智慧安隱又下地命短終時佛未出世上地命長壽未盡佛復過去兜率天時命等故又

佛常居天道兜率天於六天為中也身長四由旬衣長八由旬

廣四由旬衣重一銖半壽天四千歲少出多

減食同下天亦有嫁娶執手成欲其天初生

如人五歲自知前世所作布施持戒等事食

自然飲食衣冠歌舞身有光明勝於餒摩出長

阿舍經第二十卷又出華嚴經大智論樓炭

化樂天第五

化樂天宮亦為風輪所持在虛空中王名善

化自化五塵以自娛樂身長八由旬衣長十

六由旬廣八由旬衣重一銖壽天八千歲少

出多減食與下同亦有嫁娶熟相視成欲法三
度經云以深染汙心與天女共語其天初生
成欲若一不染不成但染而已如人六歲自有光明殊勝兜率出長阿舍

卷又出樓炭
華嚴等經
他化自在天第六

他化自在天宮亦為風輪所持在虛空中王
名自在轉集他所化以自娛樂也又名愛身
天於欲界中獨得自在身長十六由旬衣長
三十二由旬廣十六由旬衣重半銖壽天萬
六千歲少出多減食如下天亦有婚姻暫視

成欲各樓炭經云但念便成三法度經云共女
崇如人所化故言他化其天初生如人七歲
自知宿命以布施持戒棄惡故自然飲食衣
服玉女事並同前光明全勝化樂出長阿舍
卷又出華嚴經
大智論樓炭經

魔天第七

魔天宮在欲色二界中間魔者譬如石磨磨
壞功德也縱廣六千由旬宮牆七重一切莊
嚴猶如下天並有十法一者飛去無限數二
者飛來無限數三者去無礙四者來無礙五

者天身無有皮膚骨髓筋脉血肉六者身無
 不淨大小便利七者身無疲極八者天女不
 產九者天目不眴十者身隨意好青則青好
 黃則黃好赤白衆色隨意而現此是天十法
 又有持十事一者飛行無極二者往還無極
 三者諸天無盜賊四者不相說身善自不說
 況說他人惡五者無有相侵六者諸天齒等
 而通七者髮紺青色滑澤長八丈八者天人
 青色髮者身亦青色九者欲得白者身即白
 色十者欲得黑色而身即黑

出阿舍經第十二卷又出第二

永樂北藏

經律异相

十卷又出樓炭經大智論
 二色界二十三天

- 一梵身天
- 二梵輔天
- 三梵衆天
- 四大梵天
- 五光天
- 六少光天
- 七無量光天
- 八光音天
- 九淨天
- 十少淨天
- 十一無量淨天
- 十二徧淨天
- 十三嚴飾天
- 十四少嚴飾天
- 十五無量嚴飾天
- 十六嚴飾果實天
- 十七無想天
- 十八不煩天
- 十九無熱天
- 二十善見天
- 二十一善見天
- 二十二色究竟天
- 二十三摩醯首羅天

梵身天第一

梵身天宮純黃金身白銀色色界衣金色衣

第一三三三册

行禪離欲修習火光三昧故身出妙光勝於日月非男非女以禪悅為食壽命一劫或有減者身長半由旬壽半劫出長阿舍經第二十卷

梵輔天第二

梵輔天數云富婁與前天同若修中禪是貴梵生

處身長一由旬壽一劫出長阿舍經第二十卷

梵眾天第三

梵眾天與前天同若修下禪諸小梵生處身

長一由旬半壽一劫半出長阿舍經第二十卷

大梵天第四

大梵天王名曰尸棄此言火色與前天同若修上

禪則生此也於梵眾中發大音聲一切大眾

無不知者梵身諸天各自念言大梵天王唯

與我語不接餘人我自然得無所承受於千

世界最得自在富有豐饒能造化萬物我是

一切眾生父母後來諸梵第一尊重顏如童

子名曰童子擎雞持鈴捉赤幡騎孔雀初禪

名曰梵迦夷有宮去他化自在宮由旬一倍

出長阿舍經第二十卷華嚴樓炭大智論雜

心毗曇心云色界十七居止下三禪各有三

天四禪有九天應有十八謂初禪下天是諸

梵奴故不數也初禪無梵身二禪無光三禪

淨無

光天第五

光天以禪味為食壽命二劫或有減者出長阿舍

經第二
十卷

少光天第六

少光畧與前同出長阿舍經第二十卷畧

無量光天第七

無量光畧與前同出長阿舍經第二十卷依

光音天第八

光音天依品云光輝天語王名曰樂光樓炭

永樂北藏

經律异相

阿披波天菩薩又名觀闍浮提臭穢惡氣上

熏七千萬里是以菩薩不生光音長阿舍經

由旬遙聞臭二禪通名光音有宮去於梵邊云天九百

夷宮由旬一倍出長阿舍經第二十卷又出

淨天第九

淨天以禪樂為食壽命三劫出長阿舍經第二十卷

經第二
十卷

少淨天第十

少淨畧與前同出長阿舍經第二十卷依品

禪生是三種天云三天同學習無喜樂相應

第一三三三册

無量淨天第十一

無量淨畧與前同

出長阿含經第二十卷依品云以中方便生此天

徧淨天第十二

徧淨天

胡言韋紐依品云以上方便生此天

王名曰淨智四臂

捉具持輪御金翅鳥三禪通名徧淨亦名首

陀會有宮去於光音宮由旬一倍

出長阿含經第二十卷

卷又出樓炭大智論

嚴飾天第十三

嚴飾天以禪悅為食壽四萬劫或有減者

出長阿含經第二十卷

阿舍經第二十卷

少嚴飾天第十四

少嚴飾粗與前同

出長阿含經第二十卷

無量嚴飾天第十五

無量嚴飾粗與前同

出長阿含經第二十卷

嚴飾果實天第十六

嚴飾果實天王名曰法華光四禪通名果實

有宮去於徧淨宮由旬一倍

出長阿含經第二十卷又出華嚴

嚴

無想天第十七

無想天

樓炭經云無人想

以禪樂為食壽五百劫或

有減者猶色界數光明勝於果實外道謂為

涅槃出長阿舍經第二十卷依品云滅想生無想唯有色陰行陰少入生想便死

不煩天第十八

不煩天長阿舍經云無造身長千由旬以禪

悅為食壽命千劫或有減者光明勝於無想十二

出長阿舍經第二十卷

無熱天第十九

無熱天才長四千由旬細軟委地不能自立

若下見佛變為羸形以禪為味天壽二千劫

或有減者光明勝於不煩出長阿舍經第二十卷

善見天第二十

善見華嚴云善現樓身長四千由旬亦以禪

樂為食壽命三千劫三乘名數經云壽四千劫或有減者光

明勝於無熱出長阿舍經第二十卷

大善見天第二十一

大善見華嚴云須彌旃尼身長八千由旬亦

以禪樂為食壽命四千劫三乘名數經云八千劫或有

減者光明有勝善見出長阿舍經第二十卷

色究竟天第二十二

色究竟天華嚴經同樓炭身長一萬六千由

旬亦以禪樂為食壽五千劫三乘名數經云一萬六千劫

或有滅者此五天通名淨居諸那舍所止光

明最勝出長阿含經第二十卷出華嚴大智論樓炭

摩醯首羅天第二十三

摩醯首羅天此言大自在又名淨居過五淨居而

有八處皆悉虛寂是十住大士之所住處法

雲菩薩多作此天王形有八臂三眼騎大白

牛大雲降雨雨大千界一切衆生無能知數

唯此天王獨能知之涅槃經云如人供養摩醯首羅當知是人已供

養一切諸天樓炭經云光音天以上更無有于出大智論第二秩第二卷

三無色界四天

一無量空入處 二無量識入處 三無所有入處 四非想非非想入處

無量空入處天第一

無量空入處或云空處智天天壽萬劫或有

小減出雜阿舍經樓炭經云虛空智天

無量識入處天第二

無量識入處或云識處智天天壽二萬一千

劫或復小減出雜阿舍經樓炭經云識知天

無所有入處天第三

無所有入處或云無所有處智天或云不用

處有優躡藍不受佛化而自命終佛記此人
生不用處若復捨身為邊地王傷害人民後
生地獄中天壽四萬二千劫或有小減出長增一

二阿舍經接炭云阿竭若然天

非想非非想入處天第四

非想非非想入處或云有想無想天有佛羅
勒迦藍不受佛化而取命終佛記當生有想
無想天於彼命終後當復為著翅惡狸飛行
走獸無脫之者命終生地獄中天壽八萬四
千劫或有小減出雜增一二阿舍經接炭經云上有天名無有非想思亦

有思想天凡諸天下名不博採諸方
句二句異者多不能備其所出之經
二界成壞第二一三小災又名三小劫亦名三劫中劫二三大災又名三

一三小劫二三大劫

三小災第一又名三小劫亦名三劫

劫初時人壽四萬歲後轉減促止於百年漸
復不全乃至十歲雜心同小劫經抄云十二餘歲女生五月
皆已行嫁十歲之時謂三小劫一刀兵二飢
餓長阿舍經云穀貴三疾病刀兵劫者人多貪麤行
十惡法若行一善眾共形笑推以為愚爭共

凌滅相教作惡無一善人五穀不生美味消
 滅繒綃劫貝自然而盡但食穉稗織草為衣
 七寶沉沒沙石充徧地生荆棘枝葉大小皆
 是刀劔拱木倒壞地盡溝坑涌波崩岸江河
 稍廣平地漸滅刀兵一起經七日中手執草
 木瓦石悉成刀劔更相劫奪慄慄恐懼但欲
 相殺猶如獵師遇見羣鹿中有智者遠藏山
 谷無人之處食果飲水以盡十年長阿含云
自存七日
更出人間相殺盡者生地獄中名刀兵劫飢餓劫
 者人多非法愚癡邪見慳貪嫉妬守財不施

水旱不節田種無收米穀轉盡食粒驚貴掃
 擇糝糠街巷落葉以自連命糝葉既盡穿鑿
 地下食草木根不能與者在先而死剝剔死
 人復共食噉噉之轉竭於屠殺之處乃至塚
 間拾諸骸骨煮汁飲之經一以此自活飢死盡者
 生餓鬼中名飢餓小劫疾病劫者人皆正見
 修行十善疾病衆多無他方計少有醫藥雖
 行衆善不能攘逆薄福德故遇病輒死神共
 侵燒搗打杖捶使其心亂接其精神殺之將
 去人命既終皆生天上名疾病劫若能一日

一夜持不殺戒終不生刀兵劫中若以一呵梨勒果施僧終不生疾疫劫中若一食施僧終不生饑饉劫中此閻浮提惡劫互起餘方則少此間刀兵劫起彼唯重瞋此疾疫劫起彼唯氣力羸劣此間饑饉劫起彼但小渴乏

耳出長阿含經第二十二卷又出三小劫經抄又出雜心第十四卷

三大災第二又名三劫

天地始終謂之一劫劫盡壞時火災將起一切民人皆背正向邪競行十惡天久不雨所種不生諸水泉源乃至四大駛河皆悉枯竭

久久之後風入海底取日上大城郭於須彌

山邊置本道中雜心曰劫滅之時有七日輪住由乾陀山從彼而出又說

阿毗地獄出衆生業力致分一日為七日也又說從一日出時百草樹

木一時彫落二日出時四大海水從百由旬

乃至七百由旬內水自然涸三日出時四大

海水千由旬乃至七千由旬內水展轉消竭

四日出時四大海水深千由旬五日出時四

大海水縱餘七百由旬乃至竭盡六日出時

此地厚十六萬八千由旬皆悉煙出從須彌

山乃至三千大千刹土及八地獄靡不燒滅

煙燼無餘人民命終皆依須彌山五種諸天
 三十三天燄天乃至他化自在天皆悉命終
 心殿皆空一切無常不得久住七日出時大
 地須彌山漸漸崩壞百千由旬永無遺餘金
 銀銅鐵之類皆悉流鑠稍就枯涸山皆洞然
 諸寶爆裂崩地碎礧煙燄震動至于梵天一
 切惡道及阿脩倫皆悉蕩盡罪終福至皆集
 第十五天上十四以下盡成灰墨新生天子
 未嘗見此普懷恐懼舊生天子各來慰勞勿
 生恐怖終不至此人民命終生光音天以念

為食光明自照神足飛行或生他土若生地
 獄地獄罪畢亦生天上若罪未畢復移他方
 無日月星宿亦無晝夜唯有大冥謂之火劫
 火災因緣果報致此壞敗劫欲成時火乃自
 滅更起大雲漸降大雨滴如車輪是時此三
 十大千刹土水徧其中乃至梵天雜心曰水災所壞至
 第二禪水從第三禪際而熱灰水又說水輪涌出也謂為水劫水災復
 有四風持水不散一曰住二曰助三曰不動
 四曰堅經數千億萬歲水上泡沫化作千第
 十四天宮皆悉眾寶水漸消滅隨嵐吹鼓次

第轉作天下諸天及日月宮殿次作千須彌
 等山次第乃至千四天下地山河城池水上
 清潔初作天宮衆寶所成光明最勝轉滅轉
 濁諸天宮殿七寶光明漸下漸劣地欲露時
 水沙流急隨下爭赴遂成川河流入于海海
 深八萬四千由旬其廣無邊樓炭經云深八
百四十萬由旬
 須彌山在於海中出海又八萬四千由旬水
 味鹹苦劫初成時自然雲起至光音天周徧
 降雨洗濯天宮滌蕩萬物諸不淨汁下流入
 海今為鹹苦又有大仙人呪使鹹苦令人不

飲又有雜類衆生居之便利其中故成鹹若
 謂為風劫風災雜心云風災所壞至第三
禪百億四天下下一時俱壞此
 三及地為四災四劫除地餘三說為大劫過
 地種劫者劫壞所及唯未曾至第四禪為淨
 居天故無上地可生即於彼處涅槃亦不下
 生非數滅故變成天地天地更始蕩蕩空虛
 了無所有亦無日月地涌甘泉味如酥蜜時
 光音諸天或有福盡來生或樂觀新地性多
 輕躁以指嘗之如是再三轉得其味食之不
 已漸生麤肌失大妙色神足光明冥然大闇

後大黑風吹彼海水颺出日月置須彌邊安
日道中繞須彌山照四天下時諸人輩見出
則歡見入則懼自茲以後晝夜晦朔春秋歲
數忽然復始食之多者轉生醜顏冷之少者
尚遺妙色美惡好醜漸漸而生憍慢嫉妬次
第而起忿結諍競相續不絕甘泉自涸地上
生肥其味香美有若甘露時諸衆生復共食
之食之多者頓失威光體重生骨食之少者
身輕無累尚能飛行重者見之皆大號哭稱
我窮厄住此世間是非諍訟倍劇前法資食

地肥相着顏色欲心多者變成女人共相愛
著遂行姪欲如是流布餘光音天見諸天子
皆悉墮落共來訶罵曰汝等何為行不淨行
地肥轉入土中自生杭米鮮淨無皮既香且
美食者肥白朝採暮生人漸懈怠并取多日
極情恣欲無有時節女懷胎孕復生衆生餘
人見之即加驅擯遣出人外三月聽還知生
慚愧共作方宜取諸草木起立宮舍覆藏形
體使人不見習翫姪欲如是轉增多取糧粒
以為資儲如是相毀杭米荒穢轉生糠糲刈

經一

十八

已不生衆生見此心大憂惱世有大災杭米復不如本各自念言我本生時以念為食神足飛行光明自照住此懈怠乃至如今復相謂言今共分地別立幟幟封疆邊畔於是為始自藏已分竊他禾米主見之曰今怒汝罪後莫復為如是轉多倍加呵責呵責不已以手加之以告衆人云此人為盜盜者又言此人打我衆人見此憂愁不樂皆共集會議曰衆生轉惡此是生老病死之原煩惱苦報墮三惡道因有田地致此諍訟今者寧可共

立聰明高才一人為主以法理之可護者護可責者責應遣者遣當共集米以相供給選擇賢明形體端正有威德者而語之言汝為我等作平等主善言慰勞衆皆歡喜即共稱言善哉大王即以正法治民名為刹利皆是舊法後人侵他物者即取懲罰及重犯之便造督遮鞭杖猶不能止又作牢獄刀仗等物拷楚殺戮令懷畏懼時有一人念家多患猶如毒刺棄捨妻兒獨處山林起立草菴靜攝其志修習梵行名婆羅門後婆羅門有不樂

閑靜坐禪思惟者便入人間誦習爲業又自稱言我是不禪人於是世人號之爲不禪婆羅門時衆生中有人好營居業多積財寶名爲居士又有多好機巧名首陀羅又有自馱世法剝除鬚髮法服修道名曰沙門時人心懷殺盜又失杭米立五種子一者根子二者葉子三者華子四者果子五者莖生及餘種子是謂五種之子皆是風吹他方刹土種子來濟此國衆生如此之瑞有生老病死有五盛陰不盡苦際水劫末時光音諸天入水澡

浴四大精氣入其身內體生觸樂精流水中八風吹盪墮淤泥中自然成卵經八千歲其卵乃開生一女人其形青黑猶如淤泥有九百九十九頭頭有千眼九百九十九口一口四牙牙上出火狀如霹靂二十四手手中皆捉一切武器其身高大如須彌山入大海中拍水自樂有旋嵐風吹大海水水精入體即便懷妊經八千歲然後生男身體高大四倍勝母兒有九頭頭有千眼口中出火有九百九十九手有八脚於海水中自號我是毗摩

質多羅阿脩羅王唯噉淤泥及蕩地劫初成

變易如是

出增一阿舍經第三十二卷又出長阿舍經第六卷又小品劫抄又

出觀佛三昧經第二卷

劫燒盡時一切皆空衆生福德因緣力故十

方風至風風相次能持大水上有一千頭人

二千手足名為違紐是人臍中生千葉金色

蓮華其光大明如萬日照華中有人結跏趺

坐此人復有無量光明名為梵天王止生八

子八子生天地人民是梵天王貪瞋已盡坐

蓮華上諸佛隨俗現寶蓮華上結跏趺坐說

六波羅蜜聞此法者必至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

出諸雜譬喻第六卷

劫之脩短第三

佛言設方百由旬城滿中芥子有長壽人百

歲取一芥子都盡劫猶不盡又如方百由旬

石持迦尸輕軟氎衣百年一拂此石銳盡劫

猶不盡謂之大劫也又言方一由旬高下亦

然鐵城滿中芥子百年取一盡為一劫又方

一由旬石山士夫以迦尸衣百年一拂拂之

不已石山銷盡劫猶未竟六十念中之一念

謂極小劫也

出大智論第三十六卷又出增一阿舍經第三十一卷又出茶

二十八卷又出雜阿舍第二十四卷

日第四

日城郭方正二千四十里其高亦然光射人

眼見之若圓宮城純金七寶瑩麗無諸瑕穢

為五風所持一持二養三受四轉五調日王

座方二十里身出光明照耀宮殿宮殿之光

照於城郭城郭之光下臨下土無數天神前

後導從音樂自娛無有休息林觀浴池如切

利天天壽五百歲子孫相襲以竟一劫日城

繞須彌山東方日出南方夜半西方日入北

方日中如是右旋更為晝夜復有長短日行

稍南南方漸長經六十里一百八十里北方

稍短復行稍北北方稍長一百八十里南方

稍短出長阿舍經第二十卷又出揅炭經

月第五

月城郭廣長一千九百六十里其高亦然儼

然方正遠見故圓二分天銀一分瑠璃內外

清徹光明遠照為五風所持月王座方二十

里七寶宮殿無量天神光明妓樂前後導從

園池等玩如忉利天天壽五百歲子孫相襲以竟一劫月有虧滿缺者一角行夜稍稍隱側故見缺減又云月城邊有天其色正青衣服亦青所在之面青光照城故缺減也滿者月行稍轉向正又青色天十五日轉入月城

與王適會又須彌山南地有大樹樹名閻浮

提高四千里枝蔭二千里影現月中出長阿舍經第

二十二卷又出樓炭阿脩倫天王名羅呼其體高二萬

八千里以月十五日立海中央海水裁至其

臍低頭鬪須彌羅室泰山及四方上鎮以指

覆日月天下晦瞑或覆日以晝為夜所謂日月蝕時厄光明也出樓炭經第五卷

星第六

星宿城郭天神之舍也以水精為城七寶為宮懸在空中大風持之猶如浮雲隨日運行

為眼所見大者七百里中者五百里小者百

二十里宮室園池如四天王天壽命亦爾出樓炭經第六卷又出長阿舍

雷第七

虛空雲中有時地大與水相觸有時與火風

等大相觸水火風大更互相觸皆生虛空雲

中雷聲出長阿舍經
第二十卷

電第八

電有四種東方名身光南方名難毀西方名流燄北方名定明何以虛空雲中有此電光

四方之電又共相觸有此光起出長阿舍
第二十卷

雲第九

雲有四種一白二黑三赤四紅白者地大偏多黑者水大偏多赤者火大偏多紅者風大偏多去地或十里或二十三十乃至四千里

除劫初時上至光音天出長阿舍經
第二十一卷雲有四

色一青二赤三黃白四黑青者中有水界大

多赤者中有火界大多黃白者中有地界大

多黑者中有風界大多出樓炭經
第四卷龍氣為雲

出長阿舍經

風第十

世界壞時有大風起名曰壞散悉能吹壞摩減大千世界金剛鐵圍山等一切萬物時大千世界外復有風起名障壞散能隔風災得至餘方若無此障風十方無量阿僧祇世界

無不散滅出華嚴經第三十卷

雨第十一

相師占雨有五因緣不可定知使占者迷惑一者雲有雷電占謂當雨以火太多燒雲不雨二者雲有雷電占亦謂雨有大風起吹雲四散入諸山間三者雲有雷電占亦謂雨時阿脩羅攬接浮雲置大海中四者雲有雷電占亦謂雨而雨師放誕姪亂竟不降雨五者雲有雷電占亦謂雨而世間衆生非法縱蕩淫清洋行慳貪嫉妬所見顛倒故使天不降

水樂北藏

經律異相

雨以此五事相不定知出長阿含經第二

禱達龍王興大重雲滿閻浮提並降大雨百

穀草樹皆悉滋長江河川源一切盈滿此大

雨水從龍王身心中出而能饒益無量衆生

摩那斯龍王將欲降雨先興重雲彌覆虛空

慈悲心故凝停七日先令衆生究竟諸業漸

降微雨普潤大地出長阿含經第二卷

經律異相卷第一

第一三三三册

經律異相卷第二

經二

梁沙門僧旻寶唱等奉

勅撰

欲色天人部第二

帝釋從野干受戒法一

帝釋受不報戒修羅攻之繫以五縛二

帝釋應生驢中從胎而殞還依本身三

悉鞞梨天子先身布施四

日天王問日月往行五

忉利天命將終七瑞現遇佛得生人中六

天人手出甘水濟五百賈人七

三十三天應生猪中轉入人道八

天女坐華資生之具盡從華出九

天寶女口蜜十

天女聞鹿牛彈琴下悉歌舞十一

帝釋從野干受戒法第一

昔比摩國徒陀山有一野干為師子所逐墮

一丘野井已經三日開心分死自說偈言

一切皆無常 恨不飼師子 奈何罪厄身

貪命無功死 無功已可恨 復汗人中水

懺悔十方佛 願垂照我心 前世諸惡業

現償皆令盡。從是值明師。修行盡作佛。
帝釋聞之與八萬諸天追尋所在飛到并側。
曰不聞聖教久幽冥無導師向說非凡語願。
為宣法教答曰天帝無教訓大不識時宜法。
師在下自處其上初不修敬而問法要帝釋。
垂天衣接取野干叩頭懺悔天帝言曰憶念。
我昔曾見世人欲聞正法先敷高座莊飾清。
淨後請法師諸天即各脫天寶衣積為高座。
野干昇座曰有二大因緣一者說法開化天。
人福無量故二者為報施食恩故豈得不說。

天帝白曰得免非厄功報應大云何說法報。
恩不及此耶答曰生死其宜各有其人有人。
貪生有人樂死有愚癡人不知死後更生違。
遠佛法不值明師殺盜婬欺唯惡是與如此。
之人貪生畏死死墮地獄有智慧人奉事三。
寶_三遭遇明師改惡修善孝養父母敬事師長。
眷屬和從謙敬萬物如斯之人惡生樂死死。
生天上帝釋曰如尊所誨全其軀命無功夫。
者願聞施食施法野干答曰布施飲食濟一。
日之命施珍寶物濟一世之乏增益生死繼。

縛因緣說法教化名爲法施能令衆生出世
間道一者得羅漢二者辟支佛三者佛道此
三乘人皆從聞法如說修行又諸衆生免三
惡道受人天福樂皆由聞法是故佛說以法
布施功德無量天帝曰師今此形爲是業報
應化身耶答曰是罪業報非應化也天人曰
我意謂是菩薩聖人應現濟物方聞罪果未
知其故願聞因緣野干曰昔生波羅奈波頭
摩城爲貧家子刹利種姓幼懷聰明特好學
習至年十二隨逐明師在於深山辛苦奉事

翹勤不懈師亦晨夜切磋教授不失時節經
五十年九十六種經書記論醫方呪術占相
吉凶災異禍福靡所不達高才智慧名聞四
遠乃自思惟曰今獲濟拔皆由和尚教化之
恩其功難報家既貧乏無可供養唯當賣身
以報師恩師曰山居道士乞食自存正無所
乏何用毀賣貴身爲供我也子今成就智慧
辯才當轉教化天下人民爲法燈明教化之
功豈不足報於我之恩遂往山中乞食自資
不久國王崩羣臣集國內學士五百餘人講

論七日勝者爲王是貧家子享受王位盡國財力供養師及父母後安陀羅國與摩羅婆耶國共相誅伐多年不克安陀羅王召其羣臣當作何方得摩羅婆耶國諸臣答曰唯有波羅奈波頭摩國王出生寒賤奉持十戒不犯外欲雖有宮女年並長宿檢括國中不問豪賤選擇名女足一百人年少端正能悅意者齋持重寶并諸姝女以相貢獻彼若納受從其借兵併力攻戰無往不伏即隨臣計時悉獻上王大歡喜簡閱強兵百萬以送助之

百日苦戰死者過半摩羅婆王悉被刑斬方得乃勝由此美女忘失本志奢婬著樂不理國政百官羣僚相與作亂良民之子掠爲奴婢風雨不時飢餓滿道異方怨敵遂來侵掠從是其國遂致亡沒生地獄中受衆楚毒藉先學慧力自識宿命心自悔責改往修來須臾捨壽生餓鬼中復加懺謝修念十善須臾捨壽受野干身猶識先緣復行十善近逢師子墮此井中開心分死冀得生天雖苦受樂由汝接我違失本願方經辛苦何時當免是

故我說汝濟我命無功夫也吾所以入衣得出者一不違天志願志願不遂生大苦惱施人苦惱在在所生求願不得二為諸天欲得聞法若人怯法世世所生聾盲瘖瘂諸根閉塞生於邊地癡騃無知若生好處情識闇鈍所學不成自致苦惱三為通法化開悟天人即為法施法施之利能令衆生知死有生作善獲福為惡受殃修道得道轉身所生智慧明了常識宿命若生天上為諸天師若生人間為金輪王十善化世智慧光明漸漸增長

成菩薩行至無生忍財施如燈但明小室法施若日遠照天下時天帝釋與八萬天從受十善法先以十方便調伏諸根謂六波羅蜜慈悲喜捨時天問曰今還天宮和尚何時捨此罪報得生天上野干曰尅後七日當捨此身生兜率天汝等便可願生彼天多有菩薩說法教化七日命盡生兜率王宮復識宿命行十善道出未曾有經上卷天帝釋受不報戒脩羅攻之繫以五縛第二

過去世時有天帝釋白佛言我今受戒乃至

佛法住世盡我形壽有惱我者要不反報加
 惱於彼時毗摩質多羅阿脩羅王聞天帝釋
 受如是戒聞已執持利劍逆道而來時天帝
 釋遙見即遙告言阿脩羅住縛汝勿動即不
 得動帝釋言汝若約誓不作亂者然後當放

阿脩羅王即說偈言

釋二

五

貪欲之所趣 及瞋恚所趣 妄言之所趣
 謗毀賢聖趣 我若燒亂者 趣同彼趣趣
 釋提桓因復告言放汝令去隨汝所安往詣
 佛所具以白佛佛言善哉

出天帝釋
受戒經

帝釋應生驢中歸依三寶從胎而殞還依本
 身第三

昔者天帝釋五德離身自知命盡當生陶家
 受驢胞胎愁憂自念三界之中濟人苦厄唯
 有佛耳馳往佛所稽首伏地至心歸命佛法
 聖眾未起之間其命忽終便入驢母胎中時
 驢解走破壞坏器其主打之尋時傷胎其神
 即還入故身中五德還備復為天帝佛讚善
 哉殞命之際歸命三尊罪對已畢不更勤苦
 佛為說偈帝釋聞之達罪福之變解興衰之

本導寂滅之行得須陀洹道

出法句譬喻
經第三卷

悉鞞梨天子先身布施第四

時悉鞞梨天子白佛言我自過去世時國王
名悉鞞梨於四城門普施為福城內交道皆
亦布施時第一夫人言王大作福德而我無
王言城東門外布施作福悉皆屬汝諸子復
白王言城南門外所作施福悉皆屬汝時有
大臣復白王言城西門外所作施福悉皆屬
汝時諸將士復白王言城北門外相與時諸
庶民復白王王答言於其城內四交道頭所

作施福悉屬汝等爾時國王夫人大臣將士
庶民悉皆惠施作諸功德我先所作惠施功
德於茲則斷時我所使諸作福者還至我所
為我作禮而白我言大王當知諸修福處夫
人王子大臣將士及諸庶民各據其處行施
作福大王所施於茲則斷我時答言諸方歲
輸應入我者分半入庫半於彼惠施我先長
夜如是惠施常得可愛念可意福報常受快
樂無有窮極以斯福業果報入大功德聚譬
如五大河合為一流所謂恒河無有人能量

其河水百千萬億斗斛之數功德果報不可

稱量悉得入於大功德聚時悉鞞梨天子聞

佛所說歡喜禮足即沒不現出悉鞞梨天子諸佛說偈經

日天王問日月往行第五

日天王與無數天人來詣佛所稽首言以何

等行得為日天照四天下復以何緣而為月

天照除夜冥佛言有四事一常喜布施二修

身慎行三奉戒不犯四然燈於佛寺若於父

母沙門道人皆殖光明又身口意行不殺等

十善佛言又有四事得為月王一布施貧匱

二奉持五戒三恭事三尊四冥設燈光於君

父師寺出起日明三昧經下卷

勿利天命將終七瑞現遇佛得生人中第六

昔勿利宮有一天壽命垂盡有七種瑞一者

項中光滅二者頭上華萎三者面色變四者

衣上有塵五者腋下汗出六者身形瘦七者

離本座即自思惟壽終之後下生鳩夷那竭

國疥癩母猪腹中作豚甚豫愁苦不知當作

何計有天語言今佛在此為母說經唯佛能

脫卿之罪耳即到佛所稽首作禮未及發問

佛告天子一切萬物皆歸無常汝素所知何
為憂恚天具白佛佛言欲離豚身當誦三自
歸如是日三天從佛教晨夜自歸却後七日
天即壽盡下生維耶離國作長者子在母胞
胎日三自歸始生墮地亦跪自歸其母挽身
又無惡露母傍侍婢怖而棄走母亦深怪墮
地即語謂之熒惑意欲殺之退自念言我少
兒子若殺此兒父必罪我徐白長者殺之不
晚母即收兒往白長者產男墮地便長跪叉
手自歸三寶闔門怪之謂之熒惑父言止止

此兒非凡人世人百歲不曉自歸三尊況初
墮地而能稱南無佛好養視之慎無輕慢兒
遂長大年向七歲與其輩類於道邊戲遇舍
利弗目連兒前禮之衆甚驚怪小而能禮兒
言道人不復見識具說天上遇佛復見識我
本在天上應生惡道遇佛慈愍教令自歸故
得爲人比丘即爲呪願言折梨祇兒語目連
等及舍利弗願以我言因請世尊諸菩薩僧
并及仁等也受而歸去具白父母願辦其供
令具甘美父母受之從其所言異其年幼開

發大意又奇所作探識宿命為極珍妙盡世
 名味供具精細過踰兒意佛及眾僧各作神
 足來至見舍飯佛為說經兒及父母内外親
 屬皆得阿惟越致出折伏羅漢經
 天人手出甘水濟五百賈人第七

昔有導師與五百賈人共行作賈到大曠野
 飢渴困極歸命世尊及釋梵四王怖懼無計
 于時導師登高遠望見有林木飛鳥往趣冀
 當有水俱共奔走不久得至唯見樹木周布
 生草其地清潔導師顧謂賈人等咸共穿地

取水必當可得適共議已時有天人遙從天
 上瞻此導師及五百人困乏水漿如伸臂頃
 來到其所住于樹上伸其右手從五指間流
 出八味甘美之水供於導師及五百人各各
 取用而無窮盡皆得飽滿所以者何宿命親
 覲俱種恩福故使天人念之來下以給美水
 各得安隱出譬喻經第三卷
 三十三天應生猪中轉入人道第八
 昔三十三天命欲終時有五瑞應現在前華
 萎衣裳垢穢腋下汗出玉女減少不樂本座

譬如身生疥癩癰瘡三十三天有一天子生
五異瑞愁憂呻吟時帝釋聞之問言於彼天
宮是何等天愁憂呻吟天子答言有一天子
現五瑞應善哉為彼天子釋提桓因往詣其
所語言何為愁憂呻吟乃拍髀為答言有異
災怪釋提桓因為說偈言

一切行無常 生者必有盡 夫生輒有死
此滅為最樂

天子言我不聞此釋提桓因言一切恩愛皆
有別離天子言云何而不懷憂今此天宮種

種五欲皆當別離命終即生羅閱城猪胎所
食者是糞方為屠膾所殺我今見此是以懷
愁耳時釋提桓因語天子言汝今自歸命佛
法僧所以然者佛說偈言
諸有歸命佛 不趣三惡道 受福天人間
後速涅槃界

天子叉手便作是言世尊一切智徹視見觀
願見救濟我今歸命佛歸命法歸命比丘僧
遂不處猪胎生羅閱祇城第一長者家身便
歡喜不能自勝

出增一阿舍
第十九卷

天女坐華資生之具盡從華出第九

有一天女坐一蓮華上縱廣百由旬此華獨
妙殊於餘者所欲資生之具隨念皆從華出
進止隨身目連問言作何善行受報如此天
女答言迦葉佛滅度後遺全身舍利與佛諸

弟子建七寶塔高廣四十里時我作女人出

見寶塔中像信敬情發念佛功德脫頭上華

奉獻於像出雜藏經

天寶女口密第十

自在天王有天寶女名曰善口於一語中顯

出百千娛樂音聲於彼一一音聲中復出百

千音聲佛子當知一善口聲出生無量聲隨

所應悉令開解出華嚴經第二十九卷

天女聞鹿牛彈琴下悉歌舞第十一

過去世時拘薩羅國有人彈琴名曰鹿牛行

息中野有六廣大天宮天女來語鹿牛言阿

舅阿舅為我彈琴我當歌舞鹿牛鼓琴六天

歌舞第一歌辭曰

若男子女人 勝妙衣惠施 施衣因緣故

所生得殊勝 施所盡妙物 生天隨所欲

見我居宮殿 乘虛而遊行 天身如金聚

天女百中勝 觀察斯福德 迴向中中

餘天辭粗相類 不載鹿牛亦禮禮竟天忽然

不現出過去彈琴人經

經律異相卷第二

音釋

殞羽敏切 鞞斑稟切 齋祥吏切 叩苦候切 翹也切
 邪棄切 磋倉何切 齋戢西切 掠力灼切 愒也切
 企也切 瘖瘖於禽切 齋待也切 掠奪取也切 愒也切
 慳也切 瘖瘖於禽切 齋待也切 掠奪取也切 愒也切
 也也切 瘖瘖於禽切 齋待也切 掠奪取也切 愒也切

也也切 豚徒孫切 胞胎斑交切 癰於容切 髀身也切 闔也切
 也也切 豚徒孫切 胞胎斑交切 癰於容切 髀身也切 闔也切
 也也切 豚徒孫切 胞胎斑交切 癰於容切 髀身也切 闔也切

永樂北藏

經律異相

第一三三册

永樂北藏

經律異相

第一三三三册

經律異相卷第三

經三

梁沙門僧旻齊唱等奉勅撰

地部第三

閻浮提一

鬱單越二

閻浮提第一

- 一國封所產
- 二精舍
- 三山
- 四樹
- 五河海
- 六寶珠
- 七

經三
人飲乳多少
及形壽同異

一閻浮提內方國近遠及所出產

閻浮提內有十六大國八萬四千城八國王
四天子東有晉國天子人民熾盛南有天子
國天子土地多名象西有大秦國天子土地

永樂北藏

經律異相

饒金璧玉北有月支國天子土地多好馬八
萬四千城中六千四百種人萬種音響五十
六萬億丘聚魚有六千四百種鳥有四千五
百種獸有二十四百種樹有萬種草有八千
種雜藥有七百四十種雜香有四十三種寶
百二十一種正寶七種

海中有二千五百國百八十國食五穀二千
三百二十國食魚鼈龜五國王一王主五
百城第一王名斯梨國土盡事佛不事衆邪
第二王名迦羅土地出七寶第三王名不羅

第一三三三册

土地出四十三種香及白瑠璃第四王名闍
 耶土地出華菱胡椒第五王名那頗土地出
 白珠及七色瑠璃五大國城多黑短小相去
 六十五萬里從是但有海水無有人民去鐵
 圍山百四十萬里中阿崛摩殺人處在舍衛
 國東八十萬里佛所化處亦一處
 拘夷那竭國在迦維羅國之東南一千里王
 舍國在迦維羅衛國之東南二千二百里佛
 得道處在王舍城東南二百里
 維耶離國在迦維羅國之東一千八百里奈

女園在維耶離城南三里道西
 拘睺彌國在迦維羅衛國之西南千二百里
 葉波國在迦維羅衛國之東千二百八十里
 難國在迦維羅衛國之東三千二百里
 舍衛國在迦維羅衛之西五百里
 波羅奈國在迦維羅衛國之西九百六十里
 佛轉法輪處在波羅奈國之北二十里樹名
 香淨降伏魔處也
 波羅奈私國在舍衛國之南千四百里中間
 有恒水東南流

耆闍崛山有五岳佛說經在中岳王舍國在

中岳之下

出十二遊經

問曰如舍婆提迦毗羅婆波羅奈城皆有諸王王舍何故獨名此城為王舍答曰有人言是摩伽陀王有子一頭兩面四臂時人以為不祥王裂其身首棄之曠野羅刹女鬼名烈羅還合其身而乳養之後大成人力併諸國取萬八千王置五山中以大力勢治閻浮提因名此山為王舍城復次有人言摩伽陀王先所住城中失火一燒一作如是至七國人

水樂北藏

經律異相

疲役王集諸智人問其意故有言宜應易處王見此五山周市如城即作宮殿於中止住故名王舍城復次往古世時此國有王名婆數獸世出家學作仙人時居家婆羅門與諸出家仙人共論議居家婆羅門言天祀中應殺生噉肉出家仙人言不應共諍云云諸出家婆羅門言此有大王出家作仙人汝等信不居家婆羅門言信出家仙人言我以此人為證後日當問居家婆羅門先到婆數所語婆數仙人明日論議汝當助我諸出家仙人

第一三三三册

問天祀中應殺生噉肉不婆藪仙人言應殺生噉肉此生在天祀中死故得生天上出家仙人言汝大不是汝大妄語即唾之言罪人滅去時婆藪仙人尋陷入地沒踝是初開大罪門諸出家仙人言汝應實語若故妄語者汝身當陷入地中婆藪言我知為天故殺羊噉肉無罪即陷至膝如是稍沒至腰至頸出家仙人言汝今妄語得現世報更以實語雖入地下我能出汝令得免罪婆藪思惟我貴重人不應兩種語又四韋陀法中讚祀天法

我一人死當何足計一心言應天祀中殺生噉肉無罪於是舉身沒地從是以來常用婆藪仙人法於天祀中殺羊當下刀時言婆藪殺汝婆藪之子名曰廣車嗣位為王亦厭世法而不能出家如是思惟我父出家生入地中若治天下復作大罪我今當何以自處時空中聲言汝若行見難值希有處應是中作舍住未經幾時王出田獵見有一鹿走疾如風王便逐之百官侍從無能及者前見五山周市峻固其地莊嚴有天華香聞天妓樂是

處希有未曾所見今我正當此中舍住即捨
本城住此山中從是已後次第止住故名王

舍城出大智論
第三卷

二精舍

一迦蘭陀長者施佛精舍事
二須達多買園以立精舍

迦蘭陀長者施佛精舍事第一

有豪貴長者名迦蘭陀追惜我園施與尼捷
不得奉佛及僧卧不安席有大鬼將軍名曰
半師承佛神旨即召閱又推逐尼捷裸形無
恥不應止此鬼帥奉勅搥打尼捷拖拽器物

尼捷怖走曰此何惡人暴害乃爾鬼帥答言
長者迦蘭陀當持竹園作佛精舍大鬼將軍
半師見使逐汝輩耳明日尼捷共責數長者
長者心悅吾願遂矣答尼捷曰此諸鬼神强
暴舍瞋懼必作害不如委去更求所安尼捷
忿恨即日志去長者修立精舍僧房坐具衆
嚴都畢行詣樹下請佛及僧衆祐受施止頓
化濟靡不欣樂出中本
起上卷
須達多買園以立精舍第二
須達多白佛言舍衛城中人多信邪如來大

慈唯願願臨到舍衛城佛言彼無精舍云何
 得去須達言弟子營起願見聽許世尊默然
 願遣舍利弗指授摸則即命共往案行周徧
 無可意處唯太子祇陀園其地平正林樹鬱
 茂遠近得中須達以白太子太子笑言欲用
 遊戲慇懃再三太子言若能以黃金布地令
 間無空者便當相與須達曰諾謹隨其價太
 子祇言我戲語耳須達言太子不應妄語即
 共興訟時首陀會天化作一人下為評詳言
 夫太子法不應妄語價既已浚不宜中悔遂

斷與之便使人象負金出八十項中須臾欲
 滿殘餘少地雜阿含經云五百步須達思惟何藏金足
 祇陀問言嫌貴置之答曰不也祇陀念言佛
 必大德乃使斯人輕寶乃爾教即語須達園
 地屬卿樹林屬我我自上佛經云我自為佛造立門樓常使
 遊如來經出入便就施功六師聞之往白國王長者
 須達買祇陀園欲為瞿曇興立精舍聽我徒
 衆與共角術沙門得勝便聽起立若其不如
 不得起也王召須達而問之言今此六師云
 卿買園欲為瞿曇起立精舍求共沙門弟子

角其技術若得勝者聽立精舍苟其不如便
不得起須達歸家著垢膩衣愁惱不樂時舍
利弗明日時到著衣持鉢至須達家即問之
曰何故不樂須達具答此六師輩出家來久
精誠素有所學技術無能及者我今不知尊
人技藝能與角不舍利弗言止使此輩六師
之衆滿閭浮提數如竹林不能動吾足上一
毛欲角何等自恣聽之須達歡喜更著新衣
沐浴香水等即往白王我以問之恣聽其意
王告六師今聽汝等共沙門角術六師宣告

國人却後七日當於城外與沙門角術舍衛
國中十八億人時彼國法擊鼓會衆若擊銅
鼓八億人集若打銀鼓十四億人集若震金
鼓一切皆集七日期滿至平博處椎擊金鼓
一切都集六師徒衆有三億人是時人民悉
爲國王及其六師第三敷施高座爾時須達爲舍
利弗而施高座時舍利弗在一樹下入諸禪
定而作是念此會大衆習邪來久憍慢自高
草芥羣生當以何德而降伏之思惟是已即
立誓言若我無數劫中慈孝父母敬尚沙門

婆羅門者我初入會一切大衆為我作禮六師見衆已集而舍利弗獨未來到便白王言瞿曇弟子自知無術衆會既集怖畏不來王告須達角時已到佛弟子宜來談論時須達至舍利弗所長跪白言大德大衆已集願來詣會時舍利弗從禪定起更正衣服以尼師壇著左肩上徐詳而步如師子王往詣大衆是時衆人及諸六師忽然起立如風靡草不覺作禮時舍利弗便昇須達所敷之座六師衆中有一弟子名勞度差善知幻術於大衆

前呪作一樹自然長廣蔭覆衆會枝葉鬱茂華果各異衆人咸言此變乃是勞度差所作時舍利弗便以神力作旋嵐風吹拔樹根倒著於地碎為微塵衆人皆言舍利弗勝復呪作一池其池四邊面皆以七寶池水之中生種種華舍利弗又化作一大六牙象其一牙上有七蓮華一一華上有七玉女其象徐詳往詣池邊并舍其水池即時滅復作一山七寶莊嚴衆池樹木華果茂盛舍利弗又化作金剛力士以金剛杵遙用指之山即破

壞無有遺餘復作一龍身有十頭於虛空中
雨種種寶雷電震地驚動大衆舍利弗又化
作一金翅鳥王擘裂喙之復作一牛身體高
大肥壯多力羸脚利角跑地大吼奔突來前
舍利弗又化作師子分裂食之復變其身作
夜叉鬼形體長大頭上火然目赤如血四牙
長利口目出火騰躍奔趣時舍利弗自化身
作毗沙門王夜叉恐怖即欲退走四面火起
無有去處唯舍利弗邊涼冷無火即時屈伏
五體投地求哀脫命辱心已生天即還滅衆

咸唱言舍利弗勝勞度差不如時舍利弗身
昇虛空現四威儀作十八變作是變已還攝
神足坐其本座時會大衆見其神力咸懷歡
喜時舍利弗即為說法隨其福行各得道迹
六師徒衆三億弟子於舍利弗所出家學道
長者須達共舍利弗往圖精舍于捉繩頭時
舍利弗欣然含笑須達問言尊人何笑答曰
汝始於此經營地而六欲天中宮殿已成即
借道眼須達悉見問舍利弗是六欲天何處
最樂舍利弗言第四天中少欲知足恒有一

生補處菩薩來生其中法訓不絕須達言曰
我正當生第四天中出言已竟餘宮悉滅復
更捉繩時舍利弗慘然憂色即問尊者何故
憂色答言汝今見此地中蟻子不耶汝於過
去毗婆尸佛亦於此地為彼世尊起立精舍
而此蟻子猶在此中生乃至迦葉佛時亦復
如是九十一劫受一種身起立精舍為佛作
窟以妙栴檀用為香泥別房住止千二百處
凡百二十處別打捷椎竟即白王唯願大王
遣使請佛王即遣使詣王舍城請佛及僧唯

願世尊臨履舍衛佛與四眾前後圍繞放大
光明震動天地至舍衛國所經客舍悉於中
止道次度人無有限量漸漸來近舍衛城邊
一切大集持諸供具迎待世尊世尊到國放
大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足指按地地皆
震動城中妓樂不鼓自鳴盲視聾聽啞語僂
伸癱殘拘躄皆得具足一切人民男女大小
觀斯瑞應歡喜踊躍來至佛所十八億人都
悉集聚爾時世尊隨病授藥為說妙法各得
道迹

出賢慈經第十卷雜阿含
經中本起諸律多同

三山

一崑崙崙寶山為五百羅漢所居
二閻浮提十大山王
三地大動有八種緣

崑崙寶山為五百羅漢所居第一

崑崙山者則閻浮提地之中心也山皆寶石

周市有五百窟窟皆黃金常有五百羅漢居

之阿耨大池周圍山外山內平地河處其中

河岸有四金獸頭口流出水各繞一市還其

四方投入四海象口所出者則黃河是也其

泉方各二十五由延深二十一里泉中有金

臺臺方一由延臺上有金蓮華以七寶為莖
如來將五百羅漢常以月十五日於中說戒

出與起行
經上卷

閻浮提十大山王第二

大地有十大山王一雪山王二香山王三阿

梨羅山王四仙聖山王五由乾陀山王六馬

耳山王七尼民陀羅山王八斫迦羅山王九

宿慧山王十須彌山王出華嚴經第
二十二卷

地大動有八種緣第三

佛在舍衛城告諸比丘有八因緣而地大動

此地深十六萬八千由延為水所持水依虛空或復是時虛空風動而水亦動水動地便大動是初動也若比丘得神足所欲自在觀地如掌能使地大動是二動也若復諸天有大神足有大威力能使地動是三動也若復菩薩在兜術天欲降神下生是時地動是四動也若菩薩自知在母胎地為大動是五動也若菩薩知滿十月當出母胎地為大動是六動也若菩薩出家於道場坐降伏魔怨終成等覺地為大動是七動也若如來於無餘

涅槃界而般涅槃是八動也 出增一阿含第二十三卷

四樹

- 一 千光明國樹、出法音
- 二 神藥樹
- 三 大藥樹
- 四 五面益物大樹
- 五 大象藏香
- 六 牛頭栴檀香
- 七 須彌南樹
- 八 毒樹

千光明國樹出法音第一

經三

十

過去有佛號師子吼鼓音王國名千光明七寶成樹樹出空無相無作無生無所有無取相如是諸法之音 出諸法無行經

神藥樹第二

有神藥樹名曰摩羅陀祇主馱天下萬毒不
得妄行有大神蛇身長百二十丈蛇行索食
有黑頭蟲身長五丈蟲行道中與蛇相逢適
欲舉頭前斷大蟲蛇聞藥香屈頭欲走蛇身
羅藥樹身即中斷分作兩段頭半生得走尾
便臭爛諸毒聞此蛇臭諸惡毒氣皆消滅出善

信經
卷下

大藥樹第三

雪山頂有藥王樹名非從根生非不從根縱
廣六百八十萬由旬下極金剛際此樹生根

永樂北藏

經律異相

時閻浮提樹一切根生若生莖時及枝葉華
果時閻浮提樹一切悉生枝葉華果其樹根
能生莖莖能生根是故名曰不從根生非不
從根於一切處悉能生長唯除地獄深坑及
水輪中不得生長耳出華嚴經
第三十卷

五面益物大樹第四

昔者有王名物獵國中有樹名羞波提洹
五百六十里圍下根周布八百四十里高四
千里枝四布布二千里樹有五果道有五面
一面者國王與宮諸妓女共食其果二面者

第一三三三册

大臣百官皆共食之三面者人民共食之四面者諸沙門道士共食之五面者飛鳥蟲獸共食之樹果皆如二斗瓶其味甜如蜜樹無守者果分初不相侵時人皆壽八萬四千歲時人有九種病一者寒二者熱三者飢四者渴五者大便六者小便七者愛欲八者食多九者年老女人年五百歲爾乃行嫁出雜阿含經

大象藏香第五

人中有香名大象藏因龍鬪生若燒一丸輿大光明細雲覆上味如甘露七日七夜降香

水雨若著身者身則金色若著衣服宮殿樓閣亦悉金色若有衆生得聞此香七日七夜歡喜悅樂滅一切病無有狂橫遠離恐怖危害之心專向大慈普念衆生我知彼已而為說法令無量衆生得不退轉出華嚴經第四十二卷

牛頭栴檀香第六

牛頭栴檀香從離垢山生若以塗身火不能

燒出華嚴經第四十三卷

須彌南樹第七

須彌山南有一大樹高四千里諸鉢叉鳥桓

栖其上樹常不動有一小鳥形類鶉鷄住止
其上樹輒震搖鉢叉問樹神言汝無知我身
重而不動小鳥來時反更震搖神言此
鳥雖小從海底食一金剛金剛為物所墮之
處無不破散所以大怖不能自安耳

卷

第三

五

出譬喻
經第七

毒樹第八

舍衛國有官園生一毒樹男女遊觀停息其
下或頭痛欲裂或腰脊疼或於樹下終守園
人施長柯斧長一丈有餘遙斫去之未經旬

永樂北藏

經律異相

學道佛言

日生已如故如是多過枝葉隨復如舊團圓
樹中之妙衆人見者無不歡喜不知忌諱皆
來遭此園人宗親貪樂樹蔭盡取命終園人
隻立晝夜愁憂號悲行走有問智人語之當
盡其根適欲掘根復恐定死進更思惟出家

伐樹不盡根

雖伐猶復生

伐愛不盡本

數數復生苦

心寤剋責即得初果

出研毒
樹經

五河海

第一三三册

一四大河
三大海有八德

二五大河

四大河第一

復有四大河從阿耨大池出流趣大海一名恒伽二名辛頭三名荀又四名司陀彼恒伽從金象口出繞池一市流趣東海彼辛頭從銀牛口出繞池一市流趣南海彼荀又從瑠瑠馬口出繞池一市流趣西海彼司陀者從玻瓈師子口出繞池一市流趣北海彼四大河各有四河以為眷屬唯說廣大有名字者然彼四河各有五百眷屬合有二千河終趣

大海 出毗婆沙
第二卷

五大河第二

西流者名恒南流者名耶云東流者有兩一名沙陸一名阿夷越北流者名墨皆流澍于海立天地來兩落河澍水無增減去其舊名合為一海水也出海八德經大海有八德第三佛遊無勝國常以十五日為諸沙門說戒坐定佛默然無言阿難曰坐定世尊乃曰諸沙門中有心邪行違者非其下賤所能熟行清

濁相違吾不說也目連入定觀見即謂之曰起非爾俗人所應坐處不肯時起牽臂使出曰爾無至德心懷六邪何敢以臭溷之體坐天香之座爾時棄人非沙門矣佛告沙門觀彼巨海有八德其廣即汪洋無涯其深則有不測之底稍入稍深無前所礙斯一德也潮不過期斯二德也海含眾寶靡所不包死屍臭朽海不容焉斯三德也海懷眾珍無求不得斯四德也普天之下有五大河流入于海皆去舊名合為一海斯五德也五河萬流兩

水樂北藏

經律异相

落恒澗海中水如故曾無增減斯六德也海有眾魚因軀巍巍第一魚身長四千里第二魚身長八千里第三魚身長萬二千里第四魚身長萬六千里第五魚身長二萬里第六魚身長二萬四千里第七魚身長二萬八千里斯七德也海水通鹹邊中如一斯八德也

六寶珠

明月摩尼珠第一

- 一 明月摩尼珠
- 二 大海生寶珠
- 三 光明大寶

第一三三三册

明月摩尼珠多在龍腦中若衆生有福德者自然得之猶如地獄自生治罪之器此寶亦名如意珠常出一切寶物衣服飲食隨意所欲得此珠者毒不能害人不能燒或云是帝釋所執金剛與阿脩羅鬪時碎落閻浮提又言諸過去久遠佛舍利法既滅盡變成此珠以爲利益出大智論第五十九卷

大海生寶珠第二

大海中有四寶珠一切衆寶皆從生之若無四珠一切寶物漸就滅盡諸小龍神不能得

見唯娑伽羅龍王密置深寶藏中此深寶藏有四種名一名衆寶積聚二名無盡寶藏三名遠熾然四名一切莊嚴聚出華嚴經第三十卷

光明大寶第三

大海之中有四然熾光明大寶一名日藏光明大寶二名離酒第三十五光明大寶三名火珠光明大寶四名究竟無餘光明大寶若大海中無此四寶四域天下金剛圍山乃至非想非非想處皆悉漂沒日藏光明能變海水爲酪離酒光明能變海酪爲酥火珠光明能然海酥

究竟無餘光明大寶能然海酥永盡無餘

出華

殊經第三十卷

七人飲乳多少及形壽同異

閻浮提兒生墮地乃至三歲母之懷抱為飲
幾乳彌勒答曰飲乳一百八十斛除母腹中

所食四分東弗于逮兒生墮地乃至三歲飲

乳一千八百斛西拘耶尼兒生墮地乃至三

歲飲乳八百八十斛北鬱單越兒生墮地坐

陌頭行人授指嗽吮七日便成人彼土無乳

中陰衆生飲吸於風閻浮提衆生壽命百歲

永樂北藏

經律异相

東弗于逮衆生壽二百五十歲西拘耶尼衆

生壽命五百歲北鬱單越人壽命千歲中陰

衆生壽命七日閻浮提衆生人面上廣下狹

東弗于逮人面正圓拘耶尼人面止狹下廣

鬱單越人面形正方中陰衆生面狀如他化

自在天也

出衆生未
然三界經

鬱單越第二

此北鬱單越天下周而廣長各四十萬里有

種種山其河兩邊有種種樹及種種華水中

有船以四寶作之浴池名難陀其水涼軟底

第一三三三册

沙皆金周市有陸四寶作之金陸銀枕銀陸
金梳瑠璃陸水精梳水精陸瑠璃梳有種種
蓮華華若斷者汁出如乳味甘如蜜光照四
十里其香亦聞四十里池東有河名已味池
南有河名修竭池西有河名大土池北有河
名善種是諸河水皆有華樹以四寶成池東
有園名賢上欄楯行樹亦四寶成園中香樹
出種種香有衣被樹有瓔珞樹出種種衣被
瓔珞有音樂樹出種種音樂樹高七里有高
六里五里四里三里二里池南有園觀名與

賢池西有園觀名羅越池北有園觀名常有
華諸樹所出及其高卑亦如東園北方大下
樹曲交露天人在上男女異處有淨潔菴米
不種自生出一切味若欲行姪意起相視無
所言說男子便前行女人隨後至園觀中共
相娛樂或二三日或至七日隨意罷去不相
屬也女人懷妊七八日便生持著四交道中
若有人從四面來者與指嗽出乳飲之過七
日已自以福德即自長大如閻浮人年二十
若二十五也周市四方有水名阿耨池後夜

起雲天雨八味水如人飲食地若油塗塵土
 不起草樹常有華實皆香如香熟時有亂風
 吹掃上賢園觀伊蘭風至吹落華至人膝此
 天下人皆入園中遊戲相娛無所係屬人欲
 食時取淨潔粒米以焰味珠光爨其下飯熟
 則四方至隨皆食之食亦不盡有樹名象兜
 交曲上合如交露人民在上止宿男女異處
 人齒髮紺青長八寸人面色同長短等皆壽
 千歲死生欲界諸天天壽終生閻浮提大豪
 貴家大小便利地裂受之受已還合死時好

永樂北藏

經律異相

衣服莊嚴之不啼哭置四交道中鬱遮鳥舉
 置北方天下外出樓炭經第一卷

經律異相卷第三

音釋

單爰華壁吉切 睽失舟切 藪思苟切 唾吐卧切
 蹠戶瓦切 兩尼捷切 捷梵語具云薩捷 推直切
 赤魯果切 拖拖湯何切 膩女利切 慘七感切 窟垂切
 也擊壁也 跑蒲交切 足肥地也 慘七感切 窟垂切

第一三三三册

永樂北藏

經律异相

第一三三三册

苦苦切 啞啞切 僂僂切 瘵瘵切 狹狹切
 室室切 倚倚切 隴隴切 良良切 中中切
 必必切 足足切 職職切 略略切 鸕鸕切 殊殊切 諫諫切 鷓鷓切
 鴽鴽切 脊脊切 嗽嗽切 吮吮切 吮吮切 吮吮切 狹狹切
 背背切 禮禮切 枕枕切 橫橫切 木木切 扶扶切 妊妊切 深深切 夾夾切
 也也切 陸陸切 也也切 也也切 也也切 也也切 也也切 也也切 也也切

經律異相卷第四

經四

梁沙門僧旻寶唱等奉勅撰

應始終佛部第四

得道師宗一

現生王宮二

現迹成道三

阿難問葬法四

現般涅槃五

摩耶五衰相現六

得道師宗第一

如來在昔久遠劫時行菩薩道為大國王父
母崩殂讓國與弟獨行求道見一婆羅門姓
瞿曇氏從之受學因同其姓入於深山禪思

念道乞食還國國人不識呼小瞿曇自於城
外甘蔗園中起立精舍有五百大賊劫盜官
財經園邊過明日步蹤遂錄菩薩以木貫身
立大樹下血流於地大瞿曇氏飛來問曰有
何罪酷乃至爾乎官人放弩射而殺之大瞿
曇泣下沾棺取血濕土以為泥團持還精舍
置左右二器中曰是道士若至誠者天神當
使血化為人却後十月左即成男右即成女
姓瞿曇氏男名舍夷賢劫中寶佛時又號釋
迦越壽五百萬歲者是也

出十二遊經

佛在摩竭

提界善勝道場元吉樹下德力降魔度二賈
 客唯錠光如來辯吾佛名云汝於來世九十
 一劫當得作佛字釋迦文十號具足如我今
 也吾從是來積功累行六度四等修持不倦
 功報無遺大願成果

出中本
起上卷

現生王宮第二

究竟菩薩在兜率天諸天共議當使菩薩現
 生何氏種英天子問曰一生補處降神何種
 答曰種姓有六十德者我當降之

文多唯不載

釋家久植德本迦維羅衛人大小和穆上下

相承國富民樂渴仰一乘且白淨王性行仁
 賢夫人姓瞿曇氏温良忠善護身口意已五
 百世為菩薩母王后晏寢菩薩化乘白象冠
 日之精入于胎中身心安樂猶如深禪詣無
 憂樹下遣使啓王時無憂林有十種瑞一忽
 然廣博二土石變為金剛三寶樹行列四沉
 香莊嚴五華鬘充滿六衆寶流出七池生芙
 蓉八天龍夜叉合掌而住九天女恭敬十十
 方一切諸佛毫光普照王大歡喜后身輕輒
 不想三毒諸有疾者手摩必愈既滿十月臨

產之時有三十二瑞一後園樹木自然生果
二陸地出青蓮華大如車輪三枯樹生華四
七寶車至五地中寶藏自然涌出六名香好
華徧布遠近七雪山五百師子羅住城門八
五百白象皆住殿前九細雨澤香十百味飲
食給諸飢渴文多不載與諸本起同四月八日夜明星
出時后思園觀遊憐鞞樹下三千國土六反
震動沸宿隕落樹即屈枝母即攀執諸天散
華從右脅生於四方面周行七步寶華承足
舉手住而言天上天下唯我為尊三界皆苦

何可樂者釋梵奉侍四王接上金案龍降香
水以充洗浴五千青衣各生力士白馬產駒
黃羊生羔瑞應本起云奴名車匿馬名捷勝諸本起大同細異後七日
母便命終生忉利天太子幼稚應須料理時
有說者唯大愛道是太子姨母清淨無夫嘗
能育養時白淨王註四詣大愛道求為乳哺愛道
奉雪山梵志名阿夷頭耆見太子悲歎流涕
王問其故答曰仰慶大王生此神人時天地
大動其正為此我之相法太子有三十二一
體軀金色二頂有肉髻三其髮紺青四眉間

白毫五項出日光六目睫紺色七上下俱瞬
 八口四十齒九齒白齊平十方頰車十一廣
 長舌十二合滿掌十三師子膺十四身方正
 十五脩臂十六指長十七足跟滿十八安平
 正十九内外握二十合縵掌二十一手千輻
 輪理二十二足千輻輪理二十三陰馬藏二
 十四鹿膾腸二十五鈎鑠骨二十六毛右旋
 二十七一孔一毛二十八皮毛細軟二十九
 不受塵水三十曾有不字瑞應同身有此者
 若在家當為轉輪聖王七寶自至若出家為

自然佛傷我年已晚暮不覩佛興是故悲耳
 王厚相賞給告大愛道深加敬護出普羅經第二卷又
出釋迦譜第一卷太子七歲乘羊車眾釋導從往詣
 書師師名選友太子問曰師有何書見教答
 曰有梵法留法可相教也太子曰異書有六
 十四種何止二耶師曰願聞其名太子答曰
 梵書法留書護眾書疾堅書龍鬼書乾闥婆
 書阿須倫鹿輪書天腹書轉數書觀空書文多
不欲以何書而見教耶師不能解讚歎而已
 太子為諸童子分別本末勸發道心瑞應經云書鼓

二字以問師評不能達反啓其志太子年至十七王為納妃

簡選數千最後得一小國王姓瞿曇氏名波

須弗此言善覺女名瞿夷端正無比淨如蓮華八

國爭娉悉未許與王召現之今為太子結娉

卿女善覺愁憂若不許者必見征伐若許與

者八國成怨女言白淨王國武藝最勝諸國

所憚王勅國內却後七日太子現術能者宜

集長阿舍經云執挾釋種女云有行藝者妻之調達撲殺一象太

子擲出城外天文地理八萬異術無有及太

子者調達手搏太子太子接擲空中三反不

損復共射鼓調達射中四十里鼓不能過難

太子引弓弓皆輒折問有異弓任吾用者不

王曰亡祖用弓奇異無雙無能用者在天寺

中取給太子一切諸釋無能上者太子用射

中百里鼓箭沒地中涌泉自出至鐵圍山三

千刹土六反震動即以瞿夷為太子第一夫

人隨世習俗現相娛樂瑞應經云太子納妻久不交接一手指妃

腹後乃生男又取移施長者女名耶維越為第二

夫人又取釋種長者女名曰鹿野為第三夫

人太子當作飛行皇帝立三時殿置六萬姝

女羅云從天變沒化現而生出普經太子後出東城門王勅嚴治道路莫令不淨太子威神之所建立天化老人頭白齒落目冥耳聾拄杖僂步太子知而故問此何人也御者曰是名老人太子曰人命如流難可得再非獨為人天下皆爾迴車還宮憫念不樂五後出城南門遇見病人大腹羸瘦卧于道側問于御者曰病入太子曰萬物無常有身有苦吾亦當然即還入宮後出城西門見一死人室家悲哭御者曰死人人生有死如春有冬人物

一貫太子曰夫死痛矣精神劇矣吾見死者形壞體化而神不滅吾不能復以死受生往來五道勞我精神迴車而還復於他日出城北門見一沙門衣服齊整手執法器御者曰此名比丘棄捨情欲心喜一切欲度十方太子曰善哉是吾所樂我不辭王位而出家者此則不應即時靜夜入王宮殿光照遠近父王覺起即啓父曰諸天勸助今應出家父王悲泣何所志願何時當還太子欲得四願一者不老二者無病三者不死四者不別假使

父王與此四願不復出家王曰自古及今無有得者益大慈悲即勅五百釋子多勇力者宿衛四門城門開閉聲聞四十里瞿夷意疑不離其側太子念道清淨不宜在家當處山杯研精行禪時年一十九以四月七日夜半

後瞿夷時得五夢即便驚覺太子問之對曰夢見須彌崩明月落地珠光忽滅頭髻自墮人奪我蓋菩薩知夢為我身耳曰須彌不崩明月續照珠光不滅頭髻不墮傘蓋猶存但自安寐慎莫憂失夜觀妓女百節皆空譬如

永樂北藏

經律异相

芭蕉鼻涕目淚樂器縱橫顧視其妻具見形體腦髓弱體心肺腸胃外是革囊中盛臭穢猶如假借當還亦不得久三界無怙唯道是恃欲界諸天住於空中法行天子遙白太子時已至矣涕星適現喚車匿起鞍於捷陟四

天王與無數夜叉龍等皆被鎧甲從四方來稽首致敬諸天恐有留難即遣獸神入宮獸寐城中男女悉皆寢極孔雀衆鳥莫不疲卧車匿悲泣門輪不開四神捧舉馬足踰出宮城帝釋前導放大淨光詣佛樹下

出普曜經第三卷八

第一三三三册

出第
四卷

現迹成道第三

明晨報問不知所在王即追蹤前至王田遥見太子樹爲曲枝隨陰其上王自驚悟不識下馬而爲作禮太子拜曰今一適此何宜枉駕追念太子不捨心懷還召太臣卿等弄子抱孫共相娛慰吾但一子見別山居取卿子弟五人追而侍之若中來還當滅卿族太子脫寶衣以付車匿還啓父王及白瞿夷得道當還不忘此誓車匿奉辭淚下如雨白馬長

跪舐菩薩足王覩還物歔歔投地瞿夷抱馬太子乘汝何忽獨來甘果美泉皆無所乏菩薩自念欲作沙門至山水邊天王知心持刀而下菩薩自剃頭鬚帝釋受髮肉髻獨存成大沙門至尼連水邊寂然閑居遇一獵師身著法服狀如沙門註四太子問曰法服何名答曰袈裟鹿謂學道心不恐懼而來見附以次殺之用以自資太子倍興慈念求以身衣從其貿易獵師曰王生長深宮體肉細軟不更寒苦恐壞王身且又不淨太子曰此聖賢之幪

幟但買無苦也自當浣濯諸天進食却自不受前行到摩竭國人民見之謂是帝釋梵王諸天太子知其所念便坐樹下瓶沙王即與羣臣出詣道王遙見光相問是何人從何國來何所名字太子答曰吾出香山之東雪山之北國名迦維父名白淨母名摩耶瓶沙問曰將無是悉達乎答曰是也王即禮足曰形相炳著當知君臨四方為轉輪聖帝四海顯顯冥神寶至何棄天位自放山藪答曰出生有死劇痛有四謂生老病死不可得離身為

永樂北藏

經律異相

苦器憂畏無極若在等寵則有憍慢貪求快意天下共患吾厭此故是以入山後六年艱苦日食一麻一米結跏趺坐亦不傾側風雨雷電四時不改未曾舉手以自障蔽眾人怪之取草木投耳鼻中亦不棄去形體羸瘠唯金色益顯光明遠照耳周竟六年心自念言今羸瘦如此往詣佛樹後世有譏謂餓而得道吾寧噉柔軟食平復身體然後成道時有長者女出嫁生男心大歡喜殺牛頭牛展轉相飲取其純乳作糜欲祠樹神遣婢洒掃見

佛不識還啓大家云樹下有神端正姝好女
 聞歡喜欲取糜去糜跳出釜丈餘不可取女
 甚怪之空中天曰有大菩薩已從坐起汝本
 有願當先飯之乃成正覺女聞天言即取乳
 糜盛滿金鉢往尼連水邊菩薩以神通力入
 水洗浴兜率天子取天衣袈裟奉上菩薩即
 取著之住尼連水邊長者女奉乳糜菩薩食
 之氣力稍充往詣佛樹路右一人名曰吉祥
 又生青草柔滑不亂菩薩謂吉祥曰欲得草
 坐地則大動諸天化八萬佛樹師子之座天

子各見菩薩獨坐其座薄福德者故見坐草
 三界衆生見菩薩坐佛樹下受胎經云坐閻浮樹下三十八
日觀相 放大光明掩蔽魔宮波旬卧寐夢見
 三十二變宮殿闔冥入于邪徑池水枯涸樂
 器破壞夜叉馱鬼頭皆墮地諸天捨去不從
 其語集諸大臣說夢所見與諸兵仗并召千
 子其五百子導師等信樂菩薩其五百子惡
 目等隨魔爲亂欲相降伏魔有四女一名欲
 妣二名悅彼二名使觀四名見從往詣菩薩
 綺語作媚三十二種姿弄唇舌嬰嬾細視文

不備願得晨夜供事左右答曰汝形雖好心
不端正革囊盛屎來欲何為去吾不用其三
玉女化成老母不能自復即還魔所觀佛三昧經云
三五名慧魔毒益盛召十八億眾變為殊
異反見過患形師子能羆蟲頭人驅蛇虺之身擔山吐火
雷電霹靂執持戈矛菩薩喜心一毛不動鬼
兵不能近菩薩爾時徐舉眉間毫相擬阿鼻
獄令罪人見白毫流澍大如車輪火即暫滅
自憶前世所作罪業心得清涼稱南無佛以
是因緣受罪若畢應生人中魔見是相憔悴

永樂北藏

經律異相

懊惱退還其宮白毫復去至第六天見白毫
孔諸寶蓮華過去七佛現在華上如是白毫
上至無色徧照一切如玻瓈鏡八萬四千天
女視波旬身狀如焦木但瞻菩薩白毫相光
無數天子天女發菩提心魔王還與佛相難
佛以智力伸手按地應時地動魔及官屬皆
顛倒墮降魔怨竟即成正覺出普曜經第五卷又出第六卷
與數千萬眾入羅閱城遙見之者舉手讚歎
或言善來或言日月或自歸命或相問訊為
是天耶為帝釋耶眾人隨逐瓶沙王在高樓

第一三三三册

上即問左右為有何故有一大臣曰釋子辭家遊蕩在外或能謀國當往誅之王曰此子紹位作轉輪聖王我等皆為臣佐若使出家學道得佛願為上首弟子最初說法先在其列王載飲食往東山候之尋前禮足自稱摩竭國瓶沙王者今我是也佛曰我先識矣何須致敬王即啓曰今獻微供以表單心願見納受佛默然受王言若成無上道願先見度時阿蘭諸弟子遙見世尊白其師言今有一人端正殊特徑趣師門必當求為弟子也阿

蘭乃說偈曰吾觀遠來士眾相無鼓漏此自王世界終不見宗事出深淺學比丘經又出修行本起經下卷阿難問葬法第四阿難問葬佛言我葬之法如轉輪聖王先以香湯浴身劫貝繞體次以五百張白氎纏之內金棺中灌以麻油復以金棺置鐵柶內柶檀香擲次繞其外積眾香薪厚衣其上而闍維之薪盡火滅收取舍利於四衢道起立塔廟表刹懸幡使見者思慕多所饒益佛言有四種人應為起塔一如來二辟支佛三聲聞

四轉輪王皆應香華幡蓋妓樂供養佛於雙
樹間鋪置牀座以足南首北南向西方所以
然者佛法流布當久住北方佛自製僧伽梨
右脅如師子王累足而卧阿難又問閻浮提
界有幾種葬佛言無數我此國土有水葬火
葬塔塚之葬震旦國人葬送之法金銀珍寶
刻鏤車乘飛天妓樂鈴鐘歌詠用悅終亡身
帶衣服盛置棺槨妙香芬苾千百萬眾送于
山野莊嚴處所人民見者莫不歡欣震旦邊
王所領人民欲葬之時取持棺槨內石室中

永樂北藏

經律异相

疾病之日開看骸骨洗浴求福使病得愈又
有命終無有棺槨直取尸骸置高閣上疾急
之時下尸呪願以求福祐佛言我法中學欲
修福時當勤精進行六波羅蜜護持十善可
得生天向無上道出灌頂經第六卷又
出長阿含經第一卷

現般涅槃第五

七四

十二

佛在拘尸那城力士生地阿夷羅跋提河邊
娑羅雙樹間與大比丘八十億百千人俱前
後圍繞二月十五日菩薩從兜率天下
臨涅
經云二月八日槃時以佛神力出大音聲乃至有頂隨其音

第一三三三册

類普告一切今日如來憐愍衆生爲作歸依
大覺世尊將欲涅槃一切衆生若有所疑今
悉可問爲最後問長阿含經云小異佛晨朝
時從其面門放種種光徧照大千世界乃至
十方六趣衆生遇斯光者罪垢煩惱一切消
除衆生見聞心大憂惱同時舉聲悲號啼哭
大地山海皆悉震動時人共言疾往佛所勸
請如來莫般涅槃住世一劫諸大弟子迦旃
延等遇佛光者其身戰掉不能自持舉聲大
叫生種種苦復有八十百千諸比丘六十億

比丘尼皆阿羅漢舉身毛豎徧體血現如波
羅沙華復有一億恒河沙菩薩位階十地二
恒河沙優婆塞三恒河沙優婆夷四恒河沙
離車五恒河沙長者六恒河沙諸王七恒河
沙王夫人八恒河沙天女等乃至十方佛及
弟子六道大衆見涅槃相悲號啼哭不能自
持會中復有拘尸城工巧之子名曰純陀與
十五人俱禮佛而言唯願世尊及比丘衆哀
受我等最後供養我等從今無主無親無救
無護貧窮飢困欲從如來求將來食唯願哀

受我等微供然後涅槃佛曰我今為汝除斷
貧窮無上法雨雨汝身田令生法芽令汝具
足檀波羅蜜時眾歡喜同聲讚言希有純陀
佛受汝供汝真佛子佛言純陀今正是時如
來只爾當般涅槃第二第三亦復如是純陀
舉聲號哭復白大眾我等今共五體投地同
聲勸佛莫般涅槃佛告純陀莫大啼哭自亂
汝心我以哀愍汝及一切是故今日欲入涅
槃何以故諸佛法爾有為亦然速辦所施不
宜久停佛又從面門放五色光照純陀身純

經四

十二

陀身持齋齋疾往佛所憂悲悵快猶願矜哀
住壽一劫佛言汝欲令我久住者宜當盡奉
最後具足檀波羅蜜一切菩薩天人雜類異
口同音唱言奇哉純陀成就大福我等無德
所設供具則為唐捐世尊欲令一切眾望滿
足於自身上一一毛孔化無量佛一一諸佛
各有無量諸比丘僧悉皆示現受其供養釋
迦如來自受純陀所奉設者純陀所持杭糧
成熟之食摩伽陀國滿足八斛以佛神力皆
悉充足一切大會

長阿含經小異文多不載

有疾右脅而

卧如他病人告迦葉菩薩是諸衆生不知六
 乘方等密語便謂如來真實有疾今於娑羅
 雙樹間示現倚卧師子之牀欲入涅槃令諸
 未得阿羅漢果衆弟子等及諸力士生大憂
 苦今天人阿脩羅等大設供養又使諸人以

千端氈纏裹其身七寶為棺

菩薩從兜率天
下經云如來自

裝三衣各取三條鋪金棺裹以極身
卧而脚相累手以鉢楊枝授阿難

盛滿香

油積諸香木以火焚之唯除二端不可得燒
 一極觀身二最在外為諸衆生分散舍利以
 為八分一切聲聞弟子咸言如來入於涅槃

當知如來亦不畢竟入於涅槃何以故如來
 常住不變易故已願聞正法當棄貪婬遵承
 我教精進行道是為最後佛之遺命宜共慎
 之汝諸比丘觀佛儀容難得覩見却後一億
 四千餘歲乃有彌勒佛耳佛臨涅槃地大震
 動諸天人皆悉驚怖諸有幽冥日月光明
 所不至處皆蒙大明各得相見天散華香時
 佛滅度六欲天王金毗羅神密迹力士佛母
 摩耶雙樹娑羅園神各作偈頌諸比丘悲慟
 各自獻歎而言如來滅度何其駛哉羣生長

衰世間眼滅阿那律告諸比丘止止勿悲諸
天在上儻有怪責諸比丘問上有幾天答曰
充塞虛空豈可計量皆於空中徘徊騷擾悲
號躄踊歔歎而言如來滅度何其駛哉羣生
長衰世間眼滅

長阿含與嬰卷泥洹大
同出大涅槃第一卷 佛言

阿難比丘今何所在文殊師利言在娑羅林
外去此十二由旬為六萬四千億魔之所燒
亂是諸魔眾悉自變身為如來像說種種法
種種示現阿難念言昔所未見誰之所作將
非釋迦欲發是語都不從意阿難受大苦惱

永樂北藏

經律異相

不能得來佛說大陀羅尼呪文殊受之至阿
難所為魔誦說諸魔王等發菩提心文殊即
與阿難俱還佛所

出菩薩從境
街天下經

諸末羅集於

種種供養復竟一日以佛舍利置於牀上諸
末羅童舉牀皆不能勝阿那律言汝等且止

經四

十四

諸天欲留七日展諸人民皆得供養如來三
從金棺裏出金色臂問阿難至平治道路洒
掃燒香末云何阿難吾前後所出方等大衆
汝悉得不阿難對曰唯佛知之佛言如是諸
經今為畢竟七日本末羅童子捧舉四角擎汝

第一三三三册

可持幡蓋燒香散華作衆妓樂前後尊從安
 詳而行入城東門徧詣街巷出城北門渡熙
 連禪河到天冠寺末羅使臣積香木竟火燒
 不然阿那律言諸天意以大迦葉將五百弟
 子從波波國還願見佛身迦葉遇一尼乾手
 執曼陀羅華問曰知我師不答曰滅來七日
 我從彼得此華迦葉不悅五百弟子宛轉號
 咷不能自勝歔歔言曰善逝涅槃何其駛哉
 時跋難陀言且莫啼哭我等於摩訶羅邊或
 得解脫迦葉催諸比丘疾疾執持衣鉢往拘

尸城及見舍利問阿難曰世尊舍利可得見
 不答曰劫貝裹白氎纏內金棺中藏鐵柶內
 衣以香薪即欲燒焚難可得見迦葉三請答
 曰如初前至香積佛踊重棺現於兩足四分律云
棺柶自開足下輪相有諸異色即問阿難答
出兜雙足云女人心輒前禮佛時淚墮手捉迦葉作禮
經四大衆同拜繞佛三匝各與偈頌香積處處不
 燒自然長阿含 雙卷 泥火極熾盛難可止息
 婆羅樹神以力滅之出大涅槃長阿含 雙卷
經天下泥河又出菩薩從兜術

摩耶五衰相現第六

佛般涅槃摩耶夫人在於天上五衰相現一
頭上華萎二腋下汗出三項中光滅四兩目
數瞬五不樂本座又得五夢一須彌山崩四
海水竭二羅刹奔走挑人眼目三天失寶冠
身無光明四寶珠幢倒失如意珠五師子嚙
身痛如刀割得此夢已即便驚寤此非吉祥
我昔在於白淨王宮因晝寢中得希有夢見
一天子身黃金色乘白象王從諸天子作妙
妓樂貫日之精入我右脅身心安樂即便懷

永樂北藏

經律异相

妊悉達太子爲世照明今此五夢甚可怖畏
必是我子涅槃之相時阿那律殞佛旣畢昇
忉利天往告摩耶摩耶悶絕良久與諸眷屬
下雙樹間見僧伽梨及鉢錫杖執持號慟絕
而復甦曰我子福度天人今此諸物空無有
主佛以神力令諸棺蓋自然開發佛合掌而
起放大光明問訊毋言遠屈來下諸行法爾
願勿啼泣阿難雖自抑忍白佛後世衆生必
當問我佛臨滅度復何所說云何答之佛告
阿難汝當答言佛已入涅槃摩耶夫人下如

第一三三册

來為後不孝衆生從金棺出合掌問訊并說
上諸偈故此經名為佛臨涅槃母子相見經

如是受持出摩耶經下卷

經律异相卷第四

經四

十六

音釋

殂	死在胡切	錠	定音切	涕宿	宿非息切	頤	古協切	隕	隕墜也	跟	古跟切	尸	足也
踵	即涉也	目	瞬輪切	宿	宿非息切	頰	古協切	隕	隕墜也	跟	古跟切	尸	足也
也	髮毛也	輻	方六切	肱	肱市免切	鑲	蘇果切	跟	古跟切	跟	古跟切	尸	足也
音	莫官切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萬	娶問也	骨	音骨切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娉	正切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鑄	上巧切	親	初覲切	躡	躡音蘇切	齧	齧音蘇切	鑄	鑄音蘇切	鑄	鑄音蘇切	鑄	鑄音蘇切
鑄	鑄音蘇切	鑄	鑄音蘇切	鑄	鑄音蘇切	鑄	鑄音蘇切	鑄	鑄音蘇切	鑄	鑄音蘇切	鑄	鑄音蘇切
鑄	鑄音蘇切	鑄	鑄音蘇切	鑄	鑄音蘇切	鑄	鑄音蘇切	鑄	鑄音蘇切	鑄	鑄音蘇切	鑄	鑄音蘇切
鑄	鑄音蘇切	鑄	鑄音蘇切	鑄	鑄音蘇切	鑄	鑄音蘇切	鑄	鑄音蘇切	鑄	鑄音蘇切	鑄	鑄音蘇切

經律異相卷第五

經五

梁沙門僧旻寶唱等奉勅撰

應身益物佛部第五

佛曾卍字放光發音一

三種密二

經五

受阿耨達請三月食馬麥三

與五百僧食馬麥緣四

現鐵杙報五

化四梵志掩耳不受但各聞一句得道六

化作梵志度多昧象王七

化盧至長者改兵仗為雜華八

化作沙門度五比丘九

現為沙門化慳貪夫婦十

化屠兒及諸梵志令得道迹十一

化大江邊諸無信人十二

濟五百賊出家得道十三

吹香山藥入五百盲賊眼中還得清明十

四

化作執著婆羅門子令其父母還得本心

十五

化姪女令生獸苦十六

現五指為師字十七

以足指散巨石十八

佛曾卍字放光發音第一

如來遊於妙樂世界欲現智慧廣度無極與

弟子菩薩釋梵天龍集于精舍放卍字光音

清淨遠徹五法大音一曰度人大乘之音二

曰度人無彼此之音三曰度人無緣覺之音

四曰度人不斷清想善權之音五曰度人逮

入生死解其勞塵說法之音國王名處流與

諸人民詣佛禮敬曰久聞如來宣導訓化濟

脫生死而無有限吾等眷屬流於生死未蒙

解脫願尊垂化令解明法天地震動修菩薩

行出現佛曾卍字經

三種密第二經五

何謂心密四行清淨不失神通建立大哀無

極之業以神通變現一切普顯以成諦道智

慧之室觀一切法是則正通普御一切其真

法者慧神慧通皆顯眾像解暢諸色解暢一

切諸佛道法開化一切十方眾生使入法律

至阿惟顏轉一切法是為菩薩心密之業

出密

迹金剛力士 經第二卷 菩薩住是金剛三昧以一音聲

有所宣說一切衆生各隨種類而得解了示

現一色一切衆生各各皆見種種色相安住

一處身不移易能令衆生隨其方面各各而

見宣說一法若界若入一切衆生各隨本解

而得聞之

出大涅槃第二十四卷

佛以一音宣說法衆

生隨類各得解皆謂世尊同其語或有各隨

所解普得受行獲其利或有恐怖或歡喜或

生厭離或斷疑斯則神力不共法

出維摩經第一卷

一切法相行無取著建勝寶幢出一大音若

樂聞施惠得解脫者即聞如來說施利益戒

慧等樂亦復如是說大乘法無一衆生不解

脫者

出觀佛三昧經第三卷

佛以一言說一切法大千

衆生以無量音一時間難皆各不同於一念

中以一音答皆令開解

出華嚴經第二十六卷首楞嚴明身密悲

華第七卷第十分別應 辯經並明口密大同

受阿耨達請三月食馬麥第三

隨羅然國

或云毗羅然

有婆羅門王名阿耨達聰

明多智往詣阿難邠坻廣共論議言訖問須

達多言此土有神人可宗者不答曰有悉達太子出家成佛相好殊特天人所尊阿耨達即命駕往詣祇洹見佛威神心敬內發即起白佛願佛及僧顧我三月夏坐佛言我此衆多而汝異見異信王言不以爲多如是至三佛與五百比丘一時受請往至其國城邑隘陋民窮少信乞食難得先無精舍城北有林枝葉鬱茂其地平博與衆頓止勅諸比丘汝等當知此邑窮隘人多不信乞食難得若欲於此安居者住不者隨意時舍利弗獨往阿

牟迦末迦山受天帝釋及阿脩羅女請天食供養時有天魔迷惑王心使還宮內耽荒五欲一者寶飾二者女樂三者衣食四者榮利五者色欲還入後宮勅守門者三月之內不問尊卑外事大小悉不得啓迷忘供養又無恒命供養滿六日便止諸比丘乞食極苦難得時大目連白佛有樹名閻浮我欲取其果供養大衆有訶梨勒林阿摩勒林鬱單越有自然杭米忉利天食修陀味普皆欲取以供大衆有甘地味我以一手擎諸衆生一手反

地令諸比丘自取而噉願見聽許佛言汝自
有大神力諸比丘惡行報熟不可移轉一皆
不聽是國有清水美草有波羅國人逐水草
牧馬欲令肥丁來到此處馬士信佛心淨告
諸比丘言我等知僧飢極而食皆盡正有馬
麥君能噉不諸比丘白佛佛告馬屬者馬人
人能以好草鹽水食馬此麥自在應受馬有
五百疋一馬日食二升各分半以給比丘四分
律云馬食一斗 有一良馬日食四升分半奉
分五升給僧 佛斗分一斗 阿難取佛分并自分持入聚

落於一女人前讚佛功德有小因緣在此安
居汝能為作乾飯不女言我家多事不能得
作傍有一女聞謂阿難言持麥來我為作飯
更有輒善智慧持戒比丘我亦為作女即作
飯與阿難阿難敬佛情深如是思惟佛為王
種常食餽饈此飯麤惡不能益身行水授飯
見佛食之悲哽交懷佛知其意欲解釋之汝
能噉不阿難言能授而食之滋味非常實是
諸天以味加之欣悅無量悲哽即除具陳二
女佛言前女若作飯時應為轉輪王第一夫

人不情而作者此福無量時諸國豪貴居士
 大富薩薄等聞佛三月食馬麥備眾供養種
 種餽饌車馬盈道而來奉餉世尊自恣垂至
 餘七日告阿難汝行入城告阿耆達云安居
 竟復餘國遊行阿難與一切比丘俱到王所
 具陳佛語王猶未悟乃問佛今何在阿難言
 受王三月請始竟今故在國王又問阿難誰
 供給阿難言窮苦理極佛與眾僧三月食馬
 麥王始自覺悟如何令佛及僧三月食馬麥
 惡聲醜名流布諸國憂愧愁惱與諸宗親共

往詣佛深自懺悔更請留佛佛受七日辦種
 種食劫貝四張革屣一量奉佛劫貝二張革
 屣一量施僧善見毗婆沙云集其兒孫語云
 我先請佛三月安居不得一日
 供養奉事今以三月供限併設明日以三衣
 施佛二衣施僧白氎各一雙又施絳欵婆羅
 各一張又施鉢兜那波吒
 梁言銷百藥膏各滿一器王取其供徧散道
 中欲令蹈過佛言糧食應噉不宜足蹈佛乃
 為受皆悉呪願王心悅結解逮法眼淨出中
 本起
經下卷十誦
 彌沙塞律同
 與五百僧食馬麥緣第四
 過去久遠世時佛名毗婆葉在槃頭摩跋城

王名槃頭有婆羅門名因提耆利博達四韋
 及諸算術及婆羅門戒教五百童子王設會
 請佛供饌精美衆有一比丘名曰彌勒病不
 能行食竟為病人請食梵志不與罵曰髡頭
 沙門正應食馬麥不應食如是甘美之供時
 諸童子曰實爾舍利弗時婆羅門者我身是
 也五百童子今五百羅漢是病比丘今彌勒
 是出興起行經下卷
 現鐵杵報第五
 舍衛城中有二十人復與二十人共為怨敵

時四十人各欲相害伺覓方便承佛威神尋
 詣佛所佛化四十人當有鐵杵陀羅剌自然
 來入佛右足大指言未竟杵在佛前目連白
 佛今拔鐵杵著異世界佛言以精進力欲拔
 鐵杵者三千大千世界為大震動不能搖杵
 如毛髮許也佛往梵天杵輒隨之還舍衛城
 杵亦在前如來取杵以足蹈上目連白佛如
 來何罪而獲杵殃佛曰昔五百商人一懷惡
 心吾即害之是其餘殃四十人聞是自相謂
 言法王尚爾況於吾等當不受罪乎悔過自

首入平等慧

出慧上菩薩經下卷

化四梵志掩耳不受但各聞一句得道第六昔有婆羅門四人皆得神通身能飛行神足無礙此四梵志自相謂言其有人民以銷饌食施瞿曇沙門者便得生天不離福堂有聞法者入解脫門我等今日意貪天福不願解脫不須聞法是時四人各執四瓶甘美石蜜一人先至奉上世尊佛告梵志說所行非常梵志聞即掩耳次第二人復說謂法興衰梵志聞亦掩耳次第三人復說夫生輒死梵志

聞亦手掩耳次第四人復說此滅為樂梵志聞亦掩耳各捨之去自相謂言瞿曇沙門有何言教前者對曰我聞一句所行非常次第二三四復自陳說與說此偈已心開意解得阿那含道爾時四人自知各得道證還自懇經五貴至如來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白世尊曰唯願如來聽在道次得為沙門世尊告曰善來比丘快修梵行爾時四人頭鬚自隨身所著衣變為袈裟尋於佛前得羅漢道出無常經化作梵志度多昧象王第七

昔有婆羅門國名多昧象其王奉事異道王
忽一日發於善心欲大布施如婆羅門法積
七寶如山有來乞者聽令自取重一撮去如
是數日其積不減佛知是王宿福應度化作
梵志往到其國王出相見禮問起居曰何所
求索荅自疑難梵志答言吾從遠來欲乞珍
寶持作舍宅王言大善自取重一撮去梵志
取一撮行七步還著故處王問何故梵志答
曰此纔足作舍復當娶婦懼不足用是以不
取王言更取三撮梵志即取行七步復還故

處王問何以答言此足娶婦復無田地奴婢
牛馬是以息意也王言更取七撮梵志即取
行七步復還故處王言復何意故梵志答言
若有男女當復嫁娶吉凶用費計不足用是
以不取王言盡以積寶持用相上梵志受而
捨去王甚怪之重問意故梵志答言本來乞
匄欲用生活諦念人命處世無幾萬物無常
旦夕難保因緣遂重憂苦日深積寶如山無
益於己貪欲規圖唐自勤苦不如息意求無
爲道是以不取王意開解奉教於是梵志現

佛光相涌住空中為說偈言

雖得積珍寶 嵩高至于天 如是滿世間

不如見道迹 不善像如善 愛而似無愛

以苦為樂像 狂夫之所厭

王見佛光又聞此偈王及羣臣即受五戒得

須陀洹道出法句譬經第一卷

化盧至長者改兵仗為雜華第八

南天竺有一大城名首波羅城中有一長者

名曰盧至為眾導主已於過去無量佛所殖

諸善本彼大城中一切人民信伏邪道奉事

尼捷我時欲度彼長者故從王舍城至彼城

邑尼捷聞我欲至彼城即作是念沙門瞿曇

若至此者此諸人民便當捨我不復供給告

彼城人沙門瞿曇今欲來此然彼沙門委棄

父母東西馳騁所至之處能令土地五穀不

登人民饑饉死亡者眾初無安樂彼人聞已

即懷怖畏白言大師當設何計尼捷答言沙

門瞿曇性好叢林流泉清水外設有者宜應

毀壞汝等便可相與出城斬伐林木勿令有

遺流泉井池填以臭穢堅閉城門各嚴器仗

當壁防護勤自固守彼設來者莫令得前我等亦當作種種術令彼瞿曇復道還去彼諸人民敬奉施行我於爾時至彼城邑見是事已尋生憐愍慈心向之所有樹木還生如本不可稱計河池井泉其水清淨盈滿其中如青瑠璃生衆雜華經五彌覆其上變其城壁為紺瑠璃城內人民悉得徹見我及大衆門自開闢無能制者所嚴器仗變成雜華盧至長者而為上首與其人民俱共相隨來至我所我即為說種種法要令彼諸人一切皆發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出涅槃經第十四卷

化作沙門度五比丘第九

昔波羅奈國有山去城四五十里有五沙門處山學道晨旦出山人間乞食食訖還山晚暮乃到往還疲極不堪坐禪思惟正定歷年如是不能得道佛愍念之勞而無獲化作一道人往到其所問諸道人隱居修道得無勞倦諸沙門言吾等在此去城太遠四大之身當須飲食日日往還疲勞歷歲不得修道為當正經而已道人語曰夫為道者以戒

為本攝心為行賤形貴真朽棄軀命食以支
 形守意正定內學止觀滅意得道養身縱情
 安得免苦願諸道人明日莫行吾當供養諸
 道人休息一日時五沙門意大歡喜怪未曾
 有安心定意不復憂行明日中此道人送食
 食訖安和心意恬惓理化道人為說偈已顯
 現佛身相光之容是五沙門精神震疊感思
 惟戒即得阿羅漢道出法句譬
 經第三卷
 現為沙門化慳貪夫婦第十
 舍衛國有一貧家夫婦慳貪不信道德佛愍

其愚現為沙門詣門分衛時夫不在其婦罵
 詈無有道理沙門語曰吾為道士乞食自居
 不得罵詈惟望一食婦曰若汝立死食尚巨
 得況今平健欲望我食但稽時節不如早去
 於是沙門住立其前戴眼杼氣便現立死身
 軀隆脹鼻口蟲出腸潰腹爛不淨流溢婦見
 恐怖失聲棄走於是道人忽然捨去去舍數
 里坐樹下息其夫來歸道中見婦怪其驚怖
 其婦語夫具陳此事夫大瞋怒問為所在婦
 曰已去想亦未遠夫即執弓帶刀尋跡往逐

張弓拔刀奔走直前欲斫道人道人即化作
瑠璃小城以自圍繞數市不能得入即問道
人何不開門道人曰欲使開門棄汝弓刀其
人自念當隨其語若當得入手拳加之尋棄
弓刀門故不開復語道人已棄弓刀門何不
開道人又曰吾使汝棄心中惡意弓刀耳非
謂手中弓刀於是其人心驚體悸道人神聖
乃知我心即便叩頭悔過自責啓道人曰我
有弊妻不識真人使我興惡願小垂慈莫使
見捨今欲將來勸令修道即起還歸其妻問

曰沙門所在其夫具說神變之德今者在彼
卿宜自往改悔滅罪於是夫妻至道人所五
體悔過願為弟子請問瑠璃城堅固難踰志
明意定永無憂患何德致此神妙道人答曰
吾博學無厭奉法不懈精進持戒心不放逸
緣是得道經五自致泥洹出法句經
化屠兒及諸梵志今得道迹第十一
昔有五百婆羅門常求佛便欲誹謗之自共
議言當使屠兒殺生請佛及諸眾僧佛必受
請讚歎屠兒吾等便前而共譏之佛即受請

告屠兒言果熟自墮福熟自度屠兒還歸供
設飲食佛將諸弟子到屠兒村中至檀越舍
梵志大小皆共歡喜今日乃得佛之便耳若
讚福者以其前後殺生作罪持用譏之若當
說其由來之罪者當以今日之福難之二者
之中今乃得便佛到即坐行水下食於是世
尊觀察衆心應有度者即出舌覆面舐耳放
大光明照一城內即以梵聲說偈呪願
如真人教 以道活身 愚者嫉之 見而爲惡
行惡得惡 如種苦種 惡自受罪 善自受福

亦各自熟 而不相代 習善得善 亦如種甜
五百梵志意自開解即前禮佛五體投地來
受聖訓唯願愍育得爲沙門佛即聽受皆爲
沙門村人大小見佛變化莫不歡喜皆得道
跡稱之賢里無復屠兒之名 出法句經
經第一卷
化大江邊諸無信人第十二
舍衛東南有大江水既深而廣五百餘家居
在岸邊未聞道德度世之行習於剛強欺詐
爲務貪利自縱快心極意佛知此家福應當
度往至水邊坐一樹下村人見佛光明奇異

莫不驚肅皆往禮敬或拜或揖問訊起居佛
命令坐為說經法衆人聞之心猶不信佛化
一人從江南來足行水上止沒其蹀來至佛
前稽首禮佛衆人見之莫不驚怪問化人曰
吾等先人已來居此江邊未曾聞人行水上
者卿是何人有何道術履水不沒五化人答曰
吾是江南愚直之人聞佛在此貪樂道德至
南岸邊不時得度問彼岸人水為深淺彼人
見語水可齊蹀吾信其言便爾來過無他異
術佛讚言善哉夫執信誠可度生死之淵數

里之江何足為奇村人聞已心開信堅皆受
五戒為清信士出法句經
第三卷
濟五百賊出家得道第十三
時舍衛毗舍離二國有嫌互相抄伐舍衛國
王作是念我為國王應却敵安民云何使賊
劫掠人物即勅將士仰汝追捕必使擒獲時
舍衛比丘安居竟欲詣毗舍離諸比丘失道
墮彼賊中時比丘問言長者汝欲何去答言
向毗舍離比丘復言當共作伴彼即答言我
等是賊經陟榛木行不擇路汝是善人云何

隨我比丘復請願將我去語言未竟追捕尋
至合捉比丘將至王所此是羣賊王言先將
比丘來王言汝出家人云何作賊答言我非
是賊何故相隨比丘具以上事白王王言遣
去王問賊言此出家人是汝伴不答言是伴
王言將賊去更喚比丘王問比丘妄語欺官
賊道汝是伴何以言非比丘答如初王即勅
放賊如法治取五百賊著迦毗羅華鬘打鼓
巡令欲將殺之賊大啼喚佛知故問衆多人
聲比丘答言世尊是五百賊被王教殺是其

聲耳佛告阿難汝往語王汝是人王當慈民
如子云何一時殺五百人阿難受教即詣王
所具陳佛語王言尊者我知是事殺一人罪
多況復五百但數壞聚落抄掠人民世尊能
使不復作賊可放令活阿難還具白佛佛語
阿難語王但放我令此人從今日後更不作
賊阿難受教先到刑處語監殺者言是諸罪
人世尊已救未可便殺復至王所世尊語王
能令此人更不作賊王即原命且未解縛送
詣世尊爾時世尊欲度彼人在露地坐賊遙

見佛繫縛自解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觀其
緣隨從說法布施持戒行業報應苦集盡道
四真諦法即於是時得須陀洹道問言汝等
樂出家不答言世尊我等先若出家不遭此
苦唯願今者度我出家佛言善來比丘時五
百賊舉身被服變為三衣自然鉢器威儀庠
序如似百歲舊比丘皆成羅漢此俗祇律
第十九卷
吹香山藥入五百盲賊眼中還得清明第十
四

憍薩羅國有五百賊波斯匿王患其縱暴遣

永樂北藏

經律异相

兵伺捕得已挑眼逐著黑闇叢林之下是諸
羣賊已於先佛殖衆德本既失目已受大苦
惱各作是言南無佛陀我時住在祇洹精舍
聞其音聲即生慈心時有涼風吹香山中種
種香藥滿其眼眦尋還得眼如本不異諸賊
開眼即見如來住立其前而為說法十四賊聞法
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出大涅槃經第
十四卷大方
便佛報思經
第七卷大同
化作執著婆羅門子令其父母還得本心第
十五

第一三三三册

毗舍離國有婆羅門執著邪見無有子息慮
忽崩亡財賄沒官奉祠諸山及諸樹神覺婦
有娠月滿生男其兒端正父母愛念至年十
二出外遊觀道逢醉象蹋即命終父母懊惱
心發狂癡裸形而走如來慈念化作其兒父
母前抱歡喜無量狂癡即滅還得本心佛為
說法即發道心出大方便佛報
思經第四卷
化姪女今生受苦第十六
佛告阿難我昔夏安居時婆羅奈國有一姪
女名曰妙意於佛有緣佛與難陀將往姪女

舍日日乞食此女於我不曾恭敬但於難陀
偏生愛著已經七日女心念言沙門瞿曇若
能遣難陀阿難從我所願我當種種供養佛
告阿難難陀汝從今日莫往彼村世尊獨至
女樓一日至三日放金色光化諸天人此女
不悟後日世尊復將阿難難陀在樓下行姪
女愛敬二比丘故遙以衆華散佛及二比丘
阿難告言汝可禮佛女愛阿難應時作禮佛
化作三童子年皆十五面貌端正女見歡喜
為化少年投地敬禮白年少言丈夫我今此

舍如功德天富貴自在衆寶莊嚴我今以身
及以奴婢奉上丈夫可備灑掃若能顧納隨
我所願一切供給無所愛惜化人坐牀未及
食頃女前親近言願遂我意化人不違一日
一夜心不疲歇至二日時愛心漸息至三日
時自言丈夫可起飲食化人即起纏綿不已
女已生厭悔白言丈夫異人乃爾化人告言
我先世法凡與女通經十二日爾乃休息女
聞此語如人食噎旣不得吐又不得咽身體
苦痛如被杵擣至四日時如被車轆至五日

時如鐵丸入體至六日時肢節悉痛如箭入
心女念言我聞淨飯王子救濟苦人今日何
故不來救我作是念已懊惱自責我從今日
乃至壽終不貪色欲寧與虎狼師子惡獸同
處一室不受此苦作是語已復起飯食行坐
共俱無奈之何化人亦瞋唾云弊惡女廢我
事業我今共汝合體一處不如早死父母宗
親若來覓我於何自藏我寧自縊死不堪受
恥女言弊物我不用爾欲死隨意化人取刀
刺頸血汗女身逶迤在地女不能勝亦不得

免死經二日青瘀臭黑三日胙脹四日爛殯
 大小便利及諸惡蟲迸血諸膿塗漫女身女
 極惡狀而不得離至五日時皮肉漸爛至六
 日時肉落都盡至七日時唯有臭骨如膠如
 漆粘著女身女發誓願若諸天神及與仙人
 淨飯王子能免我苦我持此舍一切珍寶以
 用給施作是念時佛將阿難難陀帝釋在前
 擎寶香鑪燒無價香梵王在後擎大寶蓋無
 量諸天伎樂佛放常光照曜天地一切大衆
 皆見如來詣此女樓時女見佛心懷慚愧藏

骨無處取諸白氎無量衆香裹其臭骨臭勢
 如故不可覆藏女見世尊即為作禮以慚愧
 故身映骨上臭骨忽然在女背上女流淚而
 言如來功德慈悲無量若能令我離此苦者
 願為弟子心終不退佛神力故臭骨不現女
 大歡喜為佛作禮白佛言世尊我今所珍一
 切施佛佛為呪願梵音流暢女聞歡喜應時
 即得須陀洹道出觀佛三昧
經第三卷
 現五指為師子第十七
 善男子我入王舍大城次第乞食提婆達多

教阿闍世王即放護財狂醉之象欲令害我
及諸弟子我於爾時即入慈定舒手示之即
於五指出五師子是象見已其心怖畏失大
小便舉身投地敬禮我足善男子我時手指
實無師子乃是修慈悲善根力故令彼調伏

提五

十七

出大涅槃
第十四卷

以足指散巨石第十八

復次善男子我欲涅槃始初發足向拘尸城
有五百力士於其中路平治掃灑中有一石
衆欲舉移盡力不能我時憐愍即起慈心彼

諸力士尋即見我以足拇指舉此大石擲置
虛空還以手接安置右掌吹令碎末復還合
之令彼力士貢高之心息即為畧說種種法
要令其俱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出經
經

第十
四卷

經律異相卷第五

經律異相卷第六

經六

梁沙門僧旻實唱等奉勅撰

現涅槃後事佛部第六

造佛舍利塔一 造佛形像二

法滅盡三

造佛舍利塔第一

天人龍分舍利一

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塔二

阿難問八萬四千塔因三

弗沙蜜多羅王壞八萬四千塔四

天愛帝須王起塔請舍利及菩提樹五
迦羅越比丘共人起塔獨加供養故手雨

七寶六

須達起髮爪塔七

身去影存仙人從化起髮爪塔八

天起佛牙及缺盆塔九

幼童聚沙為塔十

獼猴起土石塔十一

天上四塔十二

人中四塔十三

摩訶薩埵餘骨起塔十四

佛現菩薩時舍利塔十五

禁寐王為迦葉佛起塔十六

治迦葉佛故塔十七

德主王起五百塔十八

涌出寶塔十九

諸佛舍利在金剛塔二十

起塔中悔後生為大魚二十一

天人龍分舍利第一

佛涅槃後時波波國諸末羅眾此言遮羅頗

國諸跋離眾羅摩伽國拘利眾毗留提國婆

羅門眾迦羅衛國釋住眾毗舍離國諸離車

眾摩竭提國阿闍世王胎經云優田王頂生

共馬主客觀兵馬主藏各嚴四兵王遣香姓

婆羅門胎經云優波吉白拘尸力士言佛是

我師我之所尊於君國內而取滅度故從遠

來請舍利分還國起塔若分與我者舉國寶

重與君共之力士答曰世尊屈降此上於茲

滅度國內士民自當供養遠勞諸君不可得

也諸王共議遜言和求既不見與不惜身命

當以力取力士王曰若欲舉兵力足相抵終
不可得香姓婆羅門於八衆中高聲唱言佛
積善修忍於無量劫諸君亦應聞又讚忍辱
何可與師共相凌奪此非敬事今舍利現在
但當分作八分使處處人民皆得供養諸君
亦皆受佛戒口誦法言可爭舍利遂相殘害
力士報言敬如君議時煙婆羅門即分爲八
分時釋提桓因即現爲人語諸王言我等諸
天亦當有分若共爭力則有勝負幸可見與
勿足相難時阿耨達龍王文隣龍王伊那鉢

龍王語八王言我等亦應有舍利分若不見
與力足相伏時優波吉告言諸君且止宜共
分之即分爲三分一分與諸天一分與諸龍
王一分屬八王以蜜塗甕裏以甕量之諸天
得分還於天上起七寶塔龍王得分還於龍
宮亦起寶塔阿闍世王共數其分各得八萬
四千舍利餘有佛口一髭無敢取者以阿闍
世王初求舍利投地氣乏最爲薦至共持與
之阿闍世歡喜鼓樂動天難頭和龍王中道
相逢曰佛留舍利持一分與我王曰不可得

也龍曰我是難頭和能舉卿國土擲八萬里外磨碎如塵王即怖懼以佛髭與之龍於須彌山下起水高八萬四千里聳水精瑠璃塔阿闍世王崩阿育得其國土時大臣白阿育王曰難頭和龍先易阿闍世奪將佛髭去阿育聞之即勅鬼神王作鐵網鐵藉置須彌山下水中欲縛取龍王龍王大怖共設計言阿育事佛伺其熟卧取其宮殿移著須彌山水中水精塔下自出相見具說本末其瞋必息便遣龍捧取阿育宮殿眠覺不知何處見水

精塔高八萬四千里喜怖交懷難頭和龍自出辭謝云阿闍世王自持與我我不奪也釋迦如來昔與我約云吾涅槃後劫將盡時所有經律及袈裟應器皆取藏此塔中彌勒求下當復出之龍送王宮置於本處煙婆羅門

白請舍利瓶

菩薩經云

我還頭那羅聚落起於

瓶塔力士與之以瓶及著瓶舍利共起寶塔波羅延那婆羅門居士復言燒佛處炭與我還本國起為炭塔衡國異道士求取地灰還國起塔力士並然亦有於闐維處起立寶

塔灰炭及土四十九斛所起寶塔四十九所
皆置長表法輪繒幡出雙卷泥洹十誦律序
菩薩處胎經及阿育王
經

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塔第二

阿育莊嚴四兵往開七塔欲取舍利唯餘龍

經六

塔龍將王入宮言此塔我所供養願為留之
王即聽許還國造作八萬四千寶函分布舍
利徧此函中復作八萬四千寶瓶及諸幡蓋
將諸幡蓋付諸夜叉於閻浮提一切地乃至
大海處起塔先詔耶舍羅漢云欲於一日一

念中起八萬四千塔令一時俱成耶舍羅漢
甚相讚美王後與龍校其功德並稱二像而
龍重王輕王廣請眾僧植功不息後復共稱
輕重衡平王轉復修習知功德日多興兵往
討始造中路龍王大小莫不奉迎一塔舍利
并以恭獻王後觀佛得道化人之處隨處造
塔出阿育王經第一卷
又出雜譬喻經上卷在王境內有一千二
百寺造織金縷幡亦一千二百又千葉金華
欲手自懸散始辦而遇重疾恐乖本心泫然
泣下沙門謂王曰所修功德不可計數正當

開意何用憂為但自一心我當令王得果所

願沙門即以神力使一千二百寺皆現王前

病苦即滅欲繫諸旛凡諸刹杪低就王手成

就本願延壽二十五年出迦葉經又又興功

德二十年中臨命終時般若念三寶心心不絕

無所惋惜盡成菩提出雜阿舍經

阿難問八萬四千塔因第三

阿難白佛先何因分身舍利起八萬四千寶

塔佛言過去有國王名波塞奇領閻浮提八

萬四千國時世有佛名曰弗沙王與臣民供

養於佛及比丘僧時王念言邊陲小國處所

偏僻人民之類無由修福即召畫師圖畫佛

像分布遠國咸得供養時諸畫師看佛相好

適得一處忘失餘處不能得成時波塞奇正

調和衆來自手畫像以為模楷諸師寫學畫

八萬四千像分布八萬四千小國王皆得供

養波塞奇王今我是也緣此功德身有三十

二相涅槃之後得八萬四千諸塔出賢愚經

弗沙蜜多羅王壞八萬四千塔第四

阿育王崩諸臣欲立太子以紹王位有一大

臣名阿菟羅地三阿育大王誓捨滿十萬億金作諸功德少四億太子封藏不與王捨間浮提地以施佛法僧欲以滿足今日天地皆屬三寶云何便使太子為王諸臣即辦四億金送寺然後共立如是四世王名弗沙蜜多羅問諸臣曰我當作何等今我名業久存有臣啓王曰先王阿育造八萬四千如來之塔復興種種供養名德相傳無有斷絕王曰先王有大威德能辦此事我不能作更思餘事有一臣曰有二種法名傳不滅一者作善二

者作惡先王造塔今王壞塔二俱不朽王乃從之即興四兵往詣寺舍先至雞雀寺中門前有石師子即作師子吼王聞驚怖還入城中如是再三呼諸比丘問言我壞塔壞房何等為善比丘答曰並不應行必不得已寧壞六僧房勿壞塔也王即殺害比丘壞諸塔寺至婆伽羅國又復唱言若有得沙門頭者賞之千金此國有一羅漢化作多比丘頭傳與百姓送往請金王之庫藏金寶竭盡後知羅漢倍復瞋忿羅漢入滅盡定王往殺之終不能

得以滅盡定力不傷其體如是漸進至塔門
 邊牙齒塔神曰行蟲行神先求我女我不與
 之今為護法即呼女與共立誓言卿伏此王
 勿壞正法時蟲行神往南方海中排揚大山
 推竿王上及四兵眾無不死盡人唱言仗哉

仗哉孔雀苗裔於此永盡

出雜阿含經
第二十五卷

大愛帝須王起塔請舍利及菩提樹第五
 摩哞陀等諸比丘受師子國王名天愛帝須
 夏三月四事供養訖辭王曰昔依師目下朝
 夕承事供養禮拜違曠既久今欲歸去王曰

依於法師得受歸戒四事供養何等不樂先
 言佛佛已涅槃今言欲還問訊諸比丘四佛
 般涅槃舍利尤在王曰諸大德當欲令我起
 塔為量度好處安處即到沙彌修摩那所問
 曰當云何得如來舍利沙彌答曰但淨治道
 路燒香散華王與眷屬俱受八戒出那伽園
 林自當致也王即辦具修摩那還啓其祖具
 宣上事欲起塔廟願賜舍利阿育曰汝可往
 忉利天宮白帝釋帝釋有二舍利一者右牙
 留帝釋供養二者右鉢盆骨必付汝來開函

取舍利置於鉢中滿鉢白光猶如真珠授與沙彌沙彌復至帝釋宮求右缺盆骨帝釋曰善哉開函與之沙彌以祖所與舍利與王王念如來舍利我當頂戴在念未竟象即伏地白傘自下函即上頂王舉體怡悅如得甘露降細微雨大地震動王問大德今當何置答曰下象頭上象發音聲供養舍利天龍鬼神皆大歡喜即入城內人民供養從南門出圍繞取塔昔三佛舍利亦在此塔園中即斫伐棘刺先起塔基與象項等白大德言塔形云

何摩晒陀答曰猶如積稻王曰善哉即起小塔欲下舍利舉國人民一切皆集舍利於象頂上昇虛空高七多羅樹現諸神變五色玄黃或時出水或時出火仍取舍利安置塔中地震動大王夫人名阿菟羅求從摩晒陀出家摩晒陀言我不得度女人我妹名僧伽蜜多在波吒利弗國王可住迎并菩提樹王遣外甥名阿標叉摩晒陀以神通力即令下船一日便至白阿育王言摩晒陀使我來具陳上意王曰我兒摩晒陀孫子修摩那別後

憂念不歡於心日夜煩惱如斷手足時見此
尼得釋我心今復去者我必死矣語尼莫去
尼白王言見意難違刹利夫人見待出家王
許并菩提樹不可刀斧分目捷連子帝須曰
如來在世已有五勅一阿育王取菩提與師
子國不用刀斧經六南枝自斷入於金盆二上升
虛空凌雲而住三七日後自下還金盆中布
葉榮茂雖離結實其葉玄黃四師子國初欲
得我舍利當作種種神變五若所有相好到
師子國如我在世王聞歡喜因立誓曰若許

取枝者令樹悉現一切南枝若許往師子國
者願自落金盆樹復如本即以香泥滿金盆
中以八月十五日晡時筆畫樹枝曲處凡作
十畫前於畫生根後一畫便斷根長四寸又
生細根交橫抽杈猶如羅網大枝長十肘復
有五枝各長四肘五枝各生一子復有千小
枝王見神變心大歡喜向樹大叫衆僧唱薩
小王及部從一切大衆皆悉大叫地神驚怪
亦復大叫聲徹虛空如是展轉至于梵天樹
枝從本改處即有百根直下盆底十根穿盆

下九十細根圍繞而生如是次第日夜增長
時地六種震動空中諸天作衆妓樂諸山樹
木如人舞狀天人拍掌夜叉熙笑阿脩羅王
歌頌讚詠梵王欣悅於虛空中雷電霹靂四
足衆生馳走鳴喚諸鳥飛翔出種種音菩提
樹子出六色光經六光明徧照滿於娑婆上至梵
天時菩提樹上昇虛空停住七日竟大衆唯
見光明不見盆樹王即從座而下供養菩提
樹經歷七日樹復放光照娑婆世界上至梵
天攝光還復虛空皆清布葉結實從虛空下

永樂北藏

經律異相

還入金盆王見歡喜復更以閻浮利地供養
小菩提樹滿於七日王拜菩提樹七日爲閻
浮利地王九月十五日衆僧布薩菩提樹從
本生處來到波吒利弗國城東住娑羅樹下
枝條鬱茂王見歡喜又拜爲閻浮利地王白
僧伽蜜多言時可去矣答言善哉大王即與
八部鬼神護菩提樹八種大臣八種娑羅門
八種居士八具波伽人八鹿羅車人八迦陵
伽人王與八金甕八銀甕擲水灌菩提樹受
王教已依事而作王與大衆繞菩提樹送於

第一三三册

路上天人夜叉乾闥婆阿脩羅日夜供養到
多摩標諸王自擔菩提樹入水齊頸即上船
上與僧伽蜜多王喚阿標叉阿標叉菩提樹
在我國我以閻浮利三拜爲王我自戴菩提
樹入水至頸送置船上勅阿標叉菩提樹往
到彼國汝可語汝王身自下水水沒至頸迎
菩提樹頂戴擔上如我於此種種供養作是
勅已船即發去是時海中當船住處縱廣一
由旬無有波浪王自念言佛菩提樹今從我
國去作是念時流淚悲噎船去之後王遙望

見種種華從海水出隨從船後以供養之又
虛空中散種種華妓樂供養水神又以種種
華香供養如是展轉乃徹龍王宮龍王即出
欲奪取菩提樹於是僧伽蜜多比丘尼化作
金翅鳥王龍王頂禮白言今我欲請菩提樹
及大德還我宮中七日供養於是菩提樹及
大衆悉入龍宮龍王以王位拜樹爲王七日
供養過七日已龍王自送菩提樹到閻浮俱
那衛渚阿育王遙望不復見菩提樹啼哭而
還是時天愛帝須王平治道路從城到俱那

渚地平如掌僧伽蜜多以神通力令王於宮
城內遙見菩提樹來王出渚迎閣浮俱那衛
入水齊頸樹放六色光王見歡喜即以頂戴
上岸國有耆舊十六大姓與王共迎菩提樹
樹到岸上三日以師子洲供養菩提樹十六
大姓知王國事三日竟至四日擔菩提樹次
第到阿菟羅陀國舉國人民歡喜禮拜供養
十月十四日過中菩提樹從北城門入城中
央而復更從城南門出從城南門去五百弓
此處過去諸佛亦皆入於三昧俱那衛佛菩

提樹名摩訶沙利婆拘那舍佛菩提樹名憂
曇鉢迦葉佛菩提樹名尼俱陀於伽彌國中
沙彌修摩那令作基塹都圍度量布置門屋
及菩提樹所止之處皆令方整置王門屋處
是時十六大姓悉公服圍繞種王門屋地始
放於樹樹昇註六虛空高八十肘即出六色光照
師子國皆悉周徧上至梵天衆見樹變心大
歡喜衆中萬人同時念佛次第出家得羅漢
道日光未沒樹猶在虛空日沒之後婁婁皆
下至地大震動時摩訶陀與僧伽蜜多王及

國人集菩提樹下北枝一子而熟從枝墮落以奉摩晒陀摩晒陀以核與王令栽王即受於金盆中以肥土壅又以塗香覆上須臾之間即生八株各長四肘王見驚歎以白傘覆上拜小樹為王王取一株種於閻浮俱那衛諸又取一株薄拘羅婆門村中種又取一株種牧門中又取一株種塔園中又取一株種摩醯首羅寺又取一株種支帝耶山中央又取一株種樓醯那村又取一株種佳羅村餘四子在樹上次第熟落合生三十二株悉取

於由旬園種如是轉增滿師子國以菩提樹故國土安隱無有炎苦時阿菟羅夫人與千女俱往僧伽蜜多所為比丘尼從度之後次第得阿羅漢王外甥阿標又與五百人出家次第得阿羅漢又一日王與摩晒陀往禮菩提樹到鐵殿處人民獻華於王王以華奉摩晒陀法師以供養鐵殿華墮地動王問大德地何忽動答言大王當來此殿眾僧說戒是故地現此瑞也次第而去到菴羅處有人以菴羅子香味具足獻王王以奉摩晒陀摩晒

陀噉核語王言可種此核王即種之以水灑地地皆震動王問何故地動答言當來世衆僧方集處故現瑞相也王即散華作禮而去到文帝耶處有人以瞻蔔華獻王王以奉摩晒陀地動王問何以地動答言當來此處起佛大塔故現此瑞王言我今當立塔摩晒陀答言不須王立王多諸造作當來世有王孫子名木叔伽摩尼阿婆耶當起大塔王問是我孫耶獲其福不答不得王取一石柱高二丈而尅石柱記我孫名木叔伽摩尼阿婆耶

當來此中起大塔出善見律毗婆沙第三卷迦羅越比丘共人起塔獨加供養故手雨七寶第六

昔阿育王國有迦羅越供養二萬比丘長請一年名聞國王王召見之聞卿家大富盡有何物耶對曰實無所有王不信之留迦羅越遣看其家見門有七重舍宅堂宇皆以七寶有勝王宮婦女亦勝但無穀帛錢物還以白王王意漸解迦羅越笑王問何所笑耶答曰王不見信耳迦羅越以手指東空中便雨七

寶指南亦雨寶不可限量王便遣還而眾僧
 精舍去宮不遠王便嚴駕詣精舍見比丘僧
 作禮恭肅問上座道人迦羅越宿有何福自
 然珍寶念之便至上座比丘入三昧觀四百
 由旬人物心念見長者子昔惟衛佛時有四
 人共立塔寺中有一人用意慇懃塔寺成後
 以金銀七寶及眾好華共合和之上三重塔
 上以雨散四面願後食福恒不斷絕今得自
 然寶者是此一人王聞大修功德出譬喻經
第一卷
 須達起髮爪塔第七

佛久遊諸國長者須達思戀渴仰白佛言願
 留少物常得供養佛與髮爪願聽起塔佛乃
 許之於舍衛國造作樂拱彩畫莊嚴出十誦
律善誦
 身去影存仙人從化起髮爪塔第八
 佛至月氏國西降女羅刹時宿石窟中于今
 佛影猶在有人就內看之則不能見出孔則
 見光相如佛有時飛到罽賓國隸跋陀仙人
 山上住虛空中降此仙人仙人言我樂住此
 願佛與我髮爪起塔供養塔今見在山下有

離越寺離越云隸跋陀出大智論第十二卷

天起佛牙及缺盆塔第九

佛右牙右缺盆骨在忉利天天師子洲起塔

請得二缺盆及牙今在釋宮出善見毗婆沙第二卷

幼童聚沙為塔第十

佛遊波羅奈時五百幼童相結為伴俱共行

戲於江水邊聚沙為塔各自說言吾塔甚好

卿敦吾作其五百童雖有善心宿命福薄天

大暴雨江水卒漲五百幼童俱時溺死父母

號哭求索屍葬莫知所在佛言宿命不識勿

生怨恨此諸兒等宿命應爾今生兜率天佛

放光明令此父母遠見其子尋時皆來散華

供養佛言善哉因造沙塔即得生天見彌勒

佛五百天子各啓父母勿復憂愁但努力精

進繞佛三市作禮飛去出五百幼童經又

獼猴起土石塔第十一第六

佛在羅閱祇國遣一羅漢名曰須曼持佛髮

爪往罽賓南山中作一浮圖寺有五百羅漢

常止其中旦夕燒香繞塔禮拜五百獼猴見

道人供養入深澗邊負揸泥石起立佛塔豎

木為刹繫以弊幡旦夕禮拜暴水汎漾一時

漂死生忉利天即以天眼自見本末各持華

香妓樂臨故屍上繞之七帀諸天遙見散華

奏樂繞彌猴屍有五百婆羅門外學邪見問

天曰何為屈意供養於此答曰是吾故身昔

在世間數諸沙門戲立塔寺藉此生天今報

之恩卿等邪見百劫勤苦無所一得不共

往耆闍崛山禮拜供事其福無限時婆羅門

即皆欣然共至佛所五體投地散華供養

出法

句譬喻經
第一卷

天上四塔第十二

忉利天城東照明園中有佛髮塔城南麤濕

園中有佛爪塔城西歡喜園中有佛鉢塔城

北駕御園中有佛牙塔

出集經抄大智論云
帝釋取菩薩髮城東

門外立塔又持寶
衣亦於城東立塔

第六

七五

人中四塔第十三

迦維羅衛國謂天地之中立生處塔摩竭提

國善勝道場元吉樹下起成道塔波羅奈國

仙人住處鹿野苑中立轉法輪塔拘尸那國

力士生地秀林雙樹間起般涅槃塔

出集
經抄

摩訶薩埵餘骨起塔第十四

過去王子名摩訶薩埵出遊林野見虎新產
七子多日飢餓命將欲絕即脫衣裳以竹刺
頸從高投下卧於虎前虎舐其血漸就食盡
大王及宮內聽子不還即遣人追求使還具

說王勅收其舍利起七寶塔出金光明
第四卷

佛現菩薩時舍利塔第十五

有七寶塔從地涌出佛從座起為塔作禮時
道場菩提樹神問曰如來最勝最尊何緣而
禮此塔佛答曰昔行菩薩道時有全身舍利

在此塔中因是身早成佛道使阿難開塔取

舍利示此大衆阿難啓塔開七寶函舍利紅

白佛言是戒定慧之所熏修甚難可得最上

福田大衆歡喜恭敬頂禮出金光明
經第四卷

禁寐王為迦葉佛起塔第十六

過去世時有禁寐王迦葉如來般涅槃後是

王即以金銀為塔縱廣半由旬高一由旬累

金銀為壘今猶在地中爾時如來即出此塔

示諸四衆迦葉全身舍利儼然如本出彌沙
塞律第

三十
卷

治迦葉佛故塔第十七

迦葉佛泥洹闍維之後以佛舍利起七寶塔
 興敬供養後經數世塔自彫壞無補治者有
 義合邑九萬三千人時瓶沙王為上首告眾
 人曰汝等各自勸勵共造福德佛世難遇人
 身難得雖得為人或墮邊地生邪見舍我等
 何為貪此俗樂不如開意治朽塔寺即共修
 理復共發願設有福者不墮三塗及八難處
 共生人天見釋迦文初會說法皆得度脫以
 王為首時人命終生忉利天經歷數世釋迦

卷六

十六

出興時九萬三千人摩竭國瓶沙作王出

罪經第九卷

德主王起五百塔第十八

過去世時有轉輪王名曰德主嘗於一日起

五百塔高五百由旬出大智論第五十七卷

涌出寶塔第十九

爾時佛前有七寶塔高五百由旬縱廣二百
 五十由旬從地涌出住在空中種種寶物而
 莊校之五千欄楯龕室千萬無數幢幡以為
 嚴飾垂寶瓔珞寶鈴萬億而懸其上四面皆

出多摩羅跋梅檀之香充徧世界其諸幡蓋以金銀瑠璃磲磔碼碯真珠玫瑰七寶合成高至四天王宮三十三天雨天曼陀羅華供養寶塔下至八部以一切華香幡蓋妓樂供養寶塔爾時塔中出大音聲歎言善哉釋迦牟尼佛以平等慧教菩薩法四衆聞塔所出音聲皆得法喜怪未曾有此寶塔中有如來全身過去東方無量千萬阿僧祇世界國名寶淨佛號多寶其佛行菩薩道時作大誓願若我成佛滅度之後於十方國土有說法華

經六

十七

經處我之塔廟為聽經故涌現其前為作證明若有說法華全身舍利在於塔中讚言善哉大樂說菩薩白佛言世尊我等願欲見此佛身佛言多寶佛有深重願若我寶塔為聽法華經故出於諸佛前時欲以我身示四衆者彼佛分身諸佛在於十方盡還一處然後我身乃出現耳大樂說言我等亦願欲見世尊分身諸佛佛放白毫一光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諸佛各告衆菩薩言善男子我今應往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所并供養多寶如來

寶塔時娑婆世界即變清淨琉璃為地寶樹莊嚴黃金為繩以界八道無諸聚落村營城邑大海江河山川林藪燒大寶香移諸天人置於他土是時諸佛各將一大菩薩以為侍者至娑婆世界各到寶樹下樹下皆有師子之座高五百由旬十方諸佛皆悉來集坐於八方諸佛欲同開寶塔即從座起住虛空中一切四眾起立合掌一心觀佛於是釋迦牟尼佛以右指開七寶塔戶出大音聲如却關鑰一切眾會皆見多寶如來於寶塔中坐師

子座全身不散如入禪定又聞其言善哉善哉釋迦牟尼佛快說是法華經我為聽是經故而來至此爾時四眾等見過去無量千萬億劫滅度佛說如是言歎未曾有以天寶華聚散多寶佛及釋迦牟尼佛上爾時多寶佛於寶塔中分半座與釋迦牟尼佛坐時釋迦牟尼佛坐其半座以神通力接諸大眾皆在虛空出法華經第四卷諸佛舍利在金剛塔第二十佛告大眾自念古昔所行功德捨身受身非

一非二我今說之一身形法此大地種厚八十四萬億里乃有風厚八十四萬億里風下有水厚八十四萬億里冰下有火厚八十四萬億里火下有沙厚八十四萬億里沙下有金剛厚八十四萬億里諸佛全身舍利及碎身舍利皆在金剛際刹中金剛刹復厚八十四萬億里名曰妙香佛名不住十號具足現在說法

出菩薩處胎經第三卷

起塔中悔後生為大魚第二十一

昔有沙門其家大富造作塔寺以栴檀為柱

七寶為刹未成之頃有五百沙門從遠方來而其國內有五百賢者各各給與袈裟被服國人謂寺主遠人當去我先發遣阿闍黎當任自當作分寺主沙門念言我之功德積若須彌不可稱計而國人不能佐助我我但為一切人賤近貴遠便以火燒寺塔後入地獄經六畜生各九十劫後作大魚身在海中長四十萬里眼如日月牙長二萬里正白似雪山舌廣四萬里正赤似火山口廣五萬里時有五百人入海採寶正是先身給五百沙門衣者十九

因緣宿對魚張口飲水時舫從流甚疾皆大
 恐怖同稱南無佛魚聞其音合口而聽水住
 不流聞船上有諷經之聲魚便淚出自念不
 聞此音其來甚久因不復食經歷七日命終
 海中浮屍著岸神生法家墮地能語便識宿
 命年滿八歲得羅漢道還詣海邊見其故身
 積骨如山觀髑髓內七日不遍坐燒塔寺百
 八十劫在惡道中出譬喻經
 第四卷
 造佛形像第二
 優填王造牛頭栴檀像一

優填王造金像二
 波斯匿王造金像三
 波斯匿王造牛頭栴檀像四
 善容王造石像五
 龍王石窟佛影六
 優填王造牛頭栴檀像第一
 四部脩於諮聽法釋提桓因請佛昇三十三
 天為母說法三月夏安居如來欲生人渴仰
 不將侍者不言而去時舍衛國波斯匿王及
 拘翼國優填王至阿難所問佛在何所阿難

答曰我亦不知二王思觀如來遂生身疾優
填王即勅國內諸巧師匠以牛頭栴檀作如
來像舉高五尺出增一阿舍第十九卷優填王問佛曰
如來滅後欲作佛像恭敬承事當得何福佛
言若作佛形像者世世生處身體完好後死
得生第七梵天復生上勝諸天端正無比常
生豪貴家氣力超絕衆人愛敬財富無量或
生閻浮帝王公侯賢善家或生轉輪王飛行
天地或生孝從道德之門死不入三塗出作像因

經緣

優填王造金像第二

佛昇忉利天優填王不勝戀慕鑄金爲像聞
佛當下以象載之仰候世尊猶如生佛乃還
見佛足步虛空蹈雙蓮華放大光明佛語像
言汝於來世大作佛事我滅度後我諸弟子
付囑於汝若有衆生造立形像種種供養是
人來世必得念佛清淨三昧佛告阿難持我
語徧告弟子我滅度後造佛形像相好具足
亦作無量化佛及畫佛跡妙系及玻璃珠安
白毫處令人見之心生歡喜能滅百億那由

他恒河沙劫生死之罪出佛三昧經第六卷

波斯匿王造金像第三

時波斯匿王聞優填王作如來像而供養之復召工巧以紫磨金鑄如來像高於五尺時

閻浮提內始有二像出增一阿舍經第十九卷

波斯匿王造牛頭栴檀像第四經六

佛上忉利天為母說法經九十日波斯匿王

思欲見佛刻牛頭栴檀作如來像置佛坐處

佛後還入精舍像出迎佛佛言還坐曰吾般

泥洹後可為四部眾作法式像即還坐此像

最是眾像之始後人所法者也佛乃移住兩

邊精舍與像異處相去二十步祇洹精舍本

有七層諸國競興供養不絕鼠銜燈炷燒旛

蓋遂及精舍七重都盡諸國王人民皆大悲

惱謂栴檀像已燒却後四五日開東邊小精

舍戶忽見本像眾大歡喜共治精舍得作兩

重移像本處出外國圖記

善容王造石像第五

善容王又名韋馱首祇阿育王弟也入山遊獵見諸梵志

裸形曝露或食木葉或吸風服氣或卧棘刺

中種種自苦以求神仙善容問曰那無成辦
梵志答曰坐有羣鹿數共合會我見心動不
能自制王曰服食羸瘠猶有姪欲釋子沙門
飲食甘美在好牀坐衣服隨時香華自熏豈
得無耶阿育聞之即懷慙感吾唯一弟忽生
邪見恐永迷沒正當除惡勅給妓女共相歡
娛王躬語弟何為取兄妓妾恣意自樂即欲
殺之大臣諫曰王唯有一弟又少息胤願聽
七日奉依王命王始默然語諸臣曰聽弟著
吾衣冠入吾宮裏妓樂自娛至七日王遣使

問云意志自由快樂不乎善容曰不見不聞
有何快樂王曰觸事如我復云不聞不見耶
弟曰應死之人命盡未絕與死無異當有何
情著於五欲王曰汝今一身憂慮百端一身
應滅在欲不樂莫說沙門憂念三世一身死
壞復受一身億百千世身身受苦無量患惱
雖出為人與他走使衣食窮乏念此辛酸故
出家為道求無為度世之要設不精勤當更
歷劫數之苦善容乃心開意解白王曰今聞
王教乃得醒悟生老病死實可厭患愁憂苦

惱流轉無窮惟願大王見聽為道王曰宜知是時弟即出家奉持禁戒晝夜精勤得羅漢

道出來離牢獄經

阿育王傳云阿育王聞弟得道深心歡喜稽首禮敬請長供養弟誓依林野以養餘命阿育即使鬼神於城內造山高數十丈斷外人物絕於來往乃應王命率捨衣資造石像一軀高丈六即山為龕室

龍王石窟佛影第六

有龍王請佛常住其所若不住者我發惡心

無由得道諸梵天王復慇懃勸請願為一切眾生莫獨住此龍以七寶殿奉上如來佛言不須但以羅刹石窟施我佛攝神足獨入石室自敷坐具跏趺而坐時羅刹女及龍為四大弟子及阿難又造五石室佛受那先訶城王及諸國請處處見佛虛空華座滿中化佛龍王歡喜發大誓願願我來世得佛如此佛受王請七日攝於神足從石窟出與諸比丘遊履諸處龍所隨從後佛還國啼哭雨淚白言願勿捨我世尊安慰云當坐汝窟中千五

經六

三三

王便依神言捨位與子以髻中明珠冠其子
首集五百大臣香水灌頂令往征伐諸臣之
子身被甲冑從王征討與四惡王戰殺之都
盡王閻浮提治拘睺彌國佛告四大天王巴
連弗國當有婆羅門名曰阿耆尼達多通達
比陀經論此婆羅門當納妻其妻有娠便欲
與人論議以問相師相師答曰是胎中兒當
了達一切經論生子明了一切經論及諸醫
方教授五百弟子於我法中出家學道得達
三藏善能說法辯才巧妙攝多眷屬此巴連

弗邑當有大商主名曰須陀那其妻有娠便
質直柔和諸根寂靜時彼商主即問相師答
曰胎中兒極為良善月滿生子名曰修羅陀
年紀漸長於我法中出家學道勤行精進證
羅漢果然其寡聞少欲知足及少知舊居在
犍陀摩羅山恒為難當王說法難當見父王
過世兩手抱父屍悲號啼哭憂惱傷心時彼
三藏為王說法王憂惱即止於佛法中生大
敬信而發聲唱言自今以後我施諸比丘無
恐畏適意為樂而問比丘前四惡王毀滅佛

法更幾年歲諸比丘答云經十二年王心念
言作師子吼我當十二年中供養五衆種種
豐足供施之日天當降香澤之雨徧閻浮提
一切苗稼皆得增長諸方人衆皆持供養來
詣拘睢彌國供養衆僧時諸比丘不勤三業
戲論過日貪著利養好自嚴飾身著妙服離
出家法形類比丘而是法中大賊壞正法幢
建惡魔旛滅正法炬然煩惱火消正法海壞
正法山沒正法船拔正法樹時天龍鬼神等
於諸比丘皆生惡意厭惡遠離不復衛護而

報六

三五

同聲唱言却後七日佛法滅盡號咷悲泣共
相謂言至說戒日比丘鬪諍如來正法於此
而滅諸優婆塞聞諸天言共詣衆中諫諸比
丘鬪諍至十五日說戒時捷陀摩羅山阿羅
漢修羅陀觀閻浮提今日何處有衆僧欲往
說戒即詣拘睢彌時彼僧衆乃有百千人唯
有此阿羅漢修羅陀來又復有一三藏名曰
弟子此是如來最後大衆聚集爾時維那行
舍羅籌白三藏言衆僧已集今為說波羅提
木叉時彼上座答言閻浮提如來弟子皆來

集此數有百千如是眾中我為上首了達三藏尚不學戒律況復餘者而有所學今當為誰而說戒律時阿羅漢修羅陀立上座前合掌白上座但說波羅提木又如佛在時舍利弗目犍連等大比丘眾所學法我今已悉學如來雖滅已出千歲彼所制律儀我悉已備上座弟子聞修羅陀比丘自言如來所制戒律我悉備持起不忍心有一弟子名曰安伽陀極生忿恨從座起罵辱彼聖汝是下座比丘愚癡無智而毀辱我師即持利刃殺彼聖

人時有一鬼名曰大提木佉作是念言世間唯有此羅漢而為惡比丘弟子所害執持金剛杵打頭命終時阿羅漢弟子見殺其師忿恨不忍即殺三藏時諸天世人悲哀啼泣嗚呼苦哉如來正法今便都盡即此大地六種震動無量眾生號吼啼泣各各離散時拘睢彌王聞諸比丘殺阿羅漢及三藏法師心生惋惱諸邪見輩競破塔廟及害比丘從是佛法索然頓滅出經阿含佛告阿難我泥洹後法欲滅時五濁惡世魔道興盛諸魔沙門壞亂

吾道著俗衣裳飾好袈裟五色之服飲酒肉
肉殺生貪味無有慈心更相憎嫉時有菩薩
精進修德一切愛敬人所宗尚教化平等憐
貧念老救育窮厄恒以經像令人奉事作諸
功德志性溫善不侵害人損身濟物不自惜
已忍辱仁和設有是人衆魔比丘咸共嫉之
誹謗揚惡擯黜驅遣不令得住自共於後不
修道德寺廟空荒不復修理轉就毀壞但貪
財物積聚不散不作福德販賣奴婢耕田種
植焚燒山林傷害衆生無有慈心奴爲比丘

永樂北藏

經律異相

婢爲比丘尼無有道德姪洩濁亂男女不別
令道薄淡皆由斯輩或避縣官依倚吾道求
作比丘不修戒律月半月盡假名說戒狀倦
懈怠不欲聽聞抄畧前後不肯盡說經不誦
讀設有讀者不識字句爲強言是不咨明者
貢高求名噓天推步以爲榮貴望人供養諸
魔比丘命終之後精神當墮無擇地獄五逆
罪中餓鬼畜生靡不更歷過恒沙劫罪竟乃
出生在邊國無三寶處法欲滅時女人精勤
恒作功德男子懈慢不用法語眼見沙門如

第一三三三册

視糞土無有信心法輪殄沒諸天泣淚水旱不調五穀不熟災疫流行死亡者衆人民勤苦縣官侵剋不修道理皆思樂亂惡人轉多善者甚少日月轉促人命轉短四千頭白裁壽六十男子壽短女人命長七八九十或至百歲大水忽起卒至無期世人不信故謂有常衆生雜類無有豪賤沒溺浮漂魚鱉蝦食菩薩比丘衆魔驅逐不預衆會菩薩入山福德之處懼怕自守以爲欣快壽命延長諸天衛護月光出世得相遭值共興吾道五十二

歲首楞嚴經般舟三昧先滅化去十二部經尋復化滅盡不復現不依文字沙門袈裟自然變白聖王去後吾法滅盡譬如油燈臨欲滅時光更猛盛於是便滅吾法盡時亦如燈滅自此之後難可網紀如是久後彌勒當下世間作佛天下太平毒氣消除雨潤和適五穀滋茂樹木長大人身長八丈皆壽八萬四千歲衆生得度不可稱計

出法滅盡經卷中

經律異相卷第六

經律異相卷第七

經七

梁沙門僧旻實唱等奉勅撰

外緣佛部第七

釋氏緣起一

淨飯王捨壽二

摩耶生初利天三

大愛道出家四

羅睺羅處胎六年五

羅睺羅出家六

羅云受佛戒得道七

難陀出家八

調達出家九

阿那律出家十

跋提出家十一

流離王滅釋種十二

五百釋女欲出家投請二師十三

佛奴車匿馬捷陟前世緣願十四

釋氏緣起第一

過去有王名鬱摩

又云鬱摩長阿舍經云
鼓摩蘇方言之訛謬耳王

有四庶子一名照目二名聰目三名調伏象

四名尼樓

長阿舍經名異一曰而光二並聰
曰象食三曰路禱四曰莊嚴

明神武有大威德第一夫人有子名曰長生
頑薄醜陋衆人所賤天人白王四子神俊我
兒頑墜若承嗣者必競凌奪若王擯斥四子
我心乃安王曰四子仁孝既無愆咎云何擯
黜夫人又曰我心劬勞實兼國家四子英武
民各懷歸樹黨若立一旦競逐必相殄滅大
國之祚翻爲他有願王圖之王曰汝言是矣
即呼四子勅之曰汝有過於吾吾不忍見汝
死各速出國剋已圖生勿復窺關自貽後悔

四子奉勅即便莊嚴母及同生姊妹並求俱
去時諸力士一切人民多樂隨從王悉聽之
到雪山邊住直樹林母爲納妃自營頓住數
年之中歸德如市遂大熾盛鬱爲強國數年
之後父思見子遣信報名皆辭過不還王便

三歎我子有能能自存立因此以命族爲釋

長阿舍經云直樹林又云釋林因林爲姓又
云王問四子生子端正曰此真釋子瑞應經
云爲其能辭故有釋種焉乃祖尼樓王生烏
是回因命氏頭羅高祖烏頭羅爲迦維羅衛國王生瞿頭
羅曾祖瞿頭羅王生尸休羅大智論云
師子頽王祖尸

休羅王生四子長者淨飯

又名白淨王
出彌沙塞律

淨飯王捨壽第二

淨飯王遇疾支節欲解喘如駛流衆治無益
三弟諸王羣臣等曰大王素不作惡種德無
獸養使一切無不得安何故愁惱王曰恨不
見悉達及難陀阿難陀羅睺等除我貪姪淚
下如雨時佛在王舍城相去五十由旬王命
轉羸恐不相及佛知父心即勅難陀羅睺等
即以神力躡身虛空忽現維羅衛放大光明
國人遙見舉聲泣曰設大王崩背此舍夷國

必斷滅矣城中人民向佛悲哭宛轉自撲佛
言無常離別古今有是生死為苦惟道是真
佛光照曜內外通達以照王身王曰此何光
也既觸我身患苦得息非我悉達先現光明
從外還者見佛難陀羅云等乘空而來王意
踊躍不覺起坐曰惟願如來手觸我身身如
壓油痛不可忍得見世尊苦惱即除佛告難
陀觀王本形端正巍巍名聲遠聞今病重羸
瘦特不可識容力名聲一何所在王一心合
掌佛言唯願莫愁德純無缺手摩王額曰王

是清淨戒行之人心垢已離唯應歡喜不宜
憂惱當深思惟念諸經法義於不牢堅得牢
堅志以種善根王宜歡喜大勝王願曰佛與
難陀阿難陀羅云四子以壞魔網先各歎四子之德文
多不王乃歡喜佛為說量摩波羅本生經王
得阿那含道捉佛手捧置心上佛又說法得
羅漢果命盡氣絕諸釋號咤香汁浴身纏以
劫貝繒綿以棺斂七寶莊嚴真珠羅網垂繞
其傍舉棺置屍師子座上散華燒香佛共難
陀在頭阿難羅云在足難陀等白佛仰憶垂

養乞自擔棺佛為未來不孝衆生不報育養
躬欲自擔大千震動一切衆山如波上舟欲
界六天無數眷屬俱來赴喪四天王將鬼神
億百千衆皆共舉哀諸王白佛我佛弟子從
佛聞法成須陀洹我曹宜擔佛聽四天王擔
即皆變身如人形像以手擎棺著於肩上佛
之威光猶如萬日手執香鑪最在前行到於
墓所靈鷲山千阿羅漢震虛而至稽首佛足
願勅所作佛言往大海渚取牛頭栴檀種種
香木如彈指頃得諸香薪大衆共積以之燒

棺衆見火起益更悲號佛言苦空無常猶如
幻化水月鏡像燒身既竟以乳滅之收骨置
金函中即共起塔大衆諮問神生何處佛言

生淨居天

出淨飯王
泥洹經

摩耶生忉利天第三

經七

佛昇忉利天入歡喜園在波利質多羅樹下
三月安居放毛孔光照大千界諸天子等不
知何緣佛告文殊汝詣母所道我在此願母
暫屈往白摩耶摩耶乳汁自流若是悉達當
令汁入其口兩乳汁出遠入佛口摩耶歡悅

普地震動諸妙華果非時敷熟即語文殊爲
母子來歡喜安樂未曾如今俱往佛所佛遙
見母曰身所經履與苦樂俱當修涅槃以求
永離摩耶一心五體投地專精正念結使消
伏佛爲說法即識宿命得須陀洹果即白佛
言生死牢獄今已解脫大衆咸曰願一切衆
生皆得解脫廣化天人有大利益三月將盡
告鳩摩羅汝今可下至閻浮提如來不久當
入涅槃時衆愁惱我不早知不久涅槃世眼
將滅何其苦哉帝釋使諸鬼神作三道寶塔

摩耶垂淚於是而別足躡寶塔梵王執蓋四

天侍立左右四部大衆歌頌讚歎天作妓樂

充塞虛空散華燒香至閻浮提出佛界初利天為母說法

經又出善見毗婆沙

大愛道出家第四

佛還迦維羅衛國摩訶波闍波提此言大愛道姓

瞿曇彌求佛出家哀請至三佛所不聽退住

門外著垢弊衣徒跣而立歔歔悲泣阿難問

之答曰女人不得出家自悲傷耳阿難止而

白佛我從佛聞女人精進可得四果今大愛

道至心願樂佛言無使女人入我法律為沙

門也譬如人家多女少男家必衰弱女人出

家清淨梵行不得久住又如莠雜禾稼善穀

傷敗女人入法亦復如是阿難曰大愛道多

有善意佛初生時乃自育養至于成人佛言

信多善意於我有恩我於愛道亦多有恩由

我得歸依三寶不疑四諦立五根信受持五

戒正使有人設身供養不及此也假使女人

欲作沙門者八敬之法不得踰越盡壽學之

譬如防水善治堤塘勿令漏失其能如是可

入法律阿難具報愛道愛道歡喜便得出家
為大比丘尼奉行法律遂得應真後與諸長
老尼詣阿難所久修梵行具已見諦云何使
禮幼少比丘阿難白佛佛言止止勿說此也
右使女人不出家外道異學一切賢者皆四
事供養解髮布地屈請令蹈我之正法當住
千年以度女人今止五百愛道聞之歡喜奉
行出佛昇初利天
為母說法經住王園精舍將欲捨命曰
吾不忍見世無如來及應真滅度先息靈于
本無矣佛照此心以告阿難阿難身體萎垂

心塞無識佛言汝謂將五分法四意止八品
道行去耶對曰不也但惟佛生七日太后薨
為慈母有恩在世尊佛曰汝言哺乳恩重此
惠難報吾已開示歸命三尊聞苦集滅道慧
眼得明盡諸有結獲無所著此亦恩過須彌
愛道與五百除經七鐘女俱到佛所具言上意手
摩佛足曰自今不復見最正覺矣繞佛三匝
還于精舍與五百除鐘女作十八變上耀諸
天同時泥洹佛告阿難汝入城到耶遊理家
所受戒在家名曰理
家即優婆塞也告佛母及五百耆年滅

度阿難平旦入城至理家門具陳其事聞者
 抗哀躄地銜淚而曰自今不復仰觀神通何
 痛甚乎阿難曰佛言乾坤雖久始必有終三
 界無常猶如夢幻生求不死會冀不離終不
 可得理家心解復至諸梵志理家告之曰佛
 勸諸賢者作五百葬具施五百除鐘女也梵
 志理家辦送精舍中精舍中門閉緣入開之
 欲詣講堂有女沙彌告曰吾師入定慎勿擾
 動答曰死而非定沙彌躄身消息良久乃甦
 哀慟號叫曰誰當教化吾等聖訓絕矣理家

告沙彌曰恩愛雖會終必有離但當建志力
 取應真闍維畢捧舍利來佛所佛告阿難汝
 東向叉手下右膝曰有直信直業三神六智
 道靈已足者皆來五百除鐘今皆善逝宜當
 法會四方俱然四方各有二百五十應真飛
 來佛告阿難鉢盛舍利著吾手中阿難授佛
 佛兩手受之告諸比丘及理家此本穢身愚
 兇急暴嫉妬陰謀敗道壞德能拔兇愚為文
 夫行獲應真道遷靈本無何其健哉宜共興
 廟應修供養僉曰唯然

雜阿含經云是難陀所生毋增一阿舍經

阿羅漢皆如佛形等無有異羅睺羅年始七歲持歡喜丸直至佛前奉進世尊是時佛攝神力復比丘形鉢內皆空唯佛鉢滿歡喜丸耶輸陀羅問曰我昔何緣懷妊六歲佛答羅睺羅過去時曾作國王時有一五通仙人來入王國語王言王以法治賊請治我罪我輒飲王水用王楊枝為不與取王言我初登位有令皆以水及楊枝施於一切仙人言王雖已施我心故惑願今見治無今後罪王曰若必欲爾小停待我入宮入宮六日方出仙人

飢渴仙人曰恐王正以此治我王出辭謝忘去因是五百世中常六年在胎出大智論第十七卷羅睺出家第六

佛告目連汝往迦毗羅城問訊我父我叔及我姨母慰喻羅睺羅母令割恩愛放羅睺羅使作沙彌母子恩愛歡樂須臾死墮地獄各不相知羅睺羅得道當還度母永絕生死如我今也目連至國具陳佛意耶輸陀羅聞佛遣使來取羅睺羅將登高樓約勅監官好閉門閤悉令堅牢目連飛上耶輸陀羅不得已作禮

問曰世尊無恙遣上人來欲何所爲目連曰
太子羅睺年已九歲應令出家修學聖道具
陳佛意答曰釋迦如來爲太子時娶我爲妻
奉事太子如事天神未滿三年捨五欲樂騰
越宮城逃至王田自約得道誓願當歸得道
還國都不見親姓七忘忽思舊劇於路人使我守
孤抱窮今說我子爲其眷屬何酷如之太子
成道自言慈悲今別母子何慈之有還向世
尊說我所陳目連辭退淨飯王所具宣上事
王聞是語即告夫人波闍波提我子悉達遣

永樂北藏

經律异相

迎羅云修學聖法其母女人愚癡纏著愛無
縱捨卿可往諫令其心悟夫人反覆再三耶
輸陀羅猶故不聽白夫人曰我在家時八國
諸王競來見求父母不許以太子才藝過人
是故父母將我與之太子欲不住世何故慙
懃苦求我耶夫人取婦正爲恩好子孫相續
世之正禮太子旣去復索羅睺永絕國嗣有
何義哉夫人聞是默然無言佛遣化人空中
言曰汝憶往古誓不我違菩薩以五百銀錢
從汝買五莖華上定光佛汝求寄二華乞世

第一三三册

世生處常為君妻我語汝言我為菩薩一切
布施汝即立誓世所生國城妻子乃至自
身隨君施與何故今日愛惜羅睺耶輸陀羅
霍然還悟如昨所見愛子稍歇遣喚目連追
相懺謝捉羅睺手慙慙付囑泣淚而別羅睺
啓母定省世尊願母莫愁尋還奉覲淨飯王
告諸豪族卿等各遣一子隨從我孫即有五
十人隨從往到佛所頭面作禮佛使阿難刺
羅睺頭及五十公子悉令出家命舍利弗為
和尚大目連作闍黎授其十戒佛為五十沙

彌說扇提羅等宿世罪報文多不載皆大憂愁咸
白佛言和尚大智德受最上供養小兒愚而
無德食人好施後世受苦如扇提羅是故我
等實懷憂慮願佛垂愍聽我捨道冀免罪咎
佛言譬如二人飢餓忽遇主人設美飲食貪
噉過飽一人有智醫服吐藥禁節消息得免
禍患終保年壽一人無智殺生祭祠以求濟
命宿食絞切心痛死已生地獄中畏罪還家
是無智人汝有善因遭值於我服藥濟苦必
得不死羅睺聞之心開意解佛後還宮人疑

拘夷太子棄國十有二年何從生子佛啓父
王曰拘夷守節清貞信無瑕疵化衆比丘皆
使如佛羅云七歲問誰是汝父羅云應時直
前趣佛作禮以母印信環授與世尊出未曾
有經上
卷彌沙塞律云佛還宮羅云樓上遙見
便下乞佛餘財佛使舍利弗度為沙彌

羅云受佛戒得道第七

昔者羅云未得道時心性麤獷言少誠信佛
勅羅云汝往到賢提精舍中住守口攝意勤
修經戒羅云奉教作禮而去住九十日慚愧
自悔晝夜不息佛往視之羅云歡喜前禮佛

足安施繩牀攝受震越佛居繩牀告羅云言
澡槃取水為吾洗足洗足已訖佛語羅云此
水可用食飲澡漱以不羅云白言此水本實
清潔今已洗足受於塵垢不可復用佛語羅
云汝亦如是雖為吾子國王之孫捨世榮祿
十一
待為沙門不念精進攝心守口三毒垢穢充
滿曾懷亦如此水不可復用也佛復語羅云
澡槃雖空可用盛食飲不白言不可所以者
何用有澡槃之名曾受不淨故也佛語羅云
汝亦如是雖為沙門口無誠信心性剛強不

務精進曾受惡名亦如澡槃不中盛食也佛以足指撥却澡槃應時輪轉自跳自墮數反乃止佛語羅云汝寧惜此澡槃恐破不乎羅云白佛洗足之器賤價之物意中雖惜不大慙慙佛語羅云汝亦如是雖為沙門不攝身口麤言惡說多所中傷衆所不愛智者不惜身死神去輪轉三途自生自死苦惱無量諸佛賢聖所不愛惜亦如汝言不惜澡槃也羅云聞之慚愧怖悸佛告羅云聽我說喻昔國王有一大象猛健能戰其王興軍欲伐逆國

被象出兵以使嚴行象唯藏鼻護不用聞象士歡喜知象護鼻所以者何象鼻軟脆中箭即死唯當護口如此大象護鼻不聞羅云聞佛懇惻之誨感激自勵得羅漢道出譬喻經第十卷難陀出家第八

佛弟孫陀羅難陀身長一丈五尺四寸佛與阿難在迦維羅竭國入城乞食難陀在高樓上見下作禮曰如來應作轉輪聖王何為自辱持鉢乞食取鉢盛美食佛即還尼拘類園語諸侍者難陀出勿取令自送來難陀送至

佛所婦出囑言待還乃食授鉢催佛速受佛言卿已至此今宜出家加以神力閉在靜室久久之後次第當直難陀喜曰我因事暇逃走還家是時難陀隨所應作事事不闕天神隨逐汲水亦滿自然翻棄所淨之地草土更滋關閉門戶戶輒更開難陀念言設有所失家足備償脫三法衣更著餘服竊隨小徑避佛還家行來未遠正值如來奔就大樹欲自隱身樹反在後佛以神力拔樹懸空難陀入樹根處佛言何為至此默然慚愧佛再三告

云汝欲何趣答曰還家與婦相見佛言夫人學道心著貪欲不顧後世燒身之禍我今將汝上天遊觀宜自專心勿懷恐怖佛接昇天見一宮殿七寶莊嚴玉女營從不可稱計唯無夫主難陀問佛此何天宮獨無夫主佛言汝可自問難陀問之玉女答曰佛弟難陀若持戒者當生於此還具白佛佛言快修梵行不久必生復以神力接至地獄路經鐵圍山表見一瞎獼猴佛問難陀汝婦孫陀利何如獼猴答曰孫陀利女中妙絕豈得比此佛曰

比諸天女亦億千萬倍徧至地獄見種種苦
痛有一火鑊獄卒圍繞湯沸火熾不見罪人
難陀白佛那獨無罪人佛言汝自問之獄卒
答曰甘露王子難陀姪欲情重恃貴輕人死
當生此難陀失色急問世尊求離地獄佛說

微妙法今至道場

出善羅經第十六卷中
又出童子問佛乞食經

調達出家第九

白飯王

淨飯王弟也

有二子一名阿難身長一

丈五尺三寸一名調達身長一丈五尺四寸

大智論云跋提沙十二遊經甘露淨飯王長子調達少子阿難

白淨王往至

佛所見迦葉春屬形貌醜陋即集宗室曰阿
夷相言佛不出家當作聖王王四天下左右
侍從極當端正今諸弟子太無形觀若欲為
道儀望足者聽備僧數光耀世尊咸言大善
調達曰又名提婆達多此言天熱我王子弟今棄世榮出
家居道正頓服飾極世之妙象馬車乘價直
萬金其日嚴出觀者填路冠幘墮地瞿和離
所乘之馬四脚布地而作鳥鳴相工占之餘
皆得道二人不吉俱詣佛所求作沙門剛強
降伏莫不樂受出中本起經上卷又出十二遊經

阿那律出家第十

斛飯王淨飯王弟也有二子一名摩訶男一名

阿那律阿那律母所愛念摩訶男言諸糧多

為道我門獨不一營世業一求出家阿那律

以家事煩碎啓母出家母言跋提去者當聽

汝耳求請不已兩俱許可跋提求停七年受

五欲樂阿那律言人命無常難可得保又求

一年乃至七日過七日釋子八人優波離第

九各莊嚴寶象乘以出界脫衣乃至象馬付

優波離曰汝依我等自活我今出家以此衣

永樂北藏

經律异相

象與汝為資生優波離乃懸衣樹上念言取

者與之共至佛所亦求出家乞先度優波離

除我憍慢次阿那律出四分律初分第三卷大智論十二遊經大同

小異

跋提出家第十一

甘露飯王淨飯王弟也有二子一名十四娑婆一名

跋提跋提母所念求母出家母言阿那律出

家者我亦聽汝後遂俱然往詣佛所求出家

父母已許願垂濟度時跋提獨在樹下塚間

思惟夜過高聲稱言甚樂甚樂其邊比丘白

第一三三三册

佛佛呼跋提問何樂跋提言我本在家內外
常以刀杖自衛猶有恐懼今獨處塚間身毛

不豎出離甚樂佛言善哉出雲無德律大智
論十二遊經皆小

同異大

流離王滅釋種第十二

波斯匿王新紹王位即作是念應先取釋種

女即告一臣持我名往迦毗羅衛請婚彼女

諸釋五百集會一處皆大瞋恚吾家大姓何

緣乃與婢子結親或言應與或言不應時摩

訶男語諸釋言波斯匿王為人暴惡或能壞

我國界時摩訶男婢生一女面貌端正沐浴

衣被以羽葆車躬自送往與波斯匿王乃白

王言此是我女可以成親時王歡喜即拜此

女為第一夫人少日有娠生一男兒端正無

雙世之殊特王集相師為子作名相師曰求

經七

十五

夫人時諸釋共議或與不與彼此流離今以

太子名曰流離年向八歲王告之曰可詣迦

毗羅衛學諸射術駕乘大象多諸給使往摩

訶男舍集五百童子使共學習新起講堂猶

如天宮我等應先請佛僧於中供養受福無

量敷舒坐具懸諸幡蓋香水灑地燒衆名香
流離太子往至講堂昇師子座諸釋見之呼
為婢子牽出門外撲之于地流離太子顧語
好苦行梵志此諸釋種大毀辱我後紹王位
汝當以此事啓我父王命終太子嗣立苦行
啓王王勅羣臣集四部兵往征釋種至迦毗
羅越世尊往逆在枯樹下結跏趺坐太子遙
見下車作禮問曰更有好樹何故坐此佛言
親族之廢故勝外人是時王曰今日世尊故
為親族吾不應征梵志執奏王復興師目連

白佛流離王增一阿舍經第十九卷往伐釋
種我欲移其四部合擲他方又欲拔出虛空
又欲移置海中又欲移置鐵圍山間又欲移
置他方大國土中又欲鐵籠覆城佛言汝有
智德終不能安處舍夷國人衆生有七不可
避一生二老三病四死五罪六福七因緣意
雖欲避終不得免何能覆其往業目連意終
不已隨取知識四五百人盡著鉢中舉置虛
空星宿之際諸釋亦集四兵出一由旬逆流
離王諸釋一由旬內遥射流離王或貫耳頭

譬弓弦器仗幢麾皆悉破壞終不傷人時流離王大懷恐怖告羣臣曰汝觀是箭為從何來彼若發心欲害我者必當死盡令還舍衛好苦行梵志曰大王勿懼諸釋持戒蟲尚不害況害人乎今宜前進王乃從之諸釋果退還入城中流離王曰汝等速開城門若不爾者盡當殺之城中童子年尚十五名曰奢摩登城獨戰傷殺衆多賊軍迸散藏土穴中時諸釋種告童子曰汝辱我門戶誰不知戰諸釋修善蟲蟻不殺況人命耶我等一人敵萬

經七

十六

甚能壞軍衆為殺害人命死入地獄若生人中壽命短促汝今速去不須住也舍摩即自出國流離王軍復來至門弊魔波旬作一釋形喚速開門諸釋開門流離王曰釋衆既多悉皆埋脚使暴象蹈殺選五百釋女將詣王所時摩訶男從王乞願王即聽之摩訶男曰我今沒水隨我遲速並聽諸釋隨意逃走若我出水隨在殺之王曰大佳即入水底以髮繫樹根而自盡命城中諸釋四門競走王告羣臣摩訶男父至今不出即入水中出之已

死王心生悔我外祖父今已取命終皆由愛
親族故若早知者終不攻伐流離所殺九千
九百九十萬人流血成河繞迦毗羅越城軍
人去後目連白佛承佛神力護得四五百人
佛言汝往看之目連下鉢人皆已死時流離
王往尼拘留園語五百釋女言汝等慎勿愁
憂我是汝夫捉一釋女女曰我今何故與婢
子通情王即刎其手足置深坑中五百釋女
皆罵王言誰持我身與婢子交通王勅五百
釋女罪如前法還舍衛國祇陀太子在深宮

中奏諸妓樂王聞其聲迴駕詣之祇陀出門
與之相見曰善來大王可小停駕流離王曰
豈不聞吾與諸釋戰與妓遊戲而不見助祇
陀答曰聞之吾不堪任殺害衆生流離王手
斫祇陀佛見祇陀生三十三天時五百釋女
自歸稱喚如來名號同生釋種出家成佛受
此痛毒而不見憶佛與諸比丘往迦毗羅諸
女遙見皆懷慚愧世尊顧語釋提桓因言諸
女慚愧帝釋即以天衣覆此女上佛告毗沙
門諸女飢渴日久即辦天食皆得充飽佛爲

說苦集盡道諸女塵垢皆盡得法眼淨各於其所而取命終皆生天上佛詣東門見城中煙火洞然顧語諸比丘我昔與諸比丘此中說法今如虛空無有人民自今不復更至於此還舍衛國祇樹園中告諸比丘流離王及諸兵眾却後七日盡當廢滅王聞恐怖好苦行梵志曰內外無塵王但自娛王使人數日至七日旦王大歡喜將諸兵眾及諸姝女往阿脂羅河側共相宴會大雷卒震非時雲起暴風疾雨傷損漂溺一時都盡王生入阿鼻

地獄復有天火燒蕩宮城比丘白佛諸釋何因今遭此害佛言昔羅闍城中有捕魚村時世飢儉人食草根以一升金質一升米村有大池極自饒魚人民捕食有二種魚一名拘瓊與起行經云麤二名多舌各相謂言我是水性之經七蟲不處乾地而此人民皆來食噉村中有一小兒年向八歲雖不捕魚見則歡喜羅闍村人今釋種是拘瓊魚者流離王是多舌魚者好苦行梵志是小兒見魚笑者今我是也取魚之罪無數劫中受地獄苦今餘此對見之

喜笑今患頭痛如被石壓又如戴須彌山

釋迦

罪經大同小異文多不載

座上多人聞佛說無常之法

得須陀洹果

出釋迦畢罪經又出長阿含經法句譬經

五百釋女欲出家投請二師第十三

有一釋女告五百女言曾從佛聞若人於劇

急之中一心念佛至到歸命則得安隱時五

百女異口同音至心念佛呼南無釋迦牟尼

苦哉苦哉嗚呼痛哉時虛空中以如來慈善

根力起大悲雲雨大悲雨諸女手足還生諸

女念言云何報佛慈恩即持衣鉢往詣王園

稍舍求索出家時有六羣比丘尼見諸釋女

年時幼稚美色端正當為說世間五欲快樂

待年限過然後出家不亦快乎若悉還俗必

以衣鉢施我諸女聞之心懷苦惱言如餽餽

飲食和以毒藥世間五欲多諸過患我已具

知云何讚歎其美以勸我等舉聲大哭華色

比丘尼問何故答曰欲出家不蒙聽許華色

即度為弟子時諸釋女悲喜交懷具以族喪

身殘仰白和尚答言汝等辛苦何足言也我

昔在家是舍衛國人父母嫁我與北方人彼

國風俗婦臨欲產還歸父母家後垂生日皆乘車馬夫妻中路有河其水暴漲道路曠絕多諸賊難至河不能得渡住宿岸邊初夜生男有大毒蛇聞新血香即來趣我先螫殺奴喚夫不應尋復殺夫次殺牛馬至日出時夫身臃爛憂愁恐怖舉聲大哭經留數日獨在岸邊其水漸小且置大兒身負小兒以手牽持裙盛新產銜著口中即前入水渡河始半反視大兒見為虎逐叫喚失裙嬰兒沒溺以手探搏兒竟不獲在背上者失手落水其岸

上者為虎所食心肝分裂口吐熱血到岸悶絕有火伴至中有一長者是父母知識我問消息長者答言昨夜失火汝家蕩盡父母俱亡我聞躡絕良久乃甦有五百賊即壞眾伴便將我去以作賊婦常使守門若有緩急為人所逐須盡開門後羣賊共抄財主告王及聚落即還其家我舍內生子三喚無人開即緣牆入問答生兒賊曰汝為子故危害於我用子何為拔刀斫解手足令婦食之婦以恐怖食瞑恚便息天續為劫王人所得腰斷其

命共婦生埋人貪我身有妙瓔珞破塚取之
并將我去復經少時王司捉得斷賊伴命合
復埋之埋之不固夜虎發食因復得出迷荒
不知東西隨路馳走見有多人問言諸人何
處有能除此憂患者時有長者婆羅門等以
憐愍心問言曾聞釋迦牟尼佛法多諸安隱
無諸哀惱我聞心喜詣大愛道憍曇彌比丘
尼次第修習乃得道果釋女聞之心大歡喜
得法眼淨時憍曇彌言如來法海一切衆生
皆悉有分而我等女人如來不聽以多諸疑

經七

二十

惑執著難捨癡愛覆心愛水所沒不能自出
懈怠慢惰現身不能莊嚴菩提獲得三乘阿
難為請云憍曇彌乳哺養育如來色身得至
成佛佛言若聽女人法當漸滅阿難又請過
去諸佛具四部衆而今獨不具也佛告阿難
憍曇彌愛樂佛法發大精進清淨修習八敬
之法者聽入佛法我得出家大悲熏修普為
未來一切女人重白佛言未來善女信樂愛
敬如來法者願聽許佛言若有女人護持
佛法漸次修學戒施多聞三歸五戒乃至具

戒諸助道法亦悉聽未來諸女人也常當至
心念阿難恩供養恭敬晝夜六時令心不忘

出報恩經
第五卷

佛奴車匿馬捷陟前世緣願第十四

舍利弗白佛言車匿前世有何功德乃將善

四七

五二

薩入山得道佛言車匿不但今世有是功德
我昔為菩薩時在尸訶徧贏國須檀摩提王
聞世間人或有作道上天或作祠祀上天王
常欲上天不知方便國有婆羅門道凡四萬
餘人中有大尊者婆羅門王請問之對言欲

生身上天耶死上天耶王言生身飛上天復
言大王當作祀祠王喜出藏珍寶與婆羅門
求國中端正男女各一百人象馬畜生各百
頭先飯四婆羅門後殺人畜用祠祀天取血
作階上婆羅門復求香山中有神女名真陀
羅欲得其血合持作階王聞喜言何不早告
王即勅國中徧問誰能得真陀羅者有一人
白王第七山中有兩人一人名闍梨一人名
蔓梨知真陀羅處王言疾喚其人得來王大
歡喜即設酒食恣意娛樂七日七夜重賞極

意王謂闍梨等二人汝能得真陀羅女來我得上天者當持此國付汝二人其人受教輒自盡力求真陀羅二月餘日經歷八重山至香山中得大池水見有釋提桓因與諸天妓女無央數衆出城遊戲池中沐浴竟皆飛上天時水池邊有一婆羅門已得四禪般遮旬道時闍梨等前爲作禮問言是間爲何等聲使樂乃爾答言頭摩王女千餘人在此城中遊戲沐浴當至我所作禮卿曹宜去闍梨等便去屏處議言是大神聖求是神女那從得

之其人自念取草作結投水獸之令婆羅門不得動搖復獸天女令不得飛結神呪竟釋提桓因及諸天女俱飛上天獨王及王女摩那訶羅止在水中不能得飛便前縛女將到故國王請入宮飯食賞勞太子難羅戶作異經七
國王王有太子名須羅先即是王太孫也有大慈悲行菩薩道遣人往呼來見此女欲娶爲妻王言更爲汝娶妻此女天取血作階持用上天菩薩答言不與我者我便惑死王畏其死持女與之四月餘日婆羅門來白王言

前得真陀羅女今當殺之與人及畜掘地作坑方圓八肘應取其血擇日作祠王言大善菩薩聞之問作何等婆羅門答言作祠當得上天菩薩言殺人及畜當入地獄豈得上天乎婆羅門言汝年尚小非汝事也菩薩言我悉知汝因緣婆羅門言卿知者試說菩薩便說其行法婆羅門慚愧起作禮而去菩薩即為王說經言欲上天者當持五戒修行十善分檀布施孝養父母承事沙門慈心萬物蠕動之類隨其所食給足與之可得上天王聞

即用菩薩之言便舉藏中金銀珍寶與太子布施恣意七日訖與妻作禮而去還歸故國晝夜雨金銀珍寶菩薩與女俱居一歲不領國事臣白王言當殺真陀羅太子乃當國事耳王聞不可勅取太子縛之女即飛去過闍梨二人所即語之言太子來追煩為送之留第七指環為信持與道人王縱太子不見真陀羅躡地而言當那得女有神語之汝不須啼我語汝處上第七山汝疾追之使著珠衣帶刀持弓珠衣光炤四十里太子去國明旦至七十三

山見前二人即言見真陀羅女不報言見之
環與太子即俱前行上第八香山見四禪婆
羅門前爲作禮時天王釋化作獼猴可畏動
山菩薩大怖婆羅門言是常事耳獼猴見人
便不肯下婆羅門言汝下獼猴即來持果上
婆羅門受與三人共啖竟語獼猴言將是三
人到天女所獼猴言何等人使我將上天婆
羅門言此國王太子皆菩薩人當持佛道度
諸天人蠕動之類獼猴言大善便將上天道
過五百辟支佛所三人遣獼猴還取華用散

永樂北藏

經律异相

佛菩薩願言令我疾得作佛獼猴復言願我
爲佛作馬闍梨復言願我爲佛作奴一人言
願我得阿羅漢到真陀羅所獼猴作禮而去
菩薩與二人俱坐門外青衣取水菩薩問之
用此水爲答言與真陀羅浴菩薩脫指環沒
置水中女浴見環即止入報父母言我壻在
外父母歡喜父名頭彊便出相見爲菩薩作
禮闍梨二人復禮而去王請入城共相勞問
以水澡菩薩手以女及侍女千餘人悉付菩
薩留止七歲菩薩白王言我欲歸去視我父

第一三三三册

母王言且止七日後有鬼來至王所言前聞
 大王亡女多賀以歸并得貴婿王言我女可
 耳其婿大尊是國王子久欲還歸煩卿送之
 鬼王言諾即持一國七寶作七重樓鬼著掌
 中送歸故國作禮而去菩薩前為父母作禮
 尚訊起居王得太子即國中寶藏金銀付與
 王勅傍臣左右四遠欲得金銀米穀皆至宮
 門恣意所欲後王壽終即生天上時太子者
 今我身是時四禪婆羅門者舍利弗是時閻
 梨者今車匿是時一人願作羅漢者今目連

是時天王釋化作獼猴願作馬者今捷陟是
 時父王者今我父闍頭檀是時母者今我母
 摩耶是真陀羅者今裘夷是出車經

經律異相卷第七

音釋

羅喉羅梵語此云宮 窺關規缺切關容
 喘尺亮切 撲胡角切 額鄂格切 躡尼輒切
 唎蒲拜切 跣昔淡切 足尾草切 莠狗
 也梵音也 也親地也 各徒弄切 慟過動心也
 也死 喃蒲故切 也渠 各過動心也